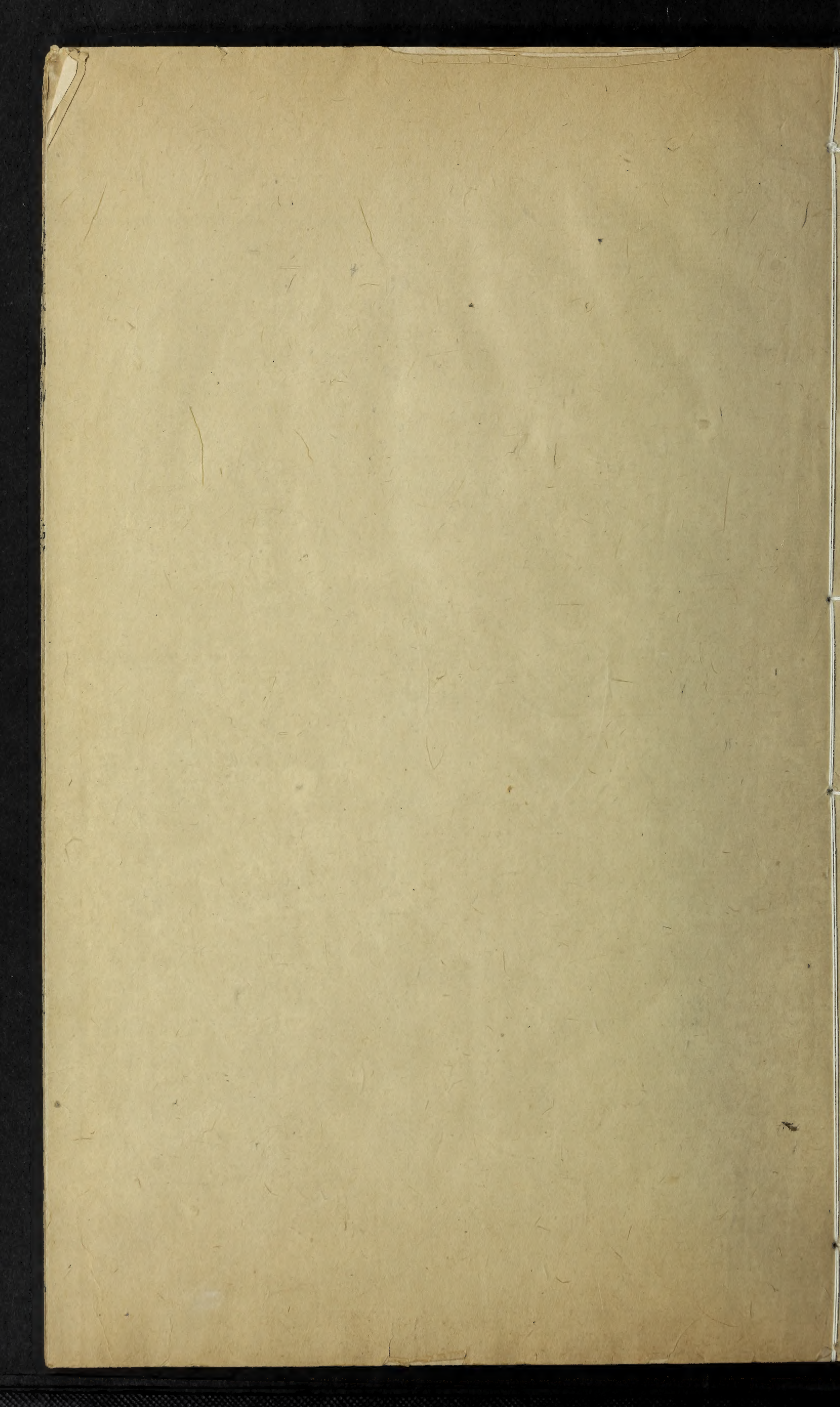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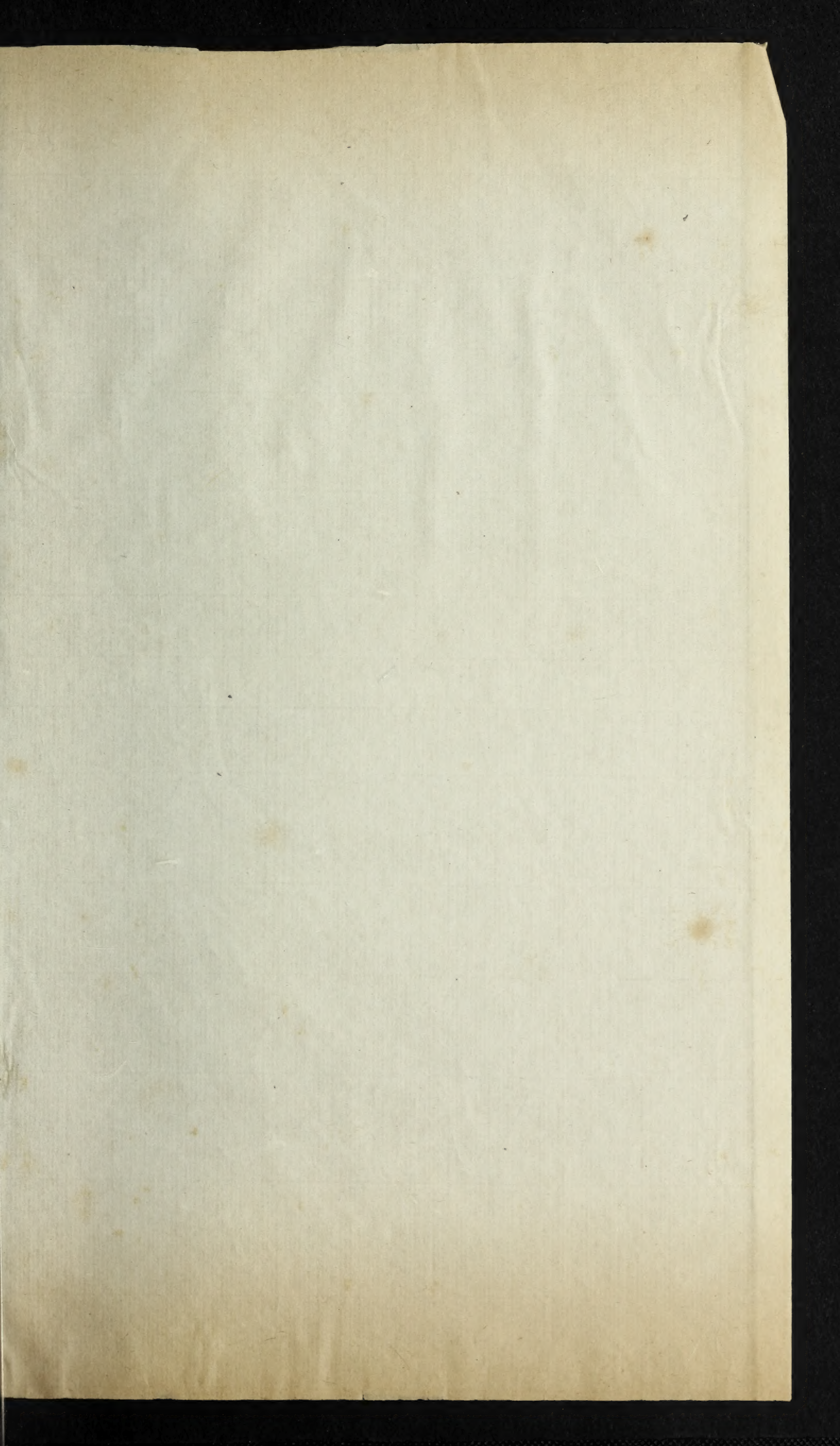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

明𤓰郡鄧元錫纂

宋文學傳

宋初承五季崩離，學士失業，於奔走時有撰屬，獨倣唐季葉併偶陋習爲之，而天下無文，太祖時有柳肖愈者，號東郊野夫，與管城梁周翰，直史館高錫，館陶范杲相與爲古文，慕韓愈柳宗元，因名肖愈，字紹元，已著野史，成太探六經之旨，慕王文中子述作，斐然有包括楊孟之心，易名日開，字仲塗，意以將聞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繇於道也，讀詩書，撫卷太

息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也而亡逸者何多也各敢其亡篇補之自號曰補亡先生人咸非笑之惟范杲作復古什頌焉開喜曰范杲知我天之未喪斯文哉天喪斯文則世無范矣其自任如此然於時風氣未開人文無以自著開乎雖用意勤遠而識力不競固不能以有振也太宗時王元之禹偁田錫表聖各以直躬守道爲文章言關獻納具臣傳眞宗時楊大年億劉子儀筠並官翰林以文章齊名人士慕效時號劉楊體而二人時介不苟合億不草劉婕妤爲后制筠不草丁謂復相制抜劾去語具帝紀中然其文論卑氣弱工麗偶體織

細已甚稱時文。終有愧於古。億建州浦城人，年十二，舉神童，召試闕下，授秘書省

生子益務學第進士遷光祿寺丞賞花曲宴召賦詩坐
側上金明池頌命直集賢院帝親製九絃琴文士奏賦
頌者甚衆億作獨稱旨賜緋魚眞宗初擢左正言乞外
補就養知處州景德初知通進銀臺司多封駁判史館
修冊府元龜羣僚分撰篇序詔經億竄定者乃用典章
制度多所裁正爲翰林學士疾在告遣中使挾太醫來
視賜詩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億剛介寡合王欽若
驟貴未嘗與之言陳彭年以文史斬進忌億名出已右
與比而訾億帝不爲惑母疾歸省不待報而行帝親緘
藥劑加金帛即賜請告授太常少卿分師西京起知愈
州後復翰林卒億性耿介尚名節重交游周親友廪祿
隨盡其爲文敏捷對客談笑揮毫細書起草一幅數千
言不加點而精麗有矩矱所著書至百九十有四卷喜
誨誘後進片辭可紀必爲諷誦因以成名者甚衆手集
當世之述作爲筆苑錄數千篇筠大明人臨事明達
尚簡嚴三入禁林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
億無子以弟子紘後筠一子蚤卒田廬没官包拯少爲
筠所知及顯奏爲立後所没產還焉時禮尚書晁迥字

明遠澶州彭門人性樂易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朝廷方修稽古禮文之事詔令多出逈手作書命無褒得代言體有以術命語逈者逈曰自然之分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逆計未然爲乎卒謚文元億逈皆事佛留心釋典禪觀之學億撰八角磨盤逈撰無盡燈頌於內典尤深○崔遵度字堅白淄州人第進士累遷太常丞直史館大中祥符初歷左司諫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扉上常退匿樞間慮帝之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嘗著琴箋以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既不能使之節亦不能使之不節氣節矣聲同則應既不能使之應亦不能使之不應既節且應而天地之交成皆數之自然局足備焉何則數本於一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琴亦如之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節節相當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

物繇之而出雖曰六晝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八音
偶六而根於二、一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
鐘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徵繇之而生、[illegible]
日十三、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
綿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徵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絲
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
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卒贈工侍郎、

迨天聖景祐間宋興七十餘年
銷兵息農人去湯火之日久務於文、天道如環之運適
尚文而天子好文於是時文治興尹師魯洙穆伯長修
並奮於古文然識力猶未能與於斯也至歐陽子始以
通經學古上附韓孟會歸於聖人而文昌其徒曾鞏王
安石和之蘇軾轍兄弟宗之天下翕然尊嚮爭利磨於
文自嘉祐至于熙豐爲宋文極盛歐陽子名修字永叔、吉

州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夫人鄭矢節鞠教
之比冠修進士業卽絶出倫輩舉進士試南宮第一調
西京推官與孫明復游治經與尹師魯洙遊爲古文與
梅聖俞堯臣游爲歌詩遂以文章擅天下景祐初官館
閣較勘范仲淹以忤時宰得罪在廷多論救而諫官高
若訥黙不言修貽書斥責至以爲不復知人間有羞耻
事若訥怒上其書貶夷陵令康定初夏元昊反范公起
經畧陜西辟爲武成軍節度判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
相爲賜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及慶曆初西
師久不解契丹復渝盟天下多故天子知朝臣不足任

而范富韓於西挂並奏功召范富韓列兩府而修以太常丞知諫院修入對必爲上分别君子小人切切無避顧而勸上力行諸正人之言羣小讐嫉毅然弗顧避也帝嘉其忠賜五品服顧侍臣太息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兼起居注不試授知制誥改右正言會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者命修往視修還言曰麟州天險不可失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爲孤壘矣葢五寨存胡虜尚在二三百里外五寨廢則夾河皆虜穴河內州縣豈得晏然而已哉不若分兵駐河清塞堡緩急有應而平時得以省轉

輸麟得不廢且言忻代嵐岢多禁地廢不田請令民得耕種其中不然且將爲虜有詔從之歲得粟數百萬斛河東賦斂過重民不堪又條十餘事奏罷之會保州兵亂帝念非修莫能定乃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濵行謂之曰卿勿爲久計朕卽召卿今有所欲言之修對曰臣在諫職常竭愚忠論事今奉使事有指越職而言罪也不敢乃遂行而保州巳平所招脅從者二千人悉分隸諸州矣宣撫使恐後變議欲戮諸州同日誅之修曰不可禍莫大於殺巳降况脅從乎且是非朝命也脫一郡有違迴不從者亂矣事得寢先是呂丞

相與范文正相惡指爲黨朋黨之論遂起不復解范當用。小人益騰口指爲黨訕之修恐上聽惑乃作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

相益以之事君則同心而共濟治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

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自名清流可投之濁流而唐遂亡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不爲朋莫如漢桓靈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興者善人

雖多而不厭也夫與士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居無何范富既爲姦人所中去位杜韓亦相繼罷政作在河北慨然上書訟言其忠以爲四人者閑居則更相稱美至爲國議事則各執其是廷爭而無阿有漢史忠臣不私之節不可以謂黨自陛下於千官百辟中選擇而召用之四人者各懇讓數四而後受命及開天章召使條政事遲回不果待敦促方敢各條數事以上避畏巳甚不可謂擅權具帝紀於是讒人益共搆修爲黨罷知滁州徙揚州穎州至和初以內艱服除入見鬚髮盡白天子惻然問勞者久之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修且

夫用僞爲修請澄汰宦官書傳播之宦官恐構之帝面
帝終倚眷不衰留修唐書尋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
出。至是十有二年矣天子遍閱羣工天下士深久具悉
其情僞始復思范富韓之賢時范公已歿召富韓寘兩
府而修在翰林八年以職在論思知無不言樞密使狄
靑起卒伍致位爲軍士所衆附而訛言沸騰至謂其居
夜有火光身應圖讖人洶洶脩以謂靑心迹不可知而
武臣掌機密爲浮言所附此禍亂之萌也宜出之外藩
以待察令靑忠孝如一事權去而流議漸消則誠節自
明若其心不可知去就失宜又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

均勞逸而出入。固其常也。於是青出判陳州。貞昌朝以結近倖。召爲樞密使。修復言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而善爲陰謀。以陷良士。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而其要在察其所毀譽之人。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不問可知其爲君子矣。君子非之。小人譽之。不問可知其爲小人矣。今舉朝忠正之士。無不以昌朝爲非者。其稱信以爲可用。不過宦官左右之人。陛下用昌朝。爲天下用之乎。爲左右用之乎。夫以陛下之明。必不與左右而謀柄臣。明矣。然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焉進一言。夕一人焉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

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以爲當然而用之而不知本左右積漸稱譽之力也願速罷還舊任以厭寒人望命遂寢御史中丞包拯論罷三司使張方平而宋祁代又論罷祁而拯代修疏言論人之過疑於許遂人使去位疑於傾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天下之人不得以爲疑者惟無所利於其間也今拯併逐二臣而自居其位此所謂蹊田奪牛見得而不思其義也藉無其心亦所謂整冠納履嫌疑之地也何可以不避此而不避將使姦使之人得籍口以惑上聽而後之言事者亦將不爲人所信而無以自明況傾人自予相習成風爲患尤不小乎

如拯材能資望別加進用無所不可惟三司使爲不可耳上從之時河決商胡有李仲昌者建言欲道商胡入六塔相弼主其議中外不敢言而修力爭以爲水性避高擊下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六搭勢必決濱河埭德博諸州必被其害不聽而河果爲河北患語具漕河志中五年以韓魏公爲樞密副使與曾公亮考天下兵制及三路屯戍多寡地里遠近爲圖籍以待事凡邊防缺屯戍當補者畢究補明年參大政與韓公靖恭吁俞於廟堂之上尊明道術清靜寧謐而嘉祐之治於宋稱獨盛已協定儲而海內泰然於磐石之安

英宗即位驟被病而兩宮隙修協韓公於太后前爲危言以動太后彌縫其釁嫌卒以定皆社稷功語具帝紀中會樞密使闕韓公欲以修進擬修聞之遜往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韓歎服而止修性剛正疾惡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在兩府士大夫有干請輒面却雖臺諫論事亦明白是非不小徇故以此得怨帝既承大統恩施萬國羣工畢歡洽而濮安懿王帝所生父也未加封修具疏言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請

下有司議安懿王及譙國襄國二夫人仙遊縣君合行典禮詳處上臺諫上學士光議稱皇伯進大國封修引喪服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名以爲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父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無其據進封大國則禮無加所尊者爵之道下再議於是御史呂誨等遂詆修首唱邪議違經叛禮忘先帝爲負而修自以本經據禮俟百世不惑也於時臺諫議尊大統固正然未盡衷於禮又皆時正人衆羣然和之無間言而御史蔣之奇議顧獨與修合爲衆所指目之奇大患之思所以自解會修妻弟薛宗儒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事以騰

謗中丞彭思永聞之告之奇。之奇喜即上章劾修
以自明修自束髮好修被汗穢大不堪鎖門請推治
神宗初即位惡以閨門曖昧事傷大臣心。深護修詰之
奇思永問語所從出。辭窮皆坐黜而修亦堅請避位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亳州去國矣修自歷官至兩府稱堅
正而文學爲天下宗王安石以後進生從之游素尊獨
之及安石旣輔政忌前自用而修議論多抵牾惡之年
六十即懇乞謝事帝優詔不許守青州又以不散青苗
爲安石所詆致仕去退居穎而卒諡文忠修爲兒時於
漢東藏書家得韓文於廢書簏中讀而愛之請以歸以

方舉進士攻詩賦而天下學者競慕用楊劉體爲時文置之獨時時自念曰學必至於是而後止徇舉進士及第官洛陽乃大肆力於古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仁義禮樂之實以求合於大道於經術不苟爲異論務究先儒之說詳覈其終始以求通至不得已而後乃有所論正於天下古今治亂安危之統皆曉晰其當然與所爲匡救飭治之方故其爲文根極理要撥邪衞正提衡當世張皇大中爲深醇溫厚渾然天成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相唱和其仁心爲質忠君愛士之意溢然言表俾人得其爲心雖辭窮卷盡而雍容衍裕含意者

未卒也爲宋文冠晁知貢舉所取士。率以辭義近古爲
上第。而其時以險怪新異相高尚。知名者皆黜落造謗
訕騰沸。脩恬不爲動。語人曰。是非久自定。今未易口舌
爭也。獨吾所得士爲舉首者三人。當以文名天下。則蘇
軾轍兄弟及曾鞏也。於是天下翕然師尊之。其立朝好
推轂賢士。聞士有一言中於道。即不遠千里求之。又以
爲國家臣一四海之日久。智謀雄偉非常之材。必有隱
於山林屠販至老死。而人莫之知者。招來獎借汲汲如
不及。天下人信以爲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其負已
者則自引以爲過。務弘覆而成全之。於故舊則曲爲延

譽不以貴賤生死易其心尹洙孫復石延年梅聖俞之倫生則薦達沒經史其家或言之朝官其子孫方爲吏陵時年壯未厭學求經史觀之地僻無從得則日取架閣中所儲舊獄要反覆諦閱之見其枉直乖錯者甚衆仰天太息至泣下誓必言他日遇獄事必求得情不敢忽也故所至以吏事稱數歷劇郡始至三日事即減七八比三月衙齋如僧舍爲開封前尹包拯嚴察有治聲所親勵之曰君爲治必放包公矣修曰人材性不一不可彊當各用其所長彊所短而用之勢必不逮包公之長吾之所短也吾自有所長吾用吾之所長其爲政不

求聲名不暴治迹。一主於靖民。而民翕然便安之。與後
進生言。往往及吏事。曰文章止於潤身。吏事可及物也。
虛懷無競讓。會下能。受詔與學士宋祁修唐書。已有詔
令刊削。脩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人所見各不同。安能
悉如己意。一無所删改。故事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
冠其端。云某等奉敕譔。而於時修官最高。當書。脩曰。宋
公於我爲前輩。於列傳功最深。署祁姓名上。祁聞之喜
曰。古文士多不相讓。歐公此舉。古未嘗有也。至脩自譔
五代史。於是非與奪之際甚精。其著論必以嗚呼先之。
曰。此亂世之書也。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行治法。余

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謂春秋用意深。故爲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於五代梁不絶其爲君而不沒其惡。使人知爲君者終不得掩其惡。於五代錄唐明宗周世宗。則深惜其世。而備著其善以爲勸。當是時生人之大倫盡壞。其爲書致嚴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際。而處其權義尤精。其家人傳曰。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紀同號而傳家人則別之。唐太祖莊宗愍帝爲一家。廢帝又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與奪異。而別其家者同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

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其感廷臣爭濮王議已亟而稱本生父曰皇伯爲不經於出帝紀著之於後晉家人傳又著之出帝紀書封皇伯敬儒爲宋王敬儒出帝父也。書皇伯明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何也高祖自有子也高祖自有子當立而出帝攘其位後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臣其父而爵之欺天下以爲眞高祖子也天性滅矣後晉家人傳論曰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竊取

嬰孩襁褓之中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而爲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知有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眞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僞也聖人以人道莫大於繼絕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著之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其服期而不諱其爲父母其爲說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所共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服可降而天性之親不可絕父母之名終不可得改也晉氏起於夷狄以簒逆而得天下晉高祖

以邪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嗚呼是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梁家人傳論曰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勘刃於其胷而卒莫之能也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至洞胷流腸刲若羊豕禍生於父子之間而不之覺則女之爲禍烈也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又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應者然原其本則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日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日閑有家悔亡豈不信哉其感當世朋黨之禍於六

臣贊著之深痛其論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也眞可謂不仁之甚也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附焉以誇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未嘗不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誇耀又從而相之此非小人誰能爲也是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舉其朝皆小人其君子安在哉當漢之亡先以朋黨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懦庸不肖傾險之小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

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諸人者必進朋黨之説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心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引薦引薦則謂之朋黨

使人聞善而不敢稱見善而不敢薦則人主之耳目不復得聞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爲惟空國無君子然後小人得志而無所不爲則漢唐之季世是也故其國可奪而以與人者繇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繇其以朋黨之說去之也嗚呼傳所謂一言可以喪邦者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其著列傳序之曰春秋無義戰而五代無全臣自開平訖于乾德終始五十有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不幸而

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貳固已難矣於此時而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亦不顧其存亡而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爲榮如長樂老所敘者豈不悖哉故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焉曰死節傳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曰死事傳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繫焉曰梁唐漢晉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曰雜傳以爲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惟五代時可道者何其少也雖曰干戈興學較

廢禮義衰而風俗隳壞至於此然意其必有潔身自負
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又以亂世崩離文字殘缺
而不著著其僅傳者四五人而已焉作一行傳其伶人
傳論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預可以亡身
自然之理也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
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吾所與約爲兄弟者
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之所大恨也吾與爾三
矢其必勿忘而父之志矣莊宗受而藏之廟後用兵則
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士負而前驅
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

于太廟遂矢先王而告其成功可不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有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與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與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故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也嗚呼豈獨伶人也哉其宦者傳論曰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以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

之說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左右日親而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孤矣勢孤則懼禍之心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不測伏於閨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其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始欲與疎遠之臣而圖之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為之謀矣至其甚則俱傷兩敗卒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之快天下之心而後已焉故曰深於女禍者此也以為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而未嘗道其所以然以是為不可

知也故尊而遠之其虧盈變流害福以爲與人無以異也則修吾事而已故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興亡治亂之故至詳而春秋所書日食星變爲有司所占者則以其官志之備司天之所考曰司天考以爲自三代而上莫不分土而治及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以爲大一統而合之君然自秦漢以來爲國短長果孰愈三代及其亡也又未嘗不分至乃無地以自存蓋得其要雖建萬國而治失其道雖一天下而不能以自容也唐分天下爲十道既其衰也置軍節度爲方鎭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而天下之

勢遂分唐以之亡豈非其利害之理然與錄方鎮軍州與前史互見爲職方考以爲自唐失其政天下黥髡盜販乘時而衮冕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牲牢視人嶺蠻虔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阻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出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以爲自古夷狄於中國有道不必服無道不必來蓋自因其盛衰然也故爲國者當置之度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者不可無愼也作四夷附錄終焉

所論著往往師春秋之意深切著明而不襲其文自韓
子著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而不能以
有行也著本論言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
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故善醫
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
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
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
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
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
佛至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

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埶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之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制爲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亡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

教之使知尊卑長幼生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器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沾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

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

而歸之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乎幸而有一不
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
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
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
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
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
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
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葢三軍然而見佛則拜
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

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恥然柔懦進趨畏法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一介之士知禮義而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居嘗與學者言必引之於道著論言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鳥獸草木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

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之於身者無所不獲施之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有能文學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餓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及于後世更百千年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餘百篇小

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此可悲也哉晚與蘇學士軾言吾老將休付子斯文又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所自立者如此軾序其集曰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

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義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罷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繇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爲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

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修二子曰發曰棐、發字伯和、少好學、從安定先生游、治科舉業、好博物、考古天文地理之故、以爲書未成卒、官殿中丞、棐侃正有父風、直秘閣、以黨籍廢、

○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與兄郊同舉進士、名第一、郊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時呼二宋、以大小別之、而郊以名犯國忌易名庠、西事起、祁以三司使上疏言、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天下有定官而無限員、一冗、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僧道益多無定數、三

冗也三冗冗不去不可以爲國請斷自今僧道受具足戒
者姑如舊他悉罷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其
兵已著籍者勿論他悉驅之南畝又可得力耕者數十
萬國家郡縣有定官待闕者五倍於其舊吏何得不苟
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諸司流內銓明立
限員爲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置選限務於擇人
其道場齋醮爲一費營寺觀祠廟爲二費大臣罷黜除
使相靡郵用爲三費當節而原本於服儉約身先當知
制誥以兄庠參大政乃以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庠
罷出知壽州庠復位改龍圖閣學士史館修唐書復翰
學士故事命妃者發册妃辭罷册禮予告遂告進溫成
進貴妃祁當制不俟旨書告又不送中書取官告院印
亟封進妃方愛幸凱行册得告大怒擲于地出知許州
甫數月召爲侍讀學士遷給事中兼龍圖學士坐子從
妖人張彥方游出知亳州遷禮侍郎徙定州言天下根
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
穀類先陝西河東而後河北非計也西賊卒銳而士寡
又河東天險勢不能深入若河北則自薊抵鎮定勢同
建瓴請自今入穀鎮定鎮定充乃輸穀其選將在陝西
河東有功狀者徙鎮定則鎮定重而河北可高枕矣且

鎮定自先帝來爲一道故號令一而兵不分今判而爲
二平時號令文移旣不能相屬一旦有急彼此不相謀
當孰爲屬憂耶請合鎮定爲一路如故而以將相大臣
領之使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不治縱家人
貸公使錢數千緡中丞拯亦言祁在益部多游燕出知
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
尚書省復爲羣牧使卒爲治戒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
棺用雜木漆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
衣巾而已毋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
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冢上植
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兄弟十四
人惟二孺兒未仕莒公在若等不孤矣莒公者兄參政
庠也父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贈吏尚書
謚景文○尹源字子漸弟洙字師魯河南人並以文學
知名洙明辯果於有爲源自晦不務飾有所發即過人
源倣唐杜牧罪言作唐說及敘兵十篇洙作敘燕息戍
又爲審斷原刑救學考績廣諫等雜議九篇皆天下大
計源叙兵畧言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
之僵故有驕將而無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外兵不
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而無驕將唐之所

兵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勢者也涑敘燕畧言於戰國
歷世燕最弱不能加趙魏趙魏合燕固不能難也國初
南與并合而國家止以偏師為備禦王師伐蜀伐吳秦
然不以兩河為後顧則趙魏足以制燕之明効也并冦
既平悉天下之銳曾不能攘燕尺寸之地頃以百萬之
衆駐趙魏而虜得意去莫能抗斯何也弊在於兵多而
不分兵不分敵得蓄力以待戰無他枝梧害一戎衆則
士怠害二士至衆而悉以中才將之害三大衆一北敵
長驅毋忌害四重兵外屬根本虛弱纖人易為關說害
五責臣監督進退中御害六故制敵在謀不在衆誠以
趙魏燕南之衆益之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擇將
而分帥之令得專制則勢必萬全就使偏師坐衂他衆
尚奮而本根不搖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
而復振者幾百戰猶未久其都其守固也陳勝項梁舉
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則新造也今以天下之廣謀其
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庸非惑哉兵既久弭
士大夫玩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
則已儻復用其必有迹於斯言其息戍畧言今西壯逕
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
千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

計費六百餘億矣平世屯戍且若是後有他警其何以復之是十萬師有增而無損也國家募商入粟塞下頗四方之貨然所輓致不過被極邊數郡而止又歲不常登而廩之有當給寘其乘我荐饑而動則我必濟師諸饋饟將安所出哉是未戰而西垂已困也今邊郡時有民兵極塞數郡民籍寡少勢不足以備敵請料京北西北民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勝兵六七萬賞其賦粟令無他顧畜馬者又蠲其雜役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而以關內河東之勁兵傳之分其屯專其任堅其守備習其形勢而盡罷京師禁旅之煩費庶夫元昊叵安撫使韓琦辟以為判官獻攻策而敗左遷判濠州琦知秦州復辟判州事上奏曰命令者人主所以示信於天下也與時朝廷降一命令民皆竦視易聽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行自更既而信然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信後一人沮之其意務矣今又汙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亦自詘則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以厲世摩鈍之柄也今外戚內臣以及士庶求恩澤幸從中下謂之內降夫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

樹恩私黨有内降斜封者矣今陛下處柄自已出即外
戚内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不賢不才者
當與大臣公議而退之何必襲斜封之弊爲内降哉内
降一行大臣從之壞陛下綱紀不從沮陛下德音無一
可者也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
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大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
言内帑金帛累朝積聚今所存無幾臣知國家自西方
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費然民不可
以家至而戸曉顧嗇之慎之徃邊將以力戰賜金無不
悅服今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徃徃憤歎此賜與不節之
弊也今朝政日弊人心日危惟深察存亡安危之原以
日新盛德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
涇原路經畧使以劉滬城水洛怒械下吏論死以論紏
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卒嘉祐中以相琦言復
官○石延年字曼卿其上世幽州人幽州入契丹祖自
成以其族間走自歸居宋遂爲宋城人延年少以氣自
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偉非常之節有幽燕人
風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繇是
益與時不合而人亦莫知其才之有以用也舉進士不
中有詔三舉者得補三班奉職不肯就學士張知白謂

之日母老猶然擇祿仕耶乃矍然就之累太常太祝知金鄉治有聲判乾寧永靜軍有能名明肅臨朝以大理較理上書請還政天子太后崩嘗言太后事者得顯官范諷方幸欲引之延年持不可乃已時西北邊無事中外弛武備者三十年延年上書言兵不報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天子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令籍河東陜西民爲兵還稱旨賜緋衣銀魚時邊將欲以鄉兵扞賊者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錯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旣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以前則皆勝兵也延年視世事茂若不足爲及所設施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雖喜酒自豪而退質其趣含大節無一悖于理者其爲文勁健稱其意氣尤工詩善書。○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爲詩期於深遠古淡初未爲人知以從父詢蔭爲河南主簿留守錢惟演嗟賞之引爲忘年交與酬倡一府盡傾堯臣益刻厲精思歐陽修自以爲不及宋興名家詩莫能過也堯臣語人曰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善矣然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累國子監直講遷尚書員外郎預修唐書書成未奏卒錄其子一人堯臣家貧喜酒賢士大夫多載酒從之游氣溫然不怨與物無

斥諷嘲風刺一託之於詩詩晚益工歐陽公以爲如食
橄欖初苦難嚥而眞味久愈在云時江休復嘗亦善
詩每騎驢出據鞍詠詩至迷失道家人求乃得之官部
郎卒○蘇舜欽字子美開封人狀貌瓌偉以父任補太
廟齋郎調滎陽尉玉清昭應宮災詣登聞上書言臣聞
之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火極而災今乘夏之氣發
於玉清宮震雨雖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實
天之明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下哀痛之詔罷浮靡之
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於國體者罷之竊
弄權威者去之庶幾變災眚爲休祥今未之有聞而徠
日之間獨計工役圖修復昭應都下之人途歎巷議咸
籍籍以爲章聖皇帝時天下富庶帑藏充斥作斯宮而
海內虛竭今陛下嗣位之日淺數遭水旱百姓罔乏若
大興土木則費無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
下勞何所不有況天災之而復修之是違天意與之競
也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書上不報
比下越職言事之禁舜欽上書言昔漢文感一女子之
言而除肉刑漢武聽三老之議而誅江充肉刑古法江
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賤之至也二君從之而後世
稱聖非以義之所在雖賤不可忽乎況國家設爵位以

待豪傑，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人誰肯諫。此大臣欲壅蔽主聰，杜忠良之路也。物情閉塞，上位孤危，願亟寢前詔，勤采納，以守隆平。又不報。尋擧進士，官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西地震，投匭上疏，言略曰：臣聞治國者先修已，修已者先正心。今民間傳聞陛下適年，稍適俳優戲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志，賜予過度則傷財。蕩志則政事不修，傷財則用度不足。祖宗日出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召委曲詢訪。眞宗末造，豫始間日視事。陛下春秋鼎盛，正宵旰求治之秋，而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而天官條費，二十倍祖宗之時，此用度不足也。惟修已御人，洗心鑒物，勤聽覽，舍宴游，放遠諂倿，親近敬正之士，天下幸甚。臣聞之，曰明王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夫明主之擇賢，豈必盡盈庭之士而遍擇之哉，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昨王隨自吏侍郎超越十資，以爲上相，此非常之恩，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灾仍於國。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處，士人宴集，必置席間，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物望甚輕。御史中丞張觀，司諫高

若訥二人者頗以文辭進而性資輕懦無敢言剛鯁之風而執政引拔並寘諫列臣願陛下至慎至重親擇輔臣諫官而身勤儉以憂天下及范富登用薦爲素賢較理而歸翁杜衍方柄國爲小人所深忌中之坐監進奏院市故祠神紙錢會客罷語具帝紀中舜欽既放廢居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時發憤懣於詩歌以自暢其外兄弟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遠違兄弟隔絕親交也招之反舜欽不無少望寄嫺怨於尺牘報之竟廢放以死歐陽修謂其豪於文如蟠屈龍蛇風雲雨雹揮斧轟車然須臾霽止回顧百里山川草木畢舒發其萌芽也乃其心終始仁義於窮達之際堅於金石云

曾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少警敏讀書脫口輒成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成辭甚偉未冠遊太學學士歐陽修得其文大奇之舉進士累官集賢較理判越州越舊有酒場主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民後酒場錢有餘而

責民錢如故。輩立弛之前此救荒法多設粥飼餓者而田野之民遠不能自至至者群聚城郭中蒸爲疫。輩前期勸分得民所自實粟十五萬視常平價少增以予民。民得從其便受粟民不出里而食有餘得以其力治生。又貸之種糧使民於明歲二賦內雜償民忘其饑。徙知齊襄洪三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召判太常寺未至知明州徙亳州齊俗悍喜攻刼多豪宗力能動權貴撓法。輩首捕治之。而設方略明購賞追捕盡得其椎埋敓奪者黥配之已乃屬民爲保伍使幾察居人籍行旅出入州郵肅清詔浚河齊當出夫二萬

吏按籍當二丁而出一輩括其隱漏乃九丁而一費省且數倍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魏視舊省六驛又弛無名錢爲橋濟往來福州盜負山海數起勢洶洶輩以計邀捕縛其渠數百人瀕海晏然亳多盜治之如青奔其爲政務去民所疾苦急姦盜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時朝廷初變法輩推法意以漸次施行既以便安使者希望欲他有所爲擾民者不聽也襄州有大獄連逮至千百人輩一閱其牘曰是法當勿論何久留爲也立縱遣歡呼去在洪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予病者軍民病不能自給者聽自請

資以庫錢責醫診療之計其全失多寡爲殿最人賴以
生安南軍與所過多騷繹韓前期區處諸師行次舍井
爨什器畢具一不以勤民迨師去市里不知也福州城
圮詔修之親周視計度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後兵傭
夫一不以及民韓嘗言州郡所爲難治者獨困於文移
繁數而民不安其田里者追呼之爲擾也於是與屬縣
約即追呼度事緩急與之期期與事不相當聽自言別
與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罰典吏大者且
劾縣官約州不遣人至縣縣毋得遣人至田閒於是專
先期咸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韓所領州多難

治而事有成式分任僚吏因能而使獨總綱條責成朝夕視事僅數刻庭無留事囹圄屢空罷之日民遮道留不得去去愈久而民思輩少時與王安石介甫同鄉友厚善安石心服之以爲其文如水有江漢星有斗世無有也今賤且死必且爲班楊又銘其母墓以爲宋興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出焉蓋推重如此鞏先知名亟爲之延譽而安石名大起比柄用引以自輔而鞏以數忠告忤其意帝嘗問王安石何如人鞏曰安石文學行誼誠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謂吝對曰安石勇於有爲吝於改過帝爲竦然帝與論經費又以節

用爲理財之要安石大不悅以華在朝怙舊故面責難
不能居忍也而小人乘間讒搆之故自較書求補外轉
徙者六州更十數年卒不召一時後進生及弟布等鋒
出銳進淺華要視之消如也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斥
逐而華居官奉法循理精吏事於慮防豫周時有操縱
終不戾於法故人亦莫之能中傷焉元豐三年安石既
去位華徙知滄州過闕入見帝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
院數召對稱旨遂以爲史館修撰典五朝史事故事修
國史必衆選文學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付
一人掌之者華謝不敢當帝曰此用卿之漸耳母重辭

會官制行擢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目百至數十人犖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敕言人人殊而衍裕雅重論者以為有三代之風有詔是正史館書籍為考正其文字辨其訛謬闕其不可考者間為序以通其意時洛學未興並時以文名者洸洋縱恣旁溥自憙時雜蔣老縱橫家言犖獨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必本於仁義道德而考衷於六經超然遠覽於百代之上自尹氏兄弟蘇氏父子借古事引繩墨揚榷時務為論策為書以干當世為制科舘試地然率多議論非事實獨犖所為政事筭依古法故引祖宗典制莊

渾雅重鑿鑿中窾的切事情爲當世所可施行方正學以其文如姬孔之徒復生今日矣曰所陳皆三代禮樂也近名人推挹以爲唐宋七大家之冠先漢鉅工未能或過宜與詩書作者並天地無窮云其敘劉向所集次新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葢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俻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

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及周之末先王之教化法度隳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所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挩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謾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

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矣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異說之所蔽而不知所折衷者也葢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較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其敘戰國策曰劉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

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謂其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

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
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
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
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
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
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因時適變爲
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
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
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皆

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其敘列女傳曰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見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葢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篇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葢向舊

書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自唐之亂，古書之存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而大家注十五篇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子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

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長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而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

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修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多如

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其敘禮閣新儀曰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
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
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
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
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
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
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
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則
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

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有以待其有事而以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

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上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爲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繇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玄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

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後爲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廢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本意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

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帝欲大用之會居母憂卒。謚文定肇蚤失父事繼母甚篤皇皇四方饘粥之養而四弟九妹宦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獎勵成就如弗及其爲人惇大直方其取舍必度於禮義福州無職田鬻園蔬歲直三四十萬肇曰爲太守奈何與園夫爭小利乎棄不取以判舒沮抑爲世俗忌嫉而所就卓然卒以名世云。

六論不得一。覯謂人曰。吾於書無不讀。必孟子註疏也。卿筆出罷歸。益弘遂於學。范文正公守饒州。得所爲禮論易論平土書。及明堂定制。善之。其狀言覯講論六經辨博明達。所著書有孟軻揚雄風。以所爲策二十四篇上之不報。明年復錄明堂圖并序。與余靖交薦之。授將仕郎。已召爲太學說書。尋管幹太學。卒。門人著錄者百千人。里人鄧溫伯最顯。爲御史中丞。上其所著書請官其子。參魯知社齋郎。朱文公熹嘗稱覯之學。得於經爲多。其後華郡人王無咎補之。呂南公次儒。史具以文學稱。無咎第進士。守江都尉。人未之知也。曾子固見而異之。妻以女弟。遷天台令。見王安石說之。棄官從焉。謂南康簿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安石爲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詔以爲國子直講。命下。卒。南公舉進士不第。退築室灌園。不復規進取。欲著書以褒善貶惡。以衮斧名齋。學士陳繹出知建昌軍。見南公說之。自以爲補外得灌園先生爲幸也。元祐初。立十科取士法。繹以可備著述科薦。中書舍人曾肇以堪充師表科薦。未用卒。

蘇洵明允者眉州眉山人。少豪不學。長日不知書。父職方郎序。寘不問。鄉黨

親族皆怪之問故笑不答年二十七忽發憤謝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舉進士不中舉茂才異等又不中退而歎曰嗟夫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燔之益閉戶讀書乃大究於五經百家之說涵泳其粹精厚積深蓄絕不爲文章者五六年已慨然曰可矣繇是下筆頃刻數千言著洪範論史論權書衡書數十篇於是攜二子軾轍行游于京師時翰林學士歐陽修以文章名世乃爲書自敘其願見之心數十年介所爲文見之且言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竊以爲洵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

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恠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洵少不學生二十七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

遊年既已晚又不遂刻意屬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其才則又似夫不止於是而已者繇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皇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

謹獻近所爲文若干篇惟執事惟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文爲書上所善田樞密況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能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

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文章雖不識其可以用於世而傳於後與否獨惟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

吳之簡切揆之所獨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修得書讀其文大驚曰是荀卿子之文也今胡爲來哉亟見之獻其所著書于朝士大夫慕聲爭傳之會二子軾轍並舉進士高第一旦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人以父子俱知名也號老蘇別之召試紫微閣不至除秘書省較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食其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之爲太常因革禮百卷成上之未

報而卒。贈光祿寺丞。洵爲文辨博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爲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處。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叩其所有。又愈出而愈無窮。洵與人交能急其患難。死卹養其孤。眉山在天地西南數千里外。洵又晩成。而卒以成名。歐陽子之力也。居常太息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

子軾字子瞻。年七歲侍母程夫人讀漢書至范滂傳。慨然請曰。兒爲滂。夫人儻許我乎。母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退而曰。吾有子矣。總角入鄉較。有自京師來者傳魯人石介所爲慶曆聖德詩。流觀之。軾旁觀。輒誦習其辭。因問師。十一人者何人也。

師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耶則不敢知若猶人耳何爲其不可知乎師奇之盡以其人告益是時已慨然有頏頡當世諸賢意矣弱冠與弟轍試禮部歐陽文忠知貢舉得其文驚以爲必南豐曾鞏所爲文也鞏故從修游恐人億其私宜其第二發視之則軾也乃大驚曰安所得斯人乎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已以書見修退謂梅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明年舉賢良制科對策言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明有所不察而緩急之勢異也是故方其無事雖齊桓之

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疎且賤。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此忠臣志士之所深悲。天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秉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四海震恐。雖有事之失。常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直應故事。豈以臣言爲眞足有感於陛下耶。雖然。陛下以名

求之。臣何敢不爲是實以應之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
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
進。臣竊以爲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陛下苟知勤矣。則
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
舉。而今也猶以道遠爲歎。以是知陛下未之勤也。陛下
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抑宴居而無爲耶、臣
皆不可得而知、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繇於不勤者。何也、
竊伏惟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
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
其具、大臣不過遵奉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

妄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夫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讀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心誘掖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而容畫之者何人也越次擢等召而問訊之者又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所聞者比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盖昔者武王之用太公也其相與答問者百數萬言今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答問亦百餘萬言今管子書是也古之人君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如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爲
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
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
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
受之既受之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
而不愧今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攺不
舉也則引身而求去其引身而求退非果廉節而有讓
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非我欲留以逃謗也是不
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之人也陛下又爲美辭而遣
之加之重祿而慰之是未得御臣之術也如此則聖賢

所謂闕政尚多。和氣尚戾。民多逃亡。邊雖安而兵不得撤。利已浚而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又何怪其然乎。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以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闕政莫大乎此。和氣安得而不戾乎。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世以爲安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田野固未之盡闢也。民安得而聊生乎。所謂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如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爲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受之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政不舉也則引身而求去其引身而求退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非我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之人也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是未得御臣之術也如此則賢

所謂闕政尚多。和氣尚戾。民多逃亡。邊雖安而兵不得撤。利已浚而俘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又何怪其然乎。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以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闕政莫大乎此。和氣安得而不戾乎。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世以為安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田野固未之盡闢也。民安得而聊生乎。所謂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

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有不通西域者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百年矣。議者若以爲絶域異方。曾不敢嚮邇。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中國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非數郡之地果足以吾抗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不枵然大也。而手足不能以自運。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

讀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

而中國亦若未嘗有秦者。則舉夏人之道也。其次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將折而歸於我。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也。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

之命。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
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
此將不足恃之過也。以其不足恃之故。則從而擁之以
多兵。擁之以多兵而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
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
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
特以日月爲斷。以資格爲程。今縱未能如古。可分其郡
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illegible]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
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遷也。難
者常速。而易者常久。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illegible]

而爲職司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其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它諸答問意甚悉。未復申之。言陛下以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之。又恐其不能切至也。又詔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復敢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托。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其也。是某之所欲也。每

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
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
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
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繇方貢而入於宮也。則以爲便
辟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行於内也。如此。而向之所謂
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時弟轍對亦甚切直。仁宗
得之。顧喜甚。退太息曰。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除簽書
鳳翔府判官。太守意軾文人。又年少。不責以吏事。而軾
操決纇脫。老吏莫能欺。英宗欲召爲翰林。相琦曰。軾遠
大器也。在朝廷當善培養之。用之驟。未必不爲累。請召

試試復入高等得直史館先是臨川王安石以文學有重名而軾父洵作辨姦論以爲刺軾議論又與不相能熙寧中安石爲神宗所倚信召參大政軾遷判官告院會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法下兩制三館議軾上議言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隷未嘗無人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政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愚猶以爲不足也夫時有否泰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

風俗變而法制隨之。譬之猶江河既移徙猶強而求復。則難爲力也。昔慶曆嘗立學校矣。至今日而空名僅存。若將變今之禮爲古之俗。必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今游士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帥教者屏之於遠方。將徒爲紛亂。若其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時何異。願陛下留意於大者遠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竊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可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把。此豈眞能然哉。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憚禮義拘束

之耳。陛下亦安所用之。帝得議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殊釋然。即召見問何以助朕。辭謝久之。乃曰。陛下天縱。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聽言太廣。進人太鋭耳。願鎮以安靜。待事物之來。然後應。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爲安石之黨所讐嫉。權開封府推官。欲困以多事。而軾決斷精敏。聲益著。會上元有旨市浙燈。軾密疏言。陛下以燈火奉兩宮之歡爲孝。而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衣食有生之資。願追還前命。遂得罷。於是軾以爲帝終信嚮之也。乃發憤上疏。論新法諸利害甚具。而約之於結人心。

厚風俗存紀綱。語其帝紀中。時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言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以專任管仲而興燕噲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會廷試進士士阿合爭言祖宗法制為非是。而葉祖洽擢上第乃退自擬答以進曰臣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誠厭詩賦無益之語求山林朴直之論以恢廣聖聽也。而所試舉人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失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臣切伏憂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祖宗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

士曲盡其巧嘉祐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也今士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無敢復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反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異時詩賦論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擬進士對御策一通投進其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

動其欲。雖有皋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況於疏遠愚
陋者乎。此臣之所以憂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
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
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
主人人而督責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
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今陛下使兩府
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監司守令之治。刑
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
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
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

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啇章可詔失其序矣然此猶
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而經
邦者也今陛下但使中書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丙吉
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
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中書政本忿爭
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則天下何觀焉聖策曰有所
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
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
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
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

人之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循此理而

已。今爲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刼而成之。夫以斧

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而薪不可破。

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illegible]理也哉。而又何怪其

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illegible]也。陛下苟誠乎爲民。

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厚自解釋。而

人終不服。且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

人必謂之盜。今青苗有二分之息。天下以爲利。而陛下

以爲義。天下以爲害。而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而陛

下以爲善。雖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

口傳會經典作爲文書以曉四方之人其何以自解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獘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華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葺廼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知其可取也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以爲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慮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内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三年而未已繇此觀之横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矣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羣臣不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如

乘輕車駿馬。冒險夜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治足以致刑錯。何施而可以臻此。臣以為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夫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

而更用阿順之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甚於今日。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其說以爲唐虞之隆。刑故無小。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五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周之盛爲然哉。所以誅群飲者。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

驍散者耳。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可鈔而殺之也。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與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此二人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其才分者也。蓋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出於天性。不可學而能也。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

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宗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之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與。爲不知人與。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以其人爲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也。然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儻御戎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無乃誤社稷與。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

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循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矣。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全治必曰唐虞成周。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要必有可言者。臣以為此不可以勝言也。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成其務。此豈可言哉。所可言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信。祖宗之法不足用也。

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成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而陛下持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莫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盡。惟陛下察之。又數論治道。以爲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夷狄。皆推赤心以待之。而不以絲毫僞也。使四海之內。親如父母。信如腹心。如此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如此則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禽獸之畏弋獵。

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歛。六者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穽而伐國之斧鉞也。今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言者曰。人主不可以無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言者曰。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不仁其子其可乎。以至欲窮兵者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言峻刑者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者曰。吾以振國

威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嗟夫此亡國之言
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奈何踵而行之書曰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夫所謂作福作威者言威福不可移於下
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
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故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
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
不作威福於是乎違衆而任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
下要必資於人於是乎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
受之說行矣如此則雖名為人主之威福其實固左右
者之私意也姦人竊吾之威福市之於外權與人主侔

此何所不至哉。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非人臣之利也。何則興利以聚財。必煩刑以賊民。民者國本。而興利以賊之。國本搖矣。然而言利之臣。必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費不下數千萬緡。議者旣受其利矣。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苟以此爲儲蓄。則不待煩刑賊民。而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北二虜。望望而不敢近矣。而人臣無可賞之功。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爲身謀。非爲社稷謀也。諸皆痛切。帝每誦其奏篇至尚膳忘食。大奇之。爲安石所讒惡。於是諷侍御史謝景溫。

軾爲商販求利下獄治無所得出判杭州已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湖州軾既連徙外見時政不便者不敢言獨緣詩史之義託詩詞以諷語深切而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謝表中語及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御史獄雜治欲必置之死中丞張方平學士范鎮上書訟救之不報而帝終憐其才用王安禮言及太皇太后命竟貸之安置黃州語具帝紀中軾在黃築室東坡以居與田父野老相從於山水間泊然於世也帝終眷軾欲召修國史而尼久之下手札言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移汝州未至汝軾上書自言饑寒奔

走幸有田在常願得居常州朝奏入夕報可下益終念之也元祐初諸正人復用乃復召累翰林學士兼侍讀軾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必反覆爲帝究言之覬有所開悟又以唐宰相陸宣公贄所爲奏議上格君心下通政體較正上之冀發其聰明司馬公光故與軾厚善及柄用條當今要務所欲行者示之軾欲有調劑謂之曰公所行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未可輕議蓋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因緣爲

竊此二害輕重亦畧相等矣今以此易彼民未必樂也
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行有漸則民不
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判為二及唐中葉盡變
府兵為長征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免役之法
實大類此公欲驟變免役而行差役猶盡罷長征而復
民兵蓋未易也光是時銳欲因民心所欲然盡革熙豐
之政大慰之聞軾言不悅軾又於政事堂公言之以為
後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
若量入為出不多取自足以利民光色忿然軾曰昔韓
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

不顧。公昔爲軾道其詳。豈今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慚謝之。刑部大理寺列熈寧以來所赦降遷謫法數十條。盡欲刪去。軾爭以爲此先帝深意。不當盡改。因得存者甚多。諫官得蔡確遊車蓋亭詩。意刺譏。宣仁怒。欲貶確嶺南。軾密疏。以爲朝廷如薄確罪。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太皇仁政爲少累。謂宜皇帝降敕有司。令詔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從中下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軾於熈豐至深。而事求其是如此。蓋正直天性也。時黃河勢方西。而議者欲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不以聞。及諸賞罰失當者。輒白發之。其行呂惠卿

范子淵等譎辭務本朝廷賞罰命討之意抉摘其情狀以播大經。及行監司守令誥。又往往以奉守先帝約束毋弛廢訓勵之。宣仁太后素知軾。甚嚮信。嘗召見便殿問之曰。卿曩歲何官。對曰。黃州團練副使。今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遽至此。軾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后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愕然曰。臣雖無狀。不敢以他途自進。太后喟然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爾。軾大感動哭。悲哀。太后與天子亦垂涕。左右皆感泣。已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會崇政殿說

書程頤以大儒入侍性矜莊言動必於禮而軾氣豪有
高才好詼謔易侮之頤誚其不近人情因逐卻而頤門
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遂劾軾館職策問爲
謗訕軾請外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
假事權報私隙詔不問於是軾疏言臣近以試館職策
問爲臺諫所言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辨而求去是不欲
去也今者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不允是以區區
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引魯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
不免於衰亂者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上聖大賢之法
不免於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

不苛者明臣子奉行苟得其理無覩望希合之心雖文宜之法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黒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謗及先朝哉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官論臣文章累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

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審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及事神宗嘗召對訪問退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誠不自量欲希慕古之賢者可否相濟蓋如此二聖臨御求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無可

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
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隳壞數年之後。馭吏之
法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變有不可勝言者。雖
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
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輙用此
意。撰策問以諷。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覺之。感動聖
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責臣。
朝廷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議諷
先朝。亦疎而不近矣。於是縱言及頤之短。至詆為姦邪
而三黨之議遂起。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六年。召為吏

尚書。以弟轍除尚書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請外。知潁州。尋徙揚州。未閱歲。復以禮尚書召。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明年太后崩。哲宗親政。國洶洶欲變。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翰林學士范祖禹具疏諫。將上。軾見其草。太息曰。經世之文也。附名上。不報。復自疏言。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獨先內侍。臣恐海內有以窺陛下也。不聽。乃請外。出為河北路安撫使。知定州。入辭。不得見。乃疏言。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以自通。大亂之極。至於大臣不能以自達。在易天地交為泰。其辭曰。上下交而其志

同其不交爲否其辭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而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宜爾也今者簾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備位讀講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行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於何自通乎臣聞古聖人之將有爲也必處晦而觀明處静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其前然後能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而動無不成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

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
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
盡而袖手傍觀者盡之何則奕者有心於爭而傍觀者
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陛下
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
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
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無悔
而上下同享太平之利不然雖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
事後未有不悔者也臣又聞爲政如用藥古人云有病
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實於誤服惡藥覬

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爲惡藥所誤明年黨禍作改元紹聖以本官知英州尋安置惠州復改昌化軍元符初赦還卒軾本以文學自奮其吏事精敏絶人明事情利害時操縱而以其身任之壹主於利民方在密州時安撫司遣三班使領悍卒來捕盜卒暴恣誤殺人畏罪驚潰欲爲變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卒徐自安則使人招之出戮其魁而靖知徐州河決曹村溢南清河薄城下城不沈者三版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能爲敗驅復入而親詣武衛營呼卒長勞慰之曰

河急矣若等雖禁軍幸爲我盡力卒長日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其敢憚乎於是築長堤起戲馬臺屬之城軾日夜督視廬城上不入府寺使官吏分堵以守水不得敗城卒完以徐州爲南北要地三面被山城三面阻水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走梁宋其民皆長大喜剽掠有飛揚跋扈之心其地產精鐵而民皆善鍛請於三十六冶冶各擇其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刃槊教之擊刺每月集閱試而藏其刃槊於官又請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又言祖宗以詩賦取士今以經術用人要之皆直以文辭爲進退而所得多矣

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陝西五路自古聖賢豪傑之所產也以不能治聲律誦經義而得人常少願特為五路之士開仕進之門如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吏五路監司郡守授之牙職祿以今之庸錢課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用而得薦其才者能者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頃有巨盜朝廷數名捕不能得輒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若擒此當力請於朝行優賞否亦以不職奏免矣直方泣與母訣而後往獲之朝廷以功不應賞格賞不工則請以已年勞當轉階為直方賞償之曰賞

不信後無以使民爲定州定軍政弛諸衛卒惰不教而驕軾先繕營房禁飲博核廩賜爲將較蠶食者畢予之恩信大行於是部勒戰法而軍肅有卒史訟其較者軾日此事吾自治之可也聽汝告則上下亂矣立決配於是衆大服定人以爲自韓魏公以故相蒞定後無是也其在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乞賜度僧牒百本以救饑明年春減價糶常平米作糜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以治病全活者甚衆杭水泉鹹苦居民爲之不蕃唐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人便之白居易復浚湖水入運河運河通而灌田以千頃

民以殷富久廢不治葑積爲田水入無幾漕失利六井亦廢軾行湖上周視見葑田如雲而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版堰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取救荒餘資募役者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通往來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而湖益深廣杭人名之曰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計軾議自江上流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避浮山之險復上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

故順安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阨之。故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涖杭。有功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尸祝。作生祠祀之。寓惠日取晉陶潛詩和之以自怡。貧不能塟者。歛衆力爲之竁。又倡衆爲二橋濟涉者。惠人愛敬之。徙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飲食藥物皆不具。初僦官室以居。不可僦民舍。又以爲強奪民舍。逮治之。以契券甚明而免。則買地築室以居。而士人爭畚土運甓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軾處之泰然。或問之曰。吾第以此地士人窮老不得第者自處。即泰然矣。善之乎其自處也。赦還

將居許止於常上居陽羨次月中夜行游聞婦人哭其哀問之曰吾有宅一區傳百年矣子不肖而售故哭問其宅安在則軾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即取屋券對嫗焚之疾病敕諸子無哭泣以怛化湛然逝淳熈中高宗讀其文大愛之寘座右贈太師謚文忠軾天性正直見人善稱之不容口見不善斥之如不及見義勇爲不顧其害以數困然終不爲悔少與弟轍皆師父洵爲文章好讀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讀莊子太息曰吾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得吾心矣故其論名理也類莊生論治體類賈陸其嬉笑怒駡猝然憤然皆成

文可書其大者馳騁縱逸。如行雲流水。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渾瀹光怪。雄視百代。則所自得爲多云。子迨邁過。俱能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時。過年方十九。以詩賦解兩浙。後軾謫徙海上。時年垂老。獨過侍。凡晝夜寒暑資生百所須。皆需過而足。世稱其孝。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

轍字子由 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應制舉。時仁宗春秋高。頗倦勤。因極言時政闕失。於宮禁尤切。深考官胡宿欲黜之。帝曰。以直言策士。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何。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乞留養。不之官。兄軾登朝。改大名推官。熙寧初。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得政。領三司條例司。命轍爲判官。轍

論常秪牾議行青苗事之語具貨賄志巳安石遣使八人行四方訪農田水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轍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爲河南推官久之安石去位而轍適自齊州使還上書言陛下卽位來求治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甚盛德也不幸左右者之不明治效凌遲至於今日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於是天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政而歴日彌月寂寥無聞夫既巳知其人之不可用而去之則宜亟思其政之不可行而反之乃猶遲遲而不

敢隱忍而代受其咎意者以己爲之而己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淺深耶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更新罷廢新法行之朞年而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臣請伏罔上之誅列四事之害以獻一曰青苗之害夫公家之貸於私貸不同私家雖貸錢取利而人情相通非勢有迫今歲不足則取償於來歲米粟不足則取盈於芻槀雞豚狗彘皆得具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而民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

取即取願還即還故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也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保結而後得請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走城市糜費百端及其輸納動有違礙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連要以其弊朝廷雖多方設法以救其失終無益也二曰免役之害夫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聞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效其力有財而無力者使輸其財人各致其所贏是以不勞而具今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自效雖無餘錢不得自免於是有賣田宅伐桑柘鬻牛羊以俟免役而天下始病矣夫錢者

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故上下交易而無不通。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惟錢獨貴。欲民無貧不可得矣。三曰。保甲之害。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自唐以來民自買田以耕。而後得食以相庸調輸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兩稅之中兵費已具。奈何復勒之爲兵乎。且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也。今也既已免役。而於補盜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三役。民何以堪。且其爲巡兵弓

手也上番之期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曾未諳知伐者既至相率而返往來勞弊卒亦何益於兵乎古循良之治賣劍買牛今也使民棄農具而置兵器終身而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四曰市易之害議者患百貨輕重制之在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則亦未爲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貨不籠杜絕利源不與民共非特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於是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坐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内離心巍巍盛朝何樂爲此況復

小民務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瞞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旣迫離散逃亡為人上者奈何為此至於姦民臣賈窺伺間隙或輸積滯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寶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為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文具而已朝廷近日特議窮究然旣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不已疎乎而韓絳呂惠卿深惡之書上不報從留守張方平辟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獄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

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元祐初召爲右司諫時宣仁太后倚司馬光呂公著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轍力論罷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作新法以害天下及勢鈞相軋復傾安石爲姦海內所忿嫉轍攻之尤力遷戶部侍郎轍以其職作元祐會計錄具條國計盈虛贏縮之變以上序之曰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什一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練精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有餘及列國款附貺貢相屬於道府

庫充實創景內庫大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克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且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后土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舒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矣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

冗積負逋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用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彊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内帑别藏時出以助費而國力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

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間。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親覩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謹取元豐計會之實。折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劃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

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備觀覽焉遷翰林學士自
轍起冗散見擢不五歲遂拜尚書右丞聞國政尋進門
下侍郎兄軾以吏部尚書召以弟在政府改翰林承旨。
轍自請願與兄同官侍從得獻納不允然是時司馬呂
相繼逝元豐舊人日夜造飛語搖在位在位者怵之欲
引用其黨平夙怨以爲調停轍極論其不可語具帝紀
中且言天下民物粗安祖宗法紀具在誠令大臣正已
平心惟是之從無生事以要功務安民而靖國則人心
自定雖有反覆異心之臣亦將自靖於德矣惟朝廷措
注如臣等輩猶知其非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

家之失有以籍口者乎如黄河壯流正得水性官穿鑿必欲導之使東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覬功造釁則所謂生事要功也熙寧出賣坊場以代衙前民久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矍衆議沸騰孰知不可旋又復雇已又復差非所以安民靖國也乞宣諭宰臣政事有失當勿吝改法度未允當務盡善則民心悅而異論消矣會鄧溫伯出李清臣蒲宗孟復召用轍爭以爲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蔡共政令連類引萃拔茅並進則否泰之所以分也後竟以三人用而紹述議起

如轍言無何逆悖禍國奪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已安
置雷州移循州元符初予祠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
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不復
與人接默坐終日若十年卒淳熙中謚文定轍爲人沈
靜簡潔自務冠與兄軾以文章齊名又皆達於世務軾
爲文沛然出之無適不可而轍深思澄蓄汪洋澹泊不
願人知如其人然秀傑之氣終不可掩歷四朝隨事獻
規數論斥姦邪與宰相爭可否不爲徼寵避禍之計故
出處榮辱多與兄同而兄弟自相師友風雨對牀時形
倡和故世稱二蘇而友愛最隆當是時蘇氏父子兄弟

與曾鞏王安石並以文學名世。一時文士羣合嚮臻。與二蘇游者，稱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從曾王游者，稱孫少述陳無巳，王回向兄弟之倫。而黃庭堅正直，陳師道行誼，不當以文士目云。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舉進士，元祐初以較書郎預修神宗實錄，擢起居舍人，出知宣州，改鄂州。紹聖初，惇卞言實錄多詆誣，摘發千餘條，下前史官獄，覈證驗皆有據。吏問用鐵龍爪治河，同兒戲，何所據。庭堅曰，曩官北都，親見之，故云然。諸卽訊，皆抗辭不撓。貶涪州別駕，安置黔州，移戎州。徽宗卽位，起吏部員外郎，召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九日，罷奉祠。庭堅素與時相趙挺之有郤，復除名，覊管宜州，徙永州，卒。庭堅工詩，善行草書，天下以配軾，稱蘇黃。軾官侍從時，嘗舉以自代，以爲瓌偉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又讀其詩，以爲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又以爲宋一代之詩，當推魯直。秦觀張耒因宗之，目爲江西詩派云。○晁補之，字无咎，濟鉅野人，善屬文，辨博雋偉，試開封

及禮部皆第一、元祐中、官著作佐郎、亦坐修實錄奪官
已隋黨禍大觀末、知泗州、卒、爲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
奇卓出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離騷正
變續三編。○秦觀字少游高郵人、少盛氣、好見奇、讀兵
博綜史傳、亦好釋典、見蘇軾於徐州、作黃樓賦、軾以爲
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歎以爲清新似鮑謝
手之不釋也、元祐中、以軾薦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
修、紹聖初、坐黨籍削秩、徙郴橫雷州、元符初、放還、至藤
州、與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弟覿
少章、覯少儀、皆文。○耒字文潛、楚淮陰人、游陳州、蘇文
定時爲學官、愛之、因得從文忠游、文忠稱其文、汪洋冲
澹、有一唱三歎之耒、元祐初、居三館八年、泊如也、坐黨
籍、徙宣復州、元符初、召爲太常少卿、崇寧坐爲文忠舉
哀行服、安置黃州、耒文主明理、不以章句爲奇、詩效白
居易、樂府效張籍、以投閑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
謝不取、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陳師道字無已、一字
履常、徐州彭城人、少苦學厲志、嘗以文謁南豐曾鞏、鞏
奇之、留受業、鞏卒、爲行喪、賦詩哭之、有丘園無起日江
漢有東流之句、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
遂絕意進取、元祐初、以蘇軾傅堯俞孫覺薦、起家爲太

學博士言者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終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傅堯俞欲見之謂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仰顏色何候公卿之門者紿鄭致也堯俞曰何謂其然吾見之懼不吾見耳觀乃自見之堯俞知其貧甚懷金欲爲餽及覩其容貌聽其議論益敬畏終不敢進也太息而去時章惇在樞府柄用亦因觀招之無已答書曰所喻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之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覩於其身幸孰甚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而爲之防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素公雖可見如師道之不可見何哉且公所爲欲見之者以其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昌昧法義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公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未晚也以侍從交薦爲徐州教授遷秘書正字從徽廟郊驟寒左丞趙挺之畀狐裘衣之無已卻其爲人竟不受凍疾○王回字深父與其弟向子直岡容季皆博學有文介甫誌其墓以爲孔子而後惟孟軻楊雄而深父智足以知軻其於雄幾可以無悔子固

稱其所著書，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可謂道德之要言，蓋推重如此，皆早世，回仕僅止南頓令云。時蜀丹稜唐庚子西，有文，善持論，熈寧中，爲宗子博士，時在位者，以同異爲喜怒，而好兵。庚著辨同論，言道至於聖人極矣，宜不容復有異同。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又如此，使數聖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楊子之說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說焉，曰師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可謂之異師，講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無適而不同，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師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殁，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則一人之身，而有所謂昔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況於衆口乎。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

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
不以同異爲喜慍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
有可有不可筮人布蓍十人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
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非哉爲申商之學則不
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
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
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此
謂耶吾不忍聞之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爲少矣而
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
皆小人豈盡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
勢足以誅鋤羣臣之異己者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
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
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駕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
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
可勝諱哉古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諸此又著察言
論以自古人臣之言兵者未嘗不引義慷慨踴躍激發
至考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不可無察也今
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
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
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

足已天下既平臧宮馬武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而言兵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乃楊國忠建開邊之議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竇憲負罪憂畏思撼動其君議邊功以希復進劉裕桓温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欲因戰伐之功以威天下所繇不同歸於爲身謀而已以張商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坐貶後復承議郎卒

自嘉祐熙豐間宋文甫振而儒學大昌周元公再闢渾淪而有易通精奧高簡之文程純公正公上達天德而有易簡質粹之文張明公邵先生各以其所造爲深通邃密汪洋博大之文宋南而朱文公文倣歐曾呂成公文宗史記而方直深厚明白洞達各稱其爲人則本深而末茂膏沃而光燁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符與尚矣然議者至以爲宋學昌而古

之文亡。雖各有其行而故可知也。夫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文。百代經之矣。洙泗以文學設科。其四教首文。其自命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豈顧薄之哉。宋賢等辭章於功利。痛斥其病道。於敦本質得矣。而洛蜀立敵。至相讐視無以迎導淑氣。而生其鷹擊颺去之心。古書無復深奥以訓詁成義。稱典矣。樂州稱書以喻民易簡爲上。子思至以爲魯委巷人之言。而宋賢嗜易樂淺。即經典奥深者。疑以僞誤。而所爲文。雜俚近易厭。使人無可思而不復措思。古之文尚矣。高厚如天地。難知如陰陽。變通如四時。秩其有理。而未易測知。故足貴也。宋儒句晰章斷

而經文高簡弘奥變化不測之文見以謂錯簡逸間爲
更置定次而補其放失古言必稱先王孔好古敏求述
志時敏以學而闕其疑殆至其尚論推尊歎美服善樂
取舉其長不計其備悅其得不數其失以不失其忠敬
篤厚之心宋賢以胷臆論古哲深刻嚴核經多駁論史
幾言訕求過於無過摘其一不計其十刮其短不復錄
其長以爲推見至隱責備賢者嚴核人以反觀古與君
卿大夫言依於諷諭讓而後對遠而不諫諫而不顯諫
從其諷使聞之者渢渢乎入也而誾誾侃侃一依於禮
容宋賢壹主其犯不依於諷適人間政明諫顯爭與君

大夫言麤翹拂遂至敵以下所不堪古於朋友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切切而偲偲其與人先彼後已虛已受人讓智任咎而燕居告溫溫不合則疑疑則闕以為讓也宋賢主貴善不顧其安主明辨不忌其拂主直道自信果於先人不合則仇仇則詆又從而醜詆之居以為衛道古方物出謀發慮必通人情必依物理明於事情與權不激其心也以不激於言宋賢各持所見必行其志方守徑遂復過求多拂物理而病人情六經之文贊德頌功陳政述事一依其本實事始方行則遵理導宣以為之勸率事實既著則依事表述以為後法程言即實

事。事卽實言。故足貴也。秦漢之文。猶未離乎事實。六朝浮矣。唐時依質。猶未離乎序也。宋離而浮矣。愈下矣。言理論事。卽三尺之童燁然。而稽實則無人。索華則無文。諸柄介汴宋有之。至南渡益甚。又久而氣浮辭靡。譬秋楊之華。彌章其索然。嗚呼。盛世之文。渾渾爾。噩噩爾。灝灝爾。非不能工。以反爲文而工者無繇至。則元氣未漓之效也。宋適尚文之會。靡靡於文。而不臻其統。去治象逾遠。悲夫。其在汴宋。治史學。以精博名家者。稱筠州劉恕道原。在南宋。稱丹稜李燾仁甫。建安袁樞機仲。其上爲考證倫類之學者。莆人鄭樵。鄞人王應麟。

恕父爲穎上令。卒五十。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居廬山三十年。環堵蕭然。遊心塵垢之外。歐陽修作廬山高以美之。恕少穎精經學。未冠舉進士。時有詔通經義者

別奏名、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已意、凡十問皆然、擢第一、爲吏、發摘以能稱。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正史外、下至私記雜說、無不旁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畢如指掌。司馬光編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通史學者共修、光以恕對、即命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委之考正。精密王安石與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司、恕以不習金穀辭、面質之、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安石怒、色變如鐵、恕不少回也。司馬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便養、許郎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詣光、留數月、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力學如故。恕於書無不讀、而強記敏識。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治具餔之、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恕謝去、獨閉閣口誦手抄、旬日盡其書而去。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不妄取於人。自洛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行、行及潁、悉封還之。死後七年、通鑑成、錄勞、官子羲仲

爲祁祉齊郎次子和仲有軼材能詩工文有俠氣蚤虎
李燾舉進士知雙流縣聽獄訟一依於倫理有不白其
毋當產者貨之法民大悅除潼川路轉運判劾守令不
職者數人措一路財賦額通有無爲科約上之須下行
吏不得科斂召對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吏諸故實以
聞請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請杜諸將私獻羨軍
中書籍除禮部郎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
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下太常參較成祭法從之爲湖北
轉運副言京湖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備牛糴種而耕
牌覘旁五衙加之以科斂甚痛請準乾德詔書止輸舊
稅廣募耕準成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
歲鐵發鄂州大軍倉以賑爲總餉所糾下析報移帥潼
川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坊夷奏請除茶馬司市敘州
羈縻馬毋過額戒官民毋得於夷漢界禁山伐木請移
鑄錢於開邊舊地皆邊防大慮報可下淳熙改元有召
命提刑何熙志劾燾奏城中失火數不實而旁及所著
史波謗訕帝曰憲臣按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史事罷熙
志而燾奪一官除江西運副召對或告以方被譏頗自
晦無及時事燾曰上護全至矣得望清光何敢不自竭
遂上言日食地震皆陰盛其占爲敵國小人且申無變

右無欲速兩言又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者作快箴以獻帝甚嘉納累官禮工部侍郎坐累知常德軍境多茶異特禁切商賈至殺傷燾曰官捕茶賊非禁茶商也聽自便卒以無警已得請奉祠燾爲左史時嘗上言南郊明堂禮無降殺今明堂禮已畧合視圜丘儀特免者浮侈浪費至是禮成以燾本議復敷文閣待制會有子喪帝閱之欲以史事散其憂起知遂寧府召對講臣方讀唐陸贄奏議燾言贄雖相德宗實不遇今遇陛下日進御乃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行者數十事勸帝力行進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等十人爲史官十有一月朔日食良燾條右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以上曰太史推日食當心八分亦天王位其分爲宋宋國本號也卜一日於封爲復此其食比他食爲重幸加意修省數以病乞致仕優詔不允而數使問疾命下卒帝聞嗟悼贈光祿大夫燾特立獨行博極載籍慨然以史學自任於本朝典故尤力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自建隆迄於建炎爲編年書名曰長編以秦檜惡史學自晦匿檜死以聞給筆札令就之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毋失之簡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用力四十年而後成淳熙中上之詔藏秘閣張栻嘗言李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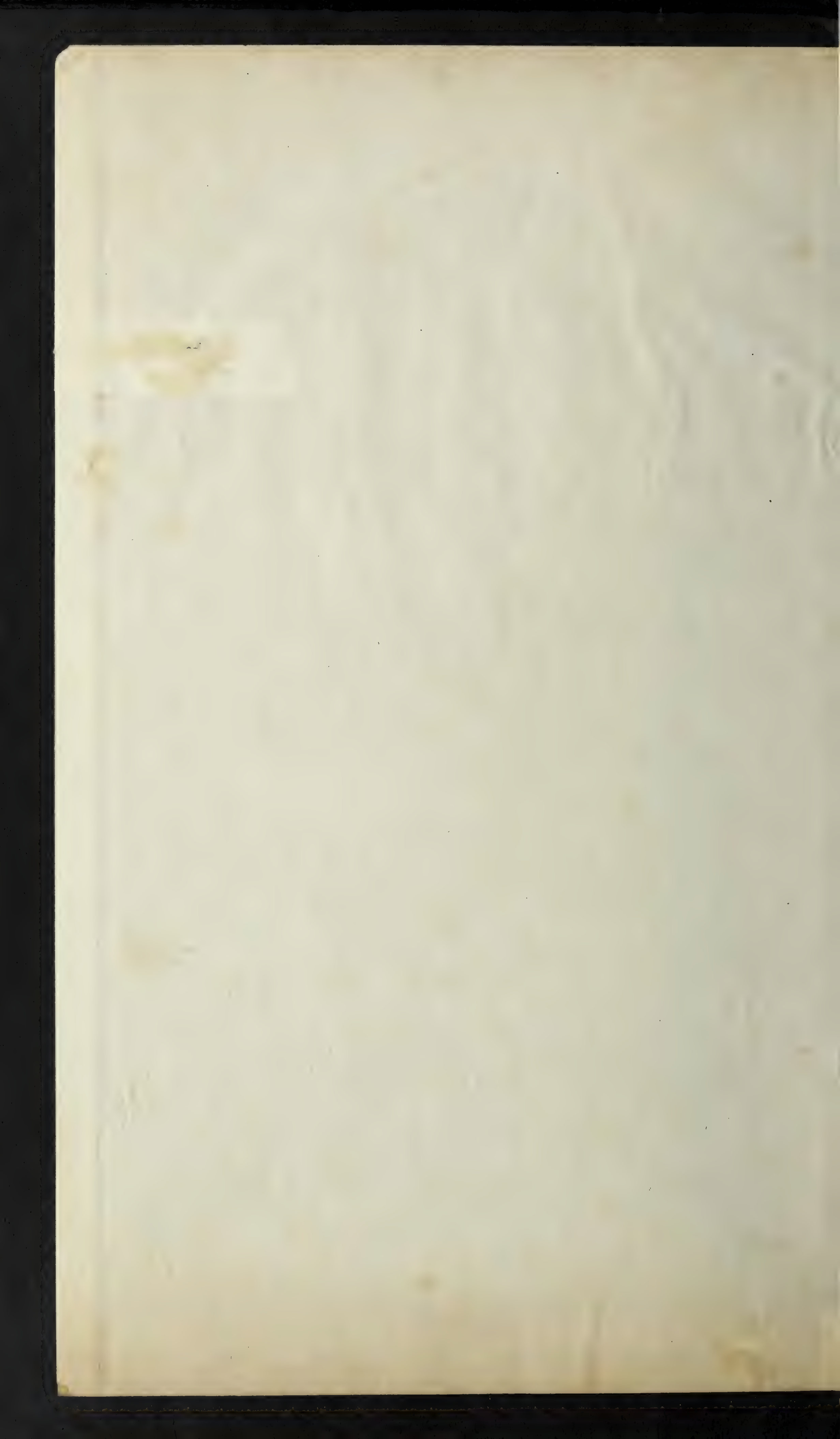
所如霜松雪柏無嗜好不蓄姬侍不殖產獨生死交字
聞耳子五人垕埜垐壁堂初壽居恒言唐三百年不愧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名者惟劉去華一人心慕之或
勉以應舉壽曰當修此學不必從此舉以所著通論命
二子垕埜習焉而子垕乃得舉官著作郎埜不偶卒垐
婺州路提刑壁垔皆仕至執政云樞讀資治通鑑以為
編年乃史之一體而事本末未易原乃區別其事義聯
類貫而綜絡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政龔茂良上之孝
宗嘉歎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令熟讀曰治道盡是
矣因問樞何官茂良曰國學錄耳於是以太宗正簿召
對時龍大淵曾覿其昇頗居中用事樞奏劄因史書以
諷曰臣竊聞陛下讀通鑑見諸葛亮表兩漢所以興亡
致惻怛於小人之當去大哉王言因歷陳漢武而下至
唐文宗偏聽姦佞致禍亂者以諷且曰天下有詐偽而
似誠險佞而似忠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
天下士恐必為朝廷憂遷太府丞為帝言比外間籍籍
謂陛下寵任武士而厭薄儒生猜疑大臣而親信左右
雖不必然然不可不察願可否進退一聽於大夫國人
在史館章惇家以同里請宛轉文其傳樞曰書法不隱
寧負鄉人不可負公議也累大理少卿手詔權工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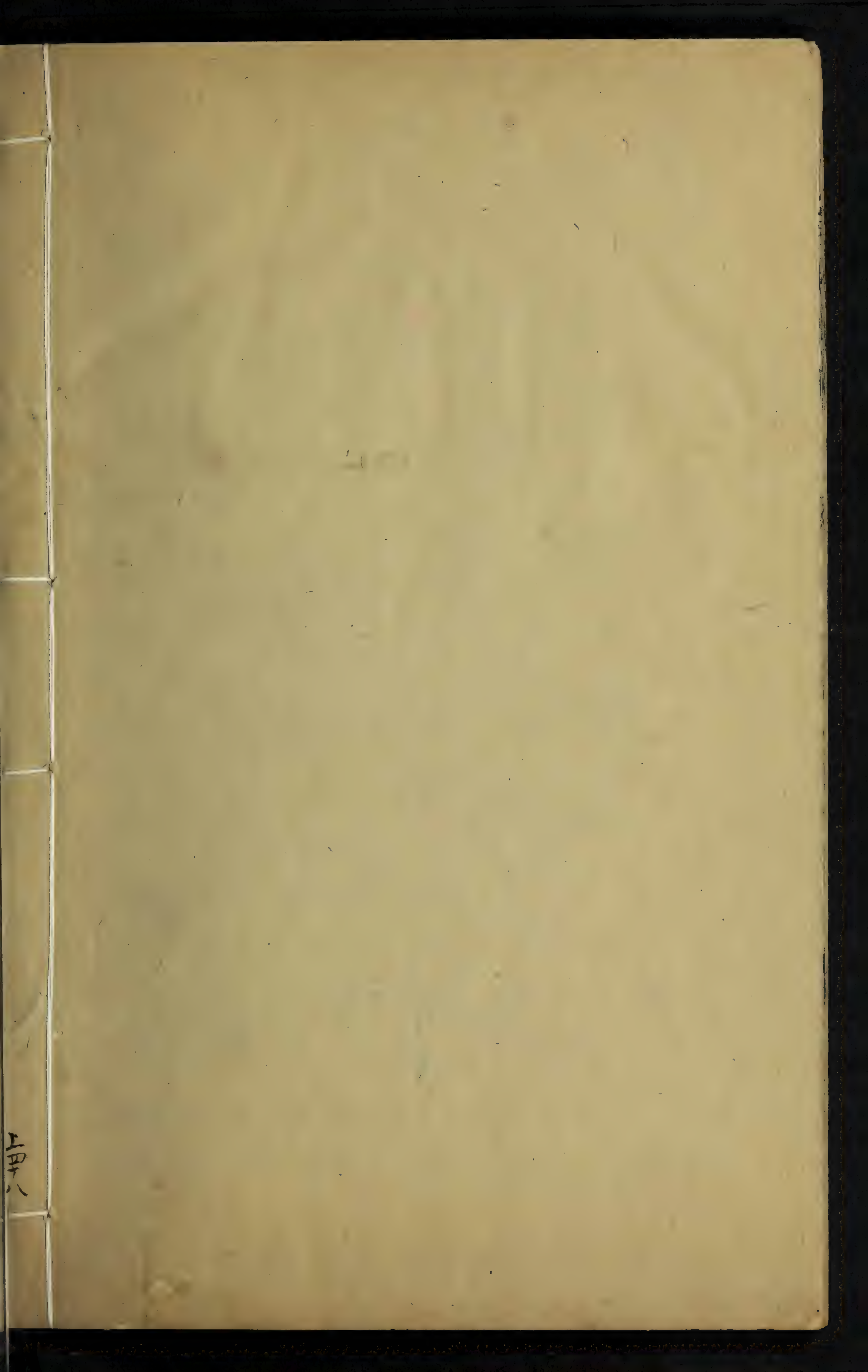
兼國子祭酒會大理奏當上忤旨鐫兩秩奉祠卒樵字
漁仲好讀書每自負居夾漈山謝人事著書時出游名
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宿留請讀盡乃去以薦得召
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授廸功郎禮兵部架
閣以臺論予祠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書成為樞密院
編修官兼簡討諸房文字求入秘書省閣書籍坐言者
寢其事應麟字伯厚舉進士舉博學宏辭科皆上第以
太常主簿面對言淮蜀江表上流凜凜有不測之憂宜
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願幸留察理宗愀然
變色曰朕日夕憂之頓首而對曰徒憂何益惟臨事不
懼先事為豫防丁大全諱言邊事大惡之罷奉祠大全
敗召擢秘書郎以星變應詔言執政侍從臺諫之失及
積私財行公田之害賈似道大惡之斥去知徽州摧豪
強省租賦民大悅召兼史侍郎為上言國家所恃者大
江而樊襄於江防特重今襄樊急而朝廷恬晏如平日
臣實惑之似道怒欲再逐而樊襄陷督府師潰似道斥
死矣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疏請集勤王之師先至
者厚賞以倡勇敢與并力進戰惟能戰乃可守留夢炎
用鄉人為御史緘默之去官有子曰厚性質厚恤小篤
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士大夫師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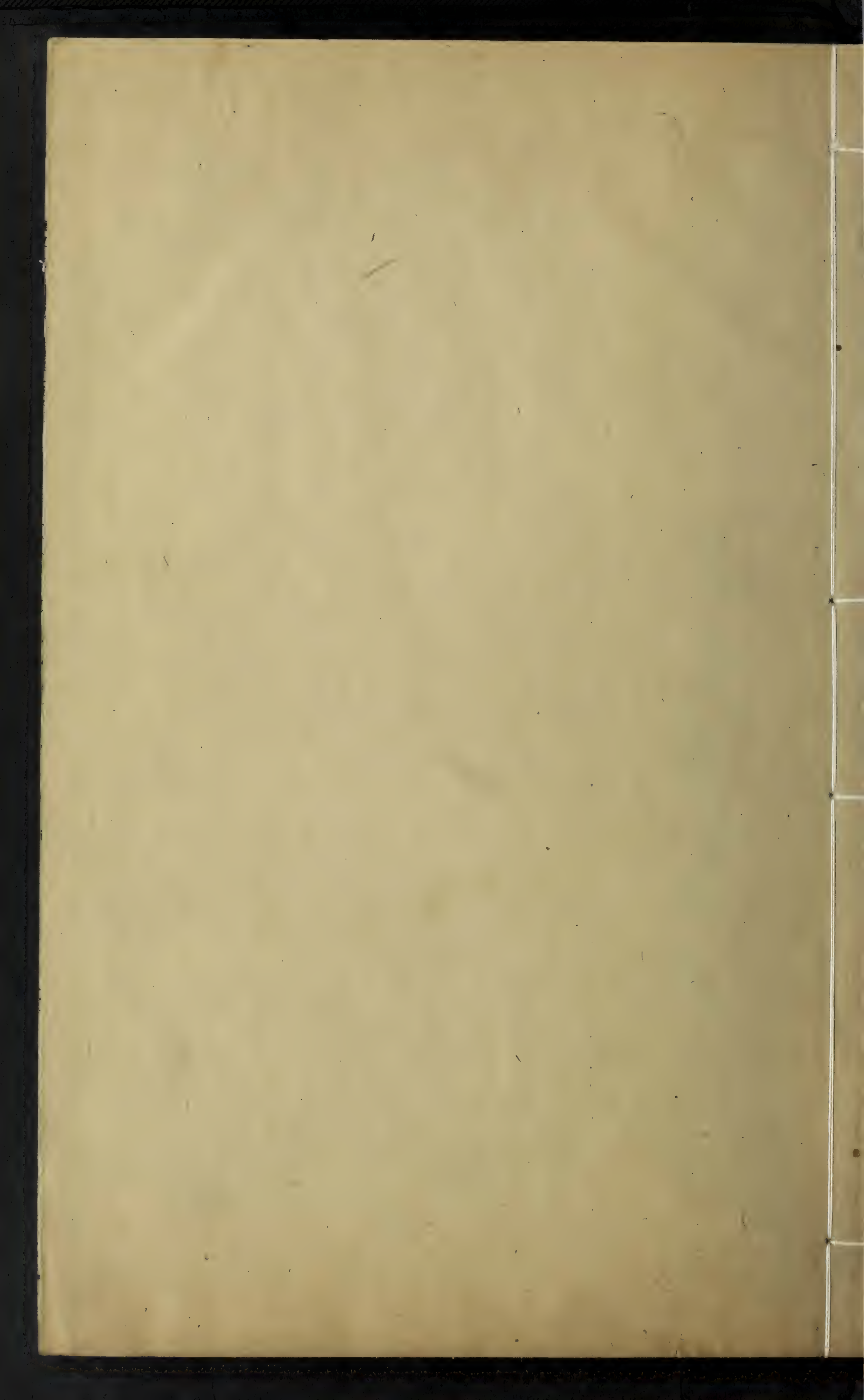
樵撰通志以爲史莫難於志自三皇迄古莊周隋紀傳外作二十略自序言禮制職官食貨選舉刑法以爲漢唐諸儒可得聞其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謚法器服樂府藝文校讐圖譜金石五行草木十五略以爲漢唐諸儒不得聞也樵爲人果急喜持論又沿宋風習多足已自弱往往執一察而輕議前人應麟著深寧集詩攷詩地理考通鑑地理攷釋通鑑答問困學紀聞學指南等書而本唐所修藝文類聚初學記首天地歲時日月山川下逮於飛走草木引類連萃載事敘文以其類從之著玉海一書未就子厚踵成之今具存其後有樂平馬端臨貴與者宋宰相馬廷鸞之子家故多書端臨繙閱考繹具識其體要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於治道有關者臚分彙列而議論精詳考究深密多前人所未發者於考索家獨稱精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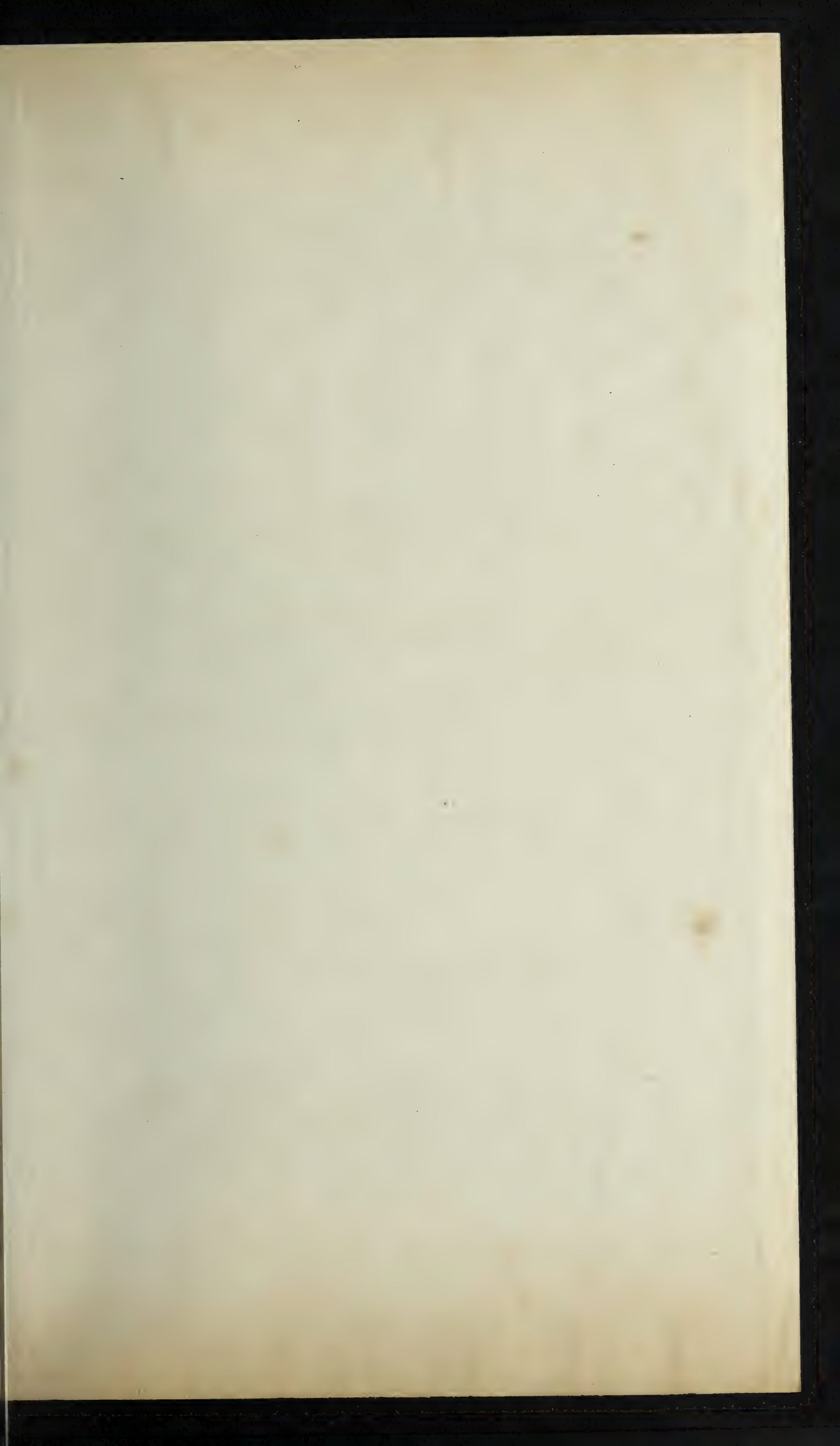
論曰語有之洪鍾無細響大川有深源顧不諒哉永叔德心弘度將之以直節備度故穆穆其文術裕可繹思

子固宗經正學其出處介然於自試故文典厚有法老蘇深久自力長公逸氣大節沛然無所詘頴濵稍平其為文渾逸平暢各依其為人介甫文峻潔簡勁頗傷尺幅多矯厲故觀其文而人從可知也觀其人而文亦從可知也嗚呼文之難乎人之難乎可以志於本矣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一

明盱郡鄧元錫纂

元志

元本號曰蒙古故韃靼屬北狄也姓奇渥溫氏其先有孛端叉兒者母阿蘭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已一乳三子而孛端叉兒者状最奇其後子孫呂絢世為蒙古諸部長居烏桓之北與乃蠻回鶻故城接壤後屬韃靼修貢于遼金後愈盛宋高宗時金以其納叛人也怒擊之連年不克乃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王而定然熬羅孛極烈自王其國中號大蒙古國易金矣至也速該攻塔塔兒部大克獲而歸以婦從行還次跌里溫盤陀山而子生因名曰鐵木眞鐵木眞沈深有大畧以寬惠御衆衣人以其衣乘人以其馬而諸部附親宋開禧中破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始建九斿於斡難河之源號成思吉可汗然猶後屬金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貢允濟故柔易鐵木眞心輕之而衛王奇鐵木眞状貌

歸言於金主請除之金主不可鐵木眞聞而憾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立告即位故事金新君立蒙古拜受詔詔使至鐵木眞前問曰新君爲誰使者曰衛王也鐵木眞遽南向大唾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乃爾者爲之耶遂策馬去不拜已遂與金絕而搆兵所謂元太祖也居無可鐵木眞拔烏沙堡破白登城進攻金西京留守紇石胡沙虎棄城遁追擊敗之取西京而分兵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縣是東抵平灤南至淸滄臨潢涉遼西南以至於忻代皆蒙古有矣明年破桓撫昌三州又明年出懷來過居庸而軍金兵保居庸不得入鐵木眞乃令可忒薄察等以輕兵綴之而自引衆左趨紫荊關敗金兵五回嶺拔涿易乃分遣別將覆自南口攻居庸破之出古北口與可忒薄察之軍合遂進圍中都當是時胡沙虎弒金主永濟立昇王珣矣鐵木眞度中都未可以倉卒下也乃留軍屯中都城北日壯軍綴之陰分其兵爲三命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者將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相懷孟諸郡涉河抵太原別將將左軍遵海而東破灤薊掠遼西而身與子拖雷者將中軍縣中道破雄漢淸滄獻景河間掠濟南破州郡九十軼兩河山東數千里民殺戮殆盡金帛子女

諸畜產皆席卷去、城郭墟焉、惟大名眞定青鄆邳海沃順通諸州未下、於是鐵木眞乃還軍、復與北軍合圍中都、中都旦夕下、而鐵木眞欲遣孤城不取、俾懸守自困也、責搆師爲和、意旣厭、乃引還、金畏其近也、南徙汴、白寬鐵木眞以金南、悉精銳以從中都、守禦虛可得也、郎發怒曰、旣和而遷者、疑也、特以和款我耳、復南圍燕不下、還師出居庸、取所虜山東兩河子女數十萬、畢坑之而後去、又明年破中都、欲荒虔北徼、以木華黎者、忠勇有佐命功、拜太師、封魯國王、建行省于燕、得承制行事、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南、卿勉之矣、於是木華黎東擊齊、定臨菑登萊、又明年下太原、入汾潞山東西皆下、徇眞定、裨將史天倪說之曰、今中原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掠不厭、非古王者弔伐之意也、王爲天下除暴、奈何爲他軍帥所爲、於是木華黎乃下令禁剽掠、釋所俘老幼、而濟南魏博等州郡、畢自歸、下東平、西覘陝、而蒙古主鐵木眞伐西域諸國、降高麗、滅回回國、掠忻都、兵不休、四年師抵東印渡、駐鐵門關、猶未有還心、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綠毛、能人言、犬言向師曰、宜早還、蒙古主驚問耶律楚材、此何獸也、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能四方言語、性好生惡殺、殆天降符告陛下

也、陛下為天子、天下之人、皆陛下赤子、願承天心、以全
民命、則無疆之福、鐵木真為郎日班師、楚材遼東丹王
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子也、仕金為中都行省員
外郎、鐵木真得之、召與語、稱旨、令處左右、備顧問、楚材
通道術、尤邃于太玄、從征伐、鐵木真必令卜吉凶、而自
灼羊髀骨參焉、及是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而軍之
興、羣臣言所得漢兒無所用、不若盡殺之、牧地以肥邊
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豈憂乏財、誠均定中
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與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
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用、鐵木真從之、
於是賦稅入而國用以充、請禁州郡、非璽書不得擅徵
發、囚大辟必待報、乃論違者罪死、而國始有法、埋宗初
鐵木真以夏及金搆難者十年、精銳殫盡可破也、而納
叛亡不修貢、師伐夏取其肅西凉、壽靈州進次鹽川、遂
滅夏、以夏王睍歸、避暑六盤山、遂殂于六盤山、是為太
祖、方定夏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楚材獨取書數部、大
黃兩槖駝、他一無所視、既而軍士病疫、得大黃全活數
萬人、當太祖之世、木華黎與博爾木、博見忽、赤老溫、俱
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木華黎北剌兒
氏、世居阿難河東、父孔溫窟哇者、以威里從軍、以其死

衛太祖而免故木華黎得親博爾术阿兒剌氏世雄北方於蒙古接境爲睦也事太祖共艱危義均同氣太祖嘗失軍天大雪無牙帳臥大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术張氊蔽之自暮達曉不移足博爾术從征伐立功甚多博兒忽許兀慎氏事太祖爲第一千戶身更百戰奉死事赤老温察哈扎剌兒氏功與三人等自是四人子孫皆領宿衛多至輔相稱世臣始太祖有四子長朮赤早死仲察合台叔窩闊台四拖雷遺命以窩闊台爲嗣而踰年窩闊古始自霍博至來會議四太子拖雷時監國楚材謂之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不且有他變拖雷命擇日楚材曰日無良於今者遂召諸王畢會宣遺詔奉窩闊台即位于和林和林者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者也事在宋理宗紹定之二年方國始基庶事草創禮儀簡畧楚材定册立儀諸王尊長皆就列下拜君臣之嚴自此始而窩闊台益親倚楚材事咨訪之楚材爲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供官五戶出絲一斤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壹兩四十斤爲額衆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有以利進者必重之則且以爲重矣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

事萬戶府事總軍課稅所專錢穀各不相統為著令又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塞鎮海粘合與同事權威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深心嫉之激皇叔斡真怒使奉楚材用南人有異志誣構百端擿海粘合等大懼楚材曰自立朝廷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果獲罪我自當之不以相及也蒙古王察其誣不問而咸得卜為人上變告命楚材鞫之楚材曰此人故倨傲招謗然麤材可用今方有事南方即有罪他日治之未晚也窩闊台大善之退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真長者汝曹當效之會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上悉符楚材元奏之數撫掌笑曰卿何自使錢幣流入如此自以中書省印授之命為中書令事巨細委焉初蒙古祖死謂左右曰金屯守潼關者兵精南據連山北俯大河軍雖少未易攻也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聽我而以其兵從唐鄧徑擣汴則彼失其所為守矣必且徵潼關兵以來數萬之衆行千里赴援人馬疲弊必破之道也至是以金降人言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為固者獨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侵漢中不二月可達唐鄧宋紹定四年則遣使如宋請假道為沔州統制張宣者所殺拖雷喜曰

吾伐宋有名矣遂破鳳翔華陽居洋州入武休圍興元遣別將入沔並江趨葭萌破城寨者百四十遂攻譙風關下之渡漢行趨汴金集羣臣廷議咸以為蒙古軍行萬里歷二年至於此勞苦極矣今京師積糧數百萬第堅守令河南州郡皆清野待之師可老而破也金主不能用命合達蒲阿二人者為行省帥諸將屯襄鄧禦之諸將請自光化前扼江曰扼江善縱之使得渡難敵矣蒲阿不聽蒙古師畢渡漢始據禹山而軍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誠相持數日彼食且盡可擊也蒲阿以為信少憩軍待之而蒙古軍忽不見四遣候不得則曰在光化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四日矣於金軍僅隔林而林間曾不聞音響合達蒲阿乃大驚議保鄧就糧軍欲動而蒙古軍驟至至不戰獨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不趨汴更散漫北略地金人莫測也逮之行益遑乃以捷聞逭責明年春蒙古主自將繇河清縣白坡渡河次鄭州遣速不臺攻圍汴而拖雷忽引其軍自唐州復趨汴合達蒲阿聞之將步騎十五萬赴之至鈞州沙河蒙古軍遣騎三千尾之行徜徉不戰已復自匿去候移營復來驚之軍不得休息飲食埜鈞州二十五里阻雪不得進忽得金主詔入援師退而蒙古兩

軍乃大集至三峯山士饑凍蒙古合四面圍之熾薪燒內更迭爲休息已憊其疲極則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大崩潰合達僅免走鈞州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宣言曰汝家所恃者獨黃河與合達耳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已而金所遣別將守潼關者果得名入援又果爲蒙古所徼而盡於是金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送蒙古爲質以請和不聽悉力晝夜攻不下速不臺乃許和退師是歲冬速不臺復圍汴金主出亡走河北帥崔立以汴降國舊令攻城邑嘗以矢石相向者屠不貸及城拔當屠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得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焉攸用蒙古主猶未許楚材曰汴爲大都諸奇巧工匠厚藏富家咸在若盡殺將一無所獲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皆原於是避兵居汴者凡百四十有七萬人咸免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以來襲封衍聖公付以孔林廟地又請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執九經進講于東宮令大臣子孫與聽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市燕經籍於平陽文治興焉河南新破俘獲衆俾還道亡者十七八有旨居停迯兵及資給者種滅其家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

皆陛下赤子走將安之奈何因一婦因連宛數千百人乎蒙古主悟除其禁時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民逃亡多萃此故以宛拒敵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從之諸城皆降楚材從容爲蒙古主言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資儒臣儒臣之業非積數十年不就於是命諸州郡試儒士儒被俘爲奴者聽入試主匿弗遣者罪宛凡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久之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主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當用儒今若此孰爲儒可用乎楚材對曰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如日月行天有國者莫不繇何得緣一二盜儒使萬世常行之道廢不用耶主意乃解蒙古主嘗以事譴楚材既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進抗言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繫臣以有罪也今釋臣是無罪也臣不足惜獨恐天下有以議陛下衆爲䠞躇元主召慰之曰朕知過矣已蒙古與宋師夾攻蔡滅金而宋規三京啓釁窩闊台怒遣使責背盟命子闊端將搭海等寇沔利窺蜀忒木解及張柔等侵江陵窺襄漢溫不花及察罕等寇唐鄧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於是南降襄陽陷棗陽德安西陷文州奪陽平關入成都東軼眞安豐雖時有敗

折而中國勢益蹙欽察者西北國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畜馬以萬計俗祖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哥帥師至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獲其酋進兵圖斡羅思茂怯思城皆降之窩闊台立十有三年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殂是爲太宗太宗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楚材無疑貳政歸臺閣而嗜酒好內嬖第六后馬乃眞晩尤甚楚材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莫勁於鐵爲酒所蝕尚如此况人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已疾篤脈絕第六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楚材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者衆所囚繫非辜宜大赦與天下更始后命亟行之楚材曰非上命不可頃之窩闊台少蘇后爲言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旣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畋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畋五日還至鈋鐵鎼懽飲極夜翌日乃遂殂喪還馬眞氏乃稱制於和林而命亂楚材强諫不聽以憂卒楚材天資英邁正色立朝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及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

令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家無餘財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越四年太宗長子貴繇立事猶制於后立三年殂是爲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氏稱制又四年無君自太宗殂諸王近屬自相攻法令無統加大旱者連歲河水涸野草自焚牛馬多死中外洶洶諸王大哥及大將兀良哈台等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河蒙哥者四太子拖雷長子也追尊考拖雷爲帝曰睿宗徙太宗六后及諸王于邊賜定后死遷太宗孫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罷不急之牧諸王大臣濫發牌印稱詔旨宣命者盡收之而政復有統命太弟忽必烈總漠南開府金蓮川承制封拜太弟聞燕行省郎中姚樞者賢召入見樞以太弟聰明不世出也又虛已受言乃盡其平日所學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平大經爲八目曰修身曰力學曰尊賢曰親親曰畏天愛民曰好善遠佞次條時弊三十餘事上畢施行樞言於太弟曰國家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漠南主若盡有之則天子何賴焉後有間之者天子疑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有司則道順而勢安從之已命伐大理樞從征至曲先腦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事忽必烈喜明日據鞍呼樞曰若所言吾能之樞從馬上賀曰生

民之幸國之福也至大理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
分號街陌民得完以樞爲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已蒙
古分漢地封宗屬命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
樞曰南京土薄水淺地瀉鹵不生物不若關中忽必烈
請關中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
以自益遂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以史天澤楊惟中趙
璧爲河南經畧使天澤還薦才居幕府以佐治置提領
司布郡縣察官吏贓汙均賦役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
有無設行省以給軍餉立邊城以遏敵衝立屯田保甲
以實邊鄙而河南大治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京兆
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列左右民雜戎羌號難治希憲
請求民瘼抑彊扶弱而京兆肅清徵許衡提京兆學時
秦民新脫鋒鏑欲從學無師聞之咸喜幸風化大行而
邢臺僧劉秉忠主軍師行謀所向見克會有譖太弟於
蒙古主蒙哥者命罷開府且置局捕論其官吏條其罪
鈎考之太弟意怏怏姚樞曰帝君也大王雖母弟臣也
君臣無較較將及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明無二心
即疑行自釋忽必烈聽之既入見蒙哥與相持而泣乃
罷鈎考局而太署置諸司皆罷廢宋寶祐五年蒙
哥怒宋囚使臣弟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

輔之自將孫隴州趙散關圖入蜀太弟忽必烈請從命攻鄂趙杭州搭察兒攻荊山又命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以伐宋潞人郝經從太弟爲安撫副使爲太弟言古之一天下者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未有踰十年不解者是以力不弊而保大定功國家奮起朔漠垂五十年而一之於兵虔劉糜爛遺黎殆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其久且多也蓋國家用兵以國俗爲制一不師古而合圍把稍一以獵法行之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應期指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引兵而去若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爲斡腹之舉孫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孫西和徑石泉入威茂以取蜀爲畧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絶西南披蒙叢凌峻入以平大理無慮皆用奇也夫關隴江淮之北原平野曠而吾長於騎故所向無不克民物稠夥相擁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擊無不破以用奇而可矣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潦徑我乘險以用奇則難彼因險以制奇則易況客主相懸情露計見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故雖有奇謀秘畧長騎健卒無所用之今

兩師旣搆禍不可解彼知必亡我計必取譬之如兩虎相鬬猝而入于阻見者辟易又安能以理相諭使逡廵自退者乎臣竊願大王之計之也大王誠遣使請命於行在許宋納幣偃兵息民以全吾力稟命不聽而後進師不爲躁輕飄急而由之於正先示恩信申其文告前以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使天下咸知大王不殺之仁然後閱實精勇别爲軍以隷帳下舉老成知兵者將之爲宿衛之奉餘衆各畀侯伯而使吾府之大官元臣統領之用以戰攻其沿邊新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者惟擇單弱絹部曲編成屯鎮焉内完外飭一無缺漏然後節制以進敎陳固列駐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必取之形是彼善於守而吾困之以不攻吾用吾之長而使彼不得用其長也毋焚廬舍毋殺人民開生路以携其心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以輕兵杜其樵採絶其餉道使血脉斷絶而集大兵直抵江扼之沿江上下列屯萬竈首尾締搆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兵本脆柔獨恃巖阻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背者不能反面者不能禦必且爲我乘矣且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今當從所保以爲攻一軍出襄鄧渡漢陽以伺江而輕兵綴襄陽絶其餉路

一軍出壽春，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據濡須，塞皖口。一軍出維揚，連合長圍，示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三道並出，示之威信，遲以日時，而殿下居中節制，以觀其變，則未來之變，可弭而已然之失，可救也。太弟善其畫，然以家古主分畫業定，渡淮圍鄂州，會蒙哥爲合州守王堅拒，不得進而殂，其子辨都又先殂，國中內虛，而宋帥賈似道以國書請稱臣納幣以爲和，郝經曰：今國內虛，塔察旭烈諸王，今觀望所立，一有覬覦者，生其心，先人舉事，即昔腹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事乎？願許宋和，置輜重，率輕騎直造燕，示以形勢，遣一軍逆大行靈輀，收皇帝璽，召諸王會哭和林，遣使者詣諸路慰撫安集，則大寶有歸矣。廉希憲亦以爲言，於是太弟許宋和，引師還，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勸進，旭烈亦自西域遣使來勸進，惟阿里不哥守和林不至，有二心，廉希憲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於是忽必烈乃即位于中都，改元中統，自蒙古太祖來，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掌兵柄

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令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曰中書省秉兵曰樞密院司黜陟曰御史臺內有寺監院司備府外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官有常職常員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漢人貳焉其設官倣中國而簡實始成一代之制始蒙古享先代止割牲奠馬湩以獻巫祝致辭至是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祭享之禮行焉蒙古主明達有大畧好儒然頗急富強王文統者盜李壇幕客貪忌人也以言利幸得相左丞張文謙每以安國便民聞之文統積不平欲逐之文謙求補外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久矣今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興廢仰稅賦苟復減其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綱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剛明簡重晚交許衡知理義故其介如此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忠直如唐魏徵者相之渠有其人乎默對曰許衡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深識遠慮有相才蒙古主納之而天澤得相知無不爲深思却顧不強人所不能不禁民所必

化體順時勢務於通變宜人而又統怙權專毋從沮撓會姚樞自東平宣撫還許衡以召至入侍言國治亂繫民休戚今制事當以義爲主毋冒于利文統大患之實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無學術用之必且禍天下主不悅文統深忌憾之乃授樞太子大師默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陽尊之實不欲其備顧問也衡曰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禮乎不能則師道自我等廢也因相與懷制入言太子未立不宜虛設官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衡國子祭酒而衡稱疾還懷孟無何李壇以京東歸宋文統使其子蕘隂與通受誅召廉希憲相希憲字善甫畏兀氏布魯海牙子也魁偉有威容篤好經書元主爲太弟時尚少也入侍一日讀孟子聞召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言爲太弟誦之太弟大稱善目曰廉孟子自是日親用先是蒙古主自鄂還得立阿里不哥以太宗命居宗不得立自立于和林命阿藍荅兒發兵于漠北命劉太平霍魯懷以行省牧關中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有威名太平等結之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兵應和林蒙古主命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

商挺爲副使鎮之希憲至旣宣詔則遣人馳往六盤諭撫之盡得太平曾懷與六盤要結狀分調諸軍掩捕而戍都青居六盤諸罪人皆得會有赦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市始出迎詔而關隴悉平乃上書以停赦行刑擅命將調諸軍罪自劾蒙古主曰委卿方面正欲從宜撫定安國家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會進秦蜀行省平章政事商挺參知省事阿里不哥以大軍兵敗自歸釋不殺獨誅其首謀者而定本希憲之力也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糧北人仕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有譖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商挺爲之輔修城治兵畜異志者蒙古主疑之命右丞南合代希憲任且覆視所告事皆無狀及是遂召相振綱維核名實汰冗濫抑僥倖於時翕然稱治每奏議主前持論無囘借蒙古主曰卿事朕藩邸多弘容今朕爲天子顧麤麹乃爾耶希憲對曰曩王府事輕所爲繫者小今軍國事重一面從天下咸被其害臣何敢自愛也蒙古主事佛說西僧禮爲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主曰乃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宋叛將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盛騎從請見介希憲弟希貢以自通希憲方讀書不答良久令撤去坐椅出

中堂據上坐召整入展拜不答起側立不與語整求退大言曰此我私宅欲有言赴政事堂整出愧其下面赧無人色頃之宋太學生從恭帝而北者羈旅寒餓數十人敝衣冠袖所贄詩求見希憲諸弟揶揄之久乃得通希憲令趣設坐戒內備酒饌出至門肅客入延上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命各錄所居止時報拜已諸生各前自言困苦狀乞罷歸希憲曰敬諾明日遂爲請津遣之諸弟愕眙問之曰整江南大臣公不禮而自嗛嗛禮敬諸寒餓生何也希憲曰我國家大臣嚬笑言動繫天下重輕整雖貴叛臣也故折辱之令人知君臣之義諸儒生皆誦法孔子於宋朝不坐宴不與而久拘執之柰何不加禮乎况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不如是儒術掃地盡矣其立朝讜正蒙古主嬖阿合馬以興利希憲數排斥之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爲怨家所訴繫獄亦得釋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愬馬丁不宜免乃中書爲私帝怒復逮捕方判免時希憲在告實不預事發則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自免耶遂與左相耶律鑄俱免已蒙古主念之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

與妻孥宴樂耳主日希憲清貧安所得宴阿合馬愧而退宋咸淳元年蒙古主之至正八年也從太保劉秉忠請取易乾元之義改國號日元先是元主初立命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宋境以爲好經入辭賜蒲萄酒日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國政大要王文統忌經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手害之經至濟南壇以書止經經以壇書聞而遂行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已功恐經至謀泄拘館之眞州經表宋主言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非如唐儉之謀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極陳戰和利害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嚴警苦之以動經經不屈諭其下日嚮受命不進我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宜堅忍待之然我觀宋祚殆非久矣汴中民射鴈金明池於鴈足得繫帛書有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蓋經在眞州時書也於是乎有襄樊之役六年而後克咸淳末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伐宋遣使問宋執行人使邊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信使經歸道病敕尚醫近侍迎

勞至闕錫燕資政事賞賚有加禮無何卒諡文忠史天澤字潤甫永清人兄天倪事木華黎爲萬戶勸不殺全民者也以權河北西路兵馬開府爲叛將武仙所殺天澤時護母自行省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及告之且曰變起倉卒部曲皆散在近郊誠反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況不必死邪遂傾貲易鎧仗南還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詣宗王孛魯言狀乞濟師孛魯即承制命天澤嗣兄爲河北都元帥以銳卒三千援之復眞定破走仙孛魯所遣將以眞定民反覆欲屠之天澤曰皆吾民也我力不能及委之去不幸被脅其可殺乎釋不殺盜李全子壇以濟南爲宋擊殺之師還言者謂壇之變繇大藩子弟專兵所致請幷罷天澤天澤爲奏行且曰請自臣始諸功臣子弟皆罷還第而天澤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及南伐道疾病元主馳醫往視附奏上以渡江不殺爲大戒卒元主痛悼以所陳曹彬事命將而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繇襄陽入漢濟江令宋降將呂文煥將舟師以前博羅繇東道取揚州臨淮東兵以宋叛將劉整將騎卒以前整請從濟江伯顏欲抑之不聽曰必從博羅吾受詔待綴敵使無西耳渡江非吾事也時宋行省夏貴

以精兵屯漢上流甚固伯顏乃趣圍漢陽夏貴果以精兵五千援之而伯顏遣奇兵奪沙洑口從沙洑規江夏貴帥漢鄂之師截江面軍不得進乃攻陽邏堡貴堅守而阿朮乘夜雪汎舟泝江上徑圖鄂夏貴棄師遁伯顏入武昌遂濟江順流東下沿江諸將皆呂氏部曲又聞鄂黃陷皆望風降附而劉整以騎兵攻無爲久不下乃大恨恥首謀而功不遂失聲曰首帥誑我疽發背而死賈似道軍蕪湖阿朮決策必攻之宋帥潰而元帥入建康分遣徇江東西諸郡皆下時江東大疫伯顏開倉發賑且遣醫四出治民疾民大悅而阿里海牙入江陵歸峽郢鼎澧辰沅靖常德荊門諸郡皆降時有詔天暑可班師伯顏馳朝于上都請曰百年逋敵今已抗其吭當風馳霆擊少緩之遺後悔矣元主喜拜左相辭曰是行也阿朮功實高高於臣臣請下之乃以阿朮爲左相遂復馳至師時阿朮圍揚州久不克伯顏曰是謂縻軍乃分兵三道右軍自建康出廣德趨獨松關左軍出江並海道江陰趨華亭而自將中軍趨常州期會于臨安三道皆捷宋諸關皆潰遂抵皋亭山而軍宋相陳宜中自謝太后奉皇帝璽以降而伯顏入臨安時元軍駐二[illegible]潮不至者三日又明年宋覆于海君子曰蒙古起[illegible][illegible]

微細甚啟後屬女眞乃奮振沙漠萬里外滅金滅夏破西域以奄有中國幅員極四表爲亘古未有也悲夫悲夫讎經於戎狄舉號四履內雖國如吳楚獨稱子不列於中國之班爵春秋謹嚴防乎其防有以也夫故本天質聖壹正之以春秋

至元十有七年。庚辰春。發荊湖丁中役爲奴者放爲民。都帥弘範卒。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父柔事太祖累戰功封蔡國公弘範少沈勇以行軍總管從宗室王討李壇濟南父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居險則無怠心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此狃我也其必以奇兵襲我矣遂築長壘內伏甲士開東門以待敵夜令士卒浚外壕益深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陷壕中得踰壕上者突入壘遇伏皆死柔聞之曰眞吾子也佩金虎符守大名歲大水漂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詔詰其專對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也詔勿問以行軍萬戶攻樊拔襄陽渡江爲前鋒從下臨安進鎮國大

將軍，尋領蒙古漢軍都元帥，南伐宋，陛辭曰，漢人無統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父破安豐，
欲留兵為守，察罕不從，師南，而安豐復為宋，幾進退失
據，汝父深悔恨，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汝能以汝
父之心為心，則子矣，賜錦衣玉帶，不受，請劍甲，出武軍
劍甲，聽自擇，且曰，不用令者斬之，弘範行，命弟弘正為
先鋒，戒之曰，選汝勇，非私汝也，軍法重，伐不敢以私撓
公，必勉之，所向克捷，攻潮州，宋丞相文天祥不屈，遇以
賓禮，攻崖山，宋禮侍郎鄧光薦將自沈，手援之，命子珪
受學焉，竟成崖山功而還，無何，瘴疾作，命尚醫診視，遣
近臣臨問，敕衛士監門，止雜人毋擾病，病甚，沐浴易衣
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命酒作樂，與親故別，端坐
卒，贈平章政事，見漕
贈太師，諡獻武，遣使窮河源。河志
秋，翰林學士姚樞卒。冬，
行授時曆。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先是阿里海牙建平宋之畫，定潭州靜江，進克
江陵，以地圖上，請重臣開府鎮之，元主命希憲行，希憲
至，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荊人駭服，以為北人嚴
上下之分乃如此，希憲錄舊官，禁剽奪，墾田興學，民大
和蘇，是恩田潘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疾

久不愈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命召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至上都詔後楊州名醫來視疾旣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曰卿得良醫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臣能戒愼則幸如聖諭設小肆情良醫何益蓋以疾諷也太子追使問疾時阿合馬大恣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是則病之大者宜開聖意急屏除幸甚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非所計謂臯夔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愼之十一月十九日夜有大星隕正寢旁流光照地是夕卒贈太傅封魏國公謚文正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也

十八年春后弘吉剌氏殂后性明敏達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宋亡幼主入朝后后不樂帝問何也后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此可爲鑒敢爲喜乎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我我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令聽回江南帝不允后退遺贈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者僅三人括江南戶稅

阿合馬相。 十九年春。繫纒。盜殺阿合馬于闕下。夏、詔

戮尸及子。治其黨。阿合馬者回紇人。初領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理財賦。帝以其見事立

斷與大臣史天澤爭事、屢詘之。奇其材、日親幸。說用。時中書尚書省並建。阿合馬惡右相安童。譖。妬已、奏陞安童為太師、因罷中書省按察使。陳天祐自行省還。命與議。天祐言中書政本、不可罷。三公右官、今獨存虛位。未須設事得已。時新立憲臺、阿合馬恐為所糾、為帝言、應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復以臺臣緬治之、即事何縣辨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希憲曰、立臺察、內彈糾姦邪、外察視非常、求民瘼裨益國政、如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得毋罷之、阿合馬益信用為平章、言無不從、遂引郝禎耿仁為左丞、為黨蔽、通貨賄、掊斂日急、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左丞崔斌發其姦、阿合馬恨之、遷江淮行省、而奏理算江淮錢穀、誣構斌與行省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命都事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取荊湖嶺南、累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冤之、時廷臣輯合馬權

寵皆趨附、獨兵尚書張雄飛數爭事、阿合馬以參政陷之、雄飛　　狂道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安撫澧州、益　　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與高和尚等何　　如上都、矯太子制殺之、高和尚逃去、著挺身請囚、　　聞、遣將將兵討亂者、獲高和尚及著、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爲我書者、阿合馬死、帝猶未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孛羅、乃盡得其罪、大恚曰、唉、宋王著殺之、乃是也、命發冢剖棺戮屍、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訊之、爲呪詛、圖不軌也、并逮其子忽辛等四人、敕廷臣雜問忽辛歷數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汝何得問我、參政張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雖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鞫之、遂伏辜、令中書悉罷黜其黨、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其黨郝禎剖棺戮屍、耿仁受誅、

六月朔日蝕。秋七月朔日蝕。括雲南金。冬十二月

宋少保右丞相文天祥死義燕市書宋、存宋也、始海運。見漕河志、

是歲詔諸路、歲舉儒吏一人、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中書省掾史闕、於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中選用

令史闕於諸路歲舉取焉。是歲中丞崔彧言選用臺察縣中書必有偏徇，請自今御史從木臺選辟，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參之，爲宜稱，從之。

二十年春，立后弘吉剌氏。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立其女爲后，遂與約女世爲后，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

春，擊日本。擊四川溪洞蠻。分其地郡縣之。冬，破緬。是歲增官吏俸。

二十一年秋，假道安南攻占城。九月，燕京地震。冬，行鈔法。擊安南。宋太皇太后謝氏殂於燕。是歲宋宗室大臣仕者遷內地。

二十二年夏，擊安南，克之。師還。將卿。冬，盧世榮誅。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得權江西茶，阿合馬死，坐罪廢。朝臣諂言利，而帝耄好貨，欲富國，無以副其意者，桑哥言世榮木，召與語，大說，令與中書議所欲行。世榮自謂生財有法，常賦培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難之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取諸民耶，取之右丞家，則吾不能知，取諸民，民能無擾乎。牧羊者歲兩翦其毛，主嫌少，牧人日

翦以獻、主者覽其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旋死且盡、毛何可得乎、世榮之能對、而持之愈堅、右丞相和禮霍孫、張雄飛、皆以議不合罷去、而元主安信之、以安童爲右丞相、世榮爲右丞、而用世榮所薦史樞爲左丞、撤的迷失麻希恕爲參政、於是世榮更鈔法、括銅鑄錢、製綾券行之、立市舶轉運於泉杭州、給民錢、令商販諸番貨、官取其息七、民取三、立鐵冶收州郡豪所擅鑄鐵器、鬻之以其息儲粟爲平糶、行榷酤法、禁民私醞、米一石官給鈔十貫以釀酤之、增酒課二十倍、命上都、龍興諸路以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以爲利、十之二與牧者、而馬備軍興、羊充賜予、立規措所、所官吏以善賈者爲之、命諸路宣慰司兼都轉運、領課程事、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相可否、詿以沮格詔奏、杖一百斬之、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罷去、朝中震慴、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轉運、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視丞相蔑如也、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獨迫

勝諸路虛張數以應朕不早治正應自敗然德壽就除
而木病則已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復召天祥與
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欵服命誅之刲其肉飼鷹
獺○椎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帝
常召見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
五百貫既出加賜黃金五十兩椎飛拜受封識藏於家
及罷政盧世榮之黨矯詔追奪之或勸以聞椎飛曰上
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封識不用慮今日也又何聞焉
世榮誅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陳天祥趙十二月
州寧晉人茂行先生忠博孫宣慰使天祐弟也
太子眞金卒
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又事許
衡篤信之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
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休戚者多奏罷江西行省
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進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
安百姓百姓安國何患不足百姓不安財雖多吾得而
用諸卻之阿合馬殺中丞崔斌太子方食投箸起急入
諭救之無及恨之盧世榮言利太子深非之曰財非天
降安能歲取嬴乎二凶之誅太子之力也中庶子伯必
以其子見諭之毋讀蒙古書須習漢文字行臺治書侍
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說思日措諸

行時帝春秋高多忌惡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驚曰必禍我矣臺臣匿其章不上阿合馬之黨答即古阿散等欲發之都事尚文詰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脫事聞禍矣請先入言之奪其謀丞相御史入言狀元主大震怒曰汝等與御史通謀內禪獨無罪耶丞相頓首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實動搖人心主意不解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得疾卒天下傷之年四十三朝議欲罷詹事院詹事丞張九思抗言曰皇太子不幸皇孫爲宗社人心所屬必有詹事輔德義奈何罷之帝曰善得無罷

二十三年春。罷征日本禁漢人持兵。訪江南人材。集賢學士程鉅夫請遣使江南搜訪遺逸請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人元主嘉納詔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詔鉅夫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特命以漢字書之

鉤考荊湖錢穀。命粟束木行鉤考中書擬平章副脫脫忽擬參知以行元主曰粟束木小人事朕五年勤善握筭授一理筭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才耳閱所進擬官朕甚恥之然終以銜上命爲恣睢既而湖廣行省阿

里海牙入朝，言栗朮木在鄂，多贓賄，請鉤考，遂遣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往。天祥劾栗朮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居中用事，諷天祥疏中語激帝怒，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辯其無罪，猶繫獄歲餘，乃得釋。會阿里海牙亦卒，從栗朮木言，籍其家。冬。河決。是歲，海外諸番入貢。二十四年春，擊安南。陳日烜棄城走。復尚書省。初置國子監。前此雖設官師生寓民舍，至是從司業耶律有尚請建之，即以為祭酒。鉤考江南學田。羨餘入集賢院，給才藝之士。行至正鈔。見貨賄考。夏。宗室乃顏反。擊平之。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入宿衛，尚少也。西番遣使者，有奏請，既諭遣，後數日，帝問諸大臣曰：日西使何請？朕何辭以遣？諸大臣莫能對，阿沙不花從傍代對，甚悉。帝因怒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反不若一童子耶？扈行至上都，入朝宮，草多露，跣足行，帝御大安閣，望見之，命諸門衛毋納焉。阿沙不花從水竇中入，帝問安所入，以實對，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悅，諭諸門衛聽出入自便。已命飭四宿衛兵，兵甚肅，使掌門無闌入者。帝曰：可用矣。及是宗王乃顏叛，諸王納

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孤矣帝曰善汝試為朕行耶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巳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也幸上明聖知非大王意置不問然二三大臣不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乎納牙喜許之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乃親征乃顏平　冬十月朔日蝕　簡覈中書財賦鉤考諸路錢穀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開會通河　三月朔日蝕夏四月宋故知信州謝枋得徵至燕不食卒冬括馬江南兵起河決汴梁城　二十七年夏河北十七郡蝗秋八月日蝕地大震冬大水

二十八年秋桑哥栗東木誅　桑哥者西僧瞻巴國師弟子也黠而獷言興利口津津漩流元主深喜之盧世榮進用本其力世榮獲罪欲為援憚太子乃止與妻黨栗東木相依倚為奸巳

平章政事相安童曰臣力不能回天但用桑哥必虐民病國乞別選賢者不聽而桑哥大恣簡覈中書錢穀得虧欠鈔六千餘貫參政楊居寬自以掌銓選錢穀非所專也微辨之桑哥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郭佑皆引服事聞帝令安童共訊之曰此曹狡獪毋令他日得以脇問誣伏爲解安童不敢爲異皆棄市籍家元主益以桑哥爲能問翰林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之乎皆曰有之問桑哥足任否葉李曰前省臣不能爲者桑哥皆能之何爲不可元主悅命桑哥爲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以爲任不專置徵理司主之又奏言湖廣錢穀已責戍粟東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政忻都等十二人往鉤考覈之給兵衞行又與楊眞伽請毀宋故宮故郊廟爲寺與總管府判官宋絜矩請徙宋宗室居江南者實京師天下騷然江淮尤甚盜賊並起奚暇粟東木在行省尤暴以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胥富人比屋歛銀將輸官已中止郎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民以搒掠瘦死者[illegible]道所獲不貲粟東木悉掩有之永州判官烏古孫澤[illegible]上計行省無增賦粟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illegible]永州獨無械繫治之當是時天下大權

盡歸于桑哥相安童不能有禁禦又自以世臣恐見疑下附於民不敢諫屢求退不許請益力得罷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也行臺侍御史程鉅夫自江南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務殖貨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此江南盜賊所從起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六奏請殺之元主不允時廷臣怵桑哥權寵請立石頌其功中丞董文用不附和桑哥使諷之不答又自請文用曰上事百司皆具食丞相府待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數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者急法暴歛至於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桑哥愈恨據拾臺事曰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遷大司農時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十萬民不聊生逃山林發兵捕之以爲亂會星變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請蠲除庶天變可弭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可得徵者業盡徵之矣

其未徵者，非貧窮無賴，必死亡已盡，及是時除之，他日言者，儻以失陷歸尚書，獨不爲丞相累邪，桑哥乃默然聽之，民以少蘇，會元主燕居，孟頫侍，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宋狀元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其罪，此賢於夢炎遠矣，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適上論賈似道誤國，責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遠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公必勉之，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仁者之事也，徹里奮曰，信知言必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會元主畋漷北，徹里乘間具言之，元主怒，謂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口鼻血湧出委地，上少蘇，復呼問，辨愈力，曰，臣與桑哥故無讐，所以力數其罪不顧身者，爲國家耳，苟畏上怒而不言，則禍亂何極，帝稍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亂在旦夕，非亟誅，恐爲天下憂，於是言者稍益衆，詔廷辨，桑哥辭屈，元主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知而不言

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命。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命徹里率衞士三百人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逮要束木籍家，得黃金至四千兩。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貲。罷徵理司，踣輔政碑，二人誅，而要束木所繫治來州判，乃得免。揚州學正李淦言：葉李本一縣徒，受上簡知，而首舉桑哥，以毒荼天下。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也，宜斬李以謝天下。初，遣程鉅夫求才江南，元主聞葉李名，命必得以來，大信用。淦疏上，召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死，遂擢淦江陰教授，旌其直。明年，御史臺言納速剌丁、忻都、王巨濟等理算江南錢穀，極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思食其肉，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善理財，欲貸之。不忽木力爭，日中凡七奏，得併誅。徹里，燕只吉台氏。程鉅夫，建昌南城人。孟頫，宋秀王伯圭曾孫，湖州人。

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者五千人。冬，議江南斂法。中書省言：宋徭役名目七十餘，今國用不給，宜令盡征。輸召行省任錢穀官集闕下議。

二

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食。開通惠河。見漕河志。擊爪哇。夏，兩浙

水。冬宗室王明里鐵木兒叛。相伯顏帥師擊之。三十年春。始置社稷。復括馬。夏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相伯顏還鎮大同。伯顏師至北明里鐵木兒據阿撒嶺待之伯顏先登陷陳衆爭奮破之軍還遇伏復敗之已有譖伯顏久居北與海都通好自保者詔皇孫鐵木耳出撫軍太傅王昔帖木兒副之伯顏鎮大同王昔帖木兒未至近三驛海都兵至伯顏遣人語王昔曰姑止毋以兵勤太孫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前戰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擊之則遁誘令深入可一戰擒也諸君必欲速戰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請任之遂進擊敗之而海都果亡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冬十月彗出紫微垣。彗入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二十一年春正月。元主忽必烈殂。在位三十五年國語曰薛禪皇帝廟號世祖葬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墳諸帝皆從後莫知其處論曰元祖

在清用姚樞廉希憲許衡言，如渴斯沃也，以勸農、興學、舒生、全國用，格于皇天，道在位，則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之倫，用長國家，而務財用，菑害並至矣。甚哉，乎幾至危國，故殖貨之爲害烈也。夏四月。皇孫鐵木耳立。赦。鐵木耳，故太子眞金第三子也，撫軍還，來會喪至，宗室諸王有違言，王昔帖木兒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天意古典，當歸皇太孫，晉王爲宗盟長，胡不言，伯顏握劒立殿陛，宣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下殿拜，遂即位。追尊考曰裕宗皇帝。故太子眞金母弘吉剌曰皇太后。改太后所居府爲隆福宮，以玉昔帖木兒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兒爲太保。罷伐安南兵。六月朔日蝕。宋大參知祈請使家鉉翁賜號處士，遣還鄉。存宋也。冬，弛江西銀冶課額。禁侵擾農桑者。太傅知樞密院伯顏卒。伯顏，蒙古八鄰部人，深沈有謀畧，不嗜殺，善斷，將三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口未嘗及平宋事。時江淮湖廣各立行樞密院，省臣請罷

之帝以問伯顏伯顏已屬疾張月對曰內省院各置爲宜外軍民分隷非便帝從之罷三院以事歸行省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董文炳中書左丞。

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父俊死國事以得用其兵行所過禁士馬毋得踐禾麥曰在倉者吾食之在野者又踐之民何以續命且下令毋取民子女毋掠民財毋俘民爲奴婢違者以軍法論平江浙踰嶺入閩閩人扶老攜幼來送款文炳撫綏之最恩閩人廟祀之伯顏既平宋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江南懷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素知拜中書左丞已乃顏亂海北文炳以江南粗定請盡力北邊帝曰不然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根本地盡託卿便宜處置聞文炳避謝不敢當不許賜金虎符燕勞畢即遣文炳求見皇太子許之勑太子文炳任甚重見畢即遣行文炳則留子士選內宿衛郎日就道至大都吏日一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合馬恃寵用事畏文炳執筆請曰相公官左丞當署省案不肯署太子聞之曰文炳深慮非爾曹所知或私問其故文炳曰主上付託在根本重地非文移吾少徇則濟惡不徇則致譏故不署也已以疾請解機務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

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舒暢當自愈請盡力北邊帝曰是不足煩卿卿樞密事重以卿爲命書中書左丞如故賜不許疾篤洗沐卒贈平章政事謚忠獻第文用字彥材世祖在潛邸文書講說帳中見器重征雲南贊畫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浚開唐來漢延秦等渠墾中興西凉甘肅瓜沙等州田民歸者授田種農具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鎭西夏其下縱橫索民財文用折以法恚交譖之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問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當問請得與王傳辨之王遣傳訊文用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寛厚如王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重傷王賢名耳因按舉其不法數十事質之傳驚起白王王慙召文用謝之而省府事乃得舉山東吏叛亂野多曠土文用以命便巡行勸農窮幽僻罕至入登州見墾闢有方以郡守爲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改爲勸農使者最相安童奏爲工侍郎阿合馬私人使鷹監奏侍郎不給鷹食鷹瘦死帝怒促捕治文用入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爲爾治鷹食者耶出爲衞州路總管郡當衝要民爲兵者十九民單弱不堪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道絡繹不絕日役數千夫文用白主者曰民憊矣又重妨耕作殆不可復役州縣卒自

足用民得蘇衛當漕江淮粟于京師轉運十五萬石使下其期督運文用曰民藉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以時至而先為期是未運而民已困也乃集旁郡通議立驛置民力舒焉漕司議通沁水北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曰衛為地最下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大雨時行沁水溢輒百十里今復引使來豈淮無衛將大名長蘆皆罄矣事得寢受代歸田茅茨數椽讀書賦詩其間怡然也轉禮部尚書遷江淮行省參政行省長素貴倨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坐堂上侃侃論是非忤之有言建佛塔於宋故宮有司奉行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盍徐之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文用曰非洛上命也困民力失民心亦豈上意耶時用兵海東徵歛急文用入奏事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宜可罷得罷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當先舉賢才舉胡祗遹王惲雷膺十餘人為按察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時以為極選遷翰林學士承旨授皇孫經文用每說經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嚀譬諭皇孫禮敬焉帝命文用以諸子見文用曰臣世蒙國恩無以報臣子何能為然不以見世祖崩成宗即位侍文用曰先帝

新棄天下，陛下踐祚不時，還無以慰元元。臣聞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也。帝悟，眷賚益厚。修先帝實錄，陞資德大夫知制誥。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皆記憶貫穿，史館取徵焉。請老，卒，贈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元貞元年乙未春三月，地震。夏蝗。京師賑糶米肆。蘭州河清。六月，陝西旱饑。冬，立后伯岳吾氏。

二年春，詔諸王公駙馬毋輒罪官吏奪民田受獻。冬，贛州盗起，江西左丞董士選定之。

大德元年夏四月朔，日蝕。秋，河決杞汴。星出于奎。

二年春，罷中外土木役，以兩淮間田給蒙古軍。秋，大雨，河決。祖免江浙水。孛星見。出子孫星下。

三年春，哈剌哈孫爲左丞相。秋，放江南僧佃戶爲編民。初，元主撫軍北邊，時數召阿魯渾薩里，見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至，僅一見。元主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至，眞得大

臣體。自是召對不名。楊主命、復入中書。阿里渾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冬。詔官無公田者給俸。省民公田租。從翰學士閻復言也。

四年春二月朔日蝕。太后弘吉剌氏殂。后故太子真宗妃。有賢德。事世祖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皇太后。置徽政院長財賦院官。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為宮中。奉后曰。江南尺土皆國家有。我寡居何所用。命黜院官受獻者。后弟欲求官。拒之曰。勿累我。殂。謚徽仁裕聖皇后。夏。緬亂。命擊緬。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不忽木世康里部大人。父燕真。侍世祖於藩。長從征有功。為衛率。世祖親倚之。憲宗將伐宋。命世祖居守。燕真曰。皇與遠涉危難。而殿下處其安可乎。世祖悟。請從憲宗。憲宗命分兵攻鄂州。憲宗崩。阿里不哥居守。有異志。燕真潛奉后與世祖會上都。世祖大善之。即位。燕真卒。未及用。不忽木其仲子也。時方幼。擇使受許衡學。衡稱為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諷也。嘉歎久之。每與語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也。桑哥誣殺楊居寬郭佑。不忽木

時爲刑尚書方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歸謂其妻曰彼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免之起爲翰林學士承旨竟成桑哥之誅帝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悔之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政欲以備今日之用今相卿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甚多今不次用臣臣無以塞之帝曰然則孰可者曰完澤可嚮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必敗今果如其言乃拜完澤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世祖末年彗出紫微垣大憂之夜召問銷復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人棟宇待之而風雨不能爲之菑江河限地人舟楫通之而江河不能爲之阻天地所不能全者人實能之以與天地參詩曰敬天之怒言天者人之父母父母怒子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三代聖王克謹天戒終以獲福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九歲頻日蝕地震善用此道天卒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龜鑑也因誦文帝日蝕求言詔以聞帝悚然曰此吾心也命復誦語漏盡四鼓乃罷臨終召受顧命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時不忽木留禁中者兼旬矣相完澤不得入以忽木年位在巳下而受特寄嫉之有後言帝即位親完澤而疏不忽木巳知

為世祖所親倚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賽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取決而衆忌彌甚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曰惟此數莖不忽木曰如此則何益於民何謂瑞罷遣之西僧作佛事有奴賊主妻殺夫者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法何可亂帝從之責完澤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知聞今有言朕甚自愧有奴告主被誅命即以其所主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壞俗長亂爲禍命而丞相以下多違與奏出爲陝西行省平章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輔政者豈可出之外乃復留而不忽木又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所爲疾乃卿不能從人人亦不從卿也已爾欲以段貞代卿則何如對曰貞實勝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何敢當焉制去重字太后建寺於五臺山將臨幸監察御史李元禮引古義以諫臺臣恐獲罪不敢上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卻欲因傾之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不以上帝大怒敕完澤及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嘗以此諫何敢罪人不忽木曰他

御史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又可罪乎爭甚力
帝沈思久之曰御史言是乃罷萬僧復元禮職至是卒
不能悉帝哀歎賜鈔賻冬。擊八百媳婦。
之、贈魯國公謚文貞、五年夏。師困
于蠻。秋擊金齒。八月彗出東井入紫微垣。六年夏。六
月朔。日蝕。七年春。汰冗員。遣使巡行。察官吏。審冤獄。
蠻酋誅。蠻平。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請將兵擊八百媳婦
國相完澤亦以為天子嗣歷服未有武功
請征之、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
不必勤兵於遠御史中丞董士選率其屬言不當信一
人妄言寘百萬生靈於死地不聽士選獨前爭帝色變
呵之同列股栗士選言愈力且曰以言受罪臣職也今
不言他日以不言受罪臣死何以塞責帝麾之出命深
等將數萬衆以行道順元冒瘴士卒病死者什七八民
轉餉谿谷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
死者又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脅求土官金三千
兩馬三千匹順元蠻酋宋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
汝等將悉翦髮黥面充戍行衆惑之遂連兵反攻貴州

知州張懷德戰死閣深箐谷中事聞詔遣劉國傑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而深以糧盡道梗引兵還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事聞帝憮然太息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士選以功臣子少入侍故以二哥呼之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徑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今朝廷大發四省兵餉以從臣竊慮之臣訪從征敗卒畢具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乘險邀擊我軍雖衆無所用之或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所費不可勝道今復驅愁苦之人廢農桑之務以赴數千里不毛之地何事不有可爲寒心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蠻夷輯之彼必歸順無煩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不報謝病去而西南夷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皆掠州縣焚壁砦及師出播州境與賊遇失利劉國傑乃令軍士人持一盾上下釘鐵連

合卽棄盾佯走賊逐之馬遇盾皆仆鼓譟趨之賊敗歷又破之壘特川斬隆濟而鑾平議深罪會赦哈剌哈孫日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誅之董士選步從父文炳戰金山甚力相伯顏陪陳覲壯之問誰與戰者知爲文炳子也喜奏功佩金符爲軍總管靜重識大體帝親征乃顏軍飛矢及乘輿前士選出步卒橫擊之虜敗走趨風緩急進退具有禮帝甚喜之拜江西行省左丞贛州盜起主將觀望不敢前郡縣吏擾良民益急盜益熾士選自平章請自行不請兵但率掾史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卽就道衆莫測也至贛補官吏害民者治之至興國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信地以待命得激亂者寘于法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軍中獲賊所爲文書焚之民心益安事平報朝堂平章不忽木方憂盜聞之喜召使問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朝堂以軍事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幸免罪何功可言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功不忽木深歎其知體而不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不嚴而肅凜然有大臣風士選以忠義自許尤廉介治家嚴而孝弟特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

歸董氏在江西以屬椽元明善爲賓友既又得吳澄師事之又得虞集范梈等皆以文學顯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歸董氏晚好讀易澹然終其身

夏閏五月朔日蝕。秋兩浙饑。八月地震。

梨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壓死者不可計以哈剌哈孫爲右丞相阿忽台爲左丞相木八剌沙平章政事。

冬，詔互遷行省官久任者。

以使還者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聯婚害政故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

八年春地震。

平陽尤甚時元主寢疾中宮及幸臣頗下政元主召廷臣問致災之繇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也臣道也子道也三者失道地爲之不寧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徒祈禳無益也集賢大學士陳天祥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事鬱鬱不自釋復謝病歸自是不復起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多惡業所致愛薛曰天地示警意在宮府民何與焉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

夏五月朔日蝕。冬，封兄子海山懷寧王。

九年春三月隕霜殺桑夏大同地震聲如雷壞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夏立子德壽爲皇太子秋出兄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冬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春鄭州雨雹大如雞子麥桑稟皆損命蠲租秋開城地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十一年春正月元主鐵木耳殂在位十有三年廟號成宗國語稱曰完澤篤皇帝成宗性慈恕始即位卽詔蠲田租佃民當輸田主者如所蠲數以京師饑廣世祖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坊豪强籠取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賑糶直三之一賑焉先是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選法壞詔麥术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諸王小薛等恣橫擾民騎馬繼子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號召頓處之民間以公私土田投獻輒受詔皆申禁中書省臣言歲入不能給國費又豫借請節浮費詔悉罷中外土木命平章何榮祖等更定律令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必參聽審是之時州縣實無公田戶大小令隨所輸租並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詔省

之官無公田者給俸臺臣言江南富民得護持璽書者依倚以蠶食窮民官府不能詰詔立限追收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免租獻公額侵民利乞秋成頁畝減半徵其編民五十餘萬爲楊眞伽擭爲佃戶虐取之羅凶鋭其徒又坐視不恤乞簡放皆從之罷白雲宗都僧錄司愛民勤政本守成令主聽連歲寢疾中宮預預外政宰臣伯顏梁伯珪八都馬辛等樹黨招賄賂已坐罪謫戍數月復召御史杜肯構等言伯顏等謫戍道路揚慶今復召與原鞫獄之人列坐朝堂天下憤歎以爲三凶不誅天下無紀法比年災異屢見禍亂荐興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誅斥正其罪御史中丞夏何通亦以爲言章數十上皆不報及是殂后專制

五月懷寧王海山立海山亦太子眞金孫成宗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其母弟曰愛育黎拔力八達懷寧總兵壯邊累戰功成宗末后用事大子德壽立忌懷寧兄弟譖之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居懷州無何太子卒成宗寢疾無子后恐懷寧立報爾然命召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入朝甚欲立安西成宗殂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馬辛伯顏與明里帖木兒左右之謀奉皇后垂簾聽政已因立

安西而遣帥斷懷寧歸路毋令入大行祔廟集廷臣議以皇后教行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引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以皇后教非制也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宜大事乎瑋曰死累不義爾苟死義何累垂簾議不得決時右丞相哈剌哈孫秉國則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不事事日守宿掖門不洗沐為防內旨日數至謝病不能答先是懷寧王在北邊問指揮阿沙不花以有可大用者乎不花以母弟康里脫脫對及聞變遣康里脫脫奏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且奉迎以懷寧遠恐內難作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世祖有訓支子不嗣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外殿下當急還閫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都下視哈剌病且覘之適后使問疾方絡繹不絕孟從入長揖而坐已前引其手診之衆以謂醫不疑也因得審具知中變狀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速赴或以為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士一呼累萬安西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赤手往殆其難也不如俟阿合至圖之阿合華言兄也孟曰羣邪違祖訓黨中宮急欲立支庶天命人心皆帯

與殿下入知君臣之義者皆爲殿下用何需於衆令安
西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退就藩必將鬪于國中
夫危身以及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兄非弟也得時弗爲
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惟仗義而動事萬全愛育黎
拔力八達猶未決曰當以卜決之召十人有儒服持囊
遊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
吉凶毋隱大事失時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獻卦曰是謂
乾之睽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乾而不乾
事乃睽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
振衣起上馬至近郊京師衛木之知也唯先使與哈剌
相聞安西黨列狀請后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時哈剌
久稱病不僉署及是亟署之皆大喜以爲哈剌不爲異
也而哈剌夜遣使請愛育趣晨入明日愛育黎拔力八
達騎而入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
東掖起就之至殿廊宣言懷寧王遣使至召諸王入詰
事安西至即并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
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而中外立定則哈剌眞靖於
內李孟決機於外之力也厥明諸王闊闊牙忽都咸勸
進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故誅之
豈覬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迎

之矣遂自月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備變命李孟參知政事孟摘發幽隱柔服人心制絕佻倖綜覈務畢中察事稍定言于監國曰執政當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冒大任不可辭弗許遁去不知所之內難平弘吉剌惑月者言懷寧福薄立不壽又變幼子欲懷寧讓位於其弟懷寧聞大不懌召康里脫脫命之曰我捍禦邊陲勤勞者十年又序居長本神器所歸今太后以星命休咎言欲舍我立弟天道茫昧誰則豫知設我即位後所設施上合天心下副民望雖一日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乖祖宗之託哉此近日任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治其罪爲是謀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而親率大軍發西道諸王按灰發中道并几兒發東道進而遷延不前康里脫脫至見太妃具道懷寧言太妃度不可奪紿愕曰修短之說出術家我深愛爲國家遠計有之然貪愍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大太子不速來何爲立遣阿沙不花奉表帽尚醞往迎之兒懷寧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請變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且言皇弟監國獨以備他變臣萬死保其無他懷寧疑未信康里脫脫至懷寧自輿中望見趣召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喜即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

事遣還報愛育黎拔力八達郎侍其母來會于上都海山郎位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而定本武宗正位三宮協和阿沙不花脫脫兄弟之力也、成后伯岳吾遷東安縣卒追尊考答剌麻八剌曰順宗母妃弘吉剌氏曰皇太后定廟祔次躋順宗。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哈剌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大尉秋封禿剌越王右丞相哈剌哈孫遷和林左丞相。月赤察兒和林右丞相。初太子定難時阿忽台有勇力人莫之敢近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剌哈孫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王封禿剌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不聽禿剌恨為危言傾之與月赤察兒並罷為和林行省相、而塔剌海為右丞相塔思不花為左丞相答剌哈孫至嶺適歲饑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賑貸奏出鈔帛易牛羊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待流徙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萬頃為濱海

屯田使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萬北邊大治而秃剌以驕蹇賜死山東饑遣禮尚書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不給米折鈔之吳昂徑𦂳昂日民得鈔將何從得米請糴米行至大元年戊申春

兩浙饑夏隴西雲南地大震秋築呼鷹臺于漷州詔中外機務悉中書貴戚毋沮撓荅思不花爲右丞相乞台普濟爲左丞相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爲食河南山東有食子者詔遣使振貸蠲差稅冬太傅哈剌哈孫卒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曾祖啓昔禮脫太祖於難賜號荅剌罕從平河西西域諸國有功祖博理察從憲宗攻河南取汴蔡賜順德爲分邑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世祖錄勳臣後命哈剌哈孫掌宿衛襲號荅剌罕自是人稱荅剌罕不名爲人威重不言笑善騎射又雅重儒術拜大宗正用法平允錄寃滯所活數百人有請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剌罕日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遥制其刑獄得無寃乎事得寢遷湖廣行省平章臺臣言哈剌在宗正決獄平去難其爲繼帝日湖廣地綿邈胅𮧩踔焉非斯人不可時江湖間

盜賊出沒擒誅之乃靖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廣西圖交趾容使奏曰遠征無功瘡痍未復又徙民瘴鄉將怨叛請寢之吏抱卷請署行弗答再請曰徐之忽報罷民鼓舞慶更生廣西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曰不如上著土著民屯田內足實室虛外足制交趾命度地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後入覲時初置樞密行院於各省分兵民為二問之極陳其不便問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為謗耳皆從之既拜相以節用愛民為務言利者必斥有大政必引儒臣雜議謂治道必先守令精遴選務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以行王弗豫制出中宮哈刺以身匡之天下晏然成宗有疾病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曰出理機務如[illegible]人侍以無恐故竟成社稷功卒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封順德王諡忠獻子脫歡重厚有父風政不苛暴得衆心官至御史大夫　二年

秋河決歸德決封丘復置尚書省　先是有請復尚書省理財用者御史臺臣言中書政本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理財事敗并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

文立之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國必病且綜理財用在一
得人命中書慎選其人可奚得不置至是樂實與保八
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爲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保
八爲右丞王羆爲參知政從之頒大銀鈔復鑄錢行內
降責江南富民石輸粟二升以養衛士
備凶年且質其子一人爲軍江淮騷然　三年春徵李
孟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初成宗時主及太子未出
閣禮聖太后求名儒輔導
孟以布衣薦命爲傳啓沃深至而王撫北軍孟歇侍太
子學成定難功既遜去讒者言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
太子自取王未之信也一日太子侍忽慼然改容帝曰
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之靈神器
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也今不
知安在適恩之不自知其變於色耳帝即命在所訪之
得於許昌徑山中至召見謂宰臣曰此
皇祖妣命爲朕所擇賓師也立有是命　立后　弘吉剌氏　荆襄
陝大水山崩　襄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區死者三千四百餘人　秋詔修勸農令城
中都　四年元主海山殂　在位四年號武宗國語曰曲律皇帝武宗明睿有武畧亦

好文加先師孔子號曰大成賜諸王孝經始親饗太廟
命有司贖飢民子女命大司農修勸農令然性忽易嗜
酒好內持善不固知過不自遷政逮更驟反始即位因
於酒大尉阿沙不花乘間曰陛下八珍之味不之御萬
金之身不之愛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
樹未有不仆者也陛下縱不自愛當如宗社何主大悅
日非卿孰能爲朕言命進酒自慶頓首曰臣方欲陛下
節飲而命飲是勸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
臣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當是時指揮使馬謀沙以
角觝僉官沙的等以音樂並平章政事命西僧爲翰林
學士承旨宦者李邦寧爲大司徒兼左丞相西僧毆上
都留守李璧與諸王妃爭道拉妃下車毆之釋不問而
下旨言毆西僧者斷手詈者截舌太子爭之命乃寢有
進沉檀木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西域賈人
佩虎符馳驛名奉勅求珍異半歲間過者千餘人中書
省臣以爲言得中禁衙郎位省臣言近內降與官者幾
八百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奏乞者勿
與臺臣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
請內降用之元主曰然卿等當執奉勿與未幾復內降
百餘二年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

通諸司類陞秩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加於舊而官日增請如大德十年員數汰冗濫朝廷璽書不經中書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士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追奪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諸貴戚近臣營私第甚擾軍民困弊廩藏空虛而一賜予動至鉅萬宜節縮王曰常令諸人毋得與中書他日有乘朕忽忘特內降下者執以來已置尚書省中降追奪者悉復行　三月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立命百司陞遷復舊制寧夏地裂夏鑿八百熄婦秋賜李孟爵秦國公領太學帝以孟舊學而翊戴爲元功既即位禮遇隆特孟感知遇以國事爲已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濫費汰宿衛冗員大德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抗有司亂政孟言人君之柄在刑賞刑賞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司徒司空太尉右三公何可輕授僧道士既爲出世法何用官爲奏罷之寃死者奏雪復官濫冒者奪之天下稱快元主居懷時見吏弊欲痛剗除孟曰吏亦有賢者在變化激厲之耳主曰卿儒者與此曹宜氣類不合而議祐如此眞長者之言

在主前惟舉人所長不斥其所短時承平久風俗奢靡
車服上下無章近侍臣恩日求請無厭請限制從之在
政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因間乞解政避賢路
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當相終始勿復言繼
賜爵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爲
之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賜之每見坐語移時稱其
字不名賜鈔十萬分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 冬罷
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
營繕詔內降旨勿行 皇慶元年壬子春進翰林國史院
秩禁左右近習乞加官夏六月朔日霾雨毛是歲相李子孟方請謝
事命承旨翰林 二年春立后弘吉剌氏彗出東井夏京師地再震
詔宋大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及本朝許衡從祀孔廟河決陳亳
睢三州開封等縣秋京師大旱疫太傅録軍國重事鐵哥卒
鐵哥伽乃氏西域竺乾國人初爲司農從獵百查見獵
者射兔誤中名橐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

太重元主曰、誤誤、亟釋之、庚人有盜官廩粟罪死者、鐵哥曰、臣鞫之、其人母病、盜養母、請行、從之、三入中書、多識朝章典故、國大政典、畢咨之、平灤大水、奏言右散財聚民、今水災不加賑、民不聊生、詔發賑、從幸晉民饑輒發賑、已自劾、帝大稱善、遼王脫脫朝從者執兵入大明宮、劾止之、世祖子惟寧遠王存、請召還、薨、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

延祐元年甲寅春。詔求遺逸、初用漢人參知政事。前此漢人不得官中書、高者止翰學士承旨、秋。地震。大寧震如雷、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人、浙江南民自實田。張驢言浙江江西河南田多欺蔽、請經理、郎命驢往、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富民黠吏並緣為奸、民不聊生、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江南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者務增多為能、元元困苦、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命遵舊制、

召李孟平章政事。二年春遣使分道行天下問民疾苦、黜陟官吏。始開科、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十六人帝與

平章孟論用人、孟曰、人材所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賢能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可也、帝深然其言、決行之。夏四月朔日蝕。○成紀山移。○是夜疾風雷電、北山南移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民居甚衆。江西湖廣饑。○秋大都大雨水。贛州盜起。○初經理法行、鐵木迭兒猶以爲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illegible]在江西酷尤甚、撤民廬舍、夷墳墓、爲所增頃畝、[illegible]民怨毒入骨、贛盜起、稱王建號、命張驢擒斬之。冬十一月彗見紫微垣。封武宗子和世球爲周王、鎮雲南。○免江西浙江河南三省自實田租。○張驢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死者、御史臺累言其害、故有是詔。○是歲、進李孟上柱國、韓國公、職任如故、孟以衰病、請復爲翰學士承旨。三年春、禁方春畋。○太史令郭守敬卒。○冬、周王和世球亡之漠北。○立子碩德八剌爲皇太子。四年春、詔郡縣復

置義倉夏四月不雨。時鐵木迭兒得幸於太后既再相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責合內外御史劾其占晋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珍玉若他贓賂巨萬帝震怒欲誅之鐵木迭兒逃匿大后宮朵兒只持之急太后怒召至斥責之元主不忍傷太后心但罷相而遷朵兒只集賢學士秋七月李孟罷以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復爲左丞相嶺北地震。三日、

五年春二月朔。日觸。冬增江南茶稅。江南及兩淮茶額稅二萬匹千錠已漸增至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空取之民歲爲常

六年春二月朔。日觸。揚州火。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七年春正月朔。日觸。元主愛育黎拔力八達殂。在位、年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帝天性恭儉通儒教釋藏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初定內難迎武宗即位以得爲儲

貳，恭順無間。武宗爲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太子因命取安西兵器給衛士，宮僚王約謂政府曰，左衛率府制有之，足矣，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無遺太子累。謂詹事曰，詹事府移文千里取兵器，駭視聽，上聞當奈何。事得止。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太子命往理，約不署，入言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彦博議者，勿啓。武宗之季，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王羆等，興利亂法，流毒百姓。武宗崩，帝未即位，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尚殺，非治體，請徐之。誅其首數人，罷尚書省，而百司庶務復歸之中書。召先朝諳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陳天祥、尚文、李謙、程鉅夫等十五人，詣闕議政事。既即位，遇宗戚勲舊，不名，呼大臣親老，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念大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孜孜遵成憲，爲治。中書省臣言，祖宗立選法，憑考課黜陟，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至有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者。今一春內降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辨知，壞法甚矣。命自今內降旨勿行，仍勅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諭

者臣言人知御史臺之任重而不知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一時公論國史院則萬世公論也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勑博選中外才學之士以充命李孟領國學孟因言今老成凋謝四方儒賢有材德任教學者請擢任主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為國家用今四方儒士有材德任教者勿限資立擢令省臣裒集中統至元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酌重輕折中為律令頒行諭太府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民給軍雜一繒非朕命毋妄與諸王木營繕百餘所畢罷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坐死法命擇情輕者一人杖出之俾養父母無絕其先祀嘗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答曰戍邊十五年以故貧太息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官不以聞非朕親見何繇知命賜錢帛命自今更戍宜公平毋令戍者偏苦以貞觀政要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擇切要者譯寫進太子立併須諸王國公京師旱問弭災之道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太息曰信朕罪也赤子何罪猶臣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卿等其後職思過凡可以安百姓者悉意行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以閔雨露香禱于天天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

朕爲民所爾何避。當是時敬天勤民重儒典學。史不絕書。史以爲元世盛德守成之主云。三月。太子碩德八剌立。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冬河南饑。詔上章言事者得徑達。

至治元年夏武宗子圖帖木耳遷瓊州。鐵失領宿衛親軍。六月朔日蝕。

二年冬立后亦啓烈氏剌。鐵木迭兒死下位太皇太后弘吉剌氏姐、九月燕京地震。冬十一月朔日蝕。平江南康建昌水。賑之。是歲蕭拜住爲左丞相、張珪平章政事、

三年春。起集賢大學士王約吳元珪韓從益議中書省事吳澄翰林直學士。罷上都諸路金銀冶。行大元通制。六月。追奪鐵木迭兒官爵籍家。仁宗崩四日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以蕭拜住及楊朶兒只攻其奸、慮報之、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罪以違旨與大臣雜鞫之

朶兒只曰向職中丞恨不即斬汝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其罪朶兒只爲之曰汝等搆負風憲顧受人嗾爲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慙俯首而鐵木迭兒起入宮忽稱旨執二人載國門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洶洶道路以目復欲奪朶兒只妻劉與衛士劉夔髮毀容劉自誓乃免蕭拜住契丹石抹氏楊朶兒只河西寧夏人也左丞張思明責之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將奈何鐵木迭兒爲愧屈稍戢太子立加太師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及諸路歲貢幣帛紕繆責償者○督嚴刻人不聊生上都留守賀勝惡鐵木迭兒貪若同巷未嘗與往來又發其受賄狀迭兒大銜之劾其乘賜車逾制大不敬論處死籍家構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遷瓊州睚眦之怨畢報帝覺之漸見疏外稱疾不出怏怏死會太皇太后亦死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籍家

大風拔木。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十餘株奉元行宮正殿災秋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弒其主

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元主愛鐵失木以為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又

命領左右阿速衛及鐵木迭兒得罪鐵失念與迭兒相
結為父子至深中自危帝在上都以行宮災寢不寧命
作佛事相拜住以國用不足諫而止懼誅者復陰誘羣
僧言國當有大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拜住叱之曰
爾輩不過緣佛事利金帛爾又欲庇有罪壞法耶奸黨
聞益懼帝自上都還駐驆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
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前平章赤斤鐵木兒等
謀為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右丞相拜住
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有一號英
宗國語稱曰格堅皇帝英宗性仁孝仁宗遘疾夜露香
禱天所身代器致毀寢地歎御末即位參議乞失監坐
鬻官罪應杖太后欲笞之太子曰法者天下之公徇私
而輕重之非公也命如法徽政院使以太后命請遷轉
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耶先帝舊臣亦何宜輕動俟
即位後與宗親元老詳核其賢否圖之未晚也既即位
鐵木迭兒以李孟前共政不附己譖構之盡收其前後
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度必辭得深中之孟拜命欣
然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于國恩寬宥不奪其縣

甚幸、愧無爲報耳。適翰學士劉賡來慰問、郎與同入院
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側賜酒。主愕然曰、李道
復乃肯俯就是職耶。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侍主、顧
謂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孫是讒不行、又
惡中丞趙世延、下之獄、請殺之。不許。退謂近侍曰、朕素
聞世延忠、爲先帝所任、鐵木迭兒必欲寘之死、何也。左
右皆稱萬歲。鐵木迭兒言、比詔中外直言得失、今上封
者、或徑至御前、瀆聖聽、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帝曰、言
事者直至御前、乃得廣聽覽、奈何禁之。惟細民訴訟毋
上耳。鐵木迭兒乃請紬將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
集議其禮儀。曰、此追遠報本之大者、毋以朕勞、對越而
有損。於是備法駕、服袞冕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欷流涕、
左右畢感動。自是始以時親享、歲爲常。嘗詣太安閣、見
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
曰、祖宗創大業、而節儉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乎。叅元主
少睿明而信佛、然果銳輕用法。嘗建西山佛寺、後御史
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等、以歲饑、方東作、疏極諫。怒
殺之。平章政事黑驢、御史大夫禿禿哈謀爲逆、事覺、拜
住曰、此輩擅權政久矣、猶不懲、結黨危社稷、請鞫狀行
誅。元主曰、必鞫之、彼以太皇太后爲辭、將奈何。命立誅

果刑戮如此故奸黨畏禍而變成拜住者木華黎曾孫安童孫也弘遠端亮有祖風延儒士諮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失得不倦議政必以典常宿衞英宗在東京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衞而往來東宮何以事君卒不往主大善之及即位田太常禮儀院使擢平章政事如上京以祭罕腦兒行宫畢臨欲廣之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與大役妨農無乃失民望乎元主悅從之日親用鐵木迭兒不得間求入見不納以憂死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三畏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德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元主問之拜住對曰清淨寂滅以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元主讀貞觀政要說之謂之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臣下爲大宗納諫之君則必有魏徵敢諫之臣元主善之既拜相一尊禮老臣一新政務起學士王約等俾以其家居日至中書省議事薦集賢直學士吳澄爲翰林學士參政趙世延以鐵木迭兒嫉其弟誣譏逮下獄弟恐就訊當反坐則亡去而世延因繫者再歲拜住爲白其無辜

舜之，因若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持對者，以海運糧視世祖時增數倍，江南民力困，而京倉充溢，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元主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當是時，依立紀綱，裁冗費，汰僥倖，加惠兵民，輕徭薄歛，而天下晏然，爲逆臣所忌，卒與於難。○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倜儻有大志，通貫經史，仁宗居懷州，如官山孟爲傅，常單騎從，誠節如一，繇是啓沃孚契，而上下益親。仁宗定內難，贊事武皇，篤孝太后，端拱成太平之功，孟之力也。三入中書，議政酌民間利害，引古證今，務歸於當。見士才賢，無貴賤，立進拔，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皇慶延祐間，每一政之謬，人必以爲鐵木迭兒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孟，蓋信之也。畏避權勢，屢請疾，屢召，請益堅，去位，卒。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封魏國公，謚文忠。

九月，晉王也孫鐵木兒立于龍居河。冬，誅逆首鐵失及其黨。赦。

也孫鐵木兒裕宗孫，晉王甘麻剌長子也。鎮北邊，初王遣內史倒剌沙偵中朝事，知鐵失傾拜住，知亂且作，遂脫歸。已鐵失密遣人來告曰：舉大事，有端，事成當迎立大王矣。又密以告倒剌沙，王大驚，遣人赴上都告變，未至，帝遇弒。諸王按悌不花等奉

皇帝璽綬以迎遂卽位赦天下諸王買奴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聲不著天下後世何從知上非與故乎於是誅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上都命旭邁傑紐澤收鐵失赤斤鐵木兒等於大都悉誅之戮子孫籍家鎖南者鐵木迭兒子也竄遠流平章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臂碩活之耶亦伏誅詔雪楊朵兒只蕭拜住賀勝等冤贈官而天下大服

追尊考晉王爲皇帝廟號顯宗母弘吉剌氏爲

皇后。

有司言南坡之變宗室中能自援逆黨者惟買奴請加封以泰寧縣五十戶封買奴爲王以討逆功加官賞有差

泰定元年甲子春召圖帖睦爾於瓊州立后八不罕氏立太子阿速吉八夏大風地震秋封圖帖睦爾爲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爲梁王是歲水旱蝗。

二年夏革大臣領軍務

參知政事左搭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雖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宿衛兵而逆則虎而翼故也乞自今軍職勿以大臣領從之

河溢汴。冬十月倒剌沙罷爲御史大夫

十一月、後爲爲左丞桓、三年夏、畿內河北山東饑、禁西僧馳驛。西臺御史李昌言、西番僧佩金字符馳騎者累百、傳舍不能容、假民舍館之、因迫逐男子、淫其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八百四十餘匹、臺察州郡莫敢問、國家製金字符爲邊警、何僧人得佩乎、乞更正、不報、已聞其擾民甚、禁之、秋、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區、四年夏、旱蝗。民饑、秋、通漕縣天全道山崩。鳳翔興元成都江陵地同日震。九月朔日蝕。冬十二月、蔡公張珪卒。珪字公端、淮陽王弘範子也、年十六攝管軍萬戶、佩父虎符鎮建康、父卒、器異、世祖召見親撫之、頓首而請曰、臣年薄軍事重、懼弗堪、有辭禎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陳熟、願奉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常兒豈知出此、可用也、厚賜而遣、成宗時、使川陝、問民疾苦、䘏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遷南臺侍御史、換文階、武宗立、尚書省擇中丞、難其人、文宗在儲宮曰、必與中丞者張珪也、即日拜中丞、仁宗嗣位、太后用陰陽家言、命即位隆福宮、珪言大明殿、天子正朝

不當以襟袢小數失大體穆侯大明殿禮成解所御衣金帶賜之進平章政事帝欲以伶人爲禮尚書珪力諫日宗伯禮官令伶人爲之何以示後命得寢時鐵木迭兒恃太后寵橫恣珪劾之皇太后怒與帝如上都方夏居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創甚輿歸京師明日出國門去珪子景元宿衞左右以父病篤辭還省帝驚問故嘗泣不敢對後頗聞不懌遣使賜酒拜大司徒謝病歸鐵木迭兒死英宗召見易水上謂之曰卿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遣近臣宴之丞相拜住問相體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起爲集賢大學士會地震風烈勑廷臣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曰弭災當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貫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不可復生而冤可白也拜平章政事盜竊仁廟神主太常禮儀使遷左丞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何以謝在天之靈命得寢泰定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官條上進黨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者事上甚切直不報珪申請又不報力辭位封蔡國公聽暫歸王思之復使召命必來至入見問民間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眞保

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鉅振以金帛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給四月糧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半租卒帝甚痛惜之

致和元年九月後文宗天曆元年秋七月寧夏地震元主也孫鐵木兒殂于上都元主頒說儒學開經筵累詔遵世祖成憲雖災異數見而天下稱平八月太子阿速吉八立懷王圖帖睦爾入大都稱帝冬省上都告祭郊廟還泰定后弘吉剌氏東安州遣使迎兄周王和世㻋于漠北殺梁王王禪及相倒剌沙等

已巳春正月周王和世㻋稱帝于和寧陝西大旱饑

二月大都立后弘吉剌氏追尊母亦乞烈氏生母唐兀氏並為皇后

三月遣燕帖木兒奉璽寶赴和寧和寧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河南北山東兩浙旱蝗饑秋七月朔日蝕太

百經天。八月，元主和世㻋南還，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迎入見，主暴殂。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赦。初，武宗在漠北，仁宗以定難推奉功，得立爲太子，而武宗有二子，長日和世㻋，次日圖帖睦爾，約以次致國。武宗時，丞相三寶奴勸立和世㻋，召康里脫脫計之，康里脫脫日，此國家大計，不可不重愼，太弟曩躬定大難，功在宗社，居東宮定命久矣，未可動也，異時者兄弟叔姪世相及，誰敢紊乎。三寶奴日，今兄授弟，異日能保叔必授姪乎。康里脫脫日，信在我，不可渝也，彼其失信，天實鑒之，天可誣乎。三寶見莫能奪，而仁宗得立。延祐中，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固寵，請立子，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諸王於兩宮，於是封和世㻋爲周王，鎭雲南。和世㻋行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謀與陜西行省官發關中兵，自潼關河中入立之，已，行省背約，和世㻋乃走金山西北，集以居。仁宗崩，太子碩德八剌立，是爲英宗。英宗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復構圖帖睦爾，讒間之，徙瓊州。及英後殂於弒，嗣晉王以支庶子入得立，是爲泰定帝，召圖帖睦爾于瓊州，封懷王，居建康，已，徙江陵。及泰

定帝妲上都皇后遣使詣大都收有司印章燕鐵木兒者欽察氏武宗鎮朔方備宿衛愛幸之及是以僉書樞密院事總環衛事留大都自以受武宗寵思其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啓之遂與阿剌帖木兒及腹心孛倫赤剌剌等議以八月朔昧爽入興聖宫集百官列兵露刃令之曰武宗皇帝子二人天下大統所在當歸之不從者死衆唯唯以周王遠在沙漠猝未能至迎懷王于江陵立之王三讓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皆當有天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間不容髮今不正位何以一視聽後悔將何及乃襲位改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是為文宗明告中外以屬位赦封燕鐵木兒為太平王右丞相不復置左相尊異之加伯顔大傅時倒剌沙在上都已立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為帝矣遣梁王王禪等分道攻大都敗績諸王也先帖木兒等兵破通州趨大都又敗績引還而齊王月魯帖木兒東路師不花帖木兒聞懷王立則引兵陷上都梁王王禪出走執之遼王及康里脫脫俱遇害嗣主方九歲莫知所終倒剌沙等肉袒奉璽寶出降月魯帖木兒收寶璽符印獻俘于燕京文宗遷泰定后于東安州泰定帝不立廟追謚發梁王王禪倒剌沙等諸大臣皆棄市時

復欽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抗言曰是皆歲扈巡行之人殺之何罪乃得免當是時自秋八月至明年春正月諸大刑戮大封拜立后尊母妃具由於大都儼然天子事矣而屢使奉迎周王于漠北且勸進王南還至和寧北遂即位是爲明宗使還報圖帖睦爾乃遣燕鐵木兒奉皇帝寶詣行在至以爲太師遣使立圖帖睦爾爲太子諭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命哈八兒禿等爲省府臺官皆武宗舊人宴諸王大臣於行殿晏然以天下爲已定也秋七月朔日蝕太白經天八月丙戌元主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來迎入見庚寅主暴殂太子入哭盡哀燕鐵木兒以皇后命授璽寶受之疾驅還燕鐵木兒晝率衛士扈夜環甲胄繞幄殿巡護至大都上大行謚曰明宗、國語護都督皇帝而文宗復位、

中丞張養浩卒。

養浩濟南人幼有行義嗜學遇有遺楮幣於道者追還之英宗初以元夕張燈爲鰲山養浩以禮尚書疏諫曰世祖臨御三十年每元夕即閭閻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尤當戒慎者乎今燈山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英宗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能言即罷之賜尚服金織幣陝西旱饑人相食詔起爲御史中丞往賑之時

養浩棄官歸家，七召用不起矣。及是命，卽登車，道經華山，禱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鈔稍昏，卽不用，請庫倒換，累日不能得。養浩至，簡庫中未昏鈔，得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商視印記，請庫驗數易新鈔。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啖母者，爲之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示圖府官屬，責不能賑貸。自到官，未嘗入內，宿公署，夜禱天，晝出賑，每念至，卽拊膺慟，竟得疾卒。關中民如失父母。贈平章政事、濱國公，謚文忠。至順元年庚午，春，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爲鄜王。夏，饑。后弘吉剌氏明宗后八不沙。秋，江南大水，大寧地震。加先聖孔子父母顏曾思孟及宋二程封爵，始親祀南郊，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二年春，浙西水旱。夏，武陟地震。秋八月朔，日蝕。江浙水。冬十一月朔，日蝕。三年夏，雲南饑。秋，京師隴西地震。元主圖帖睦爾殂于上都，廟號

文宗國語稱曰扎牙篤皇帝。冬十月。鄜王懿璘質班立。尊后爲皇太后。十一月。王殂。太后迎明宗子妥懽帖睦爾于靜江。

四年 順帝元統元年癸酉。夏五月。京師地震。六月。妥懽帖睦爾立。

初明宗居沙漠。納胡女而生子。曰妥懽帖睦爾。已生懿璘質班。文宗即位。以懿璘質班幼。愛之。封鄜王。留大都。而皇后弘吉剌氏惡明后八不沙。與宦者謀殺之。又宣言明宗在時。謂妥懽帖睦爾非其子。徙高麗。居大青島中。已復移廣西靜江。已文宗立子燕王爲太子而夭。艱育子。命皇子古剌答納出養燕鐵木兒家。更名燕帖古思。而養燕鐵木兒子哈剌海爲子。未無閒。文宗崩。燕帖古思幼。燕鐵木兒請皇后立之。后惑術者言。見年幼。當大福不在也。以文宗遺命。立鄜王。年七歲。尊后爲皇太后。聽政。僅閱月而殂。是爲寧宗。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太后益以術者言爲信。不肯立。以妥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長矣。且明宗長子。宜立。遣闊里吉思往迎之。既至。百官具鹵簿以迎。燕鐵木兒與並馬行。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畏之。終無言。燕帖木兒以爲是

其意莫測也尼之太史亦言立則天下亂遷延者數月不得立會燕帖木兒卒太后定立之且約後當傳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改是歲為元統元年是為順帝秋八月立后伯牙吾氏冬十一月封伯顏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元統二年甲戌春水旱疫民饑夏四月朔日蝕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冬雞鳴山崩　三年乙亥夏唐其勢誅后暴卒后燕鐵木兒女也燕鐵木兒以擁立功獨相弟撒敦封榮王秉權重恣肆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雜坐見坐隅一婦人甚麗盤之意欲與俱歸顧左右問為誰則其人也荒淫甚體羸溺血而死伯顏者蔑兒吉解氏人也世宿衛事武宗尊寵賜號拔都兒平章握親軍文宗定難時以河南行省殺參政脫孛臺奪其軍以迎封秦王及燕鐵木兒死進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共政無何撒敦死伯顏獨秉政燕鐵木兒子唐其勢為御史大夫恚曰天

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位吾上遂與季父句容郡王答里謀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作亂欲廢元主立諸王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擒獲之攀殿檻折不肯出弟塔剌海走匿后座下后以衣蔽之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后黨所親爲逆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故有憾于燕鐵木兒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酖之開平民舍

改元至元。主以星變慕世祖在位久詔改元統三年仍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先世之舊古所未聞且襲其名而不蹈其實即襲之何益條政事以上不報

冬十二月尊太后爲太皇太后。詔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于兄弟功德隆盛古未嘗有命大臣議加尊爲太皇太后許有王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則爲孫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也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嬸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衆惴慄泰不華曰此事自我發其受誅決不以累諸公已太后怒解曰風憲如此何患不能守祖法賜金幣

二年春追尊

生母邁來的爲皇后。秋八月朔日蝕。是歲水旱蝗饑。 三年春廣東河南兵起。二月朔日蝕。三月立后。弘吉剌氏。夏五月彗星見。秋燕京地屢震。 四年夏漳州袁州兵起。秋八月朔日蝕。大都地震。 五年夏汀州大水。平地水深三丈。没民居八百餘區。

六年春。伯顏黜竄死。伯顏既誅唐其勢。當國益專。自恣。罷科舉。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已漸有篡謀。舉以諸衛精卒自衛。而天子儀衛。顧落落不嚴。以弟馬扎兒台子脫脫領宿衛。偵帝起居。而脫脫飭躬慎令。衛士聽約束惟謹。私請於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其必有變計。父以爲然。復質於師吴直方。直方曰。大義滅親。贊之決。於是脫脫乘間請於帝。自陳忘家狥國之意。帝未之信也。遣腹心世傑班阿魯與之遊。察其心。寖他始信倚之。及伯顏構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黜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主不勝忿泣。以語脫脫。脫脫亦泣。戒衛士嚴宮門出入。

螭吻皆置兵爲防，而伯顏以所領兵衞請帝畋，脫脫勸帝必稱疾毋往，閩以請命太子燕帖古思往畋柳林。脫脫遂悉拘京城門鑰，命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其主出居王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出午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宣太子入城，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遣左丞相賫赴柳林逐之。伯顏乞陛辭，不許。既行，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隆興驛，病死。以馬扎兒台爲太師、右丞相，塔失海牙爲太傅、知樞密院事，探馬赤爲太保、御史大夫，汪家奴平章政事，脫脫知樞密院事。彗星見。凡三十二日乃滅。○夏六月，詔出文宗廟主不入廟，遷太皇太后弘吉剌于東安州，暴卒。放文宗子燕帖古思于高麗，殺之。○初，文宗以讒搆，下詔言主非明宗子，遷廣西，主恨刺骨。及得位，侍臣有以詔本侍讀學士虞集所草者，請罪之。王嘻笑曰：此我家事，豈繇彼書生，彼代書備耳。賜酒幣遣歸。然在政未久，撒敦、伯顏繼秉國，心畜之未發也。至是，下詔言：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文宗暫總機務，知天理人心畢歸皇考，

名讓位以賓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乃
陽爲躬迓讓 逆使皇考倉卒上賓又嫁禍于八不沙
皇后謂朕非明宗子遂居之遐陬上天不祐隨降殞罰叔
嬸不荅失里含長立幼奄復不禄諸王大臣扶朕踐祚
賴天之靈權奸屛殛永惟鞠育罔極之恩義不共戴天
其撤圖帖睦爾廟主削不荅失里太皇太后號名徙東
安川燕帖古思放高麗監察御史崔敬言方先皇上賓
燕帖古思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
產尚置義田以收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
置度外乎望迎歸太后母子全骨肉之恩不報 至正
元年冬湖廣山東兵起歲大饑。 二年春開金口河大
同饑。人相食。秋八月朔日蝕。冬十月朔日蝕。 三年春
遼陽亂。夏四月朔日蝕。 四年春。河決曹州。決汴梁。夏。
右相脫脫罷。脫脫既相、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復
二王、開馬禁、減鹽額、蠲逋負、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
命兼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爲郡縣所

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罷地獄耶不許已固辭相位章十七上元主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封脫脫鄭王賜金印辭不受阿魯圖者博爾术四世孫也既得相除一人爲刑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刑部非所宜阿魯圖曰選儈子手乎選儈子大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當不枉人不壞法用強壯何爲時別兒怯不花爲右相以宿怨脫脫謀相與擠之阿魯圖曰我輩亦當自退休時今擠前政後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怒風御史劾之阿魯圖即避出城姻黨爲不平請曰盍見帝自陳乎阿魯圖曰我博爾术世孫豈以丞相爲難得耶但帝命我相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當即引去已矣御史臺世祖所設我與御史抗是與世祖抗也爾等無復言阿魯圖既去別兒怯不花遂秋溫譖脫脫父馬札兒台怨望徙西寧脫脫請從許之

州地震海溢九月朔日蝕 五年春薊州地震夏翰林學士承旨巎巎卒 巎巎不忽木子也幼肄業國學事許衡聞正心修身之要長襲宿衛丰神熒遠制行峻潔望之知其法家貴公子也遇事撫鬚論辨侃侃有拂士風以奎章閣學士侍經筵隨事規勸主

嘗觀古名畫，巙巙取郭忠恕比干剖心圖以進，因言殺諫臣者亡其國，主爲動容。主閱宋徽宗畫稱善，巙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身辱國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白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置簡討等職十六員，備進講。台復科舉，白宋遼金三史歲久恐闕逸，請置局纂修。以重望居高位，而好儒甚於饑渴，四方賢士歸心焉。達官怙勢者曰：儒有何可好，而君愛之。巙巙曰：世祖以儒足致治，命裕宗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御筆，於學生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重學若此。世祖嘗年暮召先人坐寢榻下，陳說書史，至丙夜不寐，喜曰：所以令汝從許平仲學，正欲以嘉言入告耳。今汝言儒有何可好，獨不念祖宗好儒重道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得而國家治；違之則亂。汝欲亂而家，吾弗汝禁也，愼勿以斯言亂國。是達官色慙。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會中書平章闕，近臣欲有所薦，帝曰：平章已有其人，行至矣。近臣知帝意在巙巙，不復薦。至京七日，感熱卒，家貧無以斂，帝聞震悼，厚賻賵。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官翰林侍講學士，遷行省右丞，世號雙璧云。子維

山清劭侍禁廷官崇文監秋河決濟陰九月朔日蝕　六年春二月朔日蝕山東地震夏陝西饑汀州兵起雲南夷亂冬靖州猺亂河決　七年春正月朔日蝕是日天大寒以風朝官駭仆者數人山東地震冬沿江兵起　八年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秋七月朔日蝕台州兵起　九年夏朶兒只太平罷脫脫爲右相冬十一月朔日蝕　十年夏六月有星入于北斗冬十一月朔日蝕更鈔法　十一年都水賈魯塞北河疏南河冀晉地震五月朔日蝕穎州兵起劉福通反行省孛羅帖木兒擊台盜方國珍敗見獲秋遣大司農招之冬羅田盜徐壽輝僭號十二月有星孛于西方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畢

十二年春蘄盜破漢陽諸郡彼武昌江州時天下盜起朝議遣臺閣臣有重名者出守郡禦之穎人李黼子威繇翰林修撰守江州賊陷武昌舳艫蔽江下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十行省請兵屯江北扼賊衝不報賊渡江攻湖推官俞述祖不屈死破武昌威順王及孛羅帖木兒皆宵遁賊徑至黼迎擊大敗之已而曰賊夫利於陸必以舟師薄我矣以長木數千冒鐵錐其上曲折暗植之水中命曰七星樁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至遇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死無算行省上其功遷參政沿江等路都總管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援絕賊薄城分者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賊入城黼猶巷戰乃揮劍大呼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與從子秉昭俱罵賊死贈淮南左丞封隴西公謚文忠泰不華伯牙吾台氏家台州方國珍反以集賢修撰出守台國珍入海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孛羅帖木兒往擊之敗績被執顧爲國珍使飭僞辭以聞朝復命達識帖木爾招之國珍兄弟陽登岸羅拜泰不華知其紿我也請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擅命勸耶不果發而國

珍果復亂，泰不華摶賊，竟遇害。贈江浙行省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南臺御史大夫星吉為執政所惡，出湖廣行省，移江西，馳赴任，復命守江州。時江州已陷，盜據池陽太平諸郡，星吉募兵三千人，趨銅陵，克之，復池州。賊圍安慶者，聞風燒營遁，遂進復湖口，復江州，留兵守，自據湖口扼要衝。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燔之，尋中流矢而仆，盜舁至寄室，羅拜饋之食，不食。凡七日，力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 定遠兵起。

夏，宋德祐皇帝子趙完普及親屬徙沙州。臺臣言江南群盜皆引宋故號為口實，宜遠徙，絕其望，從之。大名路旱蝗。冬，霍山崩。前三日山鳴，雷鳴禽獸駭散，已而崩，隕石數里。

十三年夏，泰州兵起。張士誠反，據高郵，招之，士誠紿言李知府來，乃受命。李知府者，泰州守李齊也。行省強齊往，士誠本無降意，抑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捶碎其膝而剮之。齊，泰不華，齊皆舉進士第一，皆死義，人以為設大科得十云。 秋九月朔日饑。大同疫，人死者大半。

十四年春三月朔日饑。夏江西湖

廣大都大饑。秋。右相脫脫出督師。削官爵。安置淮安。

十五年春二月。韓林兒僭號。碭山盜劉福通迎立爲帝。所謂小明王也。都亳。國號宋。福通爲丞相。冬。元哈麻矯殺前右相脫脫于雲南。脫脫再相。頓失故武。復恩讐。人莫敢與抗。平章參爾直班正色不附麗。出爲西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脫脫弟也。棄軍奔汴梁。代還。庭之。仍御史大夫。西臺長參爾直班。率御史范文等劾其喪師辱國。遷直班爲湖廣平章。文等各判郡。初脫脫罷相。居西土。別兒怯不花深中之。唯太平及哈麻於帝前力營護焉。及復相。兒怯不花之黨嘗搆已者畢誅竄。德哈麻召用爲右丞。而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薄之。悅左司郎中汝中柏。令議政。汝中柏所議衆莫敢異同。唯太平哈麻不爲屈。汝中柏深譖之。脫脫怒逐太平出。哈麻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先是江南盜熾。脫脫請率師出討。奮擊大破之。屠徐州。加太師。召還。及是張士誠大熾。脫脫復以右相督師戰大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而哈麻嗾御史劾之。言出師三月。無寸功。傾國家財爲已用。半朝廷官爲已使。其弟也先帖木

兒、肅部貪淫、宜斥逐。詔削脫脫官、安置淮安、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皆役素得士、聞命、立有效死自到者。哈麻復徙脫脫雲南、竟賜死。也先帖木兒、徙碉門。子哈剌章徙肅州、三寶奴蘭州、籍貲。而哈麻為左相、雪雪為御史大夫、國大柄盡歸其兄弟矣。○朶爾直班、朮華黎七世孫、粹而孤、稍長、留心經術、親賢納諫、文宗擢監察御史疏親祀宗廟疏、赦命不宜數、請博選勳舊世臣、端謹正直者入宿衛、以旦夕承弼、請弭姦盜賊、賑饑民、時月日薄觸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復條九事上、請罷不急工役、止無名賞賜、停禁中所作佛事、故事教坊官位在百後傳旨入正疏、執不可。西僧為佛事禁中、酗失火、劾不守戒律、延燒宮殿、乞誅逐。傳旨免罪、又執不可。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家奴怙勢為民害、悉捕致于法。時甫弱冠、又世家子、獨方介如此。遷奎章閣學士院供奉、進承制學士、皆兼經筵官。時康里巙巙在經筵、敷陳經義直班為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啟沃。遷大宗正府、聽訟引律令、當事情。同僚年老者歎以為神人、將相忌抑之、引疾歸、臥黃巖山中。起參知政事、遷右丞。時監察御史劾別兒怯不花、章甫上、主為黜御史大夫、臺臣皆上印綬辭職、持旨諭直班毋辭。對曰、憲綱隳矣、臣安得獨留耶

平章遼陽行省至官詢民疾苦禁貴室僮奴公府隸卒益市買病民者貸存恤孤老平錢法清銓選汰胥吏覈勾積與廢舉墜法當罷即勳舊不貸召爲太常禮儀院使會盜起河南拜平章政事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不污兵宜旌之勸來者又歎論祖宗用兵匪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顧盡坐中華民爲畔逆何以服人心從祖脫脫出爲陝西行臺中丞聞商州陷即輕騎兼程至奉元賊已至鴻門即督軍復商州築奉元城壘練金商義旅畢精鋭賜敕書褒奬金州縣與元鳳翔達奉元道迴遠乃開義谷創七驛便傳達遷湖廣行省關中人遮道畱從間道出至重慶聞江陵陷道阻不可行或曰盍少畱曰官有守君命也達澧州治焉波中栢伯帖木兒言於脫脫曰不殺朶班丞相終不安請帝意所屬必且復用也乃命朶爾直班專軍餉時官儲無幾延州民有粟者親予酒勸貸民畢應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民爭輸助軍右丞伯顏不花總兵承脫脫旨數侵之不爲動欲劾其供需失期軍師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貴臣今坐不茵食無珍獨爲計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當散還鄉里矣乃得已脫脫遺國子助教完者至軍風使害之完

者至加敬禮語之曰平章國勳舊吾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班素患風在軍感霧露日劇卒年四十

十六年春。元哈麻雪雪廷杖死後事見蘇州地震十日徐壽輝據漢陽張士誠陷平江諸路三月我

太祖高皇帝定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行臺御史大夫福壽自殺

是月有兩日相望冬星隕大名化為石張士誠破淮安江東廉訪使褚不花死之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蝕秋晝晦旬五日明玉珍據成都

十八年春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余闕死之闕字廷心唐兀氏後為合肥人生而髮盡白嗜慾淺不知有肉味獨嗜學第進士同知泗州鋤豪強白冤獄泗無麥請減賦召入應奉翰林轉中書刑部主事疏條冤濫為所司所忌投袂去召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宜責守令附民又言巡察郡國者所至居處食飲供張如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而貪黷

失職宜亟罷出爲湖廣行省司郎中莫徭蠻反右丞
沙班當帥師師彈避不欲行闕延責之曰師可出矣沙
班以芻餉不足爲解闕曰右丞往餉不難致請任之
三日皆集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廉訪司事發奸擿
伏若神貪墨吏多解印綬去坐劾墨守忤臺臣爲所
劾歸青陽山會天下兵起淮南闢承制起闕權宣慰
淮西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闕開道入推赤心待
人羅時賊轉粟誘饑者民翕然歸心闕知民之可用
也破近城雙港諸柴乃集有司諸將議環境築堡砦
選精卒屯守而耕稼正中浚隍增埤隍外環以大防
塹三重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
表裏完固賊至數敗窘當是時淮東西皆陷惟安慶
巋然存潛山有虎傷人闕移文檄山神使驅虎虎爲
出境陞同知淮西宣慰副元帥江西諸官軍名防守
剽掠沿江州郡獨不敢近城溪洞兵屯潯陽命使者
帥壯士百輩腰刀入脅其僞闕收縛付獄且疏猶獠
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爲他日禍轉淮南行省參
政改右丞至是羣盜以闕爲礙己集攻之軍四合闕
徒步提戈先士卒血戰身被十餘鎗城陷墮清水塘
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

童皆赴井死守臣韓建知池州判官李宗可亦以其家死將卒從死者千餘人贈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諡忠愍我

太祖高皇帝嘉闕忠詔立雙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韓林兒破濟南路行省右丞董摶霄死之摶霄磁州人以儒生起家爲能吏會天下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從平章教化征安豐奉命移軍援江南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寡抗城子女玉帛必縱酒戲婦女不爲備宜急攻若退保賊乘鋭趨京口則江南不守矣諸將難之教化不能決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不能取誰任其咎援鉞自諸將令必前曰相君在是慢令者斬進兵摶杭州賊迎敵摶霄麾壯士突前七戰七勝復杭城進克廣德斬饒諸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擊斬之焚其妖書遷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摶霄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於黃河上下穎淮南之地及沭陽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砦每三十里設總砦於中道設小砦使烽堠相望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進有援退有守爲不可勝以待敵而海寧一境不通舟車餉仰陸運立陸運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

一里三百六十人可十里三千六百人可百里編士伍成列運之日行五百回計路僅二十八里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日可運米二百石可供二萬人而人不勞人以爲有縮地功又言江淮北之民推若盡爲兵老幼無依者宜置軍民防禦使團使屯故逐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特不能用已搏霄從不蘭奚援山東益都而濟南告急乃提兵赴濟南敗賊兵城下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嫉其功譖於紐的該令復援益都搏霄病請以弟昂霄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守河間之長蘆搏霄行太息曰我去濟南必不保俞濟南果陷時搏霄方駐南皮遷河南右丞甫拜命俞盜兵猝至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賊突前刺殺之無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盜破濟寧紐的該棄東昌走紐的該還京師

拜左丞相

夏。陳友諒破隆興。劉福通破汴梁。誅右相太不花。坐按兵不擊賊而縱搆文驕蹇不用命

山東地震。六月朔日蝕。

秋。蒙陰縣饑。米斗金一斤。　十二月朔。日食。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大饑。疫。太白經天。　十九年夏。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蝗。民大饑。京師銀一兩易米八斗。有殺子食者。　陳友諒攻信州。廣信使伯顏不花的斤拒戰。死之。　二十年春。彗見東方。夏五月朔。日食。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僭號國號漢。　二十一年夏四月朔。日食。明玉珍破東川。黃河清。　二十二年春二月。彗星見。明玉珍破雲南。夏稱隴蜀王。六月。彗出紫微垣。盜田豐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總其兵。冬。誅田豐。察罕帖木兒。汝寧沈丘人。以世亂倡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屯沈丘。韓林兒將毛貴。趨長安。掠同華。三輔震恐。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移

昔求濟師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喜遂提輕兵五千倍道援之賊大敗遷陝西行省右丞林兒將白不信破與元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入守鳳翔遣諜者誘不信圍鳳翔自將鐵騎馳赴之去城五里所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出不信等大潰走入蜀察罕復汴梁林兒走安豐遷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於是察罕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練士務農積穀規收復山東會山東羣盜自相攻乃分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敵兵聚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狥濟陽章丘頻海郡邑而自將大軍圍濟南下之進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由東平獨益都未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遣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察罕推誠待之數入其帳中及是豐紿請行其軍眾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人不我負也令猜防安得人人而防之從十一騎行遂為豐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危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及難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

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代總兵擴廓旣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二百餘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山東悉平

二十三年春明王珍僭號國號夏改元天統

三月彗星見東方

秋七月陳友諒以天討死鄂湖

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殺太傅太平

太平者賀留守勝子賀惟一也勝以非罪死襲父職宿衛累向書右丞奏均宗室王歲賜廩食奏守令失職請選臺閣臣以充數治行最者增秩賜金遷宣徽院使宣徽與飲膳多權勢橫索簿正之太常阿剌不花無所需請擢居近職六年拜御史大夫致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辭詔特賜姓改今名七年遷平章政事班同列上時宗王朶兒只爲左相自請曰臣藉先臣封蔭備位未知學昧於國家之體非太平不足與共事而太平得相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爲民減蠹耗請給較官俸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崇聖學諸朝廷稽古禮

爻之典有墜必舉平生諮訪人材縣于冊至是進用之時脫脫罷相居西土爻馬扎兒台卒不得歸太平方請令脫脫歸葬當事者尼之太平曰脫脫乃忠王室大義滅親今爻殁而不得歸葬爲善者怠矣爲固請脫脫得還朝爲太傅然不知其德於巳也因讒間欲中之參政孔思立等皆時名人皆太平拔用者悉黜去太平亦罷爲翰學士承旨又誣詆欲奔之說脫母聞之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去之汝兄弟違吾言非君子也以得免脫脫死復召爲左相時毛貴據山東繇河間入寇中外大駭議遷都力爭以爲不可起知樞密院劉哈剌不花擊之賊敗走京師遂安太平又考求凡死節臣雖布衣加贈謚有官者補官其子孫人尤感奮二皇后奇氏與太子謀內禪諭意於太平太平不可皇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又不可太子大恨之數騰謗知樞密紐的該數於帝前左右之故太子未得逞會紐的該死太平數以疾辭位拜太保罷政臺臣言時事艱危賴賢材宏濟乞留之不從會陽翟王阿魯輝倡亂動北邊太子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委之難太平奮往而誘陽翟王致闕下拜太傅請歸奉元王欲以伯撒里爲相伯撒里

薦太平令留太平母行太子嗾御史劾
遣命觀望安置土蕃尋賜死天下惜之　吳元年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即吳王位二月平漢友諒子
理降　平湖廣江西
夏元孛羅帖木兒反犯國都殺右相太子出奔五月
太子還遣兵攻大同孛羅復犯國都入爲右丞相太
子復出奔秋八月朔日蝕　吳二年元二十五年　春元太
子發兵討孛羅孛羅幽二皇后奇氏戰大敗秋伏誅
八月后弘吉剌氏殂后奇氏龍專內后希得見無
幾微怨望帝嘗聞中政院所支錢糧皆傳汝旨汝記
否后對曰妾當用闕防行支已選人出納惟其法豈
能盡記耶居坤德幾終日端坐未嘗踰戶閾崩奇氏
見其所遺衣服多浣補大笑曰正宮皇后何乃至服

此等衣服踰月皇太子自冀寧歸哭甚哀。九月太子還都。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命入端本堂肄業諭德李好文取經史語有關治體者集爲書曰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取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太子不說學也他日坐清寧殿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說佛法說之曰李好文教我儒書積歲不通曉今聽佛法一昔了然遂專事佛已相哈麻以帝老淫昏不治政以已進西僧實導爲淫戲恥之太子聰明年長矣欲立爲帝奉元主爲太上皇元主聞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何謂老逐哈麻殺之而內禪議始於此唯太子亦與母奇皇后急內禪也不附者逐去或獄死闢之宦者朴不花袁騫內倚太子外結㨢思監驕恣爲不法臺臣劾之太子怒斥臺臣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乃上書太子言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寺奪賞罰之權自君父今庇凶人逐諫臣將天下失望太子怒曰昔裕宗爲太子事合奏者皆啓聞何獨我出祖仁其肅老的沙者元主母舅也恚太子遂與禿堅帖木兒逃孛羅軍中孛羅帖木兒者太尉荅失八都魯子也

苔失八都魯討劉福通而死詔孛羅代將林兒兵破上都命移鎮大同欲倚爲捍蔽當是時山西晉冀皆察罕帖木兒平定之矣詔孛羅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守關以南而孛羅駐大同欲因據晉冀遂調兵自石嶺關抵晉冀圍其城三日察罕拒之主諭令講和各退守尋有旨以冀寧畀孛羅而察罕以本用兵數年數有功獨籍之晉冀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渡河屯澤潞拒之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察罕死子擴廓帖木兒代將孛羅易之復攻冀寧至石嶺擴廓奮以銳師大破之擒將孛羅因以不振而素與禿堅友善奏白其非罪太子怒削孛羅官爵奪其兵孛羅拒命命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知非帝意遂令禿堅入居庸關犯大都太子戰不利率侍衛兵出古北口走興松時京師大震使達達國師郎其軍問故名罪撫恩監朴不花譏問必得之爲解詔慰諭不聽執二人畀之復官加太保仍守禦大同太子還宮恚其執二人也命擴廓調兵討之而孛羅禿堅復大舉何闕太子親禦于清河師潰跳身走晉冀孛羅與老的沙等入見元主訴無罪而流元主亦泣命孛羅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老的沙平章政事禿堅御史大夫削奪

擴廓官發兵討之已太子自率擴廓帖木兒兵錄中道進名討孛羅孛羅怒遂出太子母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給后還宮取印章逼為書召太子太子還復圖之仍遣禿堅攻上都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也速次良鄉不進呼其衆問之皆以為孛羅逆中外同憤疾勤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擊之至通州也速出不意襲斬姚伯顏孛羅怒自將出通州三日雨不能進還時孛羅既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肘腋盡折意鬱鬱不樂日與老的沙等飲又酗酒殺人咸順王之子和尚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圖之會禿堅使來告上都之捷孛羅入行至延春閣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斬之老的沙擁孛羅家屬北遁禿堅走八思兒尋皆獲伏誅乃遣使函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扈至京詔以伯撒里為太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為太尉封河南王總制諸道軍中外稍定先是擴廓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山南廉訪張禎以上尊訪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大河內外長淮南北之境丘墟矣關陝亦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荊楚川蜀

淫名僭號，幸我有變，閣下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靡簡之於趙，寇貫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嘯起草澤，借名尊君，以借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而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而不能退，國家之事，何能不憂，願一意保君父，扶社稷，衞生靈之爲務，昔衞出公據國，至不父其父，趙有涉丘之變，成覺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卒也，不君其君，惟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變且不測，徐則釁必起，要在通往來之使，達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如寄，青宮在下亦如寄，惟深思而熟計之，擴廓帖木兒深納之，立后。奇氏改肅良哈氏

吳三年。元二十六年，秋七月朔日食，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吳四年。元二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張士誠以大討死建康。冬。大兵北定中原。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元至正二十八年、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即天位。彗星見昴畢。三月出昴北。

丘學士濬言、按晉咸和七年、十二月熒惑守昴。八年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死。九年八月彗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李。淳風曰、時虎勒雖僭號、而其禍福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則昴爲胡星明矣。胡強弱不關太微紫宮、則雖僭號、不得當正統明矣。

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復中國、天人之統。彗見于昴出昴北、七月而胡亡、天人之際、淵乎微哉。

夏六月。元主奔上都。

天兵定大都。元亡。

元主性柔少斷、沈湎荒政、從西番僧受房中運氣術、號秘密大喜樂禪定。廣取女子爲淫戲、而羣僧嬖臣出入其中。製龍舟長百二十尺、廣二十尺、於海子內往來遊戲。製宮漏精巧絕人、以宮女十六人爲天魔之舞、奏龍笛頭管小鼓蓁箏琵琶笙箛、皆胡樂。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

而國事日非天見變異亘古未見具上上志及災祥者
中羣雄外起太子大臣爭於內在位三十六年而國
亡後一年殂于應昌我
太祖高皇帝以主順天命避去謚順帝起世祖至元十
六年己卯至順帝丁未
蒞中國凡九十有九年
論曰三代而上不仁而得國有之矣未或有不仁得
天下者也有之自秦隋始也猶可言也三代而下夷
狄軼中國有之矣未或有夷狄帝中國者也有之自
胡元始也不可言也秦毒天下也以兵元毒天下亦
以兵秦殭戰元則張彌天之網合圍而獮蒐之甚矣
秦禍天下也以坑儒元禍天下也以賤儒秦酷法元
裂冠裳文物而盡毀棄之又甚矣至世祖得姚許始

稍以文治輔武畧下江南頗以不殺靖之亦因以得天然虐政暴賦尤娼十儒事胡神而勤兵於遠即始造已然况季葉乎故莫強於秦莫富於隋莫大於元而閏位水德之爲禍至烈也閏無中氣水有堅冰豈人力也哉微我

皇祖既聖以神一正天地綱復帝王自有之中國人極不幾於息乎一人啓運淇荒再闢萬世賴焉猗與休哉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一終

人方也哉微哉

而聞從水德之爲禍至烈也聞無中氣水有影張

逆已然況李葉乎故莫強於秦莫富於隋莫大於

天然虎成暴嬴尤堪十僞事胡禍而勸兵於通即

精以文治輔上朝弱於江南倒以不爭尚久市四

明盱郡鄧元錫纂

元志

元初風氣質厚世祖立各道勸農使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銜故良吏於時彬彬焉嘗與太保劉秉忠論牧守秉忠曰邢張耕懷譚澄蓋貴之也方定荆湖時析許楫日為湖廣行中書右司郎守荆南荆父老與金帛求見楫曰汝等為大元民矣今置吏撫汝也用金帛奚為初詔下民聚鄉黨自保者以衆歸命世為其州長澤州人段直以州歸遂有澤州澤民避兵未還者直命籍田廬於親戚鄰戶業主至析歸之民還歸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出粟賑為他郡俘掠者出財贖之以兵死者收瘞未幾澤為樂土則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以養士置書萬卷招四方來學者迎儒士李俊民為之師不五六年士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人在官二十年多惠政當是時遂州許維禎者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

境內旱蝗禱而雨蝗息冬無雪以疫父老以爲憂禱而雪深三尺蓋誠通於神其後桑哥鉤考天下錢穀其黨王巨濟依勢爲掊剋欲增徽州民稅鈔右司郎楫時遷徽總管有聲矣詰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也巨濟慙徽賴以免楫考滿去績溪歙民因歲饑歛急起爲盜行省督兵捕之不克招之降盜曰但得許總管來者降矣行省驛召楫楫至賊羅拜曰果我公也遂降延祐中詔江南人自實田洛人卜天璋爲饒州路總管聽民自實無苛擾淸版籍爲後法董田事者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覬免譴天璋獨無賂求其罪無得也歲饑即發廩後聞民賴全活火延燒東門具衣冠向火拜火遂熄鳴山有虎爲暴移文山神捕獲之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豪民瀕海爲堰專商船以射利發卒決去之嶺南素無氷天璋至始氷致爭去蜀盜作荆楚大震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矣盍無行天璋曰台年八十懼弗獲死所敢違難乎至則厲風紀淸吏治州郡肅然時穀價翔踴下令勿損價便民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止憲司贓罰緡錢不輸臺以賑饑踰年歸汴以餘祿施族黨家無私儲卒贈禮部尙書諡正獻

耶律伯堅桓州人爲淸苑尹安肅州苦徐水訴於大司

農夫司農欲奪水故道導使東其東則青苑境也伯堅爭之曰果導之不獨清苑被其害將水必且復故道爲旁郡邑災要司農官行視乃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爲磑命毀磑決水注之田農功餘月乃聽堰爲著令縣居南北衝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縣西限十月成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代供帳弊遂絕府賦役法下縣縣重於他縣輒力請曰寧得罪於上無得罪於民在清苑四年民親藏如父母去立石頌德○譚都剌凱烈氏人也除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饑民流河南行省恐流民爲變檄嚴守武關譚都剌驗其良民也輒聽度吏持之譚都剌曰吾防姦非仇民也又煮粥食之所活數萬人城臨漢水有水患爲築堤捍之水不害除益都路總管俗悍黠而譚都剌務興學以平易治之獨急盜有賊白晝走馬行剽者久不能捕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以爲枉也縱賊去已賊劫河間復被獲情得誣乃白○楊景行吉安太和人判會昌州州民不知井飲汲于河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民安其居豪民十人號十虎干官政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田以贍士絃誦聲興調永新判官覈民田租除宿

弊、細民賴焉、改宜黃尹、白寃獄、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
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寃獄、金溪良民陶甲富而
險、屢誣縣長吏黜之、吏相戒勿問、景行以法痛繩之、僧
雲住發人冢取財、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急按之、僧動
以賄、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不顧、治如法、繇是
豪猾屛迹、良民獲安、所歷州縣有惠政、所去民思、○林
興祖、福州羅源人、知鉛山州、鉛山素多僞造鈔者、富
而黠、遣惡少爲吏、伺告之者、輒先殺之、所殺人甚衆、奪
民妻女爲妾者十餘人、興祖聞太息曰、如此亦安所用
吏爲、乃張牓禁僞造者、有告友文者、陽不問、友文以
爲易與、益肆也、一日獲僞造鈔二人、幷贓劾之、友文自
至、官爲營救、則擒下之獄、民聞友文見擒、來訴者塡刻
百餘人、興祖擇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立寘法
以事驟發、友文不及爲地而殄、民大悅、政聲籍甚、遷道
州路總管、至城外、猺賊相距僅二十里許、時胡南副使
哈剌帖木兒屯城外、欲引去、興祖聞、夜詣說遮留之、哈
剌帖木兒曰、明日得鈔千錠、與銅盾五百者、留矣、興祖許
之、入城、恩意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取郡樓舊銅核爲
盾、比日中皆具、哈剌帖木兒乃聽留、賊至新總管至一
日具五百盾留使者也、賊大恐、遁去、於是罷興作、賑貧

之、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洞徭昔日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春旱蟲食麥苗、與祖爲文禱之、三日雨、蟲死、而麥稔、老謝事終于家。○周自強、臨江新喻人、以文法推擇爲吏、授宣慰司都事、廣西洞徭叛、自強往見徭說諭之洞中其要害、酋立貢方物納款請命、遷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寬不爲刻深、有爭訟、一見輒洞知曲直、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歸讀講解、能悔悟首實原其罪、迷謬怙惡不悛者、然後繩以法、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田稅多失實、履畝覈之、民不能欺、給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無遁情、政治大行。○白景亮南陽人、累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授衢州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徭不盡較田畝、吏得緣高下其手、優富民而貧弱多破產、景亮覈驗田畝均之、役輕重一視田多寡、民便安之、不勞而事集、他郡邑取法焉、郡學政久弛、諸生無廩餼、諸祭服樂器多缺、爲皆備之、儒風大振、性廉介自奉甚薄、與妻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上其事、詔褒美改台州路總管、卒于官。○王艮、諸暨人、爲漕運萬戶府經歷、紹興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備短送、吏緣追呼爲擾、至海上、主運者又不時受、多折缺、艮曰、運戶既有官山、何復爲是紛紛乎、責

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移文往還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之遷江浙行省簡較有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隱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追收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當十九良條析其妄且言告者不過欲疎朝廷之聽報宿怨而張官吏費不訾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非國家培養根本之道事得寢除江西行省員外郎吉安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按問吏伏虛誑而有司後勤民合徵糧六百餘石良首言是州糧比原經額已增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悉蠲之一主於利民○盧琦惠安人爲永春縣君始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役減丁口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邑僊遊盜發琦過其境盜遙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無以生至此乎琦立馬諭以禍福皆投刃槊請自新琦許之令縛爲首者自白得爲首者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境外泉大饑死者枕籍能行者皆老幼扶携來就食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安溪寇來襲

境內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戰不能則我獨死之衆感憤踴躍奮擊賊大破明日賊復巢至又破之斬獲千二百餘人民無死者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鄭伯顏高唐人爲崇安縣尹崇安別士田爲都役以都分常以細民四百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益苦而富寬伯顏乃取其田糧籍而分之各視其糧多寡以受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不可辭田少者稱其田所出無倖免賦役遂均四方式之邑有朱越井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湮塞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爲固溝悉復而田爲常稔安慶路得造僞鈔者引崇安民遣卒械之亡述捕之因與卒結入良民家誣械株連之伯顏捕訊得其狀執歸之安慶舉能遷漳州判官。○許義夫碭山人爲夏縣尹每親詣鄉社教句讀行阡陌課稼穡見勤謹者出己俸賞之怠惰者罰三年間境內豐足後遷封丘尹值年饑盜並起義夫單馬出郊十里迎之言封丘縣小民貧已逃竄幸無入言辭愿欵賊遂他掠而封丘完

上循吏

方蒙古南畧德安時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於羣俘中

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者異之釋與語賢儒也執手定交復以九族盡殘燬不欲生與樞訣求死樞勉譬不聽挾與俱臥起存之復伺樞寐熟亡去樞中夜寤急起視失之矣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則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號欲自沉樞手挽之曰徒死何益今家俱盡惟君存祖宗百世宗祀在君當自愛徒死無爲也於是復乃動勉從樞與俱北是時洛閩學未行於中國獨金儒張特立文舉者頗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注錄出之以傳樞與中書楊惟中大好之受其學會樞與行臺長不合棄官去隱蘇門山建

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復講授以六中復乃原羲農堯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而學傳本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也復爲人樂易耿介與人交分誼至篤世祖咨伐宋終不答曰宋吾父母國也忍伐之乎與學者語每以傳瀯心未喪本爲大戒竟不仕而終方樞得伊洛書時竇默讀之心漢卿大契與許衡旦暮講習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使迎致之避不見使者微服往伺得

之以來問治道首以三綱五常爲對已又爲言誠意正心之學世祖一日三召敬待有加禮不令暫去左右本元有天下頗以文治更夷習默及樞之力也默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至論國大事面折廷諍人比之汲黯帝嘗言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官昭文館學士卒贈太師封魏國公）

衡（字平仲）懷孟人也幼端慤爲兒時塾師授之書輒了義問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少長父母以家貧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而督責不忍爲也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學無師又艱得書籍衡於日者所見尚

書注疏皆散鈌請寓宿手抄以歸避亂岨峽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兵亂中晝誦夜思不厭也言動質諸經而後發甞暑中過河陽道暍甚道旁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稱師矣居久之還懷從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取向所得簡帙悉焚之俾無小大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

先之雖隆冬盛暑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與人交肫懇延接莫不惻然動感漸濡善意而去從行人故誠則動曾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巳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便講習樞被召獨處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爲巳任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俗從學者彌衆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弗受也庭有果熟爛墮也童子過

之不眠蓋其感如此元祖以姚樞薦召提京兆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化大行世祖南征乃還懷世祖即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命議事中書省四年復請歸五年召定朝儀官制時阿合馬擅權寵放横大臣阿附之衡正色不屈會命其子蘇書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也無乃不可乎帝曰卿慮阿合馬反耶對曰雖不必反然此固反之道也退論列其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祭酒世祖

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為國用乃受命且請驛召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以來致館下為伴讀欲夾輔匡彌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己子出入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課讀暇卽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算少者命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析令推之日用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

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諄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也衡自詣學一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必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教成請還懷樞從子燧文有名戒之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之道也

十三年詔王恂定曆恂上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理並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曆成後還懷太子眞金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其祿養之且手書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衡既歸絶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持律清端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人道可也自是不復度弟子十八年疾革直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虚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愼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

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計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所至人樂從之游所去人不忍舍服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忘聽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感悟也或未嘗及門受業獨承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甚衆翰林承旨王磐豪傲視一世少與可見衡心降之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衡自見元主蒙知信多所陳奏退削草故語多秘世無傳焉惟在中書省疏五事以上一曰立國規模言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久可傳循陸之宜車水之宜舟也反之則亂然萬世國俗累朝動舊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謀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然寒之與暑不同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則積久之驗也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而後

致治之功成。其二言中書政本，不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譬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故爲治者務用人，然人之賢否未知之，固不可得而遽用；或已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進退輕驟，是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也，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惟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獨星官爲能步曆食之數者，得其法故也。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所遺，而不可得違也，況治天下之大，而古法顧可違邪。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而後上安下順而治成。今立法用人，雖未能盡如古，然已仕者當給俸祿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條格俾效諸用，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所謂法也。其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至重之責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患踐言之難。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亦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天

下之人疑惑驚眩則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為人上者樂舒肆為人臣者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快心之事已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孰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諂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故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繇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有如廝養賢者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

也，用其言矣，而後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素以取譏哉，此特難用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已之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救而安之，如堯舜而後已，勢必難合，況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乎，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進而輕退，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才，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雖其悟之，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此去邪之難也，其四言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以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贊之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

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餘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之無可行也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自積此生財之原自都邑而至州縣皆立之學較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此致理之本二者行而萬目斯舉其切治要如此

崔學士銑曰元世祖知許子於潛尊其道以隆禮故階之以救亂然未嘗以其君帝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故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去則辭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未嘗三年淹也儒學禁於宋滅於金而衡起之

元。有以也。夫故危邦吏朝。任道則行。徒祿違焉可也。尊德則就。具臣避焉可也。○王恂中山人、楊恭懿奉元人、皆篤信聞學。至元中、恭懿與衡俱召、辭不至、以衡薦太子眞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乃入見、議科舉言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而日攻詩賦為空言、害治、宜勅有司舉行誼通經之士、無投牒自售、帝曰善、會北征、恭告歸、已徵改曆、授集賢學士、尋辭歸、後數召皆不至、卒。恂為太子伴讀、太子問學、恂曰在正心、許衡言人心如印板、板不差、雖摹百千本不差、板一差、摹之無不差者、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起國子祭酒、師道卓然、居父喪、致毀卒。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三歲日誦書千言。六歲能詩。七歲善屬文。弱冠。閱方冊。鋭然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以見志。初學經治主。既私歎曰。聖人精義不止是。及得宋大儒書讀之。喜曰。我固謂當有是也。邵至大也。周至

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者也。
居嘗言凡稱人善但當據其跡而不必計其他於人過
惟當原其心。而不可泥其迹。庶人有勸而能艾。丞喪父。
事繼母孝。祖喪未葬。哀戚不自勝。性不苟合。不妄交。家
貧一介不苟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門弟子隨材誨掖。
公卿以名高造之。輒遜避不見。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
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元初擢右賛善大夫。教國子。
以親老辭。徵爲集賢學士。又力辭。世祖歎以爲古不召
之臣。卒。贈翰學士。諡文靖。宋學士濂賛之言其心。嶽鎮
川澄。其操。玉溫。石貞。其學。窮探六經。扼其深醇。令能起

諸九原。爲執鞭。欣欣焉。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生有異徵。五歲日誦千言。夜讀書達旦。母憂其勞過節膏火調適之。澄候母寢。輒篝燈誦習。遂博通經傳。宋末舉進士不第。入山著書。元初御史程鉅夫行求賢江南。薦之。起至京。以母老辭歸。命置所著書於國子監。資學者。行省椽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問經傳與義。服之。太息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不可測也。執弟子禮師焉。左丞董士選延之家。饋食必親。曰。吳先生天下士也。尋數召不起。至大中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爲祭酒。教授有師法。後漸失其舊。澄至。侵星入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

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因材質訓誘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遷司業謝去諸生攀慕有不謁告從之南者所至士大夫皆迎請執業比家居四方士不憚數千里負笈從學恒千百人英宗初召授翰林學士階太中大夫有旨粉黃金爲泥書佛經薦冥福命作序澄以爲福田利益雖習彼教者且不言況儒臣乎持不進泰定初爲經筵講官錄成賜宴國史院宴罷即稱疾出城去詔加資善大夫賜織金文綺而遣澄身若不勝衣齋居恒危坐拱手氣融神邁行廉清不苟所居僅草屋數間程御史題之曰草廬學者稱草廬先生卒贈臨川郡公謚文正所

著易春秋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精明簡潔而禮纂
言於禮學爲尤功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爲學之本
與爲學之序嘉定後朱門末學往往滯訓詁言辭溺其
心而本原昧昧也澄晩歲頗悔其舊學主陸文安以尊
德性爲之本近王文成公深取其言痛深標所編朱子
晩年定論中其言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所貴乎聖人之學以其能全天
之所以與我者爾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是爲形質血氣
之主舍此而他求雖行如司馬文正才如諸葛武侯亦
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
北溪之陳雙峯之饒於記誦辭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
哉聖學大明於宋而踵其後者乃如此可歎也已澄鑽
研於文義毫分縷析墜此窠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
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
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日月之

行不使有須臾之間斷於尊之之也其庶幾乎當澄時休寧有陳櫟壽翁致力於閩學涵濡玩索引伸觸類江東人來請澄受業者澄盡遣歸櫟揭傒斯誌其墓與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庭戶故其學待其書而後行書行而後天下知之而信從之者亦莫之禦也可謂豪傑之士矣○蕭㪺陝西奉元人力學行義三十年鄉里孚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暮行遇盜者自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皆不赴武宗初徵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時尚酒也尋解去以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召不至卒諡貞敏邑人同恕寬甫安靜端凝雖大暑不去冠帶其學繇程朱泝孔孟務貫洽事理以和於行教人委曲開導使知所向方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母卒事繼母如母父喪致毀[illegible]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其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償爲扁所居曰榘菴時蕭㪺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人士並稱之曰蕭同延祐中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以疾辭致和初拜集賢侍讀以老辭年

七十八卒謚文貞恕高第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博學通經史躬率子弟躬耕而從學者如雲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避之游其門者學明而行修卒門人私謚爲靜安先生時比學奉元最盛有韓擇從善侯均伯仁擇信道不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入或疑之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當知而白首不知其可乎均父母蚤世獨與繼母居樵采以給奉養而讀書不輟故淹貫旁通問質者如取諸篋笥無不得焉宣德府人武恪以吳澄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爲說書命鎮雲南欲延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南於國爲君命於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南何渠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訓子弟屢薦不復就恪好讀周易日靜坐或問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其知要加此孛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少力學從江西新喻蕭克翁學已復從蕭㪺游學益宏官近侍文宗字呼之不名遷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帝師至自西番有旨朝臣一品而下咸郊迎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翀舉觴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翀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之觀者悚然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學求本於性命

道德而記問宏博文章與雅天下以爲表儀在國學久議者謂自許平仲後能以師道自任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子遠以忠義死賊妻從死人以爲翀之教行於家云其在南有婺州胡長孺汲仲吳與宇文諒公深臨川孫轍履常長孺永康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夣松夢松受學朱門葉味道者也長孺學既有所受行遊四方旁求其旨趣益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有靜觀超然自得慨然以孟子自任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士爭慕之方嶽大臣及郡二千石聘致說經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公此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爲躍如有興起也文博學能文章非其人雖數金祈一字不聽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久一日具酒食召比鄰別云將反故鄉門人曰先生精神不衰何云反耶長孺曰精神與死生無涉至夕瞑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年七十有五矣諒有操行平居雖暗室亦正冠危坐手記所爲質天地鬼神不敢苟門人謚純節先生轍幼孤母蔡親教之即警策自厲比長學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授庭外蕭然而考德問業者無虛晷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皆油油乎其有感也待親戚隣里

禮意周洽，未嘗幾微及人過。部使者若郡縣長吏仁賢者，畢慕造焉。監司屢辟，皆不就。吳澄叙其文，以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時同郡吳定翁清修文雅，與轍齊名，而善詩，居恒言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自徽國文公倡學東南，東南學士執經講授者無慮皆遵習其書，承傳之惟謹。迨元末而精思獨詣，各以所造成宗，有蜀資州黃澤楚望、金華陳樵君采云。

澤生有異質，見邵子天地自相依附語，窮晝夜以思，思因玩河圖洛書及渾天蓋天曆術之數，恍有見，而深研於吾道異端不同之辨，以為是格致之端也。久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行省舉署書院山長，時一起，非其好也。杜門取六經傳註疑義，離析辨難，致其思。始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較經，字畫如新，覺而經傳諸隱賾犂然盡解。寓居九江，家無一畝之宮，陋巷破像，不庇風雨，而好古樂道晏如也。二親年高，州郡月致廩，資其養，菽水驩然。居十餘年，親沒，澤年既六十矣。有蔡提學者，考學糧籍，謂澤一耆儒，費月廩□□泰，創三

之二於是乃大困而澤日瞑目端居涵泳優游不少變容至與竟日語愉懌如平時乃客不知其憚絕未飯也終不少降挹以卒年八十有七澤於經以積思自悟爲得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極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然後縣羲農以來下及春秋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起數立象之幾井田區畫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神物前民之用忠質文異尚之體與夫世變禮失之繇下至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處其間而目擊其事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而其指在十翼作十翼舉要謂春秋主明法考覈三傳以上求聖志之精作筆削本旨三傳義例考於禮謂鄭氏深而脈王肅明而淺作禮經復古其辨釋諸經要旨詆排百家作補註作翼經罪言蓋專力積久而歷代紛紜聚訟久莫能決者皆氷解凍釋怡然各得其所安吳學士澄太息其著經以爲前無古而後無今也學士李洞者過九江請澤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執弟子禮從受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敫暮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予則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卻

于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歎息而去新安趙汸子常見澤問治經之要曰致思問致思之道澤曰當沉一事爲例而思徐久自有得即少得益完養而愼思無輕發可也蓋以思爲學也夫思有明暗通塞何可以言人而慧者卜億宛然顧者固守一察故仲尼以爲殆[illegible]楚望父可謂思逼矣抑勤而遠矣汸後深信陸學作陸文安像贊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趙生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樵好學有遂悟元末戴華[illegible]巾製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澗中入太霞洞著書郡人宋濂景濂往謁之樵步羅出迷戒侍子治酒醴執筆錄以古禮爲獻酬歌古詩爲歡已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悼懸來羣儒之說與洙泗伊洛尤不類纍余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指也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皂隸莫不[illegible]悵然索之而終不可致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聞之乃言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爲易象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illegible]大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

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體復而和之之謂樂故
天地萬物一體者是經史之會要也能一視萬物則萬
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家國天下一枳
也枳一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
而視之穰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
之等貴賤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也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
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
者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彝
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
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
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析而附
會興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不可見而
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而傳經者頌言伊洛之
學大明於淳熙何可少也於是不復往畢其說而樵益
以斯道為己任著書窮晝夜不怠遺濂書曰吾且死吾
道若無所授予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盡也會
世亂家燬於兵寓于壻王為家留六年卒且卒默坐一
室不食飲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麾之去曰吾年八十
有八死可矣脩然逝後二百年而東越之學興

上儒學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撫州崇仁人。世亂避地嶺外，母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也。文仲家世授春秋，楊傳其業，則口授集語孟春秋左史歐蘇文，比還里則盡通諸經大義矣。以契家子從吳學士澄遊，而學益該深。以大臣薦授國子助教，澄爲司業，有措注，力贊襄之。澄自免去，集亦以病免。泰定初，以秘書少監侍經筵文宗即位，以學士入侍，甚信倚之。集以帝王之道古今治忽之故，爲告承顧問，尤委曲盡言，出未嘗以語人。所議貢舉學校、罷海運興瀕海民田，精當切時務，各具本志中，論薦人材，先器識心所不善，不爲牢籠以沽譽。雖以此取忤致謗，終不改。文宗崩，謝病歸卒，贈仁壽郡公謚文靖。集孝友方正，事親承顏無違意，弟槃蚤卒，教育其孤遺如子，兄采以筦庫虧賦數千緡，力營貸償之。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援引後進，雖少賤如敵在官，未嘗以孤遠有附麗憂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濱死，不以自德也。學故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其文未嘗苟作，藹然有慶曆咸淳風。初集與清河元明善俱能文，友善，明善以文自豪，出入秦漢間，集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明善

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可旨漢來先儒所嘗盡心
者著之殊未傳務相得甚驩後乃不相能董士選自中
臺出爲江浙行省二人送之郊士選曰伯生有職司宜
早還不敢留復初官少間能更一送我乎明善曰諾約
行一舍許上選下馬入邸舍爲席出橐中殽飲之舉酒
屬焉曰願有屬也明善請問士選曰僕幸以功臣子參
臺省無補於國家惟獨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復初伯
生其選也復初中原人易顯達伯生南士願勿爲小人
所構摧毀之明善跪受酒嚼之起曰敢不如命第吾二
人卻既開矣請更賜一卮永不敢忘乃再飲而別吳全
節與明善交友密文來文調成明善欲推讓伯生以交
驩請全節曰伯生每見吾文必有譏彈乃吾所願聞成
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已入石無及矣全節如其
言治具招集集至明善出其文示之問何如集曰公能
從集言芟百餘字可傳矣明善親泚筆屬集請刪潤刪
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集亦喜遂驩好如初
本明善伯生卒結歡並名世者士選之力也明善事仁
宗至翰林侍讀禮尚書事英宗參議中書省事翰學士
眷遇莫四卒于位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集弟槃方正
有學識仕終嘉魚令吳澄亟稱之集頗深禪釋言僧蒲

坐禪以爲聖人之教不明學無所依止苟於吾道異端
疑似之間不知所向而欲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
不折而歸之者寡矣禪不能也聞諸僧在坐輒不入是
時有范德機梈亦在選所薦引固窮守節假卜筮自給
詩文用力精深晚入官所至興學理冤滯吳文正稱以
爲特立獨行之上云○柳貫婺州浦江人少受詩於蘭
溪金履祥既從鄉先生方鳳粤謝翱括人吳思齊爲文
章已聞隆山牟應龍史學遠有端緒且諳宋文獻淵源
之懿文往從車受其說諸公皆故宋遺老嘉其才畢爲
之盡以昌國教諭召至京吳文正澂程文憲鉅夫推服
之累太常博士提江西學罷秩歸杜門十餘年海內尊
仰之以翰林待制起家七閱月而卒貫局度凝遠燕居
嚴若神即而就之藹如春陽雖桀驁者意奪也宋學士
濂稱其文有奇氣舂容紆餘如老將統師百萬旗幟鮮
明戈甲焜煌未嘗有喑啞叱咤之音焉○揭傒斯隆興
富州人博學有文章鉅夫妻以從妹薦之朝三入翰林
朝廷臺閣典章靡不諳悉爲文宗所知中書請奏用儒
臣必曰何如揭傒斯欲大用不果引年致仕去詔追還
命丞相脫脫及執政諭留之傒斯曰使傒斯有一得之
獻諸公用之天下蒙其利弊死[illegible]慨何恨不然留之何益

脫脫大慙、問政治何先、偰斯曰、儲材、問儲材、曰養之位望未隆之時、用之周歷庶務之後、人以爲名言、修宋遼金三史、召爲裁總官、丞相問取館僚之道、曰、有學問文章、不知史事、不能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留史館朝夕不懈、得寒疾、卒、帝甚嗟悼之、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其後乃有章丘張起巖夢臣、劉陽歐陽玄原功、湯陰許有壬、義烏黃溍之倫、先是至元乙亥、大史奏文昌星明大、文事將興、是日皇孫生、是夜起巖亦生、後皇孫踐祚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而起巖爲舉首、歷御史中丞翰學承旨、起巖內行淳至、有雅量、比當官臨政決議、屹如山嶽不移也、熟金元典故、貫穿學源委、文章深醇雅厚、稱名家、卒之日、家無餘財、玄弱冠下帷研經史、人莫見其面、處己儉約、居官廉平、三官成均、兩爲祭酒、三拜翰林承旨、凡朝廷大述作、皆出其手、史稱有羽儀斯世、贊翊治具之功、有壬事七朝五十年、正色盡言、皆根至理、而盡人情、當權倖恣睢時、有壬不爲工巧避事、便便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也、歐陽玄稱其文追視之、雄渾宏儁、滂如層瀾、往求之、則微靚深實云、溍童時、不妄踰戶閾、授之書詩、輒成誦、翁冠出見鉅工宿學先生、得近世文獻之傳、從學焉、貢舉

法行、中進士科、出入州縣、習法令、多辨冤獄、在朝、未嘗登鉅公勢人之門、性篤孝、親沒、營冢域、有乳虎馴伊之異、累侍講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國史、貴而能貧、蕭然不異布衣時、甫強仕、即獨楊於外、沖曠簡遠、人挹之、鄙吝頓消、雖剛中少容、觸或玆急、霆震一旋、踵煦然陽春也、溍嘗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宋學士濂稱其論若根本六藝、而布置謹嚴、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湏洞不可犯云、金華吳萊立夫、行輩頗後溍、而文學相埒、並為時師、資萊父直方賢有行、相脫脫師事焉、萊涵濡六經、而厭飫於諸子百家、弱冠游中原、北抵燕趙、過古戰爭都會之地輒駐馬引望者久之、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里、臨川傳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也、有漢司馬子長遺風、退反初服、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歸寓龍淑陳士貞家以居、詠歌游衍、樂而忘其老也、其論文以為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為法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illegible]及止部還伍、則肅然未嘗亂、宋學士濂稱其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巨嶽、神行電逝、可謂淵乎雄哉、貞而有則也、萊不仕、用薦者署為長

麓書院山長年四十四以終門人私諡爲淵潁先生或病其未稱更諡曰貞文其後諸學士溉論僉貞定蘇天爵伯修獨以文獻爲巳任博而知要長於紀載文章平易溫厚成一家言官至山東肅政廉訪使有能名杭州楊載仲弘以薦爲翰林編修時稱范陽虞揭爲一代文章巨擘而載之詩取材漢魏音節宗盛唐變宋末陋習爲尤功　上文學

孔洙者先師孔子後裔孫也宋南渡孔子後端友從南家衢州封衍聖公金人亦求其留北者封爲元既平宋欲封孔子後或言寓衢者宗子也召洙至封之遜於居曲阜者且以親老乞南還世祖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命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較元既滅宋宋太學生孫嵩悲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世接時賦詠寄無窮之思許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衰服哭婺源汪炎昶故善從受學於月卿友厚善亦讀書學道不求聞於世元有天下益久宋遺民遺俗漸盡而炎昶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然宋人也其記憶不能尚人然就七伏枕不暫廢誦習遂淹貫宏博其教人有履級躋具有條序猶然宋大儒家法也後生小子去宋世遠無從質往事見炎昶咸以爲前代遺賢而炎昶自言亦曰

吾右逸民也學者稱爲右逸先生家貧事母孝母年八十有九而炎昶亦老矣蔞蔞祗栗進食奉水必躬親母忘其貧及疾病整冠坐正身歛手逝○杜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氣貌魁偉金將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訪遺書讀之轉徙汾晉從開府粘合珪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望氣者言所居下有黃金亦不發視也世祖南伐召見命從行以疾辭中統初徵不就人勸之仕瑛太息曰世去古雖遠而先王設施本末先後猶具可考見苟仍舊習以滋世弊吾不能令隨時俛仰以赴功吾不願也竟不仕以終○杜本字伯原臨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隱武夷山中文宗在建康以幣聘不起以丞相脫脫薦賜上尊文幣召爲翰林待制召議政以疾辭致書丞相曰公能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萬世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與言制作也爾矣竟不至本淡靜寡慾無疾言遽色與人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貲力無以學者皆濟之時撫州有何中太虛危復之見心中必顓學弘深該博名流欽任服之博覽通易學能詩詔使以幣聘謝不起隱紫[illegible]萃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楊維禎字廉夫紹興[illegible]人有奇文危行作萬卷樓於鐵崖山中日讀書其[illegible]穿百家第進

士、累江西學較捍舉、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正統無定論、維禎著辨申宋爲正統、累數千言、學士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後、論定於此矣、張士誠據全吳、召之見、不往、訪以世事、著五論報之、又復書詆所用非人、洪武初、徵議集禮、謝歸卒、維禎性疎豁、與人交不疑、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視之蔑如也、然有大度、平生不沒人小善、接引士、張之恒過實、士以此感附、而負之者、亦未嘗較曲直也、有貴游子破產、流落、數踵門求見、已竊其所藏倪雲林畫而去、侍子欲詬之、曰吾哀其困、使持往見逆人爲介耳、務掩人過如此、一日出遊、夜遇盜、大亡失、黎明家人走報、賦詩不輟、曰、老鐵在、區區長物奚恤、晚年築小蓬臺以居、不復下、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避、恕老直、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湖南李祈評其文、以爲王光翊氣、不可掩云。○宗暘、字子升、台州人、曾祖太學生景行、仕宋、官慶元府教授、宋亡、不復仕、暘篤學無不通、舉進士、知平陽、以惠利爲政、丁母憂、解官、方國珍據台慶溫、台慶溫人士不爲用、則爲所禍、惟暘不得而用、亦不得而禍也、已欲浮海去、顧父老不忍、乃却掃一室以居、胡參軍深、鎮括蒼、以書幣交、將薦之、暘謂其使者曰、

使賜出足爲天下重雖强顏從參軍後不辭也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須刻去左右參軍奈何必使之爲不忠孝人乎深感其言而止居無何父卒執喪毀欲死又十六年乃卒年七十有九 上篤行

李徵臣揚州人也仕元爲翰林待詔洪武中召至欲用之不屈家屬賜死盡終不屈謫戍寧夏永樂間有丁學士者

成祖重之召問曰汝少從誰學丁以徵臣對且言其德行文學

上曰今安在曰戍寧夏

上密遣人取徵臣入京召對稱旨他日問學士汝欲見汝師乎學士叩頭謝曰幸甚召之見之

上欲官徵臣徵臣對曰臣于洪武中既不受官今日義不得復受

上曰欲何之對曰願還戍

上曰今朕已召卿何可復從戍乃遣還家曰臣無家可歸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盧景華願依之

上從其請景華館之命其子弟從學焉居數年卒葬于先人之傍 ○胡純字希一山西平陽人仕元爲翰林供奉洪武初謫廣西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

都督韓觀造其室，純受之不報。一日，觀又往訪，謂之曰：「先生于觀似無已，無情乎？」純曰：「謂將軍知我故也，所謂士伸于知己者。」觀亦歎息而去。○蔡子英，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顯官。元兵敗，子英單騎走關中，械送京師，釋之，授以官，不受，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

上知其志不可奪，送出塞。　上義行

元史以親喪廬墓致異祥者：泰州畢也速，中典尹夢龍，太平胡光遠，雷州吳國寶，扶風楊暉，偃城丁文忠，宛丘邵敬祖，永平李彥忠，茶陵譚景星，濠州郭成，雎寧吳希曾，淳安姜兼，延安王士弘，洛川何從義，延安王克己。其刲股愈父母疾著孝者：潭州李家奴，渾州朱夫祥，密人胡伴侶，固安哈都赤，興平蕭道壽，備身葬親負土成墳著孝者：邵武郭回，安西張子夔，夏邑陳乞兒，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移剌伯顏，南陽怯烈反武。其疾刲股，卒廬墓致異感者：亳州孔全，扶風趙榮。其父母疾，嘗糞驗瘥劇，禱天求代者：洧川尹莘，高唐孫希賢，高郵卜勝榮。其親疾禱有異感而瘉者：譙縣劉通，鄱陽黃鑑，諸暨丁祥，霍丘張旺，華州張思孝，邳州杜祐，歸信王庸，山陰樵者陸

思孝、新建陽霖、其搏虎救父得生者、長泰人王初、施合德母死於虎、奮殺虎立而甃不仆者、餘姚石明三、其遇盜身代親死獲全者、句容樊淵、寧化賴祿、潁州張紹祖、其五歲能詰盜代父死獲全表門者、冀城郭徇徇、其九歲能從父流竄不憚劬若者、番禺陳韶孫、其與父母相失、行求得之者、臨湘劉琦、建昌高必達、南城黃覺經、漁陽曾德、杭州俞全、也州李鵬飛、其救母死兵火者、中牟劉源、護母柩死水者、曲沃靳昺、其代親死兵盜者、上高李明德、膠州張緝、新昌石永、晉安呂祐、其兄弟分財能義讓者、蒲州吳好直、鄆城柴荀、陳舜咨、其以蔭敘讓者、平章帖住子長壽、畏吾氏秋秋、濠州高中喜定武進、其兄弟爭為代死者、莆田郭道卿、任卿、十世同居得旌門者、蕪湖芮世通、八世同居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張顯、延長縣人也、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旦諸女婦聚一室、為女紅、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兒幼子啼泣、即抱哺、一婦嘗歸寧、衆婦共乳其子、兒不知孰為已母也、顯卒、弟聞以家事傳其子爰、爰辭曰、叔父在、宜主家、聞曰、宗子也、宜莫如姪、卒傳爰、縉紳家、自以謂不如也、至元中表門、○劉德泉、汴梁杞人、早失母、父再娶王氏、生二子而卒、德泉撫愛之、長益恃

友父之父以歲饑俾析爨德泉泣止之不得父卒兄弟還同爨如初至治中貞定有朱顯者祖父巳分財而羣從幼多貧無歸乃謂其弟權曰父子兄弟一氣也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同居延祐中蔚州吳思達者有兄弟六人以父命析居後兄弟産多耗父卒治葬畢思達告其母會宗族泣曰吾兄弟同母恐令苦藥殊耶焚分券合食母卒毀甚宅後槐生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濮州朱汝諧者以父命與兄析居父卒兄盡蕩其産迎請共之俾父季父貧病迎養之湯藥其占葬具卒器葬盡禮其事伯叔父謹者有懷孟楊一祐平張本貞定張慶大名元善之倫○趙毓唐州人遷鄭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以母老棄去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家百口無閒言毓長兄瑞早世嫂劉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沒毓毋念其婦王年少許改嫁王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留終事姑毓妹贅朱佑佑卒佑毋失養乞歸毓妹養之以孝友節義舉一家表門晉寧李忠幼孤事毋有至行大德七年卯保山移所過民庭合皆摧圮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家獨完大名李茂父卒事毋孟至謹楊州火延燒千餘家及茂廬風返

而滅乂以爲孝感云○手仁盧州盧江人生七歲被兵家散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得罷遣於是仁蹤跡母得之潁州得兄於睢州得弟於邯鄲乃行乞貸得鈔遍贖之已經營百計遍求贖家大小二百餘口皆完聚如初蜀人章卿孫本劉姓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相失三十年卿孫遍求訪得之迎歸養終身○黄贇臨江人父娶後妻居永平贇往求死矣後母聞贇來避匿去莫知其父墓贇哭禱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可得也果得之負骨而歸○王思聰延安安塞人家力田農隙授童子書爲養母卒盡哀事繼母如母以家多幼惟侵父母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父病劇思聰祈天求代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詔旌門○黄道賢泉州人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求之道賢念生母不置屢請于父得召歸道賢竭力養二母並得其懽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懈求良醫莫效願減己算益父壽父乃愈後十三年卒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墓側終喪○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行至正中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慮後患乃製厚棺勒銘其上識母柩而以四鐵鐶釘之後墓爲水所敗彥斌號慟求不得

乃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發莫知處願天矜憐假夢靈指示之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乃載歸更葬○陳友𢙺四明象山人父應魁爲宋國子助教宋亡爲元匿不仕友𢙺性端毅好學不爲世俗浮華之習事親孝親沒未葬隣失火家人爭負筐篋走友𢙺與婦徐伏柩慟哭誓不獨存而風反獲全從弟友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友𢙺爲長娶以遺物畀之歲饑鬻其妻簪珥糴粟以振贍平易稚恪鄉人化焉○蕭夢得吉安太和人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倪少長嗜學潛心諸經於易尤精至元中郡縣交薦夢得念母老不欲仕日事母之口短皆辭謝築葺竹別業奉母居焉母好施與遇內外婣族之急者意怛怛思周之夢得竭貲承其志友弟及甥女力爲裝遣之母以故悅安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死廬墓左三年然後反遠近學者慕其文行咸執經受業爲顯官頗衆縣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役籍受之窶弱夢得大憫之走白吏稽其物産而甲乙之編爲義役鄉鄰有訟者多就質平○王薦福寧人性孝好義父疾甚禱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復甦曰適神語我曰汝有子孝上帝錫汝十二齡病遂已後十二年而卒母沈病渴

思食瓜、時冬月、偏行求不得、避雪樹下、仰天哭、忽從巖石間得二瓜、攜而歸、母渴頓止、有鬻田於薦而死者、不能葬、且無主、後薦以田歸之、使置後葬焉、州禁民不葬貧者至焚柩、棄骨中野以避令、薦以其地為義阡、收瘞之、其死不能斂者、買棺葬焉、至大中、歲大侵、盡出所儲粟賑之、有饑欲死者十一家、家粟竭、乃質田易穀、分給之、民為月朔會佛祠為祈福、事聞、詔旌門、○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壯失父、居廬三載、啜粥面墨、繼母唐右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母、撫諸弟甚恩、及長、娶婦求分異、全不能止、田廬器物、畢願其薄惡者奉唐右氏以居、其旨無乏、唐右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時奉元劉德、事繼母何亦篤孝、貸錢為四弟婚娶、諸弟化德、一門藹然、人稱為劉佛子云、○扈鐸、汴梁蘭陽人、蚤鞠於伯父、事伯父如父、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舉一女、妾不慧、熟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令傾其護視之、遺腹子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有疾、輒夜稽顙北辰、祈哀請身代、勿使伯父無後、其誠至如此、母卒、廬墓側不歸、會歲凶、多盜、宗族交勸之歸曰、不可、今歲凶多盜、家雖貧、安知盜不意墓中有可欲

生心平儻驚吾親雖生何爲竟守廬不去時有河內馬英者父喪卒致毀二兄繼沒英獨事母甚謹奉二寡嫂盡恭竟全其苦節母卒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栢廬墓終其身○張恭河南偃師人爲兵部掾以親老辭歸養身負水灌松栢父喪卒過哀事母焉尤謹歲凶夫婦采野菜爲食而甘旨無乏母有疾躬除溷穢喂哺飲食之嘗糞以驗疾大曆初盜起江南居民盡逃竄恭度母疾不可行躬守視不去盜至頃被劫不去母殁居喪盡禮詔旌門鎮江有徐鈺者年甫冠侍父行丹陽父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側不能救鈺投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溺水死○歙鮑氏故衣冠家也其先棠樾處士宗巖者有行誼弗仕元季盜起處士與其子壽孫出走其伏大壑中寇至執處士及接于樹將殺之壽孫出哭曰父耄願哀憐勿殺我請代處士處士曰吾秖此一子吾老矣死不足惜兒死則宗祀絕願無聽羣盜欲捨之中儜者持不聽忽大風起林木震動類鐵騎蹴踏聲盜大驚相顧怖愕走乃父子俱免○皆汝道德州濟河人勃父喪毀事母嚴順母疾晝夜不離側母感其孝以所藏金珠畀之曰以相報也汝道泣不受竟與兄弟分之父卒居喪如禮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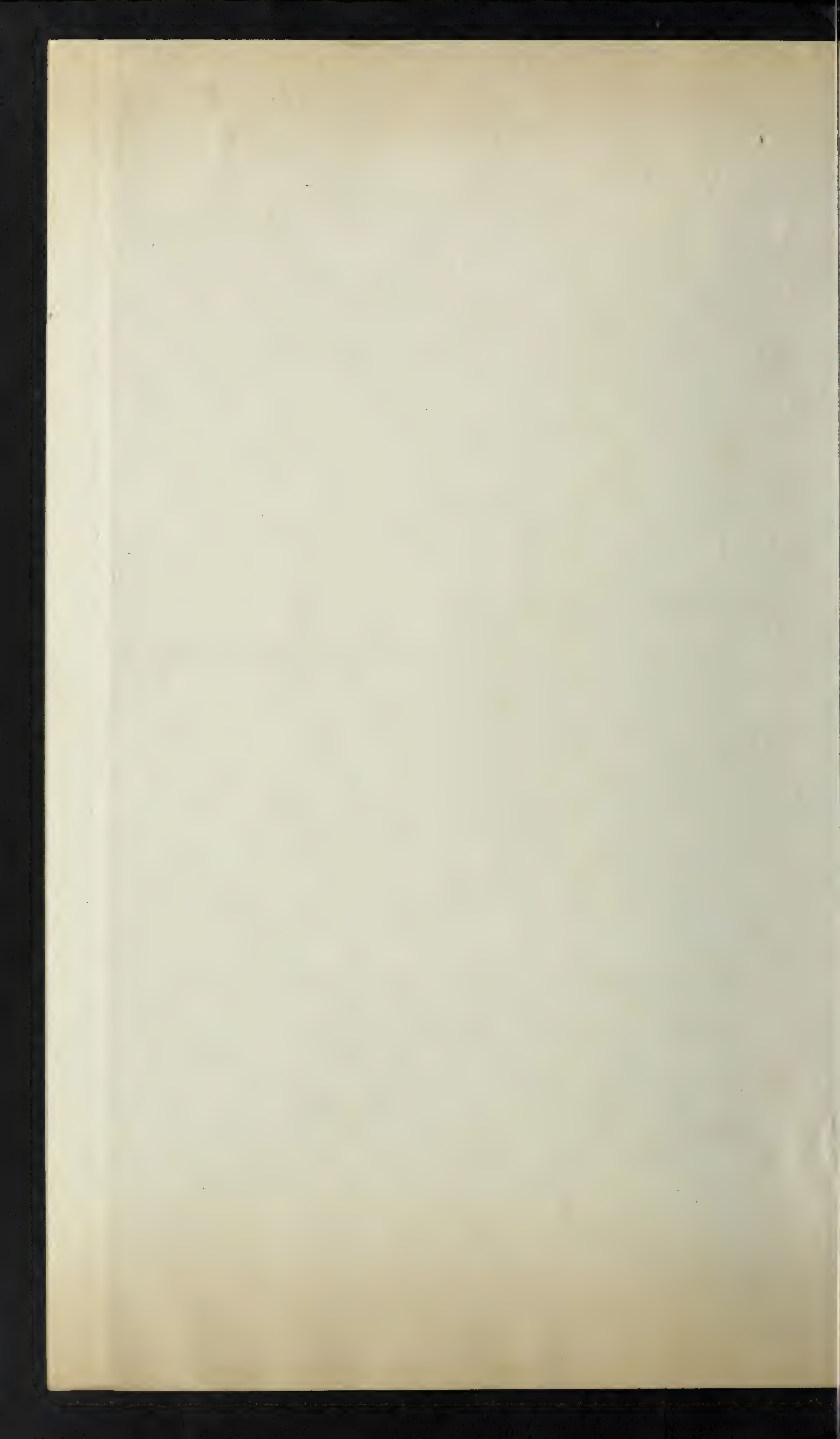
弟早世，撫諸孤如子。鄉士劉顯等，貧無以自業，汝道割
已田畀之，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汗而愈者，
則設瓜及米戶饋之。或曰：疫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益
周行問所苦，卒以無恙。有死者，以棺槨瘞之。文嘗出麥
粟貸閭里，秋蝗食稼不能償，悉聚券焚之。詔旌門。時客
城魏敬益好施，以田十頃棄貧者，見旌。○孫秀實，大寧
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有仲和者，托秀實貸富人鈔
二千錠，貧不能償，亡去數年，親思之成疾。秀實饋薪米
存問，終不愈，則畢償所逋，取券歸之。已遣人訪仲和，召
之歸，令完聚如初。諸貸子錢不能償者，多折券已責。時
大同賈進者，亦好施，大德中地震，民傷死乏食，進給酒
米薪炭濟之，製藥餌已疾者，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
者，買地為義阡，瘞死者。三原李子敬，嫁不能嫁者五十
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並旌門。○
趙一德，隆興新建人，元初俘入燕，爲鄭留守家奴，號忠
幹。一日，自請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去父母，嘗主生
全三十年矣，故鄉萬里，今父母老矣，脫不幸，永爲世罪
人。伏地泣不起。阿思蘭母子感動，爲期而遣之。及至家，
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已八十餘，一德舉二柩葬之，欲留
事母，懼見罪，如期反。阿思蘭母子乃太息其孝，裂券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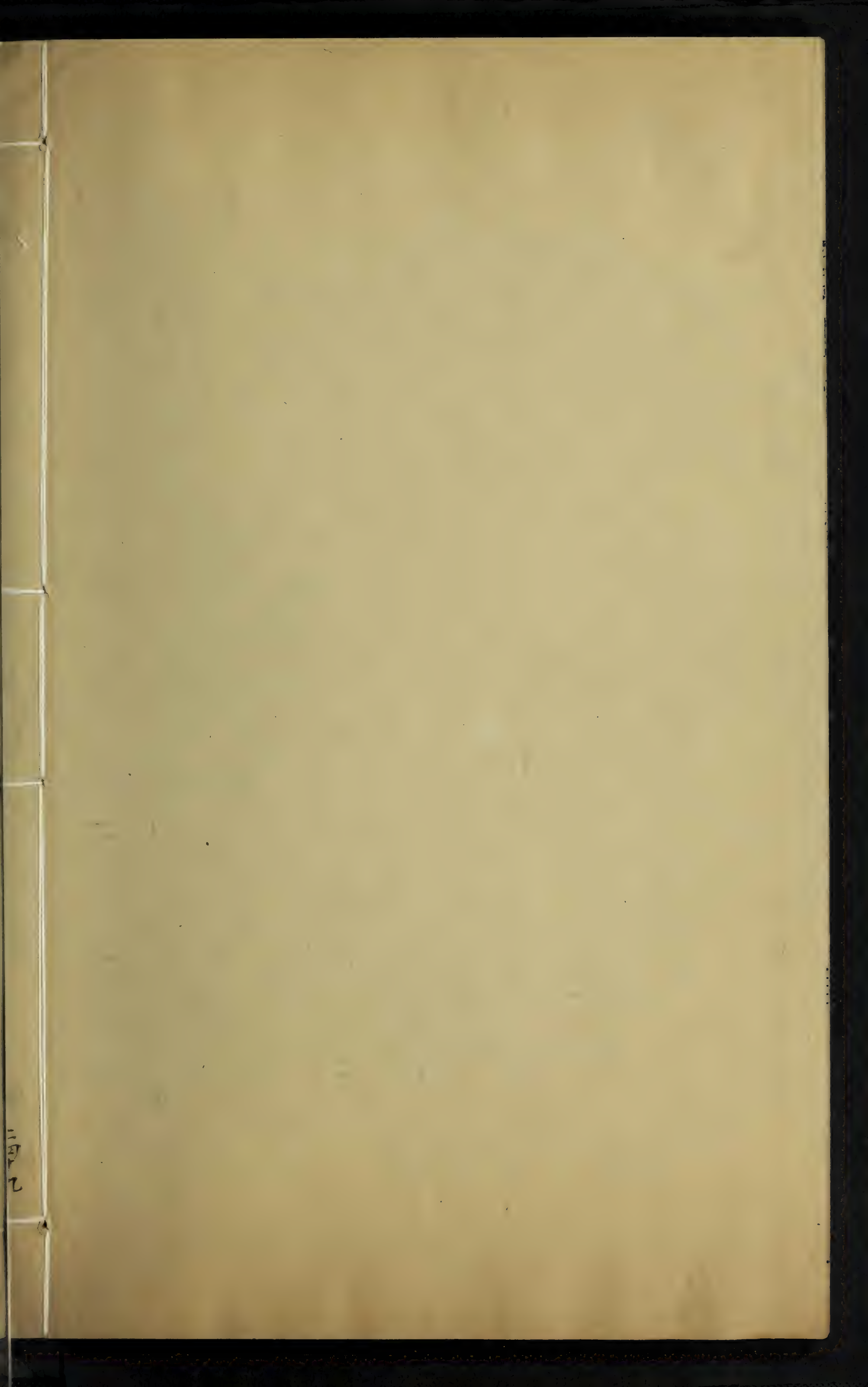
遣之使歸養將行阿思蘭被誅籍家奴隷各逃匿去二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其忍同路人耶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宽得昭雪還所籍主母勞之曰當更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若獨冒險難自吾家寃可爲疾風勁草矣分美田廬遣之泣謝曰毋年八十餘得放歸恩厚矣敢他冀乎終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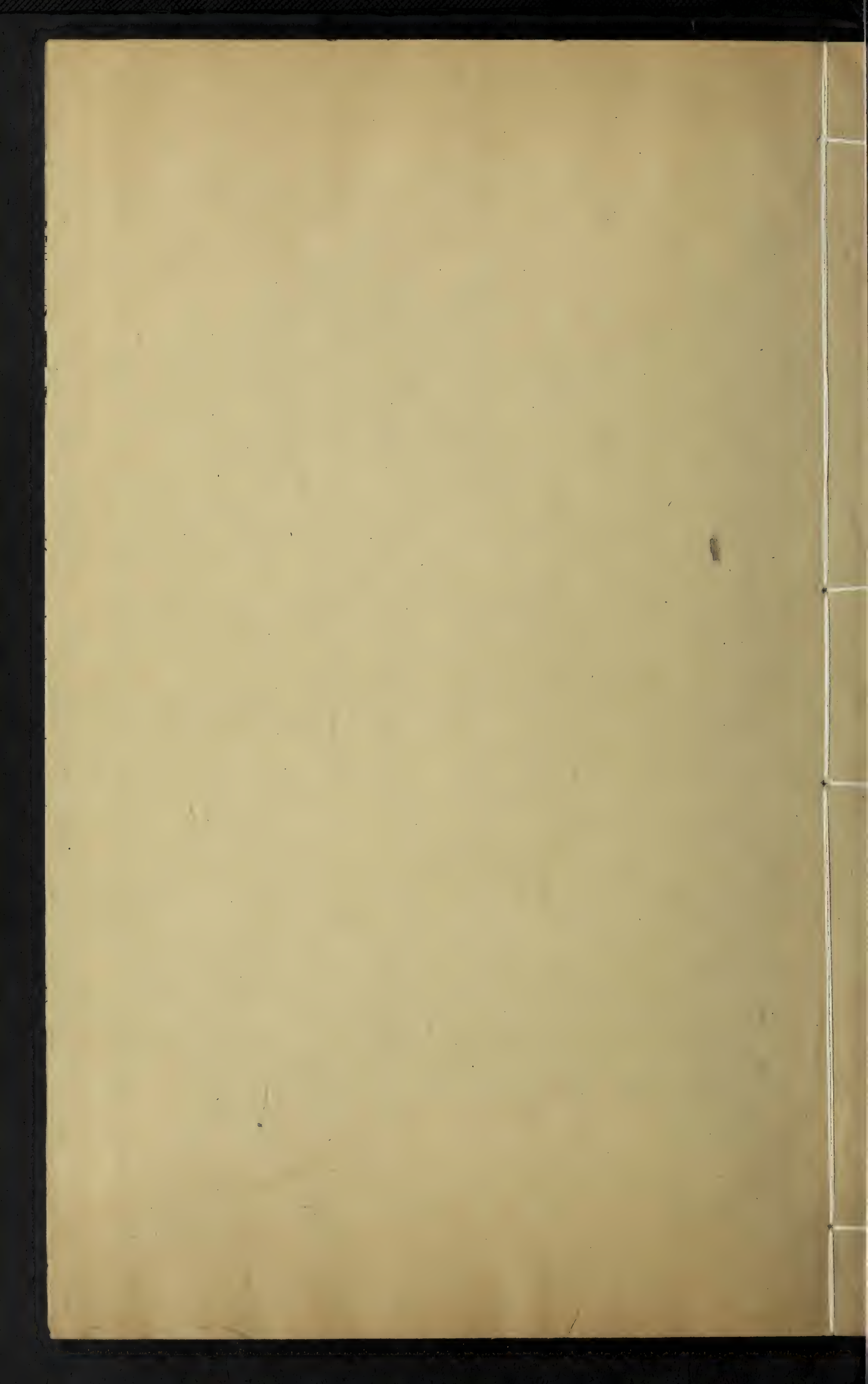
上篤行孝行義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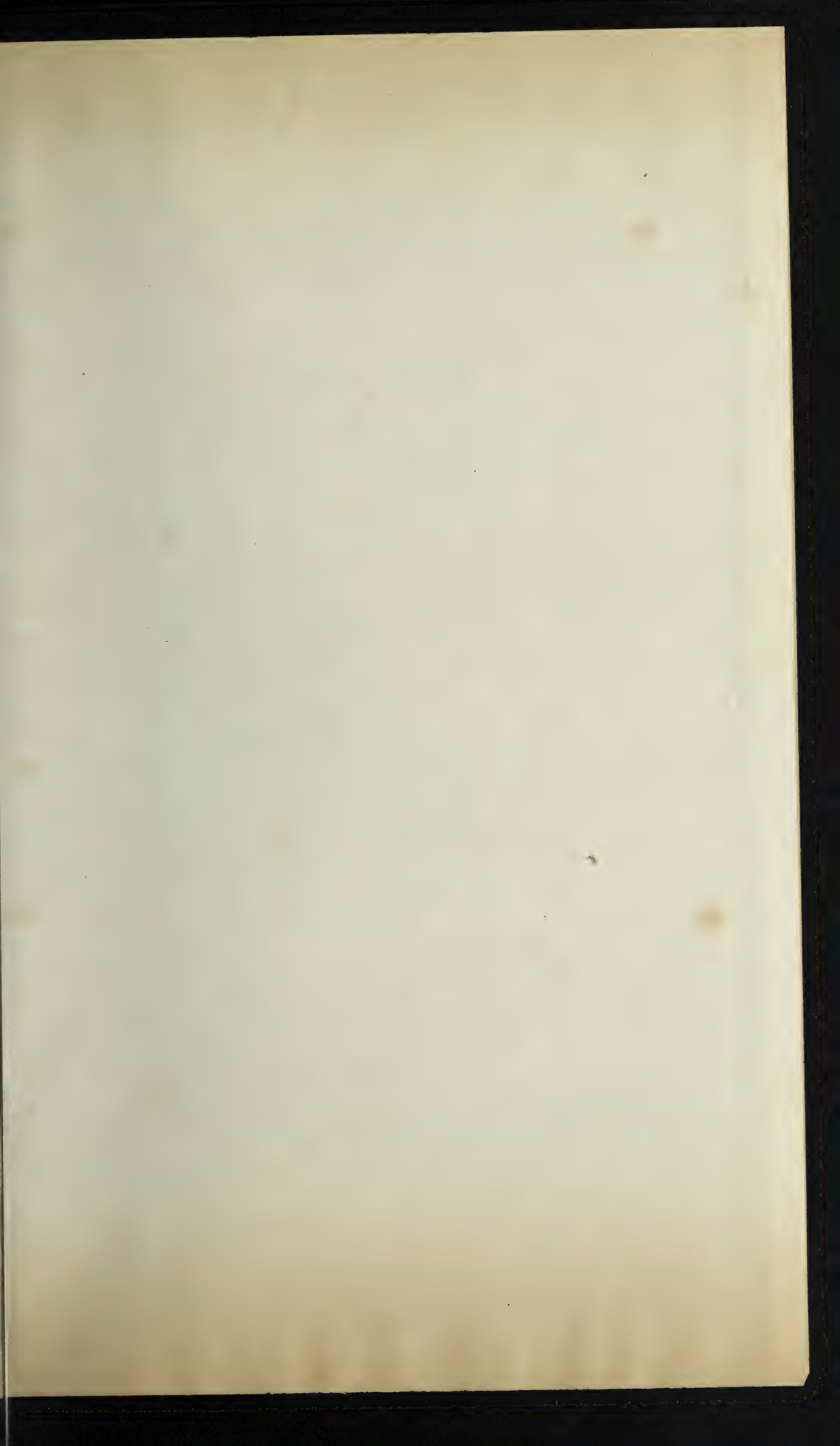
論曰昔太史公表六國秦事歎以爲世異變成功大也傷之矣至蒙古則以北狄適逢世奄有越於一家有是夫有是夫方秦滅學時世儒贊無爲秦者元適宋學大昌之後北方之學者具誦法洛閩斤斤爲其主道之節其國世臣宿將以受學故往往師德秉道介然以終守淳固也下逮于黎氓斯何也非易龍戰之會無陽矣而稱龍見天地之心耶禮曰短至澤冰腹堅而芸生荔挺

麋角解。水泉動也。有以耳。諸大臣。良臣。貞忠之臣。見前志。儒學文學卓行孝行獨行此具次其人益以明有天道焉。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三

隱逸傳

明盱郡鄧元錫纂

太史公曰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意儻其無是公乎既而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繇冢云意其信也蓋不敢質信質疑之也乃莊子喜稱述之稱堯讓天下於許繇許繇曰子治天下天

下旣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又稱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君獨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受之職多男子而受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

無道修德就閒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封人去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已又稱堯之師曰許繇許繇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若伯成子高之倫此何以稱焉夫莊子者隱居放言人也其書大抵皆寓言卮言空語無事實然隆古時風氣淳龎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小恐大惴之習未有以滑其中彼其視人世如游如浮豫晏恬休超獨立而無求也要必有近似者何謂盡誣乃仲尼師表萬世於逸民之倫亟稱之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又次避色避言又曰作者七人蓋歎之也夫緇林漁父之談見於南華者闊矣即論語

所稱晨門荷蕢長沮桀溺楚狂接輿之倫不一而足斯何非事實乎雖孔子歎其果歎其固識其潔身亂倫而下車與之言使子路往見之而避不得與之言其意念何深也蓋道喪世久矣令無如人者蟬蛻汙濁之中沖舉埃塵之表盡人焉而蠅營狗苟溺焉而不止則幾無行矣語所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夷齊下惠最著孟子至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仲雍事見周列國志夷逸夷詭諸之後也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之仕笑曰譬諸牛寧服軛以耕於野豈能被文繡入廟而爲犧乎卒不仕朱張字子弓荀卿子曰彼大儒

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唉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仲尼子弓是也少連東夷人孔子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孔子之所謂逸民也楚狂接輿楚人陸通也佯狂以避世躬耕而食其歌鳳以譏孔子微婉深厚實爲楚聲元楚昭王以幣聘焉接輿笑不應使者不得問而去妻從市歸問之曰子少而爲義豈老而遺之耶門

外之轍何深也。接輿曰：王遣使聘我。妻曰：許之乎。曰：許之矣。妻曰：不樂。接輿曰：富貴人所欲也，子獨惡之乎。妻曰：吾聞士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夫子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據義而動，樂不奢足矣。若受人重祿，乘堅食肥，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固未許也。妻曰：君命不從，非忠也；從之又改，行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績器，變姓名而去。

其在齊有麥丘野人。桓公逐鹿，見之，下車問父年幾何矣。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壽。與之飲。野人奉觴再拜曰：吾君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再。野人奉

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而不惡下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野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群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曰。此一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也。叟其勇之。野人潸然而泣曰。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前二言之主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以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因左右以謝也。君乃赦之。昔者夏桀殷受得罪於群臣百姓。至今未有爲之謝者。桓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於廟。問政焉。其在魯有周豐黔婁先生榮啓期。哀公執贄請見豐。豐不可。公使人

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
民而民敬敢問何施而得此於民也豐對曰君不祭乎
壝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
乎魯請黔婁先生授以政先生不應予之祿不受其没
也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
不表覆以布被用以斂覆首則足見覆足則手見曾子
曰邪引其被而覆之也則斂矣黔婁之妻曰邪而有餘
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邪之故至於此生而不邪先

而邪之非先生意也請爲謚妻請謚曰康或曰方先生之存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謂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先生政以爲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泊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謚之康不亦宜乎曾子太息曰惟斯人乃有斯婦榮啓期年九十有五矣無子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琴瑟而歌孔子遊泰山見之問焉曰先生何樂也期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有男女男尊女卑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

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既九十有五。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待終。當何憂。孔子曰。善哉。乎其能自寬也。其在楚。有漢陰丈人。有居牟說。漢陰丈人隱於圃。子貢南遊楚。反於晉。過之。丈人方爲圃。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畦焉。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甚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

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耳子貢瞞然慙俯而不能對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夫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屠羊說隱於屠楚昭王失國說走從昭王反國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王失國說失屠肆王反國說亦反屠肆又何下焉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功故不敢冒其賞王謂司馬曰說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其爲我延之三旌之位司馬以告屠羊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反屠羊之肆終不受漢興

有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夏黃公此所謂四皓者也當秦之世四人避而入商雒山中待天下之清高祖高此四人召之四人以帝好慢侮人逃匿義不爲漢臣天子愈高之頗以不能致爲望後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以爲上所不能致者天下獨四人令太子爲書卑辭降禮備玉帛安車迎焉四人乃至卒以定太子語具留侯事中文帝時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張廷尉釋之師事焉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在王生韈結解顧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退人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

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時楚人有司馬季主隱於卜長安東市中大夫宋忠博士賈誼出洗沐相視而歎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朝廷公卿士大夫吾則旣見之矣試之卜肆中觀馬季主閒坐與弟子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倫於理也二大夫聞之茫乎其自失而歸武帝時有摯峻伯陵者京兆人隱於所山與太史令司馬遷善遷遺書招之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

材能絶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
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懸也願先生少致
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利
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
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
小人勿用徒欲偃卧從容以送餘齒耳終不仕卒于所
山所人立祠號曰所君其後宣元間王吉貢禹史著傳
後皆爲名臣自有傳此不著先漢末有鄭子真嚴君平
之倫嚴君平名遵蜀人也與谷口鄭樸子真皆修身自
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

以禮聘子眞子眞不詘君平隱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
而可以開導人人有邪正是非之問依著龜爲言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
勢導之使知趨舍去就之決葢從者過半日裁閱數人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讀老子依老子莊周之指
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從學已而仕顯名數爲朝在位
賢者言君平之德古德也杜陵李彊素從雄所聞之比
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見之
儻可得見乎謹毋言辟薦殆不可得而詘也彊曰諾然
心不謂然及至蜀欲辟以自佐見之高遠莫測也卒不

敢言辟舉事乃歎曰子雲知人君平年九十餘終雄著
書言當世士亟稱此二人其書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
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眞不詘
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奚其卿蜀嚴沈冥不
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不繇卽夷雖隨和
何加焉又稱蜀人李仲元弘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或
曰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
之不彰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
聞又謂仲元世之師與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儼

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吾先師之所畏也聞以德詘人矣未聞德詘於人也時北海龐萌者遊學長安見王莽殺其子宇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遂掛冠東都城門而去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光武中興還瑯琊棲勞山養志修道所至人懷其德敬之如父後有詔徵萌萌出就輿陽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爲徵我者以有益於政也今不知面方所在能濟時乎趣駕而返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

[illegible]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獨沈隱去儈牛時人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何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性尚中和通老易貧無資食或遺之取裁足而反其餘莽大司空王邑欲薦之固辭乃止嘗讀易至損益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婚嫁畢勅斷家事勿相關曰當如我死也與北海禽慶俱遊行五嶽後不知所終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光武遣前將軍鄧禹西入關親送之野王反而畋於野見之問禽何向舉指曰西矣然此中多虎日臣往卽虎虎亦來卽臣大王勿往也帝曰苟有備何患二老[illegible]

湯放桀于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克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而知如此乎其防雖有備庸可忽乎帝悅曰隱者也復召之去莫知所之其後帝既在位求隱逸敦尚名節召太原周黨東海王良王成使者三往乃就道及入見黨伏而不謁良成皆不受官引去博士范升糾以爲大不敬帝曰夫士各有志焉賜帛而遣而餘姚嚴光子陵少與帝同學相善也帝即位變姓名自隱帝思其賢數物色之不能得後齊國上書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疑爲光帝乃備安車玄纁使聘之三反而後起將至敕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既

至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直入臥所撫光腹字呼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爲理耶又臥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相追乃爾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升輿嘆息而去司徒霸遣吏奉書前迎光光不發視謂吏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少差否吏對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吏對曰公聞先生至欲進造迫與司不獲顧因旦暮屈語言光笑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否天子徵我三乃來天子不見顧見人臣耶吏求報乃投劄與之口授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

諛順旨要領絕。更求益。光笑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耳。帝每引光入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已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富春山以終。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云。顯宗時有扶風梁鴻伯鸞。始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無不通。不爲章句。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欲女之。謝不娶。同縣有孟氏女日光。貌寢而黑。擇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市作布衣麻

縷諸汲作織績之具以行。始嫁。以裝齎入。七月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與俱隱。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裙。操作而前。鴻喜曰。眞吾配也。其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誦書。彈琴以自娛。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變姓名曰運期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已又去適吳。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

非非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
錯直咸先佞兮涎涎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
逍遥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覲兮我悅遂舍車兮
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陬雖不察兮光貌幸
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亢茂時兮
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
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至吳依大家臯伯通以居
出爲人賃舂夕歸妻不敢仰視每食妻舉案齊眉臯伯
通察而異之曰彼其人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夫也
乃舍之於家禮敬之鴻潛閉戸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

伯通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慎勿令我子持我喪歸也。及卒。伯通爲葬之吳要離冢旁。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令終古自相近。時京兆高恢。好老易。與鴻善。隱華陰山中。鴻東遊思恢。作楚聲懷焉。恢亦以不仕終。其後有平輿廖扶文起。鄭人臺佟孝威。霸陵韓康伯休。茂陵矯慎仲彥。扶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死非命。憚爲吏。太息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墳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不對。逆知歲荒疫。聚

殺千斛。周宗族親婣。又歛葬遭疫死亾不能自收者。後
居先人冢側。不復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
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爲從
事。固不肯。人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卒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佟隱
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給。建初中。州刺史辟不就。
行部使從事致謁。乃往謝。刺史執贄見之。問之曰。孝威
居身甚苦。如之何。對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何
謂苦。如明使君奉宣詔書。日夕怵惕。廢事。乃爲苦耳。遂
去。終不見。康本京兆、者姓常。采藥名山。賣之。口不二價
者三十年。有女子從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若豈

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市中小女子知我名。何用隱爲。乃遯入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強之。康不得已行。辭安車。自乘柴車往。晨發至郵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修橋。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乃知徵君也。使者欲笞亭長。康曰。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既即路。道亾去。以壽終。慎好黃老。隱遯山谷間。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同鄉。時融以博學名。章以廉直稱。皆推先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

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方今明明在上。四履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豈有意乎。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亦非狐兎燕雀所敢及。謀慎不答。年七十餘不娶。後忽歸家。克期卒。慎同郡馬瑤隱汧山。以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歸之。又後有魯陽樊英通五經。善風角河洛七緯。推災異輒効。隱壺山之陽。前後徵辟皆不至。順帝策書備玄纁徵之。復固辭。詔責州郡趣駕上道。至京復稱疾不起。強輿入殿。不為禮。帝怒謂英曰。朕能

生君。能殺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爲慢朕也。奐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仇讎。立其朝猶不肯。況得而貴之乎。布衣環堵之中。晏然自得。雖萬乘不與易。又何得而賤之。臣非義之獲。萬鍾不受。伸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焉能富臣貧臣哉。帝不能屈。而重其名高。爲設壇場。具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稱疾篤。詔以光祿大夫賜告歸。蓋是時世彌尚名節。士皆亢厲守高。風習所移。所繇於古隱德不曜者嫌朴矣。惟豫章徐穉。汝南袁閎。陳留申屠蟠。汝南周燮。周

總伏風法眞襄陽龎德公猶之古風烈云穉字孺子家貧耕稼自給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歸仁郡太守陳蕃性高簡罕容接惟禮敬穉穉來下特榻坐之去則懸焉舉有道即家拜太原太守不就屢辟公府不至始爲大尉黃瓊禮辟不應比瓊卒歸葬穉負糧徒步至江夏赴之出隻鷄以所漬絮酒哭祭盡哀去問姓名不答時名士數十人在坐意其爲穉也遣茅容以輕騎前追候之及于途爲設飯飯之問國家事不答問稼穡答之容還以告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然孺子爲人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

偉飲食此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爲不答國事者其愚不可及耳林宗嘗欲與穉通託所親爲容穉不答謂其人曰爲我謝林宗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何栖栖不遑寧處爲乎及林宗有母喪有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者衆莫知所謂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白茅純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以蒲輪徵會卒年七十二桓帝初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疏薦穉與汝南袁閎京兆韋著彭城姜肱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擢登三事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以安車玄纁徵皆不至時穉閎著最知名帝問孰賢太尉蕃曰

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者也至於稗𥻸自江南𡈽薄水淺之鄉而角立傑出此固爲先子佽字季登亦篤行不仕太守華歆請相見固稱疾不詣漢末寇賊縱横皆敬佽行誼轉相約勑不犯馬閎司徒安玄孫少勑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隱名姓却徒從徒行詣之及門累日不得通會阿母出見之驚入白其夫人乃密呼入見見巳辭歸父遣車送爾眩瞀不肯乘復徒步去郡人無知者及父卒閎兄弟迎喪縗絰扶柩冒霜露行千里貌枯毁足血流見者隕涕故知賻贈皆不受累聘召不應以耕學

爲榮已見時險亂而從父逢隗並貴爲三公憂之曰先
公祚流後世子孫不守之以德而競爲奢與亂世爭權
其且爲晉三郤乎杜門削迹黨事作念母老不忍遠遁
築土室四周日坐卧其中不爲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
起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見之母去自閉兄
弟妻子莫得見也黃巾起攻郡縣百姓驚散閎誦讀不
移賊相約不入其閭鄉人就避難者皆得全於土室終
焉弟忠弘皆以節操稱弘耻門族貴勢變姓名徒步千
里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時詔玄纁徵安陽魏桓鄉人
勸之行桓曰夫仕求以行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

廐馬萬匹其可滅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桓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終隱不
仕申屠蟠家貧爲漆工父喪毀過禮服除不御酒肉十
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隱居精於學博貫五經兼明
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學子居歿以後事託蟠蟠躬
推輴車歸其喪司隸從事聞而義之爲封傳護送不肯
受投傳去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焉邕被州
府辟辭讓蟠以爲體性高妙昧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
語且邕傳中郡召爲主簿不就太尉黃瓊卒葬江夏四
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見蟠畢推讓南郡一生與酬對

甚弆既別執手曰相見上京非晚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子猶然拘教樂貴之徒耶振衣去不復與之言屢舉有道不就時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有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疑事解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同郡黃忠為書力勸駕不答董卓廢立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十數人並以公車徵卓暴矣

詹易士莫敢不至惟蟠終不屈或勸之行免禍笑不應居無何爽等為卓所脅迫困於位不者及難會徙都公卿遇兵荒家離散或僅以身免唯蟠竟獨全年七十四終于家周燮生而欽頥也曲頟折頞狀醜駭人母欲棄之父不聽曰聞古聖賢無慮多怪貌何渠知非良乎髫髻知讓長尊精禮易非聖之書不讀賀問之好不修耕陂田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也諸辟舉皆不就安帝時以尚書忠薦與南陽馮良並徵不起宗族更勸之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反良亦志行高整非禮弗動遇妻子如君臣鄉

黨儀焉。

周勰者。光祿大夫舉子也。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身降挹禮焉。勰恥報謝。杜門自絕。時梁冀方貴倨。被徵命者懼。莫敢不應。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公車以玄纁徵。固辭。延熹二年。忽開門延賓友談宴。秋梁冀誅。冬勰卒。

法真。南郡太守雄子也。學無常師。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妄交。扶風太守請見。真幅巾詣之。欲署為功曹。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北山之北。南山

之南矣。太守懮然加敬。不復言。同郡田羽薦直體兼四

榮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

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

來儀之瑞。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君名

可得聞。身不可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

謂百世之師矣。其刻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

龐德公居峴山之南。生平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與襄陽司馬徽友善。徽詣之。直德公渡沔上先人塚未

友徽徑入。呼德公妻。曰。速作黍。徐元直當來就我與公

語也。妻子出拜。已入。奔走作黍。俟須臾德公及元直至。

與其語不知其孰主孰客也。徽少德公十歲。兄事之。瑯琊諸葛亮父事焉。至其家。輒獨拜牀下。德公不爲止。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致。就見之。龐公釋耕壟上。妻子耘於前。表問之曰。公所爲隱居不見者。爲全身也。士全一身。孰與保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得所棲焉。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得所息焉。夫趣舍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所棲息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表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去。采藥不反。嘗

漢末有漢陰老父陳留父老者不知何許人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百姓咸聚觀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焉笑不對溫自下車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耳有語未達敢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撫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之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日逸遊無忌勞人也又何覩焉溫大慚服問姓名不告而去黨禍作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逢友人於陳留道中與班荆而語傷德不建人無援而宦豎日亂相泣也有老父趨而過植杖嘆之曰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綱

維高縣去將何所二人大動欲與語竟去不顧反在三
國魏有鉅鹿張臶子明潁川胡昭仲明隱於儒焦先隱
於狂臶游太學兼通內外後歸里袁紹前後辟命皆不
應移居上黨拜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遁常山遷於任
魏武爲丞相辟不就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通消復災
異者郡累上以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
紀自承前致版謁毓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
友諸侯者也何物版謁而可光飾但遣主薄奉書致禮
而已青龍中張掖玄川溢寶石負圖臶私歎之以爲異
爲將來之禎語俱災異志正始中戴鵀爲來巢門陰謂門

人日夫戴鵀陽鳥而巢于門陽。凶祥也乃援琴而歌作

詩二篇旬月卒年百有五歲、

廣川太守王肅聘其家表門昭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

魏武禮辟昭侄應自陳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

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居陸渾山中躬耕

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盜入境不犯正始中大臣

交薦昭天真高潔老而彌篤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

厲末俗。公車特徵卒年八十、中平末白波賊起焦先少與

同郡侯武陽避地客楊州取婦矣建安初西還陜復遭

亂自竄河渚之間食草飲水無衣履科頭徒跣出見人

輒自屏隱處須過乃出不與人語大陽長以爲病狂也
哀之給之食瘦病人多死無肯瘞者使瘞之童豎皆狎
易先然行必阡陌不蹊徑捃拾不取樹藝者饑不苟食
寒不苟衣自作舍如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其
上天大寒藝草自溫呻吟獨嘯饑則出爲人傭作取飽
而已不取直一日持杖渡淺河衆爭前先獨云未可水
忽漲不可渡縣是人異之疑其不在嘉平中太尉賈穆
之官過其廬再拜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卿不
我答我不中爲卿當去耶先搖首曰無是竟不復語魏
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軍行何如不應忽歌曰祝衂祝

似非魚非肉相追逐本謂當殺羖羊更殺羖驢爲隱也後軍果敗議郎河東董經異之欲調與語見之奮髯若爲與有故者謂曰阿先闊耶頗憶共避白波時否先熟視不言經素知其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先乃曰報之矣復挑使言不復應年八十九卒時有京兆扈累安定石德林其行事頗與先同蓋隱於狂行怪也夫然是何可以人理責也後魏晉世亂人習玄虛浮誕者蕩已靡靡矣其居壘守寂闇有實詣或處汙居辱以自全或逍遙達化以適性殊科並軌有蘇門山人玄晏先生之倫　蘇門山人者汲郡共人也曰孫登公和生無家

於郡北山爲土窟居焉夏編草爲裳冬散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戲投諸水中觀其怒登出獨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從爲設衣具食無所受强之受隨棄之去後棲蘇門山所居懸崖百仞叢林茂翳魏文使陳留阮籍往詣之入其室有竹實數斛杵臼一具而已籍故豪箕踞相對登不語籍陳太古無爲之道三王之德發其意不應又叙有爲之教棲神養氣之術亦不應乃對之長嘯音響嘐然終不應意盡而反行至半嶺許聞有聲振崖谷間如鳳鸞鳴林谷傳響則登獨嘯也歸著大人先生論以况之嵇康往從之

游三年問所圖終不答將别康歎息謂曰■■生竟無言乎登乃言曰子識火乎火生有光而不用■■乃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乃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後及禍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云

玄晏先生者皇甫謐士安也安定人漢太尉嵩曾孫少貧不學感叔母教力於學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有高尚之志稱玄晏先生以著述爲務嘗患寢食後得末疾猶手不輟卷或箴其過篤耗神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或勸謐修名廣交謐曰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至道不損至德不益惟無損則至堅惟無益則至厚堅故終不能損厚故終不可薄能體堅厚之眞而立乎損益之外不亦全乎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爲飲餞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飲餞以酒肉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豈古人之道哉舉辟皆不行其後親黨勸令應命謐作釋勸論以通志武帝下詔敦起之以疾自疏曰上有明聖之主則下有輸實之臣上有任宥之王則下有委情之地惟陛

下精求環俊無令泥滓久濁清流或以士交有禮幣爲
煩請絶之者謚曰易陳束帛禮志玄纁故士三揖而進
明就之難也一辭而退明去之易也且六禮不備貞女
不行況命士乎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竟不仕而終
遺誡言存亾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魂無不之故
氣屬乎天寄命終盡體窮反眞故尸藏於地形神不隔
天地之性也尸與土拜反眞之理也葬者藏也欲人之
勿得見也而大爲棺槨賵贈備物此何異理金路隅而
揭表其上乎且不見可欲千載之後終無怵惕篤愛之
至也吾氣絶後幅巾時服衣以蘧篨麻約二頭置尸牀

上擇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廣六尺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以無忘聖道俾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不亦善乎卒竟如其言時南安朱冲巨容有至行閒靜寡欲力耕自食而勵學不輟補博士不應居近夷羌鄉鄰有犯報之以德訓以禮讓羌人奉之如君路不拾遺居無凶人毒蟲猛獸不犯焉以壽終　董京不知何所人與隴西計吏至洛陽日被髮行吟道中夕托白社宿焉乞於市得殘綿碎帛結之以自覆與金帛佳絹不受也或擠排罵辱之無恚色著作郎孫楚異之數就社與語悅之欲載與俱

歸不肯上貽書勸令仕無爲懷道迷邦答之詩曰周道
散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哀哉乎時不可與乎處
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棲棲使自疲
單聘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决忽焉失水以我䙡之
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蹙而去已過去
莫知所之人迹其寢處得一石竹及詩二篇其一曰乾
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
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歸我自然之室其
二曰孔子不遇感彼麟麟乎麟乎胡不遺世而全眞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事母孝每採梠求食星

行夜歸希與世人接或謂之曰君節亮質直服爲郡紀
綱與府朝接自當顯榮何爲困處山林畢性命海濱已
乎統勃然作色曰諸君之遇我至此耶使統屬太平之
時當與元凱訐謀陳謨令遭濁代苹與屈生共泥同汙
汙隆之間自當耦沮溺以耕也豈有辱身降意於州郡
乎已矣吾隨吾之所之時女巫有國色善幻妙歌舞從
兄弟致之爲宴樂召統觀之恐不至紿以從父病統歸
省宴作巫起舞見之驚走門閉破藩而出責羣從曰螮
蝀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柰何與
此妖日夜敖縱爲奢淫亂男女之節乎遂被髮臥不復

言其介如此以母疾行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
公以下並遊洛統時在洛水舟中曝藥車騎如雲不視
也太尉賈充怪之穉徒從就問其姓名不應巳徐答曰
會稽夏仲御也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術猶有大
禹之遺風泰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黄公之高節充更
端語應如響勸之仕不答巳語次及鄉土風謠統曰昔
先王寓稽山朝會萬國聖化猶存百姓感詠作慕歌漢
孝女曹娥父墮水不得屍娥投水死國人哀其孝作河
女歌伍子胥諫吳王忠不用見戮投之江國人痛之作
小海唱充曰公能歌乎曰能於是以足扣船聲清激大

風應時至激水漱天雲雨響集諸人相顧謂曰不游洛水安見斯人充尋罷以文武鹵簿統危坐如故逌然若無見也充等退太息曰此吳兒木人石心後不知所終

張翰字季鷹吳人善屬文任心自適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鳴琴翰初未之識也就與語悅之循勸其入洛遂同載而去家人莫知也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椽冏時執朝權衆爭附翰知其不可與輔也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適志耳卽富貴何為遂引去著首丘賦以見志無何冏敗人服其先識翰既歸從心自適或謂之曰卿適一時而可耳獨不為身

後名耶。翰笑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時數

煌氾勝無忌者。舉孝廉爲郎。郎引去。郡太守造之不見。禮遺之不受。歎曰。生於亂世。富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十五萬。以周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後公車徵。歎曰。門一杜。其可開乎。辭不就。卒。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年十三出游衆句忘反。父母沒。終不娶。辭家遊華陰。觀石室石函。洛陽陷。步擔入吳興餘杭大壁山。倚木於樹。覆苫其上居焉。四無壁障。猛獸馴狎。如是者十餘年。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種麥菽。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輒卹窮匱。人饋遺。取其麤者。不逆而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歸。不可贈常衫褶。不受。颺遣使者置室中而去。終不御。司徒導遣人以車船迎之。不就。荷擔行詣之。導置之西園。園有嘉卉珍禽。因居之。朝士往觀。文頹然箕踞。若無人。溫嶠問之曰。人皆有六親。而先生棄之。何

也文曰本行游學道不謂遭世亂歸無所耳文問饑思食卅思室性也先生獨無情乎文曰思慮意生無意故無情問不畏猛獸何也文曰人無害獸心卽獸亦不害人尊每宴客絲竹盈奏坐中時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尋如不聞疾尊饋之藥曰命在天不在藥夭壽長短時也竟不服居尊閣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逃之臨安山中臨安令迎致之蘇峻反臨安獨全自是不復語惟舉手指麾以達意有疾求還山令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不瘦問之曰先生復可幾日文三舉手復十有五日乃終

張忠中山人。永嘉之亂。隱泰山。恬靖寡慾。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以居。弟子從之者。亦窟居。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不修經典。勸教以至道。虛無爲宗。示以形。不以言。受道者。觀形而退。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衣食不

愛好事者頗或問以水旱之祥不答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忠沐浴訖就車曰餘年無幾不可逆世主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任也以野服入見自陳乞歸處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至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乃没於西嶽命也夫行及關而死堅遣黃門郎冊祝焉賜謚安道先生

○孟陋江夏人吳司空宗曾孫少清操絶倫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息交謝游孤興獨往或弋釣雖家人莫知所之喪母毁瘠不飲酒食肉十餘年簡文輔政命爲參軍不起兄嘉爲桓温長史以豪宗爲風流温重之而陋不降志自若也温躬造焉或謂温曰孟生高行博學宜引至大府以和鼎味温歎曰孟生高士會稽尚不能屈我何敢望乎陋聞之曰桓公正知我我不仕云爾億兆之人無官者十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

命非爲高
也以壽終

何琦廬江灊人少孤居陽穀事母孜孜色養患甘鮮不贍補郡吏以養及母喪泣血杖而後能起殯而火匍匐撫棺哭天爲反風服闋慨然曰鄉所以出身仕者利徵祿展養也今無恃怙復仕何爲於是栖遲養性耽翫典籍以著作爲事終老不衰不交人事不營產業布褐疏食豐約與鄉鄰共之不爲小廉人贈遺亦受隨散之屢辟徵不起桓溫嘗登灊山喟然歎曰山南有人年八十二卒

翟湯江州潯陽人篤行純素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遺

賄雖釜庾不受也求嘉之亂盜聞湯名德相戒無犯數辟徵不就隱縣南山中子莊遵父操以弋釣自給長不復獵或問之曰均之取魚鳥耳若漁而不獵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舍先節其甚者耳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篳門飲水啜菽而終莊子嬌嬌子法賜世高行

金辟徵不就

郭翻武昌人家貧無業欲墾山爲田未題者經歲田無主乃耕作其中稻將熟有認之者推與之嘗以車出獵道遇病者送以車步而歸里鄰歸德歸武昌省墓安西將軍庾翼躬造之見翻舟小欲引就所乘船不肯上翼

乃俯身入其舟。坐終日乃去。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游意道術。不與當世通。時獨語獨笑。或長歎流涕。人從質問。嘿不應。涼敦煌太守陰澹造焉。悅之。經日忘反。會病卒。澹素服會哭。賻之錢二萬。爲著文。稱其宅不彌畝。而忽忘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表。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玄同。蔑以過焉。謚曰玄居先生。

○劉驎之、南陽安衆人。尚質素。少思寡欲。好遊山澤間。至迷失道自得也。荊州刺史桓沖聞其名。往請之。驎之方條桑樹上。謂之曰。使君旣枉。宜先詣家君。沖造其父。父呼驎之還。乃還拂短褐與語。持濁酒葅菜爲供。沖敕從人代之。父曰。若代。非野人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反。因請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之。驎之乃升舟。緣道以所餉給貧窮。至州俱盡。見沖自陳無用。翛然去。後居陽岐。衣食有無當與居人共。里鄰有[illegible]斷伍家[illegible]焉

有孤嫗疾病、曰唯劉長史當埋我、已而果然、侍中張玄
詣荆州造之、方對飲、忽起去曰、今正伐荻、不宜久廢、遂
徑去、不顧、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不娶、食𪙊飲水、寡言論、雖受
業門徒、莫得洽話言、劉曜徵拜太常、不起、石虎以纁帛
徵、不至、迫致之、見不拜、與語不言、館永昌乙第中、中夜
令美女侍之、卧不顧、又使羯戎衛惡者、披甲臨之、兵不
怖也、竊所賜衣物去、不顧、乃聽從所尚、土牀布被、倮寢
息其中、頴川荀鋪造與語、瞑目不答、鋪發被露其形、大
笑之、頽然不驚、不怒、人以爲焦先之徒、莫測其淺深也、
後求去、虎以安車送之、歸秦州、仍教授不輟、秦攻涼、弟
子負以牛、爲戍軍所得、竟遇害、時上谷隱人公孫鳳、襄
平公孫永、皆恬虚自隱、鳳隱昌黎之九城山、永隱平郭
山、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入見皆不言、不拜、無何鳳卒、
符堅以備禮徵永、未至卒、時敦煌宋纖隱酒泉南山中、
涼太守楊宣畫其像閣上、出入觀之、作頌曰、爲枕何石、
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
造焉、避不見、岌題詩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
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珍、室邇人遐、實勞我
心、纖注論語及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凉張祚

徵爲太子傅、不起贈、遺一無所受頃之卒、

戴逵。字安道、譙郡銍人。少博學。善屬文。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召鼓琴。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豈王門伶人哉。徙會稽剡山。性高潔。以禮度自將。深以放達爲非。著論曰。儒家尚譽。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以容貌相欺。至於末僞。道家去名。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則有越簡之行。情禮具虧。至於本薄。夫僞薄非二本之失。而弊者託二本以自縱也。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苟弊其本。聖賢亦將如之何哉。與武陵王龔玄之。並以備禮徵。皆不就。子勃、顒並隱遯不汚、修父業並精、父殁所傳琴

操不復奏各造新弄十數部彈焉以桐廬多名山兄弟往遊留居焉勃疾患醫藥不時給顒請于縣供醫藥嘗勃卒而止已出居吳吳下士爭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居之無何繁密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中庸注三篇吳郡守及郡內衣冠要同游野澤與至輒往人以此安之宋初徵爲散騎常通直侍元嘉初又與宗炳同徵皆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通姻迎上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焉義季亟從之游顒野服以見不改常度文帝曰吾東巡日當宴戴公山下以其好音給正聲伎一部遺之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大司馬侃曾孫武昌太守茂孫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不營生產未嘗有喜慍之色獨逃於酒讀書不求甚解取旨達而已爲欣然忘食不解音樂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有酒輒撫弄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環堵蕭然不

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著文章以自娛以
爲任眞無所先任眞者洞然於天豈去此無他爲天宅
無所得先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自號著五柳先生傳
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不數日解去州召
主簿不就召爲彭澤令念得以絃歌爲三徑資也起之
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遺書曰汝旦夕之費自
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必種粳乃使五十畝種
秫二十五畝種粳爲秫可得酒也一日郡遣督郵行縣
至吏白當束帶出見之潛喟然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

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兮辭以見志。其詞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尊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又賦歸田園居詩以爲虛室餘閒得反自然

也頃之徵爲著作郎不就躬灌畦鬻蔬供魚菽之祭織屨緯蕭自給絕州郡請謁平居未嘗有造請唯時至田舍及登廬山觀游而已獨鄰曲要飲雖不識主人亦欣然往既醉而反不吝情去來或載酒殽詣之亦無所辭有餽粱肉者則麾去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或造之輒設酒潛先醉便語客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其任眞如此妻翟氏與同趣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州郡仰風不能致江州刺史王弘欽遲之造焉稱疾不見語人曰我性不狎世非潔志慕聲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以不賢居賢罪孰大焉弘愈愛慕欲識之同出遊令潛

故人持酒具於栗里邀之潛至方欣然引酌弘卽赴之相視而笑悠然無忤歡讌窮日弘欲以車載還州潛曰向以脚疾乘籃輿來亦足以至矣令一門生二兒子輿之至州言笑賞適後竟不復詣弘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潛愛重九之名出宅邊叢菊中獨坐服黄華方若無酒而弘適遣白衣人致酒卽就酌醉而陶然弱年薄宦慕下惠不潔去就之迹及宋代晉自以世爲晉宰恥屈身異代屢徵不起時時賦荆卿田子春以見意義熙前所著詩以晉年號爲次永初後署甲子而已此其大節也其詩沖澹和平儁幽懷和有太羹玄酒之味焉以爲

人生歸有道而衣食其端也情農自安將歲暮奚冀作
勸農秉耒歡然與耕者勸作而平疇遠風良苗懷新自
暢也耕種時息斗酒相勞以為不獲辭此難而無異患
于也安之作懷古田舍作九日西疇獲稻悅有村野人
素心無他暢樂與昕夕也徙舍就焉時過門更相呼其
飲杭談古昔奇文欣賞也春秋佳日登高賦詩或依遠
流班荊以為心遠地偏中有真意也作移居作遊斜川
寄意高遠依古聲托言作擬古作雜詩方晉伐秦時左
軍羊長史將適秦念古聖賢遺迹事事在中都也百作
下有懷自擁不獲遊心目不自舒作贈羊長史時況覽

流觀不治章句觀周王傳八駿四極觀山海圖覽玄圃琅玕崑山川木三危青鳥赤水珠樹之篇若親見焉寓神遊八極之思作讀山海經以羲農去久人借其情營營世欲復眞實難魯中叟汲汲禮樂彌縫使其淳殷勤矣而百代之下六籍無一親也欲養眞自陶作飲酒八章爲農值年災歲功不可希月日尚悠爲患未已煙火裁通復饑乏凍餒纏已以賴古多此賢自寬也作詠貧士作止酒作有會而作甚乃作乞食晚有病作訓子書其書曰吾年過五十窮苦茶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不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汝幼而饑寒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玆苦心良獨惘惘少好讀書耽愛閑靜開卷有得

欣然自忘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有限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昔鮑叔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汝其慎哉、

疾既病以為將辭逆旅之館。歸于本宅。作自祭文以諸語終焉。

其文曰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空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日夏漱寒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

安其窀穸、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悅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可謂能化而齊矣、及卒顏延年與朋舊私謚為靖節居士、而誄之以文、略言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若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咸日宜謚靖節徵士、其末篇言、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蹙、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遠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同彼康惠、其愛慕如此、後千有數百年、崔學士銑評其詩言

陶靖節潔身如嵇康而安遜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生而法六朝無良材詞浮靡而論玄虛出言深靚希志洙泗數百年間斯文而已

族父淡亦太尉侃孫幼孤好道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日端拱曾不營問好讀易善占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引去終莫得近有徵辟傳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山少高尚好墳籍所游觀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宿遂停止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交三十年今乃傾蓋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不告以姓而去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處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集並為人外游敬弘以女妻淳之子尚淳之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往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訖暮歸或怪其然答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君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郡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

洗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在意。葦室蓬户，庭草蕪徑，惟牀上
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逃上虞山中。是時
南陽宗炳少文，少舍居吳長樂，韜隱以琴書圖史自娛，
精言名理。宋受禪，及元嘉，屢徵皆不應，入廬山就慧遠
名游，已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有疾還江陵，三湖歎息曰，
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所遊歷自圖之於壁，曰欲撫
琴動操，令衆山俱響耳。孫測字敬微，有祖風，豫章王
招之不起，答書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縱容巖流，不知
老之至，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之樂哉。父之欲遠遊，衆之
少文所作向平圖於壁上。子賓官都下，聞之，求使養至，
則即傳家事長往，子孫拜送，長嘯不視。侍中王秀之畫
其形與己對，遺書曰，昔人圖畫僑札，輕以相方，蓋慕重
如此。少文從父彥成之，孤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
真澹過之，與宗人尚之同趣，悅山澤遊，以壽終。南郡有
劉凝之者，枝江人，慕老萊子、嚴子陵之為人也，推家財
與弟及兄子，築室於野，非其力不食。娶妻梁州刺史郭
詮女也，資送豐麗，畢散之親族，夫婦安儉者，常共乘薄
笨車，出市買，周用外，輒施人。荆州饑，衡陽王義季餉之
錢十萬，凝之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輒與之，俄傾
立盡。後攜妻入衡山，絕嶺結小廬君之，採藥服食以終。

○荊湘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被苫而耕於野衡陽王義季督荊湘出畋左右行辟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始布一日下耕民受其饑矣何以從禽之樂妨農耕乎義季聞而歎之曰隱者也賜之食辭曰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王之食矣何敢獨居賜乎問其名不告而去

○關康之京口人少篤學通毛詩王弼易長而自隱特進顏延之等與時名士步入山候之康之散髮被黃布袍席松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嗟咨而退郤與之卒赭圻康之方病小差牽牛行逆其喪葬焉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交弟子以業傳相受徵辟不就卒時東莞臧榮緒隱於學惇愛五經與康之同隱京口時號二隱

朱百年者會稽山陰人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而居以樵采為業每得樵輒束置道旁為人所取去輒復置久之須者隨所直多少留錢歸之遇寒雪樵不售輒自

撈船迎妻歸母家天晴迎反好飲酒詩往往有高趣與同縣孔覬友善得酒輒相對盡歡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衾無絮因遂終身不衣綿嘗就覬宿酣僵臥睡熟覬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臥具去曰綿定奇溫因悲慟不自禁覬爲傷感悲涕及卒會稽守蔡興宗餉之米百斛妻謝讓終不受時人美之比漢梁鴻焉

○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瀑布山少有操行寡嗜慾耐寒暑山居三十餘年無所通王僧達爲吳郡禮致之伯玉感其意詣焉信宿而返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吕門於茲而三焉却粒飡霞之人可暫致不宜久覊君當遂其高步成其羽化還策之日望整紆清塵願助爲譬説僧達答書言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

人或强慮兒女或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
孤峰積數十載近要其來冀慰日夜比已窺煙瘦歸滄
州去矣如君欲見輒當申譬其為世重如此齊祖於白
石山立館居之年八十六卒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珪從其受
道為館側立碑

顧歡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世寒賤為農夫歡獨好學貧無
從受業請鄉學倚壁後聽潛傳誦夕然松節讀聞書不遷
邵玄之通五經假傭書從受業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
次宗諮玄儒大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日廬于墓卒喪
遂隱於天台山聚徒受業常百人既節服食不與人通
且出户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
多奇驗將終賦詩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

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鶚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逹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安於剡山時同郡杜京產清靜有志操與歡同趣隱會稽日門山山陰孔祐有至行隱四明山嘗於山谷中見錢數百斛視之於瓦石不異嘗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拔箭目飼之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稱以為古遺德云京子栖有操行善清言父沒卒於毀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幼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與客談玄理客散問之具識無遺失岳撫其頂曰斯文其在爾乎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執親喪盡禮居貧手織簾

口誦讀里人稱織簾先生嘗織作誤傷手而泣或謂之曰此不足痛何泣也曰傷本不痛恨毀遺體而悲耳嘗行遊隣人有認其所著屐者麟士曰是卿屐耶笑而與之跣而反已隣人得所失屐送前屐歸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命舉文學士同事縣以麟士應麟士若無書喜起至都尚之深相接重謂子偃曰沈雲禎黃叔度之流也汝必師之旣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何人希之則是耳少多病屏居不與鄉人通養孤兄子義行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前悟所以行履吉先

誠未能景行坐忘獨柰何不希企日損隱居餘吳差山。從受經者各營屋依止其側時人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成城市吳興守張永請入郡麟士聞郡後堂即戴安道故所爲山池也欲觀之往留數日永欲請爲功曹麟士笑曰君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乎走有蹈東海耳不受此黥劓也以沈約薦徵爲太學博士不就麟士宅無營以篤學爲務憑素几鼓琴不爲新聲幷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耳目聰明以故書燬於火從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人以爲寡欲養心所致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少有遠志父爲湘州守孝緒從義不書官紙出爲從父後所繼產百萬終無所受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父誡之曰三加彌尊宜自勗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繇於穹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不出戶家人罕見其面父喪不服綿纊卽茹蔬有味輒吐之外兄王晏旣貴孝緒避不見嘗食醬而美問之從宴所得也遂覆醬及晏誅親戚咸危之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以竟免嘗入鍾山母王忽驟疾病兄弟請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行至矣孝緒果心動而反合藥須得葠舊傳鍾山有

之窮幽險不獲忽心鹿[illegible]前行孝緒迹之就視果獲也母服之而愈母沒避世絕交游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一見也獨劉歊訏兄弟造見之許以神交時稱三隱梁兵圍建鄴樵蘇不宥無以爨僮婢樵隣墓以繼火孝緒聞之竟不食中丞任昉欲造之不敢干望廬而反太息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屢徵命不起筮者張有道欲察其心迹布著命卦五爻成曰是將為咸感應之法非嘉遁之兆也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六耶果咸之遯有道太息曰此謂肥遯象實應德心迹合矣孝緒著高隱傳以自況上自黃炎迄于天監分三品

曰言行超逸名氏弗傳者上也始終不撓姓名可錄者次之掛冠人世栖心塵表者又次之時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令藏諸孝緒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為更生禍杜瓊言不如不知用藏之何為或請之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遂焚焉鄱陽王妃孝緒姊也王欲就見鑿垣逃王諸子歲時饋遺却不受晚歲蔬食斷酒卒門人追謚曰文貞先生

劉歊字士光平原人宋司空繪子也生而香氣滿室十二讀莊子輒通隨問而答皆有情理人以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隱居求志遨遊必盡幽

遐以山水書籍自娛而已奉母兒以孝弟稱母意有所須輒先得手自營辦念欲遺世以母老不忍或贈遺不受曰受人者必報人不則有愧於人吾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於人乎比寢疾救必薄葬獨恐違母憂勉進湯藥爲言笑臨終謂母曰兩兒祿仕足伸供養兒歸何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年三十二卒親友追謚曰貞節處士

許亦有至行風神超遠著縠皮巾披衲衣游林谷中遇者畢以爲神人家苦貧并日而食隆冬無氊絮而常有豫晏之色於可競之地恒以不競處之見陵者退未始不愧服也臨終執歙手曰氣絶即歛歛畢即瘞勿立靈

筵勿設繼嗣親友相與刊石刻銘謚玄貞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篤學該綜經史百家而性託夷簡不修產業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而已嘗遇火出書數篋坐池上鄉鄰爲火來者問之曰恐損竹乘牽完矣舟從沮中載米還有寄載者誣欲得其載之倍詵默不言聽取之有鄰人被誣爲盜者吏重劾之詵以所藏書質錢代之酬事解來謝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者耳君何謝焉少所游狎慕名願交者却弗納梁武少與詵善比郎位徵爲黃門侍郎不至年七十八卒詔謚貞節處士子曼倩亦博學多通有令譽亦隱不仕自梁武好老易疏文籍精修佛戒元帝好莊老風習靡然獨瑯琊諸葛璩幼玖安貧樂道說禮敦詩勤䜿誘講誦不輟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終以儒自隱而詵及彭城劉慧斐宛人張孝秀鄢陵庾承先鄱人馬樞無慮者以玄釋自隱不可問矣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習即慨然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神儀明

秀身長七尺七寸朗目踈眉廣額聳耳耳孔有十餘毫出外二寸許左股有數十黒子作七星文齊高作相引爲諸王侍讀奉朝請形影不外交惟披閱爲務永明中脫朝衣掛神虎門而去止勾曲山曰此華陽洞天也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永元初更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處下唯一家僮得至所自處也庭院皆植松每風至聞松聲欣然爲樂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借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醫術本草皆有

著錄。又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爲修道所須。非止爲史官也。深慕漢張良之爲人。云古賢無與爲比。梁武早與之游。旣在位。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得所遺書。然香而後受。國有征討大事。畢以咨。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弘景得辟穀導引之法。隱處四十年。年旣八十而有壯容。僊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時方。無疾逝。剋亾日。爲告逝詩而卒。顏色不變。無子。從兄子松矯爲之後。贈太中大夫。謚貞白先生。弘景嘗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藏篋匣中

不示人既逝門人方稍出之及侯景叛於昭陽殿僭號云。

後魏睦夸、趙郡高邑人、有大度、不拘小節、好書傳、好酒未以世務經心、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鬢鬚至白、每悲哭、聞者為流涕、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稱疾不起、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坐詣浩留數日、欵平生歡、曰不及世事、告投詔書夸懷欲屈之、夸張目曰、桃簡卿為司徒、顧以此相勞耶、請從此辭、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去、以夸所乘騾內廐中、冀留之、夸遂為鄉人輸賦者、御出關去、浩知而嘆曰、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勒之、又使其杖策復路、吾何辭謝焉、時朝法甚峻、夸私還當刑、浩左右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並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不受馬、不復書、及浩渼、乃哭之慟、為素服受弔、歎息曰、崔公死、誰復見容者乎、夸婦翁鉅鹿魏攀、亦時達士、相見未嘗𠋣翁婿之禮、情同朋好、卒無子、葬日赴者如市、

韋夐字敬遠、京兆杜陵人、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𠂻被召為雍州從事、不樂也、謝去、後徵辟皆不就、所居宅

枕帶林泉、絃琴誦書、蕭然遠意也、有載酒從問者、亦爲之盡歡、明帝貽詩招之、旻至、敕有司月給河東酒一斗、號逍遙公、時宇文護方柄國、廣營第宅、旻誦峻宇彫墻語諷焉、弟孝寬總管延州、迎旻至州、將還、以所乘馬及轡勒將之、旻笑曰、昔人不棄簪屨、惡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吾操行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所志、乘舊馬而歸、宣帝嘗問立身治國之道、旻對曰、傳不云乎、儉德之共、奢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旻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少愛文史、晚咸刊削、惟以體道會眞爲務、年七十、卒於家、子世沈敏有器度、有孝友大節、事周至吏尙書、以止足乞骸、不聽、出總管荆州、

仲長子光者、絳州龍門人、無妻子、結廬北渚三十年、非其力不食、其言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或問之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文中子歎之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子光之

謂矣又謂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蓋慕重如此而文中子有季弟曰績字無功性簡放棄官不仕洗於酒退耕於東皐自號東皐子愛子光眞澹從與居子光未嘗與交語獨時與對酌甚懽績有田十六頃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藝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時讀之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乘牛渡河還家經酒肆留或數日人有邀飲者無貴賤輒往杜之松爲刺史自請備禮從問經答曰吾不能談糟粕而棄醇醪嘗自言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患不避穢而養精豫自誌墓而終而文中子書具載時諸隱士

與靚見者有汾亭釣者負苓者夏城牧者之倫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之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思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文中子捨琴而起將延之釣者摇竿鼓㮂而逝○子講學於白牛之溪講已退息于松下而語易薛收喟然而歎有負苓者皤然委其擔而息曰吾子何歎薛生曰聞之師言易者道之藴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彖意不逮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之病未若伏羲氏之病甚也昔伏羲氏之未畫也三才其不亢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自伏羲氏滅道秘而天下之智者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於文王可嗟負其苓而行○文中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從遇牧豕者歌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簡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乎誰明道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之測

也或遺以衣服麂䴥鞾屨之䞨不顧結廬蜀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以自蔽織草屨十雙置道上輒去見者曰此朱居士屨也以米茗易之終不與人接其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售之高士康爲長史延與語不對而出屢遣人存問輒走林草間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少博學多通獨孤信見而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長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召不赴密謂人曰後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乃見之唐太宗召詣京師思邈年既老而視聽不衰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拜諫議大夫辭還山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或問醫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霓天之常

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神。天人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贏縮。孛彗飛流。其危殄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其瘤贅也。山崩土陷。其癰疽也。奔風暴雨。其喘乏也。川瀆竭涸。其焦槁也。高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砭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而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決爲務。

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夫之謂也行者地象
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天象
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問養性之
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濟故養性必先
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
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
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
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
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
無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年百歲餘乃終照鄰稱其

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深入不二則今之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生之儔云則天時有益州父老者賣藥城市得錢即以濟貧之語人曰人一身國也。心其主也。旁列臟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百骸羣臣也。君亂於上則臣下咸病故心病而身不可救也。欲身無病必先正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欲迷惑則心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無繇受病矣。況藥有君臣佐使猶國家任人故治病則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失其序則亂何能救病乎。世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而[illegible]藥不不

能效猶然不自知也悲夫憶孫思邈之言推人於天益
州父老之言驗身於國可謂善喻矣
司馬承禎者洺州温人也通道術事潘師正傳陶隱居
正一法隱天台山中睿宗召見中掖問道術對曰爲道
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夫心目所見雖損之然且不能
已况勞心術數增其智慮哉願無問之矣帝曰理身以
無爲可矣如國何對曰國猶身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
順物自然而無私天下治矣帝嗟歎之曰此廣成之言
也固請還山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
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此中仕宦捷徑耳藏

用嘗隱終南已事武后爲拾遺故刺之卒謚貞一先生
蓋是時田遊巖將母妻入箕山就許繇廟東築室以居
自稱繇東鄰高宗幸嵩山詣焉問之曰先生佳否對曰
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不佳也拜崇文館學士坐與裴
炎善放還山崑山史崇義入虎丘山以居時騎牛出入
廛野召至洛稱疾歸然遊巖與宋之問爲方外交崇義
以周興爲擢朝散大夫坐與敗免官蓋世衰放於利而
眞隱益鮮矣玄宗時徐州滕人王希夷家貧父母喪爲
人牧羊取傭以葬入嵩山師事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
卒更居兖州徂徠山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

松栢葉雜羋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玄宗東廵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餘令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羊酒存之邢州李元愷博學善律曆性恭愼未嘗輕語人宋文貞璟微時師事之既當國厚贈遺將薦之拒不聽洺州刺史元行沖邀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性不喜鮮衣懼不稱速咎行沖垢䘱與之不襪已而受歸報以手所治素絲曰義不受非望之穫年八十餘卒蒲州人衞大經有高行口無二言武后召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

步往弔或止之日方夏母涉遠獨致書可矣答曰書能
盡意耶比至直乾童他出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
還大經深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誌如期
終華陰吳筠通經誼不耐浮沉入嵩山修道召見大同
殿每開陳皆名教世務帝大悅懇還山詔爲立道館居
之而是時風流藻雅之士托於隱有孟浩然盧鴻賀知
章之倫鴻幽州范陽人開元初再徵不至下詔言鴻有
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極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
用辭託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耶將欲縱必山林往而
不友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齎束帛重宣茲

旨想宜蹶然鴻至謁見不拜通事舍人問狀對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事陛下帝悅召見內殿命官不受辭還山李白賦詩贈之云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其推許如此●秦系字公緒會稽人避亂客泉州南安九日山有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謁歲時存之而系未嘗一至城府也姜公輔以謫官至頗抑壹見系輒窮日不能去因築室與相近忩其流落焉公輔卒器不能歸系為葬山下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亭其山號高士峯

張志和者東陽金華人字子同父遊乾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沖虛馬證數篇志和未冠擢明經第以策干肅宗肅宗悅之令待詔翰林後棄官泛三江浮五湖著玄真子述太易以見意兄鶴齡恐其浪迹不反也於會稽東郭築室居焉以生茅椽柱皮節皆存不施斧斤以順適其意嫂躬績織爲大布褐衣之當暑不解十年不易也縣吏呼爲掏河夫執畚就之役無忤色後閉竹門十年不出浙東觀察使陳少遊造之坐對終日嗒然忘去表所居曰玄真坊門隔流水十年無橋少遊爲剏造人名之大夫橋顏魯公真卿[illegible]湖州見其舴艋就敝請更

之志和曰公儻惠浮家[illegible]得往來苕霅間幸也魯公與賓客倡和爲漁父詞志和詞最美晚年嘗衣豹裘縶椶履隱素木几酌斑螺盃自適遊行則挐鳴榔杖以從其垂釣去餌曰意不在魚待詔時肅宗賜奴婢各一人配爲夫婦命曰漁童樵青竟陵陸羽較書郎裴修問之曰君儵然獨處亦嘗有游從往來者乎志和曰吾太虛爲宅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謂往來性好畫山水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頃之蓬壺隱見天水混合觀者駭愕以爲神品魯公稱其立性孤邁不可得而親踈率誠澹然

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迹乎道丈夫同符于古作者云

陸龜蒙字魯望姑蘇人吳鬱林太守績之後也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好錄讎文字朱黃不去手精皆可傳蘇湖刺史張傳辟自隨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家無十日儲不輟也有田數百畝苦下患雨潦故長饑身畚鍤不休置園藝茶顧渚山下歲取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也助其好者百里爲致之甞病酒再朞客至潔壺置杯相對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見不乘

馬嘗舟遊談蓬席束書卷置茶竈筆牀釣具其中時往來人稱為江湖散人乃自作江湖散人傳以見意其傳曰散人者散誕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無羈限者也束禮教者外之命曰散人散人從而稱之或笑曰大癡子之散而于蒙以為號何也散人曰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幾有用乎其局也為瀦洳為潢為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瘞幾有用乎其局也埴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變局不能耶退而不散守名之筌進而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其歌稱有巢氏之淳樸薄後聖人之穿鑿誑婦女之鬚眉傷利口之真歟獨悲古道以寄傲又自稱天隨子云晚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卒

先是竟陵有陸羽鴻漸者亦嗜茶著茶經三篇羽生而棄不知所自出僧得諸水濱收養之少長使牧牛不使學羽歎曰歲月往矣奈何目不知書嗚咽不自勝亡去為伶人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遂多通以易自筮得

逵之漸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乃定今氏名遂隱九門山已更隱茗溪自稱桑苧翁羽貌侻陋口吃而辯與人處意有所行輒去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哭而反時謂之今接輿云徵爲太子文學從太常太祝不就卒

貞晦先生陳融者廣陵棠邑鄉人也無字長不學老不仕遊不出其鄉養克孝喪致哀兄弟怡怡於人恂恂於物煕煕地虛而踐則有迹器竦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迹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知命以怡神樂天以忘憂自寵不辱自貴以道繇是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辭氣發乎顏色者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蓋循其所習而化也東平呂溫過

其鄉見其鄉人而異之停車周訪而融死既久故老咨嗟溫痛融純德至仁沉落不耀也表其墓如此私謚曰貞晦先生。

○王野人體靜者同州人始遊浮山觀原無室居縫紙爲裳架竹爲櫓巢上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擾弗害也積十歲乃搆草堂居之植茶成園躬藝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平居少言說人有問輒盡誠以對或取其茶約酬直弗問姓名輒與之後有負者終不言觀原故無居人因野人遂成三百家居二十四年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尸瘞園中後相傳云野人

既死。發其棺惟空衣。李文公翺知循州、改葬之高岡、骨故存。志其墓曰王處士葬於此。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唐季亂、欲携妻子與俱隱、妻不聽、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妻數書招之、投之火不顧、遨故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遨遨仕、不應、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藥、能巳三尸、因徙居華陰、冀得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自給、道殷釣其鉤也、鉤而不餌、道殷能化石爲金、遨驗之信、然終不問也、節度使劉遂疑數以珍貨遺之、終不受、唐明以拾遺、晉高祖以諫大夫召、皆不起、賜號逍遥先生、年七十四卒、歐陽修曰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汙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棊、時爲詩章、落人間、人多寫以縑素相遺贈爲寶、至或圖寫其形、揭壁、其迹雖遠、而名愈新、與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遨同時者、有燕人張薦明、當全主居巖、薦明少爲儒、遊河朔、後去爲黃冠、通老子莊周言、晉高祖召見問道可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

書之。延入內，以師禮事焉。問道時，宮中奏鼓，謂高祖曰：陛下聞鼓乎？曰：聞。曰：鼓聲一而已，於五音十二律無當焉，而非鼓不和。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語道矣。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居巖嘗仕唐，爲號衛長史。遭亂棄官，歸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遺其家人，而身歸行密。授湖州別駕，留自近，不遣也。一日行密大宴會，失居巖，亟使人趣其家，無人焉。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之，云有道人王居巖隱於此。後莫知所終。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少涉經史，強記問。洙課以進士業，不學也。獨好黃老家言。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許之。歷名山不復歸。父馳書責之。謝曰：峭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峭慕之矣。父母以其不可奪也，而聽之。峭修辟穀養氣之術，惟不舍酒，醉則騰騰獨遊，無所

不之夏服烏裘冬綠布衫臥風雪中經日人恐其斃視之氣休休煦煦也父念之遣家僮春冬寄之衣喜拜受復書已遣家僮去即以所寄衣遺貧寒者及酒家一無所留居南嶽已復入青城山歷建康見宋齊丘有風骨雖溺機智乎非黃埃裯人出化書授之杖報去齊丘因攘爲巳有而序之以傳其書曰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之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之所以通也是以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眞氣熏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身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蹣跚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其功

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夫當空圓塊、見塊而不見空、紛塊還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物有善蟄藏者、可以禦大寒、可以去大饑、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神體神知貞、是謂吉人之津○遊雲無質、故五色合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合天也、必天之合水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躍之內、無所不見、世人但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遊泳寥廓、交友神明、而無咎焉○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蟾虹、盜人蟲生蟾虹者、腸中之蟲也、噂我精氣、鑠我竟鬼、盜我滋味、而有其生、天其類乎、我將安存、我其死乎、蟾虹將安守、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觸木、木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

嗜慾外富貴天地老而我不傾蟠虹尫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佞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貪遠視者智近視者揣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方尺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寸之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蹻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蓋心有虛實是以冐大暑者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係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誡憤怒得灝氣之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以韜其光若蜯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爲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浮者爲小人死之道也大上之道策平而慢者爲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爲小人凶之道也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曠然無爲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

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受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受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受之以義、義濟安扱危、必有否臧、故受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受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受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貫、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希夷先生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生與老子同里、年十五學無不通、親喪散家產、攜一石鐺去爲行遊、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游意於山水、亦時遊京國間、唐明宗召見長揖不拜、賜宮女三人、不受去入武當九室巖棲焉、後移居華山、周世宗召見禁中、問黃白事、對曰陛下爲海

內主當屬意蒼生何當旁及小道拜諫議大夫不受還
山摶遭五季亂聞累朝革命輒顰蹙者數日一日乘驢
遊華陰市中聞宋祖登極撫掌大笑墜驢下或問之曰。
天下自此定矣。召不至太宗興國初召乃至未至先上
言求一靜室休息至則扃户熟寐者月餘乃起服華陽
巾草屨垂條以賓禮見延問良久會征河東諫無行。不
聽師果無功已寐御苑百日乃還山四年復來言河東
可取。而北漢平。宰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修養之
默之道儻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因
用吐納爲養生神仙黄白之術本所不解即有之亦非

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於世何益今主上博通今
古明治亂之統真有道仁聖之主正公等同心輔理之
時勤行修練無踰於此琪等以其語白帝帝益重之賜
號希夷先生士大夫詣摶求訓誨者摶曰優好之所勿
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又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蓋處世大要也
帝出諸子使視之惟壽王用定建儲還山賜宴爲詩以
寵行再召不復至命守臣存問時手書茶藥物賜焉端
拱元年命門人於張超谷鑿石室曰吾將憩於此明年
秋七月以右手支頤坐其中而終年百有八歲摶博通

經史尤精易精伏羲先天易圖達造化元本以自全全天邵康節先天大圖得之李之才挺之之才得之穆伯長修周元公太極圖蜀山人太極圖云皆得之摶則宋理學淵源之所自也可謂至深遠矣張忠定詠爲布衣時來謁求學道摶曰子性明躁安能學道異時嬰世務如家方宴飲樂作忽庖中火起急需公救耳神明逸放謁摶作樵子拜謁摶挽之上曰君豈樵者後二十年當且爲顯官名天下放曰放願執掃除學道無意官祿矣摶笑曰可待逃乎且別謂之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之所忌也天地間無完名子必愼之放號節果以矜傷敗

得於老易最深。識者謂其龍德而隱云。

○青州傅霖、與忠定同學、忠定顯、不復見、求之三十年不得也、一日自詣謁、閽吏白青州傅霖請見、忠定怒罵曰、傅先生天下賢士、若何敢斥名、霖笑曰、別子一世、猶然故吾、奴怒罵耶、坐定、問何來、霖曰、公將去、來相視爾、忠定曰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而忠定卒、其後放隱終南豹林谷、以薦得召、官至工侍郎、頗廣田宅、爲僞高、爲世所譏、一日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數行、卒、歸葬終南、贈工尚書、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學不爲章句、恬澹好古、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放遊江淮間、已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入城市、常畜兩鶴、縱之則高飛入雲、久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出遊、客至、童子應門延客坐、開籠放鶴、逋乃棹小艇而反、蓋常以鶴飛爲客至驗、薛映

李及守杭州造其廬必清談竟日眞宗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存焉常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蓋其籍也卒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遹善行書喜爲詩然不留草或問之日用自快耳豈欲以詩干時名乎不娶無子兄子後

○魏野字仲先陝人也好學嗜吟咏慕淳古之行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流庭宇環對皆雲山景趣幽絶鑿土室袤丈日樂大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載酒肴從之嘯詠終日性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禮其廬者清談雅素厭其心

桓經宿乃去眞宗以大臣亟薦聞野名祀汾陰之歲遣中使以手詔招之野以自表乞面過聽全愚守詔長吏存問中使還言野林居之勝命工圖其居觀之也野詩幽居帝畫看時王魏公旦寇萊公準皆天下名德旦從上祀泰山幸汾陰準晚亦借天書進野作詩寄旦云泰嶽汾陰今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旦甚感其言謂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贈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後準貶悔不用其言天禧中無疾卒有子曰閑亦眞隱修父志

賜號清逸處士同時高懌張蕘許勃者號終南三友懌通經史百家言聞种放隱終南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居放奇之不敢以弟子處也徵授官不起賜號安素處士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勵世化俗詔賜

第、就除光祿丞、不至卒、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全中國、不報、退而隱於家、母卒、善居喪、廬所持椆杖於墓、忽復生、後乃合抱、文彥博治蜀、爲營青城山白雲谿居之、六召不應、樂山水遊、遇興至、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濤、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非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爇、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宿、嶺月破雲、秋風洒竹、清意何窮、眞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未隕、行詞哽噎、揮涕汍闌、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嗚呼哀哉、

○章詧字隱之、成都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三摹九據始終之變、以數寓之用、以累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賜號沖

上答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一不入其心里人范百祿從叩太玄答復以柵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玄道幾矣子禋亦好古學道

○吹笛生者鄂人也祥符中范文正遊終南與逸人澶淵王鎬道士海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遊周精於篆屈深於易皆善琴鎬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鄠杜之間開樽鳴琴或醉或歌語未嘗及榮利一日相與晏坐圭峰之墅暮山紫翠橫絕天表樂甚已月高露下羣動漸息忽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霄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烟不生聞之天地人物灑然如在水壺中也范公大異之問鎬吹笛者何人也鎬曰此一書生老且貧每風月夕輒操長笛奏數曲自娛如是者四十年矣范太息往訪之其人去不得見而反其後鎬舉進士中甲科忽遘疾旅死周道士親視藥餌爲飯含齎其柩行哭于道中歸葬之後范倅通顯賓客滿坐鍾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歡遇周道士至涕下沾襟曰嗟乎安得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吹笛乎彼吹笛生何其遠也

○杜五郎潁昌陽翟人氣韻閑曠言辭精簡縣人以兄弟行五呼杜五郎初有負郭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娶子婦度耕不足贍舍之攜妻子翳山林而居居距邑可一舍而遙賣藥自給飦粥時不繼洎如也乃後子能耕就鄉人丐田三十畝使之耕有餘力又令爲人傭耕食稍稍足矣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衆生念食裁足不當營他利并醫藥棄去子亦甚淳朴不妄言嬉間一至縣買鹽酪徑往還行迹可數也一未嘗旁遊所居屋纔兩間前空地丈餘爲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何年不出門門外一桑指之曰憶十五

年前亦嘗納涼其下問常日何營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嘗有一書前後無題號書中多說淨明頗愛之今并書亡矣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翛然有餘樂也軫嗟歎而去後軫辟延安幕延安帥沈括方理軍書道夜半疲極爲具論其事括爽然忘其勞云

○松江漁翁者松江人也棹小舟遊長橋往來時扣舷飲歌人莫測也紹聖中閩人潘裕者過吳江見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非漁釣者也盍有以語我乎翁瞪視不答久之裕邀入舟問何爲曰吾厭喧煩處曠邈適於此三十年矣幼頗讀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棄去飽食以嬉裕勸之仕笑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吾去矣裕問其所舍不告鼓枻去

○陳慥字季常工部侍郎希亮子也少使酒好劍輕棄財爲俠在岐下從兩騎挾二矢與蘇學士軾遊獵起騎射

之不獲慥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兵論古今成敗軾人奇之弁折節讀書不遇棄田宅遯於光黃間岐亭庵棲焉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自得人莫之識也見其帽似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乎因謂之方山子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慥云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學佛後歸儒問易于郭曩氏於見乃謂之象一語有入師事焉郭曩氏者世南平人也始祖於漢為嚴君平師世傳易蓋象數之學也定後至洛聞程正公頤講易于洛陽往見棄其學學焉遂得聞精義而造詣愈淵其後頤編管涪陵實定鄉涪比山有巖於是師友日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巖靖康初以中丞呂好問薦召為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高宗即位以右丞許翰薦召詣行在至維揚寓郎舍窶甚適與一中貴人鄰愧之食不食與之衣不受委金去竟歸之會金寇入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定易學得之程郭授胡憲劉勉之後隱不知所終世傳其得仙云初程大中公珦二先生父也守廣漢二先生皆隨侍至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一册其間就視之易也欲擬議致問而篾者先問曰二君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問

二先生愕然遜避就問之曰三陽皆失位耳二先生渙
然聲日再適之去莫知所之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正
公正公曰易學在蜀蜀多隱君子舉上事語之滋入蜀
徧訪之不得已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得然
不知所得何語也宜君
平之久風而愈新乎
○蘇雲卿廣漢人避地於豫章之東湖結廬居焉布褐
草屨終歲不易也未嘗有疾病披荆畚礫為之圃藝蔬
以為活因寒暑燥濕為耘芟灌溉皆有法雖隆暑極寒
土焦草枯圃未嘗絕蔬夜織屨堅韌過革舄又不二價
人爭貿之故薪米不乏有餘則以周困急待隣曲有恩
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號曰蘓翁灌園暇輒閉門高
臥或危坐竟日時人莫測也少與張魏公浚為布衣交

浚既顯不復見求之不得也已頗聞行遊洪州欲致之具書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也遁迹湖海有年矣今頗聞其在洪州幸爲我致之彼其人高風清節非折簡可屈必親造廬可得致也帥漕物色之不能得或曰今獨有灌園蘇翁者意儻是乎帥漕乃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園中翁揮鋤不顧二客前揖之翁問何來曰遊行耳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獨西漢書二帙對之神情蕭爽恍然自失也默計曰必雲卿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洽因扣其鄉里徐曰廣漢人客曰廣漢有張德遠者翁常識之乎曰識之問德

遠何如人曰賢人也彼其人一片誠心眞可托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必有餘而才不足耳語次問今德遠安在二客曰相矣今天下倚重儻可得辨乎翁曰此大事恐渠未易辨二客乃前起致張公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稷稷聲若自咎失言者請期歲不可期詰朝上謁且遣使伺之則扃户閴然排闥入蜀書幣在几家具如故而雲卿邈不可復見矣遺詩於案有莫將富貴溷蘇公之句後不知所終

○呂徽之僊居人家深山中樵漁以自給一日携薪易詣富家易穀值大雪集客閣中分韻賦詩二一人得滕字若吟弗就徽之寒坐因失笑坐客詢之日何笑也徽之曰偶憶滕王蛺蝶事耳衆知其能詩邀入坐即席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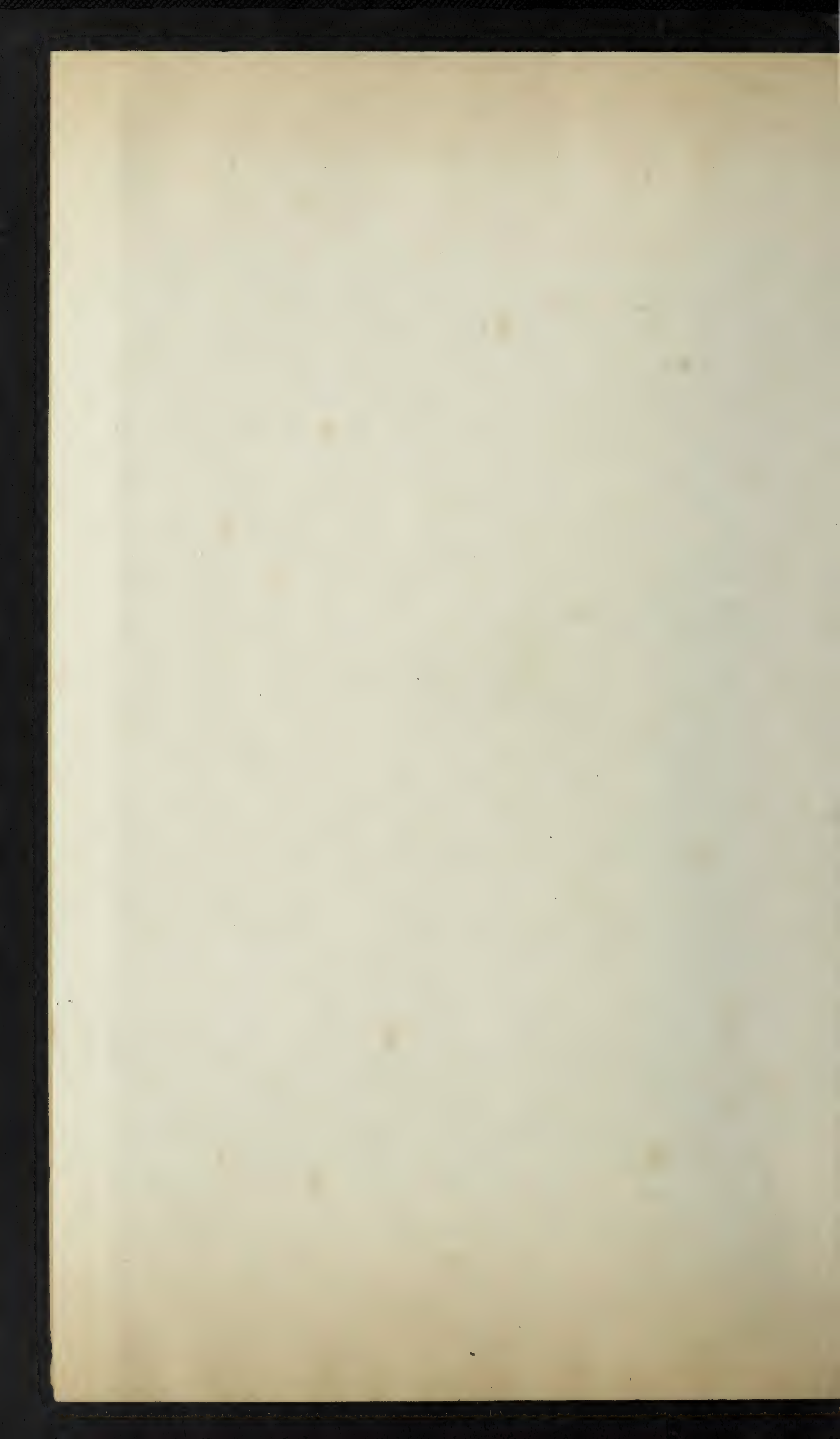
蝴蝶飛來妙過滕之句、坐客歎服、隨限韻強之賦、又立
就。時宋南多故、兵革方殷、徽之詩有不如乘此擒元濟
一洗江南草木腥之語、坐客大厭服。禮為上客、問姓字
不答、與之穀不受、曰未嘗受人賜也。刺船去、遣人尾其
後、路僻遠甚、識其所而還。雪霽遵徑往訪之、至深谷中
見草屋一間、闃無人、呼之、米桶中有人聲、乃徽之妻也。
因天寒、故坐其中。問翁安在、答曰、方捕魚溪上、至溪捕
見之、隔溪遙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與酒飲諸公
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出山問樵牧、乃知其姓
名、居頃之、復往請去、不知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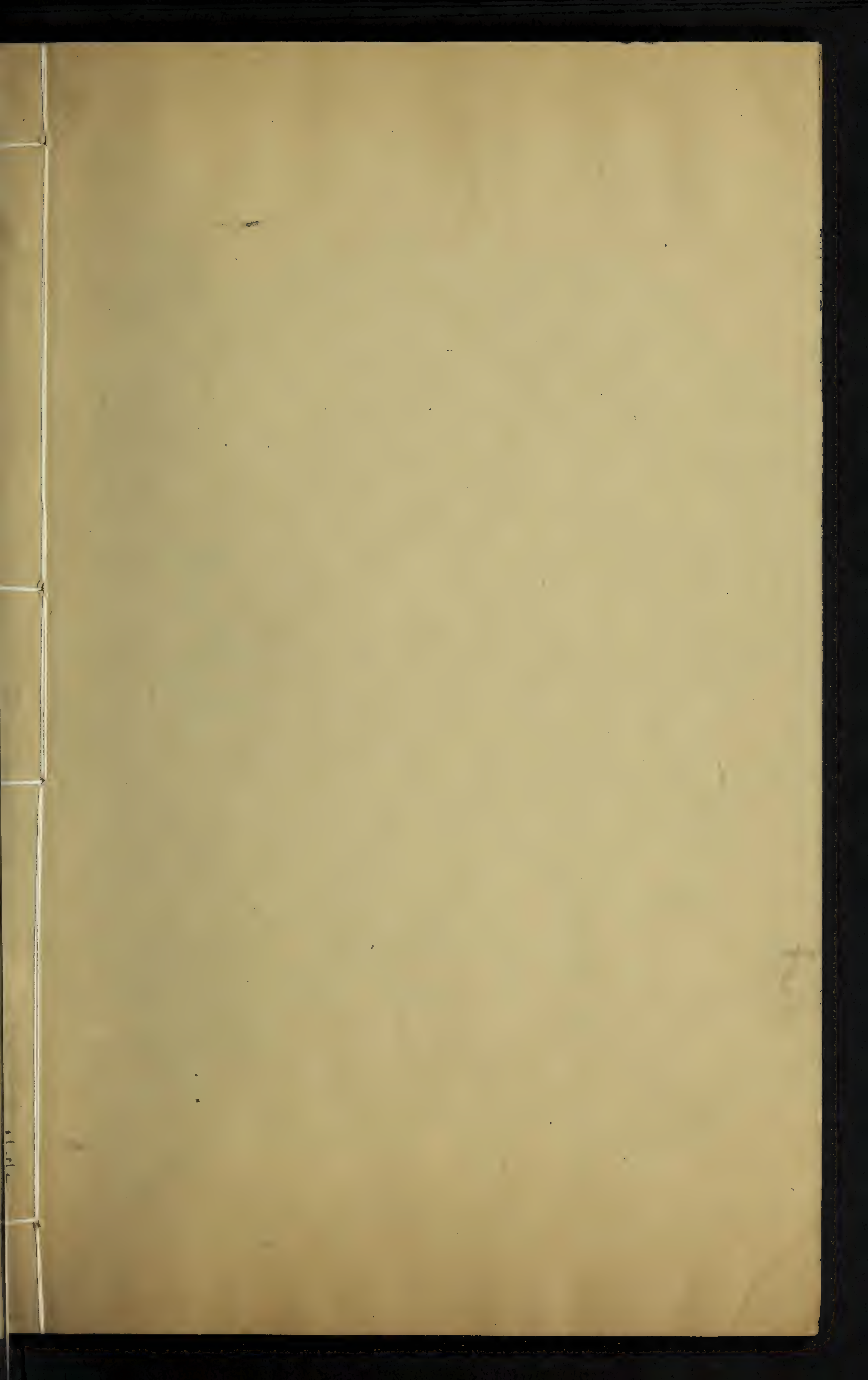
○南安翁者、亾其名、漳州陳元忠赴省試、過南安、日暮
見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夕陽在地、愛之、因投宿。翁麻衣
草屨、舉止談對如士人、几案間文籍散亂。叩之、曰、翁訓
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入城市乎、曰、不出十五年矣。
問藏書何為、曰、偶有之、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二
子歸、揮鉏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談、遲
明別去、至陳留、翌日、見翁倉皇行陳留市中、怪之、問何
至此、曰、大兒鬻果失稅、為關吏所拘、以故來、陳為謁監
征、則已捕送郡矣、法當杖、翁與少子詣庭下懇請曰、兒
羸不能受杖、杖之、翌日乏食矣、願身代、少子曰、大人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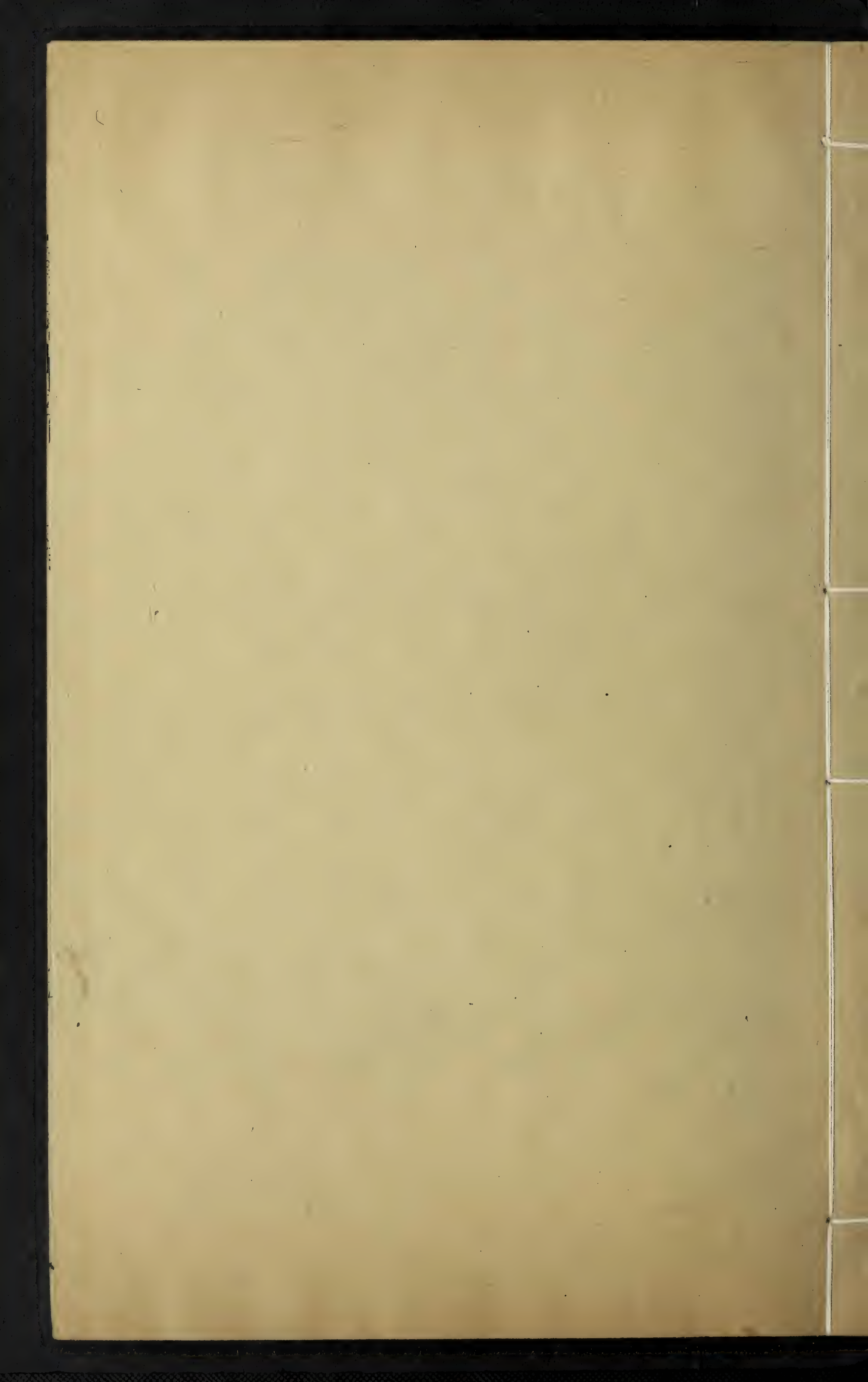
可愛枝兒願代長子又以罪在已請枝守試命枝翁步
子前日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宜和問界典州郡不當枝
翁叱之退日兒應言守詢兒詣勅在否兒日兒作一束
寘甕中埋山下遣吏隨少子發視果得之延上坐謝而
釋其子次日訪之盡室行莫知所之嗚呼世之衰雖隱
人若吏苛政不得全所隱豈不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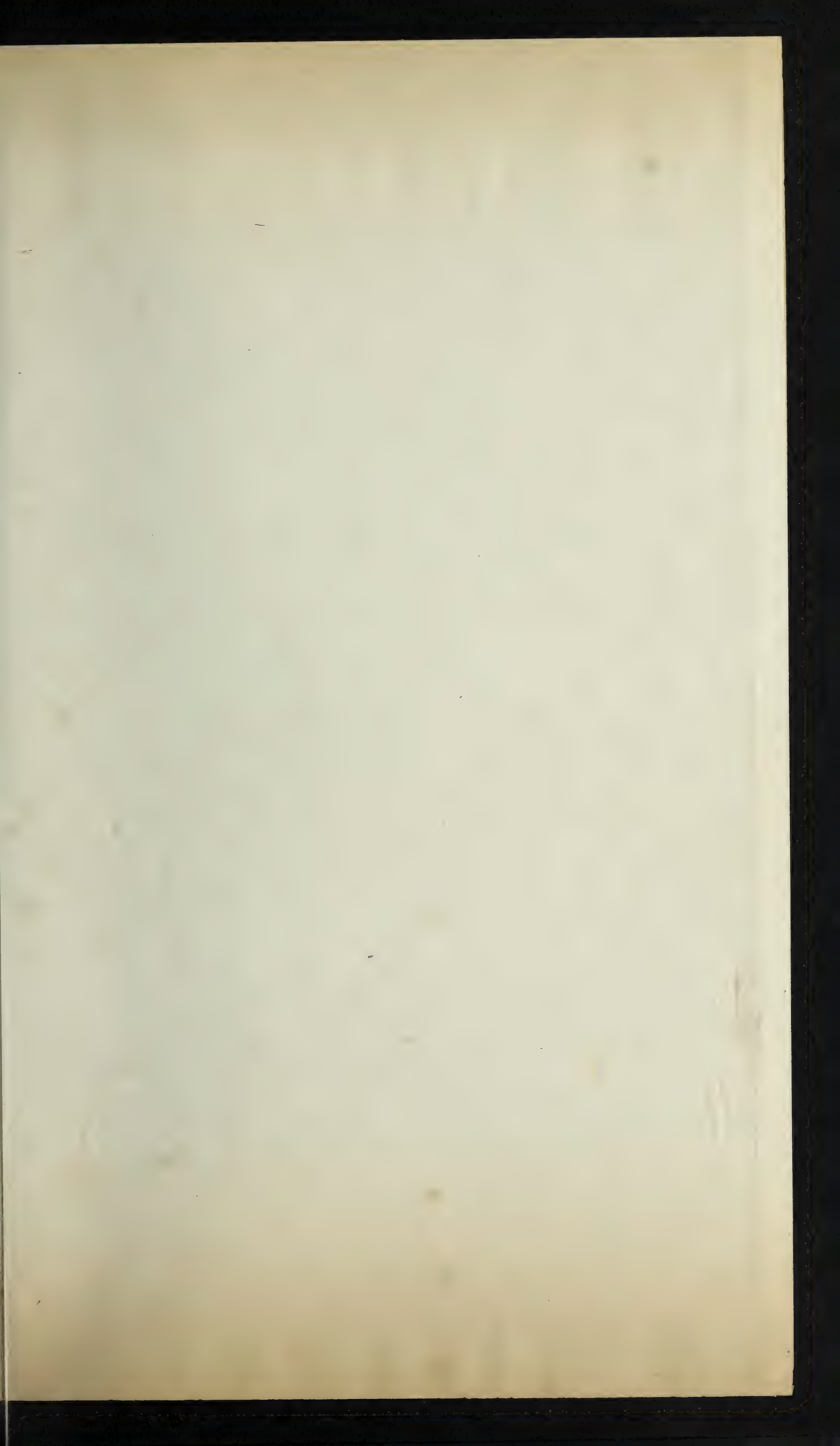
論曰易首乾象龍其本畫初九象潛龍曰龍德而隱亦
時有適然豈顧終隱耶蓋樂而行矣乃遯五嘉上肥蠱漸
上九志可則可用儀稱焉詩詠皎白駒其人如玉蒹葭
伊人在水一方於夫考槃寤宿泮泌樂饑今猶可想見
慕稱之故太上天隱其次地隱其次人隱夫隱豈一端
而已也今所傳即時若巳上巳亢然然穆溷濁而賔寥
廓廉頑立懦其觸然不滓則均焉

国史上編卷之七十三終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四

明盱郡鄧元錫纂

方技傳 占夢

自堯典命官脅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欽天舜察璿璣玉衡齊七政以覘天重占象如此至其授禹昆命于元龜則重卜之效也商王夢賚良弼而得說于傅巖周王卜出田卜以爲非熊非羆非虎非貍得人焉而得吕尚於渭濱武克戎商夢協卜襲吉先白魚赤烏焉命之又重夢與卜俱箕陳大範以肅乂哲謀聖之五事爲雨暘燠寒風之應於五紀占焉其卜五占二雖王從卿士從

庶民從壹不敢或違兆繇之爲用則重道也武王遘厲虐疾周公請命于三王以身代卜之三龜並吉而王瘳其後三叔以武庚扇淮夷徐戎商奄叛庶邦冢君越庶士御事罔不曰艱大而惟寧王所遺大寶龜是踐王功定焉至其作洛既得卜乃經營曰寧王惟卜用克綏斯命蓋其重如此周禮春官屬有大卜掌三兆之法一玉兆二瓦兆三原兆其經卦之體皆百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世無傳其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夏易首艮二曰歸藏商易首坤三曰周易首乾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即夏商易亦無傳唯周易更羲文周孔爲圖象

繇辭以著教故至今存焉其三夢之法一曰致夢言事兆無先因自致者二曰觭夢謂異夢非常習見者三曰咸陟咸言無心之感陟謂神竟升游所至有見也邦有大事若征行若天變若立君若大封大遷大師若大祭祀大喪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龜人掌其龜六龜之屬各有名物有天地四方之龜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上春釁龜卜師掌其兆四兆曰方兆功兆義兆弓兆菙氏掌其燋契以待事占人掌其占乃簭人掌三易辨九簭法具易大傳中占夢掌歲時觀天下之會辯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六夢之別也一曰正夢謂心感自夢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三曰

思夢。謂思憶而夢。四曰寤夢。欲寤未寤而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則可喜可懼之事。且至而夢也。季冬聘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贈惡夢焉。而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辯吉凶。以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夫龜具天地陰陽四方之體。蓍具天地陰陽六子之象。無心知。寂然而無欲者也。以能感通乎天下之故。周來物而遂知。吉聖神重焉。天神天明。人函諸心。肅乂哲謀。於何不全。以錮於形而昏。有欲而蔽。夢也者。無心知思為。而欲惡未有作者也。神識寐寤。與天地陰陽日星恍惚之及交于焉。知天地之性。神明之德。開之為三

兆占之爲三易運之爲三夢無間而致一者也其逼鬼神示之感有太祝喪祝甸祝詛祝致其祝有司巫蒞男巫女巫降其神語有之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是以聖人用之三代之降重黎之後世掌曆象天官其人多聖智占侯法迄于今循用世能宜明之者㮣具曆數災祥志中自世之衰邪妄竝作占夢非復古法人各以其意爲占然本之占夢風角鳥占本天官舜水

旱歳兵有祈禱厭勝本司巫太祝皆各得古法之一察衡加之以方術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雜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神人令此道濊自昔徧之矣世史傳方技諸事語好語怪聖門所不道時並列焉今不錄錄其稟獨見之智通神理前知不詭于道術者于篇後得鏡觀焉

史伯者周太史也幽王時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於何所可逃死乎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周南有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鮮虞徐蒲西有虞虢

晉隗霍陽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母弟支子甥舅蠻荆荆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矣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盍寄帑與賄焉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昔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伯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而不克又甚聰明協和天啓之矣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其子孫必且啓土不可偪也昔黎爲高辛氏火正淳燿敦大天明地德生柔嘉材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必昌虞夏商周是也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芊姓乎蠻芊蠻矣

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其後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弊者也昔夏之衰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乃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止之莫吉十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藏之傳及殷周莫敢發也及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女生不夫而育

也懼而棄之時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亾周國王聞之命伺鬻是器也者執而戮之有夫婦鬻是器也聞之亾走見小妾所生女棄而夜號則收以奔褒褒人得焉長而豔褒有獄以褒姁入於王王納而嬖之使至於爲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凡周存亾不三稔矣君欲避其難必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將無及也公曰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距險而隣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夫其將與桓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

鄶受之而後號鄶皆爲鄭明年王室始騷又明年幽王弑鄭桓公與焉而秦晉齊楚果代興爲霸國

內史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王問有諸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之福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故神亦降焉觀其苛慝而界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

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於鄗。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虎始其亡乎。王曰吾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使太宰忌父往獻內史過從至于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無何晉取虢。其後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錫晉惠公命。

呂甥郤芮相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歸以告曰晉不亾其君必無後呂郤亦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長衆使民之道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遠不至而近不和何以守國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循懼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何以固國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

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反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亡亦必及焉其後晉侯薨子圉立秦納公子重耳晉人殺懷公子金子公死於秦

萇弘周大夫也深於占候景王問今諸侯何吉何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歲也楚靈王召蔡靈侯於申執而殺之遂滅蔡後三歲楚人弒靈王平王即位蔡復其國

春秋列國晉最大卜史效最著有史蘇卜偃史趙史墨士文伯辛廖之倫晉獻公伐虢滅下陽明年虢公敗戎于桑卜偃曰虢其亡乎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大功是天

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

後五年晉圍上陽獻公問偃曰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

時對曰童謠云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

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策鶉火中必是時

也及期晉滅虢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挾小鯁也

戎夏交捽交捽者交勝也臣懼有口攜民國失心焉公

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

其入也必甘受之彼其逞而莫之知也公不聽伐驪戎

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

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殽。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克國得妃。吉孰大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殽。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獲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殽。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臣言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

亾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而逐太子宜臼。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亾。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實云。[illegible]牙為猾。跨其國而得其君。誰云不從。從政者不可以不戒。既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朝告大夫曰。亂本樹矣。而又生男。天道也。夫吾聞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且

深亂亂自女戎三代皆然已而驪姬果譖殺恭世子逐公子夷吾於秦重耳奔狄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女承筐無貺士刲羊無血歸妹之睽為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死於高梁之虛伯姬既歸秦獻公薨里克殺奚齊卓子迎公子夷吾於秦立之為惠公惠公背內外之賂殺里克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卜偃曰善哉夫衆口禍

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卜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恭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雖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愼也君冢嗣其替乎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靈兆於民若入必霸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卜偃聞之

曰不謀而諫者蕺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惠五年秋晉沙鹿崩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亾國惠六年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晉帥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敗德卜見之數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使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及惠公反國以子圉質於秦女爲秦宦女焉

惠公薨子圉自秦亾歸立不道秦納公子重耳公子入
晉人殺懷公于高梁冀芮及馬卒如卜史之言文公之
入也史董因迎之河公曰濟乎董因曰今歲在大梁實
沈之星晉所以興也君之行歲在大火是謂大辰辰以
成善后稷是相唐叔是因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
天之大紀何不濟之有瞽史之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
滋其必有晉國是歲襄王以叔帶之難出奔鄭文公將
勤王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
堪也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公用享于天子戰克而王
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遂定王于郟。王饗醴。命侑焉。公還國。問於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君以爲難。易其至矣。文公既霸而薨。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皆拜。命之曰。君命有大事。其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遂敗秦師于殽。

師曠。晉樂師子野。君子也。以樂占。晉平公三年冬。楚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方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已而果然。衛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

上舍句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莫之聞召師涓聽聞之命援琴而寫之師涓端坐援琴寫之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也請宿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曰習矣去之晉見平公請奏之公曰諾師涓人奏鼓未終師曠撫之曰止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也師曠曰是商師延之所作也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延自沈於濮故聞此聲必於濮也先聞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卒聞之師涓卒奏公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物以聽之飾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今君說新聲欲毋衰得乎蓋自是而政在大夫
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平二十二年三月鄭人鑄刑書
五月火昏見士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
刑器藏刑辟焉火而象之不火何爲入月丙戌鄭果災
明年夏四月日食士文伯以爲應在魯衛語具災祥志
二十四年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遂亾乎對曰未
也公曰何對曰陳帝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
命舜重之以明德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臣聞盛德者必百世祀虞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今歲
在鶉火以弇滅在析木之津猶將復興陳氏得志於齊

而後陳卒亾既兆之矣後五年楚復封陳傳三君田氏代齊而陳亾晉定二十六年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使史趙史墨史龜占之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乃不救鄭明年齊人弑悼公趙鞅師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之矣兵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晉頃公十三年秋龍見于

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龍以爲畜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願卒聞之對曰昔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而飲食之龍多歸焉以擾龍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夏后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求之懼而遷于魯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司之一日失職則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

至若湣棄之物乃堙伏鬱湮不育故古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死爲貴神以爲社稷五祀主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

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烈山氏有子曰柱爲社稷后土爲社稷田正也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晉定公元年十一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夕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初畢萬卜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象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卒也魏果得晉

其列國嘗有梓愼。秦有卜徒父。鄭有裨竈。魯襄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玆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民耗。不饑何爲。旣宋鄭果饑。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愼曰。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必有火災。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已而果然。時叔孫昭子亦深於陰陽之事。二十年春南

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已甚亂所歸也夏六月戴桓族華氏何氏作亂出奔陳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句將積聚也是秋大旱如叔孫之言卜徒父秦大夫也穆公將伐晉使筮之兆曰涉河侯車敗徒父曰大吉三敗必獲晉君其封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雄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及戰三敗晉

師于韓獲晉惠公以歸乃鄭裨竈占歲知周王及楚子之將死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已而果然占陳災曰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亾陳水屬也火水妃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亾楚克有之天所終也故曰五十二年至戰國力征國古家筮交雜細瑣無可紀者漢興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文景之世大定太卜因襲掌故辯父子疇官世掌承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高祖時丞相張蒼秦時故爲御史主柱下方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律歷而漢家言

律曆者本張蒼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之傳言漢爲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蒼以爲非是罷之無何黃龍見成紀文帝召臣爲博士立土德時歷朔制度爲更年曰中元蒼繇此自絀至孝武時博開藝能之路延百端之學草野一伎之士咸得自効卜筮射蠱或頗中賞賜至數千萬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枝旁出輒復合於木天子博謀羣臣問何祥謁者終軍給事中上對曰臣聞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

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禋明之敬獻享之氣交神積和
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
合也宜因昭時令日定制改元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
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
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
衣裳而蒙化者焉繇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
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皆以軍言爲中帝嘗使諸數家
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中守宮虫名待詔東方朔自贊
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以爲龍無角
謂之蛇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屋壁是非守宮耶復使射

他物連中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前曰朔狂幸中耳臣願令朔復射之朔中臣榜百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又中然軍本文士逢帝意贊遠畧朔滑稽多謬巧非有關國政王事何足算也蓋是時審於陰陽災咎之故有大儒董仲舒夏侯始昌在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彰著明信者也具帝紀若災祥志中其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不免乎億則屢中然眭孟誅戮李尋流放京房危言刺譏罪不旋踵以不密失身悲夫哀帝時有言越嶲太守欲反刺史懼遣任文公等五從事簡行郡界止傳舍暴風卒至文公遽起趣諸從事曰趣去

去當有逆變、即駕速驅去、皆從事未信也、濡滯未發、越
嶲守果使兵襲殺之、獨文得免、後爲治中從事、天大
旱、文公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宜令吏人豫爲
防、不且無救、刺史不聽、文公爲買大船自防、百姓聞頗
有買舟者、及月旦、旱益烈、文公命其家趣載、又白刺史
拯溺、刺史笑之、日將中、天西北雲大起、須臾雨驟至、晡
湔水涌起十餘丈、壞廬舍、沒數千人、文公孫此以占候
顯、時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王莽篡漢、文公知世當
大亂、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走、日數十廻、時人莫測也、
後寇亂起、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家無小大皆能負
糧捷步、悉得完、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蜀武擔石
折、文公曰、噫、我當之矣、自是日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
果卒、世祖時汝南郭憲爲光祿勳、帝親郊、憲從在位、忽
面東北含酒三噀之、執法奏不敬、詔詰問、對曰、齊國失
火、急故禳之、後齊上火災、果與郊同日、汝南旱、新息高
獲、善天文遁甲、能役使鬼神、汝南太守鮑昱自往問何
以致雨、獲曰、急罷三督郵、明府自北出、到三里亭、雨矣、
昱從之、果雨、憲昱皆方正有大節、各有傳、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博士頡子也、郃襲父業、遊
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角星象、外質朴、人莫之識也、縣

召署幕門候。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詣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宿時夏夕露坐，郃仰觀，因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自知之。郃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慶。郡亦遣吏，郃進曰：竇將軍不修禮德而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待也。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通。太守固欲遣，郃不能救，請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延以觀變。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誅。凡郡國交通者皆免官，唯漢中守不與焉。郃後至司空，數陳得失，有大臣節。為司徒，冊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安社稷，錄功封灄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制服，心喪三年。郃子太尉固贊死國，見帝紀。

○唐檀，豫章人。元初中，豫章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檀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中，南昌有婦人生四子，守問檀何祥。檀曰：京師當有兵氣，禍發於蕭牆。果成閻顯之誅。舉孝廉，除郎中。以白虹貫日，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延熹中，琅

琊盜與太山盜合攻郡殺都尉陷所屬縣中郎將宗資討之郡入趙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乃五陰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兵至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卒破賊燔屯徐兗以平破羌將軍段熲征西羌聞南鄭樊志張博學多通請見之其夕熲軍爲羌所圍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今之夜東南角無兵宜乘虛引出駐百里所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

蓋東漢王風角占候時日孤虛之應諸謝夷吾楊縣李南段翳許曼韋占時有中而方士左慈解奴辜張貂麴聖卿之倫能隱形出入不繇門戶能變易物形誑幻人能以丹書符劾鬼神使令之爲靈響則右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也聖王絶之矣其深通道術者張平子衡蔡伯喈邕事見帝紀及本傳衡南陽西鄂人通五經貫六

無而從容淡靜不交接時天下承平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以諷之於儉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不載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好揚雄太玄以爲妙極道數使人難論陰陽之事安帝時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作渾天儀妙盡璇璣之正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

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龍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其驗若神自書典所記未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人怪其無驗後數日驛書至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順帝時政事漸弛權移於下衡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飛高躋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夫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夷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幾靡所疑惑天道幽遠吉凶可見福仁禍淫景響而應近世江樊周廣王勝之倫已皆効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滅前事不忘後世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

皆然苟非大賢何能見得思義惡積成釁昏踰典式自
下逼上用速咎徵聖心倦勤制不專已恩不忍割威與
衆共威不可分德不可共天鑒孔明雖疏不失前後災
異示人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須陛下思所以稽
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繇天子初光武喜讖故中興
後儒者皆學圖讖衡以圖經虛妄非聖人之法乃疏言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
宮經天驗道盡於此矣讖何爲乎皇漢代秦成功至大
於時莫或稱讖夏侯勝眭孟之倫以道術立名所述著
無讖劉向父子領較秘書閱定九流亦不録讖成哀之

問乃始聞之圖中名三輔諸陵及言益州皆起於漢代王莽篡位爲世大禍而圖經不載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虛僞之徒以逢莽欲要世資者也宋元中清河宋景以曆紀推言水灾僞稱洞視玉牒而求建復統曾不能知斯罔較然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皆言立於前有徵於後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切禁絕使朱紫無所眩還侍中與幄帷風議爲宦官側目思周身之事作思玄賦以宣志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暴而國多豪右衡整法度以威嚴爲

理陰知姦黨姓名一時收禽上下肅然拜尚書卒三國魏有樂安周宣善占夢爲郡吏太守楊沛夢八日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使宣占之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也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除滅報至失賊果破平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門中使宣占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有女子作賊者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蛇所宜被也已而果然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爲雙鴛鴦何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即爲吉凶占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帝復問我昨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當有貴女子寃死時帝已遣使賜甄后死聞宣言悔之遣追止無及矣帝問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宣悵然不對重問之對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然而太后不聽也時帝欲謫陳思以太后怒而止遷宣中郎屬太史有問夢芻狗者何也曰君欲得美食有頃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復夢見芻狗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之頃之果然後又問如初宣曰家欲失火儆火作問三夢芻狗而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

當墮車折腳芻狗既車轢必傳爲薪蘇故後當失火也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少神頴與隣兒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日月星辰圖象夜候占不寐父母常呵禁之不止常言曰家雞野鵠猶然且知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父爲琅邪即丘長輅年十五從始讀詩論語及易辭義斐然琅琊太守單子春方置酒高會聞之召之見至輅自請曰府君重名加之雄貴輅年少膽薄懼精神自失請先飲醇酒三升乃受命子春酌飲之飲畢問今欲與輅徵詰者府君耶抑四坐士耶子春曰[illegible]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語易學微淺未[illegible]引聖道下陳

秦漢之事。但請論金木水火土之變化鬼神之情狀。則何如。子春言此最難。言卿頗易之耶。於是唱論天人之端。經於陰陽兆於變化。少引聖籍。多發天倪。子春及衆士論難鋒起。各欲窮折之。而輅人人剖對。沛若有餘。四坐咸傾。子春駭以爲未易才也。及長體性寛大。多所含受。於人無憎愛。人憎愛之者。不讎不褒也。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以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務也。又言知我者希。則我貴。安能含江海之浩浩。爲激石之清乎。誠樂與季主論道。不願與漁父同舟。故生平孝友謙和。終無間然。卽臧否之士。徐亦自服

也。然貌不揚。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不敬也。始從利人郭恩學周易數十日。意開發論難踰於師。布著占卦。言輒奇中。又從恩學仰觀。日君但當告我墟落處耳。至推運會。剖災異。知不可以言傳。未一年。恩顧從輅問易及天文事。太息言。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後恩欲從輅學鳥鳴之占。輅爲言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推衆鳥之音。六甲時日之端。反覆出入。轉輾無窮。恩洗思累日。卒無得。乃嘆曰。才不出位。難以追徵。遂止不復學。以刺史裴徽薦。從治中別駕。舉秀才。詣洛時。尚書何晏以善易有

時名徽謂之曰何尚書神明精微言要眇破秋毫子勉之矣輅曰尚書憂微辯而後浮藻可與射候非能破秋毫比至洛晏與論易以平生所不解者九事問之輅剖析騶如晏曰君於陰陽斯世無雙適鄧尚書颺方在坐輅況語不及易颺問之曰君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颺請布蓍為筮當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飛鴞天下賤鳥及在林食椹則懷之好音輅猶人也孱公降誘敢不盡愚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

享有多福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
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又鼻者艮也天中之山也
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故山在地中
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願
君侯追思易象之旨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䒷
然曰此老生常談耳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
譚颺色悳輅𨂂若也晏謝之曰知幾其神古人以爲難
交疏言深今人以爲難君一面而盡二難晏知過矣詩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舅聞之以輅言峻切責之曰
當知後患何輅曰與死人語何畏耶三朝之旦當大風

發於乾斯其期矣舅怒以爲狂歲元日果大風而何鄧皆誅舅乃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或問平叔以才名一代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獨清神在廣博而志不務學故多惑其言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絶得中才則游精獨出故以爲少功之才石苞問君鄉里翟文耀者能隱形信乎曰信此陰陽蔽匿之數耳術足

數哉不足爲難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得
數者妙得神者靈晉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
以立形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幽亦能顯此物之
精也氣化之游魂也人鬼相感數使之然耳苞曰君於
陰陽之理妙矣則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淸
高不願江海之魚淵沼之鱗樂其浩瀁不易騰風之翼
繇性異而分不同也僕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見義見
數而不以爲異知術而不以爲奇夙夜硏幾孳孳溫故
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苞曰請問其妙輅曰精者神之
所合妙者智之所遇遇合幾微非可言論故離婁不能

說其旨。譬般不能言其手。非言之難。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苞乃謝服。或請學卜。及仰觀。輅口占卜非至精不能研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庸知是何爲。欲學布蓍。輅曰。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之毫末。不易學。毋自苦爲也。平原守倪邠與言易。謂吾涯易何異矣。輅言明府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桊。然輅以爲水火之急急於涯易水火之難。應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胡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乎。因即易中大端數事發難。邠依辭

以解而多疑輅曰明者無疑疑則無神竊以爲此非注易之符也乃爲言八卦之道爻象之精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皆以爲神請終身不敢論易以都官舍有變怪請爲占輅曰都名平原有原山而無本石舍陰不能吐雲舍陽不能激風漢末擾攘流血其下強魂相感以有聲形昔夏禹文明不恤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正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意以綏百祿邠大善之輅以課卦知鬼神變怪以鳥言知前物諸墟與骨相占夢射覆無不奇中鄰里外户不閉無偷兒然皆不以自名安德令劉長仁以輅通

鳥言爲誕詰之輅曰天不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赤烏夾日殃在荆楚也昔秦祖受封功本調馴葛盧聽音春秋著之斯皆典謨之實非虛語也商之將興縣一燕卵文王受命卌鳥銜書靈祈休祚本上天自然之符假之於物也何謂賤乎且鳥鳴精在鶉火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先生也長仁未之信會有鵲來噪閣上聲甚急謂之曰君謂斯鵲謂何輅曰鵲言東地有婦自殺夫詐誣西家人離婁日在虞

淵告者至矣。既而果然。長仁乃服。清河旱。太守問雨期。輅曰。今日壬子。值滿畢星中。已有水氣。雨夕至矣。守未信。是日旱愈烈。薄暮無雲。衆嗤其無驗。輅曰。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需少男風起應之。立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雲起雨驟注。官少府丞。大將軍昭遇輅厚。弟辰冀兄當富貴。問之。笑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吾額無生骨。眼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豈當富貴哉。四十七八間。不見汝嫁兒娶婦也。已果卒。處魏晉之間。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及卒。弟發篋簡所蓄。皆惟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

皆世所共有歎之曰世鮮名人皆錄無才不錄無書其在晉有歷陽陳訓陽平步熊善天文風角汝陰隗炤舒人韓友濟北淳于智善厭勝訓前知懷愍之難熊避趙王之辟皆奇中而吳與戴洋及太史郭璞稱最神吳末戴洋爲臺吏知吳將亡引疾去又晉知陳敏王機之反元帝踐祚使洋筮日洋以三月日丙午對太史令陳卓請用日用辰日是越王嘗用之反國者也洋曰越王爲吳所囚范蠡稱盛陽之月當生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蓋時雖遜避實懷憤怨故用甲辰棄德而歸留刑於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蓄積當承天洪命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事邪從之值約代兆鎮譙請爲中興軍遷督護求昌元年四月庚辰有大風起東南折木問洋古洋曰十月日蝕必來攻譙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爲妖言自收付獄絕其食十五日言色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出之會振以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自相繫何爲乎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故爾非有嫌也振曩垂餓死洋活之振償尚遺恩又何尤焉處富貴而不棄貧賤固人情甚難也約義之爲原振賜洋米三十石十月石勒果至譙城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

約將魯智延請追賊，洋執不可，約不從，果敗。表洋下邑長。梁國人逐太守爲亂，約擇梁城圍，難其攻。洋曰：必克。盜作日辛酉，日辰倶金王，今天德在南方，酉受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又甲子日東風而嗇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故必克也。約從之而盜平。王敦反，約問其勝敗，洋曰：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今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者敗，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率衆向合肥，而敦果敗死。約移府壽陽，洋言江淮間當有軍事，譙城虛，宜還守，不者雍丘、沛皆非我有也。約不從，而豫王果陷。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以問洋，洋曰：角用開布陽道，爲天門宮門，當有大戰。蘇峻遣使招約與倶反，洋謂約曰：峻必敗，然初起其鋒未可當，可外和內嚴，待其變。約不從，與峻反。三年夏五月，風嗇雨自西北來，城中晝晦，洋以爲亂亾象。約大怒，收繫之，而兵果大破。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還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差可。約東還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六月。約問此中侯何似，洋曰：當復有反者。問時事，曰：來年三月國太平，江州有大

晷在南方有軍已而牽騰叛約率所親將家屬奔石勒而族明年春天子反正夏溫嶠卒郭默據湓口叛其知洋言南中郎將桓宣鎮襄陽表洋爲參軍從至武昌太尉陶侃悅之留焉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分石勒死熒惑以七月還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已復逆行鉤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勒餘燼自殘今官軍與太歲太陰三合癸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合翼軫在荊楚之分其下國昌今年六月鎮星前入角亢角亢鄭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虎若興兵其死會也公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猶豫不果行而病卒庾亮代鎮天有白氣東行洋曰喪氣也有大鹿從城西門入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人夜半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之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占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可與圖始難與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創立宮城至己酉還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地盛衰有數人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非久居地也亮

不能決五年令毛寶屯邾城洋占其必敗及邾陷亮歎日天乎向利胡而病我乎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亥亥爲戎胡石虎當受死今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可救乎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解此二州亮曰當有濟否洋曰恨晚猶差不解亮竟不能決遂病卒

郭璞字景純 河東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訥於言而詞賦爲中興冠少從河東郭公受學得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地理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京房管輅不過也惠懷之際五王作難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呼黔黎將盡於異類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友數十家行避地江南抵將軍趙固所會固以所乘良馬死意不樂謝客璞謂將命者曰吾能活馬見之璞以術立活

其馬固喜爲齎資以行過江爲王導所重引參軍事時
元帝初鎮建業令璞筮遇咸之井璞曰吉東北郡縣有
武名者當出鐸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
沸既而武進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井沸經日及
帝爲晉王又使筮璞又曰吉會稽當出鐘告符已而果
然璞曰王者之作必有靈符表天人之心令瑞不失類
出皆以方類不偽哉若鐸發其響鐘徵其靈是在修德
以其實應之還著作佐郎於是陰陽錯繆而刑獄繁璞
疏言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
以顯天人之統有休咎之徵也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

粗有古筮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所乘非陽未布隆陰乃積坎爲刑獄此刑獄屢繁有壅濫而然也變坎加離厥象下燭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觸日月屬坎爲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佐太陽精明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耳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爲金家涉火之祥亦刑獄充濫怨歎之氣所致建興四年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血逆流長標伯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此皇天所以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也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

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任役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昔木庭生而太戊以隆雉鳴鼎而武丁為宗故寅畏所以饗福怠敖所以滋患也易解之繇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寧時事以御用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躬綜萬幾勞逾日昃而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方夏鴻鴈之詠康衢之歌不興不作者何也任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也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

作懲勸不當則善惡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禮之糟粕乎惟陛下留神疏上報聞會日有黑氣璞自以爲中復疏曰昔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滹沱結冰蓋天人之符若形景之相應也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臣以顓昧冒陳所見云鬱陽積陰將來必有日月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地六七丈精光暗昧而色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相搏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金精之日而有此異始倶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讁曾未數旬大眚再

見日月告釁見權詩人無日天高其鑒不遠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夫赦豈宜數下哉子產知鑄刑書非善政而作之以救弊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惟陛下恭承靈譴施沛然之恩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

永昌元年皇孫生璞復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彌其違標顯切直以縫其闕至乃聞善言則拜見矩誠則懼何者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去春啓事妄推卦理其後月餘日果薄鬬去秋諸郡並有暴雨洪潦之災歲以無年今賦役繁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其

亂者衆小人遇險莫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何可不虞漢範傳曰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於事實者也令臣言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書奏帝嘉納以母憂去職王敦起爲記室參軍敦爲逆使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與溫嶠庾亮善又言占凶則大恚命筮壽幾何時璞曰明公起事壽必不久若還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遂遇害始璞嗜酒色不厭于寳誡之璞曰吾所受有

本限用之恐不得盡卿乃憂爲患乎行當知之行經越城遇一人呼其姓名遺以袴褶其人愕不知所因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之及行刑則其人也敦敗贈弘農太守子驁官臨賀太守璞他術奇詭甚衆以事怪不錄

時有卜珝者本匈奴後部人善易占郭璞見而歎曰君術妙於吾不免兵厄何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然吾亦未見子之能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憯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時月至珝曰子勿爲公吏免矣璞曰吾不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此中雖有帝王子終不能復奉二京卿郡當典卿謹奉之嗣晉祀者必此人也璞遂之江南珝隱龍門山劉淵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以疾辭淵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志聰僭號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幷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幷州陛下之分今剋之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行

可乎、琊曰、臣所以來不及裴者、爲是行也、聽大悅、署琊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光自吾分、後愼勿紛紜、及攻晉陽、爲劉琨所敗、琊徒先奔、爲其師所殺、蓋異時世亂事多、故人怵迫於死生、而慧者以其術能前知、雖其前知、而卒莫能逃乎數也、則當其所知、亦何如其所未知乎、故可委者命、可信者義也、當是時、方技竊古祈禳緒傳、有符水禁咒、而流失蕩而之怪、

○辛靈老豫章建昌人、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無慍色、邑里目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皆以爲癡也、父嘗使守田中稻、牛羣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往理其殘亂、父怒之、靈老曰、萬物生天地間、各欲得食、牛方食未何驅之、父愈怒曰、如汝言、復理壞者何爲、靈老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何可以不收乎、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建城山、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老作未輸也、或竊之、心痛欲死、靈老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痛逾急、靈老曰、若爾不以情告我、死矣、竊者自首服、靈老飲以水而愈、船成、當下水、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請益人、靈老曰、此已過足、但部分未至耳、請自牽、乃手執箸、用百人而船行如流、衆大驚怪、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者、女病積年矣、氣息纔屬、靈老以水

舍之應時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餘年請療去皇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扶夫人起猗曰老人病累年何可卒起耶靈老曰試扶之於是兩人夾扶果起立步還靈老又令扶者去即能自行因遂愈皇氏自以病久懼發動靈老留水一甌令飲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其處二十餘年水如新高悝家有鬼怪能訶叱投擲不見形或器物火屢作巫祝厭劾不能絕要靈老治靈老於陌頭望其屋謂之曰此君家耶悝曰是也靈老曰知之矣止不前悝固請至門見符索甚多曰當以正止邪柰何以邪救邪乎焚之惟據軒凝坐有頃去是夕怪即絕靈老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夭傷山林者起樹之器物傾覆塗路者舉正之周旋江淮間謂其大家曰天地於人物一也咸不欲失其性柰何制服人爲奴婢乎諸君欲享有多福可悉免遣之免者甚衆其後乃娶妻畜奴婢頗受賂遺而術亦稍衰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博覽經史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勃海高瞻避地幽州知王浚昏暴終無成去之燕慕容廆以客禮禮焉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諮之泓指成

敗畢救、虓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石虎攻虓、虓將走遼東、泓曰、無憂也、賊不日且奔潰、宜嚴勒士馬追擊之、虓曰、今寇盛如此、何謂走乎、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臣言走者天時也、及期、石虎果退、虓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冉閔死、儁欲圖中原、訪之、泓勸行而捷、及僭號、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從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能、諂事慕容評、設異議毀之、泓待敦彌厚、以老歸、太息言燕必中興、其吳王乎、恨吾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而慕容垂興、

○索紞、字叔徽、敦煌人、明陰陽、善術數、占候奇中、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歸鄉、鄉人就占者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爲多事、多事多患、止不占、以占夢無悔吝、乃不逆、太守陰澹從紞求占書、紞曰、昔游太學、過一父老隱者也、從受占夢法、審測而說、實無書、澹命爲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京師、交結時貴、希小中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今老矣、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蒙汜之年、不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幼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

西臺建累中書郎領太史固辭元帝曰漢司馬遷世居是官魏高堂隆亦領之卿何少之乎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還都以避其難語具災祥志帝不從而及季才入周周文優禮之仍掌太史初荆土覆亾衣冠士多沒爲俘奴季才散所賜購之周文問之間有諸季才曰有之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辜誠竊哀之耳周文太息曰微君言必遂失民望因詔免梁俘爲奴者數千人遷麟趾學士稍伯大夫宇文護執政問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護沉吟不能決及夷滅閱其家書記

諸託符命造異端逢之者皆誅死獨季才累諮令免政
以為忠遷太中大夫隋文相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
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然符兆成矣就以人卜縱言不可
公能為箕潁事乎高祖默然久之曰今譬騎虎誠不得
下賜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戊戌平旦青氣
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變紫逆風西行季才以為受命符
且言周武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
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
其期也隋既代周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夜與高熲蘇威
二人議遷都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且當

遷都且漢營此今將八百歲水鹹鹵不宜人願定遷高祖驚謂熲等曰何神也遂發詔進爵公令與其子貸撰垂象地形等志曰天道秘奧推測多途不欲令外人干之故令公父子共事書成賜米帛會張胄玄歷行言日景長季才非之忤意免然猶給半俸有祥異令人就訪焉子質有志尚凡災異必指事面陳煬伐遼東徵至問克不對曰克然不願陛下親行願蹕臨渝命將授指行可也事在速發緩必無功煬不悅師還授太史令已復征高麗又問今行何如對猶前煬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况遣將乎不聽既而楊玄感反煬聞之謂質曰卿不

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天下一家未易動
也煬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
衰謝其必無成十年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
姓歸農三五年需四海少豐然後動帝不悅質辭疾不
從煬怒下獄死時有盧太翼者、河間人、博綜羣書、善占
候筭歷、隱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
受業者自遠而至、憚其煩、逃之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
子數人廬巖下、以爲神仙可致也、太子勇聞而召之、太
翼知太子必不嗣、謂所親曰、吾不知税駕矣、太子廢坐
爲宮奴、久乃釋、仁壽末、帝避暑仁壽宮、太翼固止之、怒
繫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謂太子太翼愛我、命釋之、
崩煬即位、漢王諒反、問之、答曰、何能爲、諒果敗、太翼本
姓章仇、煬愛之、以爲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賜姓盧、
從駕征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
聞煬甚異之、厚賞賜、太翼所言天文
事甚衆、秘莫得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妙極占筭并州刺史王虬言之魏孝文召見問老易朗導帝仁儉飾之刑政禮樂帝嘉歎以爲管樂之器占筭家無是也會孝文崩未及用而虬子同州刺史彥師事之受易春秋會天下亂與俱隱臨汾山彥有憂世之意請於朗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敢請筮朗曰占筭道幽多則有惑以百年爲斷則何如彥謝曰幸甚於是引著布策遇夬之革喟然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後二十四歲而大亂禍始宮掖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亦臣主俱屠耳彥曰此其人安

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其在并之郊乎彥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朗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曰成乎彼隙我動能無成乎無賢人輔之未可知也請刻其期曰始於甲寅終於庚子天之數也彥問何國先亡朗曰不競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彥曰後當何如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彥曰其東南乎曰必也西北平大亂者必以武西北天道之所成也東南俗剽且中國之舊也中國廢久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彥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歷運不出三百大聖大賢不可卒遇能終其運爲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

彦曰明王輿能有終乎曰設有始有卒王化復矣苟非其道終以驕侈必且有桀紂之主出焉其窮必酷故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大之道也彦曰先王之道遂亡乎朗曰何謂遂亡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引而伸之極於三百八十日天之道也自初庚子至于今二百八十有四年矣更八十二年丙午而王八道周達者當生至甲子而與王者遇遇而用之王道振矣不用則洙泗之教修焉彦曰此其人安出朗曰是在唐晉之郊昔殷後

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而斯人生晉天地實數其符自然厥後何如曰自甲申至甲子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彥曰先生設卦皆持二端何也朗曰何謂二端彥曰與王之國必曰用道必曰輔賢不獨數也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則治亂可從易也是以聖人作易欲夫人觀變玩占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故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吉筭所以重也惟道悠世僕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故變而能化者鮮耳功業見乎變何謂無二端乎彥曰周公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何也朗曰不易之數命之於天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雖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illegible]有遷
分定故也然使明王繼及良佐運式則誰能干[illegible]大哉
人謨天下之所以安也故天下大器置之安地則安置
之危處則危彥頓首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
朗曰文質遞用世運相乘稽損益以驗時百代無隱考
龜策而研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彥蹶然
起書於策而藏之後歲戊申而胡后亂爾朱榮起并州
巳而周齊分霸隋祖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四年文中子
生九年江東平而大業桀之政浮於桀紂具如關生言
○唐李淳風岐州雍人幼爽秀多通與傅仁均爭曆法

議者歸焉擢太史丞遷爲令論女主武王事感太宗無以疑億行誅語具災眚志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符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不能測也時滑人薛頤善律曆武德初直秦王府密言德星舍秦分秦王當帝天下表爲太史丞稍遷帝貞觀時將封泰山頤言天意未可會大臣上議遂罷行因丐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嵕山居之郎祠建清臺從辰次災祥以聞所上專率與淳風合數歲卒

○李嗣眞滑州城人博學曉音律善陰陽推筭左侍郎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修撰奏嗣眞同事嗣眞知其必敗謂所親曰此非庇身之所也求補義烏令無何敏之敗修撰官皆連坐嗣眞獨不預遷始平令風化大行章懷太子居春宮太淸觀奏新樂嗣眞聞之驚謂道士月

誰爲此曲者何哀思之甚也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爲慘咨久之居數日太子廢以酷吏來俊臣搆陷流嶺南徵還至桂陽自筮知死日訖桂陽令備棺衾及期卒

○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累鳳閣舍人好方術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所得賜金曰藥金也若燒之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武后聞之怒出爲台州司馬睿宗在藩充侍讀神龍初致仕歸伊陽山謂所親曰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立召用辭不就河南尹畢搆以詵有古人風改所居爲子平里云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舉銷聲幽藪科及第調襄楊尉居親喪廬墓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

酷吏搆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
家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乃得還自李淳
風卒占候家多不效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
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文
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末熒惑入月塡犯天關善思曰
法亂臣伏罪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
張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言按葬者先葬卑者不得
入今啓乾陵爲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
錮隙非攻鑿不得開神道尚幽多驚黷若別攻隧以
入即昔葬時神位前定何可更也曩營乾陵國有大難
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未保其吉且合葬非古
漢世皇后別起陵墓今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
義便神氣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奚益山川精
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
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爲社稷慮遷禮侍郎表皇后擅
政爲社稷憂遷汝州刺史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
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睿宗立語聞
拜右散騎常侍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與
交通重福敗坐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
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

力訟其寃以得自退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
思也亦然蔣稱長者之報赦還卒
○桑道茂不知何許人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
安慶緒於相州道茂在圍中知師必潰至期九節度兵
皆潰召待詔翰林建中初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
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詔
京尹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李晟爲右金吾將軍
道茂齎一縑見之再拜曰公貴盛無比我命在公手願
見赦出懷中狀自署姓名書其左曰爲賊逼脅忌請判
晟且駭且笑莫測也謝罷之固以請晟曰欲何判道
茂曰第判準赦二字而已晟勉從之又以縑願易晟汗
衫題衿膺曰它日得爲信得之再拜謝乃去及朱泚反
帝蒙難奉天竟以城高堅獲全而道茂在泚僞官晟
收長安與道徒縛旗下將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
原死是時藩鎮擅地道茂曰年號元和盜靖矣已果驗
道茂居左有二栢甚茂曰人居木蕃盛則土衰土衰則
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曰後有發地中鐵者死矣
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死他諸前知人名位福壽
生死甚衆

唐史有言凡推步卜相醫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世亦悟之自天豈精習致哉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泥而弗適大方矜己夸衆以神誣人故前聖不道也若李淳風諫太宗毋濫誅許亂宗不著方劑書嚴譔諫不合乾陵卓然有益于時矣唐大復中司農少卿周傑避地嶺表劉隱令占候傑耻之常謝病不出龑龔號彊起之問國祚傑以周易筮謂當五百五十年龑僭國五十五年而滅蓋傑舉成數避害耳周祖故奢司天王處訥既入汴訪之問漢祚何短也對曰以曆數推之祚猶未第多報讎殺人怨結天下自促之周祖驪然動於是漢大臣多得全王朴作欽天曆處訥曰曆不久即差已而果然太宗尹京時趙州人馬韶一夕造親吏程德玄曰明日王利見之辰也德玄入白王王驚以爲妖言命縶之是夕太祖崩詰旦果受遺踐祚擢韶司天監主簿宋史方技傳可表者止此視前代甚尠

而上徐復、大儒康節先生實通之、復、字復之、建州人、學易通京焦派衍卦氣之法、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之術、畢精、他日聽鄉人林鴻範說詩、若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循求之、遂大悟於五音十二律清濁次序若鍾磬修龠匏竹高下之變、康定中、元昊反、以薦召見崇政殿、復以其學對、命講易乾坤既未濟、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當如何、復對曰、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其强君德乎、又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明日、獻所爲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曆、洪範論、其留中、命爲大理評事、辭、留判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太學博

上胡瑗作鍾磬、復笑之曰、古樂尚聲、聖人以器寓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樂其可調乎、後瑗制作皆不效、無何、辭去、賜號冲晦處士、家杭州、范仲淹知杭州、禮重之、問西兵起當何如、復豫處罷兵歲月、問斗牛間星變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高潔、不求當世之譽、雖窮閻漏屋、敝衣糲食、不給、而樂其所自得不厭也、或勸之著書、復笑曰、古聖賢書已具、學者不能求、吾何爲哉、晚取所爲文、盡焚之、卒、故人王稷居睦州欲過之、復報曰、君以五六月之交來、及見也、稷後期往而復果前逝、後十餘年、知杭州沈遘、榜其居、曰高士坊、

康節先生深於易因易先天圖學術爲數不假卜筮而前知諸世運人物隆汙翕敗生死修短之數驗小物命中然未嘗以自神蓋深通乎道得道而忘術也二程先生尊其道而不貴其術正叔曰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不問惟未嘗一語及數伯淳聞言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畢具合出語康節曰堯夫數祗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未然康節撫其背曰大哥天聰明也他日正叔問加倍之數伯淳曰都忘之矣蓋心無偏繫如此康節謂正叔今歲雷起於何所起正叔曰知之康節固問正叔曰起處起康節瞿然稱善章惇請

從受學康節日以子厚聰明一日可盡今方爲世用何能及此非二十年林下淨濯胸襟不敢以授蓋內御之也大名王豫天悅者以善易自名聞康節篤志欲以其學受之與語三日獲聞所未聞乃大驚北面從受學天悅死數不傳其後乃有盱江廖應淮（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幼不事章句於天地開闢古今升降家國興廢人物消息鋭欲研其所自來自天文地理素難本草律曆卜筮壬遁太乙風角鳥占諸方術無不究也去行遊江湖間落魄不偶年三十客京師扣閽投匭疏丁大全誤國狀配漢陽軍荷較行歌出國門道傍人嘖嘖壯之遺

之錢醉飽監從者抵漢陽遇一道士於漢江濱曰子非
盱江廖應淮耶應淮驚曰先生何自知之道士曰宇宙
太虛中一塵耳人生其間其爲塵幾何茫茫者既了於
吾心況子乎余待子久矣延與語則知爲蜀人杜可久
也因具言自康節以先天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傳
以所受書從葬未百年而吳曦叛盜掘其冢得皇極經
世體要內外觀象數十篇無名公手澤具存余賄盜得
之逆數順知一毫髮莫遁今五十年矣數當受子於是
爲禱郡將脫應淮伍籍盡授以塜中書其筭繇聲音起
數應淮神警一問輒了道士指畫未到卽先意逆悟道

士自以爲不及於是怡神物表索隱環中遊宣歙閒十年著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緯說會聲譜書前妙古約十萬言自號滇痒生弋陽余安裕請受學應淮許諾安裕語次勸令讀中庸應淮瞪目大罵曰俗儒幾辱吾素節拂袖去復之杭餓賀外史臨街樓以居晝市大衍卜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髮䯻剪自鑷之當火少休則危坐以爲常夜酤酒痛飲飲即吐吐復飲不爛醉不休一日忽抵掌大呼曰始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聞賈似道當國潛使人問之應淮曰毋多言某年月日地髮徧白浙水西流是其祥也似道未解潛召見與

屏人語應淮曰相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畏惡。掩耳走應淮亦徑出過殿院曾淵子家索酒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雀猶呢喃未已耶已放歌歌曰禽聲兮啾啾草色兮幽幽風燇兮火怒泉殷兮血流屋將焚兮燕呢喃業鼎沸兮婆娑其未休歸去來兮不歸兮馬求歌罷哭坐者皆詫怪走應淮殊不顧啼笑而出人皆以爲怪已執太學生熊希望手謂之曰吾端居層樓闃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度似道殛死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此嗚咽鬧事耳公留此何爲又謂進

士尹應淮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柰何已
又慟哭曰殺氣又入閶闔間去也於是朝士大夫皆棄
門以絕識不識望之却走矣惟國子監簿吳浚進士彭
復願從之受易應淮醉即大詫言曰大莫大乎範圍精
莫要於曲成若黃口兒可與以語此則人皆邵子也浚
以先天易䇲陰符經六花陣法欲上之應淮擲其藁於
地曰誤天下國家者是書也又字呼浚曰允文汝某年
某月日即刑於某所汝行知之浚不快辭參江閫幕以
去不竟業獨復執弟子禮不衰於是應淮盡道士塚中
書及所自著數十萬言珍護靳惜若將終身不示人者

口發例手布籌一舉以授復無何遁去後四年死處州郡學中年五十二無子獨携一養女自從及嫁猶然處子也應淮未死前三日謂義女曰我死一月後朝廷命山姓鳥名人來召我及傳立立當過我汝可出所藏書授之立當以此致大官汝可得官田若干畝養老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者則崔鶠也傳立鄱陽人從彭復受學云應淮論後天尊羲畫為經姬辭孔繫為傳黜文言彖象為九師之辭又曰說卦非聖人不能作繫辭上下傳類門人所記耳序卦直世儒之陋談其為人尚氣使酒鄰近見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笑以為樂郎程

張不免宋太史濂以爲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默通乎數以卒局於數而不通於道也而道士深遠矣

元丘處機登州棲霞人隱崑崙山世所稱丘長春者也金宋並召俱不赴蒙古太祖自乃蠻使求之即促裝曰天使召我當往歷四載始達既見蒙古主大悅賜食設廬帳甚設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在無嗜殺人問治要曰敬天愛民問長生曰清心寡慾於是錫虎符副以璽書尊寵之一日雷大震蒙古主問處機何震也處機曰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不天故天以威震動之如聞境內不孝者多宜明天威以教孝從之嘗

古主獵東山而諦處機進曰天道好生以春秋數畋非宜也主為罷獵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無所逃命處機遣其徒持牒招求之於是為人奴者為免良與瀕死更生者無慮數萬人嘗為熒惑犯尾禱而火退舍為旱禱而雨嘗古主禮重之是歲太微池徙而涸北口高岸崩處機曰吾與之俱遂卒

劉秉忠邢臺人幼家貧為府令史棄去隱武安山已事天寧照師為掌書記名子聰世祖在潛邸召照與俱入見對稱旨賜今名秉忠於書無不讀尤邃易及邵氏經世書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壬遁具精解論天下事

如指掌世祖大愛之行恒州東灤水北之龍岡日此可建城郭宮室爲都會今開平府是也又請定都燕嘗上書數千百言皆治天下大經良法有佐命功其占事知來若合符契獨造膝密語語秘人莫得聞獨世祖深信嘆之居主左右猶不改僧服宮府稱爲聰書記至元元年始拜光祿大夫太保參中書省事賜第爲納室旣受命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言燕見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所甄拔後皆爲名臣老好學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齊居蔬食澹然如平昔已無疾端坐而逝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有田忠良者趙城人通儒雜家言識秉忠微時召見試隱覆驗從司天臺官之帝猶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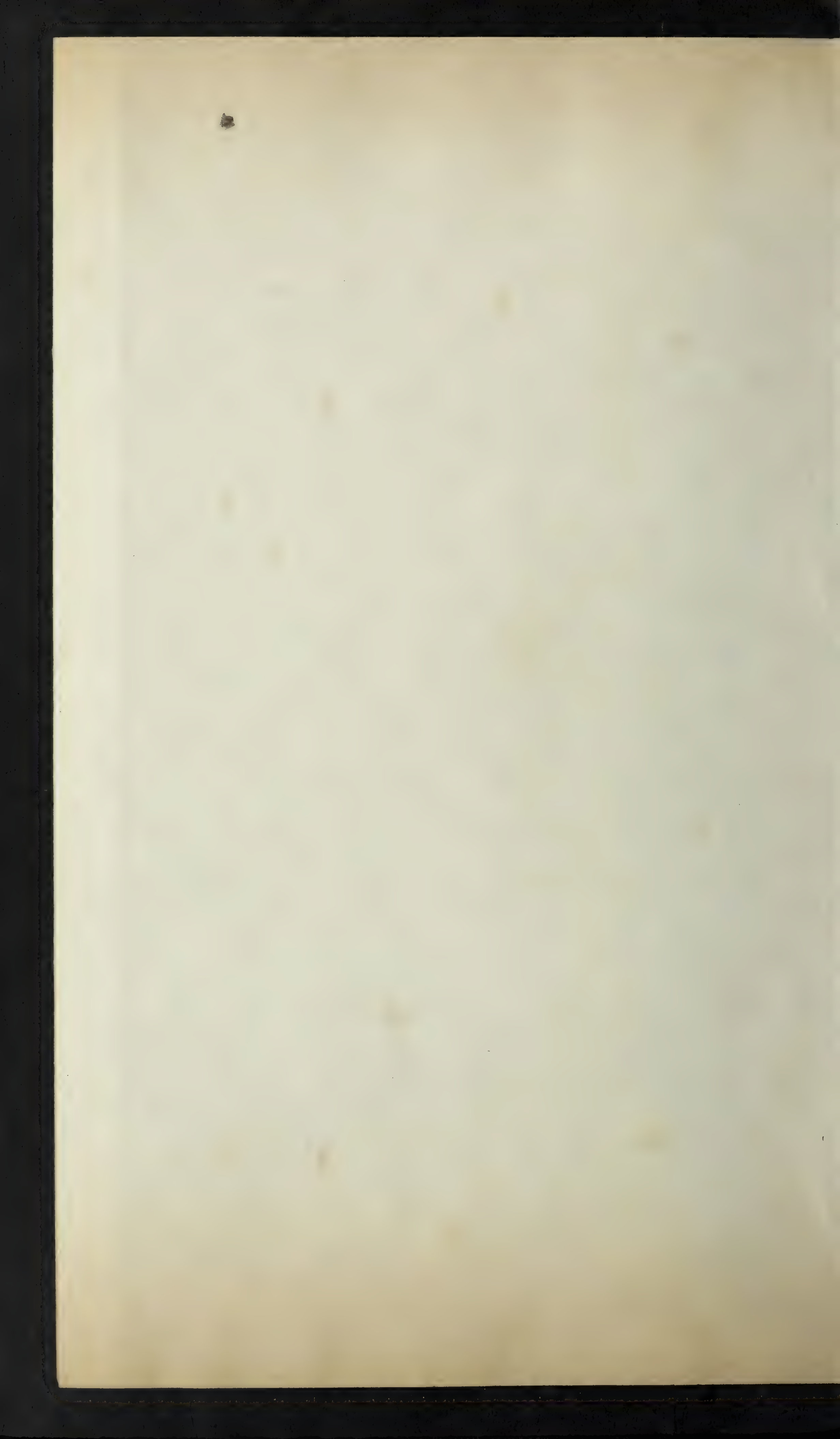
鄰嶠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欲拜大將一人取江南、汝以爲誰、忠良環視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則伯顏也、白氣貫三台、主問何祥、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秉忠卒、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及丞相安童征、忠良曰、不吉、有叛者、主不悅、而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入海都軍、主召忠良、使禱祠求免、忠良曰、無以爲也、皇子未年當還、後果還、駕駐隆興北城、忠良入告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食不彼及也、今宿衞上日食一瓜、能無饑乎、主怒、笞主膳、均其食、遷太常丞、少府爲諸王建宅、忠良踣其柱仆之、少府以聞、帝聞之、對曰、太廟以祀祖宗、寧諸王建宅地耶、命輟工、征日本、忠良曰、日本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師果無功、成宗崩、阿忽台等持異議、而仁宗以太弟奉太后至自懷、忠良潛與謀、進榮祿大夫大司徒卒、初世祖命秉忠選太史官屬、洺州靳德進以選受天文星曆卜筮三科、言休咎輒應、時團天象進規、多所裨益、討乃顏、度日時行師、動中事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需其降、且奏言叛始繇惑妖言、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訓學者正術、禁歲貢有成者一人、從之、爲著令、成宗時邪臺以皇孫撫軍行邊、德進從、攻戰剋期、日畢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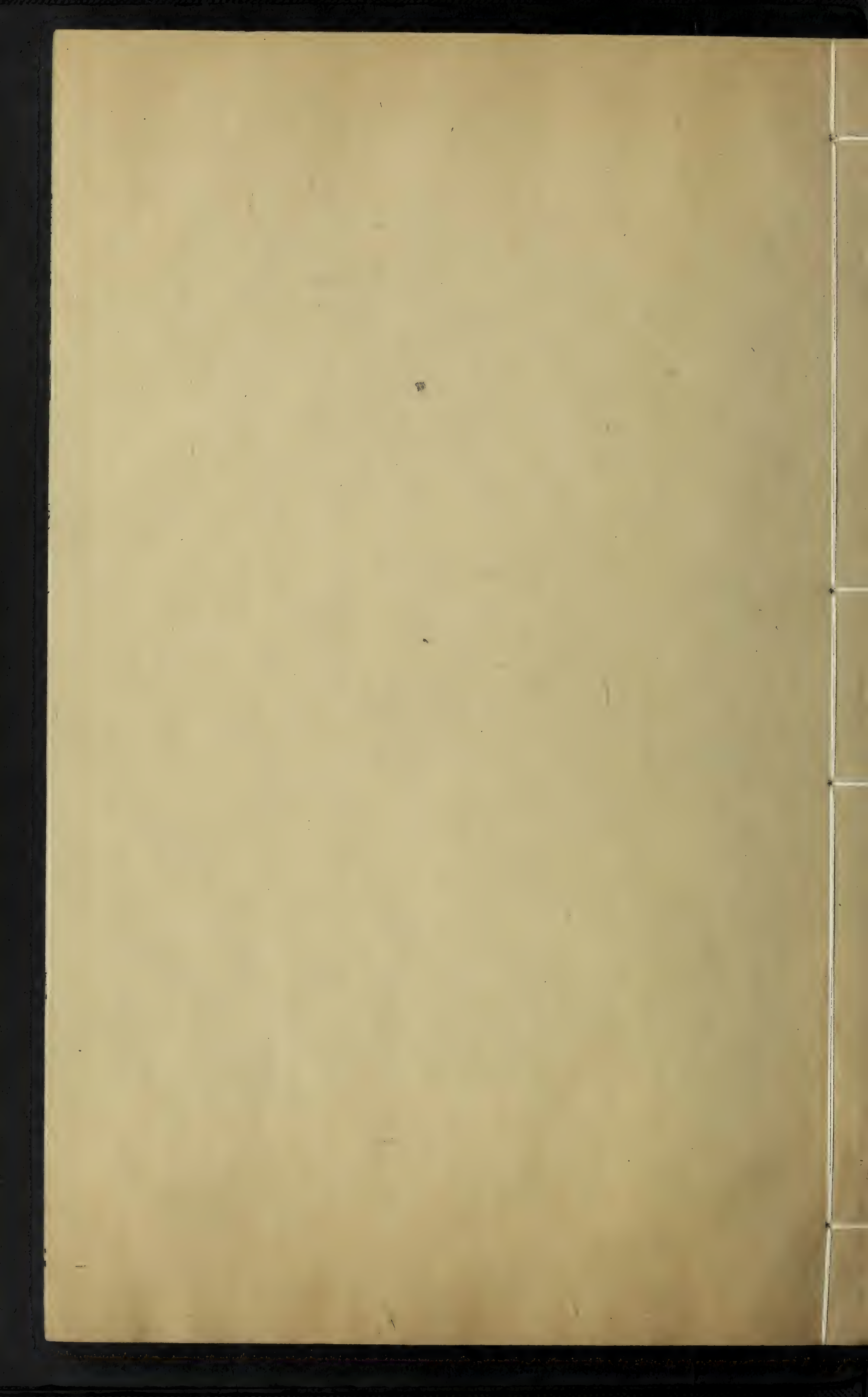
郭守敬若思通五經精筭數水利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能盡究具理從使大名因鼓鑄爲銅壺今靈臺所用壺是也又得尚方璇璣圖覘則行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矣後世祖徵用其歷法見歷數考其治水見漕河志其規畫簡便測望親切則巧智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稱最神王太史磐故剛克自用每至守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心厭服之許平仲衡每語及守敬輒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生此人世豈易得度越千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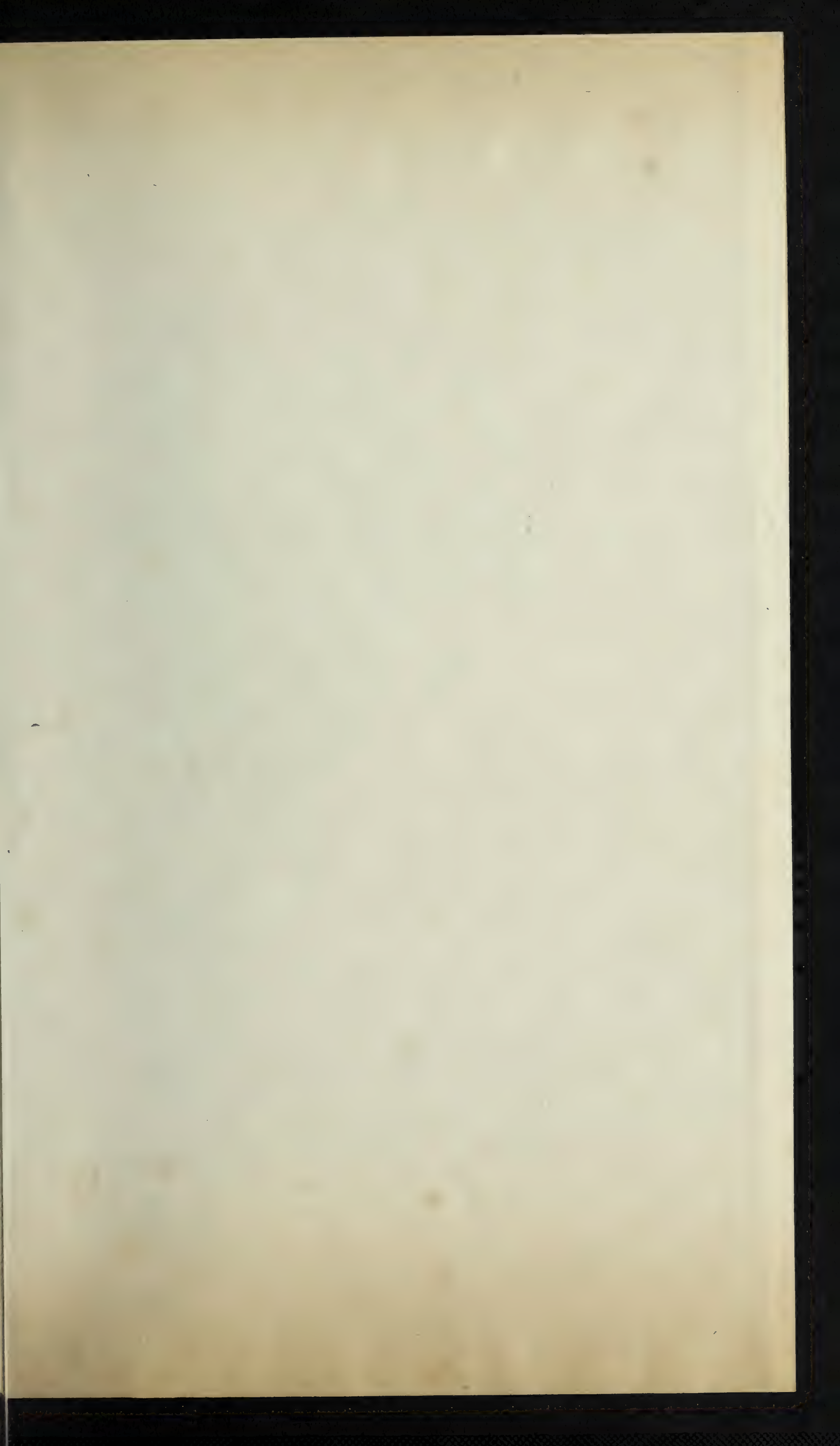
論曰昔孔子嘗言雖百世可知矣因於禮而損益其可

知也至論國家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之動變其前知必歸諸至誠故曰中庸其至矣乎索隱行怪即後世有述弗為也以今觀三代占卜依天人類應蓋深於其道非謂術乃後世京房郭王於占卜精市發造化秘奥乃皆以殺身亦烏取前知為哉必也李平陵之言本乎經張平子之術通乎道管公明之技妙於神而卒不遁於經常善夫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四終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五

明盱郡鄧元錫纂

方技傳 醫上

昔在上古人生淳龎雜處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雖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實始時草木之滋察寒温平熱之性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人疾而本草萌芽黄帝淳德全道臨觀八極哀人之生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咨于岐伯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刻別臓腑端絡經用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

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於是命俞跗雷公桐君之倫察明堂究息脈之極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爲之鍼石九刺淺深之法以起之爲之五穀湯液醪醴以瀹之多識草木性味定三品藥爲君臣佐使爲炮炙法以療之張舒五陽疏滌五藏使精生形盛骨肉相保而氣平遡哉聖神生民之周乎其在成周醫師列於天官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使其屬疾醫瘍醫科分而治之疾醫治疾瘍醫治瘍業專攻而後精先之食醫以保王備物爲餐日保其

天和俾歛福於平康而苛疾無作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醫治未病之道也夫食味隸内饔可矣不隸内饔隸醫師制未然之防食穀爲主齊眡春温以養也羹以佐食齊眡夏熱以化也醬致滋味之和眡秋取其平飲養引養也飲不可以過眡冬取其清防之至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何也木曲直作酸酸養肝火炎上作苦苦養心金從革作辛辛養肺水潤下作鹹鹹養腎土四時之沖氣也作甘甘養脾而滑以爲利故滑甘謂之五味醫之上務也湯藥之本始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物性味各有合會

其合則宜適不合不宜不適也故會之處方劑之權銖參蓋取諸此也于爲知食醫之保王也上法天和中順歲氣下盡物宜取之者備而用之者慎以是爲衛生之周君子之食恒放焉非放其玉食也放制食之宜爾也

疾醫掌萬民之疾病曰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之氣更傷五臟皆謂時疾順其時而慎之其不免於疾者鮮矣不順不慎其免於疾者亦鮮矣故四時之運六子之氣疾醫之所盡慎也於是乎本五穀稻黍稷麥菽以生之致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以輔之合五藥草木蟲

石穀以攻之。伐其嬴。補其所不足。而炎帝之精傳焉。察五氣五聲五色之盈虛休王。以知其劇易而眡其死生。審陽竅七陰竅二之九竅開閉之變。以兩之脈。神藏五形藏四九藏之動。以參之。一本於黃岐。其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瘍。而注以傳其腫。劀以剌其潰。殺以食其惡。其五穀五味五毒之致養也。亦然。夫味穀藥皆五氣聲色亦五。五行之氣。滋爲味。播爲穀。散爲藥。其實一體也。克爲氣。發爲聲。形爲色。其實一體也。一體故投其合而和。取所勝爲攻。用所相爲養。用其精也。瘍醫之攻養療節也。其必繇此矣。夫人之疾。未易知也。九竅外

見有開閉。察其變。九藏內運有勝復。察其動。以參臟。衡加之以聆聲眂色察氣也。靡不合矣。是疾醫之括也。瘍醫之眂死生也。其亦必繇此矣。夫瘍之有腫若潰也。營衛之壅淤底滯。出自內者也。其有金若折也。支體之觸冒仆墜傷自外者也。筋骨脈氣肉竅。大者其必傷之。矣。或傳其外。或瀹其內。或決其潰。或食其惡。始發其惡而攻之。既攻而養之。而療之。而節之。亦瘍醫之括也。獸醫之療獸病若瘍也。其亦必繇此矣。大哉乎。醫盡民物之性。而全其命也。佐王仁育俾無夭札。佐王愛養俾無疵癘。以範圍曲成也。大哉乎。有攻有養有療有節。而一

主於養也或攻而攻之或養而攻之或養而養之或攻而養之或先攻而後養或先養而後攻之而療而節而一主於衛生善夫醫分疾而治之疾造者受藥焉各書所以而入于醫師凡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三又次之十失四爲下歲終醫師稽全失而制食焉夫疾有易有劇有甚有持且有治有不治矣庸得全乎曰不全愈全中爲上也科醫書疾所以書易劇甚持書可治不可治日入于醫師醫師受之歲終較焉十皆中爲全餘各稽全失之等爲制食之差十失四而下屏毋得業醫夫亦庸愈精所業矣故周禮醫師聖者順天寶民

納之仁壽之道也。而醫本黃岐。世所傳黃帝岐伯所咨答爲素問。若靈樞經。諸條天五運六氣經行勝復之變。若人五臟六腑經絡支別之脈。五色精明枯槁之色。因爲診察攻療平治之法。何與精甚也。抑上古守一抱和之思慮不及。是亦又非君相天下者所得專而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爲之治。甚明信有徵。亦固非晚近世所得而議擬之也。其諸戰國先秦和緩越人之倫。本黃岐承傳之意。設爲其問答。明醫統與。抑深於其道者爲之。故自隱其名不著與。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與。黃岐內經。與羲易神農本草竝列于三墳。秦滅學不廢

漢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於今經不合。又不爾。素問則素問固非盡古書也。又方伎家秘其術。故錯亂其簡。令不可得知。頗有知其誤者。又以意更定。而不通於本。故逸章錯簡。缺句舛義。往往而是也。善讀者因其可斑可類者求之。而要之大宗存焉。其書畧要言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用無方之謂聖。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道生智。玄生神。化生五味。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東方　春　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

生筋筋生心肝主目（自天生人言）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其性爲暄其德敷和其用爲動其化生榮其政舒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隕落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氣爲柔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言天人一體而分無在不在）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因病機爲治）其蟲鱗其畜雞其穀麻麥其果李其臭臊其上應爲歲星（萬物一體故能相養相療治）

南方（夏）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其性爲暑其德彰顯其用爲燥其化蕃茂其政明其令鬱蒸其變銷爍其眚燔

在體爲脉在藏爲心在氣爲息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言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其蟲羽其畜羊其穀黍其果杏其臭焦其上應熒惑中央季夏生溼溼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爲溼在地爲土其性爲兼白虎通曰脾之言并也謂四氣并之也其德爲濡其用爲化其化爲盈其政靜謐其令雲雨其變驟注其眚淫潰記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氣爲克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溼傷肉風勝溼

其傷肉。酸勝甘。其蟲倮。其畜牛。其穀稷。其果棗。其臭香。
其上應爲塡星。西方秋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
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其性
爲涼。其德潔清。其用歛。其化緊。其政勁切。其令霧露。其
變肅殺。其眚蒼落。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氣爲成。在
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竅爲鼻。在
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
傷皮毛。苦勝辛。其蟲毛。其畜馬。其穀稻。其臭腥。其上應
爲太白星。北方冬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髓。
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其性凔凛。其德

寒其用濡衍其化肅其政清謐其令霜雪其變凓冽其眚冰雹在體爲骨在臟爲腎在氣爲堅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其蟲介其畜彘其穀菽其果栗其臭腐其上應爲辰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部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室是謂五臟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所藏五臟所受肺受之大腸手太陰陽明主之心受之小腸手少陰太陽主之心主受之三

焦手厥陰少陽治之脾受之胃足太陰陽明主之腎受之膀胱足少陰太陽治之肝受之膽足厥陰少陽治之是謂五臟所受五臟應脉肝脉絃心脉鉤脾脉代肺脉毛　脈石是謂五臟之脈五臟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臟所主五臟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液五精所幷精氣幷於心則喜幷於肺則悲幷於肝則憂幷於脾則畏幷於腎則恐是謂五幷虛而相幷五臟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溼腎惡燥是謂五惡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傷五

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嚏胃
爲氣逆爲噦爲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
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膽爲怒是謂五病五病所發陰病
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
於夏是謂五邪所發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痹搏
陽則爲巔疾搏陰則爲瘖疾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
則怒是爲五邪所亂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
腎甘入脾是謂五入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毋多食辛
鹹走血血病毋多食鹹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甘走肉
肉病毋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是謂五禁五邪

所見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死不治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在胷中兩乳間曰氣海、腥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殁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

生則殃以爲天下其宗大危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

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唇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人身之陰陽背爲陽腹爲陰腑爲陽臟爲陰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爲陰經云腦髓骨脈膽女子胞亦曰五臟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爲陽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也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故以應天之陰陽也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人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

天有冬夏人有寒熱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䐃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極生濁熱極生清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

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腑。地之溼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天不足西北。故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幷於上。幷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幷於下。幷於下則下盛

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脩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通天者生之本。蒼天之氣。清淨而光明者也。故藏德不下。常以日為光明。天明則日月不明。陽氣閉塞。地氣冒明。雲霧不精。則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也。澳風雨不節。則菀藁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

則未央絕滅。未央言未及中央而滅絕、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不能害也。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解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其本伏羲太始天元冊文。

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丹天、火氣、牛女在子、癸、火氣自子癸至戊分、故火主戊癸

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已分。黃天、土氣、心尾在甲、土氣自甲至已分、故土主甲已、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蒼天、木氣、危室在壬、柳鬼在丁故主丁壬、素天之氣。

經于亢氐昴畢。素天、金氣亢氐在乙、昴畢在庚、故主乙庚、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玄天、水氣、張翼在丙、婁胃在辛、故水主丙辛、為五運所始。故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是謂五運。天干有十配合、則為五運甲巳年、土為化權、乙庚年、金為化權、丙辛年、水為化權、丁壬年、木為化權、戊癸年、火為化權、以甲巳為十干之首、故先言土運、運氣之行自首、丁壬以木火土金水為序不易也、近謂甲與巳配合而化土、乙與庚配而化金、誤矣、其本文王後天圓圖六子之運。為六氣。厥陰風木巽也。少陰君火離也。太陰溼土坤也。正坤統三女。居南之義相水相焉。少陽相火寅艮也。火所生也。陽明燥金兌也。金所王也。太陽寒水乾也。坎者水也。正乾

統三男居比之象。風木生焉。故子午之歲。上見少陰。熱氣主之。左太陰。右厥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丑未之歲。上見太陰。溼氣主之。左少陽。右少陰。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寅申之歲。上見少陽。相火主之。左陽明。右太陰。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燥金主之。左太陽。右少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寒氣主之。左厥陰。右陽明。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巳亥之歲。上見少陰。風木主之。左少陰。右太陽。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是謂六氣。地支十二對待則爲六氣以君火爲心火於五臟最尊故先之乃運氣之行皆以風熱暑溼燥寒爲序也司天者上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司泉者下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以司天司泉爲主故經言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所謂主歲者紀歲也每歲起地左間上行天右間至于司天自天左間下行地右間復於司地左升而上右行下旋而復於中所謂間氣者紀步也主歲者紀歲在天三年一降五年遷正司泉在地三年一升五年遷正司天間氣者紀步如子午年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司地太陰溼土爲天之左間厥陰風木爲天之右間太陽寒水爲地之左間少陽相火爲地之右間則地左間太陽寒水爲初之氣天右間厥陰風木爲二之氣司天君火爲三之氣天左間太陰溼土爲四之氣地右間少陽相火爲五之氣司泉燥金爲六之氣六氣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經所謂紀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是也五運有主運有客運六氣有主氣有客氣主運主氣木初之運火二之運土三

之運金、四之運水、五之運、每年各七十二日零五刻、以位相次于下、萬年不易、客運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主其行、如甲巳年、土運、土爲初之運、土生金、金爲二之運、金生水、水爲三之運、水生木、木爲四之運、木生火、火爲五之運、火生土、乙庚年、初運金、二運水、三運木、四運火、五運土、餘亦如之、每年客運各七十二日零五刻、周流于上、每年一遷者也、然客運有太過焉、有不及焉、甲丙戊庚壬五陽干之年、太過也、乙丁巳辛癸五陰干之年、不及也、太過之年、大寒前十三日交名曰先天、不及之年、大寒後十三日交名曰後天、平氣之年、正大寒日交名曰齊天、六氣、風熱暑溼燥寒也、風初之氣、熱二之氣、暑三之氣、溼四之氣、燥五之氣、寒六之氣、每年一氣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位亦定于下、萬年不易、其客氣子午年、少陰君火、丑未年、太陰溼土、寅申年、少陽相火、卯酉年、陽明燥金、辰戌年、太陽寒水、巳亥年、厥陰風木、先立其年、以定其應、見左右紀歩焉、是爲客氣、亦每年一遷、然客有正化、有對化、少陰君火、在南方午位、午爲正化、對化在子、太陰溼土、寄西南坤位、未爲正化、對化在丑、少陽相火、生於寅、寅爲正化、對化在申、陽明燥金、生於酉、酉爲正化、對化在卯、太陽

寒水在乾位壬癸亥子之交戊爲正化對化在辰厥陰風木生于亥亥爲正化對化在巳正化從本令實其勝無復對化從標令虛其勝有復主運以地五材木火土金水爲序主氣以天六氣風熱溼暑燥寒爲序所謂信莫信於四時者也故萬古不易客運則以本歲司化權者主運因有過不及平歲之差客氣則以本歲司天司泉者主主氣是生勝負屈伸之變故每歲一遷也其在人內有五臟外有六腑十二經脈以應天其論曰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歲三百六十有五日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天以六爲節風熱溼暑燥寒地以五爲制木火土金水終天氣者

六朞而備。終地紀者五歳爲周。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歳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凡三十歳爲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歳而一周。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地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天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地爲下乎。曰。地人之下。太虚之中也。憑乎。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溼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温之。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溼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交焉。故虚而生化。五運更治。上應天朞。五氣更立。各有所勝。謹候其時。氣可與期。皆歸始春。運有餘。其

至先此謂先天運不足其至後此謂後天運非有餘非
不足氣至至以時此謂正歲先天者太過則制已所勝
而侮所不勝命曰氣淫後天者不及已所不勝則侮而
乘之已所勝則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
也命曰氣迫平氣之紀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
金曰審平水曰靜順歲化均病少氣太過之紀木曰發
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氣不及之
紀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
化不齊病多厥陰司天爲風化在泉爲酸化司氣爲蒼
化間氣爲動化少陰司天爲熱化在泉爲苦化不司氣

化。君不主運，居間氣爲灼化。司天爲溼化，在泉爲甘化。司氣爲黅化，間氣爲柔化。陽司天爲火化，在泉爲苦化。司氣爲丹化，間氣爲明化。陽明司天爲燥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素化，間氣爲清化。太陽司天爲寒化，在泉爲鹹化。司氣爲玄化，間氣爲藏化。木運臨卯，丁卯歲、火運臨午，戊午歲、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金運臨酉，乙酉歲、水運臨子，丙子歲、所謂歲會，氣之平也。是曰歲直。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天之與會也。是曰天符。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是曰太

一天符之會。王註謂火運之歲上見少陰年辰臨午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年辰臨酉戊午乙酉己未己丑四年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曰三合爲治也天符爲執法歲直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執法者相行令者方伯貴人者君也邪中執法者病速而危中行令者病徐而持中貴人者死其氣生運曰順化。甲子甲午甲寅甲申火下生土壬辰壬戌水下生木乙丑乙未土下生金辛卯辛酉金下生水癸巳癸亥木下生火年運不及司天之氣生之助之而得平如年運太過則愈盛過矣氣尅運曰天刑。庚子庚午庚寅庚申火下尅金戊辰戊戌水下尅火辛丑辛未土下尅水丁卯丁酉金下尅木己巳己亥木下尅土年運太過者司天尅減之而得平如年運不及天刑減之愈不及矣運生氣曰小逆曰相得則微。壬子壬午壬寅壬申木上生火庚辰庚戌金上生水癸丑癸未火上生土己卯己酉土上生金辛巳辛亥水上生木如子臨父位也運尅氣曰不和。曰不相得則甚。丙子丙午丙寅丙申水上

魁火、甲辰、甲戌、土上魁水、丁丑、丁未、木上魁土、癸卯、運
癸酉、火上魁金、乙巳乙亥、金上魁　上也、
同四孟月日支德符。春孟月寅、屬　木運臨之
夏孟月巳、屬　火運臨之
秋孟月申屬金、庚申年、
冬孟月亥屬水、辛亥年、　加司地之
氣。日同天符。庚子、庚午　壬申運不
同司地風　戊、運同　地涇土
丑辛未　臨司地寒
癸卯、癸酉、運臨司地
及之運加司地之氣日
君火、癸巳、癸亥、則各以氣運加臨為勝負之差木得金
運臨司地相火
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
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
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
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五
相　亢則害承

迺制。勉制則化生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地氣制已勝天氣制勝巳天制色地制形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六氣之勝乘其至也燥之勝也清氣大來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火之勝也熱氣大來金燥受邪肺病生焉水之勝也寒氣大來火熱受邪心病生焉土之勝也溼氣大來寒水受邪腎病生焉木之勝也風氣大來土溼受邪脾病生焉感於邪而病也外有其氣而內惡之因而遂病乘年之虛則邪甚年木不足外有清邪年土不足外有風邪年金不足外有熱邪年水不足外有溼邪是年之虛失時之和亦邪甚

年火不足外有寒邪

六氣臨統、與位氣相尅、感之而病、亦隨所不勝、與內藏相應、遇月之空亦邪甚、上弦前、下弦後、重感於邪則病危、年已不足、邪氣大至、是一感、年已不足、天氣尅之、是內氣召邪、氣曰重感也、

德化者氣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復之紀、災眚者傷之始、氣相得者和、不相得者病、有勝之氣、其必來復、復而反病、則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用舍升降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氣之勝也、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慍慍而復已萌、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勝和而和

勝虛而虛勝微而微勝甚復甚各歸不勝而爲化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可必乎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復已而勝勝至則復無常數衰乃止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而傷生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不以天地異名皆以復氣爲法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以形證觀察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此之謂也夫人生於地命懸於天天地合命之曰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脉爲營筋

爲剛肉爲柔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氣乃行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成其爲人五藏堅固血脉和調肌肉解利皮膚致密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腑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久長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大衝脉盛月事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脉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脉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丈夫八歲腎氣實髮

長齒更。故十歲好走。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故二十好趨。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故三十好步。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故好坐。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漸。髮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五臟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鬢白身重。行步不正。而無子。五臟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運四時。化五節。而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

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肺氣通于鼻肺和則鼻能知五臭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于目肝和則目能辯五色矣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口能安五穀矣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血和則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腑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不和為病夫十二經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

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其離合出入則粗之所過上之所息也經者徑也常也自各經直行脈隧言曰經自各經有恒不息言曰常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之陰陽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之陰陽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受足厥陰之交中焦在胃脘當臍上四寸之分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臑臑候切臂節也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掌骨前大指本節後肥肉隆起處曰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內側曰少商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

出其端。注大腸、大腸手陽明之脈。起于大指次指之端。曰商陽、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曰陽谿、循臂上廉。歷溫溜、三里、入肘外廉。曲池、上臑外前廉。歷肘髎、上肩出髃骨之前廉。肩端兩骨間爲髃、上出于柱骨之會上。兩肩胛會處曰天柱、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天樞之分、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循天鼎扶突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結于迎香注于胃、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頞音遏鼻莖也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歷承泣四白巨髎、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人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曰神庭、其支者從

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膺上横巨骨上陷中曰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内廉下挾臍入氣衝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裏至氣衝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兎股内為髀、髀前膝上起肉處、下入膝臏中挾膝筋中、下循䯒外廉䯒、脛骨、下足跗足面也、入中指内間曰厲兌、其支者下膝三寸循三里、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衝陽、入大指間出其端注于脾、脾足太陰之脉起于大指之端曰隱白、受足陽明之交、循指内側白肉際曰大都、過核骨後足跟前兩旁起骨、諺云孤拐骨、上内踝前廉三陰交、上踹内踹、示兗反、腓腹也、循䯒骨後交漏谷、出厥陰之前至地機、陰陵泉、上膝股内前廉歷血海、箕門、入腹屬脾絡胃上

膈挾咽、咽以嚥物、居喉前、長一尺六寸、屬之胃、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心手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循任脉、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出任脉之外、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少海、循臂內後廉、歷靈道通里、抵掌後銳骨之端、經陰郄、神門、入掌內廉、少府、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注、小腸心系、上與肺通、入肺兩大葉間、繞肺葉而下、曲折向後、與脊裏細絡相連貫、脊髓與腎通、蓋五臟系皆通于心、而心系通五臟系也、其交經授受、不假於支別、小腸手太陽之脉、起于小指之端、日少澤、循手外側、前谷、後谿、上腕、臂骨盡處爲腕、出踝中、腕下銳骨爲踝、直上循臂骨下廉、支正、出肘內側兩骨之間、歷少海、上

循臑外後廉。行手陽明少陽之外、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脊兩傍膂、膂上兩角為肩解、下成片骨為肩胛、自肩胛會于大椎、因左右交于兩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

下膈抵胃。下行任脈外、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目外角曰銳眥、却入耳中。結于聽宮、其支者別頰上䪼。音拙、鼻也、抵鼻至目內眥。睛明、斜絡于顴。注膀胱、

膀胱足太陽之脉起于目內眥上額。循攢竹過神庭、曲差至通天、交顛上。頂也、曰百會、其支者。從顛至耳上角。過率谷浮白竅陰、以散養經脉、其直者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抵天柱、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挾脊骨、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歷上髎中髎下髎會陽、貫臀入膕中。膕音國、曲脚紋、其支者從髆音博、肩髆也、內左右別下貫胛。膂內

曰胂、挾脊內過髀樞。股外為髀、捷骨下為髀樞、循髀外從後廉。循髀樞之裏、承扶之外、一寸五分之間、下合膕中、以下貫踹內。歷承筋承山飛揚附陽、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曰至陰注于腎、腎足少陰之脈、起于小指之下、邪走足心。湧泉、出于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行厥陰太陰之後、經復溜交信、過三陰交、以上踹內、出膕內廉、抵陰谷、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注心包絡、心主手厥陰之脈、起于胷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絡上脘、中脘及臍下一寸下焦之分、其支者、循胸出脇、下腋三寸。天池、上抵腋下、循臑內。天泉、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曲澤、

下循行兩筋之間。循郄門、間使、內關、大陵、入掌中。勞宮、循中指出其
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注三焦、三焦手少
陽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曰關衝、上出兩指之間。歷液門、中
渚、循手表腕。陽池、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抵天井、循臑外
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
膈。循屬三焦。當胃上口、屬上焦、於中脘、屬中焦、於陰交、屬下焦、其支者。從膻中
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
顴髎之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
頰。至目銳眥。循絲竹空注于膽、膽足少陽之脉。起于目銳眥。繇聽
會、客主人、上抵頭角。下耳後。風池、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

却交出手少陽之後。繇秉風前、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與手三膲交經同、其支者別銳眥自瞳子髎、下人迎。合于手少陽。抵于頔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與前入缺盆者合、以下胷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曲骨之分爲毛際、毛際兩旁動脈中、爲氣衝、捷骨下爲髀厭穴曰環跳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脇骨下、爲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抵陽陵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骺外爲輔骨、外踝上爲絕骨、足面爲跗、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端。結于竅陰、其支者。別跗上。臨泣穴、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注于肝、足大指本節

後爲岐骨、大指爪甲後爲三毛、肝足厥陰之脈起于大指叢毛之際三毛後橫紋、曰大敦、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曰中封、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抵膝關曲泉、循股入陰毛中過陰器抵小腹循章門、至期門、挾胃屬肝下日月之分、絡膽行食竇之外、大包之裏、上雲門淵液之間、人迎之外、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顚其支者行任脈之外、本經之裏、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

手太陰肺經之正別入淵腋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絡之別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魚際手陽明大腸經之正

從手循膺乳別于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肺上循喉嚨出缺盆絡之別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別者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別者入耳足陽明胃經之正上至髀入于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于心上循咽出于口上頞䪼還繫目系絡之別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嗌足太陰脾經之正上至髀合于陽明與別俱行上結于咽貫舌中絡之別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其大絡曰大包出淵腋下三寸布胸脇手少陰心經之正別入于淵腋兩筋之間屬于心上走

喉嚨。出于面合目內眥絡之。別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心出神門、神明之分。為五臟六腑大主、精神所舍、傷則神去而死、獨無俞標在背俞、取經于掌後銳骨之端、

手太陽小腸經之正。指地。別于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絡之。別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別者上走肘。絡肩髃。音偶

足太陽膀胱經之正。別入于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于肛。屬于膀胱。散之腎。循膂當心入散。直者從膂上出于項。復屬于太陽絡之。別曰飛陽。去踝七寸。別走少陰。

足少陰腎經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顀出屬帶脉。直者繫舌本。復出于項。合于太陽絡之。別曰大鍾。當踝

後繞跟。別走太陽。別者。幷經上走于心包下。外貫腰脊。

手厥陰心包絡、經之正。別下淵腋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絡之別曰內關。去腕二寸。出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于心包。絡心系。絡之別與心包絡同、

足少陽膽經之正。繞髀入毛際。合于厥陰。別者。入季脇閒。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散于面。繫目系。合少陽于外眥。絡之別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

足厥陰肝經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于少陽。與別俱行。絡之別曰蠡溝。去內踝五寸。走少陽。別者。經脛上睪。結于莖。

手少陽三焦經之正。指

天別于顛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絡之別曰外關去腕二寸外遶臂注胸中合心主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爲陽腰以下爲陰會稽馬蒔曰右十二經者雖各經自有起止而其交經接續或自臟而腑或自腑而臟必行其五行所屬本部而後交於別經其起於頭而上於足者必交於足其起於足而止於腹者必交於腹其起於手而止於頭者必交於頭其起於腹而止於手者必交於手昔人謂十二經脉之行本一脉貫通也督脈者起於小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

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簒，與女子等。其小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督之言都也，為陽脈之海，都綱乎陽脈也。）其別曰長強，挾膂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膂。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任之言妊也，為婦人生養之本，陰脈之海。）其別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衝脈者，起於氣衝，並少陰之經，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

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其別者與陽明合於宗筋摠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于太陽皮部以經脉爲紀十二經皆然其部中有浮絡皆經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上下同法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外以滲於

內。諸經皆然。四末者。陰陽之會。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絡也。故絡絶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氣街者。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于腦。氣在胸者。止于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脉會于臍左右之動脉。氣在脛者。止氣街。與承山踝上。經脉爲裏。支而横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陰脉榮其臟。陽脉榮其腑。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臟腑。外濡腠理。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其不當數者爲絡。上經脉絡脉、夫五臟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

不藏也。故實而不能滿。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權衡、謂膻中布氣於三隧、分布周身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竝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夫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行氣于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臟大腑之海也。行氣於三陽。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行其津液。胃

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之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臟六腑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氣口獨爲五臟主。五臟六腑之所終始也。故法取於寸口。馬蒔曰、氣口曰大淵、取於魚際後、同身寸之一寸曰寸口、亦曰脉口、胃者、足陽明、脾者、足太陰、足陽明、爲六腑之先、足太陰、爲五臟之本、胃納受水穀、爲六腑之大源、而脾爲之運傳於肺、灑陳於臟腑、臟腑之氣、藉以滋養、寸口、本手太陰肺脉之動、脾足太陰、肺手太陰、氣相流通、故診氣口之脉、而五臟六腑之死生吉凶可決也、論脾胃肺爲百脉總、穀入于胃。以傳與肺。臟腑受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無端。故夫水穀之入于胃也。其糟粕

津液宗氣分爲三隧宗氣者眞氣也眞氣受於天與穀氣幷充於身宗氣摶而不行積于胸中命曰氣海行於上焦出于肺循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呼則出吸則入其大數常出三入一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出於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之於脈以應刻數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腑乃化而爲血以榮四末以奉生身貴莫貴於此得獨行于經隧中常營無已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脈行於四末循分肉皮膚之間熏于肓膜散於胸腹而不休宗氣行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上焦在胃上口

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胷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大腸）上至舌下足陽明中焦亦出胃中出上焦之後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日一夜五十營一周以營五臟之精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于手太陰下焦者別廻腸注于膀胱穀氣津液巳行營衛大道乃化糟粕下于大腸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膀胱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至陽而起至陰而止故太陰（手太陰肺）主內營太陽（足太陽膀胱）主外衛夜半爲陰隴爲重陰夜半後爲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日中爲陽隴爲重陽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

受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卧命曰合陰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故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

難經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曰、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口上、主内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内、以傳道也、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腑在氣街、按難經言營衛相隨、說者因遂以為營衛同行、近會稽馬蒔始悟營衛各有其行、而猶以宗氣與營同、其實也、宗氣自主呼吸、與營衛為三隧也、人之生也、其氣海在胸中、即八會之氣會於膻中也、謂之宗氣、飲食入胃、宗氣乃充、行於上焦、主呼吸而行脉道、此為一隧、故呼吸者、人所恃為命、呼吸絶者死矣、營氣乃宗氣陰精之氣、太極之分而為陰也、繇中焦而生、故曰清者為營、行於脉中、此一隧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則脉行六寸、繇一息六寸推之、一日一夜、通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脉行八百一十丈、

乃五十次周於身所謂五十營也是名營氣營之言運也衛氣乃宗氣陽精之氣太極之分而爲陽也蘇下焦而生故曰濁者爲衛行各經分肉之間此又一隧也是名衛氣衛之言護也營氣出手太陰肺行陽脉二十五度行陰脉二十五度爲五十度周於身復會於手太陰所謂太陰主內也衛氣出足太陽膀胱行於晝二十五度行於夜亦二十五度亦五十度周於身復會於足太陽所謂太陽主外也三隧各一其行觀人有呼吸絶而身猶溫衛氣未甚散者亦有手足盡冷而氣息未絶者可見矣難經又言心者血肺者氣血爲營氣爲衛馬氏正義曰心主血一身之血資於心肺主氣一身之氣資於肺故居膈上而處至尊所謂膏肓之上中有父母是矣然血特營之所生而營非血之所能盡衛特爲慓悍之氣氣非衛之所能盡當云心者主血肺者主氣血屬於營氣屬乎衛可也

上論營衛

夫臟腑之在胷腹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域中胷腹者臟腑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

傳送也五竅者閭里門戸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
故五臟六腑各有畔界病各有形狀心爲之主耳爲之
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
故五臟六腑之津液上滲于目華色其榮也是以人在
德則氣和於目形於色五臟者合神氣魄魂而藏之六
腑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脉者受血而營之經
水者受水而行之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
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不出精持之輔之裹之故不出
也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則目
生水而流出其十二經之水外與地之經川大河合足

太陽膀胱水道通焉手太陽小腸水道出焉海以北為陰湖以北為陰中之陰漳以南為陽河以北至漳為陽中之陰漯以南至江為陽中之太陽海有東西南北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胃者水穀之海衝脈者十二經血之海膻中者氣之海腦者髓之海以應四海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一氣而六名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通五味熏膚充身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補腦髓潤澤皮膚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

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脉諸脉皆屬
于目諸髓皆屬于腦諸筋皆屬於節諸血皆屬于心諸
氣皆屬于肺人卧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
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卧而風吹之血凝
於膚者爲痺凝於脉者爲泣凝於足者爲厥飲食飽甚
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
走恐懼汗出於肝摇體勞苦汗出於脾故四時陰陽之
生病也皆起於過用厥陰肝之病爲裏急爲支痛爲淋
溲便難爲轉筋爲兩脇下痛引小腹爲臍左動氣按之
牢若痛其木鬱病爲胃脘當心痛上支兩脇隔咽不通

飲食不下。入而復出。甚則為耳鳴目眩。䀮䀮無所見。為暴僵仆。發無常。其候在天昏雲擾。風發屋雲不作雨也。怫之先兆。其病有餘。則悶瞀善怒。怒則氣逆。甚則嘔血飧泄。眩冒顛疾。病不足。則氣少。善恐。如人將捕之。甚則胸痛引背下脇胠滿。胠音怯、脇下也、其中風。為脇下痛滿。為正邪。木經自病。其傷暑。為脇痛身熱。為實邪。從前來。南豐譚浚云、肝木生心火、實則瀉其子土、其中溼。為脇痛䏶寒而逆。為虛邪。從後來。水生肝木、虛則補其母水、其傷飲食勞倦。為脇痛體重。為微邪。從所勝來。肝木尅脾土、其傷寒。為脇痛洒淅寒熱。為賊邪。從不勝來。肺金尅肝木、少陰心病。為瞤目動瘛筋急。為煩心。為心痛。為掌熱。

爲嘔爲渴爲臍上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火鬱爲病少氣

爲瘡瘍癰腫爲䐜脹爲嘔逆爲瘛瘲爲骨痛節動爲注

下爲瘟瘧爲腹中暴痛爲血溢流注精液少爲目赤爲

心熱甚則瞀悶暴死爲大溫汗濡其發在氣之四其候

在驅䐜炎暑燔焦水減草黄陽極反陰怫之先兆其有

餘者其脉盛爲膚熱爲痛浸淫爲喜笑其虛不足者其

脉細上欬唾下氣泄爲煩心爲善悲其邪病傷於暑爲

身熱煩心心痛本經自病其中風爲身熱脇痛爲虛邪

從後來肝木生心火虛則補母腎其傷飲食勞倦爲身熱體重嗜卧

爲實邪從前來心火生脾土實則瀉其子火傷於寒爲身熱譫妄酒

淅寒熱爲微邪從勝來。火尅肺金、其中溼爲身熱。小腹痛脛寒逆爲賊邪從不勝來。腎水尅心火、太陰脾之病爲否。腹中結氣、爲脹滿食不消。爲體重節痛爲怠惰嗜卧爲四支不收。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土鬱爲心腹脹腸鳴數後甚則心痛脇䐜嘔吐霍亂胕腫身重其發在氣之四其候在震雷昏埃驟雨雲浮生滅怫之先兆其病實爲腹脹二便不利溼濁、月事其病虛爲飲食不適曰重強劉云胃寒瀉白淸冷、腸鳴食不化、其邪病得之飲食勞倦爲體重節痛爲正邪本經自病其中風爲體重脇下痛爲賊邪從不勝來木尅脾土傷於暑爲體重煩心心痛爲虛邪從後來心火生脾土、虛

（則補母、）傷於寒爲體重洒淅寒熱爲實邪從前來（脾土生肺金、實）

（則瀉子、）傷於溼爲體重足脛寒逆爲微邪從所勝來（脾土尅腎）

（水、）陽明肺之病爲欬喘爲洒淅寒熱（瘧同）爲臍右動氣按

之夅若痛其金鬱爲欬逆爲心脇痛引小腹不可反側

爲嗌乾爲面塵色惡（金勝、兼病肝也、）其發在氣之五其候在清

明大涼霧露氣燥山焦土凝林莽聲悽怫之先兆其病

實爲皮熱氣逆爲肩背痛瘍注喘喝胸憑仰息（劉云、汗出足病、）

其病虛爲皮寒爲呼吸少氣上見欬血下聞病音（一云、息利）

（鼻塞、禁瞀厥嚏衄、劉云、耳聾嗌乾、）其邪病傷於寒洒淅寒熱而欬爲正

邪本經病傷於風爲洒淅寒熱脇下痛爲微邪從所勝

來。肺金尅肝木傷於暑爲酒淅寒熱心痛煩心爲賊邪從不勝來。心火尅肺金其傷飲食勞倦爲酒淅寒熱體重爲虛邪從後來。脾土生肺金、虛則補母、傷於溼得酒淅寒熱足脛逆爲實邪從前來。肺金生腎水、實則瀉子、太陽腎之病爲厥逆氣、爲小腹急痛泄如下重。爲足脛寒。爲臍下動氣按之牢若痛其水鬱。爲寒客心痛。爲腰脽痛大關節不利。爲厥逆痞堅腹滿其發在君相二火前後其候在寒凝雹雪夏月沉陰埃昏玄虛色猶麻散色黑微黃怫之先兆其病實太過爲泄利前後。爲解㑊。爲脊脈痛。爲少氣不言。爲脹。劉云、脛腫汗出惰風其病虛不及、爲前後不通。爲小腹滿痛。爲心懸如饑。爲

胠中清厥。胠、季脇旁空處、清厥冷厥也、其邪病中於溼。爲泄如下重。爲足脛寒逆。爲正邪本經自病傷於風。爲泄下重。爲厥冷脇痛。爲實邪從前來。腎水生肝木、實則瀉子、傷於暑。爲泄下重。足脛寒逆身熱。爲微邪從所勝來。腎水尅心火、其傷飲食勞倦。爲泄下重脛冷體重。爲賊邪從不勝來。脾土尅腎水、傷於寒。爲泄下重脛冷洒淅。爲虛邪從後來。肺金生腎水、虛則補母、

上論五藏病、天有八風。經有五風。八風發邪觸五藏。邪氣發病。風從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若前後來。爲虛邪賊風傷人者也。謹候而避之。如避矢石然。正風之來也柔。不能勝眞氣。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

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發腠理。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夫人與天地參。與日月相應者也。月光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密。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虛邪賊風。其入淺不深。莫能危之。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毛髮殘。腠理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邪。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胸脇。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於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為

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藏。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支。風者善行而數變者也。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陽勝則為熱。陰勝則為寒。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使人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為寒中而泣出。風氣與太陽俱行。入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膹膹、音忿而為瘍。衛氣凝泣而不行。為痿痺不仁。內搏於骨。為骨痺。搏於筋。筋屈不

得伸。爲筋攣。搏於脈中爲血閉。偏客於身半。內入居營衛。營衛衰。則眞氣去。邪獨留。爲偏枯。偏枯者身偏不用而不痛。言不變。志不亂也。其邪氣淺者。爲偏痛。風寒客於脈而不去。營衛熱胕。腐同其氣不清。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名曰癘風。虛邪之入也深。寒與熱搏而久留于內。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膚。內傷骨。爲骨蝕。邪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益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益大。爲骨

疽。有所結中於肉。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爲癰。無熱
爲疽。故風者百病之長也。其變化乃爲他病。無常方。以
春甲乙傷於風。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爲心風。以季
夏戊己傷於邪。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爲肺風。以冬
壬癸中於邪。爲腎風。風中五臟六腑之俞。爲臟腑之風。
各入其門戶所中。爲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爲腦風。風
入係頭。爲目風。足太陽脉、起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上。。。
爲漏風。入房汗出中風。爲內風。新沐中風。爲首風。風久
入中。爲腸風。飧泄。外在腠理。爲泄風。夫暑雨寒熱。不得
虛邪賊風。不能獨傷人。虛風邪氣。非乘人之虛。及新用

力。若飲食汗出。亦不能傷人。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其中人也無常。中于陰則溜於腑。中于陽則溜於經。諸陽之會在于面。中于面則下陽明。中于項。則下太陽。中于頰。則下少陽。中于膺背兩脇。亦各中其經。中于陰。常從臂䯒始。其邪入于陰經。臟氣實邪入而不能客。則還之於腑。中風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深則爲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也。弗治病入舍於肺。曰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傳之肝。曰肝痺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而去也。弗治肝傳之脾。曰脾風發

癉。腹中熱。煩心出黃。小便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而已也。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溲出白液、病名曰蠱。弗治。腎傳之心。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當此之時。猶可灸可藥也。弗治。滿十日。法當死。此其傳化。其卒發者。不必傳。或其傳化有以次。不以次者。則憂恐悲喜怒。乘之。不得以其次也。上論人之傷於寒也。爲病風、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死也。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仲景曰、太陽膀胱經病、尺寸俱浮、太陽者。諸陽之屬也。脈連於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以陽感熱、同氣相求、故自太陽入陽明、尺寸俱長、足陽明胃受病、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

不得臥。三日少陽受之。尺寸俱弦、足少陽膽受病、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於耳。故胷脇痛而耳聾。此三陽經絡受病。而未入於臟也。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尺寸俱沈細、足太陰脾受病、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尺寸俱沈、足少陰腎受病、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尺寸俱微緩、足厥陰肝受病、厥陰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其治之。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各通其臟脉。病日衰已。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

乾巳而噫音替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巳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巳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巳。熱病巳愈時有所遺者遺留也、則熱甚而強食之也。病巳衰而熱有所藏穀氣相薄則兩熱相合故熱少愈食肉則復兩感者一日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妄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凡病傷寒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病溫病暑當與汗皆出勿止肝熱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

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陽明其逆則頭痛員員脉引衝頭也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黄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胷膺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腎熱病者先腰痛胻痠苦渴數

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骱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
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
死刺足少陰太陽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肝熱病
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額也脾熱病者鼻先赤肺
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
刺之日治未病熱病從所部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
者三周而已反謂反取其氣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者皆是重
逆則死諸治熱病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
寒處身寒而止也人傷於寒傳為熱何也曰寒盛則生
熱也熱而煩滿何也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寒

從中生何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從中
生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是人者陰氣
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虛少水不能滅盛
火是當肉爍是陽獨治也獨治者不能生長勝而止耳
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何也人
腎氣勝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
骨也是當攣節所以不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
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凍慄也人之肉苛者雖
近衣絮猶苛何也營氣虛衛氣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
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有病溫者汗出

輙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陰陽交交者死夫汗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當能食而不復熱今汗出而復熱不能食是邪勝而精無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狂言者失志失志者死人身與志不相得者死上傷寒溫病熱病論

人五臟卒痛何也經脉流行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音澁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其痛有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有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

脇肋與小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痛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何也寒客於脉外則脉寒脉寒則蹜踡蹜踡則脉絀急脉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止因重中於寒則痛久也謂痛不休寒客於經脉之中與炅氣相薄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脉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寒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寒氣客於俠脊之脉則深按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寒氣客於衝脉衝脉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

脉不通脉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寒氣客於背俞之脉則脉泣脉泣則血虚血虚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也寒氣客於厥陰之脉厥陰之脉絡陰器繫于肝寒氣客於脉中則血泣脉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寒氣客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寒氣客於五臟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

故後泄熱熱氣畱於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上痛論、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令人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并也病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營氣之所舍也或汗空音孔踈腠理開遇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之中或得之浴水邪舍於皮膚與衛氣并居秋感於風則病成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

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内故中外皆寒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幷於外則陰虛而陽實陽實則外熱陰虛則内熱内外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瘧者陰陽之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其日作何也衛氣者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其間日作何也曰其氣之舍深内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内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其日作無常時何也寒舍於營至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而病作虛實不同邪中異所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

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不得當風府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瘧風寒之氣不常病極則復夫風之與瘧同類風常在瘧有時而休何也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沈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也瘧先寒後熱何也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後熱曰寒瘧先熱後寒何也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後寒曰溫瘧陰氣先絶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曰癉瘧癉瘧者但熱而不寒也瘧應四時其病異形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

若惡風以夏病者多汗春曰温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不能自出遇大暑髓爍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乃從內出之外陽盛則熱熱衰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邪舍於分肉之間消鑠肌肉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瘧之且發也必從四末始也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之見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問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頭重者先刺頭先項背痛者先刺項背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先手臂痛者先刺手

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瘧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刺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及其熱冰水不能寒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須其自衰乃刺之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爲其病逆未可治也先其未發陰未幷陽陽未幷陰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亡上瘧論

厥有寒熱何也厥謂氣逆上陽氣衰於下爲寒厥謂足三陽陰氣衰於下爲熱厥謂足三陰熱厥必起足下何也陽氣起於五足指之表陰脈集於足下

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寒厥必從五指上於膝何也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其寒其熱不從外從內也寒厥何也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欲奪其精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和氣從而上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熱厥何也酒入於胃則絡脉蒲而經脉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此人

者。必數醉若飽以入房。酒氣盛而慓悍。聚於脾中不得散。腎氣又衰。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內熱溺赤。陽氣獨勝。手足爲之熱也。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何也。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內熱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以穴俞經法留呼多少而取之、三陰三陽。皆有厥。皆有病能。甚者皆有逆。各治主病者。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厥逆有膺腫頸痛胸滿腹脹者。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厥病

狂怒者。生於陽。陽氣固。暴折而難決。故善怒治之奪其食。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即巳也。厥逆有足暴清。胷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濇。溫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瀉之。厥逆有腹脹滿。腸鳴。胷滿不得息。取之下胷二脇肋。厥而手動者取背俞。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鍼。氣逆。則取太陰陽明厥陰。甚則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厥少氣。身漯漯也。言吸吸也。骨痠體重。懈惰不能動。補足少陰。厥短氣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絡血。

肺之令人欬。何也。日。非獨肺也。五臟六腑。皆令人欬。

皮毛者肺之合。皮毛先受邪氣。以從其合。寒飲食入胃。
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
爲肺欬。五臟各以其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則
爲泄。爲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
心先受邪。乘至陰。則脾先受邪。乘冬。則腎先受邪。肺欬
者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心欬者。欬則心痛。喉中介
介如梗狀。重則咽腫喉痺。肝欬者。欬則兩脇下痛。甚則
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脾欬者。欬則右脇下痛引肩
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腎欬者。欬則腰背相引而
痛。甚則欬涎。五臟之欬。久乃移於六腑。脾欬不已胃乃

受之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欬不已膽乃受之欬則
嘔膽汁肺欬不已大腸受之欬而遺矢心欬不已小腸
受之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腎欬不已膀胱受之欬而
遺溺久欬不已三焦受之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
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者氣逆也　痺之
安生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也其風氣勝者爲
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溼氣勝者爲著痺行痺陽受之痛痺陰受之
著痺皮肉筋脉受之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以
夏遇此者爲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以秋遇此者
爲皮痺五臟皆有合焉病久而不去者内舍於其合也

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肺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謂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溼之氣也。肺痺者。煩滿喘而嘔。心痺者。脈不通。煩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上引少腹、如任）子。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足攣急、）脊以代頭。（身踡屈、）脾痺者。四支解墮。發欬嘔汁。上為大塞。（脾脈入腹、屬脾絡胃、故發欬嘔汁、胃連咽、故大塞、）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小腸有邪、則脉不下、膈腸不行化、胃氣搐熱、故多飲水、而不得下出、胞腸胃中、陽氣與邪氣奔喘交爭、時通利、則為飧泄、）

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澁於小便上爲清涕。膀胱爲津液之腑胞內居之受風寒溼氣則太陽脉不得下流故便澁上爍腦爲清涕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肌絕痺聚在脾邪氣所淫諸痺不已亦益內也。謂入益深其風氣勝者其入易已寒溼難已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其客於六腑則食飲居處爲其病本也六腑各有俞風寒溼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於其腑五臟有俞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發各治其過則病瘳痺或痛或

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溼。何也。痛者寒氣多也。故痛。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經絡時踈。故不痛。皮膚不營。故不仁。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疾相益。故寒。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乘陰。故熱也。其多汗而濡者。其逢溼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多而濡。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寒。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則不痛爲重也。痺逢寒則蟲。逢熱則縱。蟲謂皮中如蟲行、縱、縱緩周痺在身。移徙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將在血脈之中耶。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間不及下。

針而痛止何也曰此衆痺非周痺也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右應左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痛雖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周痺在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刺其下以脫之此痛安生曰風寒溼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追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邪歸之邪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如是則內不在臟外未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刺痺者必先切循其

上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瘛堅轉引而行之。五臟使人痿。何也。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爲痿躄。躄音壁、跛也、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主脈痿。樞折不挈。脛縱而足不任地。滑云、心熱盛、則火上炎、腎脈亦隨火上行、陰氣厥逆、火復內燔、陰上格陽、下不守位、心氣通脈、故生脈痿、腎氣主尼、故膝腕樞紐如折、不相提挈、脛筋縱緩、不能任用於地也、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爲筋痿。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爲肉痿。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爲

骨痿肺者臟之長也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發爲痿躄志苦不揚氣鬱不利故喘息有聲悲哀太其則胞絡絕心胞絡之脈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火心下崩數溲血大經空虛發爲肌痺傳爲脈痿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白物淫衍如精居處於溼以水爲病水有所留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肉痿者得之溼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臟也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爲骨痿邪之中人身半以上風中之身半以下溼中之也治痿者獨取陽明陽明者

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各補其滎。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脈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滑云、當云受氣時月、如肝王甲乙之類。口）

（上痿論）

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皆水也。水之始起。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蠶之狀。（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瘇。腹大則水成。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其候也。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鼟鼟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其候也。鼓脹者。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色蒼黃。腹筋起。其候也。腸覃者。寒氣

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腸覃石瘕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膚脹鼓脹可刺而已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夫腎牝臟也曰至陰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其聚水而生病何也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生病下

爲胕腫上爲喘呼不得臥人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臟腑外不得洩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爲胕腫玄府者汗空也肺爲喘呼爲肺逆不得臥則標本皆病相輸俱受水氣之所畱也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何也不得臥而息有音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下行今逆而上故息有音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氣下行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夫起居如故息有音者肺之絡

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其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也不得臥臥則喘者水氣之客也水循津液而流腎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而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而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渡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故居處動靜驚恐恚勞皆病所生也。上水論、喘論、

脹者焉生營氣循脈衛氣常並脈循分肉行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爲脹五藏六腑皆有脹脹有病形營氣逆

爲脈脹衛氣攣膚脹取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上脹論 腸澼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腸澼下白沫脈沉則生浮則死腸澼下膿血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滑大者生懸濇者死也上腸澼論 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已而煩心候之手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癲始傳引口啼呼喘悸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癲疾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陽血變而止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瀉之置

其血于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灸窮骨二十壯窮骨者骶骨也癲疾四肢脉皆脹而縱脉滿盡刺之出血不滿灸挾項太陽灸帶脉于腰相去三寸癲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堅急死不治癲脉虛可治實則死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癲疾發如狂者死狂始生先自悲喜忘苦怒善恐得之憂治之取手太陰陽明及足太陰陽明血變而止狂始發少臥不饑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絡盛者取之不盛釋之狂言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狂目妄見

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顑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狂新發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盛者見血有頃巳不巳以法灸骨骶二十壯　大惑者何目亂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腎爲瞳子筋之精肝爲黑眼血之精心爲絡氣之精肺爲白眼肌肉之精脾爲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與脈幷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逢其身之虛其入深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

目系急則目眩以轉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夫目者五臓六腑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則見兩物夫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陰陽合傳而精明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而視誤神移乃復故間者為迷甚者為惑善忘者何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不以時上故善忘人善飢不嗜食何精氣并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人臥不安者何臟有所傷也精有所

之竒則安人不得偃卧者何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脉大脉大則不得偃卧病目不得瞑者何衛氣者晝常行於陽夜常行於陰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寤此人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而陰氣虛故目不瞑其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而陽氣虛故目閉不得視也多卧者何此人者腸胃大而皮膚溼分肉不解利則衛氣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故多卧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膽故少瞑也治此柰何先其臟腑誅其小

遲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人有病脇支滿者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妨於食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血枯得之年少大脫血若醉以入房氣竭肝傷人有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病名息積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爲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滑云、氣逆息難故名息積、氣不在胃故不妨食、灸之則火熱內爍、氣化爲風、刺之則瀉其經、轉成虛敗、積爲導引、便氣流行、又以藥內消於瘤、乃可市也、有病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名伏梁與下心積異、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下則因陰陰器、上則迫脘此久病居臍上爲逆難治居臍下爲從勿動勿亟奪言當徐治、人有身體髀股

骱皆腫環臍而痛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思積）氣溢於大
腸者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不可動動之爲
水溺濇人有病頭痛數歲不已此犯大寒內至骨髓髓
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齒者骨之餘）
有病口甘者五氣之溢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肥肥者
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氣上溢病名脾癉轉爲消
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消癉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
堅病久不可治有病舌苦者名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
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
溢而口爲之苦治之膽募俞（胸腹曰募背脊曰俞）有癃者一日數

十溲此不足也有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
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此不足也病在太陰
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雜病 癰疽焉生曰
寒邪客經絡之中則血泣而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
得反故癰也衛氣壅過不行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
肉腐則爲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
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而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經
脈敗漏薰於五臟臟傷者死癰發於嗌中口猛疽不瀉
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瀉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發於頸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

去之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液前傷任脈內熏肝肺十餘日死陽氣大發消腦留項曰腦爍項痛如刺煩心者死不治發於肩及臑曰疵癰狀赤黑急治之四五日逞焫之灸也令汗出至足不害癰發於腋下赤堅者曰米疽治以砭石欲細而長疎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癰堅而不潰者為馬刀挾纓急治之發於胸曰井疽三四日狀如大豆不早治下入腹七日死發於膺曰甘疽色青狀如穀實菰蓏若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發於脇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發於股脛曰股脛疽狀不甚變而癰膿

髆骨發於尻曰銳疽狀赤堅大皆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發於股陰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内不治十日死發於膝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發於脛曰兎齧其狀赤發於内踝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發於足上下曰四淫其狀大癰不急治百日死發於足傍曰厲癰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發於足指名脫癰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急斬之不則死何謂癰何謂疽日營衞稽留於經脉之中壅遏不行故大熱熱勝則肉

腐爲膿外出然不能深陷骨髓不爲焦五臟不爲傷故命曰癰熱氣淳盛下陷筋髓內連五臟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命曰疽疽者其皮薄以澤疽上皮夭以堅如牛領之皮此其候也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治于未形愚者遭其已成已成者砭石鈹鋒之所取也逆以爲傷其白眼青黑眼小一逆也內藥而嘔二逆也腹痛渴甚三逆也肩項中不便四逆也音嘶色脫五逆也逆者死胃脘癰診胃脈當沈細沉細者病甚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人喜怒不適食飲不

節寒温不時寒汁流於腸中流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入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管外者即而痛浮癰上皮熱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為淺深巳刺必熨令熱入中內日熨使熱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諸癰疽之發與節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身有五部伏兎一、腓二、腓者踹也、背三、五藏之俞四、項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寒熱瘰癧

在頸腋、名鼠瘻、寒熱之毒氣留於脉不去者也、鼠瘻之本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浮於脉中、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爲膿血易去也、反其目視之、中有赤脉、上下貫瞳子、見一脉、一歲死、見一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二脉半、二歲半死、見三脉、三歲死、赤脉不下貫瞳子者、可治、　人生而有病癲疾者胎病也、得之在母腹中時母有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幷居故子爲顚疾、乳子病熱脉懸小者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脉實大者緩則生急則死、淫邪泮衍從外襲內未有定舍內淫于臟與營衞俱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陰氣盛則夢涉大水陽氣盛則夢大火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飢甚則夢取飽甚則夢予肝氣

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瀉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刳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䐈則夢溲便凡此十五

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巳也。三陽絕三陰微。令人妄夢。其極至迷。凡治病必求其本。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陽氣者若天有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陽氣內實。欲如運樞。起居若驚。神氣乃浮。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王云、瞋脹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故忌煩勞、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故忌怒也、勞傷於筋。縱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溼。乃生痤昨禾切、疿。方味切、風癮也、高梁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高膏通、王砅云、外溼旣侵中熱相感、如持虛器、受此邪毒、勞汗當風。寒薄爲皶。織加切、鬱乃痤。王註、淒風薄膚、脂液凝畜、皶、刺長於皮中、

形如米、或如針、久者上黑、長一分餘、遮、色赤瞋憤、陽氣內蘊血膿、如大酸棗、俗云癤也、皆陽氣內鬱所爲、

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筋絡拘緛而僂俯、陷脈爲瘻留連肉腠瘍瘻、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寒氣中背俞而入深、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陽氣者日而主外平旦而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陰者藏精而起亟也有脫字、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

飽食。筋脉橫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強力。入房腎氣乃傷。高骨乃壞。腰骨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當有陰闕乃平一句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有逸句、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因於寒。舊有錯簡、因於暑。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因於露風。乃生寒熱。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秋傷於溼。上逆而欬。發爲痿厥。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

臟。陽氣陰之所生本於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平也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殃同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

衰少火之氣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溼勝則濡瀉。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越夫形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腑則身熱

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臟則䐜滿閉塞下爲飱泄久爲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陽受風氣陰受溼氣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經脈血氣與邪幷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曰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按之則痛寒溼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血泣衛氣去故曰虛虛者聶辟氣不足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

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逆何病之生
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喜則氣和志達營
衛通利故氣緩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營
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
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
收炅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驚則心無所倚
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
故氣耗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
結也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
貧雖不傷邪五氣留連病有所并名曰失精醫工診之

不在臟腑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外耗於衛內奪於營嘗富大傷（滑云、富、當作負、被也）斬筋絶脈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既傷筋脈、勉而復行、是重傷之故津液不爲滋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炅（陽謂諸陽脈及六腑）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肢轉筋男女離絶菀結憂恐五臟空虛血氣離守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在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絶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五臟不平六腑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清氣在陰濁氣在陽其氣各異陰陽已和

清濁不干。則順而治。清濁相干。亂于胷中。是謂大悗。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于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于腸胃。則爲霍亂。亂于臂脛。則爲四厥。亂于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審白黑。短長者也。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則精衰矣。五臟者中之守也。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溼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踈。此神明亂也。倉廩不藏。是門戶不要也。魄門肛門亦爲五臟使水穀不得久藏日不要。水泉不止。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神氣得居而守則生。失其所守則死。頭者。精明之腑。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

者胷中之腑。背曲肩隨腑將壞矣腰者腎之腑。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腑。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彊則生失彊則死上雜病、變病、篤病、欲臨病人觀死生則色脉是已合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蓋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脉者血之腑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革、急也、緜緜其去如弦絶者死。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

如鵞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炭五色獨決于明堂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臟次于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臟安于胸中五臟六腑各有部視其五色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摶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沉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熱青黑爲痛白爲寒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

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者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括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營也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而病乎五色各出其部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色麤以明沉夭者為甚不明不麤其病不甚色

上行者病益甚。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立已。色散未有聚。其病散未成也。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肝病眥赤。心病舌卷顴赤。脾病唇黃。肺病喘息鼻張。腎病顏黑色。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大如榆莢。在面王為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男子色在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圜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狐疝𤸷陰之屬也、女子在於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散為痛、摶為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面青

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謂應時所王氣、

謂五決者五脉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言生至盛、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象少至壯、四變之動。脉與之上下。春應規。夏應矩。秋應衡。冬應權。春脉耎弱、如規之圓、夏脉洪大、如矩之方、秋脉浮毛、如衡之高、冬脉沉石、如權之下、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脉爲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補瀉

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持脈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其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此六者持脈之大法也春脈弦弦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善怒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胷痛引背下兩脇胠滿夏脈鉤鉤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盛長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其氣

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欬唾下爲氣泄秋脉毛毛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所終故其氣來輕虗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毛反此者病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虗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冬脉石石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合藏故其氣來沉以摶故曰石反此者病其氣來如彈石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

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脾脈者土也孤臟以灌四傍不得主時脾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時脾常著胃土之精也土生萬物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句如操帶鉤曰心死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

毛曰肺死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長而耎、）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長而不耎、）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急甚、）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銳堅如烏之喙如烏之距（烏喙距銳而堅）如屋之漏（時動復住、）如水之流（平至不鼓、）曰脾死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人之常氣稟於胃無胃氣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臟真

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於心心藏血脉之氣也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藏真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色青白不澤毛折

乃死。眞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眞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眞腎脉至搏而絶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黒黄不澤毛折乃死。眞脾脉至弱而乍數乍踈色黄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眞藏脉見者死不治足陽明者。胃也。胃者五藏之本也。藏府各因其經受氣焉。藏氣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眞藏之氣獨見故死也。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命曰

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平息以調之。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按尺寸。觀浮沉滑濇大小。而知病所生。難經云、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始終一寸九分。按右手掌後高骨曰關、居尺寸之間、似有界限而名、尺者從關以下至尺澤穴、得一尺、故名尺、寸者從關以上至魚際、得一寸、故名寸、浮者浮於手下、沉者、按之骨上、滑者、往來流利而易、濇者、往來遲滯而難、小者、脈細微、大者、脈滿指、浮滑大、皆陽脈、沉濇小皆陰脈、察其臟腑。知死生之期。陰者主臟。陽者主腑。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臟。終始。寸口、手太陰脈、爲五臟終始、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此人迎難經脈經、皆指左手寸關尺、與結喉兩旁、一寸五分者、同名十異處曰持、則爲左右手可知、在結喉旁、可診不可除

曰主中。人迎主外。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應四時也。俱靜俱動。俱往俱來。小大齊等。若引繩也。六經之脉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温。相守司也。形肉血氣相稱也。是謂平人。所謂經脉少氣者。脉口人迎俱少。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此謂衰不足、人迎一盛。大寸口一倍。病在足少陽。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三焦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小腸、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大腸、人迎四倍。

且大且數名曰覆陽。覆陽為外格。死不治。馬註、覆者陽脈乘陰部、如物從上而之下、格者拒也、拒六陰於內使不得運於外也、脈口一盛。大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肝 一盛而躁。在手心主。包絡 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腎 二盛而躁。在手少陰。心 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脾 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肺 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死不治。馬註、溢者陰脈乘陽部、如水自內而溢外、關者閉也、閉六陽於外、使不得運於內也、覆溢若真臟之脈。人不病而死也。人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盛間。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之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盛則為脹滿寒中

食不化虛爲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也不盛不虛以經取之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馬蒔曰按素問六節藏象論靈樞終始篇禁服篇皆以人迎爲外爲陽脈故曰人迎主外曰人迎候陽人迎大於氣口者爲病在六陽以右手氣口爲内爲陰脈故曰氣口主内曰氣口候陰氣口大於人迎爲病在六陰爲診決之至要然無以寸爲外尺爲内及尺寸相乘爲内外關格之文自難經云然世遂指關格爲病名而診法廢矣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

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不應皆爲脈沉肺手太陰之脈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肺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胷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大腸手陽明之脈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鼽衄喉痺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胃陽明之脈動則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鐘鼓不爲動聞木聲則惕然

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登高而歌棄衣
而走妄言罵詈不避親疎或不食至不食數日賁響腹
脹是為肝厥是主血所生病者陽明者胃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土惡木也陽明主肉脈多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陽明厥則喘而惋內鬱故惡人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何也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四肢實則能登高熱盛故棄衣欲走瘧溫
淫汗出鼽衄口喎唇胗頸腫喉痺大腹水腫膝臏腫痛
循膺乳氣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
盛則身以前皆熱其有餘于胃則消穀善饑溺色黃氣
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脾足太陰之脈
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

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泄瘕水閉黃疸不能卧強立股膝内腫厥足大指不用心手少陰之脉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痺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脇痛臑臂内後廉痛厥掌中熱痛小腸手太陽之脉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膀胱足太陽之脉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踹如裂是爲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頭顖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踹脚皆痛小指不用

腎足少陰之脈動則病饑不欲食面如漆柴欬唾則有
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䀮䀮如無所見心如懸若饑
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爲骨厥是主腎
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溢乾及痛煩心心痛黄
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足下熱而痛心主手
厥陰之脈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胷脇支
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
者煩心心痛三焦手少陽之脈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
嗌腫喉痺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痛耳後
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膽足少陽之脈動則

病口若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有微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癭汗出振寒瘧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絶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肝足厥陰之脈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㿗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嗌乾面塵脫色是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凡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衰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于人迎虛者寸口小於人迎也手太陰肺氣絶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皮毛者也故氣

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傷而爪枯毛折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手少陰心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髦色不澤故面黑如漆柴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足太陰脾氣絕則脈不榮唇口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而舌萎人中蒲人中蒲則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足少陰腎氣絕則骨枯少陰者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著骨骨肉不相親則肉軟齒長而垢髮無澤骨先死戊篤巳死土勝水也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聚于陰氣而脈絡于舌

本。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者爲志先死。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太陽之脈。小腸、膀胱。其終也戴眼。睛不轉、仰視。反折瘈瘲。白汗乃出。出則死。絕汗、謂汗暴出、如珠而不流、旋復乾。少陽終者。膽、三膲。耳聾百節皆縱。目瞏。音瓊、謂直視如驚。絕系。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大腸、胃、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上、謂手脈、下、謂足脈、盛、謂動作躁盛、不仁、謂不知善惡、少陰終者。心腎。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手少陰絕、則血不流、故面黑、足少陰絕、則

骨不爽、故齒長、太陰終者。脾、肺、腹脹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

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下已閉上復不

通。厥陰終者。心包絡、肝、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

縮而終。此十二經之所敗也。經脉十二者伏行於分肉

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皆絡脉也。經脉不可見其虛

實以氣口知之。諸絡脉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

出入復合于皮中其會皆見於外。諸刺絡脉者必刺其

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瀉其邪留之發爲痺也。

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陰絡

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隨四時而行寒多則凝泣凝泣

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黃而膏潤爲膿。赤甚爲血。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凡病寒熱者。多血絡。必間日一取之。血盡而止。手太陰肺之別、曰列缺、其病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㰦、小便遺數、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手少陰心之別、曰通里、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取之掌後一寸、別走太陽、手心主之別、曰內關、實則心痛、虛則爲頭強、取之兩筋間、手太陽之別、曰支正、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肬、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手陽明之別、曰偏歷、實則齲聾、虛則齒寒痺隔、取之所別、手少陽之別、曰外關、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足太陽之別、曰飛陽、實則鼽窒頭背痛、虛則鼽衄、取之所別、足少陽之別曰光明、實則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足陽明之別、曰豐隆、其病氣逆則喉痺卒瘖、實則狂顛、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足太陰之別、曰公孫、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足少陰之別曰大鍾、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腰痛、取之所別、足

厥陰之別曰蠡溝氣逆則睪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任脈之別曰尾翳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取之所別督脈之別曰長強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挾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脾之大絡曰大包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縱取之脾之大絡脈也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其病在奇和則繆刺之

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其生五其數三人有三部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各有天有地有人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在額兩傍手足少陽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在鼻孔下兩傍近巨髎之分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在耳前陷者中中部天手太陰也謂肺脈在掌後寸口中中部地手陽明也謂太陽脈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中部人手少陰也謂心脈在掌後銳骨之端下部天足厥陰也謂肝脈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陷中女

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五里之分、臥而取之、下部地。足少陰也。謂腎脈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大谿之分下部人。足太陰也。謂脾脈在魚腹上趨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寘䇮足單衣沈取乃得之、候胃氣在足跗上衝陽之脉、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胷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而三之。合則爲九。分爲九野九候。以處百病。調虛實。而除邪疾。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上下左右之脈。相應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病甚。三候後。則危。上下左右

栢失者死所謂後者不俱應也。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右手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身不能行、中部乍踈乍數者死。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此三部九候及下尺澤內外與人迎寸口相參伍爲診法、故三部九候與難經脈經絕異。泥以爲一者誤、以此廢彼亦誤。此三部九候於針家診驗尤重、今針法不傳、固舉世於寸口爲診、他不復何矣、按尺寸觀浮沉滑濇大小。而知病所生。尺內兩傍則季脇也。王砅註、尺內尺澤之內也、兩傍尺之外側也、季脇近臂、於此候之、尺外

以候腎。尺外側、尺裏以候腹中。尺內側、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脾居中、故以內候之。胃爲市、故以外候之。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胷中。肺葉垂外、故以外候之。胷中爲氣管、故以內候之、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謂胸之前膺及氣海、後以候後。謂胸之後背及氣管、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俱指尺澤言、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脉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脉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脉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脉者。不待於色。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

熱中。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有脈俱沈細數者。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眴仆。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病在足陽脈中)有躁者在手。(手陰脈中)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足陰脈中)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血少)滑者陰氣有餘也。(血多)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

氣少若履脊痛而身有車也。上診尺澤法

營行脈中一日一夜五十營。五臟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不一代者。五臟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臟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臟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臟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臟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臟無氣予之短期。所謂五十動不一代者以為常也。代則氣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復動曰代。似勞而來代之意。

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絕不至。曰死。乍疎乍數。曰死。寸口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

者肩背痛寸口脈沈而堅者病在中寸口脈浮而盛者病在外寸口脈沈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脈沈而横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横積痛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動如喘狀脈盛滑堅曰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病在內脈小弱以濇謂之久病脈滑浮而疾謂之新病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脈滑曰風脈濇曰痺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閒藏曰難已病熱而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濇堅者皆難治此脈証相反者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謂背

後陷中當小指動而應手脈口熱而尺寒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尺熱滿而脈口寒濇春夏死秋冬生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五實死五虛死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時有生者何也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何謂重實大熱病氣熱脈滿經絡孫絡皆實也滑則從濇則逆何謂重虛大寒病脈虛氣虛尺虛也氣虛者言無常尺虛者行步恇然脈虛者不象陰也滑則生濇則死寒氣暴上脈滿而實滑則生逆則死脈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

則生冬夏死脈浮而濇濇而身熱者死其形盡滿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從則生逆則死從者手足溫逆者手足寒也故陽病陽脈小者爲逆陰病陰脈大者爲逆脈實以堅謂之益甚脈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春夏而脈沈濇秋冬而脈浮大謂之逆四時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奇恒法先以氣口太陰之脈定四時正氣然後度量奇恒之氣奇恒言大異常也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木見金脈金見火脈火見水脈水見土脈土見木脈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凡治病

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久病也徵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久病也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夭謂不明）脈之大小滑濇浮沉可以指別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臟之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上脈色論）

九針一曰鑱針法天二曰員針法地三曰鍉針法人四曰鋒針法時五曰鈹針法音六曰員利針法律七曰毫針法星八曰長

鍼法風九曰大鍼法野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人五藏應天肺者五藏六腑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之鑱鍼必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主熱在頭身長一寸六分二者地也人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員鍼必筩其身而員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竭長一寸六分三者人也人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爲之鍉鍼必大其身而員其末鋒如黍粟之銳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長三寸半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客於經絡之中爲留病故爲之鋒鍼必筩其身而鋒其末刃三隅令可以瀉熱出血而痼病

鍉長一寸六分。五者音也，五音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相氣相搏，合爲癰膿，故爲之鈹針，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長四寸，廣二分半。六者律也，律有十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爲暴痺，故爲之員利針，必令尖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令可深內。以取暴氣。長一寸六分。七者星也，人七竅也，邪客於經爲痛痺，合於經絡，故爲之毫針，令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邪氣俱往，出針而養。長三寸六分。八者風也，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痺，故爲之長針，必長其

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長七寸九者野也人之節
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而溜不能過於
機關大節故爲之大針令小大如挺其鋒微員以取大
氣長四寸人皮應天肉應地脈應人筋應時聲應音陰
陽合氣應律齒面目應星出入氣應風九竅三百六十
五絡應野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
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竅除三百六十五
節邪氣此各有所生也人五藏五俞五五二十五俞六
腑六俞六六三十六俞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
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營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

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俞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五臟有疾也應出十二原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大淵大淵二穴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盲之源出於脖胦脖胦一几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腑之疾者也脹取三陽飧泄泄取三陰肺出於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爲井（夫爪甲角如韭葉）木溜於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爲營（脉之大會）注于大淵大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爲

待行于經渠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爲經入于尺澤尺澤肘中之動脈也爲合手太陰經也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出爪甲角如韭葉爲井木溜于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内間也爲營注于大陵大陵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腧行于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爲經入于曲澤曲澤肘内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合手少陰也肝出于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爲井木溜于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爲營注于大衝大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爲俞行于中封中封内踝之前一寸半

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爲經入于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厥陰也脾出于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爲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爲營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爲俞行于商丘商丘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爲經入于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爲合足太陰也腎出于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爲井木溜于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爲營注于大谿大谿內踝之後根骨之上陷者中也爲俞行于復留復留上內踝二寸動而不休爲經入于陰谷。

陰谷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少陰經也膀胱出于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爲營注于束骨束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于京骨京骨足外側大骨之下爲原行於崑崙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爲經入于委中委中膕中央爲合委而取之足太陽也膽出于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俠谿俠谿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爲營注于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爲俞過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爲原行陽輔陽輔外踝之上

輔骨之前及絶骨之端也爲經入于陽之陵泉陽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爲合伸而得之足少陽也胃出于厲兑厲兑者足大指内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内庭内庭次指外間也爲滎注于泉谷陷谷者上中指内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爲俞過于衝陽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爲原搖足而得之行于解谿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爲經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胻骨外三里也爲合復下三里三寸爲巨虚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虚下廉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于胃是足陽明也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

于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于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于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中爲原行于支溝支溝上腕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爲經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上陷者中爲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腧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膕中外廉曰委陽足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陰（一本作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手太陽小腸者上合于太陽出于

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爲營。注于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後。爲俞。過于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前。爲原。行于陽谷。陽谷在腕骨之下陷者中。爲經。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伸臂而得之。爲合。手太陽經也。大腸上合太陽。出于商陽。商陽大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本節之前二間。爲營。注于本節之後三間。爲俞。過于合谷。合谷在大指岐骨之間。爲原。行于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于曲池。曲池在肘外輔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爲合。手陽明也。是謂五

六腑之俞五五二十五俞六六三十六俞也春取絡脈諸營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諸俞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如春法冬取諸井諸俞之分欲深而留之春者木始治肝氣始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間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脈瘦氣弱陽氣留溢熱熏分腠內至於經故取盛經分腠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秋者金始肺將收殺金將勝火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濕氣及體陰氣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瀉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取於合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氣衰少陰

氣堅盛。巨陽伏沈。陽脈乃去。故取井以下陰逆。取營以實陽氣。故取井營也。五臟爲陰。六腑爲陽。筋骨爲陰。皮膚爲陽。病在陰之陰者。刺陰之營俞。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合。病在陽之陰者。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絡脈。用鍼之服。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蒲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

月生而瀉。是謂臟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故天忌不可不知也。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肉。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臟。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則亂氣不生。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

刺夏分脉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爲欬嗽病不能愈令人時驚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懈惰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氣時欲怒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益寢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時寒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見冬刺夏分病不愈氣上發爲諸痺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天有

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邪之入於脈也寒則凝泣暑則淖澤虛邪因而入客如經水之得風亦有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其行無常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眞邪已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曰審循部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大過且至誅罰無過命曰大惑用實爲虛以邪爲眞以從爲逆營衛散亂眞氣已失邪獨內著

絶人長命予人天殃瀉必用方方者氣方盛也月方滿也日方温也身方定也息方吸而内鍼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吸則内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令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補必用圓圓者行也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門謂所刺之門呼盡内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度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寫實者氣盛乃内鍼鍼與氣俱内以

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開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瀉必切而出大氣乃屈補虛者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皮傷則內動肺肺動則秋病溫瘧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嗜食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

心動則夏病心痛刺脈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刺骨無傷髓髓傷則腦銷鑠胻酸體解㑊然不去矣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引而去之無傷肉也刺肉無傷脈者至肉而去不及脈也刺脈無傷筋者至脈而去不及筋也刺筋無傷骨者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骨無傷髓者至骨而去不及髓也病在脈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調之骨脈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

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瀉者其血黑以濁新飲而液滲于絡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陰氣積于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而虚經經虚者陰脫故煩悶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者此爲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虚血脉若盛堅横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針大者如筋則而瀉之故無失數失大數而反各如其度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

急瀉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俱有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刺不知逆順眞邪相搏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䐜陰陽相錯虛而補之則經脉空虛血氣竭枯腸胃㒊辟皮膚薄著毛腠夭膲予之死期五藏之氣已絶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五藏之氣已絶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必死其死也躁故曰用鍼之要在知調陰

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故工不可不慎也夫刺之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邪之新來客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瀉之其病立已兵法曰無逢行行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故上工刺其未生其次刺其未盛其次刺已衰下工刺其方襲與其形之盛者與其病與脈相逆者從腰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

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膕。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刺肥人者秋冬之齊。刺瘦人者春夏之齊。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刺熱厥者留針反爲寒。刺寒厥者留針反爲熱。刺熱厥者二刺陰一刺陽。刺寒厥者二刺陽一刺陰。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肝病者取其經厥陰與少陽血（脈厥陰以治肝氣取少陽以調氣逆）心病者取少陰太陽舌下血。脾病者取太陰陽明少陰

血肺病者取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血腎病者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處方準此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瀉一補日一取之人迎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二瀉一補二日一取之人迎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二瀉一補日二取之皆切而驗之躁而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一盛瀉足厥陰補足少陽二補一瀉日一取之脈口二盛瀉足少陰補足太陽

二補一瀉二日一取之脉口三盛瀉足太陰補足陽明二補一瀉日二取之皆切而驗之踈而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太陽主胃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凡刺之道氣調而止瀉則益虛脉大如其故而不堅堅如其故則病未去也補則益實脉大如其故而益堅若大如其故而不堅病未去也故補則實瀉則虛不得稽留淫泆須針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瀉而虛而病愈也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凡

刺此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瀉之虛而徐者補之反此者病益甚陽明在上手大腸足胃、厥陰在中手心王足肝、少陰在下手心足腎膺俞中膺背俞中背肩膊虛者取之上手屈而不伸者病在筋伸而不屈者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痏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邪

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

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俞命曰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絡病者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竭病生於內津液充郭其魄獨居精孤於內氣耗於外形不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四極四支也平治權衡謂察脈浮沉去菀陳莝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膀胱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

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夫刺有要害不可不察也五藏之俞中之者死欲知五藏之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柱也言以草量其乳間四分去一使斜與横等折為三隅乃舉以度其背脊椎大令其一隅居上齊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灸之可刺之不可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為吞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為嘔刺跗上中大脈血出不止死刺面中溜脈

爲盲。手太陽脉自顴斜行至目內眥、任脉自鼻鼽兩傍上行瞳子下、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腦戶穴在枕骨上、通腦中、腦爲髓之海、眞氣所聚、刺舌下中脉太過血出不止。爲瘖。脾脉俠咽連舌本、散舌下、血不止則脾不能營於舌、刺足下布絡中脉。血不出爲腫。布絡當內踝前足下空處、然谷穴也、刺絡中衝脉血不出則腎脉與衝脉并歸於然谷故爲腫。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脫色。刺氣街中脉。血不出爲腫鼠僕。膽脉循裏出氣街、胃脉俠臍入氣街、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刺之血不出則血脉氣并聚於街中、故內結爲腫如伏鼠形、刺脊間中髓爲傴。刺乳上中乳房爲腫根蝕。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刺手魚腹內陷爲腫。刺陰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客主人內陷中脉。爲內漏爲聾。刺膝髕出液爲跛。刺臂太陰脉出血

多立死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爲舌難言刺膺中陷中
肺爲喘逆仰息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爲不屈伸刺陰股
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刺掖下脇間內陷令人欬刺少
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刺腨腸內陷爲腫刺匡上
陷骨中脈爲漏爲盲刺關節中液出爲不得屈伸刺有
五奪形肉奪一也大奪血後二也大汗出後三也大泄
後四也新產及大血後五也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
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
勞已飽勿刺已刺勿飽已飢勿刺已刺勿飢已渴勿刺
已刺勿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臥而

休之。如食頃乃刺。出行來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

凡刺之眞。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神乃後存。養

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

不可不謹。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烏

知其原。神者正氣。客者邪氣。客在門。邪循正氣所刺之出入也。知其原。謂先知邪正何經之疾。

微在速遲。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空中之

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

可掛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粗

之闇乎。妙哉工獨有之。往者爲逆。來者爲順。明知逆順。

正行無間。迎而奪之。烏得無虛。追而濟之。烏得無實。迎

之追之。以意和之。針道畢矣。凡用針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菀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徐出針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疾出針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先。若存若亡。為虛為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針最妙。補瀉之時。以針為之。瀉曰。迎之。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內針。邪氣得泄。按而引針。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補曰。隨之。隨之意若望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還。去如絃絕。令左屬右。右屬左。其氣故止。外門已閉。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補者。必然若有得也。瀉者。怳然若有失也。持針之道。堅者為寶。正指

直刺無針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手動若務王砅云心專務一事、如鋮耀而勻。鍼形光淨、上下勻平、靜意視義觀適之變觀之冥冥莫知其形。王云、不知變易形容、誰為其象、見其烏烏。歎其氣至、見其稷稷。歎其氣應、從見其飛不知其誰。王云、如從空中見飛鳥往來莫知誰之所使、伏如橫弩。安靜、起如發機。迅速刺虛者須其實。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刺實者須其虛。陰氣隆乃去鍼、王、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何謂形何謂神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形而

無形、何謂神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不明心開而志先
慧然獨悟了達口莫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與衆俱視我忽
獨見見之冥冥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妙用難知三部九候爲
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上鍼論、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
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其毒藥
其攻邪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四時五臟隨病所
宜也五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
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
或耎或堅以所利行之利宜調其氣使平也有毒無毒所
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

之謂使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夫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有緩急故方有小大適其所至也五味入口各有所喜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喜入肝苦喜入心甘喜

入脾辛喜入肺鹹喜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繇也王砅曰諸入肝爲溫入心爲熱入肺爲清入腎爲寒入脾爲至陰各從其本藏之氣而用之增其味益其氣物化之常也氣增不已則臟氣偏勝氣有偏勝則有偏絕故有暴夭酸走筋多食酸令人癃鹹走血多食鹹令人渴辛走氣多食辛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苦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甘令人悗心酸入于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膲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膲注于脈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

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膲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辛入于胃其氣走上膲上膲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膲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走骨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於上膲與穀留于胃中令人柔潤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聖人通天之紀從地之理明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熱風火臨御之化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

其宗司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天氣反時則可依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爲期上淫於下所勝平之外淫於內所勝治之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子午少陰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先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木乃眚病本於肺必抑其運氣資其歲勝折其鬱發先取化源無使暴過而生病食歲穀以全真氣食間穀以辟虛邪宜鹹以耎之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用熱

遠熱用涼遠涼用温遠温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則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丑未太陰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後天溼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陰專其政陽氣退避病本於腎必折其鬱氣而取化源益其歲氣無使邪勝食歲穀以全其眞食間穀以保其精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溼氣外溢肉潰皮折血流必贊其陽火令禦甚寒從氣異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熱化同溼者以燥化異者少之同者多之假者反之反是者病寅申少陽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先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火淫所勝革金且耗木乃眚

病本於肺。必抑其運氣。贊所不勝。折其鬱氣。先取化源。暴過不生。苛疾不起。歲宜鹹宜辛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卯酉陽明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後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土乃眚。燥淫所勝。病本于肝。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宜鹹宜苦宜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資其化源。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同熱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辰戌太陽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先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丹起火用。寒淫所勝。病本於心。折其鬱氣。先資其化源。抑其過氣。扶其不勝。無使過暴而

生其疾食歲穀以全其真避虛邪以安其正宜苦以燥之溫之適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水者燥熱化異寒溼者燥溼化同者多之異者少之巳亥厥陰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後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風淫所勝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贊其運氣無使邪勝歲宜以辛調上以鹹調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引皆屬於腎（收斂引急）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溼腫滿皆屬於脾諸熱瞀瘛皆屬於火諸痛痒瘡皆屬於心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謂下膲肝腎氣）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謂上膲心肺氣）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諸痙項強皆屬於

痓。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諸轉筋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嘔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菀陳血不結者。刺而取之。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心。

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脾苦溼急食苦以躁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禁熱食熱衣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耎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瀉之病在脾愈於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溼地濡衣脾病者日昳慧日出

甚下晡靜脾欲緩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病在肺愈於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焠埃熱食溫灸衣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腎欲堅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

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者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刼之。開之發之。適事爲故。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治同。其終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病有標本。治有逆從。必別陰陽前後。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故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

妄行治反爲逆治得爲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小大便不利治其標小大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也氣調而得

者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者下之病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皆先除其本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淸以溫熱而行之諸寒而熱者取之陰諸熱而寒者取之陽各求其屬也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則治其主氣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瀉之久新同法發表不遠熱攻裏不

遠寒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則寒熱內賊其病益甚不遠寒則熱至不遠熱則寒至無者生之有者甚之本無病必主病故有病乃甚病衣服欲適寒溫寒無淒愴暑無出汗食飲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得持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滑云一汗非漬輕發重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瀉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血實決之氣虛宜

掣引之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大積大聚其可犯衰其太半而止過者死婦人重身毒之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其病去而瘠何也曰經絡以通血氣以從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故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有人于此竝行竝立其年長少等也衣厚薄均也卒然遇之

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不皆病何也人使然也人有陰陽有太陰之人有少陰之人有太陽之人有少陽之人有陰陽和平之人有木形之人有火形之人有土形之人有金形之人有水形之人其皮膚有厚薄肌肉有堅脆緩急氣有勇怯之所繇也醫之治病一病而治各不同何也地使然也東方之域魚鹽之地濱海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鹽使人熱中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癰瘍其治砭石故砭石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病生於內其治宜毒

藥故毒藥亦從西方來北方者其地高陵風寒冰冽其民野處而乳食其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腐故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所以生萬物也其民食雜而不勞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句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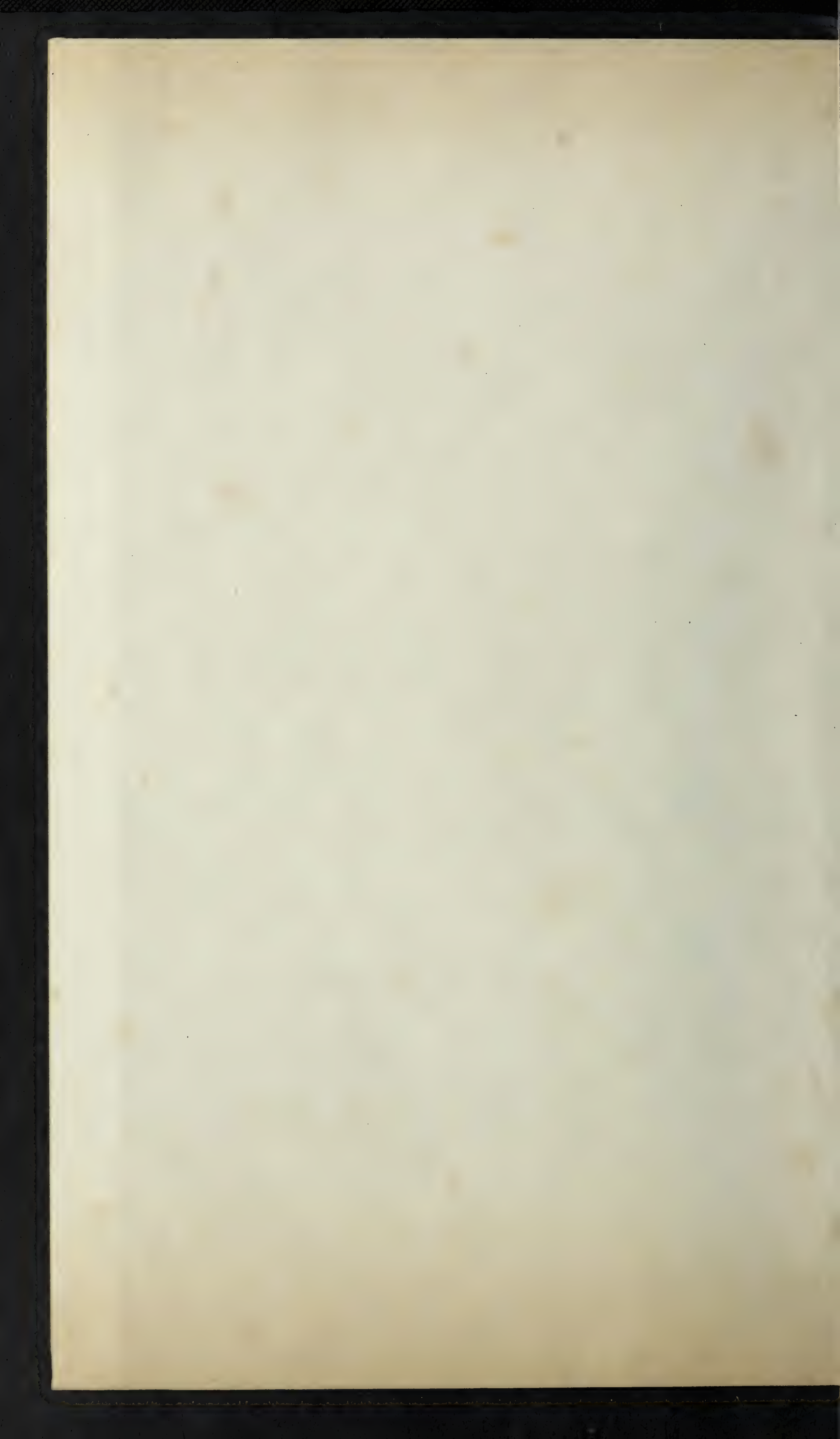
之則瘡已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其一州之氣崇高則陰氣治之汚下則陽氣治之小者小異大者大異　古之治病惟移精變氣祝繇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不愈何也曰時使然也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虛邪賊風避之有時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日樸其知遒者法於陰陽明於術數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行不欲離於世舉不欲觀於俗志閑而少欲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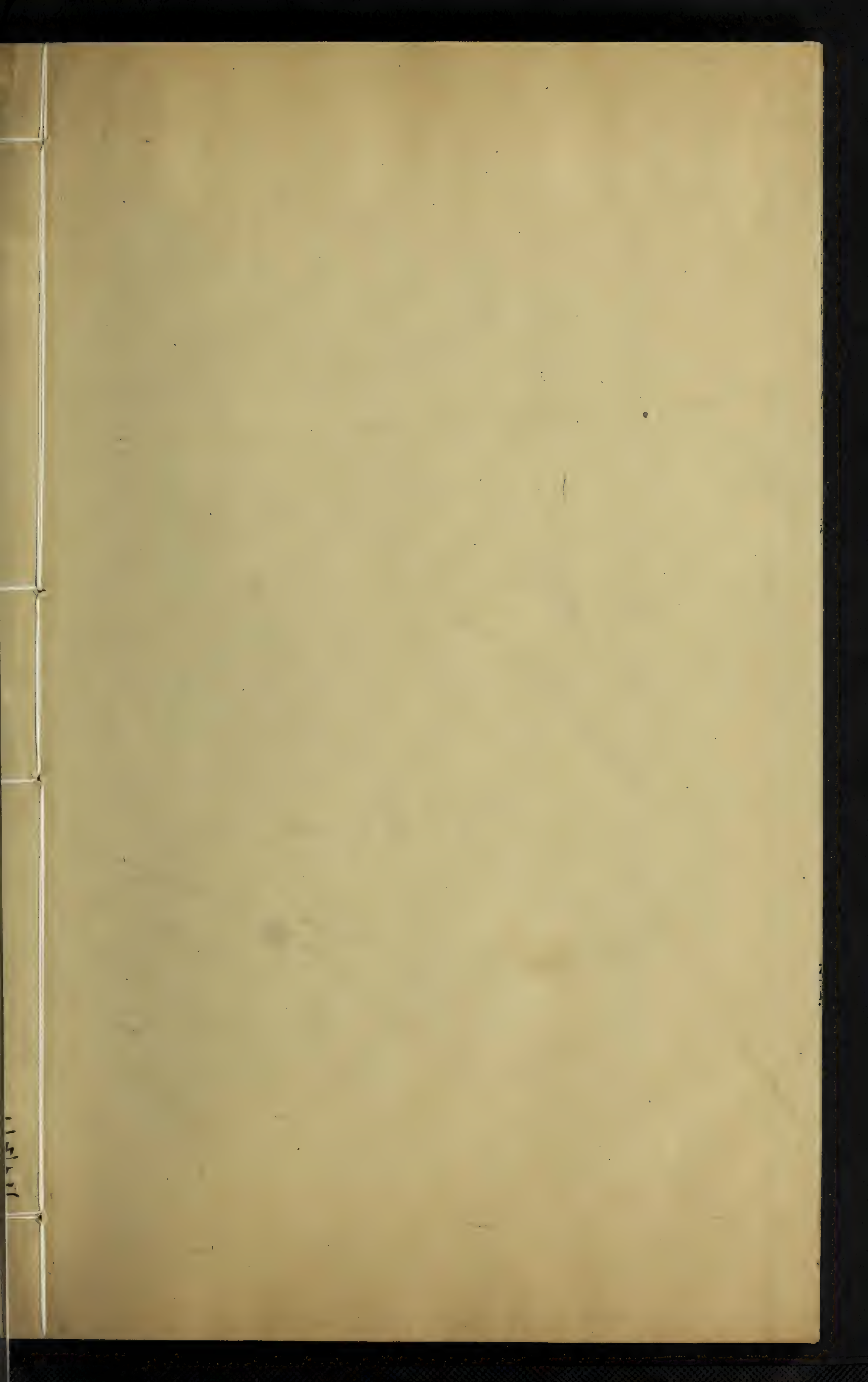
安而不懼。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以其德全而不危也。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病安從來。聖人作湯液醪醴以為備。而弗服也。故可移精祝繇而已。中古機智萌生。神志亟奪。病至而治。治以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標本已得。邪氣乃服。今之人不然。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憂患緣其內。勞苦傷其外。虛邪賊風。朝夕數至。外閉九竅。內中五臟。骨髓精氣。弛壞營泣。衛除。粗工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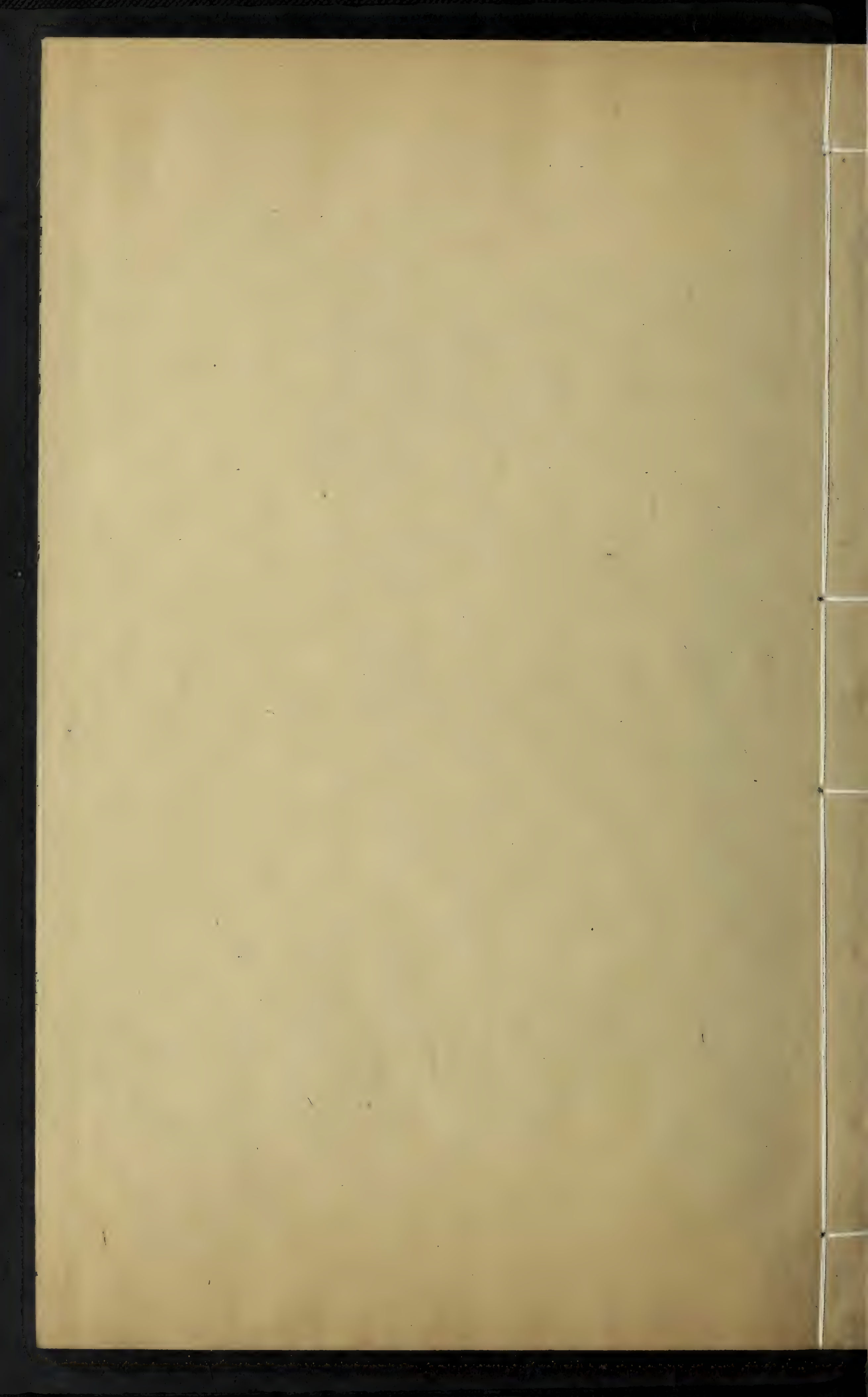
而以爲可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鍼石治其外。毒藥攻其內。故病未已。新病復起。所以小病必甚大病者死矣。夫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也。聖人行之。愚者佩之。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故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錐。不亦晚乎。

冐史上編卷之七十五終

冐史上編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六

明盱郡鄧元錫纂

方技傳 醫下

醫緩者秦人也晉景公疾病求醫焉秦伯使醫緩往視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所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將若我何緩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矣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禮而歸之無何公薨及晉平公疾復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

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雨淫腹疾明淫心疾■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曰無　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趙孟卒平公薨

○扁鵲者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出入十餘年長桑君乃與扁鵲私坐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不見殆

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臟癥結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
趙在趙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爲政病五日不知
人大夫皆懼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
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
而言我之帝所甚樂也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亦若
此矣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
諸大夫以爲我之帝所甚樂具言其魂所歷遊於是諸
大夫以扁鵲言告簡子賜之田四萬畝後扁鵲過虢虢

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

病何國中治穰過衆事也中庶子曰死矣扁鵲曰何病
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
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
陰急故暴厥而死扁鵲曰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
乎曰未也扁鵲曰公幸言臣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
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
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死者可生也臣聞
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
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
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巳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扁鵲乃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之者至衆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入報虢君驗其耳鼻陰良信虢君乃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先生乃幸過小國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

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流涕長潸悲不能自止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厥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
緣中維經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
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
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
之色已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
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
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
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

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大不悅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

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若之何今君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疾使人召扁鵲扁鵲逃去桓侯死惟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倫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邯鄲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

知使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繇扁鵲也世傳難經八十一篇以爲越人所著史無其文又難經所解多於經意舛非必越人書

〇太倉公齊太倉長淳于意也臨菑人少而喜方巳更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甚精爲人治病多驗事孝文帝爲太倉長齊中稱其廉平坐罪當刑女子子緹縈詣闕上書請代帝爲除肉刑語具刑法志中罷家居詔問故太倉長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何病何縣里人也

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意對曰自臣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奇咳術（楊慎曰奇咳與奇胲同漢書五行志有五音奇胲生奇秘之數奇秘言非常術也）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更事之三年所

即嘗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學之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呂廣云脉從關至尺澤名內關）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主病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素問云得病於代筋肝之利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脉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

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忔風痺忔然不得動即爲之作下氣湯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逿心主。徐廣曰逿、音唐盪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厥。刺人中。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氣口急。右手寸口、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

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而愈。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主水，故知之矣。治一時，即轉而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

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索隱云癉音單脬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或膀胱也言客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脩。音廼脩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沉之而太堅。浮之而緊者。素問云脈短實而數似切繩曰緊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當狂。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

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臟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脉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絶故死不治所以知寒熱者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臣意未診時齊太醫先診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作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陽脉是壞肝剛絶深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

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
其脈曰遺積瘕也。正義曰犬狗魚鳥不熟食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
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
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
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
者。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脈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脈也、如法不俱搏者
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
其脈曰迵風。迵音洞 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五

日死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

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厥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所以腫者厥陰之絡結小腹也厥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厥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厥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

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無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法當春嘔血死。王召視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廁。王去。豎後。令召之。則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而毛髮色澤。脈不衰。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藥

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劑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視之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臟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病者胃氣黃黃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病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

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腰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臟急治之建曰然建故有腰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女壻見家京下方石即弄之京倉廩屬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腰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太陽色乾腎部上及腰界以下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腰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知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音饒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索隱曰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麤徐廣曰奉一作奏一作秦秦言髮如蛛負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

病臣意切其脈告之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
輒復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
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
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當愈時醫秦信問左
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迵風可治
信笑曰非也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後九日不死其家
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臣意診即爲一火齊米汁
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
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
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後十一日溲血死破

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所以不中期死者其人嗜黍主脈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脈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請意診臣意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

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蹷臣意診脉以爲痺根在左右脇

下大如溲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以爲不病臣意謂之曰君病沓風三歲四支不能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　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膈下上連肺病得之內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蹶寒汗出多

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旦日明日也病
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
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所診者皆有籍所
以籍之者臣意新受師方適成而師死以故籍所診期
決死生觀所失所得以故至今知之他所期決死生及
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
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
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百病以異之乃可別同名
命病主在所問臣意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

曰此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齊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是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精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謹也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當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以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脈敗逆者不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善爲方也意少時好方聞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往謁得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受書之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方盡矣不

爲愛。吾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公。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及。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中年時。嘗欲受其方。不肯。曰若非其人。胥與公往見之。其人亦老。家給富。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其人聖儒。必謹遇之。即爲書。以意屬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吏民。嘗有事意學方。及畢。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

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脉高下及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遣太倉馬長馮信學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脉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齊王侍醫蓋是時天子仁慈能盡下且得意所禁而太史公著之史以故詳如此。

東漢張璣仲景者南陽人也舉孝廉官長沙太守深於

醫。建安中。聚族二百餘口。後六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大傷之著傷寒論二十二篇。其著金匱玉函經。不傳。惟傷寒論十篇。文簡奧。今存。文章舛句错。不可讀。其著甚要。删。書含辯脈曰。脈有三部。尺寸及關。春弦秋浮。冬沉夏洪。營衛流行。不失衡銓。腎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一周循環。復于寸口。虛實見焉。變化相乘。陰陽相干。風則浮虛。寒則牢堅。沉潛水畜。支散急弦。動則為痛。數則熱煩。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三部不同。病各異端。太過不及。邪不空見。中必有奸。審察表裏。知其所舍。三焦別焉。

脈有陰陽。大。浮。數。動。滑。名陽。沉。濇。弱。弦。微。名陰。陽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陽脈浮大而濡。陰脈浮大而濡。陰脈同等曰緩。（陰陽偏勝爲結、陰陽相搏爲動。陰陽氣和爲緩）脈浮而緊曰弦。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緊者。脈如轉索。無常也。

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苦侯切）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則爲革。婦人半產漏下。男子亡血失精。

脈翕奄沉曰滑。沉爲純陰。翕爲正陽。陰陽和合故滑也。

脈有陰結。有陽結。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爲實。曰陽結。期十七日當劇。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音硬）曰陰結。期十四日當劇。（成無巳註曰、結者氣偏結固、陰陽之氣不和也、一陰一陽之爲道、偏

陰偏陽之謂疾、脈藹藹如車蓋者曰陽結。經所謂大而厭厭聶聶也脈纍纍如循長竿曰陰結。脈瞥瞥如羹上肥者陽氣微也。浮脈輕、縈縈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細、脈綿綿如瀉漆之絕者。亡血也。連綿而軟如瀉漆、前大如後細、爲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是知亡血脈來緩時一止復來者。曰結。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曰促陽盛則促陰盛則結皆謂病脈。素問有代脈期先、此結促之脈、止是陰陽偏勝時有一止非脫絕故云病陽脈浮陰脈弱者曰血虛血虛則筋急脈沉者營氣微也。脈浮而汗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腠理不密不司、營氣微者加燒鍼則血流不行更發熱而躁煩。兩熱相合、而營血不行、必更外發熱而內躁煩陰陽相搏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形冷

惡寒者三焦傷也若數脈見于關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動搖者曰動也病有灑淅惡寒而復發熱者何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也寸口脈微名陽不足陰氣上乘入陽中則灑淅惡寒尺脈弱名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何也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人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以脈浮其汗出而解也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欲自解但汗出不戰也病有不戰不汗而解何也以嘗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而陰陽自和也傷寒三日脈浮數而微病者身凉和此欲解也解以夜半脈浮而解

者濈然汗出脉數而解者能食脉微而解者大汗出也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寒熱不解雖劇當愈寸口脉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腑遲爲在臓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汗也寸口衛氣盛曰高營氣盛曰章光澤高章相搏曰綱筋急脉直衛脉弱曰惵營氣弱曰卑惵卑相搏曰損衛氣和曰緩營氣和曰遲遲緩相搏曰沉寸口脉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遲則陰氣盛骨髓生血滿肌肉緊薄鮮鞕陰陽相抱營衛俱行剛柔相搏曰強也脉微者衛氣不行爲惡寒數

欠。脈濇者營氣不足。爲頭疼。寒於言。營衛不能相將。三膲無所仰。而爲體痺不仁。上膲不歸部。爲噫而酢吞。中膲不歸部。不能消穀引食。下膲不歸部。爲遺溲。諸微亾陽。諸濡亾血。諸弱發熱。諸緊爲寒。諸乘寒者爲厥鬱冒不仁。諸陽浮數爲乘腑。諸陰遲濇爲乘臟。脈肥人責浮瘦人責沉。肥人當沉。今反浮。瘦人當浮。今反沉。故責之。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皆不治。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內虛者以無穀神。雖困不苦。其論寸口趺陽脈。諸浮沉滑濇大小遲數緩緊。諸陰陽之變。若病能最悉。寸口脈者。手太

陰肺也肺朝百脉脉獨爲五臟主趺陽脉者足陽明胃脉也胃爲水穀海爲六腑大源故詳之文多不錄其發傷寒例曰春溫夏熱秋清冬冽者四時之氣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毋犯於寒夫傷於四時之氣豈獨不病哉而傷寒爲甚以其爲大殺厲之氣也中而即病不即病者寒藏於肌膚春爲溫病夏爲暑病此非時行之氣春應暖而復大寒夏應熱而大凉秋應凉而大熱冬應寒而大溫非其時有其氣長幼皆病病相似時行之氣也亦曰天行欲候知四時之氣爲病若時行疫氣當按斗曆而占之歲九月霜降後宜寒向冬大寒至正

月雨水後宜解曰雨水以冰雪解而雨水故也驚蟄後氣漸和而暑從霜降後至春分前觸冒霜露體中寒曰傷寒其冬有非時之煖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相重者感有輕重為治不同其立春後無暴寒不冰雪而人有壯熱病者此溫病也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為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三月四月陽氣尚弱為暴寒所折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

爲寒所折病亦微其病寒與溫若暑病畧相似而所錄不同故治有殊也天有四時十五日爲一氣一時六氣四六二十四氣氣候有應至而不至有未應至而至有至而過者皆成病冬至後一陽氣升一陰氣降夏至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故冬夏二至陰陽合春秋二分陰陽離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地之剛柔也小人觸冒必嬰暴㸦太陽受病一二日發脈尺寸俱浮陽明受病二三日發脈尺寸俱長少陽受病三四日發脈尺寸俱弦法當汗太陰受病四五日發脈尺寸俱沉細少陰受病五六日發脈尺寸俱沉厥陰受病六七日發脈

尺寸俱微緩法當下以日爲斷論病處方方與證合凡三百九十七法百一十二方方各主病大小奇偶有制炮㕮咀有法水火有劑服湯藥寒溫有適盡劑不盡劑有宜他渴欲飲饑欲食有節有禁纖悉備具其臟脈傳變爲病能若感異氣爲他病者又先爲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待之醫不當汗而汗不當下而下又數下致病者又豫爲方以救之蓋窮神盡變探賾索隱其所制方療治百世不能易也以遂爲方劑宗其言曰夫陰陽虛實之交錯候至微也發汗吐下之相反禍至速也表中風寒當先解表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未可下下之

則裏虛而邪復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糞
則下之不宜下而下內虛熱入恊熱遂利變不可勝計
輕者困篤重者必死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
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兩感病作治有先後發
表攻裏安可誤發虛盛之治相背千里故承氣入胃陽
盛以亡桂枝下咽陰盛者斃矣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
以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有
味乎其言之也自仲景著方論於度量權衡至精其後
隋人巢元方作病源候論孫思邈列千金方翼著粗工
害人之禍唐太僕令王砅著天元玉策皆出於仲景而

東漢史畧不著著郭玉諸人

○郭玉者廣漢雒人有老父漁釣於涪水上號涪翁嘗乞食人間有疾者下針石輒效弟子程高心知其非常人也勤求之積年乃出鍼經診脉法手授之玉少師事高學焉盡方診六微之技和帝時爲太醫丞治有效帝奇之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各出左右手使玉診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竊佚疑之不知所疾也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自矜技能雖廝養盡心力療治之治立愈治貴人時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即一針而瘥召問故對曰醫之爲言

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閒毫芒即乖神存於
心手之際心可得解口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
臨臣臣以怖懾之心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
而不任臣一難也持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藥
石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以恐懼之心加之以四難
臣意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帝曰善老辛
於官

○華佗沛國譙人也字元化始遊學徐上過諸經後曉
養性之術年百歲猶有壯容精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
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穴若疾發結

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以酒服麻沸散醉無所覺知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疾穢已縫合之傅以神膏四五日而創愈一月間皆平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苦頭痛身熱佗曰尋當下延當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卽各與之藥旦並起有督郵得病差詣佗視佗曰脉尚虛未復也勿爲勞事勿御內御內卽死死當吐舌數寸果御內而死如佗言佗嘗行道中見有病咽塞者求療語之曰向來道上有賣餅人蓱虀甚醶可取三升飲之病當去如佗言立吐一蛇懸車上詣佗候告之佗家羣見戲門中逆見自相語曰客

車邊懸蛇必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一郡守久病篤矣佗以爲盛怒乃差乃多受其貨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因嗔恚吐黑血數升而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疾根深當剖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及也無爲治之矣病者不堪苦必欲除之佗爲剖療應時愈後十年果死廣陵太守陳登患煩懣面赤不飲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蟲且欲成疽得之食腥物所爲也作湯二升飲之再服吐出蟲三升許蟲頭赤而動身猶魚膾也佗曰病後三朞當復發遇良醫儻可救不然不救也至期疾動

佗不在遂死曹操聞佗名召致之令常在左右操積苦
頭風眩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佗曰是
傷身胎未去也將軍應聲曰實傷身然胎去矣佗曰脉
胎未去也將軍不謂然百餘日復疾更呼佗佗曰脉如
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今胎已死
血脉不復歸必燥著脬中爲下針并進湯谕之婦果欲
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能自出必使人探之果
探得死胎人形可識色黑已佗之絕技皆此類然佗本
士人耻以醫見役意常悔業醫會曹操得病篤使專視
療佗曰此近難濟即令攻治僅當延歲月無益也又薄

其殘筱以去家久就操求還取方因記妻疾數乞假不
反操累書呼之勅郡縣發遣又還延不至操使人廉之
知稱妻疾者詐也乃收付獄訊驗自首服論死佗臨刑
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
不強索火燒之而精遂不傳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
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膿血二升疾良已
乃予藥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若不得此藥不差也
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病者請藥急曰卿今幸健我欲
死幸先持貸我我差即從華君求藥歸君也成愍而與
之已更往譙從佗求適佗見收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

發竟無藥而死當佗時廣陵吳普彭城樊阿從佗學普
依佗診療多全濟佗語之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
極耳體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
樞終不朽也是以古爲導引之法熊經鴟顧引挽腰體
動諸關節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
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體中時不快起作一禽之戲
怡如汗出體以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聰明齒完堅阿善針醫恒言背及胸藏閒不可針針之
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寸許巨闕胸臧乃至五六寸
許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

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豐沛彭城及朝歌間乃不易致云

晉王叔和者高平人也性湛靜多通洞脩養之道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敘陰陽內外辯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若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其曰三部者寸關尺也曰九候者寸關尺各有浮中沉也寸應天爲上部關應人爲中部尺應地爲下部人手腕後高骨爲關從關至魚際得同身寸之一寸故名寸從關至尺澤

得同身寸之一尺故名尺寸部屬陽實得寸內九分陽數九也尺部屬陰實得尺內一寸陰數十也陽出陰入以關爲界故名關三部之中六腑之脉常浮腑陽也五臟之脉常沉臟陰也胃氣之脉常在沉浮之中胃爲五臟之本也輕引手診爲浮候重按之爲沉候不輕不重間爲中候其寸部以應上膲心部居上也關部以應中膲肝脾居中也尺部以應下膲腎命門居下也左寸心與小腸動脉之位心君火也診手少陰太陽經脉右寸肺與大腸動脉之位燥金也診手太陰陽明經脉左關肝與膽動脉之位風木也診足厥陰少陽經脉右關脾

與胃動脈之位診足太陰陽明經脈左尺腎與膀胱動脈之位寒水也診足少陰太陽經脈右尺命門與三焦動脈之位相火也診手厥陰少陽經脈以循環之序言左尺水生左關木左關木生左寸火左寸火接右尺火右尺火生右關土右關土生右寸金右寸金生左尺水生生不絕子母之親也以對待之位言左寸火尅右寸金左關木尅右關土左尺水尅右尺火左剛右柔夫婦之別也令病者端坐初以中指按高骨關部次下寸尺二指以九候消息之自素問分人身爲三部部各三候爲九候叔和實始於人迎寸中分三部九候於經文絕

異而世遵用之莫能廢時有奇中大驗則經所謂陰陽之理引而伸之可十可百可千可萬也而妄男子括以膚淺之脈訣迷失本旨人便其易讀誦遂使其本書不行惜夫

徐熙東海人隱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熙飲之酒無量數不問久之道士去留一瓢與之曰謹視之君子孫當以道術救世矣熙發視則扁鵲鏡經也因精心學之子射陽令秋夫彌工術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傳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診療畢效仕至蘭陵守道度生文伯有學行不欲以醫

白名欲罷業張融謂之曰晉王徵嵇叔夜竝學醫因用療濟。諸侍中既貴常救人疾。卿何不達乎文伯乃卒業。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搏小腸也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即愈宋明宮人患腰痛牽心每發作輒欲絕醫以爲肉瘕文伯曰非也髮瘕耳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掛門上乾盡果髮也病即差宋廢帝微行樂遊苑門前逢一婦人有娠帝亦能診診之曰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青黑形小於女帝暴急欲剖視之文伯惻然曰施刀斧恐形變異請針下之乃瀉足太陰補手陽明

而胎墮果兩子如其言。文伯子雄及嗣伯皆孝謹善玄言而嗣伯診療尤神宣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診之曰卿伏熱甚須以水發之非冬月水王不可得發也需十一月大氷雪來請治矣伯玉如期至嗣伯令二人挾持之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其從人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門敢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已背上彭彭有氣升俄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乃差常春月出行遊聞笪屋中有老嫗呻吟聲嗣伯曰病重矣更二日不[illegible]且死乃就

視縕。稱體痛。痛而徧體有𪒠黑無數。嗣伯曰。釘疽也。煮斗餘湯送令服。服訖痛甚。跳投牀下求死。須臾所𪒠處釘皆出。長寸許。拔去。以膏塗瘡口而復。雄子之才。儁發稱神童。事魏至尚書左僕射。亦工醫。人患脚跟腫痛甚者。衆醫莫能名其疾。之才曰。蛤精也。病得之乘舡垂脚海水中。疾者曰。信。曩乘舟入海。㴱有之。之才爲剖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而愈。有以骨爲刀靶者。中五色斑爛。之才見之。咤曰。此人瘤也。詰所得。之吐實。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因用之。武成酒色過度。神恍忽。見物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一美婦人。

去地數丈亭亭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御內過多太陽虛所發即處方服一劑覺稍違再服還變成五色物更數劑復常自是帝疾作輒騎追至應時效欲用爲台司和士開以資格之遷兗州刺史後帝病困始怒罵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勑驛騎追之未至殂之才以士開擅國不能難更謹事之得還尚書令卒贈司徒而文伯族弟曰謇字成伯家丹陽以俘入北魏見獻文獻文聞其善醫也釋之驗其能置病人幕中使謇於幕外脈之具得病形及色候被寵遇爲中散大夫帝幸縣瓠疾甚馳驛召趣謇水路赴行所一日夜兼行數百

里至診省病立已帝爲設太官珍膳集百官坐客于上
席尊寵之日赦朕篤始也客好服餌垂八十而鬚髮不
白力不衰徐世以醫顯則道士授鏡經之力也故醫貴
承傳云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幼通洽父嬰疾歷年乃學醫
父沒能嗣仕梁爲太醫正武帝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
大黃快藥至尊年高無輕用弗從已遂篤元帝有心腹
病醫皆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大黃從之下宿食而
愈入周周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診云自股上
至臍似三縛莫解兩脚緩縱不自持僧垣爲處湯三劑

初服臍上縛解再服中縛解三服三縛俱解而兩脚猶痺攣更爲散一劑得屈伸僧垣曰勿急治終霜降患且自愈已而果然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水腫喘息奔急有勸其服決命散者家疑未能決問僧垣僧垣曰患不與大散相當爲處方服氣即通更一劑愈樂平公竇集暴感風而瘖不知人醫皆云不治僧垣後至曰困矣然不死爲湯劑寺之乃小甦時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積痢燕公于謹問之曰樂平永世俱疾病意永世差輕乎對曰樂平雖困終當痊永世不起矣謹問其期日僧垣與期日皆如言武帝東討至河陰喑不能言瞼垂覆

目不得視一足攣縮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臟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在言語先治瘖藥進遂得言次療目目愈未及足至華而全復帝喜即除華刺史仍隨駕還都不之官帝幸雲陽疾召僧垣至診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脈何似對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所及若凡庶萬無一全而帝崩宣帝在東宮苦心痛僧垣療之愈及即位恩禮彌隆卒年八十五遺誡勿以朝服斂衣袷入棺靈上勿置魚脯惟香奩日設清水而已僧垣前後醫效驗不可紀參較所為方徵效者曰集驗方十二卷行紀二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通經史有文遭父喪毀為蜀王秀友秀坐變告府僚皆推過於

秀最引爲巳辜半誅魏齊間有樂平王顯野王馬嗣明文昭太后孕夢爲日所逐巳化爲龍繞后寤而悸因遂病醫診之曰是微風入藏也顯曰三部脉非有心疾者當孕孕而生男且當天夢其祥乎巳而宣武生幼有微疾顯攝之輒瘳官至侍御史而嗣明善治癰相楊愔患背癰嗣明練石塗之瘥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者投熾火中燒令赤納濃醋中石自解落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研之和醋塗腫上無不愈有嶭僧宗者善徙癰患在腰背者輒吮氣封之徙置齋樹上明且癰消樹起瘤如癖日漸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赤汁斗餘樹爲痿而人痊亦猶古祝繇之遺乎

唐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仕陳爲新蔡王參軍柳太后病
風不能言脉沉欲脫衆醫束手相視胤宗曰是餌湯液
無及矣即以黃蓍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騰騰
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更藥之而起入隋歷尚藥奉御武
德初累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連染
無能療者胤宗每療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者胤宗曰
醫者意也思慮精乃得之脉候幽微意之所解口莫能
宣也古上醫惟在別脉脉別然後識病病於藥有正相
當者用一味直攻其病故力專而愈速今人不善爲脉
莫識病深以情臆之多其藥以幸功譬獵不知兔廣絡

原野蕘蕘有一獲斯已跡矣今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力何能專宜瘥之難也醫之深趣不可言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故不爲也

甄權許州人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臂苦風手不得引弓射久矣權曰試將弓箭向垛一針可射矣針肩髃一穴應時射尼明律年二十餘患心腹鼓脹體羸瘦二年矣立言診之曰腹有蟲是誤食髮爲之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權撰脈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illegible]卷立言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開元中 二原尉陳

藏器撰神農本經本草拾遺　貲應中太僕令丞許素

問作天元玉册玄珠密語皆　明陰陽運氣子特許

張文仲雒陽人事武后爲尚　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

忽僵仆后命文仲脈之曰是憂憤所成脇下痛急而然不

可救也頃之少蘇問所苦曰脇痛文仲曰若痛及心殆矣

俄心痛乃遂死文仲以爲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醫

藥大體雖同人性各異冬夏用各有宜不以時則死及

之惟頭風與脚氣上氣藥可常御病風人春秋未可洞

利自餘須發乃治而以四時輕重消息之撰四時常服

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行其文仲與鄉人李虔縱京

兆韋慈藏並以醫術顯則天中宗時言醫者推三人爲稱首蓋在唐世尚方尚局方之亦精醫者獨孫思邈通於道論醫理最神語具隱逸事[illegible]周顯德中滄州劉翰習醫攝護國軍節度巡官詣闕上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全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官翰林宋初加鴻臚寺丞乾德初被詔詳定唐本草加簡較戶部郎時沙門洪蘊以醫名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多中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有虞世者本朝士好佛遂削髮披緇與晁文元遊甚密著養生必用方證易詳法易用

雖不習醫者尋文爲治可無求於醫太平興國中詔醫官王懷隱等編類經驗方百卷名太平聖惠方云

龐安時蘄州蘄水人少受父業爲醫專局方安時曰是不足爲也棄所弄方不治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時出新意問其父父不能難爲氣任俠鬭雞走狗蹴踘擊毬諸少年豪縱事無不爲已病聵乃盡屏絕杜門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畢貫綜之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或先師失其讀若曲士窺其文者悉辯論發揮暢如也乃喟然曰世所謂醫書弄見之矣惟扁鵲之言深至而不詳意使後人自求之

乎。寸之術出於此。且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者。陰陽相應。如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寸矣。參以內經諸書考而知其說者也。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反夫於是作難經。辯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病。作主對集一卷。又以爲張仲景傷寒諸論。病處方畢具。而又爲增損進退之法。豫告之。造妙矣。然陰陽之變。有病證而無方者。時有之。作補傷寒論藥有後出在古未知。今不能辯而嘗試有功者。不可得進退也。

作本草補遺安時爲人治病率十中八九家給富多姬
媵不出戶人欲招致之者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
門如市其踵門求診者闢邸舍居之親視其飦粥藥物
護其寒暑時其饑飽愛老慈幼必愈而後遣未嘗輕用
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所活人甚夥病已持金帛來謝
脫然去之不取也又終無德色黃學士庭堅稱其輕財
如糞土樂義耐事如慈母云舒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
七日矣而子不下邀安時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家
人以溫湯溫其腰腹上下拊摩之孕者忽覺腸胃中微
痛呻吟而兒生其家大驚喜問故安時曰兒已出胞而

右手誤執母腸不能自脫故符藥不能爲吾隔腹於見手所在鍼其虎口即縮手故遽生也取兒視右手虎口鍼痕仍存其妙如此年五十八而病門人請自脈笑曰吾察之審矣胃氣絕矣屏藥餌不服後數日與客方宴語而逝

許希開封人補翰林醫學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希鍼心下包絡間以亟愈賜緋衣銀魚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故對曰扁鵲臣師也臣敢忘乎帝爲築扁鵲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吳越王族屬也王俶納土因家

郭父嗜酒爲酒人喜游一旦棄其妻變姓名游海上不顧及乙時甫三歲母歿適醫呂氏呂氏養爲子因業醫曾不知非呂氏子也後其姑病垂歿具告乙家世乙號泣往迹父奔走勤瘁五六往得之迎以歸終養之後七年父壽終器葬具如禮然事呂翁如事父呂歿無嗣爲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與親等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乙治之愈會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見襃諭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土勝水水得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臣適會其愈天

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以病免哲宗復召直禁中久之辭疾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作自以意治輒愈最後得疾憊乃嘆曰此謂周痺入臟者死矣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末因自制藥日夜飲人莫見其方居亾何左右足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使所親登東山視兎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劚之得茯苓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繇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卧一榻上時閱史書雜說意適則使二僕夫舁之出涉閭巷間行游人識之不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繦負者

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愈乃去
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乙方醉診曰當發疹而愈駙
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廣親
宗子病疹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子曰後三日午後
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兒幼何疾醫
貪利動人如此巳忽發癎急召乙治之居三日而愈問
何以無疾而知疾也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知過
午而作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
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
得前後溲法當以石膏湯主與醫皆不信謝罷之巳不

得前後溲趣召之曰固石膏湯證也竟飲之而愈有士人患欬面青而光氣許許乙曰此逆候也肝乘肺秋得之可治乃今春也不治矣其家祈哀強之藥小愈復召之曰吾藥再瀉肝而少却故小愈然肺乃益虛又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今尚能粥期死五日平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誠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巳子母俱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乙煮郁李仁酒飲之曰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以衡不下郁李去結隨酒氣入膽去其結膽下則目能

暝矣。如言而効人蘄蘄守古方。乙獨度越縱舍以已意用之。而卒與法合。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所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合。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先是許叔微守仲景法準繩而尺寸之。然無所發明龐安時頗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法惟乙深造其閫奥建爲五臟之方。隨時宜所用。謂肝爲相火。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有補而無瀉得內經之秘云河間劉跂稱其篤行似儒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云。乙嘗謂跂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覩星象。察知運氣至餘月不寐。今老矣乃其妙不

在書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以相授踆笑謝弗能後遂不復言時隨州有僧智緣善醫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又診父脈知其子吉凶若神學士王珪以爲古法無是也疑之問知制誥王安石安石曰有之昔醫和診晉侯疾知良臣將死也則診父知子又何異焉蓋醫道通乎神也

王克明字彥昭樂平人徙湖州烏程初生時母乏乳餌之粥餌得脾疾長益甚諸醫不能治克明自讀素難求其法刻意處方藥病乃痊始以術行江淮間入蘇湖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乃寻藥病數證見克明惟用

一藥除其本本病已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予期日自
安者又有以病為過在其事不予藥隨本事治之者卒
無不驗也魏安行妻患風痿十年不起一鍼而愈胡秉
妻病內秘腹脹號呼踰旬矣召視之時秉家有婚會克
明診已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以半硫丸碾生姜調乳
香下之立起與宴會如平人盧州守王安道患風噤不
語克明令熾炭燒地上灑以藥置病者其上須臾蘇金
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垂死治之旦日愈自此名聞北方
張子蓋救海州士大疫克明在軍中全活幾萬人官翰
林醫局賜金紫卒時東越有婁居中為小兒醫視小兒

如子詰旦至藥肆諸兒已四集叫號蒲室居中曲調護之坐良久診視以至之先後爲序每爲人言兒本無疾愛之者害之如下利本脾虛傷乳食所致惟苦節其乳食以參朮藥溫其胃者愈矣而愛之者強食之以爲補胃虛不能攝化氣以重傷參朮弗效增以薑附薑附不巳重以金石而兒殆矣夫人盛壯時日食米二升乃飽一日體中不佳則粒米不堪况兒子乎又爲紙囊貯藥著其說於上使歸忽怠蓋諄至如此其在北張元素劉完素最精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學醫無所知夜夢有人用長斧大鑿鑿其心開竅納書數卷其中自是洞徹

醫要河間劉完素者嘗遇異人陳先生飲以酒大醉寤而通醫醫入神世所稱劉河間者也二人並稱工而內不相下河間嘗病傷寒八日矣頭痛脈緊中逆嘔不食憤不知所為元素度其困失次也自往候之河間素氣高中自負見元素入內面壁不顧元素曰主人何待客之卑也試為君診何渠無一得乎何面壁不顧我也河間乃出兩手令診之診已謂曰君脈如此病當如此如此。信乎。完素曰然。豈服某藥若某藥乎。曰然。元素曰如此則君治失次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亡陽汗不出宜病之滋不解也今服某藥效矣完素乃大服用其言

遂愈因相得甚驩元素治病一不用古方其言曰運氣不齊古今異世以古法治新病吾知其不相直也故治病一切自爲方而其書不傳曰不可以書傳也完素醫精法嘗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又約內經病幾氣宜十九條著原病式而舉二百八十八字以盡醫之變及爲習醫要論直格書三卷行之丞三聘不起賜號高尚先生然頗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故困於元素其原病式簡奧粹微皆依素問所言病機推明之以五臟六腑五運六氣統百病病各有分屬蓋六氣爲本三陰三陽爲標又病之氣爲本受病之經

絡腑臟為標先病為本後病為標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故氣鬱不散為宣劑散之氣畱不行為通劑行之不足則補以扶之有餘則瀉以逐之氣實而壅為輕劑揚之氣怯而浮為重劑鎮之澁則氣著為滑劑利之滑則氣脫為澁劑收之溼氣淫勝為燥劑除之津耗竭枯為溼劑津之風本生熱以熱為本風為標也熱甚而生風或熱微風甚即兼治曰風熱或風微熱甚但治其熱即風消溼本土氣熱實生之故夏熱則溼潤秋凉則燥乾故病溼者多自熱而溼氣多則以為兼證曰溼熱與風熱同義水寒之不得宣行亦為溼如跗腫體寒而有水者

畜熱入裏極深非病寒也然巳鮮矣燥金肺之本肺藏
氣以血液內損氣虛而成風則患皺揭風能勝溼熱能
耗液故成燥夫風熱火皆爲陽寒溼燥同爲陰燥金雖
屬秋陰而性於寒溼異得風熱火而盛故中寒吐瀉亾
液而成燥經云諸澁枯涸皆屬於燥此也寒者水液清
冷穀不化小便清白不澁身凉不渴也而本末不經有
見陽熱證而脈遲者是也此得諸飲食冷物過多陰勝
陽衰冷熱相併而陽氣怫鬱不能宣散熱內作不可以
爲冷當以成證辯之故溼熱吐瀉見陽脈若亾液氣虛
能見者喉脈皆當以標本明之論者以爲要旨論原病

式作而內經之理昭如日月亘格書宣明論作而長沙之法約如樞機則河間爲尤功云其後宛丘張戴人子和者宗河間而貫穿於素難之學著儒門事親書其書以汗吐下三法風寒暑溼火燥六門祭醫之關鍵其言曰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其常也良工之治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獨治其實不治其虛者蓋實者治則平平則無所事治也粗工或治其實或治其虛謬工之治實實而虛虛庸工之治先補其虛而不敢治其實夫或治其實或治其虛故時而中時而不

中其中者約矣乃其實實而虛虛者誤人之迹常著人得而罪之惟庸工補其虛不治其實其誤人也無迹而爲所誤者壹不知其繇繇蓋至于淪胥不救而終以爲愛已也其說曰病當固其元氣元氣復而病愈聽其言以實施於用則疎夫病非人身生而有之也或自外入或繇中生皆邪氣也邪氣加於身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惟速攻乃可去顧攬而留之補而助之於爲禍豈不甚哉故予論汗吐下三法惟先攻其邪邪法則元氣自復夫天有五氣其邪而病也多在上地有六氣其邪而病也多在下人資六味其過而病也多在中此發病之源三

也所從出者三故處之者亦三風寒之邪客於皮膚宿於經絡者可汗而出之客於上脘宿於胸膈者可湧而出之寒淫冷熱客於下膲者可泄而出之皆治其實也

故內經之言補者眇矣其言補者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脾酸補肺苦補腎所謂補謂其發腠理致津液通血氣以趨於平也其統論諸藥則辛甘淡三味爲陽酸苦鹹三味爲陰辛甘主發散酸苦鹹主湧泄淡滲泄也發散者歸於汗湧者歸於吐泄者歸於下三法焉盡之矣平居食以粱肉輔以果以菜養陽養陰則其補也治未病也豈有巳病不先攻其過而徒曰補云補云也哉

且夫得三法。而衆法可兼也。引涎漉涎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也。灸蒸熏渫洗熨針砭。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也。故三法所以該衆法也。而實醫之上務也。用而過用而不得其當有之。性暴怒而好淫者勿吐。左右多龐雜之言者勿吐。病者讀醫書非心實解者勿吐。病勢巇危老弱氣衰者勿吐。自嘔不止亡陽血虛者勿吐。吐血嘔血咯血嗽血血崩若失者勿吐。諸洞泄寒中者不下。傷寒脉浮者。不下。表裏俱虛者不下。五痞心證不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内寒者不下。内熱深者不下。小兒慢驚。兩

目盲瀧魚。口氣出者。不下。十一經敗甚者。不下。故有不當汗。汗則死。有不當下。下則死。有不當吐。吐則死。故慎所以用之者。後兒粗工。不知察脈原審。習其方而殺人。此傳者過也。豈子和固然哉。乃子和之巳疾也。茹荒。蓋原察精也。有翁年六十。苦徭役急而暴狂。口鼻覺如蟲行。兩手急搔。蓋數年不愈。脈洪如緪繩。戴人曰。口爲飛門。胃爲賁門。口者胃之上源。鼻者足陽明經所絡也。足陽明病。當發狂。煩擾者。火化火乘也。况肝主謀。膽主斷。病得之有所苦。肝蘊急而膽不能決。抑壹不得伸。心火盤礴。遂乘陽明金。故狂。胃本土。而肝屬木。膽屬相火。

火隨木氣入於胃法當汗當湧當下乃置燠室中湧而汗者三以調胃承氣湯作三服飲之血水雜下二十行乃已以通聖散調之而安一兒年十三病沙石淋九年矣初因瘡疹餘毒不出作便血服太白散稍止已積熱不退而成淋每發則見鬼神號哭戴人曰諸醫作腎與小腸病者非也靈樞言厥陰肝之經病遺溺癃閉此木爲所抑火來乘之故熱在脬中下膲爲約結如湯瓶煎煉日久熬成湯鹼令夫羊豕之脬吹氣令滿尚不能透豈眞有沙石而能漏者耶以此知前人所言服五石而致者未盡矣經曰木鬱則達之先以瓜蒂散越之次以

入正散加湯酸等分頓啜之其泌石自化而下一婦年三十餘夜夢與鬼交見神堂陰府舟楫橋梁而停十五年矣竟無孕黄瘦發熱引飲中滿足腫戴人曰此陽火盛於上陰火盛於下見陰府者陰之靈神堂者陽之所舟楫橋梁者水之用也兩手寸脈皆沉而伏則痰實焉故也盖三涌三泄三汗不旬月而無夢一月而有孕一入大便燥澁食飽則大便艱糞結如石目星飛鼻血出肛門連廣腸痛極而昏醫授芫花巴豆大戟芫遂然通多則瀉已後燥僫甚矣遂惲藥待盡戴人診之脈滑實有力以大承氣湯下之繼服神功麻仁丸使食波蓤葵

脩辛血美而愈太息曰燥有四種燥於外則皮膚皺揭燥於中則精血枯竭燥於上則口鼻焦燥燥於下則便溺結合今為病陽明燥化也水液寒少故病巴豆獨下寒甘遂芫花獨下溼故病以益甚此大黃朴硝症也故奏功經曰辛以潤之鹹以耎之禮滑以養竅彼非不知下也所以下者非也戴人治病不專於藥石善視五臟之變而特攝之有婦狂恚不食作角觝悅之以健食婦侑食其旁而婦食隨進有婦聞盜而悸自墜巳聞聲輒悸欲死醫以定志寧神藥投之不效戴人曰驚從外入爲陽恐自內出爲陰此少陰膽病也乃挾之以二女令坐

高座上坐定置一杌其前猛擊之病者驚戴人曰我自擊杌耳何驚少定又徐擊之三五次驚少定又以杖擊門久之不復驚或問何也戴人曰經曰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常見之不驚矣儒人室置尖物類也且驚者神上越從下擊杌令下視下視則神斂其意變類此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少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故富於貲捐千金從之學數年乃盡傳其業家故給富無事醫獨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命之大夫士憚其高謇少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不利目睛突出腹脹如皷膝而

上硬欲裂飲食且不下多服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曰病深矣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曰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卽欲化得乎以陰劑投之不再服而愈西臺椽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過也白虎湯大寒非行經藥止能寒臟腑不善用故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閒醫白矣曰信今以熱用可乎杲曰病隱於經絡間以熱劑投之

陰邪苦之必且起他證非所以救也然則奈何杲曰陽不升則經不行宜用溫藥升陽行經者劑宜之經行而後本證乃見本證見而病可治也竟如言而愈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上色綠腫起痛不可忍杲曰翳自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色黃與白雜爲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胃合而爲病乃瀉腎邪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而數他目病亦作者三而翳所從來與翳色各異乃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不調而然經不調病未已也已調其經而愈有年十五六病傷寒者目赤若煩渴脈八九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杲切脈大駭

日幾殺此兒內經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然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亟持薑附來吾以熱因寒用法處之炮附子末熱而病者爪甲變黑用薑附冷飲之頓服八兩汗尋出而愈有婦病寒熱月事不至喘嗽者數年矣醫率以哈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此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時以神醫目之杲推明內外傷而主於補脾號東垣書以爲脾者五臟之主土平則諸臟平矣其後有病反胃者每食至明日中昃皆出不化醫以燥

胃藥投之罔效脉甚微而弱有國工視之揆諸醫所藥無遠於病而不效心歉然未有以決也已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膲吐者從氣中膲從積下膲從寒今脉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閉此下膲吐也法當通其閉溫其寒乃遂躍然專治下膲散其寒徐以中膲藥和之而愈

朱震亨字彥修婺州義烏人少治經脩博士業長棄去為任俠壯聞金華許先生誦得朱子四傳之統盡棄其學學焉而學造篤深時許先生病久不瘥而震亨母病脾大憂之乃慨然專於醫蓋是時大觀所定二百九十七

方方盛行震亨窮晝夜研習已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宜其不合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乎遂東裝出游求他師扣馬走吳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無所遇還武林乃聞其郡人羅太無者先宋寺人也得金劉完素之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之說詣焉羅褊甚恃其能厭事難事也震亨往謁數往返乃得見北面再拜請受學時震亨已知名浙中太無乃大喜字謂之曰彥脩乃來見我乎舉以劉張李所傳諸書授焉爲敷揚其旨而一斷之內經且曰盡棄而舊業而舊所業者非是也震亨遂渙然不逆於心居久之盡其術而歸時許

先生苦末疾拘攣餘十年矣震亨以其法治之疾頓愈於是羣工乃始知泥大觀方爲非是而服震亨之學爲有得也震亨即三家之說推廣劑量之畧以爲劉張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溼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故爲推陳致新瀉火之說以療之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溼熱本盛者不可用也東垣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升降及心肺之氣陷入中膲立補中益氣湯以治之然西北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守其法則氣降者可愈而陰火升者益以病也於是本儒家言著論極相火之害甚深論曰太極動而

生陽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水火木金土生焉火內陰外陽生乎動者也故凡陽皆屬火有君火焉有相火焉以名言形質相生配於五行目之君以位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謂之相君火天火也相火人火也天生物恒於動人有生亦恒於動其恒於動者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龍雷出於海海也者水也其於人者寄於肝腎肝屬木而腎屬水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包絡者腎之配也而下膲司肝腎之分天非火不能生人人非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不鳴龍非蟄不飛海非附於地不能波以興其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相火者也故肝腎皆陰而在下人之生神發知而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其動也炎矣火既發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絕則死故經推百病皆主於風寒暑溼燥火之動其歷指病機而屬火者五諸熱瞀瘈屬之火諸狂燥越屬之火諸病胕腫痛酸驚駭又屬之火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膹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溼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皆火之爲病也足太陽少陰皆有火東垣言之膽與三膲肝與包絡皆從火治戴人言之故君火之氣經以

暑與溼言之，而相火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甚於君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使道心常為之主，則五火者寂然不動，而相火者獨扶助造化而資生，又何疾之患哉。明乎資陰降火，於醫為思過半矣。又著論言，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為氣，地之陰為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也？天為陽，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中為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屬陽，運於月之外，月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為明，則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矣。天地日月尚然，況於人乎？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始與陽配而成人，蓋陰之難成如此。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而精絕，女子四十九而經斷，則陰氣之成，又獨供人生三十年之用而先虧。故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熾而陰虛。天地以五行更衰旺而成四時，人五臟六腑應之。巳午之月為火旺，火旺而金衰；六月屬未，為土旺，土旺而水衰。況腎水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聖賢往往教人以收心養心，其旨深矣。此古於夏月必獨宿淡味，保金水二臟為兢兢

亥子之月火氣潛伏又閉藏養其眞精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當是時四方以疾迎致
者無虛晷震亨立赴之雖雨雪載途不爲止僕告痛請
少休諭之曰疾者度頃刻如歲敢自逸耶寠人求藥無
不與其困厄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往起之所治病輒
效浦江鄭義士病瘧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
瀉脈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得之病後而酒且
內急治人參膏而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之脣動
參膏成三飲之而甦後服盡數斤而愈天台周進士病
惡寒雖暑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震亨診之
脈滑而數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

發一井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散飲之愈周喜甚震亨曰未也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而火可降否則附毒發不可爲也周不能用後疽發背而死浙行省平章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爲可治震亨診已出告其左右曰不可爲也病得之驚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不化食不化則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公必死已而果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不自禁走河欲自沉醫以大熱治震亨診之脈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陰證也法宜溫今六脈皆搏手必凉藥所致製附

子湯飲之衆爲吐舌飲已病如失浙東傅氏子病妄語時有所見家以爲祟也震亨切其脈曰痰也脈虛弦而沉數病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其家曰信嘗夏因甚勞而渴恣飲梅水數升又數逢驚悸以遂病乃以治痰補虛之劑藥之浹旬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而劇震亨診之脈數而濇告曰病得之嗜酒嗜酒血傷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轉輸故陽上陰下不交通而否也陳曰信某以嗜酒前後溲見血者有年遂以補血之劑投之愈一老病月來求治震亨診其脈微甚爲製人參膏飲之目明如異時復矣居數月徑視見

他醫方庭煉礞石問之服之矣震亨大驚曰病得之大
虛今不救其虛而用礞石迫之殆不及旦乎夜參半氣
奄奄不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以利藥益甚
震亨診之右手弦滑曰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爲上焦膀
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諸滴水之器上竅窒下
竅爲不流乃以藥大吐之病如失一婦病不知人稍蘇
即號呼者數四而復昏震亨診之肝弦數而滑曰病得
之忿而強酒詰之則不得於夫每夜輒引滿自酌冀解
憂而病震亨治以流痰降火之劑加香附散之鬱觧而
愈一女子病不食而壁卧者半載矣醫告術窮震亨診

之肝弦出左口曰此病在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故氣結於脾叩之則許嫁而夫行入廣五年矣謂其父曰是病惟怒爲可解蓋怒出於肝而氣激肝木賊也衝其土之結庶有散乎令入而掌其面者三責其有外思女子大忿恚而號號巳稍進食震亨曰思氣解矣必得喜達之庶不再結乃詐名其夫有書旦夕歸會夫果歸而病巳

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諸醫莫解也震亨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卽歛以黃芪當歸加升麻舉之日三年後再生兒無慮卒如其言一貧婦寡而病癲震亨惻然曰是疾世號難治者不守禁故耳是婦貧

無厚味又無夫僕可療乎自具藥療之投四物湯數日服而已震亨遇病施治不膠古方而所療奇中然諸家方論靡不通他人蘄蘄守古方震亨則時操縱取舍其中乃卒與古合春秋高狥門人張翼等請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諸書皆行震亨簡慤貞良剛嚴介特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感宋季時事慨然有先天下之憂一日與門人趙良仁言太極陰陽造化之微與聖道相表裏者如指掌良仁出語人曰先生之學此其橐籥乎一時名公卿多折節下之震亨侃侃直義陳得失無諱語榮

利則拂衣起去而豪家大姓肆筵錯水陸爲供正襟默坐未嘗一舉箸也宋太史濂表其墓以爲古弘毅躬行之君子比修元史列其傳儒林中豈以爲其人儒也不敢以醫命耶抑以其醫猶錮於見未化不勝其儒行耶不然醫而儒亦儒也黃帝岐伯古神聖顧不爲醫宗耶而何諱醫也是時吳縣有倪維德仲賢者亦業儒通醫藥如神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憒不識有饑飽寒暑歷數月乃醒時以土炭自塞其口維德診之曰此慢脾風也脾藏智脾慢則智昏投某劑而瘳劉子正內子病氣厥或哭或歌人以爲蛇鬼所附維德曰左右脈俱沉此胃

痞中有積也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而已林仲實因勞發熱隨日爲進退食飲漸減維德曰是謂內傷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而凉退者是其徵也治以內傷之劑病如失其取治察天時地宜又參之人事故十不失一與彥脩齊名稱東朱西倪云

呂復字元膺其先河東人後徙婺從鄞治書問易後以母病攻醫診治無不神有病悸者臥密室心忽忽如孤壘而四面受敵肆來聳變也脈左關陽浮而虛色少陽之支別溢於目眥復曰此膽虛而風也不袪其風而獨治其心過矣因投烏梅湯抱膽丸熟寐而愈一女孩病嗜臥面頰赤而身不熱醫以慢驚風治之兼旬不愈復診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曰女無病關滑類中酒豈乳母嗜酒酒後輒乳兒令兒醉耶非風也詰之果然遂以枳殼葛花日二三服而愈有病傷寒者身熱大靜脈伏舌無胎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復曰此血爲熱搏氣無可依必發斑搗其

衾視之赤斑爛然用化斑湯繼投承氣湯下之愈一婦病喘不得卧氣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復曰得之毒藥動血胎死不得下奔迫上衝非風寒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頓服之夜參半果下一死胎喘止一人下利穀不化脉兩尺俱弦長右關浮於左者倍目外皆如草滋復曰此肝風傳脾成飧泄非臟寒泄也以小續命湯損麻黄加朮三五服而愈一室女經閉五月矣腹大如有孕診之面色乍白乍赤曰此非有異夢則鬼所憑也以桃仁湯下之血如豬肝五七枚而愈一人傷擾膈中亦血如泉不止四困極脉皆伏惟尺部如絲以四逆湯加荆芥防風脉漸出更服十全大補湯一劑遂瘥有見殺人者驚入心病作奔走不避水火或哭或笑脉上部皆弦滑左部進於右復曰得之驚而風痰溢胞中灌心胞纏五臟耳爲湧痰一斗許徐以驚風丸服之愈一人嗜酒善食忽瘦削洩如脂脉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寸躁疾復曰此三陽病繇一水不勝五火後熱於小腸不癃則淋以琥珀滑石石膏黄栢之劑清之繼以龍腦辰砂末拌柿餠食之方寸匕卽愈有患泄瀰年衆謂休息痢治以苦堅辛燥弗効復診之脉雙弦而浮曰此驚風也肝主驚故虛風日甚困脾而

成泄當平木太過扶土不及泄白止黄牸牛肝和治風健脾劑服之逾月而愈一婦癃病小腹痛衆以爲瘕聚復循其少陰脈如刃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陰中痛癰也小腸膿已成腫迫於玉泉以不得前溲溲則痛甚用國老膏加血竭琥珀之類攻之膿自小便出而愈一貴客淡海爲風濤所驚吐血一升許脇痛煩渇譫語脈皆弦長獨左尺不應醫以爲腎絕復曰脈太和無憂也左尺不應者獨歲運實然遂投小柴胡湯減參加生地半劑俟胃實以承氣湯下之利而愈一人傷寒踰月矣既下而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醫以爲風疢四旬循宗筋流入睪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脇腫痛自若復診尺中皆數滑而芤曰論曰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隔肉逢芤則內癰作令季脇之腫者癰也癰疽不得頃時急下之即與雲母膏作力衣以乳香用硝黄煎湯送之下膿五升明日再下之而愈一婦人病陰中痛而出血切其脈左寸弦而芤餘部皆和曰此得之驚神懾而血菀少陰對化在玉泉心失禦玉泉應之而痛痛則動血與經水不干也製益榮之劑又納藥鹵隱中而愈時有太醫院使項昕治張劉之學善按摩一婦腹脹如鼓而骨立衆以爲孕爲蠱爲瘵昕診之曰氣

博血室耳。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今服血藥多而失不順氣，氣順其氣，俾經隧得通則血行。乃以蘇合香丸投之。三日腰痛作，曰：血欲行矣。以桃黃峻逐之，下瘀血如瓜者十餘枚而愈。所以知其病者，以六脈弦滑而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下之。時有二女子於上病症同而診異，伯仁曰：何者？脈滑爲實邪，今其一脈虛，元氣奪不治，法當數月死；其一真臟脈見，踰月。先後皆如其言。

一人夏月病甚，以爲瘵，脈細數而實。伯仁曰：脈細數者，傷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實，熱傷血也，藥爲之耳。與白虎湯立瘥。一人胸膈壅滿，困篤不知人。伯仁診之，其陽脈浮滑而陰不足，曰：浮爲風，滑爲血，爲風傷肺，陰脈不足則宜逐之過也。諸氣屬肺，肺治則出入易，蒐陳除矣。初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甦，繼以升麻黄芪桔梗消其膿，逾月愈。其在元末

國初有滑壽伯仁，其先許襄城人也，徙儀真。治方脈專京口王居中，居中授之素難。既終卷，伯仁即分營衛部位、臟腑脈法，與夫經絡治論、陰陽標本、運氣彙萃

爲十二類而讀之理䆗識卓居中歎其善學自以爲不如也於是日參張仲景劉守眞李明之三家之說而一之投所向輒中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其開闔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脉雖皆有繫屬而惟任督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諸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凡六百四十有七而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故所至有治驗人有請即視寒暑雨弗憚無貧富立往。

報不報弗較也以知名吳楚間識不識呼攖寧生云在儀眞時有中丞之內子病艱小溲中滿而喘醫投以瞿麥梔苓諸滑利劑閟益甚壽診之三部皆弦而濇曰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源者也膻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固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膲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用長流水煎之一飲而溲再飲氣平病已端君寶母年六十餘亦病溲閉小腹脹急而渴脉沉而澁曰此病在下膲血分陰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猶水也血有形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服東垣滋腎丸而愈

參使仲子之妻妊子九月矣病瘧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矣醫率以清暑散滯藥投之痛益甚壽曰法當下衆醫以娠難之壽曰素問云有故無殞乃以消滯導氣丸行之再服滯去繼以清暑利洩苦堅之劑而愈比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行三五日前臍下痛如刺寒熱交作下黑豆汁因無娠壽診兩尺沈澁欲絶餘部皆弦急曰此下焦寒溼邪氣搏於衝任衝爲血海任主胞胎婦人血室也故月事將下邪與血爭而作痛寒氣生濁故下如豆汁法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温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三月而經調朞而娠焉萬

戶妻肥無子。多服煖宮藥。冀有子。久之火甚。血上行爲衄。衄數斗。面赤脈燥。醫猶以上盛下虛。用鎮劑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溢上行。法當下導奪之。何復實之耶。即與桃仁承氣湯。下之。積瘀去。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瘉。客錢塘館。郡守第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請焉。臨安沈君彰病自汗。如雨不止。面赤身熱。與至杭。舍客僂。盛暑中帷幙周密。自言至虛亡陽。服朮附者數矣。診其脈。虛而洪數。視之舌胎色黃。壽曰。藥誤矣。輕病重治也。夫醫必先歲氣。無伐天和。其可輕用朮附。犯時令耶。又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者本多汗。加剛劑而洪數。則汗

益甚悉撤幔開牖病者初難之已稍清以參連白虎湯
三進而汗止既用冰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已後猶癮
疹服防風通聖散乃痊有同縣陳元善病氣每發則自
臍下築築漸上至心而悶手足清喉中淫淫痒冒本疼
目不欲視頭不舉神昏昏欲寐而不寐惡食氣畢年甫
壯瘦瘠如衰耄人劣劣不自持壽診脈沈弦而澁曰是
得之憤鬱六氣乘之爲肝病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
皆病乃取吳茱萸薑桂及治氣引經藥散之每十日一
溫利之三月而愈已壽避兵往來鄞越居虞姚間最久
有病傷寒者他醫以爲狂欲進附子壽切其脈兩手皆

沈實而滑四末覺微冷以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胎黑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曰病得之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而甚也投附者死矣乃以小柴胡湯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二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兼旬乃安余子元病惡寒股戰甚冷汗淫淫出雖厚衣熾火不解壽投以真武湯用附子六枚藥入而病起人恠問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所以然者脈兩手皆沈微無表裏證此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故皮表氣隧爲寒邪所壅陽不得伸而然故血隧熱壅當用消黄氣隧寒壅當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

之異也有女子暑月中病寒熱自汗有痰臍腹刺痛經滯脈弦數羸甚矣他醫爲歸茸桂附丸以溫經壽視之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者陽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爍爍金則愈燥血者水類金爲化原宜月事之滯也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今復加燥劑血愈乾而亟耳更以當歸柴胡散火流溼潤燥之劑投之三五進而經通俞德明掌病傷寒經汗下病去而背虛惡寒脈微如絲湯熨不應壽以理中湯加桂薑藿附大投之外以葱熨良姜吳茰桂椒諸大辛熱藥

爲末和糊爲膏傅其背，乾即易，疾竟平。此亦治法之變者也。一人患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軟，發熱，便白淫，諸醫以內傷不足，進茸附。壽脈之[illegible]大而數，曰此志願已高，思過度，鬱少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固代君火而行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况厥陽乎。用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坎離丸，月餘而愈。一婦孕五月，而欬痰氣逆，惡寒，膈不利，不嗜食，脈浮緊，形瘦。壽曰此上受風寒耳。投以辛溫，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已。一婦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卧泥水中，脈浮而數，沉取之豁然虛散。壽曰脈至而從

撥之人不號爲陰盛格陽得之飲食生冷坐卧風露中與玄武湯冷飲三服而愈一婦病寒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食兩手脈沉結曰此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爲灸章門氣海中脘内外服玄胡索官桂胡椒佐以茴木諸香茯苓青皮等而愈

其述素問鈔六篇篇各有叙叙曰五臟有位六腑以配陰陽攸屬職司攸分具藏象鈔周乎身惟經度營衛注焉吉凶寓焉其注其寓其審察之具經度鈔日月行天厥候有常薄蝕禨珥僭乎常也脈於人有常候焉僭伏見之具脈候鈔六氣之淫七情之槩是動所生邪在

營衛具病能鈔天地能生人不能養人全眞導氣人自爲養也天地弗與焉具攝生鈔干戈甲冑以治亂也禮樂教化以治治也醪醴糜粥爲人養也攻療宣洩治人疾也具論治鈔絪絪縕縕迎淵瞻雲吉凶之徵機存乎人具色珍鈔九鍼法星利人九臟決凝疏滯淵乎哉鍼具鍼刺鈔陰陽者造化之權輿物各有陰陽人云乎哉具陰陽鈔標本者根榦之揄也草木得根幹則生意行陰陽札瘥知標本則治道明具標本鈔五運六氣天地之紀生物芸芸介乎兩間與之同紀用之者人耳具運氣鈔其辭不可屬事不可比者具彙萃鈔蓋讀內經鈔

歷太息其有意乎鈔之也其欲訂內經之錯舛矣探本原深乎餘子不及也而攖寧生每稱江西黃子厚之術爲良精一富翁泄瀉彌年矣治浹旬未效歸讀易天行健得其說曰天運轉不息故地於空中不墜乃悟向富翁之病則氣不能舉下脫也心爲豁然往灼百會穴四十壯而泄止

論曰予讀素問靈樞論陰陽運氣經絡脈之奧診治之法雖不能綮未嘗不三復歎以爲深於道也曰天人合矣替道教盡之矣近代宜明原衍譬推步家於天時有所悟而莫竟其崑崙乃取內經詮叙其要刪取史記偏

譜倉公傳比馬刪潤諸史方技醫及旁採諸家醫述經

而史遺者附焉嗚呼道之難全豈惟醫然哉

明盱郡鄧元錫纂

貨殖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史記昔者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下至抱關擊柝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諸魚鼈鳥獸

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死之具靡不皆具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入壄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既已順時取物矣然猶山不茬蘖師古曰茬古槎字槎邪斫木也蘖謂髡斬之澤不伐夭蝝魚麛卵蝝弋全反小蟲也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又使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宴閒工相與議技巧於府肆商相與議服賈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雖有奇麗紛華非其所習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也然後人因其土宜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

俱贍非有徵發期而遠近咸足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其為民上者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能敬貴義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之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歌雍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慾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追時好而取世貧背實而要名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

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貧者豎褐不完含菽飲水雖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長雖爲僕虜猶亾慍色故夫餙詐爲奸軌者自足乎其世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教自上興繇制法之無限度也班史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

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謡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

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以利往夫千

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

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號稱霸王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乃治產積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朱

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遣少子視之朱公長男堅請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遣少弟是吾不肖也欲自殺其母助爲言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遣長男爲書一封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行亦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長男發書進千金如父言莊生曰可疾去愼毋留卽弟

留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勿動有如病不宿誡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曰某星入某分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

重千金虛棄莊生無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子之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陶其母及邑人哭盡哀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
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
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必輕棄之無惜吝前日所爲欲
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弟
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巳望其喪之來也故范
蠡三徙非苟去而巳所止必成名卒死於陶　子贛旣
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發著（師古曰多積著 趨時而發鬻之）鬻財於曹
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
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

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其自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吾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

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蓋朱公畜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納池中令水無聲所爲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尺[illegible]者萬五千頭三尺者四萬五千頭二尺者萬頭因其性也魯窮人曰倚頓耕常飢桑常寒聞朱公問術朱公曰欲速富畜五牸於是適西河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畜息不可計其後用盬鹽起索隱曰盬音古正義曰作畦若韭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土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出三色鹽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之若至一丈則著石無鹽矣其色或白

或青黑曰井鹽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以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漢興海內爲一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文開關梁不異遠方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
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
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
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植五穀
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要孔也隴蜀之貨
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多大賈
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
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
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惟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懻音慨）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

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索隱羯已紇反羠慈紀反
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
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椽猶言經營馳逐
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
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
忼慨起則相隨推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
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
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
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
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

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稀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雒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孔子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

以東茈碭以北屬鉅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獨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服致其蓄藏越楚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三縣則清刻矜巳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

也衡山九江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與江南同俗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

所多人民謡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
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
羮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螺通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
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
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
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
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
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繇此觀之賢人深謀於
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
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郤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讐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音挈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

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率歲所息錢與列侯封君等則二十萬也而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

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卮梔子茜千見反茜草皆用染）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不窺市井不行異邑然是富給之資也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見虜遷之蜀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餘

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卓氏曰此地陿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師古曰芋也根食充糧民工作布易賈求遠遷乃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筭傾萌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頫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去文學而趨利齊俗賤

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刁孟康曰言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無將止為刁氏奴乎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賈郡國無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效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

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氏與家人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惟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有定莫肯與惟無鹽氏捐千金貸之約收息什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中則無鹽氏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乃其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巨測瘠人以自肥則

末哉姦也至若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不可勝數此皆誠壹之所致繇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而武帝時有富人卜式者以輸貲至大官　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

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官無以盡贍卜式持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助邊

者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天子於是以
式終長者召見之以爲郎式不願帝曰吾有羊上林中
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
帝過見其羊善之問何道使然式曰譬之治民以時起
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帝以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
緱氏便之遷爲成皐令將漕最於是天子以式爲朴忠
尊顯式以風天下尊官之至御史大夫爵關內侯而天
下莫應蓋是時桑弘羊以計筭得用事侍中東郭咸陽
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皆爲大農
丞領鹽鐵矣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

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因為帝質言之帝繇是不悅卜式貶秩太子太傅而桑弘羊請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歲小旱帝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蓋貨殖傳太史公所叙列當世所以富者中不厭猥鄙欲以見情實史固叙近世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餘皆鉅萬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

以爲司市師。司市師者。漢市令也。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然常循法守業。積累羸利。漸有所起。至於蜀之卓。宛齊之刁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姦事。搏塞惡業。販脂賣漿。汙處馬醫淺方。因用成富。如曲叔桓發雍樂成張里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則大亂之道也。

蓋自史記傳貨殖。本天時地形物曲人官。明百貨之所生殖。歎以爲道之符。而自然之驗也。殖貨者循之得。則用裕。失則用窘。得多饒多。得少給少。最下者悖之而窶

窮稽慧黠者資其一二筭猶之有贍也至于今猶信又文信矣加恢奇學士爭誦傳之而史固終非之申王制世法格焉至其爲子長傳且目傳中語以爲進處士而退姦雄吠聲者因用爲重訴卽爲之解者亦惟曰子長陷刑法無財自贖故發憤羨生嫿以自傷曰窮厄士之所時有也未有能逌知其意者近世趙子常汸實始原本貨殖傳於平準書相表裏以其論漢武時事故離析其篇章激揚其辭隱約其旨意所謂定哀之間則微者也而二書相形因概見其時天子嚮於征伐四夷開邊爲武功加之土木禱祠轉漕車甲之費不可勝計而言

利途上欲之臣爭於利末名攉浮淫抑弁兼實爭民施奪攘刀錐籠天下之財使本末俱困盜賊滋起也因用以爲傷傳稱陶朱公白圭而下即書中言利事析秋毫之本也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即書中天子欲尊顯卜式風百姓之意也歷舉四方百貨行賈所出即書中置太農諸鹽官盡籠天下之原也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廊廟巖穴軍伍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獨爲財利實深譏當世好貨之俗上行下效無貴賤一也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即傳中所謂當世千里之中賢人之所爲富者也唯然則書中所

稱中家以上大抵皆破盡麋爛耗矣而愼非其罪則利之爲害烈也皆究觀桑弘羊孔僅輩之意爲之言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太史公之旨始昭然發矇蓋太史公嘗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言深痛如此其平準書贊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此其旨也夫富者人之

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農虞工商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不召而自來庸非自然而禮書者之其言曰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貪冒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禮義之宗情性之所止也古后稷神農之敎惟務於重農而務穀故五材並用歸脩土藝八政農用爰寶稼穡文王卑服即康功於田功分田制井使百畞而耕則壤成賦使十一而稅關市無征山林川澤聽

民以時入而無禁當是之時齊民咸出於南畝不失其時務而又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其民樸而易使重而少私安土而重徙敬時而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又制之以六時春日倳耜夏日穫麥次日薅芋秋日樹麻冬日絕菹大雨時至趣芸疾壅力倍於他時故上無不食之地國無遊惰之民百畝之田率三十畝而人足以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蔬菜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貿易交通之利未在其中故上農夫家食九

人次食七人下食五人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其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畜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稼如茨梁庾如坻京其崇其比如墉如櫛而衣食給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此謂本富本富者衣食民之本稼穡民之務是天時之所生也地利之所宜也物由所所利人官之所能也非所謂自然之符而道之驗也哉而又爲之工商賈以通功易事以濟補不足有司者治之大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有輕重則不平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而萬物之滿虛隨之衡絕則重於是守之以準平萬室之都必

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秋以奉收冬以奉藏耒耜械器種穰糧食畢取贍焉一主於重農故力本之民家有餘藏人有餘食而商賈無所牟大利故本富為上治之極也周衰禮義廢民爭於利末務於商賈左右望而罔市利而力本者寡故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天下之名都也非有助之耕而益之財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而工商賈之路通荊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

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商賈走焉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以饒智爭時窮深致遠而利有所并也之謂末富故產豐者民衍近市者家富利在多智不在力耕利在商賈不在事農於是乎以田農爲拙業富利末而姦生蓋末富而姦矣女極纖微工極枝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以求金銀沒深淵采珠璣設機穽致犀象張網羅求翡翠轉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以致東海交萬里之財大者百萬倍息小者積貯坐列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尚男不耕

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作之苦有仟伯
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於是邑有人君之
尊里有公侯之富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然
後操輕重之權擅奇贏之入乘困憊之民轉移取給以
日益其私於是蟲蟲力本之農流亡無所匍匐而歸之
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千百為耦沾體塗足為之耕
其田服其穡見稅十五六法暴於疆秦不足以自生然
且終未嘗有省顧之者也故諺有之曰人不仁殺耕犢
既食力又食肉蓋深痛疾之也於是商鞅為法賤商賈
重力田令民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者復其身事末利

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秦用富實輕諸侯而法暴峻
急至于漢高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施大
德躬耕籍以先之蠲租勸農之詔數下賈誼晁錯之倫
論重農貴粟令民得入粟於邊若入粟郡縣譽爵而免
罪君臣咨嗟動色思振窮急可謂至恩然分田制里之
法既流决不可復所爲十五而稅一者獨貽豪富有田
者之資而止而力耕者不與也蠲租之詔歲下獨蠲豪
右有田者之租而止非足勸農也令入粟者譽爵免罪
獨以爲豪富有田者奉而力耕爲之使者爵固不可致
罪固不可得免也雖有孝弟力田之科獨千百之一二

蓋法賤商賈而商賈已貴富法重力田而力田者已窮
困也故三代而上貧富均焉兩漢之初本富存焉六季
而下唯末作姦富民安得不窮且盜也故曰姦富爲下
然亦安能久有此矣何也世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有
其聚之而無散者也史所稱以末致用以武一切齊民
以自肥者非布衣有朐邴鹽鐵有蜀卓宛孔刀閒之倫
其人與致訾鉅萬力埒王侯固姦富之雄而亦當世言
利者所側目扼腕而求之也用爲口實以啗上制爲法
畧而與之爭蓋至于張湯杜周減宣義縱尹齊王溫舒
之倫用無慮皆麋爛碎矣當是時有司言山東被災民

饑之陛下虛郡國倉廪以振貧民而富商大賈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於是更鑄五銖錢行天下鹽鐵算軺車用權浮淫幷兼之徒下至末作貰貸稽諸物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謫伐邊沒入其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又尊顯卜式以風天下天下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徧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盡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盜賊大起漢幾以危唐德宗之世兩河亂而

國用不給用趙贊行借錢之令自長安豪人富商田宅之估與所積金錢粟帛百貨皆借四之一約兵罷償之命京兆尹封櫃窖簡括督責嚴峻家若被盜人不勝困商爲罷市有自經死者其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稅商緡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公私給與若貿易百物皆約錢爲率而算緡商以大困涇卒亂而天子幸奉天

宋神宗之世用相安石收輕重歛散之權制其有無立均輸市易青苗錢法幾得十二之息以富國而張官置吏費不訾折閱民既已大困矣崇寧中蔡京又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彊令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

而請鈔赴產鹽州郡受鹽蓄商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不旬日則斥舊鈔不復用更新爲鈔法法纔行復變而前所輸錢所請鈔悉寘不問令更輸商無貲更鈔於是有朝齎數十萬鈔爲富人夕見屏廢行爲流丐中憤寃莫告有赴水投繯死者外乾中耗汴宋以亾蓋姦富以商爲利孔饒智闞時左右望而罔利長國家務財用者乘君上之資勢發其孔擅其利而與之爭彼安能如之哉有揣齕麋爛而已矣然爭民施奪好富盡而亂亾從之故利者害之府爭者禍之始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豈有異哉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敎誨

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大學之敎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又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則爭之爲禍烈也其論生財之大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孟子之論爲國獨主於制田里薄稅斂雞豚樹畜食節而事時旨哉言乎可謂本務矣且夫富而可求也求而得也則仁義附焉而得勢益彰孔子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豈顧不願哉然有命焉命逢其通卽千駟萬鍾猶之拾芥也然且欲違之而不得命逢其嗇卽簞食瓢飲猶之超海也祈以得之而末繇故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旁觀人世不有工姦事甘惡業不免賤行終身營薄技淺方畢知盡能不怠求殖貨者乎豈顧餘力讓財哉然終不能穡聚蓋藏以絫於富貴而食不充藜藿身不厭縞枲或以敗辱者甚衆斯遵何過哉故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又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言有命也晏子之言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所謂幅也言有義也齊慶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齊人來

詰封奔吳吳子之朱方聚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曰天殆富淫人乎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殃之其將聚而殲旃無何慶封誅則不幅利之過也漢文時有幸臣通最幸帝使善相人者相之曰法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不在我乎賜之蜀嚴道銅山令得自鑄錢而鄧氏錢布天下景帝爲太子時心恨通寵自結上及即位命案通產悉沒入之長公主更有賜予吏輒隨沒入竟不得名一錢餓死人家夫貴幸傾主上富財畜銅山宜可爲百十世利矣而餓死則命亦何可得焉也晉散騎常侍石崇者苞子也溫麗善文

辭而家富於前與外戚王將軍愷者競爲侈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帝陰斥珊瑚樹高二尺許者予愷意用厭之愷持示崇崇手鐵如意擊碎之愷恚以爲忮己之寶弗若也詐語譙讓之崇笑曰不足爲恨當還卿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以來舉其一償愷其如愷所操者甚夥富傾國如此崇有妾曰綠珠趙王倫嬖人孫秀者奪而有之崇作辭寄綠珠悲焉綠珠泣自殺秀恨崇之殺之也趙王倫誅賈后秀目崇黨后并逮之崇被收太息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誠知財之爲禍胡不早散

之祟不能答竟以族哀哉傷乎富能敵國而力不能庇一妾又以菑其身舉其家殉焉甚矣乎盧貨之為害烈也乃董卓之金塢無救於燃臍元載之胡椒不免於轘裂及自古王侯至於士庶以財得禍者甚衆無為縷數之矣漢人之言曰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再衣則寒饑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雖聖賢曷繇全其生將貨盧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舜發於畎畝之中農而農也傅說舉版築之間工而工也膠鬲舉於魚鹽商而商也百里奚舉於牧牧而牧也非特此也太公隱於屠釣屠釣而屠釣也傭而擯屠而市

不利擯不利而安之若命也當其時順其事豈顧不用哉得之不得曰有命道在焉故也故舜傅說師尚父膠鬲非不治生也其所以治生者異也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孔子讀而歎之曰於伐檀而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食力者勞力人道然也故夫農群聚而州處察四時具悉其用器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均種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茅蒲襏襫脫衣就功盡其四支之敏以旦暮從事農勤於農農道

然也工羣聚而州處相其良材壹其淳制審其四時辨
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其斷制旦暮從事器尚完利以
飾其子弟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工勤於工工道然也商
羣聚而州處察其四時觀歲豐凶而監其鄉之貨以知
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此
商賈子之所治商賈道然也所謂道日用天職不可得
曠廢日有孜孜日有亹亹以相生相養道固然也御孫
之言曰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三歲之計一歲之用
是曰奢一歲之計三歲之用是曰儉奢者富不足儉者

貧有餘奢者彌不足儉者彌有餘奢者恒不足儉者恒有餘奢者好廣營故多過儉者能自約故寡禍古之王侯尚猶以儉得以奢失児於匹夫編户之民乎語曰夫好飲酒者妻貧子好弋獵者父削剩餐一僕日飯三甌歲計之千甌可享千兵諺有之日一日一錢千金十年纒鋸木斷水滴石穿言奢之害大也夫禮以坊德則儉刑以坊淫則儉命以坊欲則儉儉則知足知足則無貪無競無姦欺無矯佞取與也陶匏之器布素之衣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饑神不罪而人不罷故人知儉則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豳風之詩曰六

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鬱薁及棗珍果也葵及菽嘉蔬也稻食之本飲養陽氣也以介眉壽老吾老也乃苴穀之薄者荼菜之苦者樗薪之惡者叔而食之無餘羨焉采而薪之靡時厭焉安分願也其德之至也又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入上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古役民於農隙作室於定中執宮功可矣而方乘屋也思播穀也靡時豫怠勤之盡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古德之盛也風之本也且夫民之有奢心也生於有妄有妄者期望也未耕望穫未菑望畬始耕望穫既菑望畬耕期多穫菑期饒畬望則望而亦豈有恒穫矣故曰妄雖其耕穫如未耕穫雖其菑畬如未菑畬雖其市利三倍而實未嘗一利之也是无妄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其傳曰不耕穫未富也此之謂也夫無

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云爲足羞有激乎其言之也彼好爲沾沾之言而身甘沒沒之行不異於凡庸無奇也則行不逮言孔門羞之謂不近羞與而何可例賢人士君子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在其中又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所謂長貧賤好語仁義非耶而樂且不憂原憲纓絕肘見見孔子而問耻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憲之言曰無財之謂貧學不能行之謂病吾貧也非病也而以仕為人教為己為深耻季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則耻尚得所也長貧賤何羞馬夫其人讀書學道懷獨行君子之德終身空室蓬戶不厭死而已乃百世之下弟子頌以為有道仁人慕用之不衰彼蓋從所好而然恒處其一於感遇聚散一化而齊之外無餘羨中無餘慕其素富貴而樂樂行其道素

貧賤而安。安有其節。斯孔子所謂樂而好禮者哉。彼其視不義之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軒冕視銖。金玉視塵。視貨殖何敢羨。足抵乎。而猥與挈短長云。爲足羞也哉。噫。可以審取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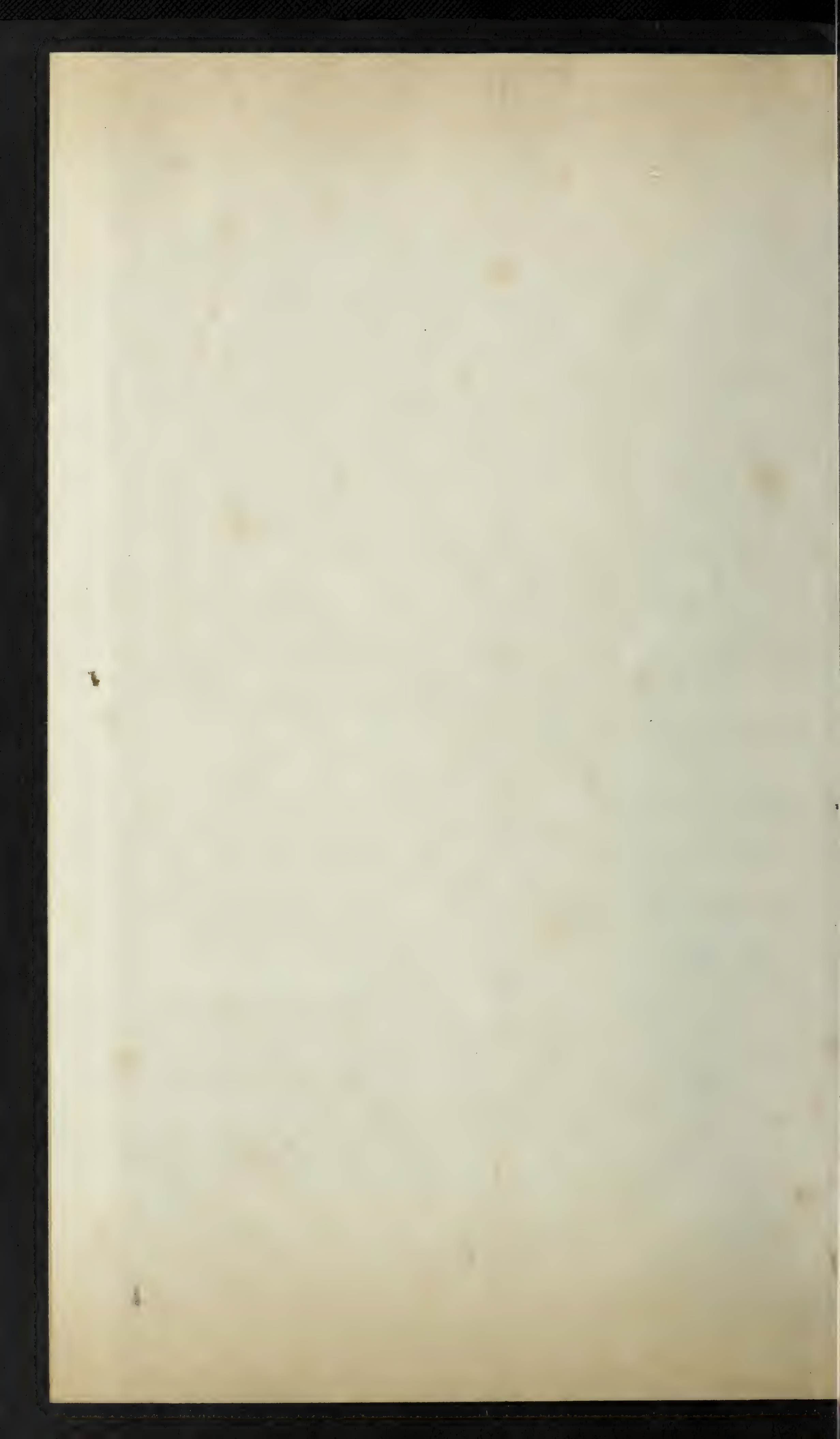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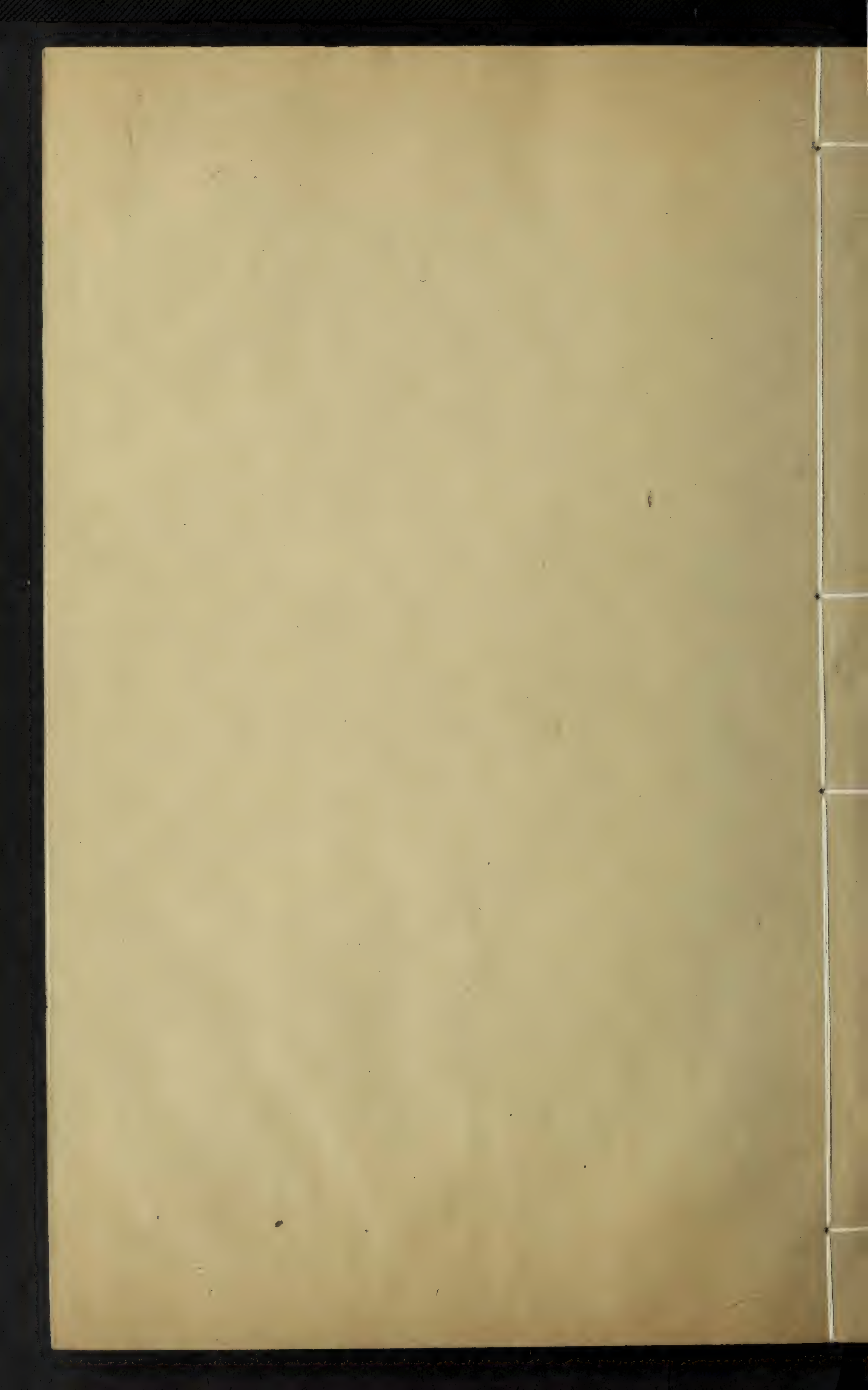
可以審取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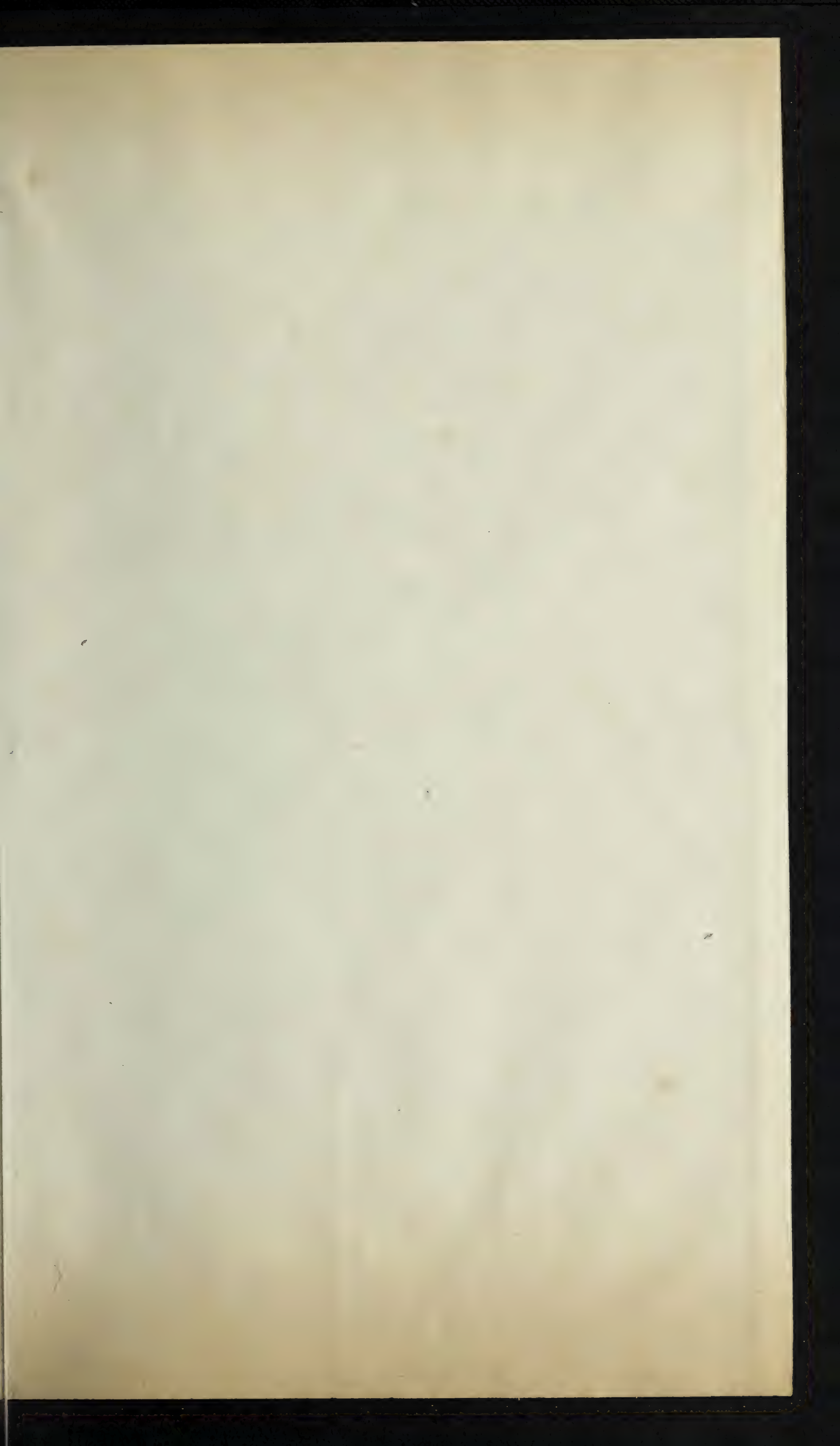
其道行而求之人我乎而餘與物游是夫云爲凡食也故意

頤不義之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軒冕視綠金玉視塵壤

貧賤而安安於節期孔子所謂樂而好禮者也故欲其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八

列女傳上

明盱郡鄧元錫纂

乾坤以二氣成男女而命之性夫安所得二哉先王之教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帥六宮蕩天下之陽事后帥六宮釐陰職以教順成俗齊天下之陰事則所本者一也當是之時女子生必有傅姆自能食能言教之婉娩聽從教之麻枲絲繭織組紝紃執女事以共衣服教之觀祭祀納酒漿治籩豆菹醢以禮相助奠而約其德於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

寡於言。蓋自其從父時。而教固已行矣。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公宮廟宮也。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宗室宗子之室也。教以婦德婦言婦工婦容。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以成婦順。而後禮親成焉。雖其既嫁。而敬不弛於師傅。行必具保傅。出入咨焉。坊其言動。必於禮。養其德義而風之。舍必於樂。以能順於舅姑。和於室人。用克當於夫。無侈心而有守氣。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之積。而家用和理。則教之為益大也。其有性情之感。閨閤之變。又使之託微引義。以達其志。而宣其傷樂。宮采焉。其王宮邦君室。又有彤史紀言動。

以昭觀戒此先王之四教四術始於閨門達於邦國盡天下男女夫婦壹曲成之不遺如此也逮于晚季齊莊姜曾穆夫人紀宋伯叔姬之倫夫先王之世已遠猶能秉禮度義守道成信終亦其處而不愆于儀下至石窌婦杞梁妻之倫匹婦庶婦耳當卒倉顛沛之中猶聞於教而周於禮詩書載之春秋録焉則漸摩深之效也後世學絶道廢自學士大夫黨庠鄉序國學之教既有愧於古而女婦之教益蕩然闕如其女子天衷自盡不忒其行者雖代有敦奬亦獨於值變故節著行明者致隆焉史用著録蓋闕者甚矣夫婦道無非儀聲不出閨閫

雖其舜善適不過奉舅姑相夫子訓子孫甚順以儆而止史槩以為常事細故忽棄而不書乃獨於文辭書史之工著之以廣聞獵異而不知其亂然後知詩之所采織紝裳衣蘋蘩荇藻行吁思嘆者為教深而化篤也嗚呼常道如菽粟布帛然君子道其常則閫行內儀夫焉可得簡哉后妃有內紀詳矣乃大夫庶士之妻旁採莫載諸婦德女儀足稱者附正史為編俾隆本治者得考觀焉

○密夫人者密康公之母也有獻三女於密侯者而歸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

不敢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物也王而獲此猶且不堪況而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滅密

○鄧曼者楚武王夫人也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不及而莫敖師果覆从之武王荆尸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曰余

心蕩夫人退歎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
事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於
行國之福也王行卒於樠木之下
○伯姬者魯成公之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而其公
卒宋災火及於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
義保傅不具夜不可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未
至左右又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傅未至夜不可下堂左
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死矣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
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書宋災伯姬卒葬宋共姬以伯
姬之婦道盡矣故備著其始終乃齊桓好淫樂其夫人

曰衞姬諫不聽姬爲不聽音樂齊侯感而放鄭聲楚莊王好畋其夫人曰樊姬諫不聽爲不食禽獸之肉楚子感而廢畋則二主之霸二姬之力也

○楚昭王之母曰伯嬴秦女也其夫人齊女曰貞姜其嬪曰越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闔廬入其宮而斑處焉伯嬴持刀而逆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夫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唯男女之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

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不釋兵者三旬吳退王還國乃復寢王游漸臺貞姜從巳出遊留夫人漸臺而水至使使者迎焉忘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姜死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於樂三年而改之以

勤政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要其子以爲其可

得爲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甞約以爲妾不敢聞命

楚子曰善而終雙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

之曰昔王要妾以爲妾非難於爲也懼苟爲成君之過

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

讓位於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

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

○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爲文伯

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劒而正履敬

姜召而數之曰昔有武王罷朝結襪之綦絕左右顧無

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友三人
諫者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
哺一沐而三　所執贄而見於窮閭者七十有餘人
故能相王室　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
故益也今子年少位卑所與遊者畢皆爲之役其不益
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引衽而親饋
焉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
猶績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
居吾語女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力而
用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叙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敢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而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

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久之文伯卒敬姜哭之哀弔客至撫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以爲習於禮也吾未嘗以就公所今其喪也朋友大夫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哀至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敬姜於季康子爲從叔祖母如季氏康子適之朝與語不應從

之及寢門與語又不應康子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敢
請其罪敬姜曰主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
卿大夫而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
婦人治職焉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內朝子將庀家之
政皆非吾之所敢言也故不應也康子曰謹受命康子
往見闔門而與之言未嘗踰閾康子之母欸陳褻衣敬
姜曰婦人不　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
爲陳於斯△　辭之仲尼曰知禮

○臧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
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魯之寵臣多怨之其

不免也夫必施於人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於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興兵而襲魯文仲遣間使遺公書恐人得其書爲隱書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袁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袁言趣饗戰鬬之士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臧我羊羊有母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魯侯

軍於境爲備焉齊兵聞有備而還免文[illegible]而歸之

○晉趙衰之妻文公之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爲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逆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矣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君其逆之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以叔隗爲內子身親下之以盾賢請立以爲嫡後使三子下之及盾爲正

卿請於成公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及此公許之以姬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

○陶妻者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治陶[illegible]下治而家富以三倍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而歸宗人繫牛釃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妾聞之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而不顧其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徵也妾聞之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亦坐而須烹願與少子俱脫姑怒

遂棄之處朞年而答子誅母以老免婦乃以少子養終其天年君子謂答子妻爲能權也雖違禮求去而終全其身以養其姑復於禮也夫

○杞梁之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梁戰而死妻迎而哭之哀公使使者弔之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於是梁無子内外無五屬之親親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既葬曰婦人依於人者也父在依父夫在依夫子在依子吾何依乎哉吾見吾節焉遂赴淄水而死。

○齊命婦者齊大夫晏子御士之妻也晏子出士爲御過闕窺見之歸請去夫問何也對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從門閒窺之其志恂恂然自下也思念深矣今子以八尺之軀身爲之御然且擁蓋策馬意洋洋其自足也其何後之有妾請行其夫慙謝深自責如不容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以爲能服義也升諸公以爲大夫

○晉大夫伯宗妻晉女也伯宗退朝而色喜問之曰諸大夫皆以我爲知於陽子也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陽子華而不實旣禍及之矣子又何喜焉已伯宗歙諸

大夫酒而語無能難者畢飲妻泣曰信矣諸大夫之莫子若也然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必戒之且國家多難危可立待盍自結於賢大夫托州犂焉伯宗乃厚畢羊而結之已而有郤氏之禍畢羊以州犂免

○叔姬者晉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國去而之三家之邑三家之邑人共攘羊遺之肉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家之室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舍意羊舌子受之曰以食肸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

大人而冶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何據羊之事覺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求容於此不敢無受也受之然受而不敢食瘞之矣發視之肉存焉而免其後申公巫臣公命叔向因其室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兩卿矣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好者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是物也女何爲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辭焉公彊之而取生伯石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展子禽之妻魯女也展子卒門人將爲之誄妻曰誄

夫子之德乎二三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爲之誄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庶幾遐齡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遂定謚此於魯黔婁之妻益德矣

○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傅妾也秦滅衛衛宗庶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傅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傅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也供養固妾之職夫人何勤焉妻

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内逆已逆而生不若順而死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終供養不衰君子以爲二順

○石窌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鞍而免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免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窌

○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鬬死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乎不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

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病。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病者也。子雖痛。可奈何。相入言於王。王高其義。並赦之。

○齊女者。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病。衍醉而傷槐。女造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人民。不為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稷故。不勝麴蘗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

之義敢自投代死晏子惕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母師者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者召諸子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死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任治也吾謁汝往監焉許我乎九子曰敬諾。乃召諸婦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闥。夕吾反矣。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閭門而止。不下。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視焉其居處禮節甚修。召問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諸婦朔夕入而早。

不欲其失期也夫臘蠟而酺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早恐見之故止也大夫以為知禮言於公以為母師

○義姑姊者魯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攜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母之痛子也甚於心棄而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恐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川澤之婦猶之行義況士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是婦也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之母也稷子受吏之賂金百鎰入遺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爲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藁謁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舍稷子而復其位

○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淖齒亂齊湣王出走賈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去而不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

處汝尚何歸於是湣王及於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
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衰姒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禮有七去妬爲之首吾姒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

終不聽

○孟母者鄒孟子之母也仇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父激公宜之喪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墓子少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絲焉子驚問故母曰若知惟之乎夫君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今未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績焉而中道廢之其何以衣夫君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賢孟子既娶將入

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婦得留。孟子處齊有憂色。母見之問焉對曰。無之。他日擁楹而歎。母曰。鄉吾見子之色憂。子曰否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道不用於齊矣而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故有閨門之脩無閫外之志。無擅制之行有三從之道。今子成人矣而我老。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留。君子謂孟母知婦道矣。

○芒慈母者魏孟氏女芒卯之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厚遇之猶不愛令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愛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矣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父使妾爲之繼母母之也爲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於世乎章遂上王高其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雍雍焉

○漢陳嬰母者棠侯嬰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令長相聚數千人請嬰爲之長巳共立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暴興

不辭不如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後歸漢封棠侯而安國侯王陵母曰王夫人陵從漢祖起沛而項氏攻漢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恐陵以已故貳於漢也乃私送使者而泣曰爲老妾語陵必謹事漢漢王長者也當終有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請以死送使者遂伏劒死成陵爲漢相斑叔皮所謂嬰母知廢陵母知興者也

（）雋母者京兆尹不疑之母也不疑尹京每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名何事即多所平反則喜親

爲具飲食語言異他日或亡所出輒怒爲不食故不疑爲使嚴而不廢吏民敬其威信教使然也

○嚴母者河南守延年之母也生五男子皆材官皆二千石東海號母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守有能名然陰鷙治酷刻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見報囚流血數里乃大驚即下車止都亭不肯入府寺延年出迎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伏閤下乃見之責數之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法多殺人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頓首服謝罪自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巳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

戮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爲諸生學長安與妻俱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即病困當激昂自起何當效兒女子涕流相何耶章慷然起坐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言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流時耶章曰非兒女子所知書上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號哭問之曰昔之夜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必一人死也我

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果然徙妻子合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産數百萬

○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戍屬之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養不衰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旣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宅而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黄金十斤後

其家

○仁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也既嫁而夫有讐矣必報不得刧其父令要女爲中調父呼女命之女念不聽則殺父聽之則殺夫殺父不孝殺夫不義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臥請開牖而待乃還家辟夫他所沐登樓東首臥開牖待夜半讐至斷頭持去明視之女也君子謂女殺其身以成仁仁夫

○翟母者丞相方進後母也方進年十三失父辭後母欲西學長安母憐其幼不忍也隨與俱方進出從博士受經母織屨給其資用十餘年不怠後方進至丞相封

侯每尚在供養勤備焉

○東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渤海人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妻之齎資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少貧賤非所當也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巾櫛既事君子惟命之從於是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明帝時梁鴻以高行著妻孟光於鴻齊德語具隱逸事中而太原王霸亦連徵不仕妻輔以成名始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子伯仕爲楚相遣其子奉書存之車

服騎從甚都霸子耕於野聞賓至則投耒來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感而自慙客去悽悽臥不起妻問何也囁嚅不肯告既乃言曰吾與子伯少善厚今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儀而我兒蓬髮垢足未嘗習於禮也見客而自慙吾無以助之父子恩深自失耳妻曰君少脩高節不顧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其宿昔而慙兒女子爲乎霸蹶然起笑曰有是哉遂隱不復顧

○姜詩妻龐氏廣漢人詩事母孝妻事姑尤謹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汲以共値風不時還母

渴甚而恚詩責妻遣之妻止傍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具以告姑慙感聽還恩養愈謹生一子因遠汲溺江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泉中旦出雙鯉以供人以爲孝感赤眉經詩里馳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方歲饑盜遺詩米肉受而埋之察孝廉明帝爲下詔曰大孝入朝一聽平拜郎中除江陽令卒官人祠祀之

○沛穆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少以習儀訓聞而郁驕

多行無禮既嫁舅謂之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夫矣郁不改行新婦之過也婦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言而用是爲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逃罪遂自殺以悟夫聞者感哀傷之君子曰趙婦以其死悟夫善矣抑導之善而從亦善也從婦言亦從父也雖無死可也

○曹大家扶風斑彪女也名昭字惠姬歸曹世叔世叔卒敦節行惟法又博學多通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成之數召入宮

令皇后及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姑音漢書多古文奇字時始出讀者莫能通詔同郡馬融從受學於帷中授焉鄧太后臨朝政事與以咨度事宜以對大將軍騭以母憂避位太后欲無許昭言其有禮讓宜於允從之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爲素服舉哀遣使者護喪焉

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愚蒙先君餘澤賴女師典訓執箕帚曹氏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不敢告勞今男能自謀矣但傷諸女當適人而不漸於教不聞婦禮今疾在沈滯作女誡七章各寫一通授焉其畧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齋而廟告焉臥之牀下明卑弱主下人也弄之塼瓦明習勞主勤也齋告先君明當承祭祀也三者女子之常道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是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理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子清靜自守無好戲笑

絜齊酒食以供祖宗是承祭祀也三者苟失何名稱可聞黙辱可遠哉夫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修身莫若敬事人莫若順敬貴持久知止足也順在寛裕尚恭下也夫婦周旋易生媟黷媟黷既生易成縱恣縱恣既作則侮慢之心生此不知止足之過也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不能不爭曲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此不尚恭下之過也夫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侮慢不節譴呵從之何義之有忿怒不止楚撻從之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非才明絶異之謂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曰婦德婦言非辯口利辭之謂也擇辭而說不道鄙惡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婦容非顏色美麗之謂也盥浣塵穢服飾鮮絜沐浴以時不好戲笑是謂婦容婦功非工巧過人之謂也專心蠶績勿勞女紅絜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凡此四者爲之甚易行之甚難子婦之大德也惟在存心欲仁仁至矣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夫者天也天不可逃夫不

可離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所謂得失非佞媚苟親也專心正色秉禮居絜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羣輩無闚視門戶此可以得夫矣動靜輕脫視聽偷狹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言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非專正之道也舅姑之心莫尚於曲從姑云爾而是固宜從婦云爾而非猶宜順爭是非分曲直非女子之宜也婦人之得意於夫繇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繇姑嫂之譽已也我臧否譽毀一繇於姑叔嫂妹而人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夫嫂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喜夫主嘉美斯其美也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是以毀訾布於外恥辱集於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謙德之柄順婦之行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昭女弟曹豐亦有才慧爲書

辭可觀

○樂羊子妻亡其氏羊子嘗於路得遺金以歸妻曰妾

聞之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金汙行乎羊子慙捐於野而還已出從師受學一歲矣來歸妻跽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也妻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絲出於蠶繭成於機杼累絲而寸累寸不已丈疋乃成今而斷斯織也捐成功而稽日月將焉用之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以就于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終業七年不反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終不辭嘗有鄰舍雞入園姑殺食之妻不食而泣問之曰自傷貧不能供具使食有他肉姑慙而棄之後有盜劫其姑索之妻聞操刀出盜叱曰釋刀

從我生不從殺汝姑妻舉刀自刎勑河南太守聞之捕殺盜賜縑帛葬焉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矩爲安衆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變或勸令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恩厚勤備興大感旣瘳呼三弟告之曰母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則泰甚矣皆自詣南鄭獄陳母德已過狀乞刑郡守表其母蠲其家徭役四子皆脩

華爲良士穆姜病敕諸子曰吾弟伯度達士也所論薄葬之義至矣吾歿必循行毋爲後累焉

○許升妻呂氏字榮吳人也升博徒不操行呂躬勤養姑數流涕勸升修學升不改呂父忿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可離終不肯升感而自厲遂以學成名罷遭寇榮出走賊拔刃追之榮義不辱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晦冥賊懼殯葬焉

○孝女曹娥者上虞巫人曹盱女也漢安中於縣江弄濤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沿江哭旬有七日不絕聲投江死後五日抱父屍出上浮國人悼痛收瘞焉其後揵

爲女子叔先雄父爲縣功曹爲縣齎檄詣巴郡墮水死屍不得雄痛所生子女皆數歲各作囊盛珠環繫兒與爲別乘舟於父墮處慟哭赴水死見夢其弟曰後六日當與父尸同出至期果然郡縣表異立碑象形祠祀之○沛劉長卿妻同郡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歸寧男十五又夭妻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流涕悲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卿有可因姑姉妹自表何自苦如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故自刑翦以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邑有祀

勝馬。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書規卒妻年盛美

姿容董卓聞聘馬軿輜百乘以先奴婢錢帛充路妻輕

服詣卓門跪自陳矢節幸聽許卓大怒曰孤威教行四

海獨不能行之一婦人乎刼以兵乃起立戟指罵卓曰

羌胡汝毒害天下未足欲及我耶我先人世有淸德皇

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汝非其趨走吏乎敢行無禮

於爾君夫人耶卓大怒引車庭中以其髮懸軛上鞭撲

交下而斃見者悲哀後人畫圖祠祀之號曰禮宗

○南陽陰瑜妻潁川荀爽女也名釆年十七適陰氏產

一女而瑜卒慮爲家所逼防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偶爽以采妻之○穪病篤召采采至扶載以適郭衛甚嚴女至郭○則張四燈請奕入其談奕敬憚不敢逼既達曙敕左右具沐入室掩戸辟侍人浴已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以衣帶自經卒

○女玉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告外黄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申屠蟠進曰玉之節足厲忍辱無耻之子孫即不幸當表廬旌墓況在清聽可無加矜乎配感動奪減死

○姜母者天水姜敘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涼刺史

韋康時敘爲撫夷將軍統兵屯歷下敘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陰結康客爲報讐未有間會妻死請急辭超歸過歷下候敘母言故潸滂然下邀敘與同難敘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一州之恥亦汝之負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無淹事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義也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敘與阜定計約舉兵度兵發超必出擊敘阜從後閉冀州門超可虜也敘兵發超果出阜與趙昂等閉諸門拒之夷其家超攻鹵城敘守不下超乃夜襲歷歷無備入之執敘母敘母駡之曰汝背父逆子弒君亂賊天地豈容汝乎汝死何面

目覩人遂遇害事聞魏公操嘉歎送史館褒錄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爲姜道令異獨留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爲所侵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死汝當誰恃哉乃以溷涅麻而被之歠食瘠形自爲不清免於難事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爲不死者爲憐汝也吾遭亂不能死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死矣遂飮藥昂聞急以藥解之幾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illegible]韝與昂守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圍急刺史韋[illegible]欲與和昂諫不聽超負約

殺康而刼昂質其子月以爲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讌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與結納爲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超討超歸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超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圍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九出奇制勝異輒參之焉

〇辛憲英者太常羊耽妻魏侍中辛毗女也聰明有才鑒魏國初建五官中郎將丕失愛不得立已爲王世子喜不自勝毗入見抱其頸言曰辛君知我喜未毗歸言

之憲英歎曰魏其替乎夫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以爲喜其有昌乎弟敞爲曹爽參軍太傅懿起家表誅爽爽司馬魯芝聞難呼敞欲與俱敞謀於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於國家信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非有他志誅曹爽耳明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並受遺輔政而爽獨專國行之以奢汰此太傅之所爲動也豈有他哉曰就乎曰就爽才非太傅偶也敞曰無出可乎曰職守人道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於人有急而棄諸不祥莫大焉死乎曰爲人任爲人死

親覽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懿誅爽釋官屬不問敞退歎息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後鍾會將征蜀憲英聞之謂從子祜曰士季何故西行祜曰伐蜀憲英曰士季在事多縱恣非處下持久之節也伐國大事可獨任乎已而會請其子琇爲參軍辭不獲憲英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憂乃逮吾家戒琇曰行矣愼之在家致孝於親在國效忠於君在職思司當官思義無遺父母憂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仁恕全祜嘗以錦被遺憲英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祜母蔡氏亦覽中郎將邕女也前母孔氏將作融女

生子發而卒蔡歸撫發如己子己發與己子承俱得疾度不能兩全乃專撫視發發得濟而承竟亡人嗟歎焉

○曹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也名令女文叔早亡令女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割兩耳常依爽以居及爽誅宗屬盡滅令女叔上書與曹絕昏強迎令女歸時叔爲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陽許之家以爲信防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又自斷其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傷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

弱草耳何自苦乃爾且家屬夷滅守此欲誰爲乎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太傅懿聞而賢之聽乞子字養後焉

○徐夫人者丹陽守孫翊妻徐氏也翊以吳宗姓守丹陽丹陽督嬀覽丞戴員賊之欲逼妻徐徐陽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乃聽矣時月垂盡覽聽許徐潛使翊所親養厚者隷出結翊舊將孫高傅嬰與圖覽至日祭盡哀祭畢除服薰沐於他室張幃帳待事言笑晏晏無戚容覽覘知之不疑也徐潛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出報覽

覽入徐出戶拜方下忽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戶外殺員乃還衣縗經奉覽員首以祭舉軍駭以爲神吳王聞嘉歎尊異之擢高嬰以爲牙門將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爲南陽王孫峻旣殺諸葛恪賜和死妃自殺以從妾何氏曰如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全焉

○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瑯琊王休在鎮數倚法侵削之妻數諫不聽休求徙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面目見中國人乎瑯琊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

私怨故讐守法吏可詰獄表前失求罪衛從之詔遣還
罷加將軍號授棨戟

○趙母者桐鄉令虞韙妻潁川人也敏達多覽記吳大帝迎入宮禮之大帝欲征公孫淵疏諫止行嘗嫁女臨行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何況於惡謂無非儀也知婦道矣

○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

自勉困何詎非益从之除鹽池司馬自絜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酢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孟仁卒著廉名母之教也

○晉公昭夫人王氏東海郯人魏中領軍肅之女也年八歲誦詩論尤善禮喪服每讀誦目過心通年九歲母疾日扶侍衣不解帶以養先意候指動中所適嘗攝家事事諧理祖司徒朗甚愛之年十二司徒喪哀毀篤於性既笄歸晉公事太傅夫婦曲盡道謙恭接下進嬪御以序居父喪毀不自勝鍾會以才能見任后言於公曰會見利忘義好生事端寵過必亂不可任也後伐蜀果

及晉代魏。尊爲皇太后。執紡織。御浣濯。食不參味。器服無文飾。如與時而敦睦九族。言必典禮。浸潤之譖不行焉。殂。葬崇陽陵。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廢居金墉。衍請絕婚。妃號哭過於市。行路爲隕涕。及劉曜陷洛。以妃賜其將喬屬。妃扶劍距之。竟不辱而死。

○杜有道妻嚴氏。名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有道。甫十八而嫠。不改適。鞠子女以禮法。勗之成。子植以有立。女韡亦溫淑有容德。傅玄求爲繼室。許之。時玄

與何晏鄧颺方卻何鄧勢方盛人危之憲曰司馬太傅虎睡耳何鄧驕懼身不免何能禍人傅君祗身介可娶也卒許玄而何鄧竟敗植仕為南安太守玄官至御史大夫有名植從兄預刺廣州坐誣逮獄憲作書勉之曰諺云恐辱至三公今辱矣第恐之公是卿坐預果登台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隨繼母來省憲撫之曰千里駒也當遠到以其妹之女妻之其明鑒如此

○郭袁妻曹氏魯國薛人也歸袁為繼室事舅姑孝紡績克奉養處姑姒咸得其歡心及袁官司空子黙等並顯曹深懼盛滿食無重味衣必浣濯祿秩必班散親族

家無餘貲袁元配瘞黎陽及袁薨議者逢曹意欲無合葬曹曰元配合葬禮也備儀從逆之執鴈行禮祠祀合葬焉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弘雅博覽記美容止禮儀法度爲中表儀則既適渾生女亦才淑時有兵家子甚才儁爲子濟所鑒賞欲妻之以請母曰須我見𢦏之濟令其人雜作群小中琰自幃中觀之既謂濟曰汝賞識緋衣者子乎濟對曰然母曰之子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轉其器用不可婚也後數年果夭渾弟湛妻郝有操

行。琰以其貴親重之。郝不以賤故諂事之也。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皮京妻龍氏。西道人。年十三。適京。未踰年京卒。中無胤嗣外無朞功親。龍矢不改醮。盡貨其嫁時裝力紡績數年間三喪具舉。州里稱慕。守義窮居五十餘年而終。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有德操。歸休。休父垂沒。孽子洗甫生。貧難存。或諷使棄之。石曰。奈何使舅之胤不育乎。度家不贍。九年之間三不子。舉養洗。鞠休前妻女長焉

○陶侃母諶氏。豫章新淦人。世貧賤。命侃就學。母紡績

貲給之使緒交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監魚梁以鮓一
罌遺母母不啓視遺書責之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爲
悅乎是增吾憂也鄱陽孝廉范逵與侃善來寓宿時大
雪母徹所臥新薦剉以秣其馬又密截髮供殽羞逵聞
之太息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侃後以忠正爲名臣
○方西都陷時散騎常侍梁緯旣死義妻辛有殊色劉
曜將納之辛伏地哭謂曜曰妾聞男不貳事女不再醮
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之乞就
死曜曰貞婦也聽之辛退縊而死曜誅靳氏靳康女美
姿容欲納之力祈死而免喬晞破介休殺賈令渾渾妻

宗不辱罵賊死盜李驤破益州殺許別駕延延妻杜守
夫屍罵驤不辱死杜弢作亂始興太守尹虞討之敗二
女爲俘有姝色將妻之二女曰我父良二千石也義不
能爲賊婦罵賊死
○吳興守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恭貞有婦德
忠亡年甚少遺孤藐然誓無改節劬養之自潭童幼時
卽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爲南康守杜弢亂潭率衆討之
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尅捷蘇峻之反潭守吳興假節鉞
討之母戒潭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捨生取義勿以
吾老爲意盡發其家僮從征貿所服環珮以佐與時會

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母謂潭曰王府史遣兒從征汝何爲獨不然潭即以子楚從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咸就謁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少處室顗父安東將軍浚出行獵遇雨就其家止焉絡秀重貴客至也與一婢入廚下烹宰立具十數人之飧而不聞人聲浚怪其無人而饋豐美覘得大奮之歸遣吏請其父求以爲側室父不可絡秀曰今門戶單薄奈何惜一女子不以事人爲乎儻後得婣姻貴族庶有振也遂歸浚生顗及嵩謨

顗謨長宦達。母謂之曰。我所以屈節爲汝家妾者。爲門戸計也。汝等不與我家連姻。吾何惜餘年。顗等跽受命。繇此李氏爲著族。

○皇甫謐母任氏。安定朝那人。歸皇甫無子。謐爲後。謐年二十不悅學。遊蕩。一日得瓜果以共任氏。曰孝經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非孝也。汝齒則既長矣。目不存敎。心不求道。何以慰我心乎。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敎。豈我居不卜鄰。敎有所闕歟。何爾怠逸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感激就學。遂爲名儒。

○宣文君宋氏太常韋逞母也幼喪母明慧父授以周官謂之曰此經周公所制以經紀典誥者也吾家世以傳業今無男可傳以授汝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途絶宋口諷誦屬世亂研精不輟石虎徙民實山東宋在徙中與夫推鹿車就徙而背負父所授經與之俱至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晝出樵採夜歸授子經以紡績佐讀逞遂成學秦王堅憫禮樂廢闕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問諸博士博士盧壼前對曰學殖久廢禮師法盡矣太常韋逞母宋世學家傳其父業精周官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足授此經者於是詔就宋氏立講堂置

生徒百二十人設絳紗幔坐其中講業賜號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宣文君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歎以謂得風雅深致孫恩亂見執恩以諸謝門高未敢害也外孫劉濤方數歲賊欲殺之道韞曰事關王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見殺濤得免自爾嫠居會稽家門蕭然太守劉柳有盛名以通家子請見請問質道韞簪纓素褥坐帳中柳束脩整冠帶造焉道韞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酬問旨豁然無滯柳退而太息以爲目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適顧氏有言德劉

臻妻陳亦聰辯善屬文而沈充之難吳興太守張茂死焉茂妻陸散家財率部曲討充敗之詔表門襄城守荀崧爲盜杜曾所圍食盡小女灌年十三率死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陽州刺史廣死於寇有女子年十五蠻帥逼納之女於閨室中亦擊賊不中罵賊死此皆志義卓然不愧於烈丈夫者也晉宋間乃復有孟周何劉孟昶妻周氏汝南人何無忌母劉征虜將軍牢之姊也桓玄反劉裕建義討之昶無忌與密謀昶欲散家財以佐軍難其妻謂妻曰我從桓公即一生陷鉄卿可先自脫毋共陷賊中事成迎卿歸未晚也周曰君父母在而

建非常之舉豈婦人所當諫事不成當於奚官中養姑婢不願歸也昶愴然久之欲起去周追還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今言之獨欲得資財佐軍耳遂傾資給之將舉事謂其姒曰昨一夢凶甚將除禳願付我赤色繒帛爲厭勝姒信之付焉乃潛自縫以與昶得數千人衣及兵發被服赫然悉周手所出家人莫知也無忌夜於屏風裏撰檄文母劉潛以器覆燭於屏風上窺之見之泣撫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我舅爲桓玄所害每銜之思報汝能如是國讐家耻並雪矣問本謀知事在裕彌喜曰眞其人也事必成已竟討誅玄

○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始平人。善屬文。苻秦時。滔刺秦州。被譴徙流沙。蘇織錦爲迴文詩寄焉。宛轉循環皆可讀。辭甚悽惋。至八百餘字。文多不錄。

○段豐妻。燕王德女。號平原公主者也。年十四適豐。豐以譖死。德勒令改適。固稱疾不起。書裙帶曰。死歸段氏。自經死。

○南史。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嘔血。母患下注。淑禕於中夜祈禱。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曰。我桔桑君也。若母無患。今泄氣在亥。於西南方求白石鎭之。愈矣。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羊緝有女曰佩任。烏

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哭不飲食三日死里號曰

女表吳康妻趙氏晉陵人父亡弟幼歲饑母老病趙行

丐升斗以全嫁康之無何沒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興

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亦與

吳翼之母丁氏少寡夫仁愛遭歲饑分衣食給里鄰饑

者諸有假貸無違厭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屬收

養[illegible]長爲營婚娶同里王禮妻徐以歲饑客死爲買棺

歛葬[illegible]元徽末大雪比室饑餓捐鹽米計口分賦焉長

子婦王早寡亦執志終其身

○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子甄甫二歲父憐攸

嫁之載以適同縣張負婚之夕自經救而蘇送歸養舅
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會稽三女者會稽陳氏女也陳苦貧家獨有三女無
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耄矣父篤癃母不安其室而嫁
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爲供鄉
里嘉之爭欲娶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三女營
殯葬居墓側成喪焉君子曰子道盡矣
永興瀨中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疾伏
尸哭涕盡以血其少妹娥舐其血左目遂明人以爲孝
感諸暨東淹里有屠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女移
住紵舍晝樵採夜紡績以供父母歿營殯葬親負土成
墳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爲虎所攫女啼號執虎尾
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表門時吳興

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二兄並卒兄各有子姚收二從子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而自與二子寄比鄰以居宋表聞復徭其廬范法恂妻褚氏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以罪伏法褚謂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也於汝父爲從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僧簡往斂葬焉

○衛敬瑜妻王氏北霸城人明慮有忠操年十六喪其夫父母舅姑憫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爲誓拒焉於墓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栢成連理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爲識後歲復來前繫絲如故賦詩志感雍刺史爲樹閭表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年伏法死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喻之不止

經旬凶問至遂憤惋疾中書令高允頌以爲曠代廉儁
云。

○房景伯母崔氏清河人通經有明識少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並爲世名士景伯仕爲東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婦列其子不孝吏請案景伯爲悲傷入白母母曰民未知禮何足深過汝事我順但呼其母子來令見汝事我當自改也乃召其母與對榻共食立其子堂下觀景伯供養者旬月悔過求還崔氏曰而慙耳此其心未也徐之又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風化大行。

○鉅鹿魏溥妻房氏。燕貴鄉太守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歸溥。溥疾病。謂妻曰。死不足恨。恨汝少。吾母老。家貧。子幼。孤無託耳。妻泣曰。妾承先人遺訓。事君子。義在偕老。今命也。姑在堂。弱子襁褓。妾豈以身少。故感長往之恨乎。既將斂。房操刀割左耳投棺中。曰。相期泉壤矣。血流滂沱。助喪者咸驚詫傷焉。姑輟哭撫之曰。婦何爲至於此。對曰。婦年少。不幸。慮父母未量至心。欲持此自誓耳。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室內。不出戶。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凡席。既緝生十二年。父母存撫。與歸寧。有異議。緝聞。密以告房。潛駕歸家。覺而追之。竟不顧。反訓子有母

儀緝交名勝則親具酒膳狎非類則屛臥不食子悔謝乃食會訓嚴誨卒以成名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守濟陰吏民立碑頌德光祿大夫高閭爲之文原本母德以爲識茂行高彧形顯操云

○姚婦楊者閹人符承祖之母女弟也魏胡太后時承祖寵用事親姻爭趨附求自潤楊獨否謂承祖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不受曰家世貧服美衣不安也與之奴婢曰家無食不能飼也常着弊衣執勞苦承祖見之恚其家不贍給謂其母曰何令姨若是母語以故不信也遣車就迎之不赴彊抱置車

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孫是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
敗其一姨伏法而姚氏以貧困特原乃羨其蚤識云
○樂部長胡長命妻張事姑謹太安中嚴禁酒之令張
以姑老病私醞以供爲有司所糾姑自首已釀張曰姑
老抱患婦私釀也詔勿問
○貞孝女宗者元魏趙郡守李叔胤女范陽盧元禮妻
也性至孝父卒執喪毀歸盧氏念母不置飲食爲日損
以遂羸瘠百方寬慰不能解歸寧乃復初元禮卒李矢
志不貳事姑孝母卒於洛訃至范陽慟而絕經宿乃蘇
水漿不入口六日力奔喪姑慮其力微親送之既抵洛

攀櫬號踊卒賜號貞孝女宗易其里曰孝德里旌河東

姚氏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志鞠之勝少長知其故言及輒流涕年十五母卒哭泣不絕聲亦卒詔表門

○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難其遠有孤兄子請代陳不可曰爲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以孤姪代乎神感其言而往竟卒戍喪還陳望而號慟卒焉

○貞女俔者涇州人許嫁爲同里彭老生妻居貧常舂汲爲養日出汲老生徃逼之女曰君雖見采二門多故未親成奈何不禀命父母擅見陵乎苟行非禮不如卒

老生怒刺之女且死歎息曰我所以執義自固者以爲禮也生何辜與君遇言終而絕有司劾老生罪死以女履節沒身號貞女褒焉滎陽張洪祁妻劉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舅姑老朝夕奉養周於禮兄矜其少寡欲奪嫁誓不許以終陳留董京妻張年十六而寡哀毀蔬食終其身滎陽史映周妻耿年十七而寡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哭而殞其見旌任城太妃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逆黨襲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所計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逆順人有奮志卒全城詔樹碑旌焉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宣武時梁入攻圍梓潼金龍病不能軍劉理戰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逸有拔者立誅人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賊據城絕水劉向天禱祈俄而雨劉命公私出罌甕儲水出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宣武嘉之賞其子爵馬武功人也万俟醜奴反圍岐州安平孫道溫妻趙率城中婦女畢畚土完城城竟完贈安平縣君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爲從兄長忻所殺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五歲璠二歲寄食親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旣長可適人守不嫁潛謂二妹曰父爲讐所賊無兄弟可復讐雖女子寧得已乎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姊弟持刀入殺之告父墓自詣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焉先是平原鄃縣有女子孫氏夫爲讐所殺手刃之詔特原

○周韓覬妻于氏洛陽人左輔于茂德女也年十四適覬生長昇盛動遵禮法躬儉約宗黨敬之覬從軍歿于哀毀骨立哀感行路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斷髮自誓養夫弟子世隆爲嗣鞠訓之甚劬卒以立孀居後絕

屬族往來。尊卑就省謁者。迎送不出戶。蔬食布衣。不聽樂。終其身。詔表門。

○隋蘭陵公主者。隋高祖第五女也。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愛之。年十八。爲河東柳述妻。折節脩婦道。事舅姑甚謹。有疾。奉湯藥必親。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不果。因不悅。述幸於高祖。彌惡之。高祖崩。煬流述嶺表。勑絕婚。改嫁。主以死自誓。不朝謁。上書請免主號。從述徙。煬大怒不許。主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申恩。竟不許。以憂憤成疾。疾革。上書言。昔共姜誓死。著美前經。息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

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歸骨柳氏煬覽之愈愁薪洪濆川賓送甚薄朝野悲傷之而煬女南陽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化及弑煬帝江都化及敗主爲竇建德所得間之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聲淚俱下見者隕涕建德敗西歸遇士及東都不復見而煬帝誅蕭宗室襄城王裕妃柳氏華陽王稽妃元氏王幽廢奉事愈謹王死咸守義不復嫁云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賢明有節操適滎陽鄭誠誠死難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母抱善果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

禮。當剸耳剪髮明素心。違禮滅慈。有所不爲也。善果以

父死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尋爲

魯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

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

食。蒙被泣。善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

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狥

國以死。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

故使汝情於禮訓。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

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墜失

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詬戾。吾死之日

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翕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恒紡績。達夜分乃寢。翕果跽請曰。秩俸幸克。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自誠卒。毋不御脂粉。服大練。祭祀賓客。不陳酒肉。端居靜室。未嘗出閨門。內外姻戚吉凶事。厚贈遺。而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禮遺不入門。翕果繇此克己自勵。爲清吏。毋卒。漸驕恣。不如初。故貴有教也。

○劉昶女。河南長孫氏婦也。昶在周。尚主。爲上柱國。彭城公。少與隋祖翕。及入隋。見親。昶子居士爲千牛。暴不

法帝以杲故特原之女垂泣諫誨其弟終不改不顧養其父母女出適而寡躬紡績致甘餴供、[illegible]之會有告居士爲亂者隋祖怒逮杲置對語不遜捕居士黨與竟治之女知父且不免親調飲食手捧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進之嗚咽動行人及居士誅杲賜死女哭絕復蘇布衣蔬食終其身隋祖聞而歎曰人有言衰門之女興門之男不虛矣

譙國夫人冼氏世高涼人爲高涼守馮寶妻寶北涼苗裔也起羈旅來守郡令不行而冼世爲南越長土人服之冼歸約本宗從民禮冼詞訟雖親戚無縱舍馮守始得行其政侯景反廣都督徵兵援臺城刺史李遷仕欲作亂遣使以好召寶寶欲往冼氏止之曰刺史被召乃稱疾鑄兵聚衆而召君此必欲質君發州兵也第[illegible]往

以觀其變、居數日、遷仕反、遣其將杜平虜將兵逼高涼、洗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領兵入贛石、勢不能自還、州軍必虛可破也、第君往、彼必有疑心、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懼罪未敢出、遣婦參輸賧、彼喜而無備、我至州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大喜、遣人覘洗氏、皆步擔、無兵仗、弛不復設備、洗襲擊大破之、遷仕走死、於是洗詣長城侯陳霸先於贛而還、歸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得衆心、必厚結之、及寶卒、嶺表亂、洗懷輯百粵、數州晏然、太建中、子僕爲陽春守、廣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誘與同反、僕間使來告、洗曰、我家世忠貞、今不能惜汝負國矣、遂發兵拒之、僕竟免而紇誅、事聞、詔封洗氏爲石龍太夫人、僕信都侯、隋平陳、晉王廣、命陳叔寶遺洗書諭陳亡、令自歸、洗乃集首領數千人、哭竟日、遣孫魂來歸、命進宋康郡夫人、番禺夷反、圍廣州、僕中流矢卒、洗遣孫暄將兵救廣州、不進則大怒、執繫獄、更遣孫盎擊破之、詔裴矩巡撫、洗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彀弩以從、撫二十餘州、詔拜盎高州刺史、贈寶譙國公、冊洗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番州總管趙訥貪虐、獠獠致亂、人具上其罪狀、訥竟伏法、勅洗招慰亡叛、親載詔書稱使者、宣上德而定、賜臨振縣爲湯沐邑

卒、諡曰敬、

○覃孝婦者上邽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亾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亾貧無以葬覃紡績傭賃十年葬八喪詔表閭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好讀書造次必於禮十年寡居諸子㓜家貧不能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勗以義方務光以漢王諒故坐籍沒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艷欲汙之盧以亾自誓政淫怒以火爇其面不屈亾

○陸讓母馮氏上黨人仁愛有母儀讓其孽子也爲番州刺史以贓罪當刑母蓬垢詣朝堂數讓罪責之嗚咽

流涕而親持盂粥食之已上書乞哀詞情悽楚天子哀其以嫡母篤慈也爲宥讓褒焉

○渭源令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薛舉亂陷渭源倫遇害柳謂二女子婦曰我家世素風汝父死於義不辱與若等同死能乎女婦泣惟命柳先投井中女及婦繼之並死井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崔義不辱取刀劈庭樹而立曰殺我自任之如覓死者相迫矣遂遇害

○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寡鞠善心而教之有高節博學隋祖聞重焉敕尚食獻新

至必八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貪心疾

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矣因臥

不食卒

○華陰楊紹宗妻王氏睟而母疾賴繼母以生父戍遼

沒繼母亦卒王年十五舉二母柩立父象招魂合葬焉

唐永徽中表門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九

明旴郡鄧元錫纂

列女傳下

唐襄城公主者文皇帝女也適蕭瑀子鋭性孝睦動遵禮法帝勑詰公主師焉有司請爲營別第樹闕如制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宫則定省闕焉敢即安乎帝悅命即瑀第門刻雙戟表焉

○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有至性八歲王有疾主持侍左右不食者累日王哀之紿云巳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食王平乃復食適太子司議裴仲將事姑如

母嚴夫如賓以徽柔睦姊姒以慈惠逮幼賤時戚里競奢靡見主約謂之曰人生在適志獨勤苦何爲對曰幼而悅禮今行之不違非適志而何且女婦以恭遜成德以驕縱敗名者何限獨懼弗勤敢憚苦乎夫貴寵固儻來物也武氏專政紀王以非罪徙死主號慟嘔血既勉喪柴毀絕膏沐二十年中宗復辟上書訟王寃得雪陪葬昭陵主疾已危假泣謂子曰寃結獲申吾下見先王瞑矣言訖卒

○和政主者肅宗女也母章敬太后生三歲而章敬崩韋妃養焉事妃以孝稱嫁柳潭祿山陷京師姑寧國公

主方婺居出走主棄三子斤馬載焉與潭徒步日百里以從潭躬薪水主躬爨以養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前貴幸時主泊如不干及是死撫其子如子玄宗在蜀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諭之降不聽下潭擊之主彀弓以授潭殊死搏賊獲之肅宗有疾主侍湯藥勤甚賜之田以他女弟未有賜固讓不愛阿布思之妻沒入隸掖廷帝內宴使衣緑衣爲倡戲主進曰布思誠爲逆妻有罪不容近至尊誠無罪當念之不可與群倡伍以得免代宗初立疏利病以聞天子鄉納吐蕃犯京師主出亡次商於遇群盜諭以禍福皆稽顙願爲奴代宗以

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之一無受親納補裳衣勑諸子不服紈綺安爲廣德初吐蕃再入寇主姑子請入省陳備禦策擇止毋往主曰君獨無兄乎見內殿入對良久登曰免乳虎

○漢陽主名暢德宗女孫也順宗在青宮主出適入辭涕泣不自勝帝憐之曰兒有不足耶對曰思相離無不足也帝亦泣顧順宗曰眞而子也其後戚里爭爲奢主終守儉約常用鐵簪畫壁記出納嘗入宮文宗問姑所服何法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主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敢少變元和後數用兵

悉以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繇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徑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穉下誰敢不敬應帝悅詔宮人視主衣廣狹爲製諭戚里式焉

○岐陽公主憲宗女也有美質爲帝所鍾愛相德輿有壻獨孤郁入翰林爲學士帝問知之顧謂宰相曰我㜪女及笄矣譬願得壻德輿壻獨孤生佳甚朕獨不得耶可求其比以克必毋予豪貴人居數日問如初相吉甫進曰先司徒祐有適孫曰悰始冠耳端而文臣嘗爲司徒吏習服其家行應法可配也立召見悰與語悅之授殿中少監賜服章金紫則筮日御延喜樓駙主輪禮悰

嬪焉杜故以禮法爲名家主歸所承事數十人謙婉怡順奉上撫下日惕惕屏息拜起同家人子禮二十餘年人不得以毫髮間指讁爲倨驕始降時賜奴婢十百人賜第續椽藻櫨賜亭館引龍首渠爲沼主私計帝所賜者奴習貴驕終不肯降挹請納還許之賜直令自市實賤可指使者池館華飭者斥不御闢毬場課樹藝日杜門悰讀書其間主職內事脩工容門庭閒如也歲時獻饋吉凶賻助必躬親豐聲四溢其後悰出刺澧州迎主之官秭縣聞主至擊牛釃酒爲百十人供主至從者不過二十人婢使無肉食者道路嘖嘖入州衙不復出水

嘗識刺史廳屛星姑寢疾主旦夕餋不解帶湯藥非親

嘗不進比喪葬哭泣哀號動行人穆宗以太皇太后故

敬主隆猜愈謙抑車服侍使彌貶損覲謁溫靖外一不

及外事諸戚里爲豪縱不法者始惡其異已也而恚中

而笑久之皆敬歎以爲不可及也惟天子亦時時頌言

主德誠警之開成中悰自忠武軍入朝主疾方小愈請

從悰勸宜少需主曰願亟得一朝興慶宮死不恨矣竟

薨于道帝輟朝兩宮弔問相繼中外惋惜謚莊淑其後

宣宗有女曰廣德公主適于悰亦動遵禮法稱贊悰以

韋保衡譖謫韶州主從與行坐相隨悰以全及黃巢陷

長安卒與夾難云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邽士族也靈龜出爲哀王後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之甚謹凡珍膳非獻不先嘗後靈龜薨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寃鬱何託乎備禮合葬之聞者嘉歎自是屏粉澤不復御以終

○房相國玄齡妻盧氏亡下其世相國微時嘗疾病喟然歎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當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復有他志者視此矣相國爲太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敬偕老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婉順有容德事父母孝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爲黃門侍郎奏離婚煬帝聽之德武與裴訣曰燕婉甫爾遽此分離始其不自還尊君奏留必且改嫁鄭於此長訣矣裴泣對曰婦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貳乎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沐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問斷絕矩欲奪其志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夫婦如初時皖城公張儉女至孝生三歲輒能省顏色如成人長愈恭順聞儉卒一慟而絕

詔以事付史官

○崔繪妻盧氏侍郎獻女也夫早喪執義家欲嫁不許有女兄適工侍郎李思冲而卒思冲方貴顯表求爲繼室武后聽之盧出自竇叢穢靧其面下走還崔氏斷髮矢不奪思冲以聞武后命爲浮丘尼以終

○崔玄暐母盧氏博陵安平人有賢操嘗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言凡子姪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盈衍裘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常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務財賄奉其親其親不究所從來而悅之令出祿廩乎善矣如不然於盜禦何異吏不能忠

清不內愧天地乎汝必識之故玄暐所至以清白名母亡下哀毀爲天官侍郎遷文昌左丞令史至相慶曰與仄正爲忠母之教也

○崔夫人唐氏山南節度琯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事之孝謹旦櫛縰笄總拜階下畢即登堂乳其姑以爲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疾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聞者感動後山南昆弟子孫果殷盛人頌以爲唐夫人之遺云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兄嫂也滎陽人爲昌黎韓會

妻愈生甫睟失怙恃鞠而生維嫂念寒而衣念饑而飧劬勞閔閔也愈未齔從兄官泰州兄坐謗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幼孤蒲荊不能歸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葬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遭時艱避地江南零丁孤苦撫其子指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獨此耳流涕滂若不自勝誨導愈勗之成本退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絕而後蘇服之朞嫂之服朞也自退之始也叔之不爲服以遠嫌也睟而亡天嫂服之成雖嫂也實母也何嫌之有焉無於禮者之禮也而愈有乳母李徐州人始入韓氏乳其子終不忍棄去遂老於

韓愈事之如母厚道也夫

○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鎮妻柳宗元子厚母也七歲通毛詩列女傳歸御史事舅姑孝睦婣族周柳氏之仁孝益聞侍御旣有列于朝諸伯叔母若姑姊妹若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具迎以來盧承事唯謹尊於巳者卑下之卑於巳者慈畜之敵巳者友愛之各得其懽心歲惡食不足而食其孤有幼者恒克也諸姑有歸者廢寢食爲裝齎侍御官吳中宗元生四歲家無書盧親授古賦十四首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爲賢婦侍御將改葬其父母而沒不克葬盧痛之宗元

爲禮官命之曰汝忘而父所欲襄者大事乎吾冢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爲是故也會宗元以謫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于罰今將大儆于其後明者不悼往事毋徒戚戚爲也敬懼而已已竟卒永州二女長適博陵崔簡幼歸河東裴氏皆賢孝侍御自鄂如京師有師命罕聞閒長女憂慕泣不食慮貽其母憂紿以疾告父書至而愈侍御卒幼女謝湯沐撤鹽酪旣外除猶瘠不勝衣比疾病持形立氣以少閒款其母卒無遺言人以爲太君教訓所■云

○滎陽縣太君鄭氏比部郎元寛妻拾遺積母也孝悌

夙成習禮學歸元氏敬恭祀事雖隆冱服勤親饋無怠色元鄭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中外吉凶之禮有疑義取衷焉以無違於禮比部蚤世子穉積方齠齔家貧無從授業鄭手詩書親授之皆以通經舉高第入官長女適陸氏以贊閫既諸子俱入仕祿秩薄每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踈賤者錄是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蓋其慈也持家二十五年專用訓誡去鞭朴正顏色以訓諸女婦諸女婦㮚慄如履氷正辭氣以訓諸子孫諸子孫心愧耻若撻於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自童孺以迨成人曾不識櫝楚閨門之內熈

如太古時蓋漸於化云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臯女也嚴肅儉約爲閨家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斥綾羅綿繡不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嘗自粉苦參黃蓮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李景讓母鄭氏東都人性嚴明早寡諸子皆自訓勅貧治墻得積錢盈缸視之曰吾聞無妄之獲身之災也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賜之乎則願諸孤成學耳不願此也命掩而築之後景讓宦達斑白矣教不弛勤有過

猶捶楚出觀察浙西有牙將迕意杖之斃一軍憤憤毋走出庭上召景讓數責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恣喜怒而妄朴人致[illegible]平豈特上負朝廷使百歲老母含羞入地何面目見汝先人也命左右褫其衣庭杖之將校皆再拜爲請久之乃得釋軍府遂安後景讓卒自脩立爲名卿

○李母者御史畬母也有淵識教子以義方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槩之三斛而羸一問羸何也吏曰御史米故不槩問車庸錢幾何曰御史車故不請傭錢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

○楊含妻蕭氏父歷爲撫州長史卒於官母繼殞蕭年十六與弟渭皆韶㓜毀瘠載二喪還鄉貧不能給舟傭次宣州戰馬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烏縞兎芝菌之祥長老爲立廬舍歲時進粟纊佽之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來請昏女曰我力弱今不能北還誠有爲我致二柩葬故土者請事之矣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請如約納采焉蕭許如約辭其幣舍爲致喪還葬葬訖乃釋服歸焉

○楊烈婦者項城令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䧟陳州侃爲項城令以城小賊鋭欲棄去婦曰君而逃尚誰與

守死職焉可也偘曰兵少財乏何以守婦曰縣不守則
地賊地也倉廩府庫其積也百姓其戰士也於國家何
有請重賞募死士幾可濟偘乃召吏民入庭中約死守
衆泣許諾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士饗必
周偘中流矢欲歸臥婦責之曰君不乘城孰爲有固心
乎死于外猶愈死於賊也偘遽登城會賊將中流矢死
引去而城完烈婦之力也先是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
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守賊平封誠節夫
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封徇
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

子王相與歃血起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
忠皆補果毅皆敢決不忘國難云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歸師仁父武都
謀歸唐爲王世充所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蘭英哀之
請得髡鉗爲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饑死者籍籍蘭英
身噉土飲水茹草木自活而行丐食飼師仁竟生之居
無何詐爲樵採竊仁師間關歸京師高祖嘉其義封永壽
鄉君

○楊安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死子幼家終
窶李晝于田夜歸績三年葬舅姑若夫及其家七喪太

宗聞而異之賜帛豳徭命州縣存焉○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爲鹽城丞歸罷明貧無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矣念父甚請大歸侍其父寂聽之旣歸養劬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年父歿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綿纊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女居母喪如母盡其感也詔表世孝門太宗時有絳州人衛孝女無忌者方六歲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改適欲報讐無繇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自詣吏請辠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徙雍州

賜田宅命州縣禮嫁之高宗時鄃城有賈女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獨有弟孝女不肯嫁撫育之弟强仁少長孝女教令伺玄基殺之自詣吏請代詔并免徙洛陽武后時汴女李少失父能哀少長母欲嫁之斷髮誓終養及喪母號毀幾斃家無丈夫自營斂葬具州里欽其孝送葬者至千人葬畢廬于墓蓬跣負土成園塋詔表門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入其家家人屏竄惟姑老在室不能去盧冒白刃立姑側擁抱姑不爲賊所捶擊

幾斃姑以全賊既去家人問何不懼也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姑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庸得去乎聞者歎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諒矣

○樊節婦敬氏蒲州河東人樊會仁母也年十五適樊而夫喪事舅姑姊姒以孝順聞服除母兄以其盛年將改嫁微諷不可母兄潛許人約成矣稱母病召之所營具皆寄之隣家敬還省母乃無疾而家具肴膳加敬心知爲所紿則佯爲不悟也者而安之獨私謂其子曰吾誓與汝父同穴所不穴者徒以母老疾汝幼故耳今汝舅欲奪吾志將逼迫當奈何會仁號眺泣敬撫之曰吾

向爲僞不覺者欲汝舅不我虞也聞汝號知吾覺加防

焉難爲計矣會仁乃佯聽敬抱以潛歸至中路兄追及

誓必死乃免後會仁年十八復夭而母卒敬謂所親曰

母死子亡吾何以生爲不食數日亦遂死時深州有王

女師者早孤無兄弟許適人以娶姊年高無供養不忍

嫁晝耕夜織養姊者二十年姊卒葬送如禮鄉人服其

義爭遣女妻往師焉壽終於家

○王司功琳妻韋氏士族也知書史識理道諸俗尚侈

汰華飾之物一不入于室訓二子有法琳卒時尚少父

強之再適不可不聽音樂處一室每終日一食以爲常

著女訓行於世

○盧懷清妻徐氏淄州人懷清仕爲較書郎坐僚壻得罪貶播州徐不得從糲食攻苦斥膏飾弗御會大赦懷清當還徐往迓而夫死中道二僕奴劫汙之徐數其罪不敢逼獨劫其貲去徐徒步走播州足流血竟以夫喪還葬汴刺史齊澣高其行頌而詩之

○賈直言妻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沖以待詔得罪詔使往鴆之直言紿使者曰藥死當謝四方神祇父起拜直言急取鴆自飲曰願代父死使者駭愕走以聞代宗聞而憐之貺焉直言毒潰足而出復不死乃貸父死

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死不可期汝少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退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奇節語具唐事中

饒娥者饒州樂平人字瓊真世漁鄱水上娥淵懿靜專雖小戶未嘗出遊治勤絺葛共女事鄉閭敬焉娥父漁而醉風卒起不能舟溺死不得屍娥聞父死走水上哭三日不食耳鼻皆血流氣絕伏地死明日父屍出黿鼉鼓魚浮死者數萬塞川下鄱人悲歎以爲神奇共會錢葬之鄱水西琢石立碑表焉

樊彥琛妻魏氏揚州人溫惠知音彥琛病亟夫請從彥琛曰夫生常道從夫非吾志也養諸孤可矣會徐敬業亂陷軍中令鼓箏魏引刀斬其指賊以刃擬之魏曰速殺吾志也乃遂殺有符鳳者以罪徙南海爲賊所剽殺妻玉英自沈殺趙州刺史高叡爲默啜所攻州陷妻秦與俱執默啜以兵官誘之降叡目秦秦曰賊官何足榮皆瞑目殺永泰中奉天盜作竇氏二女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賊迹得之驅以行臨絕壑數百尺其妹曰吾義不受辱投崖殺盜方驚駭姊繼之自投盜舍之去官爲斂葬詔表門梁宋盜作靳令李

瀾諭降賊數千人刺史龔擊之以爲功賊大恚執瀾及其弟欲殺之兄弟爭代死瀾女李亦請代遂俱死王信妻裴氏見俘罵賊死鄒待徵妻薄氏從待徵官江陰爲賊得語其媪使報待徵曰若行矣我義不辱當必死於水賊去得其屍水中吳元濟反用牙將董昌齡守郾城而質其母楊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效順是榮母也昌齡乃舉城降元濟囚楊欲殺之會蔡平而免詔封北平郡太君蔡人有李湍者亦自拔歸河陽賊怒縛其妻臠之妻且死猶號其夫曰善事烏大夫烏大夫者河南節度使重胤也朱克融亂幽州幕韋雍爲賊

執將殺之妻大呼願前受刑者斷其臂神色晏然俱遇
害董昌齡爲招討治無狀錄事參軍衞方厚數爭事不
得倖受昌齡閉其棺櫝之方厚妻程自刵詣闕下陳寃
事得白封武昌縣君安南賊陶齊亮母金不從亂自田
而食紡而衣終身不食逆子之食事聞賜兩丁侍養歲
州縣存問終其身劉從諫之逆也張谷以窮遊佐其幕
歌兒李新聲者內憂之棄閭勸谷爲反正不宜顧一飯
恩自汙谷不能決新聲縊而谷竟及於難
○高愍女者潁川刺史高彥昭女也名妹妹建中初河
北盜李納質妹妹與其母兄使彥昭守濮陽彥昭以城

自歸納恚將殺之時妹妹方七歲母爲之請爲婢以祈死許之妹妹不可曰生而辱不如死且母兄皆死兒何庸獨生將刑母兄皆拜四方妹妹曰我家爲忠就誅夷四方神祇庸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哭再拜就死事聞下太常賜謚褒焉

○先是孝女妹法者瀛州博野人安祿山反被俘徙泗州聞父死欲間道奔喪念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會父葬號踊啓視之旣見棺舌舐其塵散髮拂治之結廬墓側手封樹事後母篤孝母卒刺血書母臂葬之已廬墓終身元和中徐州有王孝女者父兄以防秋死吐

舊孝女被髮徒跣服衰抵涇屯丐貸護喪還葬之亦廬
墓終身大中時瑕有鄭孝女者父戰歿慶州母卒無兄
弟鄭翦髮毀服走慶護喪還與母合葬廬墓下終身而
順陽鄉人楊豐朝出田爲虎啞女香甫十四走前搤虎
頸救之父得免皆旌門

○謝小娥者洪州人爲歷陽段居貞妻居歲餘居貞與
謝父同行賈江東並爲盜所賊歿小娥痛欲赴江自沈
救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己者名離
析其詞爲十字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善占
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徧訪莫得也

至江州得馬則有名盜亡命者也於是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作因託傭蘭家日謹信自効僕保咸愛之雖蘭亦倚信諸蓋藏委焉小娥見夫與父服用物具在乃益信所夢出入者二期欲伺便一日蘭出剽還集群偷來分贓共醲酒爲樂醉臥不知人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僕保來捕賊遂會春言之官得贓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死刺史張錫嘉其烈欲以聞觀察使不爲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同州軍亂逐節使河中令畢某者匿望仙里中妻甯

從乃所讐家也夜半讐持刀猝令首必死之實以身蔽
捍持賊袂中刀不解令得全王仙芝亂攻汝州郟城尉
李廷節執妻崔美欲汙之詬賊死黃巢入長安較書郎
殷保晦妻封相敖女孫也匿蘭陵爲賊得而美欲汙之
誘刼萬端終不應已桉劍擬之封曰我公卿子守正而
死猶生也竟不辱而死咸通末天子狩寶雞翰學士李
拯從陷賊死妻盧伏尸哭行瑜過妻之堅不可臨以兵
不屈斷一臂不顧死畢師鐸之亂人掠賣充食廣陵賈
周迪與妻俱饑甚妻謂迪曰今度不兩全君有親在不
可死願見賣以濟君迪不忍妻詣肆求售得數千錢行

廼出城門不忍還詰肆妻死矣廼大慟裹其骨歸葬焉

○朱延壽者楊行密妻弟也與行密郤謀殺之事覺行密紿而召焉延壽妻王勸毋行不聽王曰君必行事未可期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僮僕闔門積薪已而捕騎至王焚府舍曰誓不爲讐人辱赴火死五代時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卒於官家貧獨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過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寠格之不留宿李顧天已暮不肯去牽其臂出之李卬天長慟曰爲婦人臂爲人所牽乎不可以臂故汚吾身即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觀皆嗟

溢開封尹聞之爲笞其主人寻舍藥封瘡寻齋資歸焉

○宋魏國公主者太宗皇帝女也幼不好弄長未嘗出閨閫帝嘗發寶藏觀諸女令擇取主凝立無取也眞宗時歸駙馬都尉李遵勗父適生日主執婦禮謁上壽帝聞錫兼衣寶帶助焉遵勗賚賓客皆一時賢士主親膳饔之嘗有盜入其第有司多所訊捕主恐其冤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錢募告者諷緝之乃果得眞盜情得後請貸遵勗守許州得暴疾主聞趣駕馳往視左右白法得報乃後行主不待報從五六人乃遂往帝聞命內侍督諸縣邏兵衛焉遵勗卒哀麻未嘗去身服除燕禁中。

帝親爲簪花辭曰未亡人誓不復御此矣竟不受晚有目疾仁宗親挾醫視疾爲舐目主謝避則泣曰先帝伯仲十四人今獨大主存奈何嬰斯疾乎流涕不自勝左右皆感泣疾革帝召諸子問所欲主曰豈可以毋病故徼賞耶戒毋得有言主舍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舍女工掌誡諸子以忠靖自敕無恃吾以速禍遇他妾子恩厚如己子晚喪明端居隱几繇若也遺令柩中無多藏以時服斂如駙馬沒時卒

○臨汝侯惟和夫人馮宗婦也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侯卒以未亡自處菲衣蔬食居處肅嚴雖家人亦罕見其

面云。

○薛夫人者大參知蘇易簡母也。以賢德聞太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之曰。母何用教子成令器。薛頓首曰。妾無所教也。幼惟約之禮法。教之詩書。帝太息曰。眞孟母也。

○馮夫人秦國公陳省華妻也。教家嚴。子丞相堯叟。文惠公堯佐。節度使堯咨也。皆舉進士高等。堯咨守河南還。馮夫人問曰。汝典名藩。豈有異政乎。堯咨懇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馮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

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
金魚墮焉
○韓國夫人鄭歐陽文忠公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公
舉進士歷泗綿二州推官卒生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
食用勵脩於學授之書嘗大雪夜以荻撥地爐寒灰畫
字教之書居恒泣告脩曰而父爲吏廉而好施與俸入
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
之積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守耶自吾爲
汝家婦不及事舅姑然而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
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而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始歸

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肉又必涕泣曰昔吾當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其後常然至終身未嘗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夜秉燭視刑要屢廢書而歎問之曰何歎曰死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矧求而可得乎以其求而得而傷夫求而不得者爲可哀也回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術者謂我歲在戌當死使其言信吾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

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脩感奮力於學方貧
賤時治家儉後脩舉進士稍顯矣常不使過之曰儉薄
所以居患難也既而修以直諫貶夷陵則言笑自若曰
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脩卒以忠正文學
爲名賢相母之敎也累越國太夫人卒
○張待制昷之妻魯氏參政宗道女也其女歸爲申國
呂正獻公夫人女更配其子則榮公希哲也魯夫人甚
愛女而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於禮每飲食飯羹許更
益魚肉不更進也既歸呂往視之見舍後有鍋釜之類
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

法耶其嚴如此

○河南兩程先生母侯太原盂人也幼慧悟諸女事不學而能七歲時女師敎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不復出房閤母有風厥疾每作不知人澹泣扶持常達夕不寐既歸大中公事舅姑孝德容之盛內外親戚咸敬愛大中公甚禮之而謙順自牧雖小事必禀而後行大中公有從弟幼而孤存視之如子其治家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僕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加呵譴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一也汝如是大時能作如是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有小商未還妻死幼

子始三歲抱食之家族人不悅也則別糴飼焉父歸請以獻夫人曰本俟汝歸非欲之也竟不受好爲藥餌濟貧者大中有所怒必爲寬解惟諸子有過不爲覆常曰子所以不肖者繇母蔽其過而父曾不知也生六男不育惟二先生存愛慈甚而不弛於勤教生數歲行蹶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之曰汝徐行寧至蹶乎飲食必置之坐側食絮羹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故二先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無惡言詈人教使然也人與爭忿雖直不右曰患不能屈不患不能伸稍長常使從賢師友游雖貧欲延客輒喜爲治具其教女必授曹大家女

戒常教家人曰見他人舍當如己舍必共成之視他人物當如己物必愛護之鄰娌里姥皆懷其恩意爲之用雖勞不怨大中公罷盧陵尉赴調弟亦解官寓歷陽家口衆乏食夫人經營轉易卒以濟大中歸問知之太息曰良轉運之才也安貧約服用儉素見紛華漠如也有知人之鑒勸二子學時已逆知其遠就其識慮高遠大中公嘗自謂不如官廨有帷家人讙曰物弄扇夫人曰熱耳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此有撾臾之後家人不敢復言帷帷以遂息性好學然不爲詞章曰非婦女事也平生詩不過二三篇皆婉正得性情之正云

○种母洛陽种逸人放母也性樂道薄滋味諸子皆干進不說也獨放沈默好學說之與俱隱終南豹林谷中放授徒以養結草為廬僅蔽風用晏如也放後以薦被徵入告母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焉用文為今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入山矣放稱疾不起母盡取其筆硯焚棄之與澤人避地者居焉大宗詔賜放緡錢令養母勿奪其志命有司歲時存問焉。

○蘇明允洵妻程氏眉山人好讀書識大義明允少豪不悅學中歲發憤思自力念無以為生程曰君苟務學我不以治生累君也罄服御儲之治饘飦而明允得篤

意於學二子軾轍幼親教之戚之曰汝讀書勿效兒曹
卑欲以書自名而已嘗夜讀東漢范滂傳軾慨然起跪
請曰兒願爲滂夫人許我乎夫人喜曰汝能爲滂吾不
能爲滂母乎後二子皆忠直敢諫爭母教然也夫人舍
轉移治生資饒給則歎曰積之且將愚子孫姻孤窮者
悉嫁娶振業之人有急賙焉其沒也家無一年之儲
○司馬公沂妻李陝夏縣人也年二十八而寡遺二男
一女幼一子及女尋夭父母欲奪其志雖彝章亦遣焉
誓不可惡衣蔬食執勤苦自守姊李于老病臥一榻扶然
後起哺然後食太君左右執養無小失其意比終沒不

憐子里舉進士迎之官念母老成疾慈柔勤儉中外尊
仰無間言

○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司馬公光妻也和柔
敦實自始嫁至瞑目未嘗有忿厲之容亦未嘗有矯妄
之言有非意侵加默受之不辯退亦不復以寘懷也上
承舅姑旁接姊娣下撫甥姪咸悅而安焉御婢妾寬而
知其勞苦卹之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沃之足爲爛病
月餘方已僅一批其頰而止故其殁也自族姻至於廝
養無親疎小大咸哭之極哀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
甚約及用以賙親戚未嘗吝也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笥

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纊絮頗歎惋聒君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為之釋然其卒也誌其墓曰婦人無外事有舍不出閨門敘而存於家使子孫女婦式焉

○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溪人好學強記而恂恂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臨江生七子長二人元配徐出也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嫠婦異諸婦處內外踈戚甚恩有譏訕置之未或藏怒也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以窮來歸者分衣食急之嫁三從孤女如己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己族方困時朝廷召其子安石官之至數十不起或曰盍強諸曰士固有志吾何可強之也

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親勑勿言已安石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義苟當去吾豈有不安哉其志行如此

○萬壽縣君徐氏靜海人天章閣待制施昌言妻也七歲喪其母哀甚欲自投水火爲父兄抱持而止事繼母以孝聞歸施氏事姑謹紉縫烹飪必飭蚤暮寒暑飲食必時姑亡毀得疾踰年而後能起教五男一女不以愛故弛其勞遇外內婚姻宗族有禮而逮妾媵僕婢甚恩既卒咸悲哀思之歐陽脩曰生而會可稱未若歿而遺思之深也可謂賢矣

○魯子固韓妻鼂氏光禄少卿宗恪女也祥符人蚤卒子固祭之文曰歸我之昔明年始笄言無疵悔動應銜規覲踈悅慕稚艾嗟咨事姑之禮左右無違服難體順惟日孜孜諧我屬人又篤以私有犯不較有勞不施人隆巳約乃以爲宜衣有穿弊珥無光輝紛綸世務偪仄羣疑子陳得失效若蓍龜及其旣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辭幽閒深謐度量誰窺吾貧口衆智不能資脫粟藜藿具無鹽醯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綰綜雖愛不偏以慈訓誨惟謹日宜幼時我扶我翼共處窮覊鋤荒補漏細大無遺將逝之夕逆知其期言論自若精神不

裒徧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喪嚴師吾虧益友時歲雖徂悲酸則新禫月之終奠此一尊

○劉母者忠定公安世母也賢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兒爲不肖使待罪諫職儻受命須明目張膽任言責脫觸忤者禍矣恐且爲母憂上方以孝治天下以母老請可免也母曰不然諫官爲天子耳目天下事得具言汝父平生願爲之不得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同其誼也何慊焉誠得罪無問地遠近吾誓從汝行不憚矣本忠定正色立朝

濵九折不悔母教然也

高陽郡君齊氏祁州蒲陰人侍讀學士王洙妻也讀書有節行始自哀早孤誓不嫁養母者有年學士先元配諸子幼聞其賢從母兄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時母喪服闋矣歸王氏字諸子甚恩恭儉有禮閨門欣欣無異言學士卒卽舉家政屬子婦齋居素服終其身爲詩高潔曠遠非女婦所逮然未嘗一以視人及終乃得其所爲詩五十四篇及遺令一篇令中敕薄葬言其生之故甚晰諸子致哀如母云時豐令闗景仁妻周氏言循禮行循典動皆[illegible]儀矩有詩七百篇南豐曾鞏稱

其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李較書遷妻王氏亦博覽有洞識仁孝慈恕子孫從受學成名云

○曹女者尚書郎脩古女也脩古知閩興化軍卒官僚吏醵民錢三十萬致之曰以供窆女曰父奉身約而廉今亡矣葬之豐儉獨酌家有無治具而受私遺焉非父志也告其母辭焉僚吏曰即營葬有具請以嫁公女以爲齋女曰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父沒用於器且不敢而曰爲嫁齋不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遺不亂常位乎卒不受君子曰知禮

○張魏公浚母夫人計氏贈太師君悅妻綿州廣漢人

也方正有儀洪太師官華州蚤卒嵩年二十五父母欲
嫁之誓不許浚能言即令誦父所為文能記事即告以
父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
不欹言不誑教使然也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拊
其背泣曰門戶寒窶爾成立當朝夕以爾父之業為念
條易戒詔數十端書之策授焉浚貴所為有不當必變
色示戒晚謫永州彗星見西方念巳故都相位蒙主恩
而時相檜誤國禍天下日甚欲力論時事悟主意又念
母年高言之必致禍恐母不能堪內憂之體為之瘠母
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辭

日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遂決
書上貶封州毋送之日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
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其賢正如此

○楊秘閣萬里妻羅氏廬陵人性仁恕清儉好讀書居
常以魯敬姜言行爲省括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
矣釆椽土階如田舍處之怡然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
下躬作粥召臧獲女使徧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
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剛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
之無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
物貴我勞人自逸天道所不佑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

十餘於琵園中種苧躬紡績不懈遷五年得月俸以奉
母母稱疾盡出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散之
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女畢自乳曰餓人之子哺
其子吾不忍爲也君子曰楊秘閣父子之介也匪獨其
性生也成諸婦適母儀者多也

○戚母周氏進士戚如圭母也婺州金華人生七歲喪
父屬建寇亂母攜匿林藪間以全亂定喪其母於是祖
母老矣家人懼傷其意撤几筵而周與伯姊食必祭見
者爲涕下已而祖母沒無所歸有弟入劉氏爲贅婿依
焉事劉媪畢身祗敕媪愛之擇同里戚生歸焉戚生惇

學自力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無當意者姑盥饋則說之行止召與俱時不樂小大側足旁睨不敢前差甘鮮伺顏色時其之高夫人未嘗不爲之舉箸也已高患風痺母與俱臥起扶侍終其身其後戚生卒四子一女皆幼爲生難母攻苦食淡佚諸子於學孝經論語率口授米鹽薪芻之問不至于其耳就外傅反面必課所與居游爲虩虩勤女事甚力諸子日晨省已僕僕管箱間理蠶事夜分誦習勸欲寢撞後機杼聲札札未絕也絲入衣不足又纘絮緝纑佐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勸少憩則曰吾職也其敢廢乎性慈祥雖呼指僕婢如恐

傷之歳時祭享雖甚病必自力供具晩歳如圭舉進士次子遊太學閭里相慶而母洎如也讀書通大義嘗讀上蔡語錄謂諸子曰既不爲祿利又不求人知可以語學矣呂成公祖謙曰門內之治女美婦德母道三而有一焉足稱矣況其兼乎戚夫人有焉

○吳母者進士賀貫母也教子有義方賀與賓客語間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笞之百所親解之曰臧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笞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産一子當使知禮讓而出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謝是恐

懼自殺爲名人。

○宋初周渭妻莫氏名荃。恭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安其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會盜起道絕。復還恭。則廬舍燼矣。乃脫身北走。不暇與妻訣。二子幼。妻少。父母欲嫁之。荃不可。親蠶績碓舂。給朝夕。二子長。畢爲婚娶。不知渭聞問。渭不知荃存亡者二十有六年。雍熙中。渭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始遣人求得之。乃復完

○劉妻者。廉靖先生劉愚妻也。姓徐氏。龍游人。未笄有志操。姑子富。母欲以字之。徐泣曰。願得有志行者事之。獨爲富人妻。不願也。時愚通經學。隱居教授。請聘之。乃

許旣歸愚結廬城南以居頹垣敗壁蓬蒿蕭然時著書以自適徐機杼佐之裕如也一日愚懷白金數銖以歸徐怒曰妾以君爲賢願歸族爲安所得金乎愚出書則諸生所具束脩也乃受之後愚爲安鄉令卒士友私諡曰廉靖君妻之助也

○包繶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拯子婦也繶早卒惟一稚兒存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之崔蓬垢涕泣出堂下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澣滌共養幸矣其敢汙家聲乎生爲包氏婦死爲包氏鬼誓無他也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荆州來挾與歸欲嫁之曰嚣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

之留也非以子也義不二也况舅沒姑老其何忍去母怒曰汝寧死此不獨歸矣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荆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而以屍還包氏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變也卒歸之包氏以節終

○張行婆者濰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較生七歲繼母潛使儈鬻之紿其父云亡之矣父哭之失明而行婆鬻泗州士君今滕故在也後二十年與父遇於主家之門識之抱而哭遂辭主與父歸主故愛其恪勤聽焉旣歸父欲逐繼母行婆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兒歸而母

遂其安乎父乃止後父卒事繼母益謹母老不能行召

之行巳嫁爲里人王祐妻祐卒遺一男二女幼行婆誓

不再適鞠之成婚嫁畢謂子曰吾素樂浮屠浮屠法家

令其時也吾不復爲爾母矣遂去爲比丘尼間日瀰之

僧省其故主家主館之一室日一食讀佛書與女僕語

尋講以忠勤有不受詬之輒拜謝不較也遇煩辱事輒

以身先之女僕幼者爲櫛沐紉縫視之如巳女至貓犬

畢以時飼之行婆去貓犬爲悲鳴不食君子以爲忠孝

廉讓雖古烈女何加焉

〇朱娥者越上虞朱回女也母早卒鞠于祖母里惡少

顏與其祖母競持刀刺之舉家驚走娥時甫十歲獨號呼前擁持手挽顏衣大呼曰殺我毋殺媼媼得脫走娥竟死會稽令董皆[illegible]惡以爲立像曹娥廟中

○張烈女者江夏民婦也里悪少持刀逼與亂不可被刺不肯猶能走號呼其鄰人而死而分寧彭女從父入山行伐薪父爲虎噬女拔刀斫虎奪父還詔皆賜粟帛令州縣歲時問焉開封府徒有婦朱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夫夫曰與俠少博不省也屢勸諫不聽已犯法徙武昌父母念不可與長也欲奪而嫁之婦不可夫瀕行一夕自經死王則反貝州南趙學究女有姝色赧致欲妻

之日唾罵求死不得紿以必擇日禮聘乃許則歸之請期焉及期浴泣登輿已自經輿中靖康之難新鄭張晉卿妻丁爲金將所得挾之鞍投地下者數四罵賊死建炎初汝州王氏二婦爲金掠置舟中自沈漢江死和州徐閎中女爲羅賜濱軍所得欲汚之罵投江死金道三吳興人吳永年妻及娣自沉死潘明州貢士鄭覃爲虜得罵不屈躍水死妻董與從死盜劉滕滕縣女董美不屈死盜掠歸淮臨淮王宣邀妻避不可曰婦不出閨閫遇賊死盜掠方城范李純妻師正言驥子也罵賊死曰吾不辱吾父正言方直敢言有大節故女云臨江貢士

歐陽希文妻廖身蔽姑逃之以身死龍泉李生妻梁不辱赴水死時世亂乏食盜掠人以食滁州丁國賓爲盜掠將烹之妻泣曰夫族亡且盡獨夫存請代賊釋夫而就烹樂平王褒妻趙亦身蔽死脫褒盜掠南劒州小常村有婦不受汚就死所死處迹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溼或削去復見覆以他土迹愈明盜寇儀真將作監主簿馬元頴妻榮與姑及二女出逃難姑素羸榮扶掖不忍去爲賊得欲汚之不可殺其女刦之不可罵賊死紹興盜作南雄李科妻謝真陽吳琪妻譚皆不屈死臨川涂端友妻陳爲盜得汙之不可與衆婦並幽一室中

乃婦以金帛贖得釋陳慷慨歎曰从幽賊中誰則明之何面目復登涂氏堂乎駡賊死蕪湖詹氏女父授經里中老而貧女事之謹遇盜陽自屈免其父免其兄一躍入水死陳公緒妻劉海州朐山人紹興末金犯山東公緒捐其家南徙妻劉適歸寧不得偕獨留北緯蕭自給音問絕不通十餘年或勸之改適不可曰不二天公緒亦不他娶曰吾妻不吾負也子庚年稍長思念涕泣傾家結豪俠往來淮甸間求得之卒以全

○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有操行親黨有婚會母赴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罷會楊氏還則乙死

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張文饒恐人也億楊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苛劾之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逮女訊詞不更乃掘地爲坎縛母子其中旁列熾火問以水沃之垂絕者屢矣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死矣願一見母而死既見謂母曰母清潔表天日奈何受此汚辱必母自汙吾今死將訴寃於天言訖絕於是石泉地大震者三日聲如雷天雨雹屋瓦皆震勘官李志寧乃震恐夕具衣冠禱于天儀假寐若有猿墜其前驚寤呼吏卒索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殺人者袁姓乎忽門卒報張氏饋食人袁大進執之曰

殺人者汝也。袁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殺之。揚乃免。時女死纔數日。廬榜所居曰孝感坊。

○陳堂萷者。漢州雒縣王氏女也。操行爲鄉人所式。頌呼曰堂萷。堂萷者。里俗尊母之稱。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卒。堂萷奉舅姑孝。幹家有法。家日裕。舅姑安之。時小姑尚幼。堂萷鞠教之。及笄。厚齎資遣焉。舅姑沒。小姑求分財。盡室中所有遺焉。未幾。小姑所得財爲其夫所盡。又買田治屋。撫其甥教之。甥卒。又撫教其子。他親屬貧不能存者。敎養婚嫁至三四十人。里故家毋氏貧

貲其女酒家堂前贖歸焉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以孝友儒業著乾隆中表門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貧事姑孝盜焚剽里舍遠近逃避姑篤疾不能去侯守視姑側終不去盜挺之仆幾絕賊退蘇見道旁一篋發之金珠也族婦以爲己物攘之分共一謝侯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終不可竟貧餓終身焉

○林女永春人笄未婚紹定中寇犯永春女入山避猝遇寇度不得脫紿之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欲死於家耳不辱也遂遇害三日斂如生

○董八娜鄞人虎銜其太母女手拽虎尾以身代虎釋其太母銜女去守聞祠祀之

○曾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將樂令令土豪各爲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黃牛由傍自爲砦以居一日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悉召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等必用命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齋資犒之衆感奮晏自執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鄉鄰人挈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飲之於是聚衆日廣與

其豪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練訓之有急互犄角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稚數萬計知南劒州陳韡遣金帛奬之名其砦曰萬安晏悉散給其下又分五砦人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開慶初元兵陷岳陽巴陵韓女甫十八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枉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元陷撫州臨川王婦梁嫁纔數月與夫約不辱已被執軍帥欲汙之紿之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後可帥以金

帛與其夫遺之并與一矢却後兵巳即之婦度夫去遠
罵賊死德祐中元兵入浙東臨海王婦執舅姑夫皆死
迫納之婦號慟欲自殺不得乃陽謂帥曰吾舅姑與夫
死而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君焉用之願得爲
之衰期而聽命許之師還行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嚙
指出血書山石南望哭投厓死血清入石化爲石天陰
雨墳起如始書元至正中杷守爲立祠嶺上易名清風
嶺元破永新譚婦抱嬰兒隨舅姑走縣學文廟中匿虜
至殺其舅姑執婦欲汚之不可臨以刃趙罵曰吾舅死
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從吾舅姑死耳豈顧生哉遂遇

害血漬於文廟兩楹間八甎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寫影在地見者神竦髮立凛如有生氣也或磨以沙石終不滅煅以熾炭狀益顯如新景定中盜破進賢吳中孚妻王自沈死元阿木破銀樹堨得運使趙淮使詣揚州招制置使李庭芝降淮佯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制使男兒死即死耳毋降也阿木怒殺之棄其尸江濱淮妾俘軍中盡解其衣裝賂較請購尸得之焚骨置缶中操小舟赴急流仰天慟抱與俱沈死

○招諭使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明慧通女訓事舅姑奉祭皆式禮宋亡枋得起兵安仁敗亡之閩武萬

尸者以枋得豪恐後且扇變必得之捕其家李攜二子匿貴溪山中採草木食之巳信兵蹤迹至下令曰所不獲李氏者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乎出就俘明年徙繫建康或指李言曰是明當沒入李聞之撫二女泣曰吾豈可再辱解衣裙帶自縊死枋得母桂氏賢自枋得逋播嫠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人問之曰義當然也何悖人莫不太息賢之

○福建招撫使劉仝子倡義抗元死有司執其妻林勒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以忠義報國何謂反事不成天也豈顧辱哉汝知去歳有血書壁義不降而死者乎

是吾兄也吾死且求治汝於地下何以生爲遂遇害兄謂林空齋也乃郝節娥嘉興人出娼族不樂乞爲良不得母與少年期因叢祠具酒逼之挽捽與食飲嘔噦蒲地歸陽渴求飲赴水死而高郵奴毛惜惜者恥事畔臣榮全不屈死嗚呼謂天性不貞哉

○宋進士朱甲妻郎氏湖州安吉人朱官浙東卒郎護喪還至玉山世亂道梗留居之豪柳強委禽不許夜棄裝奉柩去柳邀之道中以死拒得免抵家養姑謹姑病禱天刲股肉進啖而愈姑卒以毀聞元大德中表門時東平鄭氏大寧杜氏並少寡守志刲膚療姑病並見旌

○麗水二賢母者林侑妻周侑子鄉貢士江婦徐也周知書奉道法夫卒奉姑謹主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竄澤中寇追射江棄兒走依周婦　避地東山聞變扶媵人間行往迹之又遇盜時周既老矣盜麾之去而追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生也周事神謹默禱神而寇忽目眩若見有負裝橐行者急持戟趨徐之得脫去自翳灌莽中盜去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焉怫怫啼也媵急呼曰兒在矣兒在矣亟腹以去兵退迹江尸得焉而家燬僦舍以居甕盌敗

帷婦姑相爲命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説其再適則指兒
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此兒吾何忍棄之天未降割
林氏兒幸成異日持酒酹林氏先塚姑之慶也吾之願
也即夙䁲矣兒幼多病母太母日夜保護之稍長自刻
篤於學鄉先生潘架閣弼奇之〻女焉問二女長辭厂
林生徽而貧次女曰惟命遂妻之荆釵練裳提甕出汲
忘其家之富盛也奉二母孝徐晚嬰末疾不能行潘晝
夜扶掖疾革割股肉雜淖麋以進後定老舉元延祐進
士爲秘書丞追贈父母如其官則前所棄兒也子孫多
舉進士至大官徐壽六十有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

十有一

○朱母戚氏者義烏朱震亨母也婺州金華人蚤寡宋季亂家單甚艱勤㒒悴事舅姑無怠遇諸子恩而嚴訓之於義方子幼嘗戲取人一雞卵母怒曰是而所當取耶笞而還之震亨長遣從許文懿公游脫簪珥資之學無倦遇娣姒和視娣姒子如己子理家政井井稍益裕而父貞孝先生紹貧且病迎就養烹藥進食晝不去者三月病乃蘇留十年乃卒不以喪葬爲昆弟費悉庀之母兄夙育其三孤朱辟從女貧不能行者畢撫嫁娶俗貧家產子多輒溺之不舉母以倫理訓飭以粟帛佽之

賴以生者甚衆御臧獲嚴而有恩終老不忍去後年八十又三壽矣子頒自荊侍諸孫林立內外姻戚集爲壽母言必書史秩然文聞者歎息敬慕之又七年猶康寧不衰旦起盥櫛呼子孫前曰吾氣覺益微其逝也夫就枕寐迨日晡卒

○苦滅古麻里氏康里國王族婦也元太祖拔康里母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幼而國破無依欲歸朝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駝重負突入營驅不去旦繫寘營外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所負皆重寶也驚曰始天欲資我東耶遂載二子越數國馳

詣上都具以獻元主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居焉居二年謁帝欲歸國帝曰昔何來今去何也意豈有不足耶對曰昔以國亂無主歸陛下賴陛下威德國稍定欲歸守墳墓耳妻二子願留事陛下元主喜立召二子入宿衛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從憲宗伐蜀矣至和寧聞憲宗崩諸將還而二子獨後以爲憂過古廟禱焉吿聞有神語好好者而不知其解問國人通漢語者知爲吉祥語乃還舍則二子至矣遂留居焉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母以福壽終孫阿沙不花後爲右丞相封順寧王其繼室別哥倫氏有至行王薨寡居三十年

未嘗妄言笑。身不華綵。詔旌門。與元配並封順寧王夫人。

○崔烈婦者。周朮忽妻也。從朮忽官平陽。金拔城。下令官屬妻子匿者死。自首者出之。時朮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挈幼子禎自言。將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乎。辱也。予吏金請書之紙。吏曰軍令也。不敢令崔自拔袖懸筆書。出焉。既出將帖命追之。伏土窖中三日。乃得免。未幾朮忽卒。崔年二十九。誓不更嫁。斥麗飾。服布素。以資產遺親舊。放遺僕婢。躬紡績。自食有權貴求娶。自毀面絕之。治家教子具有法。後四

十年乃卒

○郭三妻楊東平須城人三從軍襄陽楊留事舅姑以孝聞夫歿戍母欲奪嫁之不許久之夫櫬還舅念婦年少終改適不欲令𦘕子鰥處地下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悲憤不食自經歿與夫合葬焉

○山陰令李如忠妻馮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世家女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卒繼娶馮尋卒馮引刀斷髮誓不他尋遺腹生子曰伏蒙古族在北者聞如忠歿有遺貲相率來山陰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蕭然獨與旅櫬留朝夕哭隣里不忍聞久之鬻衣居夫喪載山攜子

廬墓側時年甫二十有二羸形苦節爲女師自給父母來視勸更適破頭流血不肯聽居二十年竟護喪還汝上葬焉

○翟榮妻段氏隆興人無子乞養子爲子卒段年二十六養舅姑孝舅姑没榮諸父汝利賴其田宅逐之曰疾去汝子假子也何得有吾家產段曰產非所計但再醮亦不爲也退入寢引針刺面墨漬之終不貳時少寡矢節者與和吳氏以刺面成紀謝思明妻趙以髡髮曹子英妻尤以嚙指並著節得旌

○李女者建寧浦城人父無子母卒毀不茹葷三年治

女工供祭祀奉父母苴吉畢具父黨以許邑人鄭全未嫁鄧武豪陳良強委禽焉女斷髮求死卒歸全事舅姑有道全沒悲哀不食數日死

○武用妻蘇眞定人用疾刲股肉以進疾愈生子德政而卒夫兄利其資逼嫁之不聽未幾夫兄死家惟三弱孫蘇取育之德政長事蘇孝有異感事聞詔表門復家

○齊闔妻劉河南人闔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貧無依不再適勢家強婚之劉紿之日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從汝矣是日詣天寧寺浮圖絕項叩天欷歔自墮死

○秦母者晉陵秦閏夫繼室柴也閏夫娶柴甫生子而卒。病且死以前妻子爲托家日落柴辛勤績紡撫二子篤恩遣就學督教之至正中晉寧盜作前妻子爲賊得在賊中官執之論死柴引巳子詣官訴願以代次子亦前請曰從賊者我罪何可加兄瀆死不易言吏疑次子非柴出訊他囚知之乃太息曰嗟夫婦不忘夫命信也子赴死成母志仁也上其事免之旌門復徭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夫病篤執王手以妾所生子爲囑而卒王蓬垢廬墓側以妾子置左右飲食煦嫗之終喪子復死親戚携酒饌祭墓上方行酒王自經樹上

烕同鄉費隱妻王亦自經從烕焉

○吳教授世昌妻丘氏陽穀人成童失父佐諸兄奉母以孝聞世昌以明經爲浙江舉倉委會焉既歸奉舅姑和先後畢中矩嫠無踰節夫有姊出適舉所齎資予之吳同爨三百指丘主家政洪纖費皆所自出視群從之子巳子也日聚家塾中執經盂服如一人教授官寧海侍姑往舅獨留寧海有水鮮奇珍先寄舅而奉姑姑沒毀骨立歲大儉道殣相望縮衣食以賑族婣人尤以爲難晚教子讀懸燈坐不夜分不休元季亂避地深山中得疾卒

○張文孫妻賴名道慈子婦陳名道真古田人也賴歸張生子一清而夫卒年甫二十九元季亂家毀於兵殊困人諷之改適則泣曰張自浮光遷閩不絕者一綫何忍去之一清長娶婦廖生子矣而廖卒陳來繼室事姑孝而遇廖生所子特恩姑晚有末疾陳扶挾臥起者十餘年子以寧幼穎健記陳夜宿火四鼓輒起爇燈呼兒讀坐其傍相之以寧嗜讀或忘食親匕餧之舉進士爲翰學士累贈王母母皆清河郡夫人

○樞密斷事楊伯瑞妻王台州黃巖人斷事死國事王年二十有七生子甫兩月力護喪還葬屛鉛華不御襛

貴人強委禽焉走斷事墓自剄不殊從母奪刀抱持之以歸旦復斷髮竟以全

○耶律文正妻韓開封人元行省左丞渙女也嫁六閱月而夫歿無血屬乃還依父母以居會母弟敏卒與敏妻賈約毋再醮同心事父母孝愛飾備無何賈卒哭之慟不食者三日養父母撫賈二子如賈存

○姜義姑者蘭溪姜澤姑也字道眞姜以貲雄於鄉澤生三年而父卒又三年失母貪賴者挾黠隷爲姦利內外蠹觸之時道眞已嫁爲金華楊氏婦矣撫澤頂泣曰嗟夫姜氏之不絕僅此耳脫貪賴者圖所爲膩口則奈

何挾以歸鞠之稍長俾從鄉先生學卒立之復先人墓田於是澤事姑如母終其身立宗人子後焉

○大名王德政妻郭少孤事母張孝豪家納聘張不許而德政年四十餘貌古陋以學行教授里中張貧不能敎二子欲納德政爲贅婿使敎之宗黨交諫郭氏順母志許焉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敎二弟有立德政卒郭方二十餘矢無再醮以給麗水葉珂妻湯年二十一勵節行事舅姑盡禮撫二子有立都水監朱虎妻茅坐事家簿錄豪家欲妻之茅以女子三人襁相連結晝夜倚抱哭形貌銷毀竟不屈託永明尼寺以居憂憤卒紹興

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歿斷髮誓不貳事姑孝姑病風失明聞人手滌溷穢時時舐其目目爲復明姑卒與子親負土終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人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袁氏三節者涇陽袁天祐之王母母及妻也天祐王父及父皆歿戍王母楊母焦皆守義天祐亦從軍歿妻焦尤少亦守義以終澤州三節者張興祖妻某王母者母也興祖卒或諷王改嫁婦泣曰妾王母母竝以貞操聞妾而有他志是忘夫而辱先人也忘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有死不爲也嫠居三十年奉舅姑生事

殯葬無違禮。具得旌。霍氏二節者。鄭人霍耀卿顯卿兄弟妻也。耀卿卒。妻尹守義不改適。顯卿繼卒。妻楊矢與姒俱脩婦道。事姑二十餘年。而邢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以節孝見褒。內黃趙美妻王。夫歿不改適。舅欲以族子與繼婚。堅不聽。迫之自經死。甄城丁從信妻李。年二十寡。父母迫嫁之。走詣夫冢。本欲自縊。不得還入室。更新衣自經死。瑞州李馬兒女。少寡。勢家欲奪之。詣夫墓哭。自經死。俱表門。

○趙孝婦者。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得美食必持以獻姑。自啖麤糲。念姑老。卒不諱。無從得棺斂。

醫其子富家得百緡買棺易治之會鄰居火風烈爇且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慟呼天籲反風風忽變棺得不燬人以爲孝感云

○朱女妙凈者山陰人幼哭父畢明尋矢不再嫁字之家貧歲凶母子相依爲命節孝凛如也士人王士貴重其行以禮聘娶焉

○白孝婦太原人夫慕釋棄家去爲僧不顧父母之養白年二十留養姑不去服勤織紝供姑九十餘卒竭力營葬祀之終其身

○江文鑄妻范氏奉化人婚之夕未合巹而夫暴疾范

曰我則既入門矣入江門則江婦豈復有行哉撫諸子如子終不還。

○戶主事趙野妻柳蘇城人許婚而野卒柳哭盡哀誓不嫁父兄欲奪志不可寢疾不飲藥而卒冠州趙女許爲李氏婦而夫死不嫁養父母父母没負土爲墳以孝稱其他終身不嫁養母者宣城葛妙真若吳氏三女子俱得旌。

○天曆初兵掠河南洛陽趙彬妻朱被執逼與亂不可兵怒提曳楚辱之度不免紿之曰舍後井旁有瘞金當發以遺汝信之踵之行抱三歲女赴井死偃師王氏女

女與其姑援溺死○龍溪陳媧才妻蔡氏自沈死○龍泉湯煇
妻張氏剄死○湯二女以父母見殺觸死○順寧地震
臺叔齡屋壞壓不能興會火作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
焚叔齡呼妻曰吾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
汝兄死吾無用復生自投火中死
○天台三節者杜思綱妻陶宗媛及女弟宗姚若弟秘
書監陶諠妻王也初思綱娶沈生三女及子勣而死陶
爲繼室生一女而思綱卒宗媛不再適奉姑謹視前室
子如所生長育婚嫁之矣元季亂台饑於盜宗媛護姑
匿不忍去爲盜兵所縶驅之行不聽剄死于頸深入二

寸餘不見血而死是日宗婉歸周本亦死方急時諠妻
抱子長出走巳力竭謂傳母曰兒存吾不死矣赴南隣
杜氏井死當是時歙人羅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鄉井妻
蔣氏盡捐奩中資相之盜犯歙宣明謂妻曰我素負殺
賊名盜必屠我家汝從行毋留蔣曰婦人在軍中氣不
揚妾有兄弟在香山砦可守也灑泣別無何歙城陷賊
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悉力攻蔣炮炙行觴命蒼頭具
醉飽以二子屬蒼頭曰我誓不受辱死決矣不可使羅
氏無後汝護二兒還主翁言訖出遇賊砦崖上赴崖下
死焉長子及蒼頭勝皆遇害寇退蔣從子志道從積屍

中緑崖下見貞婦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窣窣動啓視之幼子也抱以歸

○謝烈婦芾婺蘭溪吳履妻也金華人年十三適履勤禮執誼幷其志不行履貧常客游謝奉舅姑舉寘祭必共盜破睦州謝謂履曰盜得睦必東窺妾衰瘦如柴旦暮盜且至吾不能挈諸幼遠遁決矣及今買舟東下儻免乎履貧窘難於行曰勿恐有履在謝恚曰不避盍歸我母家母家有深池即有急有處所可無辱也已履出城南謝丁寧語如初履未反蘭溪兵潰東奔者不絕雞再號謝褁糧扶幼女出走幐以小兒從厥明力憊甚手

牽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若死而死耳身不可失也避入金華山中賸棄小兒道上逃去已赤幟偏山谷呼噪擄女婦謝虔不免力捫蘿上抱女下投崖死屍歸求之浹日始得屍母與女相向貌如生宋景濂傳之曰戊戌之變濂女弟婺亦秉節沉淵死胡仲申翰曰嗟人商淵妻張賈誠妻宋亦溺死猶皆曰儒家有所聞至婺女董婦皆里巷與女婦耳亦死其張氏家僅編伍業妝匱一旦聞難妻死二女從死幼未笄亦死而天台狄恒妻徐被盗執給賊取水飲自沉死吳氏婦以梅塘水絜且深沉焉後數日得屍雖盛暑如生新昌史周

如祗女不屈死是時台浙諸婦卓犖見紀載如此者。岀
文獻在金華故也孔子曰足則吾能徵之矣謂文獻可
簡哉。

○鄭宜人羅氏名好安信州弋陽人幼誦列女傳甚習
年二十歸同里鄭琎琎家世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
間言琎以功擢鉛山州判官羅得封已信州陷羅度弋
陽近必不免取所佩刀淬鋩之兵至自刭死漳州萬戶
府知事闞文興妻王建康人從文興於漳盜攻漳文興
戰疾力死之王被執紿賊收夫骸請從積柴負夫屍燔
焉火熾烈即自投火中賊陷長樂柯婦陳被執罵賊死

父臥病見女至呼不應駭之已有自賊中歸者言死狀
乃知非人也明日屍逆流上夫昇歸斂焉房山愲房山
王士明妻李與其女俱死李婦劉遇賊饑烹其夫請代
得烹死元末亂官軍復嚴州而縱掠威平俞士淵妻童
身翼姑抱護之不去諸惡牽之去罵不屈亦斷其左臂
愈不屈復斷其右臂如初群惡乃皮其面而去乃遂死
始童事姑孝姑難事寡恩童順事不拂卒死其難君子
以爲難高郵有張女以艷聞匿複室中賊得其父母刼
致之女不得已出拜賊賊喜呼其父母爲丈人媼授資
焉以女行女辭去度稍遠赴水死盜 愲浦城執徐嗣源

欲殺之女請代舍之以女行徐題詩桂林橋赴水死松
陽周婦毛罵賊死汴梁丁尚賢妻李與其家並死儒士
李讓女順兒自經死紹興呉守正妻禹抱幼女自沉死
張士誠陷諸曁王珙妻蔡避兵長寧山賊犇至造楮鏤
方沸蹈其中死破杭州黄仲起妻朱與其女俱死妾馮
從死仲起弟婦蔡抱幼子與乳母湯自經死慱與焦士
廉妻王被盜執縛曰家墓田有藏金可取之王至墓所
哭曰得死所矣與妾桂皆死紹興兵變德清稅務提領
張正蒙與妻韓並縊死女池奴年十七聞之泣投崖死
龍泉季說妻何亦死深水袁女少失父獨與母嚴居家

極貧母病癱臥床者數年矣女奉養周盡至正中兵燹其里隣婦呼避火女曰我有母何可避入室抱其母燔死山陰徐允讓妻潘賊至夫代舅得死潘紿盜請得焚夫尸火熾赴火死陳淑真富州陳璧女也璧儒者避亂之隆興陳友諒寇隆興淑真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曰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辱不如死也明日隆興陷溺東湖水中水淺不能死賊抽刃脅之不聽中矢死同郡李宗顧妻夏亦儒家女賊至赴井死劉氏二女子登樓自經死婢鄭與奴從死陷茶陵于同祖妻曹與夫訣自刎死妾李驚抱持之不殊且迫

意死冀寧李弘益妻申念不欲以身故爲弘益累先事死弘益再娶安而卒安薰沐從死河東亂監察御史張訥妻劉盡發貲給家人若子婦死馬宣慰副使孛羅妻高麗人聞夫死積薪塞戸外自焚死大同張思孝妻爲貊高兵所執不屈死婦劉伏姑屍駡不絶亦死狀元張棣妻王遇盜赴井死姑哭之慟隨俱死宗王黒閭女遇難自縊死進士安志道妻劉駡賊斷舌死大都陷許定使程徐妻金抱子女投井死有趙嫗者與其婦溫高徐謀洪死趙自經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各竝死徐禄妻岳及母王二女一子赴火死永平王宗仁

諄妻攜一女赴水死賊陷太原行省參政王時妻安與妾李赴井死太原人王履謙與妻徐氏二女二孫女避亂岩谷中賊至投崖死大寧陷帥鐵木兒不花之妻也先忽都與妾玉蓮罵賊死賊犯慶州州人呂彥能集家人謀所如往有姊嫠居泣曰吾嫠夫二十年又不幸無子今往何之吾死已夫出赴井死妻劉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亂離君可往妾不負君無往矣亦死二女二孫女及子婦王皆從死盜寇濟南濟南劉公翼妻蕭解絛自經死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從兄女也紅巾陷遼陽洙爲儒學提舉避亂匿資善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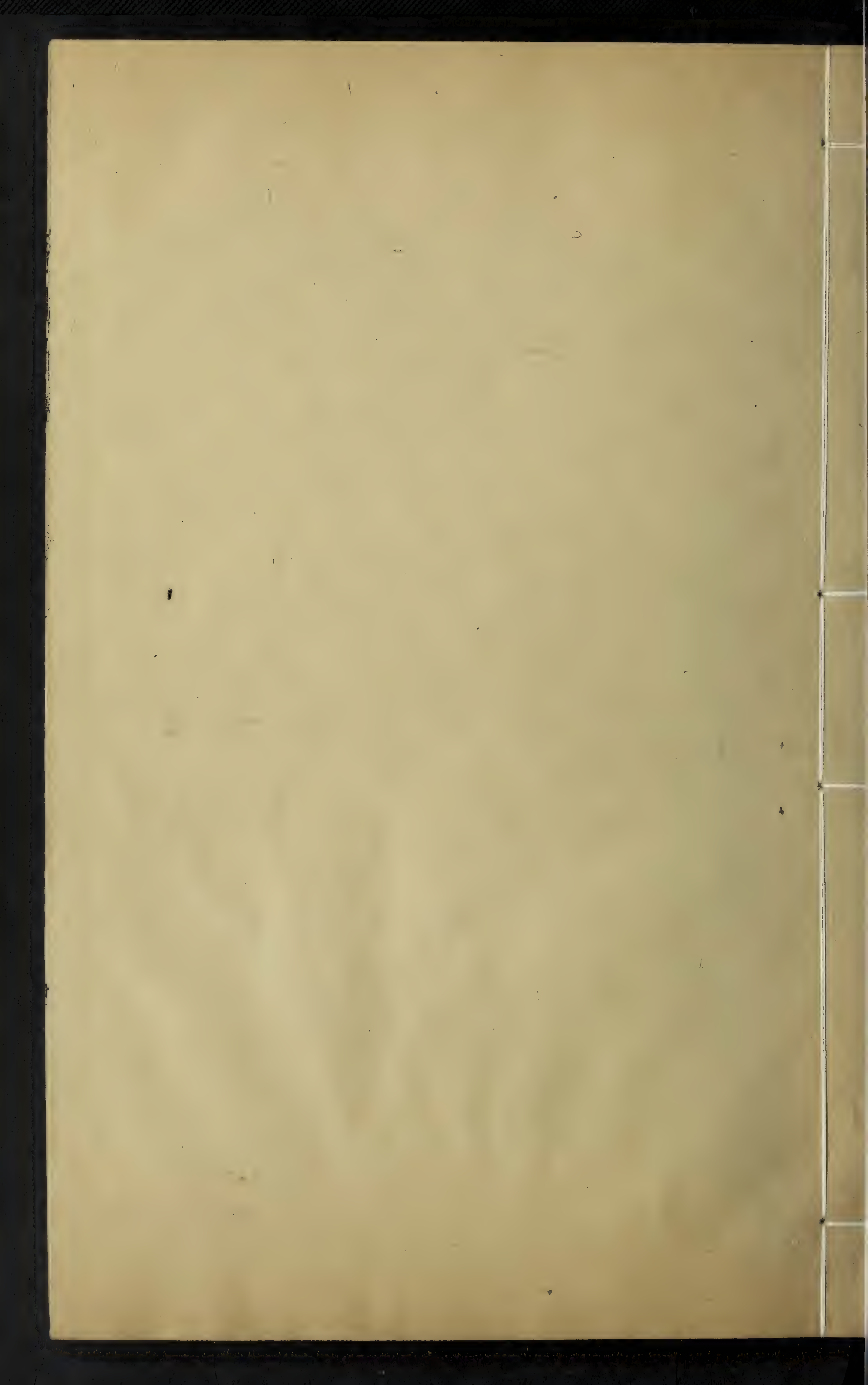
叱賊厲詐未之知也賊茸言誘之不可亦刼之不可已
知其夫死仆地哭罵曰吾毋死于賊吾女兒亦死賊今
吾夫又死焉吾得報汝當臚汝恐從汝乎罵不絕口死
至元中渤海劉平者戍棗陽攜家行至沙河夜車宿河
傍有虎至銜平去妻胡亟起追及之持虎足呼車中兒
急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車死至大中建德王女父
出耘遇豹豹搏之女聞父號呼聲走趨救以父所耘鉏
擊豹腦殺之父得生餘杭姚女虎齧母女逐敺之竟全
毋建寧方寧妻官夫爲虎所得奮擊虎全夫骸而歸俱
得旌當元時夫亡守志貞白不改適得旌者燕人張買

奴妻王馮翊王義妻盧睢陽劉澤妻解樂平楊三妻張其夫死從死者遼陽李君進妻王湖州同知耶律忽都不花妻移剌氏大寧爾妻趙濱州惠高妻李汴人孟志剛妻朱鈞州曹德妻侯雷州朱克彬妻周無慮百十人其夫沒守志養舅姑盡孝終喪襄事盡禮者冀人宋仲榮妻梁懷人孟妻何新建鄭妻丁渤海李妻劉氏之倫史具有傳嗚呼胡元以北狄主中國民彝大泯亂而史紀節行特著胡俗子收父妾弟于兄妻不恧脫脫尼雅吉剌氏孛世安妻王只魯花眞妻蒙古具以死自全謂貞不性生哉

論曰予述列女傳蓋屢廢書流涕焉傳自劉中壘孫有周而來迄近代繇卿大夫內子邦君室逮匹婦庶女繇正史所紀載旁及于百子集畧俱壹考衷於有道仁人而上下數千百年若此其寥寥也詎無闕文能無逸事吁嚱夫人耳目之所際者恒狹而幽隱莫耀者無盡也可不哀與抑聞之君子脩於昭昭者人得而知之而書之脩於冥冥者鬼神得而知之而質之彼其操行皭然不欺其志意將天神天明鑒焉書不書何有嗚呼可自信也矣

亙史上編卷之七十九







函史上編卷之八十

明　盱郡鄧元錫著

物性志

自乾坤以一氣兩體四序五運命之性而有萬之物生焉。物生芸芸，得氣以形，各正性命，可象可名，莫不各一物兩體四德五官，具體而凝成。故物之含靈者，恃息含生者恃液。恃息者，本乎天者也，以呼吸爲出入，而有聚必散，神去則機息。恃液者，本乎地者也，以升降爲顯藏，而有榮必枯，本瘁則枝彫。本天乎神臟形腑經脈孫絡，各其會處，有秩有伍，而含靈者壹不能自知本地矣。猗

儺無知矣而根莖華實枝當葉對生自下載上行沛沛一本其生之類也斯誰爲爲之也胎生乎精構合而胎凝胎縕腎精腦髓以生臟腑以成骨幹而脉營筋剛而肉柔百體具而胎乃反生既生而乳汁流飲之油油穀氣滋之血氣乃行夫母也能內任畜之巳爾嫗乳之巳爾腹之顧復之巳爾初無知無爲也卵生乎如彈一丸大體內全清陽濁陰白外黃中雌伏之隨暘光而轉丸嫗燠溫溫無何毛羽形體具而子生焉子生而神智全昭昭乎一曲水生者能水陸生者食陸草木生者茹草若木而足也又何知何爲也樹藝以樹乎穀有粒而藝

穀以粒木有實而樹木以實粒種而復爲是穀實樹而復生是木枝葉華茂性味香色無變無瀆也又何可知何得爲也故通天下一氣焉巳爾一氣生生焉巳爾一氣者二體者也厥陰肅肅厥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本天者天爲之生本地者地爲之成混合而凝二氣動盪鼓之以雷霆是鼓孰鼓潤之以風雨是潤孰潤日月引繩於上而寒暑應候於下是行孰行若或使之若或爲之莫見其形莫與其能而六合之間洪纖高下之男之女牝牡焉始且成也之男孰生乾爲之生之女孰成坤爲之成氣各有稟形

隨以成分陰分陽爲其精乾始畢始匪男伊始厥知大始坤成畢成匪女獨成物作之成有專氣有專能陽主陰輔爲其情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始有所乎萌終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得其所爲何始非始是始孰始令如而人者物藝而始之待之始者無已艱乎爲之始者不甚費乎而乾之知大始者易也天神天明大德嘉生風雨露雷勃盎充盈一氣中噓畢芽斯萌蘗之簧一鼓而萬響隨和奚難也何成非成是成孰成令如而人者物刻而雕之待之成者不已繁乎作之成者不已病乎而坤之作成物者簡也地載神氣翕

張奮與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寂無所造物自造而條成豐之冶一鼓而萬型成奚煩也豈壹觀大化乎雷一震而嘉生澤澤啓蟄趯趯一藏而畢坯户歸宅也風一條雨一潤而陵若載榮一烈以淒而萬竅怒號萬有毀折也日北近極而暑譎豐斗見孑　日農盛昌南遠極寒而物收斂成裔也近取之日方旦而天下有目者與華菖而俱張日既夕而天下有目者與群動而俱合以寂也其知何易其能何簡其爲物不二而其物生者不測也蓋一而神矣不測者神神爲無方不二者易其生生者其無體者也故萬彙　也萬形一形也既生且形并

非綸綸大塗小石蓍筤雚葦馬牛羊豕雞雉狗鼠各有物有則有宜有類也此物之精也命之性也川流敦化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爰厥有初造化始耑萬彙紛綸氏生其間如標枝然木石與俱鹿豕與群而誰與自珍故曰盈天地之間惟萬物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以不養故需于飲食而得養以生聖人者作教之鮮食教之粒食教之佃漁以食火化以食命之曰包羲包羲者庖犧也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而天爛然文俯觀法於地而地秩其理中觀於鳥獸之文下觀於五土之宜而文理一

天地也。近取諸身而人一天也。遠取諸物而物一人也。以六通四闢於天地之撰。神明之德渙然於理性命之大原。而河中有龍馬背負天地五十有五之圖數呈焉。於是始作八卦以通其德。類其情。而天地萬物之撰畢彌綸霽䨭於其中。故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而天下之性情盡於此。乾天行。坤地勢。震洊雷。巽隨風。水洊至。明兩作。兼山艮。麗澤兌。而天下之大象盡於此。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而天下遠求近取之物。又畢盡

於此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畢於此乎像也故易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有萬形氣之像也窮理盡性至命之總也當是之時有龍瑞而以龍紀官龍鱗蟲之長羽毛鱗介之所宗也遂于黃帝順天地之紀以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節用水火財賄正百物之名而命之繇是風雨時若人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命之曰屈軼鳳皇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麟木精麟仁獸鳳火精鳳神鳥也於是帝使伶倫者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因之遂十二律

黃鍾之宮爲律本少皞氏設鳳鳥氏之官爲歷正以司天玄鳥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鳥氏司啓青鳥倉庚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氏司閉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祝鳩氏司徒雎鳩氏司馬鳲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鶻鳩氏司事五鳩鳩民者也官具以鳥名重鳥也唐堯之盛命羲仲宅暘谷殷春命羲叔宅南交正夏命和仲宅昧谷殷秋命和叔宅幽都正冬曆象日月星辰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易俶而於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畢具察以敬授

人時。已舉舜而敷治焉。舜命禹治水。禹敷土。奠高山大川。刊滌封濬。四隩宅而地平天成。冀土白壤。兖桑土既蠶。是降立宅。土青上白墳。海濱廣斥。徐土赤埴墳。草木漸包。揚土塗泥。草大木喬。荆雲土夢作乂。豫土惟壤。厥下土墳壚。梁土青黎。雍土黃壤。田上上。一至於敷土。敷土治土也。土平乃坤中。乃平陰陽和焉。風雨交焉。百穀草木生焉。與焉。故敷土也。方禹南濟江。時有黃龍來負舟。舟傾。及舟中人皆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懼。視龍猶蝘蜓。龍俛首低尾而逝。天乃錫禹神龜。負自一至九之數。列之背。於

洛水出焉所謂洛書也禹感而叙九疇九疇者九類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九類也當
是時禹身治水益掌火后稷播有相之道誕降嘉種秬
秠穈芑荏菽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
實好實穎實栗而人民從育焉命益作虞以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朱虎熊羆以能擾服是獸得名也則命之佐
焉虞山澤之官主鳥獸若之者順之也曰予上下草木
鳥獸冥上下草木鳥獸爲一體也迨於九功叙九叙歌
命夔象鳳聲作簫韶簫韶九成而鳥獸蹌蹌鳳皇來儀
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則太和之德播於率土感靈動

之盡也。比舜禪禹。禹請枚卜以從。帝以昆命元龜。龜筮協從。信焉。蓍龜神物。紹天靈。取衷焉爾也。禹旣受命。賓以時若天。得天統。孔子所稱夏時者也。其小正書於鴈雉鳥鼠鷹獺梆杏杝桃緹縞之物。咸察施時若之政。故德格于皇天。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罔不寍。暨鳥獸魚鼈咸若。又收九牧所貢之金。鑄爲九鼎。象九州山澤之百物。而物爲之備。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而作時訓。貽後嗣以禽荒爲大戒。其後太康以逸豫滅德。畋遊無度。十旬弗反。爲有窮后羿所距。遂以失國。而羿恃其射也。棄民事不修。而好畋。寒浞者。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浞于原獸亾其國恤而思其牝
牡獸不得安其處德用大擾羿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
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因
德不厭爲夏后帝少康所誅夏德旣衰湯懋厥德以時
畋有司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降者從地出者從四
方來者皆入吾網湯咨嗟而歎之曰唯然物盡矣乃解
其三面獨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
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陽
德至矣被及於禽獸從而歸者數十國其後造攻牧宮
載自亳表正萬邦惟禹之舊服是纘以克受夏命迨天

不饗殷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受爲酒池肉林爲沛澤汙
池居會獸爲長夜之飲而商亾蓋天命之不僭如此周
起西羌古公亶父居豳爲犬戎所逼不可居于岐下胥
宇焉其詩曰周原膴膴其甘如飴言地肥美雖堇烏樂
荼苦菜亦甘如飴然可宅也於是乎彊理宣畝著闢其
荒穢而都焉皇矣美之其詩曰作之屛之其菑其翳修
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
其柘木立死曰菑自蔽爲翳作拔者屛去之也叢生曰
灌衡生曰栵修平者治之使疏密得宜也檉河柳椐樻
也啓辟言芟除檿山桑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攘剔之

翦去其繁冗也始屛除巳疣之菑翳次平治庬雜之灌栵又及於檉椐之小材檿柘之良木皆啓而辟之攘而剔焉以至於柞棫拔行道兌昆夷遯而王迹肇基其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王王季蓋其盛也於是天眷西顧曰此與宅而太王之季子歷甚勤王家生子昌有聖德格天爲文王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帝集厥命爰作之合洽陽渭涘俔天妹而大姒配焉美德義以廣宣內教關雎葛覃卷耳作焉其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哀窈窕思賢淑樂得之以配君子故以關雎與雎鳩王雎也鷙而有別生有定

偶而不亂偶常並遊而不狎故以比其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采之芼之言順流而取之又取而擇之已熟而薦之薦婦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其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黄鳥黄鸝也春和鳴而葛生追思之故以興其二章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葛成莫莫矣既成而刈之又濩而煑之苦功而絺成沽功而綌成親執其勞服之汗之澣之無斁焉勤女功也卷耳后妃之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傷馬虺隤傷馬玄黄傷馬瘏僕痡 即采采卷耳頃筐

不盈焉思念深矣於是乎業隆於宗周而化起於閨門其內政貫魚以宫人寵無嫉妬之心而子孫衆多樛木感焉螽斯頌焉麟趾應焉木下曲曰樛木樛而葛藟纍之荒之縈之以爲逮下比宜福也螽斯一生而九十九子以爲子孫衆多比福也麟之趾不妄解角用端有肉不妄觸其定鬬有時不妄鬬以爲公子信厚比福之福也其召南貧鵲巢采蘩采蘋鵲巢夫人之德也采蘩樂不失職也采蘋其化也其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鵲性彊而不淫知風之自而作巢鳲鳩不自爲巢於鵲巢居之以乳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丁而

上有均一之德故以國君積行累功致爵位爲鵲比夫人起家有一德來居之爲鳴鳩比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箋曰蘩蘊也夫人執蘩豆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故以爲不失職又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焉二章曰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蘋藻薄物也澗潦汙地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季女卿大夫內子少女也乃煩而不厭久而不解循其序而有常積其敬而益厚矣以爲有齋敬

之心焉是夫人之化也於是乎小星感之何彼襛矣騶虞應焉其詩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其二章曰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襛盛貌華莫襛於桃李亦莫襛於郁李故以比夫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貴重矣而終執婦道成肅雝之德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能敬以和於何不行故先王在矣麟定之公子何襛之王姬猶之振振焉猶之肅雝焉是文王之化也騶虞化成也南國純被文王之化人倫正朝廷治仁及於庶類草木茂盛禽獸繁殖葭茁於下蓬生於上豝獲於前豵殪於後故歎之言一

發而五者天子以備官爲節王所向一發而中臣下從之五豝皆中故以爲備官記稱大順四靈爲畜風合二南麟趾騶虞終焉太和洽矣故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迨于文王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德化大行於是乎作靈臺靈囿靈沼以育物作辟雝以宣化其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麀牝鹿伏言安其處不驚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於歎辭牣滿也言王道行於囿行於沼物各得所太和洽而教化可興辟雝成焉其後成王之世周公成文武之德作周禮以六官經官而覆載生成

之德各正具備其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曰三農生
九穀三農原隰及平土各有農任地九穀黍稷稻粱麻
麥菽菰蕡也曰園圃毓草木園圃樊園爲圃草木菓茹
果蓏也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虞衡山澤官曰藪牧養蕃
鳥獸藪牧畜水草地也此其凡也其地官司徒以土會
之灋辨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
宜阜物毛物狐貉屬阜物柞栗屬㲉堅固者二曰川澤
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鱗物魚屬膏物槖物也
蓮芡屬有槖甲者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
覈物羽物翟雉屬核物李梅屬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

物其植物宜莢物介物龜屬莢物薺棘屬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物無羽毛鱗介曰倮叢物叢之生物也於是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而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樹藝作材阜蕃馬其屬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之共祭祀之牲牷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衡以山事貢山物任虞以澤事貢澤物所謂職也又為之禁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布庶民不畜

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以趣民於職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藩界曰厲而分其土之人民守焉設禁令禁之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各以其時斬之則堅濡調令萬民時斬材非時而竊木者有誅林衡掌林麓之禁令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掌巡川衡之禁令平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焉大田獵則虞衡各萊其田之野以屬禽而薦角齒羽葛炭荼畢設官其囿人又掌囿遊之獸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

其其生獸其死獸之物獸不可家畜獵不可非時於囿焉
養之其之其備也夫乃夏官之屬職方氏掌天下之地
圖辯其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乃辯九州之國高山曰鎮大川百十里瀰瀁曰澤澤旁
宜浸宜草木曰藪水行曰川水瀦之資灌漑曰浸皆主
於阜六畜藝五穀繁鳥獸同其貫利焉九州惟豫并畜
宜六擾六畜具也穀宜五種五穀具也豫利漆絲枲并
利布帛荊揚畜宜鳥獸穀宜稻同而揚金錫竹箭荊丹
銀齒革其利也青州畜宜雞狗穀宜稻麥兗畜宜六擾
穀宜四種利皆蒲魚雍畜宜牛馬穀宜黍稷其利玉石

幽畜宜四擾穀宜三種其利魚鹽其畜宜牛羊穀宜黍稷其利松栢州各以其所有爲貢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王於爲田除害其記曰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麑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其於馬也重較人掌王馬之政頒良馬而養乘之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掌駕說

之頌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廋人時飼秣以阜馬節駕乘以佚特馬三歲乘習之日教駣二歲蹄齧絷治之日攻駒圉師春除蓐釁廄冬寒藉馬以蓐春溫淫除之殺牲釁之坊瘦也春草長始牧夏熱爲廡以庇馬清之已庌馬冬馬成獻馬其芻牧圉人掌之其大者具軍制中其春官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則又其本也於是乎經制大備而雅頌聲興表先世之勞中樂關雎葛覃卷耳爲風始以

二南用之朝廷邦國以移風而王朝賓師友燕兄弟合群下勞使臣各次其燕饗樂歌曰小雅而小雅首鹿鳴鹿鳴燕師友也鹿群聚則分背而食得美草欲食則鳴相召呦呦然懇誠發於中故以興棠棣燕兄弟也其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棠棣棣也鄂萼通言花萼之光明韡韡然花於萼附喻兄弟一體也其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脊令雝渠也水鳥在原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兄弟一體其急難之相應似之感之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

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也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鳥求友聲人求友生斯物感良能神理之自然不感神也哉故歌以暢之當是之時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治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乎萬物盛多能備禮可告功神明而魚麗詠焉繇庚崇丘繇儀笙焉其詩曰魚麗于罶鱨鯊魚麗于罶魴鱧魚麗于罶鰋鯉蓋鱨黃魴青鱧玄鰋白鯉赤也鱨鯊小魴鱧中鰋鯉大也又鯊長魴方鱧圓也又鰋鯉一偃一仰鱨鯊魴鱧性浮鯊鱧鰋性沉也夫罶嫠婦之笱耳其用功最寡勞佇魚自至取之而魚沉浮小大美惡與形色之異畢具有

而物之衆多可知也其詩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多患其不嘉旨患其不偕有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偕有而能時故全也其笙詩有聲無詞乃其叙序具之曰由庚樂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樂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樂萬物之生各得宜也而南山有臺之詩樂得賢之盛舉南山之有臺有桑有杞有栲有杻北山之有萊有楊有李有杻有楰與焉言鱣有鮪者與魚麗同義其會朝有樂其祭祀釐受陳戒亦有樂上原天命下陳祖德以格王正事曰大雅及化之成行葦賦焉鳧鷖應焉鴛鴦思焉

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夫葦
醜芀也至微末而勿之踐履者以方甲而苞方成象而
體葉方生柔澤泥泥然何忍翦也故勿之有傷焉不仁
及草木乎故以爲厚之至也首章兄弟三章燕饗四章
賓射燕射故以爲養老乞言鳧鷖守成也太平君子持
盈守成而神祇祖考安樂之涇大川也水旁渚沚也水
中高地水會曰潨山當水路絶水勢如門曰亹鳧水鳥
善沒鷖鷗也善浮其滅沒不可覓不妄飛集今自涇而
沙沙而渚渚而潨潨而亹流益狹勢益高而鳧鷖在焉
其安而樂之故以爲神祇祖考安樂之比詩曰鴛鴦于

飛畢之羅之言于飛則不飛不畢羅也二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摭其噣於左以右翼掩之而宿安之矣則不掩群不射宿不乘其不備也故以爲交萬物有道當是之時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召康公從成王游於卷阿之上王樂之作歌公賡繼歌而鳳凰適至故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鳳非梧桐不棲菶菶萋萋盛也雝雝喈喈和也嗚呼虞歌敕天周雅彌性虞歌喜起周詠藹藹多士虞鳳凰來儀周鳳凰雝喈故太和在皇虞成周宇宙間也而王業本於農周自始祖后稷以農官服事虞夏至不

竄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遷豳務農重穀修后稷之教豳人化之忠敬篤淳於隆古未遠故俗莫美於豳周公作豳七月訓王以王業之艱難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建寅月于耜夏小正正月農緯厥耒是也四之日建卯月舉趾言民畢出舍于田舉趾而事耕田畯田官饁田曰饁言同婦子者少者畢出于田老者率婦子往饁之而治田早用力齊可知也故田官至而喜焉又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場圃築場于圃也春夏物生

則治場爲圃種菜茹秋成矣則築圃爲場舉禾稼納焉露積之禾稼穀連藁秸之名先總藁秸而納之防霖雨妨穫後去藁秸而收之俾穀不溼腐穫道然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將言稼同先目八穀簡較之其圃雅甫田則上樂田畯息民之樂下歌大田報焉以燕饗隸小雅其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倬明大貌甫大也矣也十千謂一成田土地之穀入陳舊粟也言圃公歲取萬畝之入爲公賦儲畜之及積久有餘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爲賙助蓋自昔有年故陳陳相因如此又曰今適南畝或

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耘除草耔雝本也后稷之法一畒三甽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耨隴草因隤其土附苗根隴盡草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薿薿茂盛貌髦士農民之秀爲士者言昔既有年今適南畒農人方耘方耔黍稷又已茂盛是將復有年故進髦士而勞之勞之者勸之也又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音曄彼南畒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畒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曰幽公來止親循畎畒勸耕也掠取曰攘不曰取曰攘者以田官而下取田夫之食嘗之其必畏恖而不敢獻矣故攘

之攘左右不一攘攘而嘗旨否不一嘗見喜之甚取之矣上下相親之甚也豳俗莫美於饁豳風雅三舉之當是之時禾既易治易治且竟畝如一當終善且多不怒言喜克敏勞其敏有功勸之也末章稼如茨梁矣庾如坻京矣求千斯倉求萬斯箱往所儲者倉所載者箱不給矣是君上之慶也而豳公不自有也曰農夫之慶蜡而息之祈田祖報介福焉於戲風稱滌場用酒羔羊曰躋公堂萬壽無疆雅稱納稼黍稷稻粱曰農夫慶萬壽無疆蓋上下交相親一體而交相祝一詞也楚茨信南山善矣郁郁乎文甫田大田則忠之屬也善之善者也

其大田曰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種言擇種戒言豫事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也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用覃然之利耜從耕之而穀生生盡條直且茂大其力耕其若曾孫也民則何心以君之心爲心大順也夫又詩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方謂孚甲成實曰皁實堅曰堅頑矣曰好稂童粱莠似苗草方皁堅好而無稂莠非擇種者人力專陰陽和風雨時不能乃蟲災禾穉者非人力所及

祈田祖付炎火燔焉其於田其無遺心力也夫又詩曰有渰凄凄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雲始興曰渰萋萋渰鬱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穧束秉把滯遺棄也不盡取舉以與矜寡其焉嗚呼天澤先之公也不必先已地利公於物也不必在已斯天下為公哉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此其豳頌載芟春籍田祈社稷樂良耜秋報樂也以祭報隸頌其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有畧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除草曰芟除木曰柞主
家長伯長子亞仲叔旅子弟也彊有餘力者禮以彊予
任民以左右之者其轉移執事者也言耕疾力趣時又
詩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
女載筐及莒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言耘疾力也又詩曰實函斯活驛
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實謂種子函含
活生也驛驛生不絕貌達出土如射也苗厭然特出曰
傑緜緜詳[illegible]也麃耘也言耕耘具力而苗盛於是收穫之
而穡事成焉百禮洽焉其詩曰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

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矣有年也又詩曰載穫濟濟有實其積露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黍稷之芬曰飶椒況飶香烈也胡考目神黍稷國大寶故飶之香曰邦家之光亦神大賜故椒之馨曰胡考之寧蓋教民矣報焉載芟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斯良耜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且此振自似續嗣續也言今是之祈也匪今適然振古已然以有且有今也神其許我乎今是之報也匪今始然古之人實然今以似以續也神其予我乎故

風雅頌具王豳豳具三王重農於戲是化成之本也大道
也周之盛德也周衰而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而民幾厲王好利滋虐夫國流于彘宣王愼微盡下內
脩下攘盡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
東都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同齊龐龐盛貌又詩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
金舄會同有繹言會盛朝也又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
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四黃龍馬純也禮周人黃馬蕃
鬣言吉事所尚不猗言輔不失馳矣御如破矣射舍之
也非舍之舍也又詩曰蕭蕭馬鳴聞無聞也悠悠旆旌

見無見也流示諸會豐諸利而徒御曾不驚也三驅禮
前禽畢舉以公諸衆而大庖曾不盈也是之子之于征
也有聞而無聲也靜一之至也允矣君子展也其大成
也舍之舍者也贊者識其大笑焉不贊者識其小賦吉
日其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
彼大阜從其群醜伯馬祖田而禱之文詩曰瞻彼中原
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發
彼小豝殪此大兕則畢自盡以奉其上也王始即位惇
牧人失職興復之其後牧事成而牛羊衆多其詩曰誰
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三百維群

在群者不可數也黃牛黑脣曰犉九十其犉非犉者尚
多也蓋言言也曰爾羊來斯其角濈濈羊很而善觸濈
濈和不觸也曰來牛來思其耳溼溼牛病則耳燥溼溼
潤不病也曰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言降阿飲
泉寢息訛動其得所性也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
其餱言牧人持雨具齎餱糧從之順其性也曰三十維
物爾牲則具物色也齊其色而別之爲物三十則色無
不備而用無不周也曰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矜兢堅强貌騫虧崩群散也六畜死皆敗群羊爲甚故不
騫崩矣焉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羊馴擾從人意不

假轅策獨以脈麾之使來則畢來升則既升也其發王徂安富而德息白駒作而賢隱黃鳥賦而民哀洒水飛隼賦而譏與鶴鳴規焉而曾莫念聞也故功潰于有成而雅道窮至于幽王褒姒任奄人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人有土田而有之有人民而奪之詩人刺焉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當是之時政煩賦亂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詩人以古務農重穀燕饗惠下之道風焉其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若曰夫斯楚楚者茨也棘也薄言抽之荒久矣是我嘗藝黍若稷者也黍

與與而稷翼翼。翼翼者也。倉盈庾億。於是乎出。饗祀妥侑。於是乎生。皇饗薦慶。於是乎在。乃今楚茨若斯哉。蓋傷之也。當是之時。王沉湎于酒。而萬物失性。詩人思前王時在鎬飲酒樂豈之盛。感焉。其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言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魚大頒首。若長莘尾。爲得其性。其末章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言魚據於藻。依於蒲。樂於藻。安於蒲。王者俯身以順萬物。魚之所樂。王亦樂焉。魚之所安。王亦安焉。追鼠之。傷時之失其性也。瓠葉傷葉。禮也。兎首斯酢。不以燕而燕饗亡。若苕華。傷時鄙也。

其詩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牂羊
牂羊墳首大首也羊瘠則首大罶無魚則水靜三星在
焉云苟得食而足可甞飽哉而百物彫耗可知也至何
草不黄何人不將何人不矜則視人如草芥然用之禽
獸之不如故其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
夕不暇又詩曰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
道又曰哀我征夫獨爲匪人此何人哉繇庚崇丘物繇
道而各得其極又何世也嚱吁嗟傷哉曰知我如此不
如無生民不樂生王誰與久有此矣故雅音嬋而周東
迨于春秋列國力政人民愁苦物用彫耗兎爰歎其百

羅谷蓷悲其暵乾而衛懿公至以好鶴亡其國國處于漕齊桓城楚丘而封衛文公徙焉始建國而得其時制衛人美之定之方中作焉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桼爰伐琴瑟言初作室時宮中所樹六木皆以備異時禮樂之用其早計如此又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言春時雨既降農〻桑務急命主駕者侵星而往勸勞之其儉勤如此其早計也其儉勤也其懼思也其塞淵也故以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終焉騋牝多而畜富左傳所謂季年革車三百乘是也當是之時魯僖公亦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

農重穀牧于坰而富魯人尊之季文子請命于周史克頌焉其首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其二章曰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三章曰有驒有駱有騮有雒四章曰有駰有騢有驔有魚箋駉駉腹幹肥張貌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曰騅黃白雜曰駓赤黃曰騂蒼黑曰騏青驪驎似鼉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陰白雜曰駰彤白雜曰騢豪在骭而白曰驔二目白如魚曰魚魚今環眼馬馬之最下者盍具夫驈黃之純色侵至於騅駓之間色以及於驒駱之不純驔魚

之下材猶兼養焉矣無不具也而歸之思無疆無期無斁無邪焉心官思思無疆無期無斁無邪斯察則也明而處物也審而馬斯臧斯才斯作斯徂馬魯頌也夫先師孔子祖述憲章持載覆幬於川流敦化之德合而賤不得位沮焉而不施其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其為養與祭不得已而釣弋則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詩詠黃鳥止于丘隅歎之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見山梁雌雉色舉翔集又歎之曰時哉時哉矣雉之得其性也子路

莫之爲三嘆而作嗚呼聖人在上蠕動獲成若焉聖人在下狗馬被蓋帷焉使之必報之仁之周也釣取自至不絕流而網弋取中飛不乘宿而射義之盡也止樂其得止時樂其得時仁智一體之盡也措諸用則皆其東司而歷聘莫遇以卒老於行也歎之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明王不作聖王之瑞不復見而身之既老也因魯史以作春秋文成而麟至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薪於野獲焉荷以歸叔孫氏見麐而一角也以爲不祥棄之郊有以告者曰麐一角何也仲尼亟就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沾襟曰吾道窮矣乃歌曰唐

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重傷王瑞至而見獲也故絕筆於獲麟自是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糜爛其民而用之獨孟軻氏申明王之制欲制之田里教之樹畜家五母雞二母彘俾老者毋失肉數罟不入洿池斧斤時入山林俾魚鼈材木不勝用而百里之田勿奪其時俾民以無饑井井矣而世莫之用呂不韋相秦集賓客作呂覽具古爵訓之文先王對時育物之政可施用而於皇惡之廢徙死於蜀始皇自以用水德王務刻深省仁恩棄月令不用也浮江至湘山逢大風使刑徒伐湘山樹赭其山又塹山堙谷爲直道作

阿房宮驪山發北山石爲槨寫蜀荊材輸之入海求仙藥者還言爲大蛟魚所苦則射弩夢與海神戰不勝令入海者齎捕大魚具以往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物莫得其命戾鰲極矣迨于後世山林川澤虞衡繁毓長養之政不復見其設官獨主於利征漢文皇帝之世務農重穀躬耕籍爲天下先春和賑貸詔念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黃龍見成紀海內烝烝庶焉漢武冀師百萬歷年三紀以爭於不毛民困敝物耗而獲一角獸以療命之白麟改元日元狩以自褒宣帝加意民治重循吏民安其田里亡歎息愁怨之心而春夏摘巢探

繳弋射飛鳥畢有禁鳳凰黃龍見焉因用改元然相霸大討吏治之日京兆尹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議上奏天報神雀會知從敞舍來乃止則所謂五鳳神雀亦何可盡信也章帝之世平徭薄賦深元元之愛若脂養之令蕃輔克諧羣石德讓郡國所上符瑞合圖書文若以百千數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亦其幾哉後益稀濶遂絶乃魏晉匈奴漢若五代之季龍見于井鳳或數集多者九雛至或以蒼麟駕車則皆用鱗介羽毛之孽爲上瑞而不縣其本也孔子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

以爲畜故人情不失王者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妖孽數起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韓子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楊子曰龍以不見爲神令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不潛於淵而或見於井中是失職也鳳以覽德輝而下爲瑞而出於庸君謬政危亡大亂之際亦焉在其爲瑞也文中子推言之曰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五

典敦五禮庸五服章五刑措恩被於動植烏鵲之巢可以俯而窺也故四靈臻焉楊子傷之曰螭虎桓桓鷹隼[犭戠][犭戠]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言致之非其道也在後之儒乃至以詩書禮易春秋所稱爲非瑞以其所見者惑其所不見者於夏蟲何異則四靈爲畜雖偕來儀之盛古何稱焉禮中庸篇者窮理盡性至於命之括也其言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夫性者生之質也物不各有性乎性不剛柔輕重遲

速異齊乎不飛走潛躍大喬洪纖異體乎斯於何盡之曰是性之命也君子不謂性也乃中庸之篇首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命者性性者也不二不測者也萬物之一原也率性者率天命之性爲性並生並育而不害不悖者也萬物之彝則也脩道者本天之命因物之性生之育之持載而覆燾之使自得之者也可以爲天地人物極曰教也故盡性者至命者也教之所以立也學者得以學而至之故门教言貴教也其言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嶽而

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不自生其生物也以地地不自生其生物也以山川山以作之川以止之土中以播之是天地之大德也性之命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又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語天命也其引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以爲君子之道之所察語率性也又從而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脩道之教也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盡性者本中和以位育以高明覆物以博厚載物以悠久成物縣肫肫淵淵以持載覆燾物至德也夫故不能盡其性而云能盡人物之性者未矣不能盡人物之性而云能盡其性者亦非所聞也禮家記孔子若曾子子夏之言曰本命言性之命命之性器其其記孔子對魯哀之言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之謂生化窮數盡之謂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其必有終矣此性之命也其記子夏之問孔子曰商聞太易之生人若禽獸昆蟲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各有以生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十有二辰主月月主馬故

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也其餘則各從其類矣魚鳥卵生生于陰而屬于陽魚遊于水鳥飛于雲故冬雀入大水爲蛤也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嚾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無前齒有羽者脂無後齒從其類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故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聞之老聃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此命之性也子夏又問曰商聞山書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蜯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食水者善遊而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怫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系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此乾坤之美也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之謂仁若聖子夏退子貢進曰商之言微則微矣然人治治世非

精之也孔子曰然然各有其知能故本命篇幾精而多駁、旹雜老氏言、豈子貢之徒所記與、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內景火木外景金水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陰陽之氣各止其所則靜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唯人爲倮受天地之中以生也陰陽之精也陽之精曰神陰之精曰靈神者品物之本也聖人愼守日月

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閒不容髮立五禮以爲民極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以導民氣合五味以調民情正五色之味成五穀之實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此謂品物之本品物之本乎一氣二體而五常者也水火土金木之氣行於天曰五運水火木金土之質產於地曰五材其質在地其精在天故於天爲五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於地爲山爲川爲鱗羽毛介草木之物五味五聲五臭五色五方乎洋洋也命之曰五行東方七宿形如龍有心有角有吭有尾曰蒼龍蟲之鱗者屬焉故春其蟲鱗南方

七宿形如鳥桺爲鳥注七星爲頸爲員官喉嚨張爲嗉翼
爲翮曰朱鳥蟲之羽者屬焉故夏其蟲羽西方七宿形
如虎參爲白虎昴畢爲髦頭觜爲虎首主葆旅曰白虎蟲
之毛者屬焉故秋其蟲毛北方亥子爲物生所始故曰
元大瀆在焉其七宿象玄龜纏蛇合體爲玄武故玄溯
陰之所存也蟲之介者屬焉故冬其蟲介土王四季爲
中央其蟲倮曰人人得天地之中以生無羽毛鱗介以
生而食味聽聲被色以生羽毛鱗介之屬咸御焉猶中
央土王四季無專氣無成名而專氣成名者皆其氣命
之性以名也然亦動物蟲蟲斯生故亦曰倮蟲東方之

夷九種。種有十類。南蠻北狄西戎。稱之亦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聖人者能盡性。至於命。爲生民立命。命萬物而不物於物者也。他動物無倮而大者。鄭以虎豹之屬當之。虎豹本毛蟲。非倮也。唯人爲倮。曾子前言之矣。

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龍、神靈之精、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長能短、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沉淵易乾象天、其六爻象龍、乾之初曰潛龍、初陽最下、象潛於淵、時潛而潛也、其二曰見龍、龍不在田、大德則見于田、膏澤沃然、物以嘉生、亦以繁鮮、時見而見也、其四曰或躍于淵、四在上體、象躍、在上之下、象淵、淵龍所安也、其五曰飛龍、龍之飛、造天、霖雨沛然、時飛而飛也、其上時過位極矣、曰亢、亢者極也、雨暘極備極無是也、龍亢下有逆鱗尺、不可膺、賈子曰、往而不能反、故有悔也、亢極則戰矣、戰陰陽死生之所分也、其六者俱動變而之坤、曰見群龍無首、則變化無方、物不能制、故君德比焉、

易曰、雲從龍、龍嘘氣成雲、因雲以自藏、故不可得而見、江湖間、時見其一爪與尾、唯頭不可得見、而龍之情狀盡於此、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易大傳震爲龍、象重淵之下有動物、蔡墨曰、古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司之、故有五行之官、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能求其嗜欲而飲食之、龍水物、水官棄、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曰潛見飛躍亢無首、不朝夕見、誰能物之、邵子曰、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也、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

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

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鸛額鸞腮、燕頷雞喙、鴻前者軒也、麟後者豐也、蛇頸者宛也、魚尾者岐也、鸛額者椎也、鸞腮者張也、龍文者纖也、龜背者隆也、燕頷者方也、雞喙者鈎也、頭像天者圓、目像日者明、背像月者偃、翼像風者舒、足像地者方、口包命者不妄鳴、心合度者進退精、耳聽達者居高明、舌詘伸者能變聲、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聲若簫、其飲食必自歌舞、大音同金、小音中鼓、詩稱雝雝喈喈、傳稱和鳴鏘鏘、書稱鳳凰來儀、來儀者、馴狎相擾、久不去、來舞而有容儀也、故曰威鳳、亦曰儀鳳、雄曰鳳、雌曰凰、賈誼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鳳

飛則羣鳥從以數萬故於文凡鳥爲鳳以鳳摠衆鳥者也古文作𠦏蓋用靈雎鳳能爲其類故从朋夏革所稱鵾化爲鵬莊子引以冠其書則假以象陰陽之升降變化見天地一魚鳥非別有鵬鳥也赤鳳名鶉故南方宿鶉首鶉火鶉尾名焉　鸞和鳳類雄曰鸞雌曰和上古鸞輿順動鸞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故有虞氏之輅曰鸞車亦曰鸞輅後世德薄不能致作鈴名和鸞象焉禮春乘鸞輅在輿則聞鸞和之聲

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麟麕身牛尾、馬足、色黃、圓蹄、一角、角端有肉、含仁懷義、音中律呂、牡曰麒、牝曰麟、詩詠麟趾、得自行周旋象規、折旋象矩、游必擇土、翔而後處、不群居、不旅行、不犯陷穽罘罔、趾也、又咏麟定麟角、傳曰、不履生蟲、不折生草、定也、角也、蔡邕月令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也、

甲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靈龜玄文五色似玉似金向陽背陰、上隆象天、下平象地、背有槃衍而穹象丘山、四趾轉運應四時、玄文交錯象列宿、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者通天、知存亡吉凶、龜有靈德、故易曰靈龜、靈之也、又曰十朋之龜、重之也、書曰、比命于元龜、元龜大龜也、惟大龜爲能靈、又爲靈德

元寳則申申如也動則著矣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尺有二寸不常有國以為守龜曰納錫神之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古以龜卜以著筮著龜天地之神物也故易曰是生神物以前民用書曰寧王遺我大寳龜雖事甚煩大必受命焉龜天產著地產上有叢著下有伏龜則龜策之必相為用也龜動物頤含伏氣息深深不噎不食足自頤易頤初九舍而觀朶頤則不足貴而凶也古黃目為鬱氣之上尊爾雅翼曰禁中尊作龜形黃目者龜也古簠簋皆作龜形而大臣以貪墨坐廢曰簠簋不節蓋麟鳳龜龍之謂四靈

易八卦大象六畜具其卦大畜其繇詞有良馬犢豕童牛焉周禮大祭祀天官贊王牲事毛六畜徧六官司馬誦之地官奉牛牲牛土畜也春官宿眂滌濯省牲鑊其雞牲則其屬雞人共之雞木畜也夏官

田禽以享祀。羞牲魚。喪祭。詔馬牲。其羊畜則其屬小子奉馬牲。羊火畜也。犬金畜。秋官奉之。豕水畜。其必冬官奉之。今亡矣。爾雅釋畜有馬牛羊狗雞。而豕不具。具獸部中。魚曰牲。亦不列。以豕通田豕。魚水族。非可盡畜也。而禮有舒鴈舒鳧驢騾以乘。貍牲以捕鼠。今附焉。畜先諸鱗介羽毛。重民用也。易乾為馬。坤為牛。坤為牝馬。離為牝牛。乾。陽物也。性健。象馬。又馬於龍群。乾六爻象龍也。坤陰物也。性順。象牛。又土畜。德厚能載。造化權輿云、乾陽物、故馬蹄圓、坤陰物故牛蹄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乾為馬。坤乾之配。象牝馬。其傳曰牝馬地

類行地無疆坤象牛離得坤一體而爲火爲躁故畜牝

牛吉明順之順乃麗乎中正而吉也

馬字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牛字象角頭三封尾之形易乾爲良馬健而舍爲老馬健而久爲瘠馬健而骨剛馬爲用至大禮不用之牲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校人掌辯六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玉輅注種馬謂上善似母者戎馬一物以駕戎輅爾雅八尺爲駥駥戎也蓋種戎皆八尺獨種上善戎豈取力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齊馬一物以駕金輅道馬一物以駕象輅皆七尺田馬一物以駕田輅駑馬一物給王宮之百役皆六尺蓋五良一駑校人具辯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無齊道止田駑辭降殺爲國防白虎通曰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漢書曰乾六龍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詩四黃兩驂若駕六之證詩稱騋牝三千騋从來言進於馬有來無往也騋下於龍愈於馬亦良馬禮馬特居四之一不用

牝、衛用牝、明始復備諸侯之儀、又利生駒故矣之、魯頌
駉之篇、馬畢具、具上文檀弓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
殷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易白馬翰如、周尚赤、戎事乘
騵、赤馬白腹曰騵、明上周下殷、詩駟騵彭彭是也、詩曰
我馬維騅、我馬維騏、我馬維駱、我馬維駰、其先後與駉
之序合、蓋次明矣、而是詩則明馬雖彌劣、其御之滋盛
禮齒路馬有誅、傳曰、大夫乘駒、明天子諸侯弗乘也、荀
子曰、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今群牧所選馬千
六歲以上乃進御、則齒長矣、故齒之有誅、詩曰、嘽嘽駱
馬、又駕彼四駱、又乘其四駱、駱馬奈勞苦、天子之卿純
駟、故用四駱、爾雅、白馬黑鬣曰駱、廣雅曰、白馬朱鬣曰
駱、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則馬無分於黃白、但左
鬣一道遍黑如界、若今衣春絡纏然、則駱也、詩曰、駟驖
孔阜、六轡在手、馬赤黑曰驖、取馬色、赤取其堅壯如鐵
而名、馬悍者喜前、駕者喜後、銜駕馬、鞭爲主、悍馬轡爲
主、驖性悍、疑難御、今六轡在手、而已無所事於轡、是良
馬也、詩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騏蒼艾色、黃馬黑喙曰
騧、蓋騏騮中服、騧驪上驂、故服而驂之、古兩服兩驂必
同色、又大小相稱、故兩馬曰匹、匹對也、易曰、馬匹亡、淮
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乃小雅北伐塞四驪、南征來四

騏者、以宣王馬政愈修、馬滋廣、故雖騏亦習任戎事、非
獨四驪也、秦風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兒、的白
顛的顙馬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的以
顙以爲上、而九馬隨其後、貴的顙可知、莊子曰、齊之以
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是也、易、震於馬也、爲的
顙、在上、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顙、白陰色、二陰數也、其
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能妨人、非的顙也、爲
善鳴、陽在下爲聲、上耦象口開聲出、又爲馵足、爲作足、爲
足象動於下、馬足力、左不如右強、前右足白曰啓、啓訓
開、前左足白曰踦、踦言閉也、後右足白曰驤、驤訓騰、後
左足白曰馵、馵者、繫也、一說馵、懸足、謂馬伸一足、屈一
足、若懸然、作訓動、史稱騶馬春有肉數、行則先自弄其
四足、是作足也、凡獸白者、性必躁而好動、秦好征伐國
務於車馬、故先言駕我騏馵、乃言四牡孔阜、俴駟孔羣
馬富也、夫詩曰、乘乘鴇、爾雅、驪白雜毛曰鴇、今烏驄、取
色似鴇而名、詩曰、駜彼乘駽、青驪曰駽、今鐵驄、詩曰、皇
駁其馬、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
宗廟齊毛、戎事齊力、田獵齊足也、易大畜、九三良馬逐、
三陽居健極、其應上、陽居畜極、皆馬象、馬非馬不行、馬
良而逐、故以象畜之通、易乘馬班如、屯二四、兩著之、班

分布不前義、又下馬為斑、人與馬異處、故象屯、用拯馬
壯、明夷渙兩著之、馬壯則健行、明夷二馬壯則去之速
而免於傷、渙之初馬壯、則救之力而不至於渙、蓋貴馬
也、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坤為牝馬、為衆、有錫馬蕃庶象
坎於馬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坎陽在中
脊、上體之中、心、內臟之中、故象脊美心亟、前畫柔、象下
其首、下畫亦柔、象薄蹄、若曳也、曳謂曳足行不前、月令、
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夏赤騮、中央黃騮、爾雅翼曰、古
騂駁不入牲、天子法天象地、為車服以順時、騂也、黃也
翰也、皆純色、棄不用、騂與駱皆駁、而用之何也、月令、乃
秦呂不韋所作、秦以水德王、尚黑、冬、鐵驪以純黑應其
德、而蒼白水德所生、又近黑貴之、至於夏用騂、中央用
黃、秋用翰、皆與其所尚反、故棄而用赤騮黃騮白駱也、
古名馬有六駁、其白身黑尾、如六駁者也、有騶虞其白
質黑文、如騶虞者也、有騰黃、其縞身朱鬣、如騰黃、其飛
兎麗然蒼、其麒麟粹然黃者也、皆取獸之武健者為名、
蜀志、劉先主屯樊城、劉表將蒯越蔡瑁忌惡之、因宴會
伏甲、馬先主覺之、偽如厠、潛遁至襄陽城西檀溪、溪水
漲不得度、先主急呼所乘馬曰、的顱的顱、今日竟妨吾
耶、的顱一踴三丈、遂得去、北史、秦王苻堅、為慕容沖所

襲馳而走、水、墮、追且迫、馬踟躕臨澗、垂鞚馬不能及、則曲踞蛩之、堅攀鞚躍而登、以免

牛、大牲

爾雅、牛父曰特、亦曰犅、牛子曰犢、牛食草已、又復出嚼之曰齝也、馬牛通淫、其牝牡相逐不可制曰風、牛結陣以却虎、牛群遇虎、則環其角外嚮、雖虎之猛不能制、易、坤為牛、爲子母牛、謂牛乳子者、常舐犢、順之順者、遯、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革、鞏用黃牛之革、黃中色、牛、順德、革、堅可用、故固志固守象之、易、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福衡者也、初居最下、陽微、象童牛、四居上得正、當畜物之任、猶牛童而加之牿、止惡於微也、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又輿曳牛掣、謂用牛以駕、律書、東至于牽牛、天地之數起牽牛、牛者、耕植種萬物也、天官書、天田九星在牛南、農丈人在馬、新序、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古冉耕字伯牛、古制字、犂耕也、犂兩壁、耕皆从牛、則用以耕也、禮曰、郊用騂尚赤、用犢貴誠也、犢、未知牝牡之感、故用之、禮、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月朔月半親巡焉、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郊禘之牛角蠒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蠒栗、言角未出、如蠒如栗、握言

手可握、尺、取長而已詩、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捄長貌、禮
大夫袒而毛牛尚耳、牛壯則耳潤澤故視牛以耳、祭六
牲嘉號、牛曰一元大武、元頭也、武足跡、牛肥則跡大、牛
大牲故嘉號特隆、周禮、牛夜鳴則庮、注、久屋朽曰庮、謂
臭如朽木也、牛膏曰香、臭朽則不可食、戌右曰盟、則贊
牛耳、牛耳無竅、以鼻聽、盟於神、故正以不聽爲戒、禮、諸
侯無故不殺牛、以大牲重之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實受其福、殺牛盛祭、禴薄祭也、既濟五居尊而時
已過、雖盛祭不福、言祭在合時、不在於豐、淮南子曰、殺
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而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許
慎曰、穀者民之命、牛植穀、故王法禁殺、殺之者誅、故曰
必亡之數也、徐天衢戒食牛肉文曰、夫牛者、上天玄武
之精、下土之太牢、非郊祀不用也、有功於世、無害於民
其服勤效功、爲民食所從出、柰之何忍而食之、忍殺而
烹屠之乎、臨死觳觫、流涕若哭、皮解體分、猶張兩目、即
至戕若惻之、明有國憲、幽有鬼錄、故勿殺勿食者福也、
○羊、爾雅、牡羒、牝牂、牡羭、牝羖、牡好觸、壯則宜分、故从
分、畜之大率十羊二羝、以羝少則不孕、多則亂群、取無
角者、恐抵觸傷胎、羔、羊子、總名羊、產子最易無坼副災、
害、故羊子名羍、與達通、詩、先生如達、求成羊曰羜、羜从

守言守其美成而後用羊性善群故於文羊爲群犬爲獨羊成群必一雄爲之主舉群聽之謂之羊頭易兌爲羊羊柔外說草中內剛狠也由禮贄卿用羔繁露曰羔群而不黨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嘷類義飲其母必跪類禮德宜施於朝廷故卿贄用焉易曰牽羊悔亡羊性狠好前當其前牽之則不進縱使前而趨之則行傳曰使堯牽一羊舜荷蓧而隨之不能前隨其後鞭之則百羊一牧可也使烏獲藉蕃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倏若指之桑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言貴順也詩無羊篇言敬之之法甚具其上文亦順而已矣詩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早歸歸常先於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體似兌羊象九三重剛不中又動以壯羝象其上則壯之極疑於羝皆觸而角羸四前二陰象藩決不羸矣五柔中不壯罔象器卷羊于易忽不覺其自器卷矧有觸乎詩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言聽朝時有曜故見其如膏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紽以英裘言節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緎裘敝而因以改造言儉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革又敝又補葺以縫之言儉之至故序以爲節儉正直德如羔羊焉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

諸舅諸父用羜、諸舅用牡若、羜食禮、餓親而禮數彤饔
禮、意重而禮厚、言各有稱也、記曰、祭豚而祭、百官皆足、
太牢而祭、不必有餘、蓋言稱也、字說曰、美从羊、羊大則
充實而美也、美成矣有死之道、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
爲美斯惡矣、故美必惡也、羊多瘯蠡善瘦、故羸从羊、內
饔曰、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於文、臊從躁省、羶
从氈省、毳謂毛聚氈不解者、○豕、豬也、亦名彘、名豨豕、
水畜、性趨下、行俯其首、又喜卑穢、能水也、豕陰物、一陰
生於午、至亥而六陰備、故亥象豕、子貢之晉、過衛、有讀
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豕四蹢
皆白曰豥、豥从豕、又从亥者、水游至爲習坎、豕、水畜、又
應於水、故在物从豕、在氣从亥也、爾雅、豕生三縱二師
一特、通曰豚、豕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易坎爲豕、
以前後皆汙濁而中剛躁、睽、豕負塗、汙也、姤、羸豕孚蹢
躅、躁也、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牛順羊很豕躁、白蹢
又躁之躁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故以爲候、左傳、既
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也、思遇淫則狂走、
得牡則定、易大畜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豕躁物而
牙猛利、求子時强制其牙、雖縶維而不能止、惟攻其特
去之、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言制之在幾也、畜道然也、

易曰、信及豚魚、豚奔遯、魚潛、喻信所難及、王藻曰、圈豚行、不舉足、畜豕閑曰圈、豕子豚、如豚在圈、不能旋足請敬之至、故以爲見行之容、○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亦名犬、象狗有懸蹏、狗食不潔、非田犬不自搏食、苟食而巳、故从苟省、易、艮爲狗、艮一陽止於上、下皆二陰、象狗外剛、善警吠止禦、内柔親媚人也、詩、載獫歇驕、爾雅長喙獫、短喙歇驕也、詩、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爾雅絶有力尨、詩盧令令、盧、田犬、令令、纓鐶聲、三章盧重環重環、子母環、三章盧重鋂、謂一環貫二、言田事彌飾而有制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鋂又貫制之、禮、犬曰羮獻凡肉豚宜炮、犬宜羮、犬良者、不食不潔、難狎易使、晉陸機自吳入洛、覊旅久思家、有駿犬曰黄耳、戲語之曰、家絶無問、汝能齎書往取耗來乎、犬搖尾垂首作願行狀、乃爲書以竹筩繫項下、貯而遣之、犬南走徑抵家、得報還、後以爲常、宋太宗有馴犬、愛之常在側、帝崩、犬哀嘷不食死、李至作歌紀其事曰、白鱗赤鳳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可謂至性矣、○雞、司時之畜、無冬無夏、感艮寅氣則於其時鳴、易、巽爲雞、巽下畫柔、上二畫剛、象雞日出伏之身、出聲天氣重陽之内、與地風同其感也、詩云、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言風雨淒其、而喈喈和者自若也、風雨蕭然而膠膠同者自若也、天且旦、風雨如晦若將漫漫無旦然、而鳴不已自若也、故以爲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比、周禮雞人夜漏未盡則嘑旦以𠮷百官、象其知時也禮雞初鳴而衣服詩雞鳴而朝盈朝昌孟子雞鳴而起則雞人所祀以作息者也、或曰、雞陽精、日出海雞以類感而鳴雞或乙丙夜鳴或及時不鳴、則家憂書曰、牝雞之晨爲家之索、禮雞曰翰音、注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一說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又其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上信而過故以爲翰音登天、易中孚孚從鳥爪子孚烏孚子以腹煦嫗抱之以爪護之、目無改觀耳無改聽、孚之至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鳴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猶日瀹而食之以所從來者近也、今有異鳥焉立于庭、羽毛五色具是五德又以其時而鳴不命曰祥鳥乎奈何乎、日瀹而食之也、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大、莊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雞與雞德非有異也、而才有小大故也、鬬雞自周宣王時有之、乃養之至如木雞德之全也、無敵矣、○舒鴈鵝也、似鴈而性舒遲、又能舒張其翼而名曰鵞

鵞鳴行自然有列故聘禮出如舒鴈古兵有鵝鸛陳左
氏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鵝鸛徒其項學書者
法以動腕傳曰鵝鳴則蜮沉養之園林則蛇遠去亦主
溪毒射工之類又每更必鳴可警盜○舒鳧鶩也亦名
鴨尸子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言皆不又視鳧爲舒也
曲禮庶人之摯匹匹鶩也工商執雞工商欲其知時又
上之所畜故執雞庶人欲其守耕稼無他心不散遷故
執鶩也鶩雄者尾毛翅起如鉤雌喧乘雄凡伏卵雛二
十日而化鷄三十日而化又無所不食易畜息其生子
多者不暇伏則以牛矢嫗而出焉孟子稱五母雞言一
雄將五雌則多寡得宜○驢似馬而長耳不甚駿故稱
賽能旋磨及馱負辛以午及五更初而鳴協漏刻○驘
馬牝驢牡所生似驢而健驢力在髀驘力在腰乘者隨
其力而進退之驢馬駒隨母行有在前者有與母並者
有隨後者此孫月初生者在前月半生者處中月末生
者居後始知含靈之屬皆稟四時五行之氣以生也○
貓捕鼠去苗害禮八蜡祭焉貓目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即
從斂如針司馬公光言家有貓曰虪每與衆貓食常處
後俟衆貓盡飽去乃後食有未飽復還食者又讓之佗
貓生子多者與已子並乳愛踰所生有貓食其子家人

以爲虪也捕而斥之僧舍僧飼之竟旬日不食反之乃食自是家人得穉貓輒令虪乳之嘗爲佗貓子搏犬犬齧之幾死救乃免後老病余常自飼之及死余命貯篋中瘞西園

禮牛羊豕具曰太牢羊豕曰少牢豕曰特牲饗祀饗賓用以爲降殺之差其記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少牢士特牲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其養老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

從於遊可也周禮庖人職王之膳羞用物詳制物精取物將以饗神明洽賓客輔衰老而致孝其尊卑有等雖大夫膾脯不兼也非七十秩膳無設也庶人非耆老無食也旨甘柔滑惟孺子餕非孺子無餕也則饔飱飯糗風於天下矣。爾雅釋畜曰馬八尺爲駥牛七尺爲犉羊六尺爲羬彘五尺爲豟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鶤以其高標之五行傳曰雞有冠翼屬貌犬以口吠屬言羊遠視屬視豕居閑衛而聽屬聽牛任重屬思語五事五行無不通也蹄人者絆其足齒人者截其耳觸人者角著橫木以告人故从告夫畜以爲人也爾

鱗蟲本屬產於水爲水族木水之所自生也以水爲命得水則生失水死龍鱗類性善潛易龍在下曰潛詩曰魚在于渚亦潛在淵又潛有多魚龍或躍在淵詩魚躍

于淵又於物魚躍龍亢則有悔魚過盈而泥沙物或制之

非以其類同故舉相似乎獨龍飛在天魚不能間有飛

者不于天又龍以不見成德以無欲而神物莫得而制

焉魚惑於餌故可釣可梁可罛可笱而包也易包有魚

是已易曰龍虵之蟄以存身鄘道元曰魚龍以秋日爲

夜君子之藏身不厭深恥而已矣孟春魚陟負冰感陽

氣而動上負冰其以時至者不爽候詩咏之曰物其有

矣維其時矣美及時也坎爲水爲月氣相感魚亦族腦

視月爲盈虛月滿則腦盈虛則腦減易稱貫魚魚行有

甲爲之長衆維魚從之駢頭相次如貫然則各從其類

也鱗之屬見於易咏於詩者曰鯉曰鱧曰鱒曰魴曰嘉魚曰鮒曰鱨曰鱤曰鰋。赬鯉能飛越山澤能化龍爾雅釋魚以冠篇神農書曰鯉爲魚王無大小春旁鱗各三十有六鱗上有小黑點文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乾坤之用也一種通身紅如金曰金鯉一種尾如鳧或三岐或兩岐曰金鳧魚宋高宗養之池中實水銀其下者也時金鯽昌而玩以爲樂悖矣○玄鱧首戴星夜北嚮而拱斗則自然之禮从禮也一名鮦本草作蠡魚鱗細有花文諸膽苦惟鱧膽甘道家忌食之○鱒目中一道赤橫貫瞳俗呼赤眼鱒詩九罭之魚鱒魴以鱒好獨行如危行然故从尊極難致見網輒逝魴則說苑所謂得餌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也宂嫌公居東埤雅曰鱒魚圓魴魚方況公適以圓內養以方外焉○魴一名魾鯿魚也細鱗縮項闊腹形方而扁故从方从扁與鯉等美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嘉魚鯉質鱒鱗食乳泉出丙穴釋者曰丙穴在漢中沔南泉自下上出者曰乳穴向正南丙穴也泉以上出爲甘南主生養萬物故丙穴魚美詩曰豈其食

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以魴鯉魚美、等姜子貴族重之也、蒸屬厭而已、何羨焉、況衡門之樂饑無求、詩南有嘉魚、曰烝然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曰烝然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也、求賢之道、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其無遺賢矣。○鮒、色黑、體促、肚大、脊隆、好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即名鯽、以相附名鮒、或曰、以其即土附土而得名、易曰、井谷射鮒、少牢饋食曰魚用鮒十有五而俎、月十五日而盈也、蓋美鮒也、朱震亨云、諸魚皆屬火、惟鯽屬土、故能入陽明、有調胃實腸之功、不可合豬肝及沙糖食、予不宜與豬肉同食。○鰥、似鯇而大、鬣紅詩其魚魴鰥、孔叢子曰、吾釣而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其大如此。○鰋、額白、魚性好偃○鱨、黃頰魚、一名鰊項魚、身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

世爲池沼畜魚、充魚牲、曰鯇、曰鱅鰱、曰青魚之屬。○鯇、華板切

郭璞曰、鯶魚也、似鱒食草、草足魚大、爾雅、鯇次鯉居篇○鱅、大頭細鱗、鰱似鱅、身扁色白口小、埤雅以鱮爲鱅鰱非也、鱮从與、鰱从連、豈鱮即鰱、而鱅自一種、與又按爲魚之不美者、說者曰、鯇食草、鱒食蠃蚌、鱮食鯇矢、故

以爲不美，本草稱鰱味勝鱅，甘平益人，詩稱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則昔人美之矣。○青魚古作鯖，俗名烏鰡，形似鯇，青色，食螺蛘，雜魚頭中枕蒸令氣通，暴乾可作琥珀，膽瀉汁，目中治自昏。其無鱗魚有涎沫自濡者，曰鱓，曰鰌，曰鰻鱺，曰鮎。○鱓，似蛇，無鱗，黃質黑文，生水岸泥窟中，冬蟄夏出，亦名蛇鱓。○鰌，音秋，今泥鰌似鱓而短，首尖銳，色黃黑，有涎濡滑難握，與他魚爲牝牡，莊子所謂鰌與魚游，一名鰼，謂習汙泥也。○鰻鱺無鱗甲，似鱓而腹大，有雄無雌，以影鰻鱧而生子，子附鱧鬐鬣而生，故名。○鮎鮧魚，偃額，兩目上陳，方頭大尾小，身有涎黏滑而名。其稟陽氣時至者曰鯊，曰鱖，曰鯼，曰鮆，曰鮎，曰鱣，曰鮹，曰鯖，曰鱸。鯊，鮀也，今吹沙小魚大如指，圓而長，有黑點文，春正月輒至，魚最先至者，次者鯉，次者鱖。○鱖，鬐鬣皆圓，黃質黑章，皮厚肉緊，桃花水至而鱖肥。○鯼，石首魚，首中有石如棊子，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服其石能已石淋，南人薧而食之，名爲鯗。○鮆，刀魚，腹背似刀，山海經，浮玉山北望具區，苕水出焉，中多鮆魚，與石首魚皆以三月八月出，賦稱其順時

而往還。○鮥似石首、左右三牙、如鐵鋸。或曰、石首雄、鮥其雌也。而鱣鮪最大、鮪最貴。鱣大魚如五斗奩、長者數丈、口在頷下、無鱗、獨背腹有甲三道、白有文、長鼻、軟骨、肉黃、江東呼為黃魚。鮪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其口亦在頷下、大者不過七八尺、故从尋名鱘、肉白。周禮獻人春獻王鮪、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祭不必記、而記鮪、鮪魚之先至者也、大者王鮪、小者叔鮪。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鱣鮪大而健、故其躍發發然不麗罛刺。莊公唯唯如水、而弱可知也。鱣鮪類、雖食水而岫居、不窨游、三月出於河、見河水而目眩、望濤直上、集龍門、阻峻不得上、輒點額而下鯢焉、淮南子曰、窨為魚者不求已上、望禹門輒逝、終無暴腮點額之患矣、言知止也。○鰣、首夏以時至而名、味鮮美。

○今制四月八日開廠、先期閘畜運河水、具黃快船百十數、貯清油甕中以待中官集漁網、伺鰣上網之、得則實油中、疾牽繞星行、以
廟薦進
御、須百官、重之如此。後何朔絶不復見矣。時物之尤者而爾雅埤雅爾雅翼廣雅皆不載、獨大觀本草稱其補虛勞、稍發疳痼、豈物顯晦有時、前世未之有耶。○鱸、巨口細鱗、以七八月出吳江、晉張翰在洛、為齊王

問傒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命駕歸　其小魚曰王餘曰鰷曰鱠曰鱖鯞。王餘長五六寸圓如箸潔白無鱗若已膾之魚然但目兩點黑耳又名銀魚暴為脯。鯈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江東呼為鮂亦名鯈性好游故莊子觀于濠梁稱鯈魚出游從容以為樂淮南子曰不得其道若觀鯈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也鶴林玉露云宋高時秦檜妻朝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大驚曰禍矣翌日檜權勢薰灼上者進其府次者進御也已而以青魚百尾進顯仁拊掌笑曰我道是婆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檜之姦如此觀以百尾進非青魚豈問銀魚以鰷進耶。鮪腹似鞭馬尾兩岐。鱖鯞小魚色黑揚赤兮謂之旁皮鯽行以三為率一頭前兩頭從之若媵妾然謂婢妾魚魚族甚多本草有鰷魚黃頰魚鱒魚鯮魚昌侯魚牛魚杜父魚鬪魚之類不可殫舉也

其生江海中於常魚異者曰鱟曰比目曰鰕曰水母曰烏鰂曰文鰩曰鯢。鱟音候鱟候風狀如便面色青黑眼在背上口在腹下有十二足足長五

六寸、悉在腹下、其血碧、大小皆牡負牝行、失牡則牝不
[illegible]泝、在海中群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游
[illegible]日、鱟背上有骨、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為鱟帆、浪
[illegible]子無數、如麻子、今閩浙重鱟子醬、球如粟、殼可為冠
〇北山魚、狀如牛脾、鱗細、紫黑色、止一眼、必兩片合乃
行〇鰕、一名鰝、會游好躍、長者二三丈、鬚長數尺、曰龍
鰕鰕從假、以水母假之行而名、水母曰蛇、正白濛濛如
沫、從廣數尺、生氣物也、無腹臟、無頭目處所、不能自動
故不知避人、鰕衆附以行、泥水如飛、見人則驚而沉、江
賊曰水母目鰕、言水母無目、以鰕為目也、潮來、群鰕擁
水母背竹楼簇、潮退、鰕棄去、終不能自去、以為人所刺
食、潮復來、隨去復泝、廣中鰕大者、理其頭為盃〇烏鰂
一名墨魚、狀如算囊、有兩鬚、極長、似帶、遇風便虬前一
鬚下之、如碇、可腹下八足、聚生口旁、縮喙在腹下、懷板
含墨、見人及大魚至、則噀墨方數尺、人反以是取之、其
墨能已心痛、經云、背上獨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樗蒱子、
而長輕脆、如通草、入藥、名海螵蛸、此魚乃九月寒烏入
水所化、故名、或曰性嗜烏、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往
啄之、乃卷取食焉、稱烏賊〇文鰩出南海、名飛魚、群飛
水上、則大風、夜飛音如鸞、見則大穰〇鯢令河縣、亦作

鮭音鞋狀如科斗腹下白背青黑有黃文腹張如鞠毬浮水上腹無膽頭無腮肝有毒毒於野葛海中者有大毒江中次之以冬至後來漢書貨殖傳

鮐鮆千斤鮐謂河豚鹽鐵論萊黃之鮐其大魚曰鮫曰蛟、鮫今淺鯊魚狀如鼈無足背麤錯有文皮間有珠可飾龍詩象弭魚服楚蛟革犀兕以爲甲荀子曰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有橫骨在鼻前如斤鋸者曰胡沙性良肉美白波小而皮麤肉殭腹容四子子常隨母行驚則從口入母腹中尋復出又有魚狸背有斑文腹下純青以飾弓鞬步伏鮫音與蛟龍之蛟同許叔重鮫者魚之長其重滿二千斤非蛟龍之蛟○蛟龍屬狀如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相交故名蛟尾有肉如環束物則以首貫之大而惡者曰鯨曰鯢

記曰伐蛟鄭曰言伐以有兵衛也

曰鱷、鯨海中大魚穴處海底出穴則水溢溢謂之鯨潮鼓波成雷奮沫成雨能驅食小魚其雌曰鯢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僇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從京大也亦京觀義○鱷亦作鰐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利齒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多處大爲民害既飽浮水上若昏醉有得之者

斬其首乾之。去其齒。旬日閒更生。如此者三。乃死。其左
潮州舊多鱷。韓愈移文祭之。一夕雷雨。皆遠徙。
異者。曰何羅魚。曰鮨。曰鱄。曰鮔。曰薄魚。曰鰕。曰人魚。則
鱗族之生不測也。何羅魚一首十身。其音如犬吠。食之已癰。鮨魚身人首。音如嬰兒。食之
已狂。鱄。珠鱉如肺。有目六足。有珠。音如豚。見則天下
大旱。薄魚狀如鱣。一目。音如人嘔。見則天下大水。鰕
似鮎。四足。聲似小兒。能登竹。以口銜葉。躍於竹。有水堰
處。輒自下騰上。鮔似蛇。亦能緣樹食藤花。山海經曰。
涿光之山多鰼鰼。如鵲而十翼。能銜火。語曰。鮔則似魷。
鰼聞有翼。人魚似人。長三尺。不可啖。山海經謂西海
中。近列菇射山。有鮫魚人
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　羽蟲火屬。巢於木而萃木。
火之所自生也。火炎上而燄疾。天在上。羽於稟火性。能
飛。飛迅疾而高戾天。飛而鳴。則音下而不上。易飛鳥遺
之音。言往而不能反者音也。人過而不及。戒之。飛以凶。

文巳上曰飛鳥離之凶也羽族之高飛也以六翮翮羽莖也亦曰翰羽有莖而健翰符節如木有莖幹然故健也火德爲文明故羽族最文微獨孔翠翬翟他羽族亦文冠角胡纓具焉天地之化假於物以宣禽鳥得氣之先故廣川之鳥獸常豫避其災春陽氣至常以其時鳴故以鳥鳴春時過間然天地之性表於物以顯秋解羽而群比春羽復生輒兩兩相偶不復群而尾孳謂之分群其分也合也冬間有群蟄者玄鳥黃鳥是巳乃鵲鵙醜性亟宜竦翅上下其飛翾鳶鳥醜性舒徐而飛翔謂回翔爲容也鷹隼醜性厲疾而飛翬鳧鴈醜其足蹼其

踵企。直。烏鵲醜其掌縮。縮腹下不直、林鳥以朝鳴。水鳥以夜鳴。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則各從其性也。脚短者多伏、脚長者多立、脚近翠者好步、脚近臆者好躑、山禽味短而銳、水禽味長而圓、山禽尾多修、水禽尾多促、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而雞鳴咿咿、鷽鳴嚶嚶、鵲鳴唶唶、鴨鳴呷呷、鵠鳴唶唶、鳴鳴唄唄、鴉鳴啞啞、皆象其聲爲之名、蓋羽族備五色成章似鳳者有雉。有錦雞。有綬鳥。有鷩鶩鸐鶅。雉、舜典華蟲、禹貢夏翟、爾雅有十四種、易離爲雉、爲火、爲文明、雉有文、性狡悍、故象之、旅六五離中、象射雉一矢亡、爲終譽命、夏小正、春正月雉震呴、傳震鳴也、呴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故震呴也、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褘衣翬翟、揄衣搖翟、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翟、江淮而南、雉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翟、青質仁也、素質義也、備五采禮也、后妃之德、仁義以爲質、而文之以禮、詩曰、象服是宜、注曰、褕衣畫雉、曰象服也、鷩似雉而冠小、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赤雉也、䴎

介甚於他雉不可生得周禮王吉服享先公饗射則驚冕侯伯之服驚冕而下漢初侍中皆冠鵔鸃冠下驚一等曰鷮走且鳴其首尾鷮健曰鷮也禮上贄用雉雉交有時別有倫耿介輕死不生得士死制故用之書一死贄者雉也詩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淑女令德來敎則以爲淑女之譬雉因地墳衍爲疆界分護之分界內一雉王焉莫敢侵越過界者死鬬邪之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山雞毛采自愛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翟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棲高木杪不下食往往饑死陸佃曰文之溺物也如此羅願曰雉輕死故或以眩死或以餓死又或鬬以死亦其性然也○綬鳥咽下有囊長闊數寸紅碧相間極煥爛常時不見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風不吐雨不吐有驚懼不吐當吐時頓首先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踰時悉斂諸嗉下披其毛不復見一名避株蓋行必遠草木慮觸其嗉其錦纈肉角與綬俱生成不能舒卷○鴛鴦鳥屬羽黃赤五色匹鳥也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鴛鴦飛止不相捨其浮游雄左雌右其宿也雄翼右掩左雌翼左掩右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傷上不答中后鴛鴦之不如其類曰鸂鶒尾有

毛如船槌赤碎伍不亂食其鳩民事者五鳩曰雎鳩曰短狐以救逐邪害而名

鳲鳩。曰祝鳩。曰鶌鳩。曰鶻鳩。雎鳩關雎也鵰類鶚也似鷹深目目上骨露故鷙交則雙翔故和立則異處故有別在河洲上爲儔偶詩曰昧焉其上章傳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故以爲司馬主法性好跱每立不移處故稱立鶚。鳲鳩鳴鳩也一名鵠鵴又名布穀又呼郭公似鷂長尾月令云鳴鳩拂其羽其雌雄飛鳴以翼相拂摩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母一而子七母在桑子各異木或在梅或在榛或在棘從在梅則失在棘從在棘則失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至者有均一之德故以平水土爲司空祝鳩鵻令鴿鳩性慈孝聽其聲慈念古以教孝爲司徒詩四牡曰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傳鵻壹宿之鳥謂壹意於所宿之木於苞栩苞杞集焉謹也孝以致私恩謹以致公義故以勞使臣詩南有嘉魚曰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喻慤士士必慤而後知能取官材先焉故以爲興賢樂周官羅氏中春獻鳩養國老禮儀志曰仲春案戶校年老者授以杖其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禮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故又名祝鳩鶻

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皆壹德、故有尸祝之號、小者曰鷽鳩、今鶻鳩似斑鳩、而臆無繡釆、又性拙、不能爲巢、天將雨、鵓鳩雄與雌、其聲鳴鳴、天陰、鶻鳩則屏其匹晴則呼之、雖類尾皆促、故字从隹、鷙鳩鷹也、一歳曰黄鷹、二歳曰鴘鷹、三歳曰蒼鷹、頂有毛角微起、曰角鷹、好峙立、立如植本、有白、有赤、有細斑、頭圓似鶉、赤睛黄足、疾食速消、雙骹長者起遲、六翮短者飛急、春爲鳩、秋復爲鷹、故通有鳩名、夏小正、正月鷹則爲鳩、五月鳩爲鷹、傳曰、鷹者、其殺之時也、曰鳩者、非其殺之時也、鷹爲鳩、善變而之仁、曰則盡其辭、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不曰則、不盡其辭也、鳩爲鷹、目猶鷹、但喙正直不鷙搏、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殺氣萌、學數飛、孟秋、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祭鳥、謂於大澤中、殺鳥四陳之以祭也、故以爲司寇之官、鳩从九者、形變一而始、九而究、復變而之一、物窮反本也、故復爲布穀、詩曰、維師尚父、維時鷹揚、言奮揚如鷹、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虎豹無事、行步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然人得而調之、立以高格、貯以華屋、韝必溫煖、食必生肉、近之令狎、靜之使安、久之可臂而使也、因以獵、○鶻鳩、鶻鵃也、短尾、青黑色、春來冬去、備四時之

事故以為司事之官。**其扈民無淫者。曰九扈。**爾雅八扈桑扈竊脂兩言之一名二種也左傳九扈為九農正劉績曰春扈鳻鶥言分循也相土宜趣民耕種者夏扈竊玄趣耘者秋扈竊藍趣收歛者冬扈竊黃趣蓋藏者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桑扈竊脂為脂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扈訓止曰扈止民無淫也疏云竊古淺字竊玄淺黑竊藍淺青竊黃淺黃竊丹淺赤四色具則竊脂淺白也唶唶嘖嘖鷃鷃則皆以其聲名詩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注竊脂食肉不食穀其啄粟為失其性喻填寡不宜犴獄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則以其色言之**其陽鳥。曰鴈。**鴈一名朱鳥大曰鴻小曰鴈从江江鳥也夏小正正月鴈北鄉傳曰鄉其居也九月遰鴻鴈猶傳其驛舍云爾月令仲秋鴻鴈來季秋鴻鴈來賓自仲秋始來閼翦者至在後故兩舉之以非其鄉如客其地然曰來賓以依時至曰候鴈以彭蠡既豬入冬州渚縈絡鴈千百為群居之曰陽鳥攸居鴈霜降南翔冰泮北徂其北徂遠其鄉蠲予在高林北有鴈門山山有大池鴈集其中曰鴈塞始寒從北漠來過周雒陽至江湖間居之南不過衡

山衡山旁有峯曰回鴈蓋鴻水鳥衡山以南多山故也鴈至有時群有序易漸卦其著之始至漸于干水湄進漸于磐磐湖渚中石之安平者象進之安故飲啄和樂衎衎然平高曰陸鴻水鳥陸非所安鴻趾連不能握故不木棲于横平之柯時處焉土高曰陵陵巳上故三歲不孕上亦漸陸胡安定以爲當作逵是也爾雅九達謂之逵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其羽毛可用爲儀表故尚之易上經惟乾六爻象龍下經惟漸六爻象鴻旁通其時物蓋重之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贄皆用鴈昏之夕親迎奠鴈鴈順陰陽往來不再偶也不用死鴈生而後德具也禮大夫贄以鴈取知時又飛翔有行列詩曰嗈嗈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又昏以爲期焉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唐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鴈來禽經曰鴻鴈愛力遇風迅擧赤鴈肥肌重必風乃能高向一種鶼鵝長頸綠色形似鴈亦季秋就溫南翔上春北歸禽經曰鵝好霜鷺好露然是鳥以季秋就溫似避霜今稱好霜豈當霜候飛鳴來似好霜乎其高潔者

禽。曰鶴。鶴水鳥脚青黑膝特隆高三尺餘喙長四寸夜半子水位感生氣則喜而鳴聲遠揚其雖[illegible]

下、易、鳴鶴在陰、性好陰、故謂其羽為陰羽、詩曰、鶴鳴于
九皐、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鶴
在中鳴焉、而聲聞于天、聞于野、則誠之不可揜也、淮南
子曰、鶴仙鳥、壽千歲、以極其遊、抱朴子曰、千歲者色純
白、腦盡成骨、能登木、未千歲者、終不集木、古書多言鵠
稱鴻鵠一舉千里、禮有正鵠、詩曰、鵠遠舉難中、中之為
雋、故射侯棲鵠其中、告勝焉、爾雅翼曰、古云鵠不日浴
而白、則鵠即鶴也、音轉耳、又曰、鵠鳴唶唶、又以鵠能鴻
鵠為壽、皆曰鶴、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名
黃鶴別鶴操云、雄鵠啣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
大義當乖離、則鶴外無鵠也。○比雜　烏、从鳥、
似鶴、黃白色、長頸赤喙、音悲鳴、音聲、孝烏曰烏。不注叺
萬類日睛皆黑、烏全體烏、不分別其睛也、烏始生、母哺
之六十日、至子長、則母處、而子反哺其母、李獻吉曰、弘
治初、予侍　朝、每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飛翔集譙
樓、退問諸長老、曰朝也、　朝朝帝帝如此、正德間不復
來、嘉靖中興復來、唐詩云、朝飛集麗城、則其來久矣、故
烏盡烏也、史、漢元帝永光元年、日無光、長安無烏、說者
言、日中有烏、日無光、則烏不見、烏不見、則飛烏皆隱、非
然也、烏、日暮則宿、月無光、亦棲定、非子曰、烏鵲孺孺少

欲也世云鴛鴦交頸而感烏傳涎而孕俗占烏飛翅重天
將雨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烏下烏白項群飛
者曰燕烏亦曰白脰烏小而腹下白曰鵯烏所謂鸒斯
也多群賊糧食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
食而已矣又有山烏炎烏鷃山烏

喜鳥曰鵲鵲說文作舄象形古之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鵲舄行貳故借爲舄履之舄易緯鵲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小寒大五日始巢巢常背太歲向天一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以開戶至和在焉歲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枝其作巢皆取木枝楫不取墜枝巢中如塗飾二鵲共銜一木橫置巢中象梁焉俗名定風素春二月乳子已哺棄去他鳥居之盈秋皆無毛昔說者爲解羽鵲能制蝟鵲所在蝟必反腹受其啄鳴木上躍伏不能與角人以鵲聲爲吉烏爲凶北人反之故南人呼爲喜鵲崑崙之下則以玉璞抵鵲逐之愛憎之變如此山鵲曰鸒似鵲有文采嘴脚赤尾長飛不能遠譬諸強學務末勝本

淳鳥曰鶉今鷂鶉赤黃色鈍上禿下夏出秋藏見人不驚無常居而有常匹其居易容其欲易給竄伏淺草之間隨地而安故名鶉言上世之俗曰鶉居而鷇食尾特禿若衣之短

緯傳稱子夏貧衣若懸鶉鶉淳巻不越橫草遇小草橫
其前節旋行避之其序如此詩曰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奔奔鬬也彊彊剛也言鶉能不亂其匹鵲能不淫其匹
以刺宣姜鶉鵲之不如列子言蛙化為鶉又云鼠化鴽
安鳥曰鴳鴽鷃品中膳羞內則所謂雉兔鶉鷃莊子其
晉所稱斥鷃者也鷃不木處而安故从安其
以時來往不爽候者曰玄鳥曰黃鳥曰戴勝曰百舌曰
反舌玄鳥燕也一名鷾鴯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紫
巢門楣上謂之紫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聲
大巢屋爾懷間長者容匹素謂之蛇燕夏小正二月來
降燕乃睇傳降下也言來莫見其始出睇眄也眄可為
室者燕于門鳥莫知於鷾鴯目所不宜處不給視畏人
也而襲諸人此燕安之道故名燕九月陂玄鳥蟄傳曰
先言陂後言蟄陂而後蟄也蟄山藪大空木中毛羽盡
落叢居以禦寒有入水為蜃者其往來避社其簾上不
以戊巳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言其羽相差池其飛鳴一下一上
也尾岐分翩光澤故漢書曰燕燕尾涎涎來必以春分
主孚乳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祈子契母簡狄吞卵

卵而生契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契號玄王賜姓子氏湯紹其祖名天乙後代以子加乙爲孔氏人以鳥生子謂之乳亦从乙从孚。○黃鳥倉庚也以雙飛相麗曰黃鸝以黃色黑章曰黃蔾以鳴嚶嚶求友聲也曰黃鸝齊人謂之摶黍秦人謂之黃栗流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記始鳴也詩曰熠耀其羽羽鮮明也曰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蠶始生桑未生采蘩養之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以飼蠶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則葛長而蠶成故黃鳥鸝時應節之鳥也曰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蓋冬藏谷中荆州志農人冬月於田中二三尺得土堅圓如卵輒取以歸破之鶯在焉無復毛羽盡其蟄也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戴勝戴鵀也爾雅名鵖鴔似山鵲而尾短青色冠毛有文采如戴花勝爾戴勝月令三月降于桑其曲直蘧篨爲蠶候玄鳥戴鵀皆言降若自天而下然神明之歲時記稱四月有鳥如烏先雞而鳴呼加格加格爲催人犁格春處也江南夏初麥可刈有鳥鳴似呼割麥過荒暑雨王呼泥滑滑呼行不得哥哥皆以其時鳴。○百舌春鳥春感陽氣能變易其聲爲百鳥之鳴芒種後又五日則反舌無聲

又春黑如烏五月後毛盡變脫不烏物隨氣變如此、怨鳥曰子規。一名秭歸春分乃鳴早芳時先鳴次曰梨菊之類皆截然萎折數寸離騷曰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是也春分後於深林中苦啼夜啼達旦血漬草木不止至章陸子熟乃止凡始鳴皆北嚮啼苦則倒懸於樹故名怨鳥蜀中尤多雲安有縣名秭歸零陵記曰思歸狀如鴟而色慘二月則鳴其音似不如歸去說文謂蜀王望帝自慙化爲子規不爲巢寄百鳥巢中生子百鳥爲哺其雛如君臣禮杜詩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蓋感時之言亦蜀遺俗也、其感陰氣鳴者曰鵙、似鶪而大一名伯趙又名伯勞月令仲夏鵙始鳴時訓云殺虵磔棘上而始鳴傳陽氣至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豳風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則豳地寒得氣曉物從地氣而曉爲將寒之候、鳥畬制蛇鳴則蛇結去則伸、其羽族可畜者曰鴿。曰鵓鴿、鴿喜合从合常雌乘雄雀四時有子鴿逐月有子人畜之縱放之飛遠至數十里終識所歸自歸○鸜鵒似鵙而有幘飛輒成群多聲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書八字又名哵哵人以五月五日翦

其舌使圓能人言衡山鳥多鸜鴿其依人以止者曰雀踰濟則死故春秋來巢書以爲異小雀依人以居頭似顆蒜口如學椒其小者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棲宿人堂宇壘尾間如賓客曰賓雀亦曰尾雀九月雀入淮爲蛤故江以鴿止而鴻从之淮以雀化而雀从焉雀通於爵雀性淫酒舍使人淫故飲器一升曰爵載爵曰舟舟以戒沉湎爵以戒淫泆爵散之爵出於雀燕饗之燕出於燕一以爲法一以戒禽經曰雀性猜俛而啄仰而四顧文雀好淫故纁黑楓言它諸有黃雀。練鵲。鷓鴣。竹雞。曰鴛曰桃蟲之倫莫得悉數也。黃雀群飛一目可掩羅。練雀似鵲差大色白尾長亦有黑褐色者。鷓鴣臆前有白圓點象人字紫赤色大如小野雞多對啼自呼鉤輈格磔陽鳥常向日而飛飛常南嚮南越志謂雖東西回翔然開翅必先南翥畏霜露早晚稀出時夜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竹雞似非雞差小相傳屋中白蟻聞其聲化爲水。鴛今斲木鳥口如錐長數寸以斲枯木取其蠹而名頭上有紅毛如鶴頂飛好極深遠傳曰斲木愈齲齲齒蠹以類相攝也。桃蟲鷦鷯似黃雀而小其雌鴳性巧俗呼巧

婦，味銳利，如錐，取茅莠為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襪，故又名襪雀。其生雛能化而為鵰，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成王懲管蔡之亂，始信其水鳥曰鳧曰鷖曰鶩翩無小，小能成大，不敢不毖也。

曰鸛。曰鵝。曰鴇。曰鴿。曰鶖。曰鵁鶄。曰鵜曰鴟曰鸕鷀曰

鵜。鳧，水鴨也。爾雅：鸍，沉鳧，以好沒而名。青色，背上有文，早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楚辭曰：將汎汎若水中之鳧。蓋沉鳧翕沒，又容與，能與波上下，故散人慕焉。鷖，鷗也。蒼黑色，群飛鳴，隨潮往來，曰信鳧，知風雲起，輒群飛至岸，渡海者以為候，又可狎而馴，列子稱海上人有好鷗者，旦至海上從鷗游，至者累百而不止，其父令翫而翫之，不至矣。郭璞曰：煩鶩，鴨屬。唐渠似鳧，灰色雞脚，一名章渠。鷺，一名春鉏，以行好自低昂，命之卿超高

七八寸，頭有絲毛毿毿然，與衆毛異，取魚則弭之，故俗呼鷺鷥。色潔白，翕為容，其集必飛舞而下，故詩以況二王之後，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建鼓筍簴翔鷺其上，詩屢咏之。古以御史察微，如鷺能見水中，故以鷺羽飾車。今春分數百為群，來巢高樹上，至莆翳其樹皆為枯。其來皆兩兩為偶，歲中失偶則孤宿不復配。至白鷺

降則飛去明春復來或曰雌雄相眄目成而受胎其頭無鶬有金小亦曰鶖○鸛似鴻而大長頸赤喙身白翮釜背竃以尾翅黑別名黑尻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伏卵時收礜石周圍繞卵助煖氣又泥其巢一傍為池以石宿木取魚寘池中雛生飼之或曰鸛石涼能使卵不蝦水不腐人採其子捨之去能致旱鶖巢中亦有石以鎮巢鸛好旋飛旋飛必風雨今江南謂群鸛旋飛為鸛井古法以爲陳詩曰鸛鳴于垤婦嘆于室天將雨蟻封土為垤而鸛鳴其上則雨至禽經曰震為鶴陽鳥巽為鸛陰鳥故鶴知夜半鸛知風雨拾遺記鸛聚水巢上故人多聚鸛巢石攘火災○鵜今鵜鶘一名洿澤形似鶚而大喙長尺餘口正赤頷下有胡如數升囊好群飛若小澤中有魚水蒲共抒水滿其胡戽之水盡魚見乃共食之抒水器洿戽同音傳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以能竭澤也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言鵜於魚勤矣出入泥塗翁受渾濁相與竭澤而後得魚今乃集於梁之上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濡猶彼其之子非有賢勞奔走之效而無功受祿也騷九思云鵜集兮帷幄魏黃初中有鵜集靈芝池文帝識之曰此詩人所謂洿澤也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斯胡為而

至哉、豈有賢智之士處下位若乎、黃河有鳥曰漫畫常以觜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常張口待魚。○鴇、今獨豹似鴈無後趾、群居如鴈有行列故从七从十、說文曰㚔相次也、鴇遇鷙鳥能激糞禦之、糞着毛悉脫、鴇羽之詩言鴇集于苞栩苞棘苞桑、以水鳥木棲、失其常、鴇又無後趾、非可託於木者、況君子從役、不得養父母、自傷也

○鴰鶬、鶬類、以蒼色名鶬、象其鳴聲名鴰、鶬長足群飛天將霜、先知之而鳴曰警霜。○鶖禿鶖、長頸赤目、頭高八尺、善鬪好啗蛇、白華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鶖貪鳥而進造於梁、鶴高潔鳥而退棲於林、以爲進饕奴退申后之比、北魏明帝獲鶖於宮中養之、崔光諫曰、饕餮之禽醜形惡聲、用養之何爲。○鵁鶄鵁鶄鷁、一名鳽、似鳧脚高、有冠尾、以目睛交而名、从驪从睛、禽經曰旋目名鷁方目名鴋交目名鳽、周禮職方氏、荊州鳥獸注謂孔鸞鵁鶄犀象之屬、則鵁鶄於孔鸞埒、爲南方珍禽、唐明皇之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置苑中、倪若水諫、縱散之鵁鶄巢高木、生子未能飛、銜其母翅上下而飛。○鷁似鷺而大、高飛、又能風能水、古天子舟首象鷁、厭水神、漢人船首畫青雀、吳有青雀舫。○鶂高飛、似鴈、色蒼白、自相擊而孕、吐而生子、莊子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者也从𥈠省春秋書六鶂退飛過宋都傳曰視之
則六察之則鶂徐而察之則退飛此言之法也是鳥將
進過風風而退飛相接而過宋都宋以爲祥故辭布於諸
便如海鳥名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不以爲
異則不告○鸕鷀一名鶿从盧㒸也从兹二玄本水鳥
而巢高木子不卵生不胎生以口吐而生多者七八亦
者五六相連凿若絲緒人畜之以繩約其吭纔通小魚
其大魚不可下時呼而取之復遣去指顧如人意然嘴
曲如鉤喉熱如湯魚入喉即爛凿咽涎腥不美也凿水
後好自張其翼就石上暴有屬玉長頸赤目紫紺色似
鵁鶄漢以名觀○鷸似燕紺色天將風雨則鳴傳曰知
天者冠鷸字从矞矞述也一名翡翠魯指魚亦名魚虎
魚師於高木作巢生子愛之恐墮稍下其巢子生毛羽
益愛之又更下其巢又自愛其毛羽日浴於澄瀾洄淵
之間羽可飾幃帳故稱翡幃翠帳周書王會云蒼梧翡
翠他方鷸少人媒致得之摘其羽放去羽長復摘之一
種鴗似翠喙■項下白求陂
池中竊魚曰魚狗亦名翠奴○其鷙鳥曰隼曰鶻曰鸇曰
鷂曰鳶曰鵰○隼鷂也一名雀鷹名鵅鳩小於鷹而鷙於
鷹从隼省以鷹搏噬不無失獨隼發必中

爲有準也詩云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言隼於可飛則飛可止則止又曰載飛載揚言無定止也司常曰鳥隼爲旟鳥鳳也畫鳳象其德畫隼象其威隼擊物遇懷胎者輒釋化書曰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隼尾揚起鍾繇八分書象焉○鶻拳堅處如彈丸擊鳩鴿中之墮空中即側身自下攫焉提於鷹隼其擊先高搏者勢也然有義冬撮鳥之盈握者夜燠其爪掌旦縱之其往東則是日不東獵搏物又杜甫有義鶻行鶻生三子一爲鷂禽經曰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鸇晨風似鷂黃色燕頷嚮風搖翅因風飛急疾擊鳥雀食之亦去宋有時故鸇字从亶○鶻似梟雉青色有角每攫搏應爪摧翮其同類有被侵者輒往赴之鬭却之故武夫戴鶻象其義○鳶鳥類飛善翔詩曰鳶飛戾天鳶鳴則將風故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鵰胡地鷙鳥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鵰搏擊沙漠中無細不覩食犬羊豕鹿又能翺翔水上扇魚合波沸出魚而食之草中有鵰毛衆鳥毛必自落鵰翮可爲箭羽

其四方珍禽○曰孔雀○曰鸃鵔○曰鷩○孔雀出南海尾五年而後成長六十寸展開大如車輪金翠燁如雲霞羽翼之最華者自珍愛遇芳時旭景必舒張翅尾眄睞之而

[illegible]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後彫、與花萼俱榮衰、尤歌稱孔
翠分翠於以爲神明之飾、太玄禮首曰、孔鴈之儀、利用
登于階、孔有文、鴈有序、皆象中禮、故利用登于階也、孔
雀欲棲、先擇置尾之地、捕者候雨甚、往擒之、尾霑重、不
能高翔、又自愛、恐損折、不翔、故得也、雌者、無冠、尾短、無
金翠、南越志、孔雀以音影相接而孕、亦與蛇偶、見蛇則
宛而躍、○鸚鵡能言鳥、青羽赤喙、赤足、五色者最慧、白
者次之、青者爲下、凡鳥足趾、前三後一、目下瞼眨上、唯
鸚鵡、前似嬰兒指、目上下俱動、舌圓如人、故能委曲其
聲音、字从嬰从武也、禮曰、鸚鵡能言、不[illegible]飛鳥、淮南子
曰、鸚鵡能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字說曰、鸚生不能言、母
從人言而言、故亦名鸚母、蜀與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
母三、諸葛武侯却之曰、在鸚鵡夜食三升麻、今穀價騰
貴、此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揚定、令歸之本土、秦中
有吉了鳥、羽毛黑、如鸜鵒、有兩耳、如人耳、面紅、亦能言、
其聲音差重濁、如秦聲、○鷲、山海經、景山多鷲、黑色、多
力、南山有危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四方有妖惡鳥、曰梟、曰鴟、曰鴟鴞、曰梟
曰鵩○曰鴞○曰蠱母○曰鬼車○鵂鶹、爾雅、茅鴟、怪鴟、一名隻狐、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

而不見丘山。○鴟鴞、爾雅、鶹鷅、大如斑鳩、綠色、有文所鳴其人民有災、肉可爲羹、臛可炙、莊子曰、見彈而求鴞炙、又曰、浸假而以余之臂以爲彈、余將求乎鴞炙、詩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刺陳佗其日、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言鴞食桑椹、則變而音好、況德義能革小人之非也。○梟、不孝鳥、生炎州、母嫗子日、日羽翼長、從母壹食無以應、則食母而飛、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用梟破鏡、梟食母、破鏡食父、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祀、皆用之、詩爲梟爲鴟、一土梟、宂土以居、○鵩、似鴞、不祥鳥夜爲惡聲、小如雉、體有文采、不出域、昔有疆服然、故名鵩、賈誼遷長沙、集其舍、自以壽不長、作賦自廣。○鴆毒鳥、似鷹而大、紫黑色、喙長七八寸、似銅、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先鳴食、蝮蛇、及橡實、如巨石、大木間有蛇虺、尋乎同力數十聲、石崩樹倒、蛇虺無脫者、故、江東人呼同力鳥、蛇入其口即爛、矢溺著石、石爛、其羽翮瀝酒、飲立殺人、凡鴆飲水處、百蟲吸之皆死、惟犀牛蘸角其中、則毒毋化。○蟁母、鷏也、郭云、似鷄而大、黃白雜文、生南方池澤茹藘中、鳴聲如人嘔、又端新州有鳥類青鷄、而觜大、食魚、一作聲吐蟲數升。○鬼車、九頭鳥、天陰時作聲、聲如刀車鳴、舊

傳此鳥有十頭能𠛬人魂氣爲天狗齧去其一今滴血不止其夜所過血滴汙物爲不祥按夫子與子夏所見稱鶬九首者此鳥也但稱奇鶬非常鶬可知或以解爾雅鶬麋鴰誤矣

毛蟲金屬產於土丘陵墳衍原隰皆土也毛蟲居之以土爲其命故走壙其穴土而居者冬伏藏其中曰蟄獸土金之所自生也土博厚以載故物産莫夥於毛蟲任厚載莫尚於毛蟲鱗羽介蟲皆卵生獨毛蟲胎生近人其四足其五土備也其有角角剛在上象金自衛焉虞箴曰獸有茂草食於草以生故毛類草獸春而孳夏而毛希惟其草秋而毛落更生毨毨然冬而毛生耎毳以自溫與四時俱革亦金從革也小雅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

或群或友。高平曰原。美水茂草生焉。故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曰群。二曰友。樂其群而衆多。大雅曰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深山大澤多美薦茂草故生遂而畜產多。蓋四足具而善走曰獸。各以其跡爲性類之分。麋性惑故跡躔躔不解麕性驚故跡解解不躔麃性決驟故跡速速不亂狐性多疑故跡亂亂不速豕性追突故跡刻兔性跳躑故迹迒飛之屬陽故雄鷙於雌走之屬陰故牝猛於牡。又獸稟金氣多猛力好殺甚者至食人。故獸之言守也言當闔守之除害也。　毛之屬山獸麋澤獸麇。大鹿。麈麆之醜曰麢曰麐曰麝。鹿爾雅牡麚牝麀其子麛絕有力麉鹿[illegible]群出於性故旅行性然得美草欲食則鳴相呼呦呦然詩人咏之鹿所息曰場字說曰鹿性警善走群居[illegible]

肯而食、環其角外向以防害、鹿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
角有斑痕、紫色如點、傳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
紫言有諸中、必形於外也、滿五百歲則色白、瑞應圖曰、
王者承先聖法度、無遺失、則白鹿來、孟孫獵而得麑、使
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也、從而
予之、孟孫歸求麑、羑不得、而怒逐之、踰年、召使傅其子、
謂之曰、子不忍於麑子、其忍於余子乎、信其仁也、○麋
爾雅、牡麔、牝麎、其子麇、絶有力、狄、青黑色、肉蹄、一牡能
乘十牝、性善迷、故从鹿、从迷、左傳、述人來告曰、逢澤有
介麋焉、則麋澤獸也、月令、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鹿
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
陸佃曰、鹿以陽爲體、以陰爲末、麋以陰爲體、以陽爲末、
角、末也、故應而解、麋、善迷而害稼、故禮、大夫麋侯、表、以
知師人討惑除害也、春秋魯莊十七年冬、多麋、時莊公
將取齊之淫女、象先見爲咎徵、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
麋、以時物皆而獻之、○麈似鹿而大、群鹿以爲王、視麈
尾所轉而往、故云鹿王也、古談者揮焉、○麕麞也、似鹿
而小、無角、性善聚、善散、故从囷、囷、聚也、亦散也、齊人呼
爲麞、或曰章、實、或曰性善驚、慞惶也、爾雅、牡麌、牝麜、其
子麆、絶有力、豜、麞鹿皆健駭、而麞膽尤怯、飲水見影輒

弁儒者食其肉則轉怯、詩、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婚禮贄必用生鴈飾以繢、今取死麕、更以白茅包之、非禮矣、故序曰惡無禮也、○麈、麂也、麈類、長尾嚌几几然、故从几、虎所在、必鳴以告、鹿麈屬焉以爲安、几、安也、俗呼香麈、皮作屨舄勝衆皮、一種麞類麂而大、○麝似鹿而小、麕足、麝有香、釋獸曰麝父、字書曰、獺謂香來射也、好食柏葉、噉蛇、故云麝食柏而香、每爲人迫逐急、自舉爪剔出其香投之、就縶月死、猶拱四足保其臍、麝香落處、草木皆焦黃、爪果爲不實、商汝山多麝、其遺糞常就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故地、不敢他遺迹、人反以是掩羣獲之、西北麝噬廻而食柏、故香結、東南山谿有松無栢、故香不結獸孝者雌、仁者猿、猿之醜。曰猴。曰猱。曰狙。曰果然。食猨者獨。食猴者熒。熒、火木反、雌狖也、讀如贈遺之遺、又讀如橘柚之柚、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則自掛於木、以尾塞其鼻、書、象服所謂宗彝也、注、宗彝取其象、羅願曰、象服、取天象日月星辰、可以象指者也、雲雷風雨、不可以象指、故畫龍表雲、畫雉表雷、畫虎表風、畫蜼表雨、皆形著於此、義表於彼、非專爲是物也、繪事、山以麞、水以

龍只已。○猿、色黃黑、長臂通肸、善攀援、能於空中輪轉、故字从援省、又性靜緩、爰緩也、性仁不貪、雄黑雌黃、雄爲人所得、雖從之、不獨生、每夜靜、常當風月而肅嘯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和、其音淒楚、韻合宮商、諺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斷人腸、所謂五主音、音主猿也。猨好群、猕攀援茈茂本而居、渴欲飲、則自高崖或大木、纍纍相援下、飲畢復上、好引其臂行氣、故多壽、色多青白玄黃、而緋猿絕大、廣穞樵於山、見黃猿忽自樹墮地死、一黑猿投從之、號鳴不已、人往來過之不顧、則子母猿也、穞取之、投之果、不食、號鳴不已、穞致其母之皮於前、亟趨抱且號且食、獻之陶康憲、試之果然、其至性如此、又有下峽者取稚猿、猿母隨而號數百里不去、已度不可得、投身擲舟中而斃。○猴、獼猴、楚人謂之沐猴、猴舍猴从候、善悲鳴、狀似愁胡、手足如人、聲嗝嗝若嗔、性子浴山澗中、鷹鳶過手按之水中、仰視不轉瞬、子往往死水中、群哀號埋之、人設果菽餌之、群猴皆來食、惟老猴獨憑高望、終不至、食欲盡、四顧無人、乃稍前、猶徬徨久之、而狙者以老猴至、乃發機竟得之、每食輒先置臉中、稍出而食之、性好行、不暫止、或曰、猴無脾、故行以消食、馬廄中畜之、辟惡消百病、柳子作憎王孫賦曰

惡者王孫、善者猿、王孫猴也、其序曰、猿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内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果實未熟、相與護視之、旣熟、嘯呼群聚、然後食、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猴躁詐譁嗷、雖群不相善也、食輒相噬嚙、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果實未熟、輒齕咬投之、小草木必凌折、害說、猴一物五名、曰獿、奴力反、曰母猴、玃也、曰爲、好爪、腹下爲母猴形、曰禺、頭似鬼而白、則猴、獿、玃、爲禺一物也、然禺、猴屬、獿乃狨也、玃似猴而大、色青黑、實非猴、爾推玃父、善顧、以能攫持人而名、伺行道有婦女、盜之去以爲雌、生子、其女子亦迷惑不思歸、蜀西界戎人時有玃爪、云玃所生也、其生西方深山中、曰猵、面似獮猴、體勃驢、善緣木、無雄、群於要路上、强牽男子、三合之、十月而生猱、○猱、猿屬、毛柔長可藉、故从柔、輕捷善緣木、尾作金色、俗呼金線猱、甚愛其尾、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擲之、人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毯。○狙、玃屬、性詐、故狙詐狙擊用之、莊子稱狙公賦芧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狙公老狙、或曰養狙者、獮胡似獮猴、有髮、腰以後黑。○然、果然、毛柔細滑澤、青黃黑文、視如蒼頭鴨脅邊有斑文、頰有黑鬚、好理鬚、又愛

其類、生相哀、死相赴、見被獲者、聚族而啼、殺一可以致百、以藥矢射之、其偶爲拔其矢、因自刺與俱斃。○獨、似猨而大、食猨、猨性群、獨性特、猨鳴三、獨鳴二、獨一叫而猨散。○獑、似犬、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食母猴。又狖、母似猨、無尾、見人若慙、屈頸叩頭、搥死、得風還活、

穴獸妖狡者曰狐、曰兎狐、兎曰鼬、曰貍、曰貉、曰獺、皆善伏藏。○狐、好疑、不可以合類、故从孤省。禮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狐尾大、濡則不能濟。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河冰合嘯、狐聽冰下水無聲乃行、人欲從冰上行、夕布沙其上、旦視有狐迹乃行。常恐陷、故不陷。小狐未能畏慎、果於濟而濡尾、不能濟。曰不續終也。詩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又曰、雄狐綏綏、以刺淫。春秋傳曰、狐埋之、狐搰之、是以無成功、譏執心不定也。禮蜡祭息民、以狐裘。君衣狐白、錦衣以裼之、不曰白狐曰狐白者、狐唯腋下毛純白、集以爲裘。傳曰、天下無粹白之狐、有粹白之裘。又曰、良裘非一狐之腋、此之謂也。○兎口有缺、視月而孕、五月吐而生子、謂之兎。說文無兎字、以免爲兎、以生自口出、吐而後兎也、故字通、人産乳曰分娩。又兎足前卑後僞、其形俛、故从免。爾雅、兎子嬎

絶有力欣、天問顧兔在腹、說者云、月中有兔、天下之兔望馬以感氣而生。八月望、深山大林中、兔百十爲羣、延首月影中、月明則一歲兔多、暗則少、然兔自有雌雄、不專視月、陶隱居云、兔舐雄毫而孕、兔、冬月齕木皮而肥至春長麥、繁肉叉脊、不炙、凡野獸有毿、唯兔足低皆毛、兔善走、詩稱、濯濯毚兔、又稱有兔爰爰、兔性狡、所處穴常爲三竅相通、獵者攻之、常顯自其穴躍出、顧循其背自後入坐穴中、故謂三窟、岳陽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巴陵鳥絶多、無敢弋者、重鳥兔也。○貍狐類、似貙而小頭銳口方、身黃黑彬彬、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尾白黑相界者九、曰九節貍、从理省、言有文理也、禮大射以貍步張三侯、鄭氏云、貍善搏、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象之、詳密而進、義取必中、貍窟居字一音埋、鼈黿屬之類、謂之貍物、蜃蟲之類、謂之貍蟲、●貉、二名貈、似狐、善睡、人畜之常聽、即扣之寤、旋復睡、故狐貉之厚以居、先事而慮若狐然、所以利用、無事而息若貉然所以安身、貉營窟與貛偕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豳詩曰、一之日于貉、周人將獵、則表貉爲位、豨之以貛將出貉先爲之導也、爾雅曰、貍子隸、貈子貆、貒子貛○獺、似狐而小、青褐色、頭如鮎魚、膚如服翼、以二月取魚

于水傍、四面陳之而弗食謂之祭魚、孟冬、復奈之、二歲
一祭、或曰豺祭獸方、獺祭魚圓、謂皆四陳、豺方帥之、獺
圓布之也、字說、獺知報本反始、非無賴、从賴、淮南子曰
獺穴知水、言獺前知歲潦水高下、預度水所不至而穴
人以爲水大小之候、膽能分卮、本草云、膽不能分卮、但
以抹卮則高一二分耳、又肝十二葉、象十二月、一種獱
獺大頭如馬身似蝙蝠、能水能陸、故與
猨禺爲雌雄、一種狐鰌貍、小、狐鰌魚食其羊生山野中。
不可畜者曰羱羊曰羚羊、豕曰田豕曰豪豕。羱羊似吴羊而大、从
原、明在原、不可牢畜也、角獷善鬭、鬭至死、一云、狀若騾
而群行、角用露土、暑天露浥之、生草其上、愛護之、每獨寢
其類不敢近、陳藏器罷爾山羊、山驢、羚羊、自三種相似。
麢羊、爾雅、麢大羊、角辟不辭、故从靈、夜宿山崖間、以角
掛木、不著地、故靈也、角用多節縮縮圓繞彎深銳緊小、猶
有掛木痕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漫無痕者非、性味具
藥部中、西域金剛石至堅、惟此角能碎之、一角者爲勝
羚羊性仁、見人鬭則趨而跪救、獵者乃詐鬭以取其角。
田豕、即豬、生山中、不可畜者、爾雅、豬豶幺幼、奏者豱、豬
音偝奏音走豱音蘊、一歲豕曰豝、以能相把挐而名、二

歲豕曰豵能从羣而名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彼茁者蓬一發五豵言鞸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底所發皆一歲二歲之豕仁也○豪豬一名帚原類剛鬣而有毫其毫大如簪鋌本末白中黑大肉處纔二三分白處常隱不見但見其黑見人則怒白盡露而激之以射人豕屬坎坎弓也激毫射物亦坎大象之變獸猛烈者曰虎曰豹曰熊曰羆曰貔曰貙曰豺曰狼○虎百獸之長黃質黑章其淺毛曰虦白曰甝黑曰虪二尤猛皆有斑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詩咏武臣以闞如猛虎目之易風從虎虎嘯則谷風生風生而萬籟皆作虎伏則風止風止而萬籟皆息故止樂用敔為虎形禮八蜡迎虎為其食田豕山國用虎節以白琥禮西方宿曰白虎故以其物享之虎可養亦可馴抑又可得感莊子曰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豈直不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河則喜之復也必怒故曰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也左傳曰鬬伯比淫於鄖鄖女生子文焉鄖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鄖子田見之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

菟、故命之日、鬬穀於菟、而漢循吏劉昆宋均法雄之倫
脩德政、虎出境避焉、其孝子廬墓虎不驚、或助君、則其
感也、夜視以一目放光、如炬、一目看物、虎短項不能回
顧、可尾而躡其後、故易履虎尾、搏虎者搏頭尾、疾力不
能制、搏腰則一擊而斃、虎止一交、以大寒日交、七月而
生子、子生三日、即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輒殺之
以爲墮武也、○豹、一名程、以性纂、食有程度、而名、莊子
所謂程生人、是也、从勺、言能勺物而取之、毛有金錢圓
中五圖、左右各四圖、象五行八卦、名龜文豹、易曰、君子
豹變、其文蔚也、赤豹見詩、玄豹見山海經、黑豹白豹見
玉會篇、傳曰、文豹隱霧雨、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
其文彩、漢大駕屬車後一乘懸豹尾、豹死首山、不離窟
宅、禮大射、有熊侯豹侯、左傳有豹冠、○熊兩種、如豕而
大白、能熊似狗曰狗熊、人足黑色、掌心有白脂如玉、味
甚美、曰熊白、膽入藥、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
足、好緣高木引氣、謂之熊經、熊擊搏先伏而後動、熊羆
富脂、至春月膔瘦、即登木自撲、謂之撲膔、見人亦自投
而下、以華厚而筋駑、用自快也、養熊者、日以提擢之、則
益肥、不則病、獵者刺其華不得入、即入、隨有膏膜之、春
出冬蟄、方冬唯自舐其掌、故掌特美、烹之難熟、楚成見

圖、請食熊蹯而死、以難熟、冀外援得至也、古以熊配虎爲旗、又皆爲王射侯、又熊皮爲冠、熊出行數十里、悉有陞伏之所、在嵓石枯木中、謂之熊館、出不迷路、故乘輿之轓、以熊前○羆似熊而大、黄白文、長首高脚、從目絶有力、能緣高木、拔大木、熊被髮人立、遇人則劈而食之力過熊羆、其自生心下肯上、如熊白而麤、古言熊率遵羆書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又如熊如羆、詩維熊維羆、又有熊有羆、史稱非熊非羆是也、周禮穴氏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曰、謂熊羆屬冬藏者、燒所食之物於穴外誘致之、字説曰、熊强毅有甚能、而可以其物火之故从火、羆又强焉、不獨可火、兼可罔、故从网表焉○貔豹屬壯方獸、詩獻其貔皮、禮前有鷙獸、則載貔貅、書稱如虎如貔、○貙似虎而五爪、搏子曰、貙畏虎、虎畏羆、漢立秋日、郊禮畢、揚威武曰貙劉、貙用表貉也、貙於時殺物故應之、風俗通曰、嘗新始殺而食、曰貙膢○豺狗黄色長尾、白頰高前廣後、牙如錐、霜降日、殺獸不食、四陳之、曰、祭獸、字説豺从才、以能服其類、又能祭、可謂曰才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以殺爲性、故投畀之俗云、豺群窘虎、以群豺見虎、拜其前一豺從後、抽其尾斃之、豺遇狗、亦輒作跪拜狀、每群行、小者指路、獲猪大搏

食輒盡豺體細瘦肉酸不宜食食虎者虎見而畏之能邪物魅食豺令人志大性麤隨消人脂肉損神精○狼爾雅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犬如犬青色猛而敏給項通背回首能正面顧其後曰狼顧其鳴能大能小能為小兒啼誘人至則攫之股中筋大如雞子又滿身皆筋如織絡走卧遊戲多籍草草皆穢亂曰狼籍曰狼戾將遠逐食必先倒立卜所向故獵師遇狼輒喜以狼所向獸在焉故也狼腸直一作聲諸竅皆沸邊亭燧烽用狼屎以其煙直上風吹不斜也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老狼項下有袋曰胡求食滿腹向前行則觸胡退後又自踏其尾況周公居東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進退有患而終几几不失其聖也還首章並驅從兩肩兮二章曰從兩牡三章曰從兩狼狼最戾獲之且兩獲而從之則哀公好田國化之戾風以從獸儇捷多獲相揚詡如此禮君左狼裘取其戾又狼臑膏美以為珍其狼好積聚楚語謂令尹問蓄積聚實如豺狼是也

四方異氣為獸曰象曰犀曰兕曰橐駝其尤異者曰麢曰角端曰夔曰猩猩曰狒狒其猛烈甚者曰狻猊象南方獸

形體特詭長鼻牙三歲一乳肉兼數牛而目不踰豕鼻長七尺大如臂所食物皆以鼻卷取之食芻必再三整齊已乃食其鼻端有爪得之可拾針若磁石然或曰鼻具百獸肉皆自有分段惟鼻其本肉嶺表人得象爭貝其鼻肉爲炙云肥脆而滑其膽不附肝隨時轉諸獸肉中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在後左膊冬在後右膊自貴重其牙歲脫牙掘地而藏之象能浮水出沒文象所在土必豐易象名象重象也物形有首有尾象望頭如尾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有混成之象象以鼻致用不以口猶天象以氣致用不以言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又若與垂象冥應又象齒感雷莫之爲而文生天象感氣莫之爲而文生人象服象焉又有進止威儀之象又能象六十歲骨方足故易者象也周禮玉路以祀象路以朝玉仁也象義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故象路一名道車并飾掌度乘會五采王琪象耶玉琪況德象邪莊周所謂詰猶於義者也古以其牙爲器飾晉南越致馴象朝會皆先入充庭行則以象車前以象能別道虛實也唐玄宗每酺宴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拜起周章如人意聽言則蹠安祿山見而悅之後陷長安捜致送洛陽宴凝碧池

奏眾樂命象入舞一象悲啼不肯舞祿山怒剮其肉分
之今　朝會亦以充　廷百官入象入陳　闕下禁
出入　朝罷而散駕行幸每衢巷一象塞之以爲防
安南有象知人曲直有鬬訟立而齅之有理者過無理
者鼻卷之擲空中。○犀南徼外獸似豕一管三毛似水
牛犬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犀三角一在頂一在額一
在鼻鼻角食角也小而不攏角紋如豕攏鼻者爲上黯犀
無文螺犀紋旋牸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勻有山犀有水
犀水犀皮有珠甲山犀無之水犀千歲者頂上角有一
白縷直上徹角端名通天犀以能出氣通天也犀見物
則思从乃見其形於角見鑾子牽獅者其角截爲帶名
獅蠻帶宋孝宗時有角作壽星扶杖者乃其見老人扶
杖而然也在山中晝夜有光赫然可破水霧露之夜置
中庭不濡得三寸以上刻爲魚御以入水水自開三尺
晉溫嶠以然犀照水怪蛟龜畫灰犀專食百毒草及木
有刺棘者故能殺鉤吻鴆羽蛇蠱等毒。○兕一角青色
重千斤皮堅厚可制鎧或曰兕即犀牸角文理細膩斑
白分明曰斑犀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兕舍抵觸酒
喝物舍發人剛戾似之先王制兕爵爲酒戒周官函人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索

駝、外國奇畜、以似橐囊負荷而名、背有兩峯如鞍、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日行三百里、冬毛縟溫厚煖於狐貉、夏退毛盡以避熱、人欲載、輒屈足受之、所載未盡量、終不起、自敦煌往外國、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駝知之、遇其處、輒停不進、以足跑地掘之、常得水、又青海北、夏有熱風傷行旅、風將至、駝先引項鳴、以鼻口埋沙中、人見之、則以氊擁蔽口而避其患、其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者、日明駝、能千里、漢書有牧橐令丞、魏鄴中作銅駝一角、顏師古曰、脊上肉鞍、隆高若封土、俗呼封牛、○廌象馬、一名神羊、一名獬、生東北荒中、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古法字作灋、从水象其平、从廌去、明廌之所去、法之所取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漢以為法冠、曰柱後惠文冠、食廌、夏宿水澤、冬宿松栢、○角端、似牛、角在鼻上、日行萬八千里、通曉四夷語、止殺、其元志、○夔似牛、蒼色、無角、一足、立則嶷然、書所謂夔夔齊慄、象其立不倚也、生東海流波之山、出入水必以風雨、音如雷、不常見、故以為木石之怪、○猩猩、二足無毛、人面豕身、出交阯、聲似小兒啼、能言、常羣行、嗜酒肴屐、人欲取之者、買美酒石許、作相連屐、置山中、猩猩見、能知誘者姓名、及其祖先、大罵曰、是某孫某子、曰

禁者心大毒誘我也絕走去已不能舍則復來稍稍自相勸曰毋多飲漯指於酒而嘗之躡屐而試之已又去去復來如初既則相與連臂號沆同就醉躡屐舞而仆則欲惑之也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以能知誘者姓名祖先爲知往不知避禍爲不知來故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狒狒人面紅赤色長脣大口被髮迅走亦能作人言如鳥聲反踵無膝睡常倚物大者長丈許力千鈞得人喜而笑則上脣覆額上掩目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爲竹筒貫臂上待見執而笑脣閉目即抽手從竹筒中出鑿其脣於額而鏖之血可染緋一名鸓鸓一名梟羊淮南子曰山出梟羊水出罔象木生畢方井生獖羊怪之者聞見辯而識物淺也○狻猊狻音酸猊音倪獅也色正黃有髯尾端毛大如斗日走五百里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羆見之而躍象畏之至以鼻卷泥自塗獅子直前搏殺之魏武經白狼山得以歸未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皆伏無鳴吠者遇吼時百獸爲腦裂

其獸似馬者曰騊駼曰六駮曰駮○騊駼出北海善走六駮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駮赤鬣縞身目如黃金

其似驢者曰閭曰虔樹○閭一角岐蹄古大射刻木

象之、爲受筭之器、皮樹人面、獸形、又異之異者、其似牛者甚衆。名不可殫記也、

犀牛、出巴中、犪牛、頂上有堆肉、似橐駞、口行三百里、出合浦徐聞、犤牛音皮、庳小、呼果下牛、出高涼、犩牛、如牛而大、出岷山、夔牛、重千斤、出上庸、犦牛、力潑切、犘牛也、髀膝尾間有長毛、花蹄、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堂牛、色黑或黃、出日南、潛牛、似水牛、一名犺牛、音沉、犪牛、似鹿、又似牟、犛牛、莫支反、出西南夷、似牛、足四節、腹下及肘皆赤、毛長尺餘、尾大如斗、天子之車纛、以其尾爲之、繫最外騑馬軛上、亂馬目、不令相視、犛自愛其尾、草木拘其尾、則止不動、解乃得去、或射之、則自斷其尾、其胡地野犬曰豻。亦作犴、似狐而小、黑喙、善守、字从干、干、扞也、禮、麛裘青豻褎、又射有豻侯、髹漆車以爲禛、蜀中有獸、狀如熊、有光澤、曰猛氏、西域有獸似鹿、長尾、一角曰天祿、兩角者曰辟邪、獸長者曰獌。曰貘。獌、狿、長八丈、漢武帝以水陸蟲獸莫長焉、作蛇龍曼延之戲、。貘似熊而小、象鼻、犀目、獅首、豺髮、色黑白駁、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溼、寢其皮、可驅瘟癘、爲坐毯臥褥、消膜外之氣、故字从膜省、食鐵、糞爲兵、可切玉、其溺能消鐵爲

水蟻眉山中有之土人往往照[illegible]而炊骨極堅以刀斧椎之皆碎落唐末徽元年吐火[illegible]獻大獸如駝食銅鐵

獸之惡者曰渾敦曰窮奇曰檮杌曰饕餮三危之山莫水出焉西流注䑕谷有獸犬足四翼曰渾敦無面目害人驩兜比周頑嚚目無辯別故以渾敦目之窮奇狀如牛而色貍尾長曳地聲如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齧食之逢邪人捕禽獸飼焉共工誣害盛德故以窮奇比之檮杌西荒中獸如虎毫長尺人面虎爪牙長丈有八尺好鬬不退又黠逆知來事伯鯀傲狠鳩功故以檮杌比之鉤玉之山有獸人身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名曰饕餮三苗飲食貪冒故以饕餮比之與窫窳封豕鑿齒長蛇之類皆以爲凶人比

介蟲水屬產於水而穴其中以居。有介鏗然以御水中無臟獨內腴克然深堅以自藏居禮所謂互物貍物者也互以甲交互而名貍以舍埋藏而名皆水性坎爲月爲水離爲之偶故易離爲鼈爲蟹

爲蠃爲蚌爲龜以介蟲外剛内柔象之而介蟲影伏隨日光所轉東西會月運而蔭焉傳稱蛤蟹螺龜與月盛衰月生明則蚌珠生螺肉充蟹黃滿月死魄則蛤珠焦蟹黃虛螺肉消則介蟲之生化於日月乎通矣介蟲質君鈍而變化獨神微獨龜卽蚌産珠蜃氣成樓臺抑何神也考工記外骨龜屬仄行蟹屬紆行蛇屬北方宿有蛇故介蟲於蛇俱蛇蟠必向壬壬北方辰也蛇玄龜纏玄纏北方色也龜含藏蛇含蟄陽氣固沍于黃鍾之宮北方德也天一生水水爲元德而玄枵婺女危之次有天龜爲介蟲之元 介之屬會蠵有鼉有鼈鼈三足日

能大者鼇鼉它諸有蟹有蠃有蚌有蜃有蛸有蜆有貝有牡蠣有瑣結之屬○龜似鼈而大闊或一二丈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龜亦大腰亦思化、脂得火可然、鐵卵大如鴨子、一産三百枚、龜好自曝其腹於江岸、漁人接竹以鈎掣之、倉卒不能自反、爲所制、月令季夏取龜。○鼉似龜五色、背尾皆有鱗甲如鎧一名土龍、能吐霧致雨、力酋健、善攻碕岸、夜則出邊岸人甚畏之、性嗜睡、目常閉、能橫飛、不能上騰、大者自嚙其尾、老者能爲魅、鼉龜具十二種肉、枕瑩淨魚枕弗如。詩云、鼉鼓逢逢、夏小正剥鼉爲鼓、鼉欲雨則鳴、鳴聲如鼓皮堅中、冒鼓故用之、又夜鳴應更、初更輒一鳴、二更再鳴、謂之鼉更。○鼈、形圓穹脊、四周有裙、水居陸生、甲蟲皆外骨内肉、而鼈外有肉緣、故以爲内骨、一名神守、養魚法、納鼈鯉池中、鯉不去、能守也、鼈無耳、以眼聽、鼈與蛇相爲牝牡、今深沙穴中、鼈往往與蛇俱、鼈暮出取食跡在沙上、蛇輒出爲滅之、鼈所在其上必有浮沫、謂之鼈津、三足者能、音台、天文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鼎三足象之、能亦三足、旁二腹中一、甲蟲之有神者、人食之化爲水、昔晉侯寢疾、夢黃能入寢門以爲厲

子產稱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入羽淵也。如云熊，不當入淵中。江賦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鼇，海大鼈，好抃樂。巨鼇贔屭，贔屭作力貌。一曰雄鼇為贔，雌為屭。○瑇瑁出廣南，身似龜，首嘴如鸚鵡，背甲皆有細點斑文。大者如籧篨，背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煑其甲柔如皮，因以作器。乳卵如彈丸，目望之而蔭。文有龜鼊，形如笠，四尺，緣胡無指，其甲有黑珠，文采如瑇瑁，可飾物。○蟹殼堅而脆，團臍者牝，尖者牡。八跪二螯，八跪折而俯，故曰跪；二螯倨而仰，故曰螯。从解，以隨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蟹亦行，謂之旁蟹。禮庖人為祭祀之好羞。荀子：蟹八跪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太玄曰：蟹之郭索。螯蓋蟹會有鉗如鈹者，其兵衛也。蟹如宍於沮洳，秋末稻熟時乃出，各執一穗，朝其魁，晝夜厳沸，望江奔，既入江，則形稍大於舊。自江復趨海，如赴江狀，入海益大。或曰持稻以輸海神，八月開其腹，有芒長寸許者，稻芒也。春秋傳異稻蟹不遺種。月令亦曰介蟲敗穀，則持穗其常，敗穀與不遺種則異也。其種類甚多，曰蟳蝶，長尺餘，兩螯至強，能與虎鬬。曰擁劍，一螯大，一螯小，以大螯鬬，小螯食。曰虎蟳，大者有虎斑文。曰招潮，殼白，潮欲來，出穴舉螯

逆之、日攤塗、隨潮退殼行泥中、又有蟚蜞、倚望、竭朴、沙狗、蘆虎、數丸之屬、蟚蜞有毛、海上人亦食之、食蘋初渡江、食之瀕死、倚望、似蟚蜞、青色、進輒舉兩鰲、似望、故名、竭朴、大於蟚蜞、黑斑有文、以大鰲障自屈、小鰲以食、沙狗、穴沙中、見人則走、蘆虎、兩鰲正赤、不可蔡、數丸、競摶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蠃亦作螺、蝸也、附殼行、生日南漲海中、大者如斗、生水田中、大止徑一二寸、食青泥、生溪澗中、絕小、食苔而潔、則因地異也、周累、有螺蟲螺蚳、肉則有蝸醢、外國多吹蠡以節戎、有鸚鵡螺形如鳥觜、大者容數斗、爲飲器曰鸚鵡杯、今閩海中有紅螺微紅色、亦爲杯、香螺、細螺、有光彩可飾器、今謂螺鈿文蔘螺、味辛、如蔘紫色、有斑點、蠃字通於蠡、傳曰、以蠡測海、釋者曰蠡謂瓢、或曰非也、从虫言蠃、蠃之量小也、小說家公輸般見蠡出游、以足畫其前、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倣之設門、今門戶猶以螺爲鋪首、其遺制與、○蚌蚌蛤、大者長三五寸、又大者名蜃、小者爲蜆、其表有文者文蛤、入藥、鼈孚乳以夏、蚌孚乳以秋、蚌聞雷聲則㾕、久則能生珠、其孕珠若懷姙然、故謂之珠胎、專於陰也羽合、雀入大水爲蛤、雉入海爲蜃、蛇求於龜爲龜、求於黿爲蜃、故三物異類而同感、上古刻木爲耜以耕、摩蜃

殼使利去苗穢以耨後世耒耜耰鉏之用備故但薦其味且爲飾焉地官掌蜃共壓壙之蜃謂未下棺前施蜃灰椁下以禦溼日共蜃器謂器以蜃灰飾之令白者鄭謂之叉灰以叉刺泥中搏取得之而名文剸其殼錯入器中爲文彩禮佩刀天子玉琫珧珌士珕琫珧珌珧蜃甲珕蜃屬皆裁其甲爲飾然則蚌一微物肉可以薦殼可飾器灰可塈壙飾牆天官薦其味地官致其用文產珠焉爲用多矣史記曰海旁蜃氣成樓臺野氣成宮闕筆談云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霧中鳥倦飛就之輒吸以下謂之海市又世傳雉與蛇交而生蜃得其脂和蠟爲燭香聞百步烟出皆成樓閣埤雉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狀如螭龍有耳有角背鬣皆紅色豈別一物非蛤蜃之蜃與抑蛤能產珠而雉交蛇爲大蛤日蜃能變化與豈海至大澤自見光怪非常之象如名山見光曜然非蜃氣與要不可以智知臆測矣又蛤蚧生嶺南山谷中首若蝦蟇背有細鱗如蠶子色黃如土長四五寸尾與身等一雌一雄常相隨人欲取之輒自斷其尾凡採取存尾則力全又蛤利與丹石反又番禺每大雷犬蛤從空下名天蛤○蛙魁陸狀似海蚶而圓

厚大有徑四寸者背似尨壠有文唐明州歲貢淡菜蛤蚌州守孔戣奏罷之嶺南節度使缺憲宗曰曩奏罷蛤蚌者為誰對曰戣也即授嶺南節、○貝居陸名贆在水名蜬古貨貝寶龜罔有泉至秦廢貝行錢詩曰錫我百朋詩注五貝為朋漢食貨志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有五種月五貝各相與為朋故貝二為朋陸佃云背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背用故名貝貝背也从目从八目之所背也爾雅貝大者魭小者鰿玄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險蜻小而猜骨說貝文相貝有經○牡蠣一名蛤蚌屬生海池澤中初附石生磈礧相連如房曰蠣房如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肉一塊肉大小隨房大房如馬蹄小房如人指面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人鑿其房以烈火逼開之挑取其肉其殼左顧者雄曰牡蠣右顧者雌曰牝蠣大者入藥中色黃曰蠣黃○璅蛣蚌屬長一寸廣二分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時出為蛣取食復入殼中曰蛣奴入蠣腹中者曰蠣奴又比戶錄稱海上有小蟹大如錢行下有小蟹附之名蟹奴段成式言寄居蟲殼似蝸候蟹開出食欲合遽入居殼中則螺又有附蟹者○鯪鯉四

足似鼉而短遍身鱗甲居穴中亦甲蟲色若鯉故謂之鯪鯉又名穿山甲以尾大能穿穴過墉能陸能水上岸開甲不動如死令蟻入蟻滿便閉甲入水開之蟻皆浮出因接而食之

其玄武之精偶介蟲者蛇類最多而螣蛇最神烏蛇最良有白花蛇有蝮蛇有巴蛇而最毒者曰蝮

螣蛇龍類興雲霧而游其中無足而飛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傳曰靈蛇藥鱗神龍解角象至人超世拔俗委蛻萬物之表詩稱委蛇委蛇書洪範三德注曰正直中德也其行委蛇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以蛇屬紆行逶蛇也周官龜蛇爲旐龜甲蟲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腰首尾俱應兵象也十二支辰爲龍巳爲蛇巳六陽具不爲龍爲蛇龍至此而亢也蛇草居常饑食稍飽輒蛻冬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石謂之蛇黃蛇古作它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今字傍加虫而變其音諺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貓能禁之又人家畜鵝者蛇亦不至其種類最多蝓蛇黑曰黑蝮潛深淵中白花蛇其文作方勝白花有毒能巳毒治大風出蘄州凡蛇死目皆閉惟蘄

其目開、生舒鄞兩界開、卵一開一閉、物黍地變如此、烏其背有三稜、色黑如漆、性良、不齧物、多於林叢中嘆花氣、亦乘南風而吸、最難捕、於蘆枝上枯死。○蚺蛇尾圓無鱗、身有文、如暗錦、似鼉行地下、常俯其首、長十丈、鹿被吞、肉消盡、乃自絞於樹、其骨穿鱗甲間、出而養瘡、時肪腴甚美、膽隨月轉、上旬在頭、中旬在心、下旬在尾、南人取其膽入藥、卵以線合其瘡縱之、後遇捕者輒自見金瘡明、無膽辟邪、利遠行。○巴蛇長十尋、備青黃赤黑色、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巴字象蟒蜒之形、中一像象為所吞、世傳堯使羿斷修蛇於洞庭、修蛇、巴蛇也、骨為陵、曰巴陵。○枳首蛇大如指、岐頭、一頭有口眼、一頭無之、然兩頭俱能行、孫叔敖以舊稱見者不利、殺而埋之、今在所多有、寧國人庭檻中動數十同穴、嶺外有長尺餘者、則云見者不利、妄矣。○螋蛇傳三寸、大如指、鼻反生、其上有針、錦文、獨胎產、既胎、輒坼副母腹而生、聞人咳喘步驟聲、輒捷巧前噬、著足斷足、著手斷手、故壯士疾解腕不爾、通身糜爛、七八月毒盛時、不得人、則齧草木以泄其毒、叉口中吐延沫於草木上、著人身成瘡瘇、卒難療、曰蛇瘼瘡、字說曰、蛇螫人、亦逃人、是為有它、螋齧之則復其害人、人亦復焉、曰螋也、虺、蜴類、似蛇而小、語

云爲虺弗摧爲蛇奈何、詩維虺維蛇、

蟲豸類。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夫蚑行蠕動。至微細而氣稟陰陽靈含寒暑莫不各有理焉性焉命焉又各具有鱗羽毛介倮之屬焉各正各足焉豈非天哉又焉可測哉其倮者曰蠶有蜘蛛。有蟏蛸。有尺蠖。有螬蠐。有蚯蚓。有伊威。有蠁。有鼠負。其蠹曰蟫。其小而有君有臣有義曰蟻。蠶龍精與馬同氣月直大火、則浴其種、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蠶喙吶嘩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蚝、以毛拂而名、又細如毛、禮、三宮夫人、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蠶畏濕惡水、不欲見露氣風戾之使燥也、今蠶妾以桑葉著懷中、令煖、乃切飼、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食不飲、蓋殊性也、養蠶室欲明而溫、法腐形下末與蠶室、取其溫、養以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氣、障塵、飼必褰幃帳、使明、洒葉必勻厚、飼訖、則下帷、蠶足於葉、則生長易、其旋生駢皆與丹

蚵老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鬻毛寒餓之則引日名蠶老不食口吐絲績之爲繭以自衣亦謂之室化爲蛹則紅而短曰紅蠶其獨成繭者曰獨繭自二以上曰同功繭獨繭絲細而有緒詹何以爲綸引盈車之魚禮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繅三盆手繭成翟繭盆中以水浴之手三淹之曰繅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繅三盆手猶天子之耕三推也於是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蠶天下之中氣也其食桑柘中央木夏季之所取火也蠶繭多黃間有碧有白黃中色蒼中春色白中秋色也無赤黑者蠶化蛹入繭三十六日蛹化蛾而出作雄雌交而卵生又爲後事端天地變化元德莫如蠶故聖王重焉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故詩稱蛾眉周禮禁原蠶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而王法禁之爲殘葉也埤雅曰天文辰蠶爲龍精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爲傷馬也豈蠶作苦而亟淹之爲殘蠶禁之與後世以吳八蠶之綿爲奚談悲夫爾雅釋蟲曰蟓桑繭讐繇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皆蠶類各食所芘葉成繭而食葵藿者曰蠋从蜀上目象蠋頭中象其身蜎蜎然蠶百萬爲簇蠋獨行敦然獨宿者象之故詩以爲比○蜘蛛布網如罾絲右繞處其中飛

蟲觸網者輒以足頓網使不得解力大有甲翅者纏縛之甚急因而食之春得暖風則吐游絲飛颺有長數丈者古稱太昊師蠶鼅而結繩字說曰設一面之網蟲至而獲焉義也故蜘从知蛛从誅省其絲入人自傷明花者溺人生瘡故太玄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爾雅載七八種今草蜘蛛有五色長脚者作網以大絲向四隅各絡數十折以為固一種扁薄作幕貼壁間名壁錢治喉痺取汁點之又一種似蜘蛛而小曰蠅虎善捕蠅○蠨蛸似蜘蛛而小脚長俗呼喜子詩蠨蛸在戶是也人有吉祥事輒落其衣物中荊楚俗七月七夕設瓜果庭中以乞巧有喜子落其上曰得巧○尺蠖一名鄭就行則屈其腰使首尾相就如人以手度物移後指就前指而名古謂布指知尺漢志曰蠖義取諸尺尺者蒦也尌義取諸引引者伸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其稱名小而取義大不以龍蠖巨細而遺焉茸泉賦曰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況帝者退藏於密精義入神之至也尺蠖食葉老亦吐絲作繭已化而為蝶猶蠶變蛾○蠐螬糞土中蟲外黃內黑在木中者曰蝤蠐蝎二物以燥溼相育不母而大如足大指以背行駛於脚在腐柳中者內外潔白

以此礦人之頜它書言烏足之根化爲蠐螬蠐螬化爲復育復育化爲蟬言萬物蟬變如此。○蚯蚓一名蜿蟺龍屬別名土龍星禽龍四種蚓居其一从引或从寅律曆志曰引達於寅月令孟夏蚯蚓出冬至蚯蚓結兩見之結屈也天寒蚓入穴首下陽動則上首其身結屈也荀子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其用心一也蚓老者白項夏夜於草底鳴曰歌女或曰鳴砌入藥。○伊威委黍色如蚓背有横文溼氣化生希壁落下甕器底有之鼠出入常肴其背曰鼠負云鼠婦誤也詩伊威在室室無人掃故虫行于室一種盧音梔生川澤沙中及人家牆壁下似鼠婦而大大者寸餘一名過街言逢甲日則過街形扁如鼈曰土鼈無甲有鱗予嘗宿窣谷禪者居見一蠕行蟲不知名可寸許朱文黑章委蛇行或觸之團結如弸珠無縫罅有甲介如石就視之朱黑文各五具五行十干象心爲怵然豁然一微蟲具太極至理如此日周旋几案間時伸時屈出山時念之後問僧安在云一樵夫觸之團結以爲數珠無孔也鑽以爲數珠而斃傷哉。○蠁土蛹蟲之知聲者从響省舍令人不迷帶之醒迷。○蟫衣書中蟲以蒸溼生蠹衣書一名蛃魚身有粉視之如銀名白魚荊楚俗七

月爨經書及衣裳、古天子賜諸侯茝蘭、著藏衣書中、秘書藏𦊨芸、皆以辟蠹芸、香草。○螘、蚍蜉、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注、玄駒、螘也、賁、從陽氣走地中、莊子、逍在螻蟻通作蛾、記曰、蛾子時術之、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赦、與衆戮之、故蜂蟻有君臣也、蟻會鬬力舉等身、鬬不休、有行列隊伍、故以爲有兼弱之智、詩、鸛鳴于垤、天將雨蟻出而壅土成峯、謂之垤、有高大如塚者、曰蟻塚、傳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逶遲有序、需而不速言難進也有黃蟻赤蟻黑蟻犬者曰馬蟻

其蟲之有羽有足應時動者。曰螽。曰莎雞。曰蟋蟀。曰渠略。曰蛣蜣。曰蜩。曰螳蜋。曰螢。

○螽、一名舂黍舂箕、江東謂之蚱蜢、詩曰、五月螽斯動股、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黑有文似玳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聲聞十數步、爾雅、螽醜奮、謂股成而奮迅也、春秋書有螽、公羊傳、記災也、字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魯十一月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螽類寔繁、阜螽、即蝗、見蝗部草螽、奇音青色、好在草中鳴、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曰負蠜、爾雅、蜤螽、蜙蝑、蟿螽、螇蚸、土

蚣螇谿、蜇音斯、蜙音嵩、蝑音胥、蟿音契、蚸音歷。○莎雞
[illegible]雞曰、翰天雞、以鳴有時而名、蝗類、斑色、毛翅數重、翅
正赤色、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中振羽、作聲、夜札札不
止、如紡絲、又當絡絲之候、故名梭雞、名絡緯、詩曰、六月
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明寒則漸近
人。○蟋蟀、蛬也、一名蜻蛚、正黑、有光滑如漆、有角翅、夏
生、秋鳴、好吟木石磚壁之下、聲如急織、故又名促織梓
人以注鳴者精、蜻蛚屬、周書、小暑後五日、蟋蟀居壁、始生
土中、居其穴之壁外向、易通卦條日、戒婦女促織、其失
節不居壁、爲女事不成、有淫行、因夜爲姦、爲門戶夜開、
五、秋蜻蛚鳴、曰露下、詩、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九月建戌
步戌至戌、謂之歲、曰歲莫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日居
奥、埤雅曰、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蟋蟀能跡陰陽之悉者
也、蟋蟀好鬪、勝輒矜鳴、北方小兒養以鬪、爾雅翼曰、蟋
蟀促織是一物、莎雞絡緯是一物、詩七月莎雞、與蟋蟀
金舉、非一物可知。○蜉蝣渠略、似甲蟲、有角、身狹而長、
黑色、甲下有翅、能飛、聚生糞土中、夏月陰雨時始出、日
蜉蝣出以陰、又朝生暮死、有浮游之義、曰蜉蝣也、夏小
正、蜉蝣有殷、殷衆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其二章
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曹共公好奢、故以蜉蝣刺之、言

雖衣服楚楚、盡其樂、然以旦暮爲期、安能久也、陸佃曰、曹奢而苟、唐儉以勤、故詩以蜉蝣以蟋蟀刺之、文有朝生暮死蟲、狀如蠶蛾、名孳母、白露節後生水上、群飛墜水中、隨水去、以千百計、廬陵人謂之白露蟲、俗謂之魚糧。○蛣蜣、蜣蜋、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經營穢場下、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圓滑無斜角、雌雄相與遷之、一前行、以後兩足曳之、一自後推致、乃掘地爲坎納丸、其中覆之去、不數日、丸自動、又一二日、有蜣蜋自其中出飛去、蓋孚氣糞中、以生覆覆裹之、而生也、其鼻高目深者、名胡蜣蜋、入藥、莊子曰、蜣蜋之知、在於轉丸、言物各有知能、各局於所知、能如此。○蟪蛄、蜩蟬也、生土中、夏至登木而蛻、口小不能食、飲露自潔、以含甲穢、趨高潔變化而禪、曰蟬也、二月鳴者名寧母、始生而小、夏中鳴者最大而黑、曰胡蟬、夏小正、五月蟪蜩鳴、是也、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言蟬得美蔭則鳴聲清厲、蓋菀柳茂蜩也、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讙騰甚也、考工記、以旁鳴者蜩蟬以其脅鳴、陸雲蟬賦曰、頭有緌、文也、含氣飲露、淸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居、儉也、應候守節、信也、禮、爵鷃蜩范、皆燕食加籩、凡取蟬、夜明火、振樹而取之、仲尼適楚、出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然、捷也、寒蜩曰蜆、似

蟬而小，青赤，夏小正，七月寒蟬鳴，一名寒螿，其生坼裂母背而出，初瘖，感寒露凉風乃鳴，又一種似蟬而小，綠色，曰蟀，額廣且深，詩稱螓首是也。○螳螂，頸長身輕，臂如斧，驤首奮臂，當車轍不避，越王句踐同車而避之，有天馬巨螂巨斧等名，入藥，爾雅，不過蟷蠰，蚝螂逢樹，輒產卵相連綴，多在桑上，及叢棘間，小暑後五日中，每枝出小螳螂數百，蓋是月微陰始起，故殺蟲應候而生，易通卦驗曰，螳螂捕蟬，蟬得美蔭而鳴，螳螂超枝緣條，以葉自翳蔽，竦腰舉斧，搏取之，蟬將去未飛，爲一前一郤，莊子謂之見得而忘其形，子曰螵蛸，桑上者入藥，曰桑螵蛸。○螜音斛，螻蛄也，翅小而短，不能覆背，飛不遠，又穴土而居，曰土狗，夜則求食，夏小正，三月螜則鳴，爾雅，蟪蛄螃蟧，孟夏鳴，應陰之蟲，至秋則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螿鳴夕，楚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螢，夜飛蟲，腹下有火，腐草及爛竹根所化，从熒，熒，小火也，月令，季夏腐草爲螢，不言化，不復爲腐草也，西北螢大者如棗，秋陰雨夜飛有光，詩曰熠燿宵行，熠燿卑溼處有蟲如蠶，尾載火者是也，

有羽足不應候者曰蛺蝶。曰蜻蜓。曰飛蛾。○蛺蝶，蝴蝶，列子曰烏足之

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于寶云稻成蛬桑成蝶陸佃曰嘗見園蔬其葉三分二已蝶一尚葉故字从葉省蝶粉翅有鬚須以芳時飛集花間翩翩相逐若適意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蝶也不知其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明人精神汗漫蟬變開闔不自知以極物之化蝶物之善化者也春菜中青蟲行緣屋壁或草木以絲自固夕視之有角六七月背坼裂爲蝶其大蝶産卵於柑橘柳上爲蟲食其樹葉隨其色青綠爲其色既从則去而爲蝶一名野蛾大如蝙蝠者或黑或青名鳳子一曰鳳車而唐滕王畫蛺蝶有江夏斑大海眼村裏來菜花子之目以有殊彩故繪之○蜻蜓四翼翼輕薄如蟬晝取蚊虻食遇雨集水上款款飛尾端亭亭直故从亭或作蜓亦直也淮南呼蠊蛜有青赤黃三種翅青而大者曰蜻蛉小而黃者曰胡蔾小而赤者曰赤卒曰絳騶赤卒絳騶漢制導卒之服以爲比○飛蛾好拂燈一名慕火符子曰不安其昧昧而樂其明猶又蛾去暗赴燈而死也蛾蛹蟲所化與磨爲牝牡

有羽有足有鬣者曰蜂。螫人者曰黃蜂、胡蜂。螫人者蚊，擾人者蠅。○蜂古作逢从虫逢聲爾雅蜂醜螫螫垂腴也謂毒在尾垂穎如

螫人、故名蜂、一名萬、象形、言蟲類最多、動以萬計、故
借爲萬億之萬、加虫爲蠆、傳、蜂蠆有毒、而蜜蜂爲良、蜜
蜂、似蜂而小、工作蜜、蜜、甘飴也、蜜蜂小微黃、春秋分、群
以千百數、中大者爲王、群蜂畀之、從所往、一蜂先飛覓
止泊處、人以木桶容數斛者、塗蜜其中招之、先飛者聞
蜜香來停、則舉群悉至居之、早晚有兩衙應朝、王所在
衆蜂爲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王所居
疊積如臺、曰蜂臺、群蜂出採百花、取花鬚上粉、寘兩踦
歸釀蜜、或採無所得、經宿花上不敢歸、生有大蜂則復
分、如分封然、蜂無王、則群散、其房如脾、曰蜜脾、冬寒則
人割其蜜、其方地燥、蜂多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溼、
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今宛陵有黃連蜜、雍洛間有梨
花蜜、亳州太清宮有檜花蜜、梧城縣有何首烏蜜、各隨
所採花而色異、能安五臟、和白藥則相近也、蜜脾底爲
蠟、蠟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蠟、以物無
兩美也、壺蜂色黑而大、於巖崖絶壁上、無風雨非攀援
所及者、釀蜜人見之、走山頂以籃輿自懸下、衣蒙身首、
以火攻割之、蜂遂去、不還餘窠及蠟、群鳥就啄之比冬、
盡如洗、至春蜂復還、洗處結窠、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
螫、荓拼之也、拼之斯螫之、言蜂雖小、藏精育毒、不可不

愼其黃色細腰腰僂相屬不能爲蜜者曰稺蜂天地之
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名稺言無雌雄自化也淮南子
以爲貞蟲陸佃曰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歧者牝銳
者牡細腰蜂作房在樹上及人家簷下房皆倒懸其綴
著處必以漆房中各有子如粟稍長如蛹能動遂時飼
之以則封之生翼而出復孚卵則增房其大木上者蜂
與房皆大謂之露蜂房其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桶至大
者如巨鍾房數百層子多至石許其螫人後引其芒去
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復出蜂亦尋死果蠃黑蜂詩曰
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桑蟲蒲盧得桑蟲之子負持
去煦嫗養之以成子楊子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
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陶隱居云非也果蠃作房
如倂竹管生卵如粟米大取草上青蟲置其中塞其戶
爲其子糧負之者齎之也詩蓋以果蠃齎子象人之穀
子箋既及揚子之語既矣胡蜂黑色似木蜂而大於土
中作房最大其螫人至死○蚊飛蟲長喙如針銛螫人
蟲省民聲或从昏以昏時出也昏而出聚聲成雷夜嚙
血令人通夕不寐至秋嚙人觜不破而爲毒慘於破時
法言或問貨殖曰蚊言蚊取利小而銛撓人也汙水中
小赤蟲名蜎蠉一名孑孓無足細如縷長二三分穴細

沙中、如鱴孔、俗呼沙蟲、說文、孑無右臂、孓無左臂、斛浮水際、遇人暫沉、其行一曲一直、獨以腰爲力、若人無臂然、孑音結、孓音厥、故又名蛣蟩、經日从蜣爲花蚊揚去吻尤利而足有文彩、白豹脚蚊、其亂飛似蚊而小者曰蚋、望之如霧、因雨生、其生酒醯中似蚋、亂飛者曰蠛蠓一名醯雞、孔子曰、丘之於道猶醯雞、葛稚川曰、蠛蠓育於醯、芝檽產於木、蛣蟩滋於汙、翠蘿秀於松、非四時所創匠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蠅、腹大、好交、其前足有殺繩之象、从繩省、亦好交、其後足、攟翅自扇、故爾雅蠅醜扇也、青蠅、首赤食糞、背若負金、蒼蠅色正蒼而大、俗呼麻蠅、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聲皆在翼、青蠅善亂色、其糞點白爲黑、雖玉不免、又點黑爲白、集硯上引黑汁、斯須自駁盈寸、蒼蠅善亂聲、故詩以蒼蠅刺讒、又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皆逐臭、喜煖惡寒、遇冰輒側翅遠引、又一種小者、好集几案、殽羞間爲害、此青蒼二種差減、而衆多爲擾、善怒者恚之、杜甫詩況乃秋後轉多蠅是也、蠅值水溺死、置灰中即活、

其蟲賊苗者食心曰螟○食葉曰蟘○食節曰賊○食根曰蟊○食花曰蜚○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詩詁曰、禾始發、有蟲生苗心

中、如蠶而細、吐絲纏其心、使不生穗、蟘、言假貸無厭也
亦名螣、似蠶、曳苗葉卷之如結、苗心不得出而痿、所謂
百螣時起也、蟊从䖵、言如鉤兵、芟苗根、易傳曰、臣安祿
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厥災蟲食葉、不絀
無德、蟲食本、與東作訟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
蟲食心、說文曰、吏冥冥犯法卽生螟、乞貸則生蟘、抵冒
取民財則生蟊、則靈芝朱草秠秬鍾其美、與螟蟘蟊賊
鍾其惡、雖不同、而繫王者之政一也、詩曰、去其螟螣、及
其蟊賊、無害我田穉、字說曰、蟘食苗葉、無傷於實、以可
貸、从貸、誤矣、其害苗特甚者曰蝗、以脅腹皆有王字而
名、一生九十九子、能躍能飛、生信宿卵飛、或曰魚卵所
化、春魚遺子如粟、埋泥中、明年水及故岸、皆化而爲魚、
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以陰陽和而魚衆多也、遇旱
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所暴、生飛蝗、春秋桓五
年秋螽、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
甚也、詩曰、田祖有神、秉畀烈火、唐姚崇遣使捕蝗、引此
爲證、夜蟲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今田家
亦燒松光、墣間除害稼、蟲其遺法也、○蜚、蠜小能飛、春
秋有蜚、書、俗名蠓蟲、似蚊、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上、
食稻花、又氣息惡、能熯稻、使不蕃、遇西風雨輒死、其

傷牛馬蟲曰蝱。沍嶺間有大木蝱、長大綠色、如小蟬啣牛馬血至頰仆、有蜚蝱、狀如密蜂、黃黑色、一種小者名鹿蝱、大如蠅、夏秋間牛馬氣蒸鬱蝱大小歲集牛馬尾、至重而不掉、說苑曰蠹螺仆柱、蚊蝱失牛、言小能制大也、其無羽有足螫人者曰蠍。曰蜮。曰蝍蛆。蠍、北方疡人蟲、鼠負大者所化、通俗文、長尾為蠆、短尾為蠍、左傳為蠆蠆尾以介於國、莊子、智潛於蠆蠍之尾是也、人為蠍螫者以蝸牛涎塗之、以半夏擦之、痛立止、蠆尾曲而健女子斂髮鬢傍短者不可斂、因卷之如蠆尾以為飾。○蜮、短狐、似鼈、三足、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含沙射人、所着處發瘡、中影者亦病、病如大傷寒、不治殺人、劉向以為蜮生南粵、粵地男女多同川而浴、亂氣所生、故从惑省、名蜮也、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南越志云、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冬月蟄澗谷間、卸大雪、其上氣起如蒸、雪不積、掘之入地尺則得之、然畏鸂鶒、能食之、周官、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蛛蝮屬、蛛蝮亦能溺人之影、疾人、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蜮蝮遺溺、當搜求而去之、故从求从搜。○蝍

蛆、蠼蚣、土石牆壁間多足蟲，寸斷之猶動，與雞相讎。最深或蠱人，用雞血，用烏雞尿水塗之。雞見蠼蚣必啄食，雞烹熟，蠼蚣聞其氣即自上投下食之。能制蛇，見大蛇緣而啗其腦，蛇蟠伏。蝍蛆當其前禁之，蛇即開口，蝍蛆入食其腸，穴其傍而出。蛇走匿水中，蝍蛆浮水上禁之，吐涎正青，大如綖，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莊子：蝍蛆甘帶，雖螣蛇之神亦制之。故曰螣蛇浮霧而殆於蝍蛆。今南人入山者，以竹管藏蝍蛆行，知草中有蛇，蝍蛆輒動作於管中，草中蛇雖畢驚竄。又名吳龍腥。其生深山大枯木中者，天將雨輒成聲乎，就最高處作挈空欲奮狀，雷常震之。今山中大水為雷震者，以蝍蛆多也。南越志言蝍蛆大者長數丈，能噉牛，里人遇之則鳴鼓燃炬逐之。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如翠屏，而東西不定者，蠼蚣也。一名蚿，北燕謂之蛆蟝，大者名馬陸。莊子夔憐蚿，蚿憐蛇，言夔以少羨多，蚿以有羨無，皆非也。蛇無足亦足，夔一足亦足，蚿百足亦足，豈容有羨於其間哉。其蠱人蟲曰蝨，能跳者曰蚤。蝨視蚤稍大，蚤从蚤緩輒失之，言辯之在早也。从爪，可爪而得之。抱朴子曰：蚤蝨攻君，臣不安席。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蚤蝨相弔，其扁而血腥臭日

蟲多足有毛螫人曰蛓。千志切、一名蛅蟖、身扁綠色、似蠶而短、背有毛、能螫人、俗呼揚瘌、瘌音如辛辣之辣、楚辭以喻譏人、九思所謂蛓緣兮我裳是也、常在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瘌、欲老則吐汁自褁、以漸堅凝、如巴豆大、就其中作蛹、謂之蛅蟖房、一名躁舍、俗呼雀兒飯、言雀所喜食也、既从、出而爲蛾、復孚子葉間、又一種蟲聚短梗半寸者、周圍色褁、行負以自隨、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生水中化。

飛蟲螫人曰水蛆。生水中、噆人血曰蛭。水蛭、南方溪澗中多有之、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䖟螫人、。蛭亦呼馬蟥、能傳著牛馬股間咂其血、甚者入肉中、耘者苦之、患癰者用以吮惡血、謂爲蛭針、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吞之、腹疾不能食終不罪膳夫、而蛭能去積結瘀血、其从病心腹之疾皆愈、

其蠕行蟲。與甲蟲相嬗變。曰蝤蠐。曰蝸牛。蠕行化而飛。曰白蟻。曰蠹。蚰蜒、一名蛉窮、南方夏月、積暑溼氣化生、無足、長二三寸、大如釵股、背黃黑、行處有白涎、書屋壁悉成銀色有光、走書籍上爲破損、能制蜈蚣蠍、以白涎畫地、繞蜈蚣蠍規之、則不敢復動、蛇

亦畏之、聞人髮脂油香、入人耳及諸竅中、淮南子云昌陽去蚤蝨而人弗席爲其來蛉窮、所去之害小、所來之患大也、已化爲蝸牛、似小螺、背有肉、負殼行、驚則縮身入殼中、頭有兩角故名牛、常夜出好升高而焦死、蘇子瞻詩、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是也、農家言、夏初螺出殼産于田間、雨水至、漂殼去不能自還、則化爲蛐蜒、蛐蜒化生者、又爲蝸牛、深山石壁絕巔雲霧中、有大螺殼生石中、說者以爲石、郎舊日之土螺蚌、郎水中之物、爲鴻荒初判、柔變爲剛之驗、夫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堙、一介物之微能至今存乎、此昰著溼所化蝸牛之大者耳、蝸牛乃區中最小者、故戴晉人說梁王以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蠻氏、右角曰觸氏、以祛區內大小之見、一種蛞蝓類蝸牛、二角、蛞蝓四角、一種綠桑螺、似蝸牛黃小、雨後好緣桑葉而吝、○白蟻蠹蠓人作室、斬木不以時若木未燥而傳柱、或柱礎去地不高、則白蟻生其中、穴食之、以泥爲房、詰曲而上、食梁棟至盡、所謂蠹蠓小柱也、或入笥、食衣書、入塚中、食棺骸、性最惡、其化而有翅、以飛曰螱、曰飛蟻、遇天熱溼、群隊出飛、不能高、無何脫翼、藉藉在地堥而死、魯宣十五年冬蝝生、劉歆曰、蚍蠹也、方冬而陽不

收斂、故爲災、其四足無毛者、曰鼃黽屬。四足而毛者、曰鼠屬。

鼃、蝦蟇、亦作蛙、長足喜鳴、舍躍、接百蟲食之、見人似嗔月而怒、越王揖之、武士歸焉者也、其鳴聲哇淫、故曰蛙、其大腹青脊者、鳴甚壯、曰黽、月令、四月螻蟈鳴、考工記以脰鳴者、鼃黽屬、鼃黽數種、背有黃文者、曰金線鼃、生田中、背青有斑文者、曰田雞、生溪澗高潔處、身有紫斑如纈錦者、曰石蛤、春風煖則腳出散子、曰風蛤、鼃受交則曳腸於水際草上、纏繳如索、目見黑點、漸深至春水煖鳴聒之而子生、古謂聲抱也、子初出頭圓色黑、有尾無足、稍大足生而尾脫、辟行、後者向前行者、銜其尾隨而頓掣之、前行者尾斷而死、則哭之、以其頭尾似斗、曰科斗、古有蝌蚪篆、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蟾蜍、亦鼃類、腹大背黑、皮上多痱磊、俗稱癩蝦蟇、能水能陸、擲糞自其口出、尤自相哭、噬有數頭共相抱相齧、抵死不放者、俗云、五月五日得之、可辟兵、又是日醫取其眉間洙、名蟾酥、午日前後數日覓之不可得、亦其靈也、本草云、其肪塗玉則軟、刻削之如蠟、又妄者指月中山河影曰蝦蟇、因云、千歲者頭有角、頷有丹書八字、則誕不可

問矣。○蜥蜴似蛇四足長五六寸生草澤中爾雅蝾螈蜥蜴蝘蜓守宮四名轉相解陶隱居以爲有四種形大純黃色者名蛇醫似蛇醫而小長尾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可愛者名蜥蜴形小而緣牆壁者名蝘蜓蜥蜴狀如龍常含雹嘔之能致雨古旱求雨坊巷各以大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其中使青衣小兒環繞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異物志曰魚躍蜥蜴從草中下稍近之其浮水上而变既变魚入水蜥蜴還草中蛇被傷蜥蜴輒銜草傅之蛇病則以口所含雹療之蝘蜓灰褐色以常在人家屋壁間不去名守宮或曰以朱砂飼之體盡赤擣之萬杵點女人膚終不脫如赤痣得偶則落曰守宮也世人呼蝎虎劉侍御陽志之曰蠍有虎未之前識也見四足而昂首惟之呼童子急擊童子曰蠍虎也性良嚙蠍不嚙人予聞而惻然以未前識也幾以急暴傷其生嗚呼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慎焉或曰取陰陽搆合而易曰蜥蜴又曰日十二時變色曰易易者象也乾象龍象取於象豕取於豕易取於易皆取諸物也。○鼠穴蟲象形有齒無牙晝伏夜動好自揚其鬚善竊盜禾稼百果熟時輒相率竊取覆藏之人掘之得栗及橡栗百果多至

石、蓋蓄以卒歲也、鼠出穴先觀望前却、謂之首鼠、詩
相鼠有禮、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兩脚於頸上、所謂
禮鼠拱而立者也、鼠爲十二屬之首、易曰、晉如鼫鼠、廣
雅云、鼩鼠也、兔首、似鼠而大、害稼、能人立、交前兩足而
舞、貪而畏人、鼷鼠如豹、鼷鼠蒼黑色、在樹上、鼷鼠最小、
名甘口鼠、嚙物時不痛而螫毒、春秋鼷鼠見上事、鼩鼠
似貂、赤黃色、大尾、俗呼鼠狼、竹鼬鼠食竹者、蒼黑而小、
其尾毫可製筆、鋒健於兔、燕山錄曰、以鼬煮鼈、以蚊煑
犬、省火易熟、以性類相克也、蝙蝠、一名服翼、似鼠而黑、
棲人家屋簷隙中、謂之簷鼠、夏月飛捕蚊蚋食之、然
肉翅無羽、觸物輙墮、力不能復起、其棲洞谷中大者、飛
聲殷殷如風雷、荊州清溪秀壁諸山、往往有乳穴、穴中
玉泉交流、有蝙蝠千歲、體白如銀、棲則倒懸、服翼、鼯爾
雅在釋鳥中、蝙蝠者、鼠食女人首行月經而成、猶方士
刀圭入口而生羽翰也、月經傾在厠中、鼠輙採食之、首行
月經謂之元、故蝙蝠一名元老鼠、或訛爲簷老鼠、○鼺
鼠、狀如小狐、項脇毛紫赤、背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色、
脚短爪長、尾可三尺、好暗夜行、飛且乳、亦名飛生、食火
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高、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
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

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技能、皆有窮極也、將婏者、持其皮毛則易生、一名飛蠝。○鼢鼴鼠亦名偃鼠、鼴鼠、似鼠而大無尾、黑色、長鼻、常穿耕垣中行、陳藏器云見日月光則死、蓋伯勞所化、又能化為鴽、莊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言止於極量而反、分定故也。○貂鼠之縟毛者、大而黃黑、一名栗鼠皮煗於狐貉、取為帽、得風毛拂面如焰、後代因以金璫飾之、漢加以蟬、曰貂蟬、侍中插左、常侍插右、金取百鍊不耗、蟬取居高不食、貂取內勁捍而外溫、色紫蔚而不耀、高麗有貂帽豹裘、冬溫夏涼、利入水、纔出岸振迅之則乾、雪著其上則消、又北方黃麈睒人眼、以貂袖拭之則去、亦以為裘。○蝟治胃疾、从胃通為品彙之彙、言萬彙雜然生、如彙毛也、似鼠毛有刺、腳短、尾長寸餘、蒼白色、見人則藏[illegible]腹下、員輥如栗房、攢毛外刺、爾雅所謂彙毛刺也、性畏鵲、見鵲便仰腹受其啄、中雀矢輒爛物相制如此、異苑曰、西域有鼠國、鼠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白、西域有火鼠、入烈火中不焦、人取其毛緝之、號火浣布、丹薰山有耳鼠、兔首麋耳、音如嘷犬、以尾飛、鳥鼠同穴、山在隴西沙州、鳥名鵌、其鼠名鼵如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地三四尺、以居、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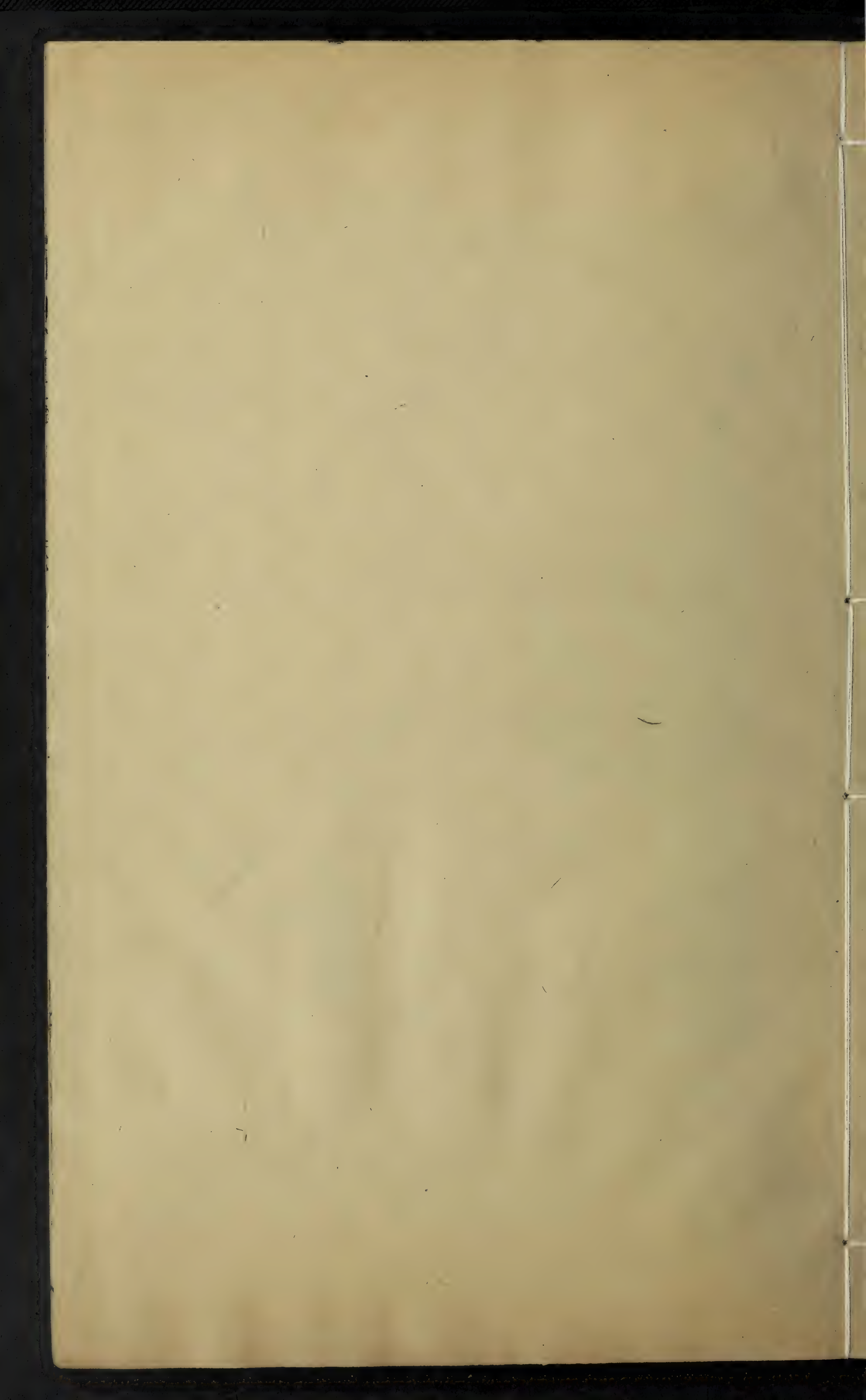
在內烏在外。杜甫詩曰。水落魚龍夜。山空烏鼠秋。魚龍水名。烏鼠山名。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嚙草飼之。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蟨。蟨鼠前兔後。前足纔寸許。後足幾尺。符則用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日蟨也。夫是鱗羽毛介也。豎咅衡咅異而本天親上者同也。九竅八竅異而吐納出入息同也。毛倮胎生。鱗羽介卵生。異而輸臟行脈樹骸敷體經骨絡肉同也。故於人爲近。莫不有天地之性。仁焉義焉禮智若信焉。無論全。即其偏不全而偏之全者獨至也。莫不具天地之塞。血氣焉心知焉。自愛自貴。好生而但死焉。無論通。即其塞不通而塞之通者獨靈也。梏於形。則物之相物。我之自我。即蠕行跂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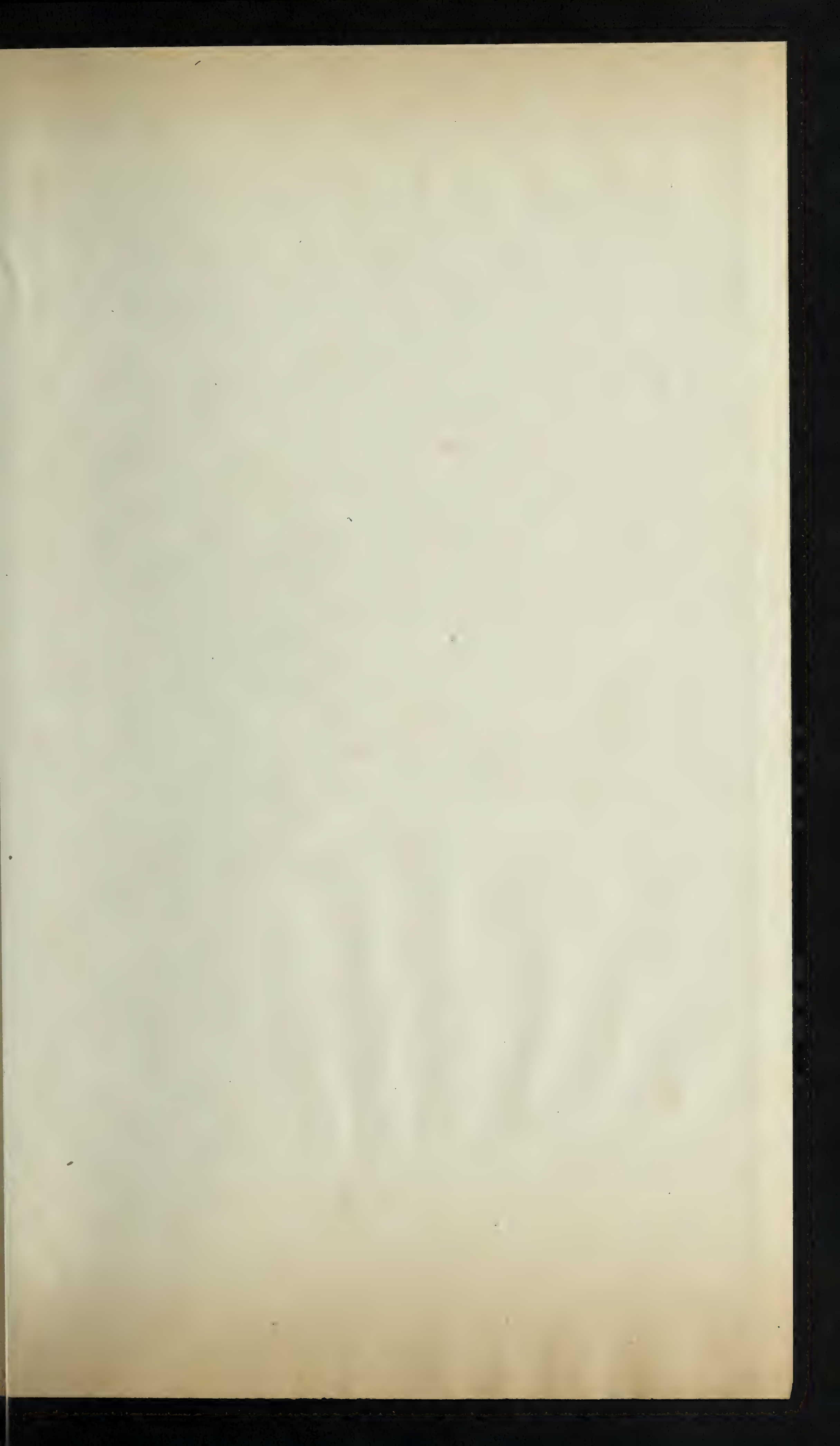
■之通於理則何我非物何物非我欲自異焉而不可■也其樂生好群者其竝育竝行者也敦化者也其別宜分類者其不害不悖者也川流者也是天之命也物之性也聖人之所以教也蓋動物本天天動乎上群動得陽氣之多而親上之謂天産

畫史上編卷之八十終



上五十五





函史上編卷之八十一

明　盱郡鄧元錫著

物性志下

其地產本山川高崧嶠巍堂防㕓㞄（㕓姊規反㞄音危）大盤小廻禽獸居焉百材興焉灘澨滸沱谿谷溝澮小瀆大㳆黿鼉蛟龍魚鼈生之百貨興焉而甸爲土中土中者平土也郊坰野牧原隰平陸山夷水畜阡膏陌沃人此宅隩國此井牧而百果六畜以蕃以毓也其嘉生曰九穀九穀者稷黍稻秫麻大小菽大小麥也洪範曰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稼穡天地之大德也稼穡而後土可材故言

土必穀又穀具五行之性若味也。穀總之為五析之為九又衍之可十可百日百穀也穀土之宜聤高下高而陽者宜豆麥下而陰者宜黍稻平宜稷粟三農生之六宗府之王者重焉。

稻。東方穀禮稻曰嘉蔬米粒如霜日白粲性宜水周禮五穀外別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詩十月穫稻月令季冬天子乃以大嘗稻今粳稻是也稻有秔有粳有林秔粳炊以飲林糯稻也釀為酒三月種秔四月種粳秋通得稻稌之名論語食夫稻稻為秔粳月令秫稻必齊則秫也秔以能早而名粳以田中最久更三時而名糯以粘耎而名一種秈比粳差小能水旱種最早亦早熟有望秋先熟者炊之不粘飯多易消江南呼粳為㫘稻秈為早稻始占城有此種宋眞宗聞其耐旱遣使者求其種三萬斛并其種法分給江淮兩浙漕司令擇民田高者蒔焉因謂占稻秔秈粳秫四種中又各有名色甚衆皆作其皆利五臟充肌膚而粳人藥

麥。亦東方穀夏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民之食麥最先熟故董子曰春秋於宅

穀不書無麥禾則書重麥禾也月令中秋勸民種麥鄭司農曰稻人芟夷其禾即於下種麥芟夷其麥即於下種禾此惰農所難又爲性多穢一種後絡歲不絕耘耨故勸之麥入土百四十日而秀秀後六十日而成蓋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備四時之氣兼寒溫熱冷之性故重之月令孟夏麥秋至百穀以秋成麥成熟乃在夏故孟夏於麥爲秋也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說文以麥爲金屬以金王而生遇火而死鄭以麥實有孚甲爲木屬飡生家以麥養心爲南方之穀皆各自爲義也古朝事豆有麷蕡麷熬麥詩曰貽我來牟又曰於皇來牟劉向謂以和致和獲天助不常有者西番麥形似稷而枝葉奇大結子纍纍煮食之

黍 南方穀從禾雨省聲禮黍曰薌合以三月上旬種爲上時月令仲夏農旣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解舊黍也爾雅翼曰舊黍自去歲孟冬與稷并食至仲夏而後嘗蔡邕以爲今蟬鳴黍自垂其先熟也薦之黍苗如蘆異他穀詩彼黍離離又芃芃黍苗黍之秀特舒散象火爲南方之穀黍粘而香古以雪桃謂桃多毛以黍粘去之孔子先食黍以黍爲五穀之先桃爲五果之下故以諷黑黍曰秬古薦籩有白黑形鹽白爲熬稻黑即秬

至藏氷用黑牡秬黍做其方之色享司寒以為酉日秬
鬯言汁下入於地氣上升於天芬香調暢而名詩云誕
降嘉種維秬維秠秠一稃二米黍秠不必黑秬
不必一稃二米皆后稷所受於天者不常有也 稷中央
穀禮稷曰明粢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
五穀稷為長祀穀神稱為一名穄謂米香可祭也呂覽
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圖經曰今呼其米為黃米其苗
與黍同類月令孟春行冬令則雪霜大摯首種不入鄭
注稷歲初先種孟夏先熟云首也不入謂極寒種不入
土稷有黃白紫黑紫黑者有毛北人呼為烏禾不甚珍
惟祠事用之然自陶隱居生江南已不識稷 粱亦中央穀
為何米歎之曰穀稼尚弗能明況芝英乎
穀莖葉亦香禮粱曰薌萁爾雅虋赤苗芑白苗郭注曰
虋赤粱粟芑白粱粟也有青粱殻穗有毛粒青米亦微
青白粱穗大毛長殻麤扁米白而大黃粱穗大毛長殻
米麤於白粱性最甘氣平香美得天地中和之氣最多
比它穀最益然種之損地力粒尖小少又不耐水旱
故種之者稀古天子飯黍稷稻粱白粱黃粱重粱也古
稱膏粱歲凶大夫無故不食粱喪禮沐尹君沐迦藥粟比
粱細而圓種亦多有赤粟黃粟黑粟有骨嘴子粟人又

古以粱爲黍稷之總名粱爲穀未𥝩孚穀之稱、以

麻。西方穀有實者苴無實者枲喪服傳曰苴麻之有蕡者牡麻枲麻也麻與麥互爲候麥黃種麻麻黃種麥夏日至麥熟而種麻者以夏至前十日爲上時至日爲中時至後爲下時詩曰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言耕地欲熟也五沃安植五麻高下不擇疇耕七徧而上大者如箭如蒿細者如蒸如灌九歌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華色白比瑤芬香可服食蕡麻子麻於植物中最多子故桃夭稱有蕡其實九月採幽風九月叔苴叔拾也周禮九穀注麻居二焉月令秋食麻與犬仲秋又以犬嘗麻朝事之籩𪎊蕡熬麻實其皮可績布吉凶之服皆用之明吉凶一條其吉服以練治功至精若者爲上麻冕是也凶服以不練治功沽疏者爲本斬衰是也餘各以其次爲降殺之差麻子根葉仁俱入藥○胡麻苗梗如麻葉圓銳光澤嫩時可作蔬八穀中最大勝名巨勝○白油麻今脂麻炒熱壓出油煎鍊食熱甚與火無異戒之

菽。豆也北方穀爾雅戎菽荏菽廣雅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豍豆豌豆留豆也胡豆跭雙豆豆角曰莢葉曰藿齊桓公征山戎出茖葱戎菽布之天下戎菽大豆也有赤小豆白扁豆菉豆𧏖豆刀豆大

豆以二月中旬種爲上時小豆以五月爲上時秋而成故八月雨謂之豆花雨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注菽草之難殺者言殺菽知百草皆死漢書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言軍無糧以菽雜他穀食之周禮修籩之實餱餌粉餈皆稻米黍米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餈以粘著熬大豆擣粉以爲表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行也又豆以爲腐云傳自淮南王以豆爲乳脂爲酥本草有豆黃卷以生豆爲芽蘗便暴乾

菰。蔣草生下澤中葉如蔗荻莖梗有實者謂之菰蔣秋生米名雕胡周禮膳夫王膳用六穀菰與焉宋玉云炊雕胡之飯漢太液池中皆雕胡杜甫詩波漂菰米沉雲黑是也菰蔣三年以上心中生臺如藕至秋似小兒臂可蒸食亦可生食其秫黍秔粟所造者有酒醋醬麴糟飴糖諸皆本之

穀。黃岐之書曰五穀以養之五菜以充之五果以輔之蓋草之根莖葉可食者曰蔬以無脂膏而疏能調腑臟疏關節行氣液不滞而名爲類至博爲用至充舜飯糗

茹草草蔬也禮籩豆有菹詩禦冬有旨蓄菹旨蓄蔬也士入學以菜贄釋菜于先師重蔬也澹泊明志者其必有味於蔬乎乃蔬蔓生有實可食者曰蓏木有實曰果其類固不可殫知殫記矣爾雅木生曰果草生曰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樝生曰果蔓生曰蓏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蔬之屬

葵十月種五月初更種以春種者既老秋葉未生種之續之也摘葵必待露晞語曰觸露不掐葵收必待霜降葵性向日左傳葵猶能衛其足以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知也曹植曰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向之者誠也淮南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其滑為百菜長入藥

豐爾雅須葑蓯陸機曰蕪菁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葑蔓青類菲葍類箋下體根也上體莖也皆可食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根惡時并棄其葉美采之之道也劉先主歸曹公公使覘之方閉門將人種蕪菁諸葛亮所止令軍士種焉以纔出甲可生啖葉舒可煮食久居滋長冬有根

可劉而食也、三蜀江陵人呼諸葛菜、冬菜。菘。以性陵冬不凋有松操、而名、有將菘菜北種者、初年

爲蕪菁、二年菘種盡絶將蕪菁子南種亦然則物於地異也　芥。似菘有毛有青芥、紫芥白芥、花芥、石

芥陸佃曰、芥界我者也汗能發之氣能散之、　蘆菔爾雅、葖蘆葩、釋曰、紫花菘也、俗云蘿菔、白如雪

甜如、消梨者稱上品菘菘蕪菁、蘆菔子皆入藥芥子黒蕪菁子紫赤、蘆菔子黄赤而大、諸菜葅既甜脆汁亦酸

羨急就章曰、老菁蘘荷冬日藏　黄芽菜。燕中多冰雪、以蘧蘆覆而種之、葉脫色改黄而後食、名菜

中神品、　赤根菜。葉有稜光澤出西域頗陵國頗訛爲波故南呼菠薐、比人多食肉麪食之則平、

南人多食魚鼈水稻、食之傷冷、　薯蕷。山藥、一名玉延春蔓生、圓徑二三寸、嫩白緊實如玉入藥昔人

以爲瓊糜瓊英一種大如臂白者稍有紫者長、味甘脆美、一種似薑而大名佛掌、蘇吳有黄獨根與子皆可食、

亦山藥類　芋。上芝、說文曰、大葉根實駭人、故名芋、猶吁吁驚辭也、莖可作羹臛及葅大者魁小者子、一

魁十二子、卓王孫云、嶓山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久食滯胃氣翟方進爲相壞鴻隙大陂民怨之作歌言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飯羹芋魁言五穀不登、但爲下澤生芋而已、袁安爲陰平長、年饑、聽百姓輸芋爲公田租、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

百合蒜。根數十相累、狀如白蓮花、百片合成而名、蒸煮食極甘、

其白冬祖夏有白菜。二種、根大莖短者、曰蓮花白、根圓而長者、曰箭竿白、

油菜。冬種、春日發、抽嫩心、開花黃如金、折中心爲菜、茹甚美、其旁心結子、搾作油、

若蓬。秋種、冬茂滑可羹、

茼蒿。香可茹、

苜蓿。味甘淡、陝西甚多、飼牛馬、杜詩宛馬總肥春苜蓿

苦苣。香辛可茹、川中產者入藥、

萵苣。味苦寒、薹爲菹、葉可生食菜心抽薹、或淹、或糟食、名萵筍、

夏菜。苦菜。荼、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秋生田澤中、經冬春歷夏、火炎上味苦、荼感之而秀、生北地、冬凋、生南方、冬夏常青、入藥

苦蕒。芑、俗呼黃麥、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生淹食、止瀉、

莧。从莖、葉高大可見而名、有紅白紫三色、爾雅蕢赤莧、入藥、易夫尤五稱莧陸、陸佃曰、莧見目、上六、兌、見也、又柔脆易斷列子曰、老韭爲莧、言物以老變、上六、老也、漢上朱震、以莧爲馬齒莧、陸爲商陸、馬齒莧澤草、葉柔根小、至難燥

葉間有水銀、商陸亦澤草、葉如牛舌、莖赤柔脆、根如蘆菔而長如人形者有神、商陸子未熟前、爲杜鵑之候、故稱夜呼、字說曰、商除眩、莧除瞖

茄。落蘇、味甘、性冷、有紫白二種、入藥、

萱。冊棘、服之忘憂、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花名宜男、風上記云、懷妊婦人佩其花則生男、鹿性警、多別良草、常食之、曰鹿葱、晏元獻公謂鹿葱花中有鹿斑文、與萱異、開花亦不並時、一種小而純黃曰金萱、甚香、可食、

蕹菜。蔓生花白、摘其苗、以土壅之、即活、中空而脆、初自外國番舶以甕盛之來、因名、能解野葛毒、張華云、魏武帝啖野葛至尺許、應食是菜也

辛菜。有薑。通神明、去穢惡、禦溼、禦䓁邪臭、辟寒熱、三四月種、五六月發芽、紅嫩如指、名子薑、亦曰紫薑、其隔年者名母薑、論語、不撤薑食、諸侯燕食、所加三十一物、終薑桂、記曰、器卷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春秋運斗樞曰、腥而不臭、陽薑陰敷、故菜重芥薑、朱子曰、秋月多食薑、令人夭天年、

紫蘇。桂荏、葉下色紫、甚香、有數種、白蘇、方莖圓葉、魚蘇、大葉而香甚、生山石間、名山蘇、生水岸傍、苗葉相當、名水蘇、假蘇、即荊芥、初生新嫩可啖、皆入藥

荏。狀如蘇、高大不甚香、江東人呼

爲蘇、从蘇省也、大荏、葉大於荏一倍、不堪食、人收其子油緗帛

蓼。生水傍、類甚多、有紫蓼、紅蓼、青蓼、馬蓼、水蓼、木蓼、紅蓼、一名龍、詩隰有游龍、蓼妨稼、詩以薅荼蓼、然於調和最功、實入藥、

秦秋梨。生下溼地、香美、

蒟蒻。緣木生、子如桑椹、色青、長二三寸、以蜜漬食之、蜀以作醬、漢史所稱蒟醬也、

蘘荷。生林木陰下、古云、蘘荷依蔭葉、冬枯根、可菹、可醬、有白、有赤、赤者勝、白者入藥、

胡椒菊。性熱、味辛如椒

蕁。味辛、根葉皆可食、生山澗泉石間、朱子咏蕁詩云、小草有真性、托根寒澗幽、懦夫曾一嘬、感憤不能休、

其葷菜。

韭。說文、一種而久、謂之韭、又以利病人、可久食也、禮、韭曰豐本、又性煖、號草鍾乳、夏小正、正月囿有見韭、首春色黃未出土最美、故云春初早韭、詩、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庶人四時春薦韭以卵、入藥、

葱。本自日白、綠青日袖、不結子、分莖種之、一種樓葱、即龍角葱、有冬葱、夏衰、冬盛、莖葉軟美、有漢葱、冬枯、實硬而味薄、有胡葱、莖葉麤、古以調品味進食之、禮葱渫處末、多食昏人神、漢孔奮爲姑臧長、妻子但食葱葉、其廉如此

薤。似韭而闊多白、爾雅

日、鵝鴻薈、種法、葱三支一科、薤四支一科、支多者、科輒圓大、有赤白二種、赤者主金瘡風寒、苦而無味、白者補而美、入藥、爾雅、藿山韭、茖山葱、葝山薤、蒚山蒜、皆以生山中別得名、

大蒜。葫宜良輭地、熟耕種之、五寸一株、一年爲獨瓣、二年成大蒜、科如掌、氣極葷、攝腥羶、秫叔夜日、葷辛害目、蒜爲甚、煮爲羹臛、極俊美、入藥、苗葉根子、似葫而細、則小蒜也

胡荽。俗呼芫荽、味辛溫、主消穀通氣、少儀、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莛、爲本有萎乾者絕之、又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內則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鶉雞鴽羹釀之蓼、脂、麋鹿屬膏、犬豕屬、西方書、以爲熟食發婬、生啖增恚、故絕不食、以大蒜小蒜與渠茲葱茖葱當之、道家以爲韭蒜芸薹胡荽各自其土所生者言之、互、

其野菜不種自生可食者曰薺。俗名班菜、冬水王而生、夏水王而死、枝葉細靡、月令、孟夏靡草死是也、詩曰、其茸如薺、上藏皿作茸、故以薺生爲歲豐之候、實名蒫、蒫子入藥

薇。似蕨差大、爾雅、薇垂水、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薇、伯夷義不食周粟、采薇於首陽山而歌、文王時歌采薇之詩遣

戍役、一章薇亦作止、二章柔止、三章剛止、作萌生也、柔脆剛堅、言歷時滋久、詩、山有蕨薇、傷下國搆禍、怨亂並興、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故興以告哀孔子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蕨。初生似鱉腳一名鱉長如拳、連莖可食、根可粉、其滑、性冷、令人腳軟、蹩躄也、薇、禮家猶用之、蕨不可用、郗鑒鎮冊徒、有甲士折蕨一枝食之、心中成疾、因吐一小蛇懸屋前漸成蕨、乃知不可生食、

遂。羊蹄菜、苦寒、詩言采其遂、字說遂遂風、亦逐蟲、

萇楚。萇楚、銚芅、詩曰、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萇楚柔弱、生果濕而不淫、有節、疾君淫恣、曾是之不如、

薌蒿。蕭荻也、葉白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有香氣、詩、取蕭祭脂、宗廟薦熟時、尸未入、取蕭染以牲腸間脂、合黍稷燒之、蕭氣達於牆屋、故牆曰蕭牆、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蕭微物、而香能上達、故以況諸侯、

藾蒿。苹、詩、食野之苹、青色、莖白如筋、始生、香可食、

青蒿。菣、詩、食野之蒿、中炙啖、

香蒿。蒿叢中、時有一兩株、莖葉色迴青至深秋、餘蒿並黃、此獨青、氣芬香、於蒿

皤蒿蘩、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香美可食、詩、采蘩是也、詩、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以桑未生、用生蠶

蔞蒿。生水澤中、香脆可羹魚、詩言刈其蔞、大招云、英酸蒿蔞、不沾薄只、言吳人工調鹹酸、瀹蒿蔞為齏、不沾多汁、不薄無味、適其美也、

蘿蒿。莪、亦曰角蒿、生澤中、漸洳中、宿根先百草生、葉似邪蒿而細、莖可生食、詩菁菁者莪、在中阿中沚中陵、地之良者能養物、君之仁者能養士、故以為育材比、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蓋行役者哀父母之劬勞、始見莪之蓼蓼然、泊而察之則蒿也、蔚也、蓋憂思亂其神、日昏華如此、

茵蔯。苗經冬不死、因陳根更生、故名、入藥、

芸。芸似邪蒿而香、可食、其莖幹婀娜、作小叢、生華芬香、名七里香、至秋葉間微白如粉、夏小正、仲冬之月芸始生、正月采芸、二月榮芸、古秘閣藏書冒芸以辟蠹、號芸閣、

菾菜。夏盛冬枯、味苦甘寒、

蕺菜。蔓生山谷陰溼地、味辛溫、

東風菜。生澤中、味甘寒、

翹搖菜。生平澤、味辛平、益人、

蘩蔞。生田野中、莖梗作蔓、断之有絲而中空、名雞腸、華味酸平、

草似穀可食能養人者曰蒒草。生海洲中、如大麥、七月熟、斂之至冬、一名禹餘糧、言禹治水、棄餘糧而化生、

東廧子。苗似蓬、可飯、

蔄實生水田中、爾雅謂皇守田、蒯草蓬草、子作飯、似菰米、稊稗稊、名荑、布生於地、稗生下澤中、古詩蒲稗相因依、稗熟時搗取米炊之、似粢米、又可釀酒、漢武帝令典農種之、莊子云、道在稊稗言比於穀微細而不精、道亦在焉、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蓋稗稊遇水旱無不熟、而五穀則有熟不熟時以不熟方之、稊稗不如也、稂童粱陸機云、禾秀為穗而崑然、今呼宿田翁、爾雅翼曰、詩稱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如以為童粱、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乎、本草、有狼尾草、實如黍、亂苗莠則今狗尾草也魯仲孫它、馬餼不過稂莠、蓏實曰瓜、瓜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類至多、洛都賦、瓜則桔枝括樓綠瓤青肌、陸機瓜賦有金釵密筒、任昉述異記、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召平所種、有五色子母瓜、瓜州以瓜大如斛而名、夏小正五月乃瓜、傳急瓜時也、八月剝瓜傳畜瓜也、詩緜緜瓜瓞、瓜之近本者常小、末乃大、民勸生象之、爾雅曰、其紹瓞是也、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田大界曰疆、小界曰場、場言田至此易主也、種瓜其上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傳禮有讓畔、義有灌瓜、傳古遺戍者、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記、天子樹瓜華不斂

藏之種也、瓜曰華之、白瓜華、瓜性少延輒腐故曰不斂
藏之種、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又
四析之、乃橫斷而巾覆焉、爲國君華之、巾以綌、華中裂
之不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亦中裂不巾覆、士
疐之、不中裂但橫斷去疐而已、庶人齕之、不橫斷
又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環橫切之圓如環　西
瓜。有紅瓤白瓤黃瓤、紅子、黑子、玳瑁子、數種、味甘寒、療
喉痺、消暑毒、有天主白虎湯之號、學圃雜疏曰世稱
金主征西域得之、洪皓自燕中攜歸、然西瓜在瓜中最
美、而種遍天下、不應爲脫出異方之物、又其生其剝於
夏小正適合豈後　王瓜。生平澤田野、子如彈丸、生青
因西名、姿云然與　熟赤、月令、孟夏王瓜生、註王
瓜色赤感火色而生、根似葛、實纍　胡瓜。北人避石勒
纍相連大如棗、皮黃肉白根入藥　諱稱熟瓜、有
白瓜、似王瓜　土瓜。藤似葛、根入地結爲瓜、大者如
而白、黃差後、　椀小者如拳潔白甘脆涼無毒
甜瓜　生平澤中、香而小、爲上有　苦瓜　熟時黃縫子鮮
赤白二種、瓜蒂花皆入藥、　紅在房中、味甘
冷、皮可作菜菹、有不堪生噉、堪醬食　筍瓜　皮青長尺
者、曰菜瓜、圓者而甜瓜、長者如王瓜、　餘、觥然如

角可醬、絲瓜、細長而嫩可菹、枯則去其皮與子以滌器、腹中有絲、冬瓜。大如斗、而長、皮厚、初生青綠、經冬白如傳粉、性走而急、能散熱毒氣、九月食、令人反胃、俟被霜食之、甘瓠、要類倉、尾類要徵餞中白膚、史謂張蒼肥白如瓠、葉可爲菜、詩云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爲貴下賤之兆、詩幡幡瓠葉、采之烹之、物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免首、言不以微薄廢禮詩、齒如瓠犀、犀瓠瓣、色白、傳曰、若瓠不材於人、明甘瓠則材也、以瓠盛酒、冬煖夏冷、匏。苦瓠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記時也匏有柄者曰懸瓠、可爲笙、爲飲器、詩酌之用匏、壺盧、匏無柄者詩七月斷壺壺性浮、要之可涉水、謂之要舟、鶡冠子曰、賤生於無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司尊彝曰、饋獻用兩壺尊、匏陶、皆以質爲貴、春秋傳曰、樽以魯壺種法、鑿坎方廣四五尺、糞其土種之、及生、擇四本每兩本相近處、各以竹刮去其半、併封之、俟其活、除去一穗、又復取此兩大本相併、復去一穗、如前法、蓋四本同發一穗、則一斗之種、變爲一石、其菌

檽類。無華葉而生者芝。無根而生、一歲三華、楚辭謂皇皇靈芝、一年三秀、禮、燕食所加

庶畜有芝菌栭葰椇、四皓偁秦、入商洛山、采芝食之、作歌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傳士和則芝草生、芝五色五味、養生家稱茹之延年、稱木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避兵、

朝菌。天陰生糞上上、朝生暮死、云欻生芝、可茹、其六七月間濕熱氣蒸鬱、生山中、多茸滑可食、有紅如丹砂、黑如墨、白如雪、黃如蠟者、江南呼爲菰、其夜有光者、煮不熟者、湯照人無影者、有毒殺人、以夏秋間蛇蟲行吐涎生也、

蘑菰。生北地、香美、

香蕈。冬春交、南人於深山中、砍楮楠木、以米潘泔沃之而生、雨雪多則盛生、最香美、

栭。木耳、桑槐上者佳、栭次之、餘木俱有耳、

石耳。上、亦名石芝、生高山石崖上、感風雨露華極清之氣而生、味甘平、久食延年不饑、

蘧蔬。菰蔣根、久盤厚、夏月菌生其上、可羹、

其水草曰

蘋。大蓱葉圓闊寸許、四方中圻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蓱之無根而浮也、五月花色白、曰白蘋、可糝蒸爲茹、天問靡蓱九衢、言枝葉分爲衢道、猶花五出六出、家語楚王渡江得蓱實、則異物奇偉不常有、

蓱。横陳水中、若自漂灈然、故从漂、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五六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曰

聚藻隨波衍漾、莖葉條暢、被水上有自然之文、故象服象之、又畫於裷爲飾、以獻火、魚藻言魚在在藻、傳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禮、婦人將嫁、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鉶羹之芼、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藻。 紫菜。 鹿角菜。蕁海藻、如水藻而大、如黑髮、生深海中、閩廣山谿垂即、人鮮病癭者、以薄海海藻紫菜、療癭結氣也

荇 接余、葉初卷漸開、莖隨高低浮水上、花六、出出水黃色、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觜、其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唐本草以爲豬蓴誤、也詩參差荇菜、三相參爲參兩相差爲差、左右流之、言求之無方、芼之、言擇爲羹、

茆 蓴鳧葵、力久切、从申酉之酉而誤、詩泮水薄采其茆、茆與在泮飲酒叶可見茆與荇相似、葉大如手、面圓、自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絲蓴、可生食、作粥滑美、與鱸魚爲江南時珍、九月十月漸麤硬、十一月萌在泥中、麤短、名豬蓴、其龜蓴苦澀、出東海、獨堪醬

芹 楚葵、二三月作英、可菹及煔食、周禮加豆之實、水昔十有芹菹深蒲、詩觱沸檻泉、言采其芹、泮宫一章采芹、二章采藻、三章采茆、皆泮水所

有蓋始入學必釋菜于先師故即水中三品草薦之學
圃雜疏曰魏文貞好食芹菜世以爲魯皙之羊棗今南北
京芹長數尺味絶佳何必文貞始嗜也又馬芹俗謂胡
芹不可食惟子香美可調飲飯蘄多有之故蘄蛇體皆
作芹香土人名爲水白芷
或曰蘄之爲蘄以有芹也

其生水中有華實可食者

曰荷。芙蕖一名水芝莖下白蒻在泥中者曰蔤根常偶
生曰藕色白中有七竅善耕泥引而長如竹行鞭
故文从耦藕生應月月生一節每節生一葉一華華葉
亦偶生相連曰蓮蓮葉曰蕸芰荷卷荷也與華偶生出
水上亭亭如織華未開曰菡萏已開曰芙蓉秀異者至
百葉房大者至百子得日光乃開數午後復合即華將
有實華事已則房現房成則實現房初黃終玄葉始生
微赤成而綠莖亦綠中虛外直皮青肉白子爲的的中
有青長三分如鉤爲薏薏倒生兩葉一成芰何二成藕
荷又生一芽爲華則遺華實於薏中具足也華初著下
首在下久之房倒垂首更在上埤雅云藕藏於水其自
處卑其所處汙而潔白自若中有空焉不偶不生此可
以偶物矣茄華皆無支附生於泥泥不能汙生於水水
不能沒挺出而立此可以加物矣蓮既挺立又會而屬

焉此可以連物矣遯假根以立不如藕之有所偶假莖以出不如茄之有所加假華以生不如蓮之有所連此可謂遯矣夫菌物者終於吐連物者終於散偶物者或折之加物者不可常惟藌退藏於無用而可用可見者本焉此可謂密矣合衆美以不知爲問日荷也周元公愛之以爲花之君子離騷曰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又騷曰衿芰茄之緑衣被芙蓉之朱裳藕蓮子葉及房皆入藥葉可裹物北齊伐梁梁以運不繼調市人餽軍建康令孔奐以麥屑爲飯用荷葉裹之一宿間得數萬人食、

芡。雞頭實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有喙若雞鴈頭然又名鴈喙實內有米圓白如珠可濟饑人藥傳曰蓮芡之屬有橐韜、

菱。芰葉覆被水上似荇實兩角或四角有紫有青華隨月轉移傳曰荷花日舒夜斂芡花晝合宵炕芡花向日菱花背日陰陽之別也周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芡㮚脯菱芡取之水㮚脯取之陸所謂水陸之品也再言之者兩設之楚屈到嗜芰且死屬其子以薦子違而道

鳧茨。荸薺以鳧鳧好食而名色紅嫩而茸者爲上作粉食厚腸胃不饑、

茨菰。芀根苗似鳧茨而白味稍苦一莖十二實歲有閏則十三實、

木有實

可食曰梅。百果中華最先，隆冬時，江南竹林水際暗香疏影與雪競而尤優於香，有青梅青如豆可食，有消梅，入口即消，有鶴頂，梅花紅如鶴頂，有脆梅，有綠萼梅，紅梅，詩曰摽有梅，梅先春而華，實亦早，故以爲昏嫁之候，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則華，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梅人北成杏，今終南有之，材實成焉，則山茱萸材也，五月煑梅爲豆實，禮饋食之籩，自乾橑梅也，籩人入籩，棗，㮚，桃，乾橑，榛實，僅五物，鄭解以肉則桃諸梅諸爲證，謂桃梅有乾溼而入也，商書若作和羹爾雅鹽梅左傳，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禮記，獸用梅皆以爲和，大庾嶺上梅，南枝華落北枝始開，故文二入向陽爲从，向陰爲北，火熏乾之爲烏梅，入藥

杏。枝葉華果皆赤。故鑽燧夏取棗杏之火，黃而圓者金杏，扁而青者木杏，以梅枝接桃樹生者杏桃，以桃枝接梅樹生者杏梅，仁入藥，兩仁者殺人。爾雅，翼曰，五果爲五穀之祥，禾候棗若楊黍候榆，大豆候槐，小豆候柳，擇其木華實盛者來年多種之，又五果春莫先於梅，夏莫先於杏，季夏莫先於李，秋莫先於桃，冬莫先於栗，五時寢廟用以薦

李。从子，木多子者，亦南方果，火者木之子也，爾雅接慮李，即今麥李，[illegible]麥同熟，肉厚而乾與核離

者駁赤李亦有水有休李李實繁衍其下者嫌竊食不整冠此無實下可休也有綠李黃李紫李房陵李馬肝李牛心李朝天李臙脂李蜜李嬴李灰李道州李種桃李方兩步一根密則陰相扇子細小味劣詩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言華盛詩丘中有麻有麥有李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文有李焉皆丘中植之則貽子之政修矣爾雅李曰疐之言去臍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此造化之權也

桃

生三歲即化而實然皮束莖幹堅急四年後以刀劃其皮厚活不則死更七八年即老老則實細瘦矣有緗核桃紫文桃霜桃碧桃蜜桃灰桃桃花實仁葉膠俱入藥詩桃之夭夭灼灼其葉文有蕡其實桃少者花穠實大故以喻婚姻之時月令仲春桃始華夏小正六月煮桃禮桃曰膽之疏曰桃多毛拭治去之令色青滑如膽桃乃五木之精厭伏邪氣去不祥故出冰以桃弧禮君弔喪以桃茢前荊楚貢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古門有桃符畫神荼鬱壘其上一種拖冬桃子冬熟又褫桃山桃實如桃而小不中核

櫻桃

實大如彈丸小如珠璣玄稚柔澤如嬰兒故名實甘美為飛鳥所含名含桃爾雅楔荊桃月令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漢惠帝時

叔孫通以為禮春有嘗果願因出游取櫻桃獻
宗廟味甘溫調中益脾頗發濕熱蔗漿解之

棗。爾雅十有一名壺棗平大而銳上如瓠今棗實小而圓曾晳
所嗜者洗大棗蹶洩苦棗晳無實棗也還味棗味短若
細腰日邊白熟日櫅實酢日樲實小而圓紫黑色日遵
今有紫棗玄棗雞心細腰之類實入藥生密雲者實小
而甘日密雲棗詩八月剝棗剝擊也棗實未熟雖擊不
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故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棗
全赤即收半赤收者肉未充乾復黃皺史記
安邑千株棗人食之無時故齒居晉而黃

栗。古作㮚實下垂鹵鹵然象形又其質縝密以栗名栗也栗生三顆
為房房有莍如蝟毛中顆褊者號栗楔房熟罅發實驚
羅而出如爆謂之栗駭夏小正八月栗零零者降也零
而後取之不剝也詩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天官籩人為
饋食之豆又為加籩之實內則棗日新之栗日撰之儀
禮棗蒸栗擇蒸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事父母舅姑棗
栗飴蜜以甘之國語婦贄棗栗棗取早敬栗取恂栗以
告虔味甘鹹氣溫益氣厚腸胃補腎果中最有益者小
者為膀一種鉤栗樹冬不凋大數圍實甘平
食之厚腸胃不饑又江南有小栗日茅栗

酸棗。棘以

木多刺而名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魏風園有桃二章園有棘於果彌下言昭公之節彌若周禮朝位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棘心赤而外有刺欲其赤心三刺也釋木云槐棘醜喬言枝皆喬竦有奉上義亦藉其繁茂爲屏蔽於文重束爲棗並束爲棘則自凡草木刺人者而言傳稱軍之所處棘楚生焉之棘非酸棗之棘也漢以酸棗名郡材可爲矢仁入藥

甘棣。杜梨也說文牡曰棠牝曰杜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子赤澁而酢赤棠也詩蔽芾甘棠以召伯所憩茇說民猶然思之勿翦伐拜焉況其人乎又有杕之杜其葉湑湑杕特貌湑湑枝葉不相比以爲獨行無親

棠棣。移莢李花或赤或白子六月中熟大如李可食生山谷大者數圍葉圓大而蔕柔無風自動微風大搖名獨搖所謂偏其反而者也凡華先合後開惟此花先開後合陸佃曰角弓有詩而反然反者所以爲適棠棣有時而反然反者所以爲合況兄弟婚媾反而終合也詩

常棣。山有苞棣埤雅云苞棣取反合義況可與權之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華萼上承下覆相親適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承花曰鄂萼

遇蕚得花之光明韡韡然言兄弟親如華蕚輝榮相隶也棣仁也棣義也陸佃曰志在鶺鴒事在常棣周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

梨。含消梨如五升器大入口則消有大谷梨秣陵有哀家梨今南有宜州梨北有秋白梨梨者利也性流利下行也禮梨曰鑽之蜂喜螫梨螫處輒不可食故鑽去之今人於木上作油紙囊果裹之梨滋長其中故益大而全有樝似梨色黃樝楟類樝虛慢多毛有香相有探子

柰。一蒂十五實或七實張掖有白柰酒泉赤柰西方多柰家家為脯多者數十斛張載詩與江南蔗蔽三巴黃甘並稱故古稱果珍李柰也本草柰苦澁多食令人肺壅豈古稱其美者今運變種失與抑土各有宜也

林檎。來禽北土為蘋婆有三種大而長者為柰圓者林禽小者楔林禽有甘酢二種甘者早熟味肥美酢者差晚須熟爛乃可啖

柹。實黃大經霜乃丹老益生實有朱柹小而紅圓有牛奶柹丁香柹鞕棗柹八稜柹又椑似柹而青黑曰綠柹古稱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蠹五霜葉可翫六有嘉實七落葉肥土又木中根最盤固謂之柹盤味寒潤心肺止渴火熏搖作餅溫

枇杷。高爽餘葉四時不凋不移接直

種之亦生實作莢而黃皮肉甚薄 胡桃。大株厚葉多
中核如小栗味甘酸寒葉入藥 陰核外有青
皮褁之核中穰爲胡桃肉味 椇。木高大面有文多曲
甘氣溫溫肌黑髮補下元 子作房似珊瑚核在
其端大如指長數寸味甘謂之木蜜 榛。似栗而小秦
古燕食所加庶羞及婦人之贄與焉 中多故字从
秦詩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青蠅止樊止棘止榛言圃有
樊圃有棘山有榛況讒人欲遠之彌遠也女贄榛有臻
至義曰 榧。披似杉大連抱高數仞肌細膩又堅韌
告虔 可休實可生食煮收之可久小而心實
者佳主五痔去 銀杏。樹大者連抱葉
三蟲蠱毒消穀 類鴨脚名鴨脚 楊梅。生江南
子生青熟紅肉在核上味甘酸江淹頌云 山谷間
懷蘂挺實涵黃糅丹鏡日繡壑炤霞綺巒 石榴。甜者
漿酸者入藥子白者名水晶石榴道 日天
家謂之三尸酒云醉三尸而祛之 梧桐。櫬梧以古
而合華妍淨生莢如箕子相對綴箕上多者至五六樹 桐棺三寸
可得實一石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
陽古稱鳳凰食其實孟子稱舍梧檟爲賤場師則梧所
貴也梧葉春晚乃生望秋輒槁莊子稱惠子據梧而瞑

蓋象其早凋。懸弧禮東方之弧以梧

松子。中土生者似巴豆海松子生新羅如小栗三角仁香美偓佺好食之僊步如飛

它諸無花而實者曰無花果。蔓生開花落地就地結果曰落花生。及獮猴桃。菴羅果。皂莢子之屬。不可殫記也。

其江以南。珍果曰橘。皮實入藥過江則化而爲枳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不耐寒故包致曰錫須錫命乃貢明不常貢也屈原橘頌云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建安郡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反青黑味絕美其小如彈丸黃如金者曰金橘長小如棗者曰金棗圓小如豆者曰金豆皆橘屬

黃柑。似橘而大甚甘香有乳柑壺柑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噀人人皮薄味珍食不留滓

橙。似橘葉似兩葉中細如蜂腰實稍早橙黃時橘尚綠

皮苦辛和鹽及蜜食或作醬醋和五味甚香美殺蟲魚毒張景陽云燀以秋橙酢以春梅

柚。列子所稱吳楚之國有大木焉碧本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

香櫞。花香實大酸濺齒以爲湯則大佳置實盤中盈室俱香閩中有佛手柑

其閩廣珍果曰荔枝。一名中冠生嶺南及巴中木高丈餘大自徑尺至合抱葉四時不凋木大者子至百斛花青白狀若冠之㹠纓實初青殼若羅文已漸紅肉淡白如玉肪味甘多汁啖過度生熱飲蜜漿一盃即解漢南海充貢孝和時臨武長唐羌上書言道路勞苦狀詔勿獻張曲江公九齡賦畧言紫文紺理黛葉緗支蓊茸霍靃環合棼纚肇氣合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花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蒂藥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騈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未至齒而殆銷華瓊漿而可軼

龍眼木高二丈許亦淩冬不凋七月實甘溫入藥

檳榔一名仁頻何陰日大腹木高五七尺正直無枝葉生木顛大如楯實作房從葉中出旁有刺一房數百實如雞子有殼肉入藥廣人取蒟葉加蜆灰食之一日不可無羅大經

稱其功有四，曰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饑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饑。謂每食則熏然頰赤，若飲酒；酒後嚼之，又寬氣下痰，餘醒頓解；饑食之，充然氣盛，若飽；食後食則食消。廣靁范旅叟稱其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椰子。高十餘尋，亦無枝葉，在末如束蒲。實垂枝頭，如莊物，皮如櫻包，次有殼圓而堅，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膏，膚裏有漿升餘，清如水，其如酒，飲之泠而氛醺人，主消血吐血。海外地極熱，土人賴此解夏月腸毒，以其殼為酒器，酒有毒則沸起。

橄欖。樹高大端直，實纍不可剝，但刻其根下方寸許，內鹽一撮其中，一夕子皆落，木亦無損。初食澁難嚥，咀嚼之，香久不歇，味久愈在也。開胃下氣，止瀉，解諸毒，醉飽宜之。枝節間有脂，人採得并皮葉煎之，如黑餳，謂之欖糖，用膠船，著水益乾，牢於膠漆。一種波斯橄欖，核三稜，蜜漬食。

其西北珍果。蔓生而纍者曰蒲萄。苗作藤蔓，盛者一二木綿被山谷，根苗中空相通，實有紫有白，汁可釀酒。魏文帝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飽，酸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悁，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沉南種之，曰蘡薁，實細味酸。朱彥修云：蜀上而

有水與木火性能下走滲道西北氣厚食之無恙東南食之多病熱

其草之木不實食之甘美曰甘蔗。色紫者名紫蔗又名崑崙蔗白似荻節疎而細短名白蔗一種似竹纚長者笮其汁為沙糖錬沙糖用牛乳米粉和煎曰乳糖小兒多食發疳䘌甘生濕濕生火也不可與鯽魚葵菜筍同食

其木之滋可致味辛者茱萸。擻山茱萸木高丈餘葉似榆子初熟未乾淡赤色既乾皮甚薄大如枸杞子吳茱萸似山椒九月九日熟而氣益烈折其房插頭辟惡氣漢費長房教桓景令家人各作絳囊九日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酒消厄及暮歸家雞犬盡死

椒。樹有刺葉堅而澤中有刺實叢生成房爾雅椒樧醜莍外莍也樧大椒秦椒也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又蕃衍盈掬又椒聊且遠條且陸佃曰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詩譬沃以支子受邑能修其政其馨香下達後將盛大也陳詩貽我握椒周頌有椒其馨離騷懷椒糈而要之九歌奠桂酒兮椒漿播芳椒兮成堂重之久矣漢世皇后宮以椒塗壁稱椒房取生子曼延亦尚其溫荊楚俗正月一日拜正訖卒以盤進椒飲酒則撮寘酒中號椒盤漢李咸欲爭竇后

配食，檔椒自隨，以椒目閉者能殺人。秦椒、椒自蜀，椒胡椒皆入藥。

櫰。似椿，莖間有刺，子辛辣如椒，南人淹藏為果品寄遠。

桂。江南木，冬夏常青，凡木葉一春，惟桂三春。菌桂，生交阯桂林巖谷間，花白蕊黃。離騷云，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又雜申椒與菌桂，又矯菌桂以紉蕙。杜桂生南海桂陽，皮薄色黃少脂，所謂官桂也。其生桂陽，半卷多脂，所謂板桂也。同一物，因地異名爾。又藥有薑桂，為燕食庶羞。桂林、桂嶺以桂名，重之。南越有桂蠹蟲，食桂者，味辛，以蜜漬食之，漢以獻陵廟。

苦者茶。南方木，自一尺二尺，迺至巴山峽，有兩人合抱者。草木中得氣最先，味清苦中雋永。二三四月凌露採，出膏者光，含膏者皺，宿制者黑，日成者黃。早取為茶，晚取為茗。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採之筍者上，芽者次，葉卷上，葉舒次。煎之乳泉上，江水次，井水下。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煩悶，股節不暢，四五啜，與甘露比。陸羽有茶經，毛文錫有茶譜，蔡宗顏有茶對。或疵其釋滯消痰，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亦禍矣。人性有酷嗜茶成癖者，有絕不飲，飲輒終夜不寐者，則稟性各異也。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嘗觀之業。

詎不至精至變至神也與哉。人之生。與物並育並生相養相生栽非其類。養其類以有生。食味被色聽聲備器以厚生。靡之矣。而日用飲食不著不察。終莫能自知。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蓋歎之也。其含血載氣。失平焉而疾。其神臟五形臟六。失平焉而又疾。天以風熱暑燥濕寒御五氣。有過有不及。爲六沴中之而又疾。地以東南西北中行五運。其方居有慝有鬱有邪。中之而又疾。衛加之以喜怒憂思悲恐驚。欲動情動。勃怫底壅內自傷。又甚疾。此其疾。於草木百物判其不相及也。不相與也。而百草百穀百木之根莖花實羽毛齒革

水火土石各因天因地用人官而成能生殺異時原隰異地天喬異齊各性其性味其味形其形於人非相須以生非相待以成而莫不有理焉有性焉有命焉有寒熱溫涼平之氣焉有酸苦辛鹹甘淡之味焉有升降浮沉厚薄之質焉有宜通補瀉收鎮燥濕之能焉有相須相使相畏相喜相忌相反之情焉豈不可得繩聖人者作爲之掌其味察其氣脈其質因其能知人精之食氣也形之食味也味之傷形也氣之傷精也聚百藥而材之制而用之俾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而疾衍已焉其製之方或合或離或偶或奇或單或複小大緩

急以其時而稽之。經曰大方君一臣三佐九其用一二病邪兼證不可以少味治之一肝腎在下而遠凡湯散丸藥宜頻服而多、小方君一臣二佐三其用二一病無兼證可專治其邪一心肺在上而近凡湯散宜頻服而少 緩方補上治上制以緩迅急則上不住而迫下法有五一丼以緩之如餳蜜甘草取其戀膈二丸以緩之比湯散行遲而力緩三多以緩之用藥品味多則性不覊四用無毒藥性平而功緩五用氣味薄之藥補上至下則其力已衰 急方補下治下制以急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微法有五一心腹暴痛前後閉宜急方攻之二中風口噤不省人事宜急劑散之三爲湯散湯滌易散而功速四用毒藥上涌下泄奪其病之勢五用藥氣味厚者直趨下而力不衰 汗者不可以奇近者奇之近謂心肺之病法有二一古單方獨一物治一病二君一臣二君二臣二其數奇合於陽下者不可以偶遠者偶之遠謂肝腎之病其法二一兩味相配兩方相合如麻黃桂枝湯之類三君三臣四君三臣六皆偶合於陰 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病與藥氣抗衡寒熱周拒乃反佐同病氣以取之其法二一三方相合如桂枝二越婢是也二一分

兩勻同、如胃風湯、宣可以去壅、為宣劑以散之。鬱而不散為壅、如痞滿之之類宜謂吐之、汗之、達之發之通可以去滯。為通劑以行之。留而不行為滞水病痰癖之類通者行也、輕則利小便重則兼利大便、補可以去弱。為補劑以扶之。不足為弱謂形氣羸弱、洩可以去閉。為瀉劑以逐之、有餘為閉、如腹脹脾約、輕可以去實。為輕劑以揚之。如邪勝氣蘊。腠密汗閉重可以去怯、為重劑以鎮之怯則氣浮、如喪神守驚悸滑可以去著音灼為滑劑以利之。澁則氣著、如便難內閉澁可以去脫。為澁劑以收之、滑則氣脫、如開腸洞泄失弱遺失、燥可以去濕。為燥劑以除之。濕勝腫滿類、濕可以去枯。為濕劑以潤之。津耗為枯如五臟痿羸榮衛涸流、蓋七方十劑用而病從皆已焉。是故天有六氣地

有六沴過則成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天若豫生禦寒禦熱之藥以待之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寒因寒用熱因熱用而疾已風淫末疾雨淫腹疾天若豫生祛風行濕之藥以御之風善行數變開之表之積水疾瀉既瀉而調之或調而瀉之而疾已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天若豫儲治惑治心之藥以填之時陰勝陽勝以時其補時其瀉而歸之於鎮使心無所着神無所詘精有所之寄而安夫六沴者天也六疾者人也因百藥之性味而時治之人一天也若驅而去若滌而除若解而散邪賊去而神明與居噫何神也地有五方此有地慝戾辟而成災

方以北多風多寒足祛風禦寒之物方以南多毒多瘴足解毒主瘴之物江湖多氣多濕多寒溫不時足破氣禦濕治寒溫之物原氣多風風生邪隰氣多濕濕生痺足理風主痺之物山巖叢多毒水鬱蒸多瘌野多蠱沙多狐足主毒治瘌治蠱救狐之物夫慝之所生者地也爲慝所中者人也因百藥之性味而時用之人一天也天生物以衛人人窮急以致物若儲而待若蓄而取若寇盜至而重門擊柝弓矢戈矛有抗有禦也噫何神也人有血焉氣焉脈有手少陰心太陽小腸焉有手太陰肺陽明大腸焉有手厥陰心主少陽三膲焉有足少

腎大腸膀胱焉。足太陽脾陽明胃焉。足厥陰肝少陽膽焉。天也。人七情内傷。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人也。因百藥之性味而司之。氣而氣治焉。血而血治焉。或專一經。或兼諸經。或引經入經。或治喜。或治怒。或治憂思悲恐也。若導而行。若翼而至。散其湮鬱。疎其底滯。補其不足。損其有餘。如取如攜如藉資交濟也。何非天也。嘻。又何神也。且是百藥之材。君也。臣也。佐也。使也。何貫賊之有焉。時而君。時而臣。又時而佐使也。百藥之能宣通也。補泄也。能燥濕輕重滑濇也。何主用之有焉。時而主。時而

不王時而用時而不用時而兼時而不兼時而用之得
則立效不得而禍立至也斯誰爲爲之誰使使之也采
百藥而材之或水或火或泡或漬或燒或炙聚百藥而
用之或丸而緩或散而散或湯而盪方其丸之散之湯
之也即口辨淄澠者不能得其味目察毫末者不能鑑
其物必冥擿智者壹莫知其所以辯也而是百藥也性
各指其性之所安味各走其味之所之氣各會其氣之
所適用各效其用之所能莫或使之莫或爲之速非有
疾至非有行而綸綸井井繩繩若也噫又何神之盡也
其天人內外一體渾其合者則爲物不貳爲故也其陰

陽表裏脈絡綮其精者則其生不測焉故也。一而精不
二一而神。循物之理而理之。循物之莊而盡之。循物理性
之命而至之。融天人。合內外。渾陰陽表裏而調之養之。
治之平之。以長有天命則教之至也。乃若諸草皆藥。識
諸草而時用皆為藥。今草澤藥初生。其中有草澤醫知
其所能治。旋採而旋投之。其奇中大驗。視國工較著。固
非可殫知殫記則不測之盡也。嗚呼。知醫藥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為乎。世所傳神農本經稱上藥百二十種為
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
下藥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合三百六十

五種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於素問所稱君臣佐使異而言各有倫。唐本草上藥中錯水銀、硝石、菌桂、大毒大寒大熱者其中、非經旨矣曰本草者本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而名。雖羽毛鱗介。金木土石錯而不勝草之用也。上藥者養命。在穀曰黃粱。曰胡麻。曰粳米。曰陳廩米。曰粟米。曰小麥大麥。要之人待水穀以生。稻黍稷麥米皆化營化衛。皆養命。入藥者其尤著者耳黃粱味甘氣平、主和中、止洩。○胡麻甘平、主傷中虛羸、補五內、填腦髓堅筋骨、耐饑渴寒暑生者研塗瘡腫、嚼塗小兒頭瘡及浸淫惡瘡陰瘡。苗名青蘘味甘氣寒、大者與胡麻同功主五臟邪氣風寒濕痺、杵汁沐髮良。○粳米甘平微寒、入手太陰少陰經、主益氣止煩渴、止洩功莫及、煎熟雞頭相合作粥食良。○陳廩米鹹酸溫、主下氣除煩渴調胃止泄、萊研作餅和醋封毒腫惡瘡。○粟米鹹微寒、主

食腎、去脾胃中熱、陳者味苦難化、主消渴、利小便、止痢
○小麥其、微寒、去皮、熟、帶皮用、利小便、主除煩、止燥渴
咽乾、暴淋、浮者止盜汗、治大人小兒骨蒸肌熱、婦人勞
熱○大麥鹹、其溫、主消渴、除熱、水漬麥生芽爲蘖、補脾
胃、消宿食、破癥結冷氣、治心腹脹滿、催生、　菜部冬葵
亦行上焦滯血、治產後秘結、多食消腎
子○其寒、主五臟六腑寒熱羸瘦五癃、利小便、下乳汁、難
產、取一二合杵破、水煮服、瘡癤未潰者、水吞三五粒
服丹石人宜之、黃　蘆菔根　俗呼蘿蔔、辛甘、其溫平、下氣消
苓爲之使、根功同　穀、去痰癖、主欬嗽、解麪毒、生
搗汁服、主消渴、治肺痿、止吐血、衄血、子治喘嗽、下氣消
食、水研服、吐風痰、有推牆倒壁之功、醋研塗消腫、熟者
多食滯膈、以其多辛少也　蕪菁、其溫、利五臟、益氣輕身
忌與地黃何首烏同食、　消食、根主消渴、傅熱毒
風腫、子　菘　其溫、利腸胃、　芥　辛溫、安中、除腎邪、歸鼻、利九
主明目、　除煩、解酒渴、　竅、明耳目、子治風腫痳痺、撲
損瘀血、醋研傅腰痛、腎冷、　山藥　其溫平、入手太陰經、出
和生薑研貼、心痛酒醋服、　懷慶者良、京而能補、補
中益氣、除煩熱、潤皮毛、補虛羸、除寒熱邪氣、治頭風眼
眩、止腰痛、强陰、主泄精、健忘、二門冬、紫芝、爲之使、惡甘

遂朱震亨云生者消腫硬以補血氣而留滯行也

莧實。甘寒主青盲白瞖明目除邪利大小便去寒熱殺蚘蟲食鼈者忌之清齋者宜

馬齒莧。酸寒性滑於莧用頗同止赤白下止渴破癥結癰瘡與紅莧同服下胎瘀又主三十六種風結瘡、

苦菜。苦寒安心益氣主五臟邪氣治厭穀胃痺

薺。甘溫利肝氣和中實名菥蓂子味辛微溫無毒補五臟益精除痺療心腹腰痛主目暴赤痛淚出根汁點目中去瞖根燒灰治赤白痢

芹菜。甘平寒養精保血脈治煩渴主女子赤沃

生薑。辛甘微溫氣味俱輕陽也入肺利肺開胃益脾散風寒邪濕治痰欬為嘔家聖藥同五味子治肺寒咳嗽佐大棗厚腸和半夏主心下急痛搗汁和蜜服主中熱不食汁和杏仁煎成膏水調服下一切氣結心胸壅膈冷治痢切如麻粒大和好茶煎呷之霍亂轉筋欲死取三兩搗碎以酒一升煮三四沸頓服暴赤眼刮生薑汁於古銅錢唇點之凡用去皮熱留皮涼殺半夏毒、

乾薑。生薑於長流水洗過暴乾炮用辛溫大熱味薄氣厚陽中之陽溫脾胃理中止血出汗逐風濕痺腸澼主胸滿欬逆上氣泄痢霍亂腹中冷痛中下受寒濕沉寒腎無陽脈欲絕黑附子為引用與補陰藥

同用能引血藥入氣分入肺中利肺入腎中燥下濕生血治血虛發熱故產後大熱必用之秦椒爲之使惡黃芩黃連、**枸杞**。春生苗葉可茹根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陰乾并州者佳根大寒實甘微寒強陰益精堅筋骨久服輕身不老主五內邪氣熱中消渴周痺補內傷虛勞去皮膚骨節間風腎家風眼赤痛風癢障膜血虛用之、**菖蒲**。蓀爾雅益聰生水中葉長數尺上銳中有脊如劍生泉石間根一寸九節者良、有溪蓀根形氣色極似葉無脊不入藥菖蒲苦辛溫補五臟通九竅開心明目主風寒欬逆上氣耳聾耳鳴頭風利濕痺四肢不得屈伸下氣除煩悶止心腹痛姙婦胎不安搗生根汁二三升服之血海敗及產後下血不止用二兩酒煎服小兒溫瘧積熱不解煎湯浴中惡魚卒死鬼擊搗生根汁灌之癰腫發背生搗貼遍身熱毒瘡痛搗末二三斗布席上臥五七日愈古以爲菹每一握四寸切之謂之昌歜實朝事之常豆文王嗜之楚辭香草皆自騐唯蓀騐君其日數惟蓀之多怒曰蓀佯聾而不聞蓋蓀能輔性治氣逆則怒非所宜能益聰則聾非所宜也蓋以諷、**紫蘇**。辛甘溫主下氣除寒中解肌發表治心腹脹滿開胃下食止脚氣通大小腸治

蟹毒、子龙良、主肺氣喘急欬逆、潤心肺、消痰氣、腰脚中濕風結氣、調中下氣、止霍亂嘔吐反胃、利大小便、破癥結、消膈痰、**水蘇**、七月採、辛微溫、下氣、通神明、主吐血衂血血崩血痢產後中風、辟臭去毒去惡氣、**假蘇**。荊芥、辛苦溫、通利血脈、傳送五臟、發汗、除冷風、治頭風眩暈、婦人血風爲要藥、主寒熱鼠瘻瘰癧生瘡、破結聚氣、下瘀血、除濕痺、辟邪、氣治產後血暈、擣末童便調、熱服二錢七、如神、口噤灌之、耳後髮內癧出水、髮落酒煮服、產後中風、身強直、酒和末服、**葱**、葱白入手太陰經、足陽明經、主傷寒寒熱出汗、中風面目腫、喉痺、安胎、歸目、除肝邪氣、殺百藥毒、通大小腸、霍亂轉筋、及賁豚脚氣、心腹痛、及心迷悶、連根用、主傷寒頭痛如破、大抵以發散爲功、實辛溫、補中明目、忌與蜜同食、**韭**。辛微酸溫、歸心、安五臟、除胃熱充肝氣、膈間瘀血、中風失音、心脾痛、上氣鳴、胸膈氣結、生擣汁飲之、小兒初生灌之、吐惡血、狂犬咬蛇虺蟲毒、并惡瘡擣傳之、小兒小便不通、用韭菜根葉、與鹽同炒、絹服裹置臍上、弱立出、子主夢泄、精滑、溺白、忌與蜜同食、**薤**雖辛不葷、養生家用之、曰菜芝、辛苦溫、入手陽明經、歸胃、除寒熱、散結利病人、止久痢冷瀉、中風寒、水腫、霍亂、乾嘔、煮汁服之

胸膈卒痛肺喘急擣生汁飲又
主金瘡諸瘡忌與牛肉同食

果部曰藕實。甘平寒主補中養神

益氣力除百疾止渴止熱治腰痛泄精藕甘寒蒸煑食
開胃補五臟主熱毒口渴煩悶解酒毒消瘀血破產後
血悶擣罯金瘡熱傷散血止痛生肌節擣汁主吐血衂
血荷葉蒂味苦主安胎去惡血留好血荷葉及房皆破
血胎衣不下酒煑服花鎮
心輕身駐顏色忌地黃蒜

芡。雞頭實甘平補中益精氣強志主濕痺腰脊膝

痛除暴疾枚細
躋生上池之津

黃精。生山谷山中人九蒸九暴作果賣甚甘美二八月採根蒸過暴乾用

甘平主補中益氣益脾胃潤心肺除風濕補五勞七傷
延年又一種鉤吻似黃精但葉有毛鉤子誤服害人

陳皮。橘皮陳者辛苦溫味厚陰也利水穀除膈間痰熱久服去臭下氣通神去白理肺氣降痰留白理脾

胃消食主胸中瘕熱逆氣導滯氣止嘔欬吐逆霍亂洩
瀉青橘葉導胸脇逆氣行肝氣乳腫痛及脇癰藥中用
之行經橘核治腰痛膀胱氣痛腎冷炒去殼研酒服青
皮苦辛寒足厥陰經引經藥入手少陽經主氣滯消食
破積結膈氣治小腹痛瀉肝氣治脇痛醋
炒用多服損人真氣青皮治高陳皮治低

棗。去核用甘平溫氣厚

陽也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通九竅宜久服王心腹邪氣補少氣少津液治驚悸四肢重治小兒秋痢與蟲和百藥中滿者牙齒有病者勿喫殺烏頭毒不宜合生葱食

龍眼。閩中出者勝甘平主五臟邪氣安志壓食歸脾湯用之宜久服通神明除蠱毒

草荳蔲。生嶺南苗似蘆嫩葉卷之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則色漸淡子若石榴南人採以充果暴乾莚包煨熟用辛溫浮陽入足太陰陽明經主溫中治心腹痛嘔吐霍亂治風寒客胃口痛消酒毒去口氣虛弱不能食者宜之

其草部上藥曰

人參。蔘生山下濕潤處三椏五葉背陽向陰如人形者有神去蘆用生遼東及潞州太行山紫團者佳甘溫微寒氣味俱輕陽中微陰也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明目開心調中生津通血脈宜久服治五勞七傷短氣少氣治腸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脇逆滿反胃補上膲元氣升麻為之引補下膲元氣茯苓為之使同乾薑治腹痛吐逆得五味麥門冬則補腎以血脈虛氣弱者服之補氣而血自生其肺受火邪喘嗽及陰虛火動吐血者誤服必死蓋人參入手太陰能補火故也與藜蘆反惡鹵鹼

沙參。叢生川谷崖壁間苗長一二尺葉有

乂茅、根而筋許大、赤黃色、中白實者佳、二八月採根暴乾用、生歸溜隨州者良、若其微寒、補中、益肺氣、養肝氣宜乂服、主血積、除寒熱、驚煩倦怠、療骨痺、心腹痛結熱邪氣、頭痛肌熱、卒得疝氣、下墜痛如絞者、酒調末服、肺寒用人參、肺熱用沙參、沙參補五藏之陰、人參補五臟之陽、惡防己、反藜蘆、

地黃。生黃土地者佳、以水浸之、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名人黃、沉者名地黃、花黃、有細斑點、莖葉有細短白毛、以水試沉者良、一名芐、从下趨下也、採陰乾用、日生地黃、淨洗酒浸一日、蒸九次、令黑爛曰熟地黃、生者苦寒、味厚氣薄、陰中之陽入手太陽少陰經、凉血生血、塡骨髓、長肌肉、宜久服補眞陰不足、瀉脾中濕熱、治婦人崩中血不止、及產後血上薄心悶絶、主折跌絶筋傷中、逐血痺、除寒熱積聚、除痺病、人虛而多熱者加用、得麥門冬清酒良、惡貝母、畏蘆菔根、熟者其微溫、入手足少陰厥陰經、補血滋陰、主血虛勞熱、老人中虛燥熱、五勞七傷、女子傷中漏胎、下血、破惡血、溺血、產後血虛、腹臍痛、本經地黃不分生熟後分用、熟則補腎、生則凉血、胃中有痰者、恐泥膈、薑汁炒用、淮南子曰、地黃屬骨、其草生肉、今地黃生肌、又方云忌鐵、以鐵器煎、令人腎消、而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未知其審

天門冬　麥門冬

天門冬爾雅髦顛蕀春藤蔓大如釵股高丈餘葉尖細䟽滑有逆刺麥門冬生山谷肥地葉青似莎草根有鬚作連珠形實圓碧如珠三八月採根陰乾湯潤抽去心用山海經條谷山草冬芍藥虋冬虋冬麥門冬也謝靈運山居賦曰二冬並稱而殊性天門冬苦甘平氣薄味厚陽中之陰入手太陰保肺氣通腎氣主欬逆喘息促急治肺熱肺痿生癰吐膿衂血止消渴諸暴風濕偏痺殺三蟲去伏尸寒而能補若以瀉滯血并以調元氣人體虛而熱加用之寒多者禁服脈促加參耆用之釀酒可三服去癥瘕積聚風痰癲狂瘟痺貝母垣衣地黃爲之使畏曾青忌鯉魚麥門冬甘微苦平微寒陽中微陰也入手太陰經安五臟強陰益精瀉肺中伏火治心肺熱主心腹結氣胃傷羸瘦短氣口乾燥渴虛勞客熱肺痿吐膿與五味子人參同用爲生脈之劑與地黃麻仁阿膠同用潤經益血復脈通心地黃車前爲之使惡款冬苦瓠畏木耳苦參

甘草

苓爾雅大苦霝甘而名大苦猶牽牛有三黑點名三白也蔓生葉端微尖有白毛莖赤有節節間有枝枝相當出蜀漢羌地者良蜜炙用詩隰有苓思西方美人用以興晉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苓生

下濕脅陽之巔不必有犯人之爲言無然也故序云刺讒其平升也陽也入足三陰經通經脈補三膲元氣健胃和中養血補血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解金瘡尰毒治腹中急縮痛秤七十二種石千二百種草性其能緩緩能解諸急熱藥用之緩其熱寒藥用之緩其寒故號國老國老者賓師也不入君臣佐使而爲君所宗能變和故也生用寒炙用溫生用瀉熱火消瘡疽惟中滿禁用下膲藥少用恐太緩不能達咽痛炙煎湯噙服加桔梗名甘桔湯肺痿吐膿血久欬嗽涕唾寒熱炙爲末取小便三合調日二三服赤白痢炙一兩生薑半兩水一升半煎八合服之小兒初生取一指長炙剉加黃連一條水二合煮取一合綿漬點口中令兒無病中烏頭巴豆毒及飲饌中毒煮汁服白术乾漆苦參爲之使惡遠志犯术戟芫花甘遂海藻忌豬肉及菘菜朱震亨以爲厚德載物之君子然有惡有忌則君子亦有惡也稍生用除胸中積熱去莖中痛節生用治腫道導毒

术 山薊

有蒼白二種白术葉大有毛椏葉相對根甜少膏蒼术葉細無枝根小苦多膏二三八九月採根暴去蘆陳壁土炒用白术苦甘溫味厚氣薄陰中陽也入足陽明太陰經生津强脾胃消穀進食宜久服主風寒濕痺死肌

痓疸利水道除濕上皮毛中心胃下腰臍在氣主氣在血主血又無汗則發有汗則止與黃耆同功佐黃芩安胎君枳實消痞蒼朮米泔浸一宿換泔浸二日去粗皮用辛烈健脾胃進食主大風身面風眩頭痛除惡氣辟山嵐瘴氣消痰癖氣塊治上中下濕本經不分蒼白近世多貴白朮而置蒼朮不知古方平胃散之類蒼朮爲最要之藥白朮補性多蒼朮治性多君補中膲除濕力小於白朮寬中發汗功過之鹽水炒佐黃栢力健行下膲腰足濕熱○一名山精經曰必欲長生可服山精以其結陰陽之精氣也防風地榆爲之使忌桃李雀蛤

黃耆

○獨莖紫花根長二三尺二月十月採陰乾柔軟皮微黃肉白者佳生隴蜀漢中者良甘微溫入手少陽經手足太陰經補中生血補腎三膲命門元氣溫分肉實腠理於藥中比羊肉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爲退虛熱聖藥李杲云謂內傷上膲陽氣下陷陰分爲虛熱者非陰分相火之火也治虛勞盜汗治消渴腹痛泄痢腸風治血崩帶下產前後一切病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治大風癩疾五痔鼠瘻小兒百病黃耆外行表中補脾胃下治傷寒尺脈不至是上中下膲藥也惡龜甲白鮮皮畏防風亦相爲使得防風功愈大

兎

絲。唐蒙、川澤田野中、浮生藍苧麻蒿上、正黃赤如金。詩、爰采唐矣、是也。九月採實、水浸、淘去沙土、酒浸一宿、暴乾、再浸再暴、蒸過乘熱杵爲末、焙乾用。辛甘平、益氣力、添精神髓、强陰、堅筋骨、宜久服。續絕傷、治虛寒腰痛膝冷、王莖中寒、精自出、溺有餘瀝、鬼交泄精、小兒熱疿取莖葉挼浴之、痘瘡痒瀉、取子及莖葉煎濃湯漬洗、著蘋、松栢爲之使、畏雚菌。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注、四名一物、然兔絲實非松蘿。松蘿自蔓生松上、青長如帶、與兔絲殊異。唐樂府云、兔絲故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則爲二物明矣。益母草。蓷、芜蔚、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詩中谷有蓷是也。甘辛微溫、主明目、益精、行血養血、宜久服。除浮腫、下水、療血逆大熱、頭痛心煩、丁腫、癮疹癢、作湯浴、苗葉同力。小兒疳痢困垂死者、煑食之。女子因熱病、胎死腹中、搗令熟、以少許煖水和之、絞取汁頓服。産難、作膏服。産後血暈心氣絶、研絞汁服。婦人乳痛成癰、爲末調塗自差。牛膝。春生苗、莖高二三尺、葉尖圓如匙、兩兩相對、有節如牛膝。於節上生花作穗、秋結實。二八十月採根、去蘆剉碎酒浸一日、焙乾用。春夏用葉、秋冬用根、長大柔潤者佳。生單懷歸滁州者良。苦酸平、補中續絶、壯陽益精、活血

生血、除腦中痛、及腰脊痛、宜久服、主寒濕痿痺、治四肢拘攣、血氣傷熱、火爛墮胎、男子陰消、老人失溺、婦人月水不浮、血結癥瘕、產後心腹痛、血暈、能引諸藥下行、腰腿之疾不可缺、老瘧久不斷、取根一握、水六盞未發前服、臨發又服、小便不利、莖中痛欲死、及婦人血結腹痛、取子煮飲立愈、金瘡痛、及卒得惡瘡、取生根搗傅之、竹木刺入肉、嚼爛罨之出、甘菊花。莖紫氣香、花應重九開惡龜甲、畏白前、忌牛肉、葉柔嫩可茹、一種青莖而大花不時開、作蒿艾氣味苦者、名苦薏、不入藥、三月採苗、六月採莖、九月採花、陰乾用、甘平寒、安腸胃、明目養目血、宜久服、主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濕痺、除胸中煩熱、風上注、頭眩昏倒者、取二三斤、絹囊盛貯、入酒浸七日、日三服、丁腫垂死、取菊葉一握、搗汁一升服、冬用根、能變白髮、用作枕明目、桑白皮枸杞為之使、白菊花、五月取、主風眩、能令頭不白、漢南陽酈縣北八里水原旁悉芳菊、水極甘香、居人仰水飲者多壽　遠志根黃、長尺、苗青、四月採根葉、陰乾、去心用、苦溫、利九竅、令耳目聰明、強志倍力、益精壯陽、宜久服、主欬逆傷中、補不足、除邪氣、止驚悸、主夢邪、去心下膈氣、葉名小草、功同、得茯苓冬葵子龍骨良、殺天雄附子毒、畏珍

珠黎盧蠐螬、

五味子 菋荎藸、苗蔓高延木上、長六七尺、葉尖圓、莖赤斑、花類小蓮花、七月實叢生、莖端具五色、皮肉具五味、出高麗者上、多肉、其酸、出青冀過酸、出虔平者味苦、然不害其兼五味也、採實陰乾、槌碎用、氣溫味厚、陰中微陽、入手太陰足少陰經、益氣補不足、强陰益精、止渴生津、主欬逆上氣、勞傷羸瘦、夏月與參耆麥門冬黃蘗煎服、使精神頓加、兩足筋力涌出、寒月與乾薑同用、治肺寒、逆、又火熱嗽、必用蓋火氣盛、驟用寒凉、恐相逆、宜酸斂之、朱震亨云、屬水而有木與金、能收肺氣、煖水臟、多食致虛熱、收補驟也、蓯蓉爲之使、惡萎蕤、勝烏頭、

肉蓯蓉。皮有鱗甲、苗下有一細扁根、長尺餘、三月採根、以繩穿陰乾、酒浸一宿、刷去浮甲、劈破中心、去白膜、酒蒸、酥油塗炙用、生河西陝西西羌者良、其酸鹹微溫、補中、養五臟、強陰益精、煖腰膝、宜久服、主五勞七傷、除莖中寒熱痛、治婦人癥瘕、及血崩帶下、驟用動火、

萎蕤。生山谷中、葉俠長表白裏青、莖強直、有節、根黃、多鬚、大如指、長一二尺、立秋後採根陰乾、其平、補不足、宜久服、主五勞七傷、去面黑黚、中風暴熱、四肢拘攣、跌筋結肉、時疾寒熱、虛勞客熱、頭痛目癢、背爛淚出、濕毒、腳膝痛、莖中寒、畏鹵鹽、

薏

苡仁。生平澤田野、莖高三四尺、八月採實、同糯米炒熟去皮用、咬粘齒者眞、生交阯者良、甘微寒、益氣利腸胃、消水腫、進食、宜久服、主筋急拘攣、除風濕痺、邪氣不仁、辟瘴癘、根下三蟲、力勢和緩、用須倍他藥、古方肺痿肺癰吐膿血、欬嗽涕唾上氣、取仁十兩、水三升、煎一升、入少酒服、蛔蟲攻心腹、取根煮濃汁服、

石斛。生山谷中水傍石上、生石上者勝、生櫟木者劣、故以石斛名之、石斛中實、木斛中空、莖似竹節、節間出碎葉、八月採莖、以桑灰湯沃之、色如金、陰乾、酒洗蒸用、生廣南者良、甘平、下氣、補五臟、定志、除驚、強陰益精、厚腸胃、宜久服、主傷中、冷痺、虛勞羸瘦、逐皮膚邪熱、痱痛、膝疼冷痺、陸英爲之使、惡凝水石、巴豆、畏殭蠶、雷丸。

巴戟天。生山谷、葉經冬不凋、俗名三蔓草、二八月採根陰乾、宿根青、嫩根白、用枸杞湯浸一宿、稍軟、漉去、用酒浸一宿、又漉去、用菊花同熬令焦黃、去菊花、拭乾用、連珠肉厚者勝、生川蜀者佳、辛甘温、安五臟、補中、增志益氣、強筋骨、主大風邪氣、陰痿不起、療頭面遊風、小腹及陰中相引痛、補五勞、治夢泄、虛損人加用之、覆盆子爲之使、惡雷丸、丹參、

車前子。芣苢、馬舄、詩采采芣苢、大葉長穗、生道邊、故名、葉布地長尺餘、花青色微赤、實

赤黑色五月五日採陰乾甘鹹寒養肺強陰益精主氣癃止痛利水道小便淋瀝除濕痺雞利小便而不走氣與茯苓同功明目療肝中風熱衝目赤痛葉及根主鼻衄瘀血血瘕擣汁飲熱痢擣葉汁一盞入少蜜煎服治石淋用二升貯絹囊水八升煮取三升盡服須臾石下治瀉用爲末米飲下二錢七立效卷柏。生山谷石間宿根多鬚苗似柏葉而細拳攣如雞足高三四寸五七月採陰乾去下近石有沙土者用辛甘平微寒強陰益精鎮心和顏色宜久服主五臟邪氣女子陰中寒熱痛癥瘕血閉治脫肛散淋結治鬼邪啼泣生用破血炙用止血蒲黃。生池澤中春初生苗曰香蒲未出水時紅白色茸茸然中心大如匕柄者可生茹以苦酒浸爲葅大美夏抽梗叢生花抱梗端如武士杵俗呼蒲槌花中蘂屑若金粉開時取之曰蒲黃篩黃松後有赤滓曰蒲萼生河東泰州者良甘平益氣力宜久服主心腹膀胱寒熱利小便止血消瘀血治一切吐血衄血唾血血崩諸血病并腫生用補血炒用止血香蒲主五臟心下邪氣口中爛臭聰耳堅齒明目蒲萼已洩勝續斷。生山谷苗榦四稜葉兩兩相對兩邊有刺花紅白色根赤黃色七八月採酒浸用節節斷皮黃皺者眞苦

辛微溫，調血脉，益氣力，補不足。主傷寒，腰痛，關節緩急，縮小便，止泄精，婦人乳難，產前後一切病，金瘡，血癰腫，折跌，續筋骨。地黃為之使，惡雷丸。

金櫻子。叢生，有刺，四月開白花，歷夏秋結子，黃赤色，有刺。十一二月採，酸澁，平。療脾泄下利，止小便利，澁精，久服耐寒，輕身。去子、毛皮，熬成稀膏，用煖酒服，功不可盡述，須熟時採，不則令人利。朱云：屬土而有金與水，導經絡以通暢，為和平。

菴蕳子。生川谷道傍，高二三尺，七月花，八月實，九十月採實，家種之，辟蛇。苦微寒，主消食，明目，宜久服，主熱風寒濕痺，身體諸痛，腹中水氣腫脹，療驚邪，諸瘀血不散，變成腫脹，搗生汁一升服。打撲損折瘀血，並單服，搗實為之使。

蒺藜子。生平澤道傍，布地蔓生，細葉，子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詩，牆有茨，是也。七八月採實，暴乾。又一種白蒺藜，生同州沙苑牧地，綠葉細蔓，綿布沙上，七月花，九十月實，作莢，採用其微酸。蒺藜苦辛溫，微寒，長肌肉，止遺瀝泄精，溺血，治風，明目。主頭痛，欬逆，傷肺，肺痿，主惡血，破癥結積聚，喉痺，乳難，身體風痒，並炒用。風痒，煮葉作浴。白癜風，取白子生搗為末，酒調服。年深鼻塞，口合飯，煮濃汁灌鼻中，瘜肉自去。烏頭為之使。

地膚子。鴨舌草，生平澤田野

濕地。叢生。七月花。八九月採實。陰乾。苦寒。補中。益精氣
強陰。宜久服。耳目聰明。主膀胱熱。利小便。作湯浴去皮
膚中熱氣。洗目。去熱暗。雀盲。葉搗汁。主洩瀉。赤白痢。解熱。瘡毒
決明子。苗高二三尺。根紫色。葉晝開夜合。秋生黃花。杜詩。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十月十日。採子。陰乾。鹹苦。平。微寒。益精。輕身。宜久服
主青盲目淫。膚赤。白膜。赤痛淚出。治肝毒熱。取作菜食
貼腦心。止鼻洪。日取一匙。挼令淨。空心吞之。百日見夜
光。作枕勝黑豆。治頭痛。明目。蓍實爲之使。惡天麻
漏蘆。生山谷。若節有莖莢花黃。生莢端子作房。七八
月後黑。異於衆草。六七月採莖。苗暴乾。八月採根。陰乾
苦鹹寒。足陽明本經藥。輕身益氣。耳目聰明。宜久服。通
小腸。止遺溺。泄精。尿血。腸風。濕痺
乳癰。下乳汁。主皮膚熱。惡瘡。疽。痔
天名精。平原川澤。葉如菘而小。南人呼地菘。氣如蘭。名蟾蜍蘭。狀如藍。名蝦
蟇藍。五月採。甘寒。宜久服。主瘀血。血瘕欲死。下血。止血
利小便。治金瘡折傷。劉盡射一麞。剖除腹臟。挼此草塞
腹內。麞蹶而起。盡怪而去。草便倒如此三度。遂名活麞
草。繇此言之。其能活人可知。
丹參。生山谷。苗高尺許。莖方稜。葉生相對。有毛。根赤。大冬月採者良。夏月

採虛惡、苦微寒、益氣養血、養神定志、通利關脈、破宿血
生新血、安生胎、落死胎、主心腹邪氣、腸鳴如走水、寒熱
積聚、破癥瘕、止煩滿、治腰脊、強脚痺軟、百邪

茜。具染草部二三

鬼魅、腹痛惡瘡、癭贅腫毒、畏鹽水、及藜蘆、
月採根、暴乾、用勿犯鐵、苦寒、陰中微陽、補中益精氣、主
寒濕風痺、黃疸、治六極傷心肺、衄血吐血、內崩下血、尿
血、產後血暈、乳結、撲損瘀血、去諸死血、周禮庶氏掌除
蠱毒、以嘉草攻之、注蘘荷茜也、中蠱或吐血如爛肝、茜
根蘘荷葉根各二兩、水四升、煑取一升、頓服、

芎藭。二種、一種大葉似芹、一種四五月叢生、而莖細、苗日

蘼蕪、葉倍香、楚辭云、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
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蘭有國香、而蘼蕪根主婦人無子、
故少司命引之、七八月開白花、根堅瘦黃黑色、採暴乾、
白實者良、生川蜀者勝、辛溫少陽經藥、入手足厥陰經、
溫中行氣、補五臟、壯筋骨、調衆脈、上行頭目、下行血海、
通肝經、主中風入腦頭面、風寒痺筋攣、婦人血閉無子、
血虛頭痛之聖藥、又治一切血、破癥結宿血、養新血、痔
瘻、腦癰發背、瘰癧金瘡、排膿消瘀、長肉、治一切心腹堅
痛、脇痛、疝痛、單服久服、散真氣、使他藥佐使可也、婦人
崩中不止、一兩剉、酒一大盞、煎五分、入生地黃汁二合、

煎二三沸食前分二服飲之蘼蕪辛溫主欬逆定驚氣通神宜久服主身中老風頭中久風風眩辟邪惡除蠱毒鬼疰去三蟲巳泄瀉　柴胡。苗香莖青紫根赤色蘆頭有赤毛似鼠尾二八月採根暴乾獨窠長者佳生銀夏者良苦平微寒氣味俱輕升也陰中之陽手足少陽手足厥陰行經藥在經主氣在臟主血輕身明目益精主心腹宜久服去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推陳致新治寒熱邪氣主心煩諸痰熱結胸邪逆痛本經頭痛婦人產前後必用之藥加四物秦艽牡丹皮等爲調經之劑佐以三稜廣茂巴豆消積血爲治瘧要藥又能引清氣行陽道升提胃氣行春令朱云本經無一字治勞後治勞方多用之若真藏虛復久邪熱如經驗方中用青蒿柴胡無不效若止虛勞無實熱不可用用之死半夏爲之使畏女菀藜蘆　黃連。生川谷莖高尺以上花實皆黃二八月採根根用生江左者根若連珠苗經冬不凋六七月採根用生宜城施黔者勝苦寒味厚氣薄陰中陽也入手少陰經鎮肝益膽瀉心火調胃厚腸除脾胃中濕熱止驚悸明目久服令人不忘主熱氣目痛眥傷淚出腸澼心腹痛久下洩澼膿血解熱毒治五勞七傷惡心鬱熱在中膲兀兀欲吐

痞滿、及諸瘡腫毒、又主形瘦氣急婦人陰中腫痛、天行
熱、以薑汁炒辛散衝熱有功、小兒疳氣、酒浸炒、小兒耳
後月蝕瘡、爲末傅治痢、用吳萸浸一宿、去萸同木香蜜
丸如梧子大、空腹下二三十丸、日再服神效、久脾泄、用
一兩生薑四兩慢火炒、令薑乾、去薑杵爲末、空心茶調
二錢、小兒食土、和好土、濃煮汁溲之、暴乾與服、黃芩、龍
骨爲之使、惡菊花、芫花、玄參、畏款冬、勝烏頭、解巴豆毒、惡豬肉、忌冷水、
草龍膽。宿根黃白色、下抽根
十餘莖、高尺餘、四月生葉細莖、似小竹枝、花作鈴鐸形、
青碧色、十一二月採根陰乾、苦澁寒、氣味俱厚、沉也、陰
也、益肝膽、益志、令人不忘、宜久服、除肝經邪熱、胃中伏
熱、寒熱時氣、黃疸、下焦濕腫、熱洩下痢、去腸中小蟲、殺
蠱毒、驚癇邪氣、酒浸則上行、治兩目赤腫、睛脹瘀肉高
起、疼痛不可忍、佐柴胡、眼疾必用之藥、又治癰腫口瘡、
小兒驚癇客忤疳氣、空腹勿餌、餌之令人溺不禁、貫衆爲之使、惡防葵地黃、
防葵。生川谷、負莖三葉、一
本十數莖、中發一幹、莖端開白花結實、根沉水、三月三
日採、生興州者勝、辛甘苦寒、益氣強志、堅筋骨、除腎邪、
宜久服、主疝瘕腸洩、膀胱熱結、溺不下、欬逆溫
瘧、鬼疰、癲癇、驚邪狂走、小腹支滿、臚脹口乾、
藍實。貝染

草部、五六月採實用、苦甘寒、填骨髓、明耳目、調五臟六腑、利關節、益心力、宜久服、其葉汁殺百藥毒、金瘡血悶、丁瘡腫毒、遊風熱腫、天行熱狂、心煩燥悶、寒熱頭痛、吐血鼻洪、赤眼、產後血暈、小兒壯熱、丹熱禿瘡、治鱉瘕、用葉一斤、搗水二升、日一服、諸蟲傷咬、疰蠶、取汁一碗、入雄黃麝香投汁中、點患處、細服其汁、神異、青布燒灰、傅惡瘡、經年不差者、及止灸瘡血、令不中風、朱云、藍、蜀水而有木、能分敗血、歸經絡、

景天。生川谷、苗葉作屑、上莖極脆弱、開紅紫碎花、四月四日十月七月、採苗葉陰乾、苦酸平、輕身明目、通神、主大熱、火瘡、身熱煩、邪惡氣、諸蠱毒、金瘡惡癢、熱毒丹腫、浴、小兒去煩熱、風疹、生搗傅小兒赤遊丹毒、花主女人漏下赤白、

茵蔯、具蒿部、五七月採莖葉八角者陰乾、苦辛平微寒、陰中微陽、入足太陽經、行帶氣、化痰利膈、益氣輕身、宜久服、主風濕寒熱邪氣、熱結黃疸、小便不利、解傷寒煩熱頭熱腦痛、仲景治通身發黃主之、陽黃、用茵蔯梔子大黃湯、陰黃用茵蔯附子湯、

蘭。具花部、辛甘平寒、得金水清氣、生津止渴、益氣潤肌、宜久服、能散久積陳鬱之氣、除胸中痰癖、利水道、殺蠱毒、辟不祥、治消渴膽癉、內經云、消諸癉、治之以蘭、

杜若。生下濕地、九歌湘君

捐袂遺佩，采杜若遺夫人，夫人捐袂遺褋，搴杜若遺湘君，交重之也。二八月採根暴乾，辛微溫，溫中益精明目，令人不忘，宜久服，主胸脇下逆氣，治風入腦戶，頭痛腫，涙出目眩，仆除口氣，得辛夷細辛良，惡柴胡前胡，一種杜蘅生下濕地，根葉似細辛，惟香氣小異，根麤黃白色，山海經曰，帶之便馬，食之已癭，三月三日採根熟洗暴乾，用辛溫，主

獨活 羌活苗葉似青麻，花作叢或黃或紫，二八月採根暴乾用，出蜀中者佳，苦甘平微溫，氣味俱輕，陽也，升也，主風寒欬逆，折擊金瘡止痛，賁豚癇痓，女子疝瘕，久服輕身耐老，本經不分二種，今以紫色節密者為羌活，黃色作塊者為獨活，羌活氣雄，獨活氣細，治風用獨活，治水用羌活，獨活足少陰行經藥，治頭項難伸，風痛足少陰伏風，兩足寒濕痺不用，又主風毒齒痛，加細辛治少陰經頭痛，羌活手足太陽經風藥，又足厥陰少陰經藥，主賊風失音不語，血癩腐疽，治手足不遂，口面喎斜，周身百節疼痛，夫新舊濕風，加川芎治足太陽少陰頭痛

升麻。性能升，葉似麻而名，花白實黑，根紫多鬚，二八月採暴乾，去黑皮并腐爛用，生川蜀者，勝形輕黑堅實者良，甘苦平微寒，味[illegible]厚，陽中之陰也，足陽明本經藥，亦走手陽明太陰[illegible]

脾胃、解肌肉間熱、手足陽明經傷風、爲引用的藥、治時氣寒熱、風腫喉痛、口瘡肺痿肺癰欬唾膿血、瘡家聖藥、又脾痺非升麻梢不除、治中惡腹痛、小兒風癇、解百毒、殺百精殃鬼辟瘟疫瘴氣邪氣、蠱毒、膿煎汁服吐出之、元氣不足陽氣陷至陰之下、升提之、天行時病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如火燒、及小兒豌豆瘡、心躁不安、用五兩水煑綿沾汁洗之、李杲云、引葱白散手陽明之風邪、引石膏止足陽明之齒痛、引諸藥遊行四經、

何首烏。南河海有何田兒者、慕道術、無子、從師入山臥山中、夜見藤二株相去三尺餘苗蔓自交、久而解解已又交、訝之遂掘其根歸杵爲末空心酒調一錢服、數月強健、加服二錢、數年生數子、年百餘歲髮烏容少、因名藤亦名夜合藤、春生、苗葉相對、不光澤、其莖蔓延竹木牆壁間、夏秋開黃白花、結子有稜、如粟大、根有五稜、雄赤雌白、合採之、忌鐵、用竹木切米泔浸經宿暴乾、以木臼搗之、一云、春採根、秋採花、九蒸九暴、服甘苦溫益血氣、悅顏色、長筋骨、益精髓、宜久服、主瘰癧消癰腫、療頭面風瘡、五痔腰膝痛、心痛、亦治婦人産後帶下諸疾、凡服爲末酒調、茯苓爲之使、忌猪羊血惡蘿蔔、

仙茅。葉如茅、稍闊、面有縱理、冬盡枯、春初生花、不實

根獨莖而直，傍有短細根相附，肉黃白，皮麤褐色。二八月採根，暴乾，米泔浸去赤汁用。辛溫，益陽道，久服通神強記，功筋骨，益肌肉，長精神，明耳目，主心腹冷氣不能食，腰腳風冷攣痺，丈夫虛勞，老人失溺。忌犯鐵，忌食牛乳、牛肉、

木香。生山谷，根窠大，形如枯骨，油重者良。辛苦溫，味厚於氣，陰中陽也。調諸氣，散肺中滯氣，行肝氣，和胃氣，久服強志，不夢魘，辟毒疫鬼，治腹中氣不轉運，止霍亂吐瀉嘔逆反胃，安胎健脾，又療癰腫毒霧露氣。火煨實大腸，和黃連治痢，得生薑橘皮治中下焦氣結滯，得檳榔治心腹積年冷氣，痃癖脹痛，九種心痛，女人血氣刺痛。

旋花。生平澤，根似筋，名筋根，蔓生，葉狹而長，花白，夏秋生遍田野，根無毛節，蒸煮堪噉。五月採花陰乾，二八月採根日乾。花甘溫，益氣，去面皯黑，根辛，主腹中寒邪，利小便，久服不饑輕身。

石龍芻。生山谷溼地，莖圓長直，叢生多節，俗名龍鬚草，苗可為蓆。五七月採莖，八九月採根，暴乾，九節多味者佳。苦微寒，補虛羸冷，耳目聰明，宜久服，主心腹邪氣，小便不利，淋閉風溼，鬼疰惡毒，瘵蚘蟲，除莖中痛。

絡石。生高山巖石陰處，葉冬夏不凋，莖節著石處即生根鬚，蔓延絡石上。正月、六七月採莖葉，暴乾，生石上者良，莖、

微寒、養腎堅筋骨、利關節、強腰膝、久服輕身明目、駐顏主腰髖痛風熱、死肌口乾舌焦、癰腫不消、除邪氣、又服汁去蚘毒心悶、刀斧諸瘡喉痺不通水漿欲絕、取二兩水一升、煎一盞、細嚼即通、背癰取莖葉搗汁和蜜或酒飲數升、杜仲牡丹爲之使、畏貝母菖蒲、

營實。薔薇莖多刺、蔓生、子若杜棠子、花有百葉八出六出、或赤或白、白者良、根莖葉同功、冬取根、夏取莖葉陰乾、酸微寒、利關節、益氣、宜久服、主癰疽惡瘡結肉跌筋敗瘡熱氣陰蝕、文治頭禿瘡、根止洩痢腹痛、五臟客熱、

蛇床子。叢生苗高二三尺枝上有花頭百結同一窠子黃褐如黍輕虛、五月採實陰乾、挼去皮殼、取仁微炒、揚襄二州者勝、苦辛甘平、小毒、溫中下氣、利關節、久服輕身駐顏、治腰胯疼、四肢頑痺溼癬、大風身痒、生採煎湯浴、主婦人陰戶腫痛、男子陰痿溼癢產後陰下脫絹袋盛子蒸熨之、惡牡丹巴豆貝母、

補骨脂。破故紙、生嶺外山坂間莖高三四尺、花微紫、實圓扁而黑、九月採、酒浸一宿、東流水浸三日夜、蒸從巳至申、暴乾用苦辛大溫、添精益氣、主五勞七傷、風虛冷痺、四肢疼、骨髓傷陽衰腎冷精流、腰痛膝耎、囊溼、小便利、及婦人血氣衰、墮胎、惡甘草、忌羊肉、

青葙子。生平谷道傍、苗

長三四尺、葉濶獨莖生根、花上紅下白子黑光扁、六八月採、苦微寒益腦髓明目鎮肝、主邪氣、皮膚中熱、風瘙癢殺三蟲、惡瘡疥𤺋痔觸、下部䘌瘡、子似草决明、療脣口青、一云治肝臟熱毒、衝眼赤障、青盲瞖腫

白兔藿。蔓生葉圓、五六月採苗暴乾、苦平、主蛇虺蜂蠆猘狗、菜肉蠱毒、鬼疰風疰諸大毒、抹著痛上立消、煮飲即解、

徐長卿。生山嵓谷、葉兩兩相當、有光潤、九月苗黃十月根黃枯似細辛、微麤長有臊氣、三四月採、辛溫主鬼物百精蠱毒、疫疾邪惡氣溫瘧、久服強悍輕身、

其木屬上藥曰桂桂見味部、入手少陰經、溫中利肝肺氣、通血脈、治心腹冷痛霍亂、轉筋、風寒頭痛腰痛、止汗止欬嗽、鼻齆、能墮胎、消瘀血、療骨節攣、腳軟、宣導百藥無所畏、殺百草木毒、忌生葱、其枝條輕薄者爲桂枝、入足太陽經、治頭目發表、散風寒、其身幹厚實者爲肉桂、入臟補腎氣、及下焦寒冷、秋冬下部腹痛、刮去麤厚、用近裏者爲桂心、桂有小毒、從類化、與苓連爲使、小毒何施、與川烏同用、全得熱性、冬月與人參麥門冬甘草同用、能調中益氣護營實衛、傷風頭痛、天陰雨先發者、桂心一兩爲末、酒調如膏、傅頂上、并額角、唾血吐血、桂心擣末、水調下方寸匕、中風失

亦四肢逆冷，取一兩，以水三升，煮一升服，取汗。嫩小枝條爲柳桂，味淡，宜入治上焦藥，及橫行手臂。朱云，官桂、牡桂、菌桂三種，所出異，爲治亦別。今所用皆官桂者，以菌桂、牡桂性止溫，不可治大風寒，獨官桂經言甘辛大熱，正合素問辛甘發散爲陽之說，故用之。仲景救表用桂枝，以表有風邪，其病自汗者，以桂枝溫衛發其邪，邪去則表密而汗止，亦辛甘發散之用，世以爲止汗誤矣。

槐實。槐具木部，七月七日採嫩實，擣汁作煎，十月採老實入藥，皮根採無時。苦酸鹹寒。明日補腦益氣，久服黑髮，主五內邪熱，止涎唾，補絕傷，治五痔火瘡，婦人乳瘕，子藏急痛，墮胎催生，丈夫婦人陰瘡溼痒痛。槐枝煮作浴，春採嫩枝，煅爲黑灰，以揩齒去蟲。槐白皮苦，主中風皮膚不仁，酒煮服，煎湯洗五痔，男子陰疝，婦人產門痒痛，小兒驚癇壯熱，莖葉同，一切惡瘡疥癬，煎膏止痛長肉消腫，煮汁含之，治口齒風䘌。槐花味苦涼，上大腸熱，治五痔心痛眼赤，殺腹臟蟲，及熱，治皮膚風腸風瀉血，赤白痢，血淋，並炒用。槐膠主一切風涎，急風口噤，或四肢不收頑痺，或毒風周身如蟲行，或破傷風。景天爲之使。

栢子仁。側栢具木部，採子蒸暴乾，舂礧取仁用，出乾州者佳。甘辛平。安五臟，益氣血，主腰腎

中冷、潤腎燥之藥、與陽道、耳目聰明、不饑、久服色潤澤、去頭風、除風溼痺、療驚悸恍惚虛損、吸吸節腰中重痛、葉尤良、四時隨月建方面採陰乾、微炒、用、苦澁微溫、輕身益氣、令人耐寒暑、久服益脾、主吐血衂血血痢、崩中赤白、尿血、爲補陰要藥、作末和油塗之、生髮、炙署凍瘡、與栢皮、主火灼爛瘡、大風眉髮脫落、用葉九蒸九暴搗末蜜丸、日三服夜一服、熟水下五丸十丸、百日再生、男子及小兒蟲痢、大腹下黑血如茶脚色、或膿血如澱色者、取葉焙乾爲末、與黃連同煎爲汁服、牡蠣及桂爲之使、畏菊花羊蹄諸石及麪麴

松脂。松具木部、六月採色通明者、布白茅甑底、加沙茅上、布松脂其上、蒸以桑薪湯減、即添熱水、候松脂盡入釜中、出之、投冷水、既凝、又蒸、如此三過、白如玉、用苦甘溫、安五臟、輕身、除胃中伏熱、咽乾消渴、及風痺死肌、歷節風、惡風癩疽惡瘡頭瘍白禿疥瘙風、殺蟲、牙痛、㕮之少許、蟲自出、貼諸膿血、生肌止痛、搐風、松實、主虛羸少氣、補不足、松葉苦溫安五臟、不饑、切如粟、酒服方寸匕、七日三、辟瘟疫、除惡肉多、取葉搗爛、用酒浸七日、取酒服、治脚氣、風痺不能行及諸歷節風、及風溼瘡、松節、溫、主百節久風、風虛脚痺軟弱、疼痛、丹溪云、炒焦治筋骨間病、燥血中之溼、浸酒

服松根白皮苦溫補勞益氣主辟穀不饑松花上黃粉拂作湯點之或蜜丸作餅輕身療病松樹皮綠衣名艾納和諸香燒之烟團聚青白可愛

茯苓 皮黑肉白無苗葉花實作塊如拳在土底大者至數斤如人形龜形者佳山中古松久爲人斬伐者二八月四面丈餘地內掘取之苓不附根其抱根輕虛者爲茯神中有赤筋損目去之陰乾用甘淡平入手太陰足太陽少陽經赤者入足太陰手少陽少陰經調胃伐腎邪除肺火益氣力保神守中久服安魂養神主胸脇逆氣憂恚驚邪恐悸心下結痛寒熱煩滿欬逆口焦舌乾利小便水腫淋結膈中痰肺痿痰壅淡利竅甘助陽爲除溼行水之聖藥白補赤利如小便多及汗多陰虛者不宜服茯神開心益智安魂魄養精神補勞乏主辟不祥療風眩風虛五勞口乾止驚悸恚怒驚癇善忘治心下急痛堅滿人虛而小腸不利加用之惡白斂畏牡蒙地榆雄黃秦艽龜甲忌醋及酸物

琥珀。松脂淪入地千年所化燒之作松氣中有一似蜂以手磨熱可拾芥者眞甘平安五臟定魂魄殺精魅邪鬼療蠱利小便通五淋明目磨瞖止心痛破癥結瘀血產後血暈止血生肌治金瘡朱云琥珀利小便以燥脾土脾能運化肺氣下降故

有功、若血少而小便不利、用之反致燥急、又云、茯苓生於陽、成於陰、琥珀生於陰、成於陽、故皆治榮、安心利水、

酸棗仁。生坎坂城壘間、實紫紅、取仁陰乾用、酸平寧心志、補中益肝、堅筋骨、助陰氣、安五藏、宜久服、主心腹寒熱邪結、四肢酸疼溼痺、筋骨風、臍上下痛、斂虛汗、止煩渴、振悸不得臥、膽實多睡、熱也、生用茶葉薑汁調服、膽虛不睡、寒也、炒熟、竹葉湯調服、惡防已、

黃蘗。木高數丈、葉經冬不凋、皮外白中黃、根作塊五六月去麤皮、取堅厚蜜黃者、蜜水浸暴乾、再用蜜塗慢火炙用、苦微辛寒、陰中之陽降也、足少陰經藥、足太陽引經藥、安魂魄、不饑、宜久服、主心腹百病、心脾熱、腸胃中結熱、補腎堅腎、補膀胱不足、瀉膀胱熱、諸痿厥、腳膝無力癱瘓必用之藥、清小便、降相火、治骨蒸勞、朱云、屬金而有水、與火走厥陰經、有瀉火補陰之功、洗肝明目、鼻洪吐血下血、治衄心痛虛、嵗衄出小腸虛痛、治黃疸腸痔止洩痢、女子漏下赤白、陰傷蝕瘡、男子莖上瘡、煑汁洗屑末傅之、舌頰生瘡、蜜炙與青黛一分、同爲末、入龍腦少許、研勻、摻瘡上、有涎即吐、惡乾漆、

楮實。二種一種皮有班花、一種無花、葉作瓣、實如彈丸、熟深紅色八九月採、水浸去皮瓤、取實暴乾用、楮、一名穀、以其多

生廢田也詩曰爰有樹檀其下惟穀荆楊交廣人謂之楮甘寒益氣補虛勞助腰膝充肌膚明目宜久服主陰痿水腫葉主小兒身熱食不下又主惡瘡作湯浴生肌鼻衄不斷搗汁飲又主利水灸乾爲末烏梅湯調日再服楮皮可爲紙主逐水利小便燒灰酒調服能止血暈血崩金瘡出血皮間白汁療癬傅蛇蟲蜂犬咬

五加皮○春叢生苗葉青莖赤蔓高三五尺葉五叉作簇每葉下生一刺花白子青黑根皮黑肉白五月採莖十月採根陰乾用大王君云五加皮者天上五車之星精也青精入莖則有東方之液白氣入節則有西方之津赤氣入華則有南方之光玄精入根則有北方之粕黄烟入皮則有戊己之靈董士固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辛苦微寒補中益精堅筋骨強志意益氣宜久服主心腹疝氣腹痛腰膝痛腳痺足躄及小兒不能行治風痺四肢攣急風弱五緩多年瘀血在皮肌釀酒飲治疽瘡陰䘌男子陰痿囊濕小便遺瀝女人陰痒遠志爲之使畏蛇蛻玄參

杜仲○木高數丈皮中有白絲採皮炙去絲用辛甘溫氣味俱薄陽也補中益氣堅筋骨強志宜久服主腎冷腰痛除陰下濕痒小便遺瀝腳酸疼不用人虛患腰痛身強直風也加用惡蛇蛻

玄參、

女貞實。陵冬不凋、冬至採實暴乾用、可浸酒、苦甘平無毒、補中、安五藏、養精神、除百疾、肥健、宜久服、

桑寄生。葉軟厚、莖肥脆、三月三日採莖葉陰乾、近海州邑、屢不蠶田、桑無採捋之、苦、得氣厚者佳、苦甘平、充肌膚、堅髮齒、長鬚眉、安胎止腰痛、小兒背強癰腫、主金瘡去痺、女子崩中不足、懷姙漏血不止、產後餘疾、下乳汁、實明目輕身通神、他木寄生不可服、

楡皮。楡具木部、二月取皮暴乾、四月取實、勿中溼、溼則傷人、古以爲滑、甘平、主大小便不利、通水道、除邪氣、消腫毒、塗諸瘡、久服輕身、令人多睡、實微辛、能助肺氣、殺諸蟲、消心腹間惡氣、療小兒頭瘡痂疕、又塗諸瘡癬、花主小兒癎、小便不利、傷熱、小兒白禿瘡、擣皮末醋和塗之、蟲出、姙娠焙擣末、臨月日三服、方寸匕、令產極易、

乾漆。漆具木部、漆桶中及筒中自乾者、狀如蜂房孔堅黑、若鐵石者佳、擣碎炒用、辛鹹溫、主絕傷、補中續筋骨、塡腦髓、安五藏、久服輕身耐老、主風寒溼痺、五緩六急、消瘀血、痞結腰痛、女子疝瘕、經脈不通、消年深積聚、治血氣心痛、去蚘、殺三蟲、朱云、屬金而有水與火、性急、能補、用去積滯、積去後補、性內行、生漆去長蟲、半夏爲之使、畏雞子、又忌油脂、畏蟹、華陀服漆葉方具、茈

事中、

蔓荊實。苗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生葉、花作穗淺紅、蘂黃白、花下有青蘂、秋結實斑黑輕虛、八九月採、苦辛甘微寒、陽中之陰、太陽經藥、明目堅齒、利九竅、宜久服、主寒熱、溼痺拘攣、散風邪、頭痛腦鳴目淚出、治太陽頭痛頭昏悶、除目睛內痛、去白蟲、惡烏頭石膏、

牡荊實。黃荊莖堅勁作科葉疎瘦、花紅作穗實黃細、八九月採陰乾、苦溫、主除骨間寒熱、通利胃氣、止欬逆下氣、取莖截於火上燒、承其瀝飲之、去心悶煩熱、頭風旋目眩、膈間泱泱欲吐、卒失音、小兒心熱驚癇、止消渴、除痰唾、虛痰用竹瀝、實痰用荊瀝、俱薑汁助逆、防風爲之使、惡石膏、

益智子。生嶺外州郡、葉長丈餘、根傍生小枝、高七八寸、無葉、花作穗生其上、子皮白仁黑、細者佳、去皮、用、辛溫、入手足太陰經、足少陰經、益氣安神、補不足、安三焦、調諸氣、主君相二火、主遺精虛漏、小便遺瀝、治脾胃中受寒邪、止嘔噦、攝涎唾、夜多小便者、取二十四枚碎入鹽、同煎服、

辛夷。木高數丈、初開白花、花落不實、經一二十年者、至夏復開花如筆、北人呼爲木筆、花方結實、採實暴乾、外毛射人肺令咳、淨去、及去心、用、辛溫溫中、解肌、利九竅、宜久服輕身明目、主五藏身體寒熱、風頭腦痛、面䵟面腫引齒

痛、通鼻塞、生髮鬚、去白蟲、芎藭爲之使、惡五石脂、畏菖蒲蒲黃黃連石膏、

木蘭、高數丈、葉似茵桂、有三道縱文、皮有縱橫文、香味劣於桂、而部州與桂同種、取外皮爲木蘭、中肉爲桂心、十一二月採陰乾、苦寒、聰耳明目、主皮膚大熱、去面熱赤皰酒皶、惡風癩疾、陰下痒溼、

丁香。出交廣、木高丈餘、葉淩冬不凋、花黃、子紫、出枝蘂上、如釘長三四分、二八月採子及根、用辛溫純陽、入手太陰、足陽明少陰經、主溫脾胃止霍亂嘔逆冷氣腹痛風腫諸毒、治口氣齒䘌、腎氣賁豚、壯陽緩腰膝、有大如棗核者、名母丁香、爲末、實絳囊如小指納陰中、主陰冷病、拔去白髮、以生薑汁和之、塗孔中、即黑、

蘇合香。從西域來、赤黃色、云諸香汁所煎、甘溫、主辟惡、殺鬼精物、溫瘧蠱毒癇痓、去三蟲除邪、令人無夢魘、

沉香。青桂香、雞骨香、馬蹄香棧香同一本、出海南諸國及交廣、木類椿櫸、多節、葉似橘、花白、實紫、斫老木積年及餘俱朽爛、木心與枝節不壞、堅黑沉水者爲沉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半浮半沉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最麤者棧香、然今沉香奇好者、往往亦作雞骨形、採無時、辛溫陽也、補右尺命門、壯元氣煖腰膝、散滯氣、保和衛氣、用爲使、上至天下至泉、無所不之、療

風水腫毒、去惡氣、又治轉筋吐瀉冷氣痲
痺、骨節不任、痙風、皮膚痒、心腹痛、氣痢、**藿香**叢生葉小薄六
七月採暴乾、其辛微溫、陽也、入手足太陰經、療風水腫
毒、助脾開胃、溫中快氣、治吐逆最要、去惡氣、治口氣、霍
亂心痛、上焦壅、煎湯漱口、入烏藥波斯國松木脂
則理脈、入黃耆四君子湯則理脾**乳香**。紫赤如櫻桃、名
乳香、辛苦溫、陽也、調血脈、定諸經痛、治心腹痛、耳聾、中
風口噤、療風水腫毒、去惡氣、療諸瘡、催生、煎膏止痛長
肉、入丸散微炒。其中藥無毒、亦有毒。欲過病補虛羸者斟宜用。
主養性以應人穀曰白油麻。其寒、滑腸胃、行風氣、治虛勞、生嚼傅瘡良、其油性冷
滑、過大小腸、治䵟、傅一切瘡、殺一切蟲、治熱毒、取油
煎沸、對和無灰酒溫服、取微汗、治癰疽發背及髮瘕**麻**
子。九月採、沸湯中浸、湯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著水、次
日暴乾、新採者、挼去殼用、其平、入足太陰經、手陽明
經、主補中益氣、逐水、利小便、潤腸、長髮、治頑痺風熱
結燥、止消渴、破積血、催生、治逆產、及下乳、產後餘疾**生**
大豆、甘鹹平、主風痺癱緩、逐水脹、除胃熱、下瘀血、散五
藏結積、炒令黑、烟未斷、及熱投酒中、癱腫煮汁飲、

殺鬼毒烏頭諸藥毒、**赤小豆**甘酸溫平、陰中之陽也、主下水寒熱、熱中消渴、止洩利小便、吐逆、排癰腫膿血、和雞子白調塗、洗小兒悉黃爛瘡、**腐婢**小豆花、十月採陰乾、辛平、主痎瘧寒熱、邪氣洩痢、止消渴、酒病頭痛、**扁豆**、甘微溫、主和中下氣、治霍亂吐利不止、殺草木酒及河豚毒、葉用同、主傳蛇蟲咬、花主女子赤白下、乾末米飲服之、**菉豆**畱皮用、甘、皮寒、肉平、主治消渴丹毒煩熱風瘮熱氣賁豚、生研絞汁服、作枕明目、治頭風、**罌子粟**。甘平、主反胃、胸中痰滯、丹石發、和竹瀝煮粥食、**粟殼**。酸澁、主收固入腎、治骨病、久虛勞嗽者用止嗽、及澀熱泄痢者用止痢、誤用者殺人、**糯稻米**。苦甘溫、主溫中、令人多熱、大便堅、稻稈治黃病、煮汁服、、**其五穀資人功造者神麴**、蒼耳草汁三升、野蓼汁四升、白麪百斤、青蒿汁三升、杏仁去皮尖四升、高良薑子如赤小豆、煮去皮研、拌勻、擇三伏內寅日修合、踏實爲度、炒令香、甘溫、調中下氣、開胃、化水穀、消宿食、破癥結、去冷氣、治赤白痢、小兒腹堅、下鬼胎、陳久者良、麩及涼入大腹、消食積、細麴活血消食、**稻黍麥粟、具有酒**。**酒滓曰糟**、酒苦甘辛、氣大熱、通血脉

厚腸胃禦風寒霧氣助藥勢行諸經味辛者能散爲導引可通行一身之表至極高之分味苦者能下良甘者居中淡者利小便溼中發熱近相火性喜升熱飲發散傳化速冷飲停凝不可多忌諸其酒後不可臥糟韭鹹溫主溫中開胃消食止嘔噦殺腥潤皮膚調臟腑殺蔬菜毒辟風蠱䘌損撲瘀凍瘡

醋。酸溫主消癰腫斂咽瘡散水氣殺邪毒治產後并傷損金瘡血暈破癥塊堅積多食損齒損筋骨口瘡以醋漬黃蘗皮含之

醬。鹹酸冷主除熱止煩滿殺百藥熱瘡及人毒

飴糖。糯與粟米作者佳其微溫入足太陰經主補虛乏止渴消痰潤肺和脾胃魚骨鯁及誤吞錢鐶服之中滿不宜用嘔吐家忌之朱云犬發溼中之熱

豆有黃卷。生豆芽暴乾甘平主溼痺筋攣膝痛五藏胃氣結積

豉。無鹽者佳苦寒純陽主傷寒頭痛寒熱瘴氣煩燥滿悶虛勞喘吸心中懊憹安胎煮汁服兩腳疼冷浸酒服暴痢腹痛及血痢和薤白煮服惡瘡熬末傅

菜目

紅蜀葵。黃蜀葵花。採陰乾紅蜀葵其寒陰中陽也主客熱利小便治惡瘡及帶下散膿血主丹石發熱葉燒爲末傅金瘡火瘡灸煮與小兒食治熱痢花冷治淋水腫催生落胎瘡疥小兒風疹赤者

治赤帶白者治白帶赤治血燥白治氣燥又白者療核
瘡黃蜀葵脊生苗葉尖狹多缺夏末開淡黃花採暴乾
治淋催生、又
瘡家要藥、
苦苣。苦平除面目及舌下黃折莖中汁傅
丁腫根滴癰上立潰莖葉傅蛇咬根
主赤白痢骨蒸不
可同食作痔、
甜瓜。七月七日採陰乾去蒂用苦寒
有毒主身面四肢浮腫下水殺
蠱毒欬逆上氣風癇喉風痰涎暴塞病在胸腹中吐下
之療黃疸胃弱及病後產後勿輕用花主心痛欬逆
茄根。及枯莖葉主凍脚
瘡燒灰治牙風疼
蘩蔞。雞腸草五月五日採暴乾
用酸平主積年惡瘡不愈
又主破血宜
產婦治淋、
芫荽子。炒用辛溫微毒主消穀利大小腸
通小腹氣久食損人精主小兒禿
瘡、洞煎傅之、主蠱
五痔及食毒下血、
蓼實、辛溫主溫中除腎邪明目歸鼻
耐風寒下水氣浮腫癰瘍瘰癧
葉利大小腸氣主霍亂轉筋馬蓼去腸
中蛭蠱水芀傅蛇咬消脚氣腫痛、
大蒜。獨頭者佳、
醋浸經年
者良煮爲羹臛俊美辛溫下氣溫中消穀健胃善化肉
破冷氣主散癰腫蟲瘡除風邪殺毒氣辟瘟疫瘴氣蠱
毒蛇蠱蝕毒治中暑毒霍亂轉筋腹痛爛嚼溫水送又
鼻衄不止爛搗塗脚心生食損目傷脾引痰癰疽發背

腫核初發、取獨頭蒜、橫切作片、厚一分、貼腫頭、炷艾灸、勿令大熱、覺痛、即移動、焦更用新者、小蒜。小毒歸脾腎、理胃溫中、消穀、主霍亂、除邪痺毒氣、香薷。辛、微溫、下氣、調中、溫胃主霍亂腹痛吐下、若傷暑、利小便、散水腫、濃煎汁成膏為丸、服之甚捷、有徹上徹下之功、肺得之則清化行治上氣、薄荷。辛苦涼溫、入手太陰厥陰經、通利關節、主賊風傷寒、發汗、傷風頭、腦風及小兒風涎、驚風壯熱風氣壅併、下氣、消宿食惡氣、心腹脹滿、霍亂、骨蒸勞熱、新病瘥人勿食、令虛汗不止、果屬栗。甘鹹寒、主益氣補腎厚腸胃、治腰脚無力、令人耐饑、多食滯氣、發盛懸風中、乾食之良、生嚼罯出箭頭惡刺、瘰癧腫毒、小兒疳瘡、殼煮汁飲之、止反胃消渴、柹。甘寒陰主通耳鼻氣、厚腸澁中、健胃消宿血、不可與蟹同食、食之令腹痛、紅柹不宜與醇酒同食、令人易醉、且患心痛至死、烏梅。熏梅實為之、去核用、鹹平、陽主下氣收肺氣、安心肺、止洩痢、消酒毒好唾口乾、去痰治瘧瘴、傷寒煩熱、及霍亂燥渴虛勞、骨蒸體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入建茶乾薑為丸、治休息痢、燒灰杵末、傅一切惡瘡出惡肉、具暴乾密器藏之、為白梅、研傅刀箭、止血刺在肉中、嚼封之出、乳癰腫毒

杵爛貼、亦和藥點瘡、食惡肉、多食損齒傷骨、梅葉煑汁服、止休息痢。**荔枝肉**屬陽散無形質之滯氣、消癰贅赤腫、核、慢火燒存性、爲末酒調服、治心痛、及小腸氣。**木瓜**。梂枝、尺百有二十節、花深紅色、實大如瓜小如拳、槃勿犯鐵用、酸溫、木瓜得木之正、故味酸入肝、以鉛霜塗之、味酸、受金之制也、入手足太陰經、主脚氣水腫、溼痹邪氣、霍亂吐下、轉筋不止、治冷熱痢、心腹痛、止渴降痰、入肝益筋生血、治腰腎脚膝無力、**枇杷葉**、火炙布拭去毛、用、苦平、主辛嘔不止、不欲食、下氣治肺熱久嗽、并渴疾、**覆盆子**。生平澤、莖葉皆有刺花白子赤黃、下有莖如柿蒂、甘平微熱、益氣輕身、主腎虛陰痿、女子食之有子、人食之益腎、縮小便、可覆溺器、故名覆盆、**山查子**。株細葉有刺花白實紅、肥大而糯者佳、甘酸平、消食行結氣健胃、小兒枕痛、濃煎汁、入沙糖服、**沙糖**。甘寒、主心肺、大腸熱、和中、助脾、盜汗、調酒服、小兒多食損齒、發疳䘌、生蟯蟲、甘生溼、溼生火也、與鯽魚同食、成疳䘌、葵菜同食生流澼、筍同食成癥、**其草部中藥曰瑣陽**。酥油炙用、可代蓯蓉、甘鹹、補陰氣、益精、大便燥結者用之、不燥者勿用、**當歸**。以氣血昏亂、服之、各得所歸而

名、葉有三瓣、花淺紫、根黑黃大葉名馬尾當歸細葉名蠶頭當歸、採根陰乾、酒浸用、肉厚不枯者良、生蜀中者勝、甘辛溫、陽中微陰、入手少陰經、足太陰厥陰經、主欬逆上氣、溫瘧寒熱、及膚中癬婦人漏下絕子、諸惡瘡瘍、金瘡、止痢腹痛、療齒痛治頭痛婦人產後備急、男子補虛決取立效之藥、頭止血上行、身和血和中、尾破血下行、同用在參耆、能補血、在大黃牽牛、能破血、從芽桂附則熱、從硝黃則寒、畏菖蒲海藻惡熱麪、

芍藥

作叢、莖三五枝、五葉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秋採根、根亦赤白二種、淮南者勝、苦酸微寒、有小毒、氣薄味厚、陰中陽也、入手足太陰經、益氣順血、抑肝緩中、扶陽收陰、補血、散惡血、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疝瘕、利膀胱大小腸、通月水、消癰腫、下痢腹中痛炒用、後重生用、白補赤瀉、赤者利小便、下氣、白者止痛散血、炙甘草爲佐、治中腹痛、夏月少加黃芩、惡寒而痛、加肉桂、酒浸炒、與白朮同用、則補脾、與川芎同用則瀉肝、與參朮同用、則補氣、產後不可便用、以酸寒伐生發氣也、血虛寒禁用、冬月減芍藥、避中寒、雷丸爲之使、惡石斛畏硝石、鼈甲、小薊、反藜蘆

骨碎補

以治折傷奇效而名、俗名胡孫薑、根生大木大石上陰處引根成條、

上有黃毛、及短葉附之、其大葉面青綠色、青黃點背青白色紫赤點根、入藥、去毛用、苦溫、主五勞六極、破血止血、瘀骨中毒氣、風血疼痛傷折骨碎、搗末煑黃米粥和之、裹傷處、

玄參。生川谷、莖青紫花青碧子黑、有白花、莖方大紫赤者、有細毛有節者、根尖長生青白乾紫黑、新者潤膩、一根可生五七枚、暴乾用、勿犯銅苦鹹微寒、足少陰腎經藥、強陰益精、主腹中寒熱積聚、治暴中風、傷寒身熱支滿狂邪忽忽不知人、溫瘧熱毒血瘕癥、散頸下核癰、女子產乳餘疾、易老云此藥乃樞機之劑、管領諸氣上下肅而不濁、治空中氤氳之氣、無根之火、爲聖藥、惡黃耆乾薑大棗山茱萸反藜蘆、

紫參。生山谷、根皮紫黑、肉紅白、採根去皮火炙令紫用、苦辛寒、主心腹積聚、寒熱邪氣、通九竅利大小便、治腸胃大熱、唾血衄血、腸中聚血、婦人血閉癥瘕、仲景治痢用之、

苦參。採根暴乾用、苦寒、純陰、沉也、補中、養肝膽氣、定志益精、利九竅、明目止淚、主心腹結氣癥瘕積聚黃疸、溺有餘瀝、逐水除癰腫、治時氣大熱腸澼熱痢熱毒風肌煩燥、殺蟲瘡疥、及遍身風熱、胸脛臍腹近陰處、細疹癢痛、人有用揩齒、歲久得腰重疾、蓋屬水而有火、峻補陰氣、降而不升、故也、大風骨脫、取五斤剉之、以

好酒三斗浸一月，每服一合，日三服。瘧病狂言，心燥結胸垂死，取二兩，以酒二升煮一升，頓服，或汗或吐。玄參爲之使，惡貝母、兔絲子，反藜蘆。

茅根。見草部。六月採，甘寒，補中益氣，主勞傷虛羸，降瘀血，血閉，主鼻洪，及下血，濕痹，利小便，下五淋，止消渴，解腸胃熱，婦人崩中。苗如針，謂之茅針，可敷，益小兒生擾，傅金瘡惡瘡腫未潰者，煮服。花主衄血吐血金瘡。

艾。从乂，草之可乂病者。庶草治病各有宜，唯艾可灸百病，灸法依上古而來。灸艾一**灼曰**一壯，謂壯人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也。一名**冰臺**，以削冰令圓，舉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也。五月五**日採**，暴乾。采艾詠於詩。艾新則氣上達，煎服者宜。州之艾，久則氣下達，灸火者宜用之。凡草木著火皆達上達外，久艾著火，獨達下達內，此古人所以取艾，而孟子稱三年之艾也。出蘄州者佳，生搗汁用，苦微溫，陰中之陽，煎服，止下痢、吐血、衄血、瀉血，婦人漏血，安胎，止腹痛，辟風寒，煖子宮，有子，除心腹惡氣，利陰氣，生肌肉，殺蚘蟲。醋和作煎，治癬。良實，明目，壯陽，助陰，百惡鬼氣。取實和乾薑杵爲末，蜜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二十丸，飯壓之。病人齒無色，舌上白，喜睡，不知痛痒，或下利，此䘌蟲食下部也，急以竹筒一頭納餘穀中，一頭燒艾，入少

雄黃、烟燻之、

地榆。根外黑裏紅、採暴乾用、苦甘酸微寒、氣味俱厚、陰也、下部下焦藥、主婦人乳痓痛、上傷帶下病、月水不止、血崩產前後諸血疾、腸風血痢赤白痢、小兒疳熱瀉痢瘀、惡瘡止痛、除惡肉、餌膿、可作金瘡膏、虛寒人水瀉冷痢勿輕用、得髮良、畏麥門冬、

薊根。四月採苗、九月採根、陰乾用、大薊名虎薊、小薊名貓薊、大薊生山谷、小薊生平澤、薊門郡以得名、北方者勝、甘苦溫、主養精保血、大薊主女子赤白沃、安胎止吐血衄血、下血瘀、癰腫惡瘡、生研酒幷小便服、又鹽研署傳、小薊專主血疾、

紅藍花。具染草部、夏月採暴乾用、辛甘苦溫、陰中陽也、主產後血暈、喉痺口噤、腹內惡血不盡絞痛、胎死腹中、並酒煮服、又主蠱毒下血、多用破血、少則入心養血、和血與當歸同功、苗生擣傅遊腫、子吞數粒、主天行瘡不出、臙脂主小兒聤耳、滴耳中、喉痺擣澤花絞汁一小升、細服差爲度、無壓花浸乾者如前法、一切腫擣取汁、量腫大小多少服、女子中風、血熱煩渴、幷血氣刺痛、取子一升、酒拌晒杵爲末、蜜丸如梧子大、空腹酒下四十、

牡丹皮。見花部二、八月採根、銅劈去骨、陰乾用、辛苦寒、陰中微陽、入手厥陰足少陰、實五藏、主寒熱中風瘈瘲驚癇邪氣、虛

勞骨蒸，除癥堅，瘀血含腸胃不散，衄血，吐血，女子經脈不通，下胞，產後一切冷熱血氣，療癰瘡，畏兔絲子。鬱

金。根黃赤似金，古以治鬱，因名。周禮，鬱人掌祼器，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註，黑黍釀酒爲鬯，鬱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煑之以和鬯。字从臼从缶，从鬯，彡其飾也，以鬱合鬯，言鬱於中，故鬯於外，古稱鬱芳草，朱云，鬱金無香，以性輕揚，能達酒氣於高遠，故用之。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用川蜀者佳，辛苦寒，純陽。主血積，下氣，涼心，止血，破惡血，血淋，尿血，女人宿血，心氣痛，溫醋磨服，亦治馬熱病，小兒方馬醫多用之。

薑黃。根盤屈，黃色，類生薑而圓，故名。八月採根，切片，暴乾用。辛苦寒，主心腹結積，疰忤，癥瘕，血塊，下氣，脹，破血，通月經，治撲損，瘀血，產後敗血，攻心，消癰腫，功力烈於鬱金。

延胡索。本名玄胡索，避宋諱，故曰延胡索，生奚國，採根用。辛苦溫，入手足太陰經，上破血，婦人經不調，腹結塊，崩中淋露，產後血暈，暴血衝上，酒磨及煑服，又治心氣痛，小腹痛，暴腰痛。

香附子。莎草，詩南山有臺，註云，臺，莎草也。根如筋頭，周匝多毛，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負葉非絕，二八月採，陰乾，石臼搗，勿犯鐵，童便浸，或醋煑用。甘微寒，陽中陰也。主除胸中

熱、久服益氣、長鬚眉、下氣開鬱、逐瘀血、炒黑止血、治崩漏血、能引血藥至氣分而生血、爲婦人仙藥、婦人乳腫痛搗末醋煑厚傅之

旱蓮草。鱧腸草、苗有汁出、須臾而黑、塗髮眉生速、而繁烏髭藥用之、三八月採陰乾用其酸平主血痢、針灸瘡發洪血不止、傅之立已

前胡。二八月、採暴乾、用、苦微寒、主痰滿、胸脇中痞、心腹結氣、風頭痛、去痰實、下氣最要、治傷寒寒熱、推陳致新、明目、治小兒一切疳氣、半夏爲之使、惡皂莢、畏藜蘆

白薇。採根陰乾用、苦鹹平大寒、主暴中風身熱支滿、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氣、寒熱酸疼、溫瘧傷中淋露下水氣、利陰氣、益精、惡黃耆、大黃、大戟、乾漆、山茱萸、大棗、

細辛。以根細味辛而名、二八月採根陰乾、出華陰者良、辛溫、氣厚於味、陽也、升也、足少陰經藥、手少陰引經藥、益肝膽、通精氣、溫中明目、利九竅、主欬逆頭痛、百節拘攣、風溼痺痛、諸風通用之藥、去內寒、治邪在裏之表、破痰開滯、除齒痛喉痺、齆鼻、眼風淚下、風癇癲疾、下乳汁血閉不行、得決明鯉魚膽青羊肝、療目痛䘌齒腫痛者、煑濃汁熱含冷吐之、單用毋過半錢七、過者氣塞死、惡狼毒、山茱萸、黃耆、畏消石滑石、反藜蘆、忌生菜

澤瀉。生池澤、春初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

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秋末採暴乾用、生漢中者佳、甘鹹寒、味厚、降也、陰也、陰中微陽、入足太陽經少陰經、養五藏益氣力肥健、主風寒溼痺乳難、能行水消水、入膀胱腎經、治小便淋閉、逐膀胱三焦停水、瀉腎邪陰間汗、除溼行水爲最要之藥、多服病人眼、爲行去其水也、仲景八味丸用云接引桂附歸腎經、服者小便少多則腎氣少虛、焉得實古方止洩精、今不敢用、長海蛤文蛤

蓍實、見草部八九月採日乾、用苦酸平、主益氣充肌膚明目、令人慧先知、方家稀用

釣藤、葉細莖長節間有刺若釣鉤三月採甘苦、主小兒寒熱十二驚癇客忤胎氣、

胡黃連。南海秦隴有之、採蘆用、乾如楊柳枯枝、心黑外黃、折之塵出如煙者眞、苦平、補肝膽、明目、主久痢成痔傷寒咳嗽溫瘧骨蒸勞熱小兒驚癇寒熱、不下食、惡菊花玄參、忌豬肉、令人漏精

黃芩。採根暴乾用、苦平寒、味薄氣厚、陽中陰也、入手太陰經、主諸熱黃疸腸癖洩痢、逐水、下血閉、惡瘡疽蝕火瘍、目赤腫、利小腸、主天行熱疾、丁瘡乳癰發背枯飄者名宿芩、入肺經、瀉肺火、消胃中溼熱、除肌表風溼畱熱、圓實而堅者名子芩、入大腸除熱、除膀胱熱、滋化源、養陰與芍藥甘草同用、治下痢膿血腹痛後重身熱

清熱降火、爲安胎聖藥、得厚朴、黃連、止腹痛、得五味子
牡蒙、牡礪、令人有子、得黃耆、白歛、赤小豆、治鼠瘻、山茱
萸、龍骨爲之使、惡葱實、畏丹砂、牡丹、黎盧

防巳。生漢中川谷者、根黃實、香、莖梗嫩、苗葉小、折其莖一頭吹之、氣從中貫如木通、名漢防巳、破之、文作車輻理解者良、它處者青白虛軟、文皮皺、上有丁足子、名木防巳、漢防巳君、木防巳使、漢主水氣、木主風氣、採根陰乾、去皮用、辛苦平寒、通行十二經、主風寒溫瘧熱氣諸癇、除邪利大小便、腰巳下至足溼熱腫、中風手脚攣急、又主肺氣喘嗽、治肺痿咯血多痰、漢防巳葶藶等分爲末糯米飲調下一錢效、殺癰腫惡結疥癬蟲瘡、殺雄黃毒、惡細辛、畏萆薢

葛根今食葛端陽日午時採根暴乾去皮用、入土深者佳、茸、平、輕浮、足陽明經行經藥、怡脾虛渴、升提胃氣、除胃熱、主消渴、身大熱、嘔吐諸痺、起陰氣、療傷寒中風頭痛、解肌發表、解酒毒、療金瘡、止痛殺野葛巴豆百藥毒、生根汁大寒、治天行時病、壯熱熱毒吐血、及姙娠熱病心悶、小兒熱痞、葉主金瘡、止血、花主消酒、葛粉甘寒、主壓丹石毒、解鴆毒、去煩熱、利大小便止渴

栝樓根。瓜蔞實、在花下、名黃瓜、根名天花粉、皮黃肉白、二八月採、削皮暴乾、用歲久入土深者佳

苦寒味厚陰也補虛安中續絕傷主消渴身熱煩滿大熱除腸胃中痼熱黃疸脣乾口燥短氣通月水止小便數排膿消腫生肌長肉莖葉治中熱傷暑子苦甘性潤治痰嗽利胸膈朱云甘能補肺潤能降氣胸有痰者以肺受火逼失降下之令得甘緩潤下之助則痰降爲治嗽要藥洗滌膈中垢膩止吐血腸風瀉血赤白痢金瘡用丁乳沐取仁炒乾令香熱爲末酒調一七合仰臥少時服枸杞爲之使惡乾薑畏牛膝乾漆反烏頭

青黛。取染甕上沫紫碧者用鹹甘寒收五藏鬱火瀉肝消食積主解諸熱毒天行頭痛小兒諸熱驚癇發熱小兒疳熱痢消瘦諸病企水研服磨傳熱瘡惡腫金瘡下血亦堪傳蛇虺螫毒殺惡蟲物化爲水

知母。爾雅薅徙南切根黃色柔潤二八月採暴乾勿犯鐵酒炒用苦辛寒足少陰腎本經藥潤心肺補腎水瀉腎中火益氣主消渴熱中除邪氣肢體浮腫下水治有汗骨蒸虛勞煩熱治傷寒久瘧虛人口乾者倍用治溪毒碎射工夏月出行欲入水先取脣少許投上流

貝母。子黃白色如聚貝故名根有瓣連累相著採根暴乾去心用苦辛平微寒潤心肺散心胸鬱結氣詩言採其蝱主傷寒煩熱淋瀝邪氣疝瘕喉痺乳難金瘡治風痙除腹

中結、與連翹同。主項下癧瘰、產難、及胞衣不出。取七枚作末、酒調下。人畜惡瘡、燒灰油調傅。有左膊患瘡如人面、試諸藥無苦、至貝母瘡乃聚眉閉口、因以小竹筒毀其口灌之、成痂愈。厚朴、白薇爲之使。畏秦艽、礬石、反烏頭。

地骨皮。去骨用根皮。苦寒、陰也。入足少陰經、手少陽經。堅筋骨、強陰、利大小腸。主五內邪氣、熱中消渴、風溼、周痺。補內傷大勞、解有汗骨蒸。去肌熱、涼血、涼骨。

紫菀。生山谷、布地生苗葉、採茹之、香。號仙菜。採根葉陰乾、醋蜜水浸一宿、焙乾、去蘆用。辛苦溫、安五藏、益肺氣、消痰止喘悸、五勞體虛、補不足。主欬嗽上氣、寒熱結氣、去蠱毒痿蹷、小兒驚癇。用紫菀、款冬花各一兩、百部半兩爲末、每服三錢七、生薑三片、烏梅一箇煎湯調、食後欲卧服。款冬爲之使。惡天雄、瞿麥、雷丸、遠志。畏茵蔯。

百部。蔓生、採根暴乾、炒、酒浸用。甘苦微溫。治疥癬、及傳尸骨蒸、暴嗽久嗽。同生薑各、絞汁合煎、又單用、搗汁煎如飴服、殺寸白蟲、去蝨。作湯洗牛犬蝨。

款冬花。叢生雪中、出花傅咸稱其華豔春暉、既麗且姝、以堅冰爲膏壤、吸霜雪以自濡。採花未開者陰乾、用。辛甘溫、潤心肺、洗肝明目、消痰、治肺痿、肺癰、心虛驚悸。主欬逆上氣、善喘、喉痺、驚癇、寒熱邪氣、久嗽

取花於無風處、密器燒、用筆管吸其烟滿口嚥之、杏仁爲之使、得紫菀良、惡硝石玄參、畏貝母辛夷麻黃黃耆黃芩黃連青葙、

白前 採根暴乾、甘辛微溫、係肺氣、主胸脇逆氣欬嗽上氣衝喉中、呼吸欲絕、不得卧、作水雞聲、以溫藥相佐使用之、

王瓜根 見瓜部、根與子兩用、苦寒益氣、愈聾、主消渴內痺瘀血、月閉寒熱酸疼、療諸邪氣、熱結鼠瘻、散癰腫留血、止小便數不禁、子潤心肺、肺痿吐血、腸風瀉血、赤白痢、炒用、治蠱毒、下乳汁、黃疸、取根搗汁六合頓服、有黃水、隨小便出、未出更服、

菰根 具穀部、甘大寒、主腸胃痼熱、消渴、止小便利、

苧根 具草部、甘寒、主小兒赤丹、治諸癰疽發背、或發乳房、搗傅之、亦署毒箭蛇蟲咬、姙娠漏胎下血、吹咀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服、產前後心煩悶、天行熱疾、大渴大狂、服金石藥人心熱、煎服之、漬苧汁、療消渴、苧麻產婦枕之、止血暈、安臍上止產後腹痛、朱云、苧屬水而有土有金、補肺、行滯血、

防風 二月十月採根暴乾、結實脂潤頭節堅者良、去蘆及叉頭叉尾用、甘辛溫、純陽、脾胃二經行經藥、太陽本經藥、主大風、頭眩痛惡風、風邪目盲、風行周身骨節疼痺、煩滿攣急、治風通用瀉肺實、散頭目中滯氣、除上焦風邪、誤服、瀉上

焦元氣、治字乳金瘡內痙、又去溼諸風藥皆然、風勝溼、故也、爲藥中潤劑、根去身半已上風、梢去身半已下風、得澤瀉藁本療風、得當歸芍藥陽起石禹餘糧、療婦人、子藏風惡、乾薑藜盧白歛芫花、殺附子毒、

麻黄 秋採莖陰乾、折去根節、用陳久者良、煮一二沸、去上沫用、生滎陽中牟者勝、苦甘溫、氣味俱薄、陽也、升也、手太陰經藥、入足太陽經、手少陰陽明經榮衛藥、發汗泄衛中實、去榮中寒、主中風傷寒頭痛溫瘧、發表出汗、去寒邪熱氣、止欬逆上氣、破癥瘕積聚、消赤黑斑毒、治身上毒風、疹痺不仁、多服令人虛、根節能止盜汗、小兒疱瘡倒靨黑者、去節半兩以蜜一匙炒良、久以水半升煎沸去沫、再煎去二分之一、乘熱盡之、避風、瘡復出、一法用無灰酒煎、效尤速、厚朴爲之使、惡辛夷石韋、

白芷 生川谷下溼、古天子大路、側載皐蓾以養鼻、楚辭浴蘭湯兮沐芳、又云茝、江離、皆芷也、二八月採根暴乾、用、黃澤者佳、辛溫、氣味俱輕、陽也、足陽明引經、手陽明本經藥主手陽明頭痛、中風寒熱、解利藥、治風通用、去肺經風寒、治寒熱頭風侵目淚出、治心腹血刺痛、主婦人漏下赤白、血閉、陰腫、頭面瘢、可作面脂、乳癰發背、瘰癧、腸風痔瘻、排膿止痛、內托生肌、與辛夷細辛同用、治鼻塞[illegible]

歸爲之使、惡旋覆花。藁本正二月採根暴乾。用辛苦溫，氣厚味薄，陽也，升也。引諸藥上至巔頂，太陽本經藥。治太陽經風，治寒邪結鬱，及本經頭痛、頂巔痛、大寒犯腦，腦齒痛。主婦人疝瘕，陰中寒腫痛，腹中急。清明前立秋後，中霧露氣，皆清之。邪中上黑，白朮湯加木香同用。治風，又治溼也。惡藺茹，畏青葙子。天麻苗莖直上，高二三尺，如箭幹，名赤箭。有風則靜，無風則搖。一名定風草，故治風痰。三四月採根，連生二十枚，大者重半斤六兩，皮黃白色，名龍皮，肉名天麻。二八月採，去皮，沸湯略煮過，暴乾用。辛平，利腰膝，強筋力，通血脈，關竅。宜久服。主風熱頭眩，諸風溼痺，拘攣不仁，癱緩，語言蹇澁。小兒風癇驚風，及諸虛眩暈。主諸毒惡氣，鬼疰蠱毒，支滿寒疝，熱毒癰腫。須別藥相佐使，方見功。仍多用苗。氣味功同赤箭。言苗用之，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此可識其外內主治之用矣。枲耳實。詩稱卷耳，實如鼠耳而蒼，上多刺，故爾雅稱蒼耳，一名葹。離騷資菉葹以盈室。葉莖細可茹，葉搗米可餅。實熟時採，暴乾炒用。方書多單用。苦甘溫，益氣強志，輕身，填髓，煖腰腳。主風寒頭痛，風溼周痺，四支拘攣痛，惡肉死肌，瘰癧疥癬，癮疹。葉苦辛微寒，治瘰同，忌

食豬肉、**秦艽**根交糾、長尺許、採新好羅文者、陰乾用、苦辛平、微溫、陰中微陽、手陽明經藥、主寒熱邪氣、寒溼風痺、肢節痛、下水、利小便、療風無問久新、主傳尸骨蒸、及時氣、治牙痛、口瘡、黃疸、皮肉眼如金、小便赤、心煩口乾、用五兩、合牛乳三升、煑取一升、再服差、文方加芒硝一兩、菖蒲爲之使、**狗脊**根黑色、長三四寸、大兩指許、多岐、似狗脊骨、春秋採根、細剉、酒拌蒸、從巳至申、用、苦甘平、微溫、主腰背強、關機緩急、周痺寒溼、膝痛、利老人、療失溺不節、男子腳弱、腰痛、續筋骨、利俛仰、女子傷中、萆薢爲之使、惡敗醬、**白蘞**根皮黃白、心實、四五月採、陰乾、苦鹹寒、主頭風、黃疸、欬逆、淋瀝、女子陰中腫痛、溼痺、肌处、不屈伸、時行腹中大熱、飲水欲走、治一切熱毒、風瘡、赤爛、眉髮脫、惡鏢踃、桔梗、茯苓、萆薢、**水萍**。具草部、三七月採、暴乾、辛酸、寒、主暴熱身痒、下水氣、勝酒、長鬚髮、主消渴、治時行熱病、癱風緩風、几微風、用豆淋酒內、立發汗、水腫、小便不利、搗汁飲、遍身瘡、惡疾、濃煑汁漬浴、**威靈仙**生北衆草、最先、九月採根、暴乾、用、苦溫、通十二經脉、宣通五藏、主諸風溼冷、治大風、皮膚風痺痛、去大腸風、去腹內冷滯、心膈痰水、久積癥瘕、痃癖氣塊、膀胱宿膿惡水、治折傷、多服疏

人氣虛者禁用。腰膝痛，腳不能步履，酒洗爲末，空心溫酒調下二錢，或蜜丸溫酒下二三十丸。忌茗及麪。

白附子 三月採，炮用。甘辛溫，有小毒。主心痛血痺，面上百病，行藥勢。治中風失音，諸風冷氣，疥癬風瘡，頭面瘡，陰囊下溼，腿無力。

高良薑 以郡名。二三月採根暴乾。辛苦溫，純陽。健脾胃，消宿食。主暴冷，胃中冷逆衝心，霍亂腹痛，反胃嘔食，轉筋瀉痢。

萆解 春秋採根，利刀切作片暴乾。用根虛軟者勝。苦甘平。主腰背痛，強骨節，風寒溼周痺，惡瘡不瘳，熱氣傷中，恚怒陰痿失溺，老人五緩。薏苡爲之使，畏葵根、大黃、柴胡、牡蠣，

胡蘆巴 出南海諸蕃者良。苦溫純陽。主元臟虛冷，得附子、硫黃，治腎虛冷，腹脇滿，面青黑。得茴香子、桃仁，治膀胱氣。

白頭翁 近根有白茸，似老翁，故名。採根陰乾用。苦溫無毒，一云有毒。主溫瘧狂易，寒熱癥瘕積聚，腹痛瘻氣，項下瘤癧，治赤毒痢甚效，逐血止痛，療金瘡，鼻衄齒痛，一切風氣，及百節骨痛，煖腰膝，男子陰疝偏腫，治小兒頭禿鑪膿。

茴香 蘹香，採實陰乾，酒炒用。辛平。入手足少陰太陽經，和諸食，破一切臭，開胃下食，止嘔吐，調中止痛，主諸瘻霍亂，乾溼腳氣，膀胱冷氣，腫毒，或連陰髀，間疼攣引，入小腸，不可忍。腎勞

癥疝湯液、云本治膀胱藥、以先内云小腸也、潤内燥、又手少陰二經藥、開上下之通道、惡毒腫毒、取苗葉搗汁服、用滓、貼腫上、冬用根、

零陵香 以生零陵山谷下溼而名、莖謂之薫、根謂之蕙、非蘭蕙之蕙也、三月採、陰乾、節脫者良、甘辛平、主邪惡氣、心腹痛滿、下氣、牙齒痛、煎含、

肉豆蔻 實圓小、皮紫肉辛、湯洩米麪粉裹灰中煨黃熟用、肥實者佳、苦辛溫、入手陽明經溫中、開胃下氣、消食、治積冷、心腹脹痛、霍亂、中惡、脾胃虛冷、幷冷熱虛洩、赤白痢、朱云、日華子稱其下氣、以脾得補而舍運化、氣自下也、衍義云多服泄氣誤矣、小兒傷乳吐逆泄瀉之要藥、兄痢、白粥飲服、霍亂、生薑湯服、

白豆蔻 出廣宜州、生青熟白、七月採、辛溫味薄氣厚、陽也、散肺中滯氣、入肺經、清高之氣、補上焦元氣、明目消穀、下氣、主積冷氣、止吐逆、反胃、胃虛弱不能食者宜之、

縮砂蜜 生嶺南山澤間、五六月生細子、四五十餘作一穗、粒如粟、微黑、七八月採、辛溫、溫脾下氣、治脾胃氣結滯不散、治一切氣、霍亂、心腹冷痛、主虛勞冷瀉、宿食不消、治赤白痢、止林息痢、與白檀香豆蔲爲使、則入肺、與人參益智爲使、則入脾、與黃栢茯苓爲使、則入腎、與赤白石脂爲使、則入大小腸、姙娠因氣

動胎痛不可忍，炒熱搗為末，酒調服。**吳茱萸**具味部，九月九日採陰乾，於湯中浸去苦汁，六七過用。辛苦溫大熱，氣味俱厚，陽中陰也，有毒，入足三陰經，溫中下氣，止痛，欬逆寒熱，除溼血痺，逐風邪，開腠理，治寒邪所隔，氣不得上下，脾胃傷冷氣，閉心腹絞痛不可忍，霍亂轉筋，嘔逆胸滿，治下焦寒溼疝痛，治寒氣諸藥不可代，厥氣衝心，和生薑汁飲之良，下氣最速，腸虛人服之愈甚。根殺三蟲，下寸白，東南行者良，南行枝主大小便卒關格不通，取斷如手第二指半節含之即下。蔘實為之使，惡丹參、消石，畏紫石英。**秦椒**九十月採實，去閉口者。苦辛溫，有毒，溫中，除寒痺，堅齒髮，明目，利五藏，久服輕身，好顏色，耐老增年，通神，主風邪氣，女人月閉不通，產後惡血痢，多年痢，腹中冷痛，汗出。惡栝樓、防葵，畏雄黃。**桔梗**生山谷，根如小指，大，黃白色，苗莖高尺餘，葉長撱相對，嫩時可煑食，夏開花紫碧色，秋結子，八月採根，去頭及兩畔附枝，米泔浸一宿，焙乾用。辛苦微溫，味厚氣輕，陽中之陰，有小毒，主胸脇痛如刀刺，腹滿腸鳴幽幽，驚恐悸氣，消痰涎，治鼻塞，喉咽痛及喉痺，胸膈氣，治肺癰，肺熱奔促，嗽逆，得牡蠣、遠志療恚怒，得石膏療傷寒，能載諸藥不下沉，名舟楫，如大黃峻下用

之能引至胸中至高之分又能開提氣血氣血藥中用之畏白芨龍眼龍膽

豨薟草 豨者豬也薟者臭氣也江東人以其氣似之故名春生苗葉似芥而狹高二三尺夏採葉暴乾苦寒有小毒主熱䘏煩滿不能食生搗汁服三四合多則令人吐蜀人以五月五六月六九月九日採葉淨洗暴乾灑酒與蜜水九蒸九暴仍熬搗爲末蜜丸如梧子大空心溫酒或米飲下二三十丸多服益元氣治中風偏痺骨間疼腰膝無力

萆澄茄 生廣州實似梧子而大八九月採去柄及皺皮酒浸用辛溫下氣消食腹間氣脹心腹冷痛霍亂吐瀉腎氣膀胱冷治皮膚風

使君子 以郭使君用療小兒疳效而名生交廣子五稜殼青仁白七月採用甘溫主小兒五疳小便白濁殺蟲療瀉痢

京三稜 霜降後採根去皮鬚火炮用重者佳苦辛平陰中之陽治老癖癥瘕結塊婦人血脈不調心腹痛落胎消惡血破血中之氣損真氣虛者勿用

蓬莪朮 生根下鐵雞鴨卵九月採削去麤皮蒸熟暴乾水炮醋炒用得酒良苦辛溫主心膈痛中惡疰忤鬼氣霍亂冷氣飲食不消酒研服又療婦人血氣痛破痃癖通月經消瘀血治積聚諸氣爲婦人要藥黑屬血破氣中之血入氣

熱能發諸香、

木通。本草通草、亦曰通脫木、爾雅翼曰活莌、正二月採枝陰乾去皮用、辛甘平、陽也、除脾胃寒熱、利九竅血脈關節、治五淋、利小便熱閉、導小腸積熱、治脾疸欲眠、心煩噦、耳聾鼻塞、主去惡蟲、散癰腫諸結不消、及金瘡惡瘡、喉痺鼠瘻、蠱毒、踒折、齆鼻息肉、女人血閉、催生墮胎、下乳、利竅、行小水、其花上粉主諸蠱瘻惡瘡、痔疾取粉納瘡中、

瞿麥。子似麥、故名、立秋後合子葉收採、陰乾用、苦辛寒、陽中微陰、主關格諸癃結、小便不通、決癰排膿、明目去瞖、破胎墮子、下閉血、養腎氣、逐膀胱邪逆、竹木刺入肉不出、爲末水服方寸匕、或煮汁飲之、蘘草牡丹爲之使、惡螵蛸、

連翹。生山谷下溼地、葉青苗狹、莖赤、高三四尺許、花黃、實似蓮、作房、翹出衆草、以得名、八月採房陰乾、苦平微寒、氣味俱輕、陽也、手足少陽陽明經、入手少陰經、主寒熱鼠瘻瘰癧癰腫、惡瘡癭瘤、結熱蠱毒、有神效、瀉心火、降脾胃溼熱、通利五淋、及月經、除心經客熱、尤宜小兒虛者不可用、治血證、以防風爲上使、連翹爲中使、地榆爲下使、

百合。根如葫蒜、二三十瓣、二八月採暴乾用、甘平、補中益氣、主氣脹心痛、利大小便、除浮腫臚脹痞滿寒熱、通身疼痛、中邪魅、涕泣狂叫驚悸、殺蠱毒、乳

難喉痺發背諸瘡，張仲景治傷寒懷後百合病用之。

萱草。五月採花，八月採根用。甘寒，屬水，性下走陰分，治沙淋，下水氣，酒疸黃色遍身者，取根搗汁服；取嫩苗煮食。又主小便赤澁，身體煩熱，根洗淨研汁一大盞，生薑汁半盞，相和時細呷，治大熱衄血。又取根細切，酒煎服，治破傷風。

燈心草。生澤地，用燃燈而名。根及苗，甘寒，主五淋，生煮服，燒灰存性，取少許吹喉中，治急喉痺，塗乳上與小兒吃，治夜啼。市賣照夜者，係蒸熟暴乾，用之不效，須生剝者乃有效。

水蓼。生處水澤中，莖赤，大於家蓼。辛，主蛇咬毒，搗傅之，絞汁服，令毒不入心。水煮漬搨脚，消氣腫。

青蒿。四五月採苗，日乾；八九月採子，陰乾。春夏用苗，秋冬用子。苦寒，開胃明目，黑毛髮，主疥瘙痂痒惡瘡，殺蟲，生挼傅金瘡，止血生肉止痛。又主鬼氣尸疰伏連，婦人血氣腹內滿，及冷熱久痢，止瀉，治勞瘦，骨熱，骨節間瀉痢，飯飲調末五錢，入生薑煎濃汁服。骨蒸勞熱，細剉，入童便浸，大釜中煎半，去滓，再以微火煎成膏，丸如梧子大，空心酒下二十丸。鬼氣，取子爲末，酒服方寸七。惡瘡臭肉，燒灰淋汁，和石灰煎。

紫草。見染部。三月採根，陰乾。苦寒，補中益氣，利九竅，通水道，主心腹邪氣，五疸，療腹腫脹滿痛，合膏

治傷寒時疾、療小兒瘡及、面皰、豆瘡不出者、細剉二兩、以沸湯一大盞、泡覆蓋之、勿泄氣、候溫、量兒大小服半合至一合、雖出當輕減、

王不畱行五月採苗莖、暴乾、二八月採根、莖花子並用、苦甘平、陽中陰也、止金瘡血、逐痛、除內痺風毒、風疹、癰疽、惡瘡、鼠瘻、乳癰、婦人難產及經脈不勻、竹木刺肉中、為末、熟水調方寸匕、即出、

酸漿。五月採實陰乾、酸平寒、定志益氣、利水道、去煩熱、中滿、產難吞之立產、小兒食之除熱、有益、根絕苦、搗汁飲之、治黃疸、

石韋。葉背有毛斑點如皮、故名、二七月採葉陰乾、去黃毛、毛射人肺令欬、微炙用、苦甘平微寒、通膀胱、安五藏、益精氣、主五勞勞熱邪氣、惡風、五癃閉、利小便、南人炒末酒服、療發背、杏仁為之使、得菖蒲良、

海藻、見水草部、七月七日採用、苦鹹寒、主癭瘤氣、散結氣、癰腫、癥瘕、堅氣、腹中上下鳴、下十二水腫、辟百邪鬼魅、治氣疾急滿、療疝氣下墜疼痛、核腫、治頷下瘰癧如梅李、取一斤洗淨、酒漬數日、稍飲之、又治頸下卒結囊、欲成癭、又同昆布等分為末、蜜丸如杏核大、含之稍稍嚥下、反甘草、

昆布、海藻類、爾雅綸似綸、組似組、藻似組、似繩索、黃黑色、柔韌可食、鹹寒、主十二種水腫、又頹卵腫、煮汁嚥之、凡海中菜

骨蒸瘻癧結　乾苔、海中苔、鹹寒、主痔殺蟲、及霍亂嘔吐
氣、下丹石、不止、煮汁服、又心腹悶、令水研如泥
飲之、下一切丹石、殺諸藥毒、多食　澤蘭、三月採苗陰乾
令人瘦黃少血色、內木孔中殺蟲、苦甘辛微溫通
九竅、利關脈、養血氣、治中風餘疾、腹水腫、身面四肢浮
歷、骨節中腫、金瘡癰腫、主乳婦血衄、治產前後百病防
巳為　大青、三四月採莖葉陰乾、苦寒、療時氣、天　薺苨　潤
之使　時熱疾頭痛大熱口瘡、及金石藥毒　州
多、家收為果菜作脯噉井實、二八月採根、暴乾用、甘寒
解百藥毒、殺蠱毒、蛇蟲咬、熱狂溫疾、取擣末、或生汁服
之、署毒箭、　敗醬　根紫色、作陳敗豆醬氣、故名、八月採根
封丁毒、　陰乾、苦鹹平微寒、入足少陰經手厥陰
經、主暴熱火瘡赤氣、疥瘙疽痔、馬鞍熱氣、除癰腫結熱
風痺、破多年凝血、能化膿為水、催生落胎、及產後諸病、
止腹痛、仲景用　牛蒡子　實似葡萄核而褐、外殼如栗、採
治腹癰下膿、　小多刺、鼠過之則粘惹不可脫
可鼠黏子、根作菜茹益人、秋後採子酒拌蒸用、冬採根
蒸暴乾、辛苦平、東垣云、甘溫、主明目、補中潤肺、散氣通
十二經、利腰膝、療毒腫、瘡瘮、喉痺風熱、痰壅咽膈不利
牙疼、面目浮腫、及皮膚風、根生擣汁和酒服、療傷寒寒

熱汗，蜀中風，面腫，擣根及葉入鹽少許，封熱毒，傅杖瘡永不畏風，夏月取汁作浴，去皮膚習習如蟲行風，丹石毒，風毒，取子投酒中，浸二日，日隨性多少服，風熱咽痺身浮腫，取子一合，半生半熟，杵末，熱酒調一錢服，瘡疹將出，炒子一錢，熟杵爲末，荊芥二穗，水煎七分，溫服，如瘡疹已出，更服亦妙，皮膚風熱，遍身癮疹，取子與浮萍等分爲末，薄荷湯調一錢，日二服。**白藥**，九月採根，酒洗，切碎，暴乾，辛溫，主金瘡生肌，治喉中熱塞痛腫，消腫毒，解熱毒，諸瘡癰腫不散，取生根爛擣傅貼，無則用末水調塗之。**其木部中藥：桃仁**，陰乾，湯浸去皮尖，研如泥用，苦甘平，苦重於甘，陰中陽也，入手足厥陰經，主瘀血血閉，血結血燥，癥瘕邪氣，殺小蟲，通潤大便，除卒暴擊血，通月水，痛苦以破滯血，甘以生新血，三月三日採，陰乾。桃花苦，殺疰惡鬼，令人好顏色，除水腫石淋，利大小便，下三蟲，酒漬服之，除百病。**桃梟**，實著樹上自乾不落者，正月採用，苦微溫，主殺百鬼精物，五毒不祥，中惡腹痛，破血，有吐血，諸藥不效者，取燒灰存性，米湯調服，愈。**桃蠹**，食桃樹蟲也，殺鬼邪惡不祥。葉苦辛，主除尸蟲，出瘡中蟲。桃膠下石淋，破血，中惡，鍊之主保中不饑，輕身。桃符主精魅邪氣，煑

汁飲之

杏仁 湯浸去皮尖熬令黃兩仁者殺人可毒狗甘苦溫有小毒入手太陰經主欬逆上氣雷鳴喉痺下氣定喘潤心肺散肺經風寒咳嗽消心下急滿痛散結潤燥產乳金瘡寒心賁豚燒令煙未盡研如泥物褁納女子陰中治蟲蛆朱云屬土而有水與火能墜須細研用性熱因寒者可用李云杏仁下喘治氣桃仁療狂治血俱治大便燥但有血氣之分晝便難氣也夜便難血也年高人便秘不得泄者脉浮在氣杏仁陳皮脉沉在血桃仁陳皮陳皮入肺與大腸爲表裏故用爲使得火良惡黃芩黃芪葛根解錫毒

石榴皮根勿犯鐵漿水浸一宿用甘酸主咽燥多食損肺滯膈成痰皮澁腸止下痢止漏精東行根療蚘蟲寸白花百葉者主心熱吐血衂血乾之作末吹鼻中

郁李仁 木枝條葉花皆立瘥金瘡刀斧傷血流和石灰搗末傅若李而名子赤[illegible]酸揉核中仁用酸苦平陰中之陽主大腹水腫四肢面目浮腫利小便水道腸中結氣關格不通破血潤燥根主齒齗腫䶩齒堅齒濃汁含漱之

胡桃 取肉燒令黑末斷烟和松脂研傅瘰癧瘡又和胡粉爲泥拔白髮鬚髮內孔中毛皆黑

枳殼 去瓤核麩炒令熟用苦酸辛微寒味薄氣厚陰中微陽利五藏

走大腸、安胃化痰涎、消食通利關節、長肌肉、主脈
腸痔塞、散結氣、逐水散脹滿、破癥結痰癖、除寒熱結痢
又治遍身風疹、風痛、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癢、治腸風
痔疾、同黃耆各半斤、糊爲丸、米飲下二十、漢湖陽公主
胎肥難產、方士進瘦胎散、用四兩、和甘
草二兩爲末、空心清茶點服大錢七、**枳實**、苦酸寒、純陰、主胸膈
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滿痛、去脾經積
血、滑竅瀉氣、有衝墻倒壁之功、張仲景治傷寒結胸、倉
卒病、承氣湯中用之、又治逆氣脅風痛、消宿食、安胃氣
枳殼、大性詳而緩、治高、高者主氣、治在胸膈、枳實小、性
酷而速、治下、下者主血、治在心腹、本經不分殼實、舊說
七八月採者爲實、九十月採者爲殼、及厚而小者爲實
完而大者爲殼、**檳榔**、具果部中、有錦文者良、灰汁煮熟、火焙乾收用、辛苦溫、味厚氣薄、陰中陽也、主消穀
逐水除痰癖、治心痛、殺三蟲伏尸寸白、治後重、導諸藥
至極下分、破滯氣、泄胸中至高之氣、袪瘴厲脚氣衝心
取大者一箇爲末、童便
薑汁溫酒半盞調服、**山茱萸**。蓋味部、是吳茱萸九十月採實、陰乾、去核用、酸
澁平微溫、入足厥陰少陰經、溫中補腎氣、興陽道、堅長
陰莖、添精髓、秘精、止小便利、煖腰膝、久服輕身强力、明

目長年、主心下邪氣寒熱、逐寒溼痺、去三蟲、療耳鳴、治女人月水不定、老人尿不節、核能滑精、蓼實爲之使、惡桔梗防風防已、**厚朴**、三九十月採皮陰乾、去麤皮、生薑汁炒用、肉厚紫色多潤者佳、梓州龍州者勝、苦辛溫、陽中陰也、溫中益氣、消痰下氣厚腸胃、主中風傷寒頭痛傷熱驚悸、氣血痺、死肌、去三蟲、走冷氣、療霍亂胃中冷逆嘔吐酸水、洩利淋露、消宿食、破宿血、治腹痛脹滿散結之神藥、與枳實大黃同用能泄實滿、與橘皮蒼朮同用能除溼滿、與解利藥同用、則治傷寒頭痛、與泄利藥同用、則厚腸胃、蓋用苦則泄、用溫則補也、丹溪云、厚朴屬土而有火、溫而能散、瀉胃中之實、平胃散佐以蒼朮、正爲上焦之溼、平胃土不使大過、復其平而已、今習以爲溫補脾胃虛弱人、腹脹誤服、脫元氣、乾薑爲之使、惡澤瀉寒水石消石、**蕤核**、採實去核殼、陰乾、甘溫、主心腹邪結氣、明目、目赤痛傷淚出、目腫眥爛、眼風癢、**練實**、具木部、十二月採實、用根、採無時、苦寒陰中之陽、有小毒、主溫疾、傷寒大熱煩狂、殺三蟲、疥瘍、利小便水道、入心、主上下部腹痛、心暴痛、根東行者煮汁煎服、療蚘蟲、皮治遊風、熱毒風疹、惡瘡疥癩禿瘡、并煎湯浸洗、**訶梨勒**、子青黃色、皮肉相著、六稜黑色、

肉厚者良，未熟時風飄墮者謂之隨風子，小者尤佳，當六稜者乃訶梨勒，用之極效，或多或少者皆非也，用亦無效。波斯國泛舶海中，遇大魚放涎滑水上數里，不通舶，遂將此及大腹布煑湯洗之，其涎滑即化為水，故其治療功最勝。取皮去核用，苦酸氣急，善降，主冷氣心腹脹滿，胸膈結氣，逆氣，消痰，除煩，下食，開胃，澁腸，止久痢氣痢，霍亂吐瀉，亦治肺氣因火傷極鬱遏脹滿，取其能一邊喘急咳嗽，味酸苦，故有收斂降火之功，氣實者宜之，氣虛者少用。痰嗽咽喉不利，含二三枚，殊勝。

椰子皮 採根皮用，苦平，止血，止鼻衂，吐逆，霍亂，煑汁服。殼中肉，益氣去風。

大腹 酒洗，大豆汁洗用之，辛微温，下一切氣，健脾開胃，主冷熱氣攻心腹，大腸蠱毒，痰膈醋心，並以薑鹽同煎，入疎氣藥良。

椶櫚子 燒灰存性用，澁腸止瀉痢，腸風崩中帶下，及養血。皮苦澁平，止鼻洪吐血，破癥，治崩中帶下，腸風赤白痢。

白棘 小棗叢生，高三四尺，實似棗，有赤白二種，棘亦鈎直二種，直者人補藥，鈎者入癰腫藥，四月採實，莘寒，主心腹痛，癰腫潰膿，上痛決刺結。

五倍子 實青熟黃，內多蟲，名百蟲倉，九月採暴乾，蜀中者勝，苦酸平，收劑也，療齒齲，肺臟風毒，風溼癬瘡瘙痒，膿水，五痔

下血，小兒面鼻疳瘡，末摻口瘡效。莖澄汁洗眼，去熱風
淫痒痛。朱云，屬金與水，脅口中，治頑痰有功。又解諸熱
毒，治腸虛泄痢。具染部，實生青熟黃，仁深紅。九月
染鬚方要藥。**栀子**，採暴乾七稜者良，炒用，苦寒味薄，
陰中陽也。入手太陰經，主五內邪氣，胃中熱氣，面赤酒
皶鼻，白癩瘡瘍，目熱赤痛，血痢挾毒熱，利五淋，通小便
赤澁不利，治瀝熱發黃，加茵蔯豆豉，治嘔噦，加生薑橘
皮，治心腹久痛，加生薑汁，善去心中客熱，虛煩不得眠，
反覆顛倒，心中懊憹。又治大病汗下後，勞復後，亾血後，亾
津液，臟腑無潤，養生虛熱。又能屈曲下行，降火，善開鬱
治塊中火，質輕浮象肺，色赤象火，故瀉肺
中之火，用仁去心胸熱，用皮去肌表熱。**蘇方木**，具染部，甘
鹹酸，氣平，陽中陰也。主破血排膿，止痛，消癰腫撲損瘀
血，治婦人血氣心腹痛，月候不調，血禁血暈，産後血脹
悶欲死者，酒煮 八月採根磨服，形如連珠狀者佳
五兩濃汁服。**烏藥**，生天台者勝，辛溫，主中惡心腹痛
蠱毒疰忤，鬼氣宿食不消，天行疫瘴，膀胱腎間冷氣衝
背膂，婦人血氣，小兒腹中諸蟲，治一切氣，除一切冷癰
瘑疥癩，貓 **猪苓**，生山谷土底，皮黑作塊似猪糞，故名。二
犬百病。八月採陰乾，削去皮，肉用白實者佳。甘

苦淡平入足太陽少陰經主痃瘧解毒蠱疰不祥除淫利水道治渴解傷寒溫疫大熱發汗又治腫脹滿從脚上至小腹此藥行水功多太燥亾津液無淫證勿用久服損腎昏目

竹

筀竹苦甘平寒陰中微陽主欬逆上氣益筋急惡瘍殺小蟲涼心經煩熱風痓喉痺嘔吐根作湯益氣止渴補虛下氣消毒實通神明輕身益氣淡竹葉辛苦寒主胸中痰熱欬逆上氣吐血熱毒壓丹石毒止消渴竹瀝甘緩治卒中風失音不語風痺胸中熱狂煩悶壯熱頭痛頭風并懷妊人頭旋倒地安胎治子煩除陰虛人發熱消虛痰盛氣虛人少食者用之又痰在四肢非此不能開止驚悸溫疫迷悶小兒驚癇天弔莖葉同用竹皮茹苦微寒主嘔啘噎膈溫氣寒熱吐血衂血崩中益筋苦竹瀝療口瘡目赤痛明目利九竅治不睡解酒毒下熱壅功用與淡竹同齒間血出苦竹茹四兩醋漬一宿含之又取苦竹葉濃煮與鹽少許含之卒得惡瘡不識者苦竹葉和雞子黃傳妊娠失墜胎動或痛取淡竹瀝服或竹茹四五兩酒煎服或竹根煮汁亦可俗除夕爆竹辟妖氣人家有山魈擲瓦石開戶牖諸禱祈不效旦夜於庭落中爆竹數十竿至曉寂然朱云內經曰竹瀝甘性緩能除陰虛有大熱者治產後胎

前諸病及金瘡、口噤、血虛、自汗、消渴、尿多，皆可用。或以大寒寘疑，誤矣。**天竺黃** 本出天竺國，然諸竹內亦生，如黃土着竹成片者。一名竹膏。甘，寒。主小兒驚風天弔、客忤、痰壅、失音，鎮心明目，去諸風熱，療金瘡，止血，滋養五藏，性和緩，小兒藥最宜。**桑白皮** 用東行根，不可用出土上者。初採，以銅刀刮去上麤皮，取其裏白者，切，焙乾。其皮中青涎有力，勿刮去。惡鉛及鐵。甘，辛，溫。入手太陰經。補虛益氣，主五勞六極，羸瘦，崩中，脈絕，瀉肺氣有餘，喘嗽唾血，虛勞客熱，消痰止渴，去肺中水氣，浮腫腹滿，利水道，去寸白。唐安金藏剖腹，用作線縫金瘡，更以熱雞血塗之。以全**桑葉**，以夏秋再生者為上，霜後採用。主除寒熱風痛，出汗，煮汁服，主霍亂腹痛，鹽挼傳治蛇蟲蜈蚣咬。**桑枝** 條細剉，水煎濃汁服，療遍體風痒，腳氣，風氣拘攣，肺嗽，口乾，利小便，輕身聰明。**桑皮中白汁** 主小兒口瘡，及鵝口，舌上生瘡，傳之。又塗金刃傷燥痛，須臾血止。更剝白皮裹之，令汁入瘡中。根皮主傳蛇蟲蜈蚣蜘蛛毒。**桑耳** 一名桑黃。有黃熟陳白者，有金色者，皆可切碎用。甘，有毒。黑者，主女子漏下赤白汁，血病癥瘕積聚，陰痛，陰陽寒熱，無子。黃熟陳白者，止久洩，益氣。金色者，治癖飲積聚，腹痛，金瘡。**桑椹** 暴乾，擣末，蜜和

九服、主消渴治金石發熱、久服不饑、取黑者一斤、和科斗子一斤、瓶盛封、閉懸屋東頭百日、化爲黑泥、染白髮如漆、又取二七枚、和桃脂研如泥、拔去白髮點孔中、即生黑、續斷桂心麻子爲之使、**合歡**、夜合、葉細繁密互相交而名、作莢、採葉及皮用甘平安五藏利心志令人歡樂無憂、補陰有捷功、久服輕身明目、朱云合歡屬土而有水與金、補陰故也、又皮煎膏、消癰腫續筋骨長肌肉、葉可洗衣垢、**秦皮**二八月採皮陰乾、皮有白點、取皮漬水碧色書紙上青色者眞、苦寒、療男子少精婦人帶下、小兒癇、服久頭不白、輕身、主風寒溼痺、洗洗寒氣、除熱、目中青瞖白膜、肝中久熱、兩目赤腫疼痛、風淚不止、身熱作湯浴瘥、水煎澄清、點洗赤眼、極效、大戟爲之使、惡吳茱萸、**蜜蒙花**、二三月採花暴乾、酒浸一宿乾拌蜜調蒸暴乾、甘平微寒、主青盲膚瞖赤澀、多眵淚、消目中赤脈、小兒麩痘及疳氣攻眼、**柳華**、具木部、苦寒、主風水黃疸、面熱黑痂疥、惡瘡金瘡、絮止血、貼灸瘡良、葉主馬疥痂瘡、煎水洗、實主潰癰、逐膿血、枝葉及根皮煎作膏、塗癰腫丁瘡妬乳、枝細剉煎汁含之、治牙齒痛、**仙人杖**、是苦竹筆竹笋、欲成竹時立死者、黑如漆、五六月收、鹹平、主噦氣嘔逆遊痞小

兒吐乳，大人吐食，水煮服。小兒驚癇及夜啼，安身伴睡良。又痔病，燒為末，服方寸匕。**桐葉** 苦寒，主惡觸瘡

著陰，皮主五痔，殺三蟲。**梓白皮** 苦寒，主熱，去三蟲，小兒壯熱，一切瘡疥皮膚搔痒，目疾煎湯洗。桐華

梓葉搗傳豬瘡，及飼豬皆肥大三倍。**紫真檀** 出海南，鹹辛溫，入手太陰經、足少陰經，通行陽明經，治心

腹痛霍亂，中惡鬼氣，能引芬香之物，行胸膈之上，處咽嗌之中，為理氣之劑，宜佐以橙橘薑棗，將以葛根豆蔻

縮砂益智，主惡毒風毒，醋和塗傳之。末傳金瘡，止血止痛，妙。**杉材節** 油杉良，辛溫，屬陽，主心腹脹痛，

去惡氣，療漆瘡，脚氣腫滿，取節作屑，水煮汁，浸洗。**樟根皮** 八九月採，日乾，主止血，治賁豚，中惡，心腹

痛，鬼疰，霍亂腹脹，酒煮服；脚氣水腫，水煎服，并煎湯洗脚，痰疥癬金瘡。**樺皮** 苦平，主黃疸，時行熱毒瘡，

豆瘡，乳癰初發腫硬，以無灰酒服。**木鼈** 核似鼈，故名，一實核三四十枚，甘溫，主折傷，消結腫惡瘡，生肌，

止腰痛，肛門腫痛，婦人乳癰。**千金藤** 生北地者，根大如指，色黑如漆；生南土者，黃赤，主一切血毒諸

氣，霍亂，中惡，天行，虛勞瘴瘧，痰嗽不利，癰腫，蛇犬毒，藥石發，癲癇。**丁公藤** 一名南藤，苗如馬鞭，有節

紫褐葉尖、採無時、辛溫、補衰老、起陽強腰脚、除痺、**石南**主風血、逐冷氣、排風邪、煮汁服、亦浸酒、冬月用、生石上、林有高人者、江湖間生者、葉有刺、陵冬不凋、春生白花成簇、秋結細紅實、關隴間生者、葉似莽草、根黃細紫色、無花實、葉茂密、櫨亭宇間、翳不透日、四月採葉、八月採實、陰乾、辛苦平、有毒、養腎氣、主內傷陰衰、利筋骨皮毛、療脚弱、五藏邪氣、除熱實、殺蠱毒、破積聚、逐風痺、五加皮為之使、**南燭**株高三五尺、葉陵冬不凋、冬生紅子、南人謂之黑飯樹、苦平、強筋益氣力、久服輕身、長年不饑、止洩除睡、取莖葉搗碎漬汁、浸粳米九蒸九暴、米粒正黑、袋盛之、可適遠、日進一合、不饑、取汁炊飯、名烏飯、杜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即烏飯也、**欒華**、實如豌豆、採花用、苦寒、主目痛淚出、傷眥消目腫、南人合黃連作膏、療目赤爛、決明為之使、**紫葳**、陵霄花、採花陰乾用、酸微寒、主婦人產後餘疾、崩中帶下、癥瘕、血閉、寒熱羸瘦、養胎、治血中痛要藥、且補陰、治酒皶熱毒風、莖葉苦、主痿蹷、益氣、與花同功、**松煙墨**、非松煙者不用、辛、止血生肌、主產後血暈、崩中、下血、醋磨服、物芒入目、磨點瞳子上、止血痢、及小兒客忤、赤白痢、乾薑好墨各五兩、為末、醋和丸、如梧桐

子大，服三四十九日。夜五六服，米飲下。**衛矛**鬼箭，幹有三羽如箭翎，八月後採莖陰乾用。苦寒，主中惡腹痛，腹滿汗出，除邪鬼毒蠱，女子崩中下血，能落胎。**虎杖根**、苗莖如竹笋，有赤斑點，根皮黑，破開黃。二三月採根暴乾。微溫，主通利月水，破留血瘕結，撲損瘀血，酒漬服。**蕪荑**、三月採實陰乾。辛平，主五內邪氣，散皮膚骨節中淫淫溫行毒，去三蟲，逐寸白，化食，治腸風痔漏，惡瘡癬。

其下藥有毒。有大毒。不可久服。而寒熱邪氣蠱毒者。必用之。主治病以應地。穀菜果無之。獨蓏有苦瓠。苦寒有毒，主面目四肢浮腫，下水。**附子。烏頭。烏喙。天雄。側子。**五物一種而異名。種法，冬至前將肥沃陸田耕五七遍，以豬糞糞之，布種，逐月耘耔，八月後苗三四尺，莖四稜，花紫碧色，作穗，實小子黑。元種母上有大豆許孕子，連連者為烏頭，根旁如芋子附烏頭散生者為附子，其長三四寸雄大者為天雄，其旁連生小尖牙角者為側子。皆味辛甘，大熱，有大毒，皆行經藥，皆主風寒咳逆，溼痺，皆破積聚寒熱，皆墮胎，大體同而性用少異。補虛寒用附子，取端平圓大

半兩已上者爲力全風家多用天雄亦取大者以其尖角多熱不肯就下也用椰木火泡炙裂去皮臍用陰製即生去尖皮用東流水并黑豆浸五日夜後漉出於日中曬令乾用生縣州者佳附子溫中除寒溼之聖藥入手少陽三焦命門陽中之陽主除邪氣治金瘡破癥堅積聚血瘕寒溼踒躄拘攣膝痛不能行腰脊風寒陰毒傷寒煩燥迷悶不省四肢厥逆心腹沉寒冷痛霍亂轉筋補三陽厥逆下赤白痢除腎中寒下腫甚者生末醋調塗之乾即再塗口噤卒不開用末納管中吹入喉中久患口瘡生末醋麪調男左女右貼腳心日再換腳氣連腳腫滿久不差生末生薑汁調如膏塗傅腫上乾再塗之凡方每用須人參甘草生薑相配者制其毒也王綸云性走而不守浮而不沉非若乾薑止而不行也丹溪云童便浸煮殺其毒且助下行之力入鹽尤捷此佐使之藥世俗相襲以爲治風及補殺人多矣地膽爲之使惡蜈蚣畏防風黑豆甘草黄耆人參烏韭 烏頭主中風惡風洗洗出汗除寒溼痹消胸上痰冷膈間肩胛痛不可俛仰治風痹血痹半身不遂 烏喙主風溼丈夫腎溼陰囊痒寒熱歷節掣引腰痛不能行癰腫膿結獵人煎汁傅箭射禽獸立死中人亦死瘻瘡根結核瘰

瘰毒腫及蛇咬取汁塗延瘡四畔習習逐病至骨必瘥
有熱膿及黃水乃塗之若無膿水有生血及新傷肉破
即不可塗塗之立死中之者以甘草藍青小豆葉浮萍
冷水解之 莽草爲之使反半夏栝樓貝母白歛白及惡
藜蘆忌豉汁 天雄强筋骨輕身健行長陰氣强志令
人力作不倦消風痰治一切風一切氣主大風寒溼痺
歷節痛拘攣緩急關節重不能行除頭面風去來頭痛
破積聚邪氣金瘡潔古云非天雄不補上焦之陽虛遠
志爲之使惡腐婢 側子主癧腫溼痺大風筋骨攣急
脚氣腰脚疼冷寒熱鼠瘻治遍身風瘮冷酒調服忌惡
同附子

大黃

生西北川谷葉大者如扇根大者如碗長一
二尺傍細根如芋二八月採根去黑皮或蒸
或生或熟或酒浸或酒洗用蜀州錦紋者佳苦大寒味
極厚陰中之陰降也入手足陽明經主下瘀血血閉寒
熱破癥瘕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
穀調中化食瀉諸實熱不通心腹脹滿大便燥結號稱
將軍取蕩滌峻快也又傅貼一切瘡癤癰腫得芍藥黃
芩牡蠣細辛茯苓療驚悸恚怒得硝石紫石英桃仁療
女子血閉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奪土鬱而無
壅滯故安和五藏本下行藥然以酒漬浸引之可上至頂

藥入太陽經以桔梗載之可浮胸中用於下不用酒洗浸黃芩爲之使無所畏

半夏 根相重生上大下小皮黃肉白五月八月採以灰裛二日洗暴乾圓白陳久者良出齊州者勝用湯洗十許過令滑盡用生薑制其毒不爾戟人喉辛微苦平微寒熱溫陽中陰也有毒入足陽明太陰經少陽經下氣調胃健脾主傷寒寒熱心下堅痰咽喉腫痛頭眩胸脹欬逆腸鳴止汗止嘔吐消胸中寒痰痞塞太陰痰厥頭痛又治痰瘧墮胎磨塗消癰腫生令人吐熟令人下朱云脾惡溼半夏能燥溼故化痰益脾仲景小柴胡湯用之諸血證禁用傷寒渴者勿用姙婦薑炒用蠍螫人木研塗產後暈絕一兩搗爲末冷水丸如大豆納鼻孔中射干柴胡爲之使惡皁莢畏雄黃生乾薑秦皮龜甲反烏頭忌羊肉羊血飴糖

天南星 生平澤根似芋而圓二八月採大者四邊皆有子削去之苦辛平有毒主中風不省除風痰痹下氣破堅積消癰腫利胸膈散金瘡撲損瘀血蛇蟲咬疥癬惡瘡墮胎丹溪云欲下行以黃蘗引之中風牙噤不開取末和龍腦少許擦齒二三十遍即開破傷風身強如屍防風等分同爲末醋調貼上畏附子生乾薑

葶藶 苗葉高六七寸根白花微黃結角實扁小立夏

後採實暴乾，甛者不用，曹州者勝，酒炒用，辛苦寒，主瘕瘕積聚結氣，飲食寒熱，破堅，逐膀胱熱邪，通利水道，除遍身浮腫，定肺氣咳嗽喘促，痰飲，又治肺癰喘不得臥，朱云，葶藶性急，善逐水走泄爲用，人涉虛者遠之，榆皮爲之使，惡殭蠶。

旋覆花、金沸草，生平澤，苗長一二尺，莖細，花黃，似小銅錢，採花暴乾，鹹苦冷，有小毒，治頭目風，明目，消胸上痰結，唾如膠漆，又主結氣脅上滿，驚悸，除水，利大腸，去五藏間寒熱，傷寒汗下後心下痞堅，噫氣不除，亦走散之藥，病人虛者，宜少服，根主溼，葉主傅金瘡止血。

苷遂、採根節切之，陰乾，實重者勝，苦苷大寒，有毒，主大腹疝瘕，腹滿，面目浮腫，留飲宿食，破癥堅積聚，利水穀道，水結胸中，非此不除，其氣直透所結處，朱云，專行水攻決爲用，爪蒂爲之使，惡遠志，反苷草。

大戟、澤漆根，皮黃黑，肉黃白，秋冬採陰乾，苦苷寒，陰中微陽，主蠱毒十二水，腹滿急痛，積聚癥結，中風，皮膚疼痛，吐逆，善治瘀血，利大小腸，通月水，墮胎，又治頸癰腫，小豆爲之使，反苷草，畏菖蒲、蘆草、鼠屎，苗曰澤漆，三月三、七月七採，陰乾，苦辛微寒，微毒，主皮膚熱，大腹水氣，四肢面目浮腫，丈夫陰氣不足，小豆爲之使，惡薯蕷。

蕘花、採花陰乾，苦辛寒，有毒，主傷寒

溫瘧，下十二水，破積聚大堅，癥瘕，蕩滌腸胃，留癖飲食，寒邪氣，利水道，痰飲欬逆。 **花** 陰也則微不可近眼。辛苦溫，主欬逆上氣，喉鳴喘，咽腫短氣，蠱毒鬼瘧，疝瘕癰腫，消胸中痰，喜唾，水腫，五水在藏皮膚及腰痛。久服令人虛。殺蟲魚毒。根療疥瘡，可毒魚。洪明為之使，反甘草。

商陸 花赤者根赤，花白者根白。白者入藥，赤者甚毒，但貼外腫，不可服。八九月採根，暴乾。辛甘酸。療胸中邪氣，滿十腫水，主疝瘕痺，喉痺，殺精物，瀉蠱毒，療水腫，墮胎，癰堅如石，不作膿，擣生根醋蒸之，燥即易，取軟為度。一切熱毒腫，少和鹽擣傳之，日再易，忌犬肉。

牽牛 蔓生，花紅碧，實外有白皮裹作毬，毬內有子，子三稜，九月後收。白者用，黑者炒用。苦辛寒，屬火善走，有毒。主下氣，療脚滿水腫，除風毒，利大小便，落胎，以氣藥引之則入氣，以血藥引之則入血，瀉元氣，非病形與證俱實者勿用。不脹滿，不大便秘者勿用。羅謙甫云：病溼勝，溼氣不得施化，致大小便不通者，宜用。然溼病根在下焦血分中，不可用辛辣藥瀉上焦太陰之氣。人飲食勞倦，皆血受病，以此藥瀉之，是血病瀉氣，使血氣俱虛。

蓖麻子 實類牛蜱而名，夏採莖葉，秋採實，冬採根，日乾。甘辛平，屬陰，主水脹，身體瘡癢疥癩

浮腫、尸疰惡氣、笮油塗之、葉治腳風腫、催生及胞衣不下、取七枚研如膏、塗腳底、子及衣下、速洗去、不爾腸出。朱云、蓖麻屬陰、能出有形質之滯物、剩骨膠血皆用之、一切腫毒疼痛、搗傳差、水癥、水研二十枚服、吐惡沫、三日一服差、則止、癘風手指攣曲、鼻塌、去皮擘爲二片、黃連等分剉如豆、用水浸、春夏三四日、秋冬五六日、取一片、平旦日中、面東、用浸藥水吞下、瘰癧炒熟去皮嚼爛臨睡服二三枚、漸加至八九枚效、油塗葉炙熱熨囟上、止鼻衄、

海金沙、莖高一二尺、七月採、暴乾、紙盛之擊落紙上、旋暴旋擊、取沙用、主通利小腸、得梔子馬牙硝、療傷寒熱狂、

吻鈎、一名野葛、辛溫有大毒、主金瘡乳痓、中惡氣、殺鬼疰蠱毒、殺鳥獸、食入口即死、不入湯、半夏爲之使、惡黃芩、

常山 八月採根陰乾、如雞骨者佳、苦辛寒有毒、主傷寒寒熱、發熱溫瘧鬼毒、胸中痰結吐逆、療鬼蠱往來、水脹、洒洒惡寒、得甘草吐瘧效、多服令人大吐、年老及久病人、近虛怯者勿用、朱云、常山性暴悍、善驅逐、能傷眞氣、畏玉扎、忌葱、及菘菜雞肉、

蜀漆 五月採葉、八月採根、陰乾、辛平微溫有毒、主瘧及欬逆寒熱、腹中癥堅痞結積聚、邪氣蠱毒鬼疰、多服令人吐逆、栝樓桔梗爲之使、

狼毒

二八月採根陰乾陳而沉水者良辛平有大毒主欬逆
上氣破積聚飲食寒熱水氣脇下積癖惡瘡鼠瘻疽蝕
鬼精蠱毒殺鳥獸亦殺鼠　狼牙子　根黑若獸齒牙故名
大豆爲之使惡麥句薑　二八月採根暴乾中
溼腐爛生衣者殺人苦酸寒有毒主邪氣熱氣疥瘙惡
瘍瘡痔去白蟲治婦人陰瘡中爛煎湯洗又治蛇毒臘
月豬脂擣和傅立差　生深山巖石葉重樓年長一
蕪荑爲之使畏地榆　鬼臼　莖枯爲一臼二十年則二十
臼七八月採根暴乾辛溫有毒主殺蠱毒鬼疰
精物辟惡氣不祥逐邪解百毒畏垣衣不入湯　續隨子
採實用辛溫有毒主婦人血結月閉癥瘕痃癖瘀血蠱
毒鬼疰心腹痛冷氣脹滿利大小腸除痰飲積聚下惡
滯物莖中白汁　鶴蝨　實尖細乾黃黑色採無時苦平有
剝去面皮去黶　小毒主蚘蟯蟲咬心腹痛爲散以
肥肉臛汁服方寸匕亦　蚤休　紫何車四五月採根暴乾
丸散中用殺蟲最要　苦微寒有毒主驚癇搖頭
弄舌熱氣在腹中癲疾癰瘡陰蝕下三蟲去蛇
毒解百毒癰毒蛇毒醋磨傅甚效亦磨酒調服　預知子
實作房每房六七枚斑褐色光潤取雙仁者綴衣領上
遇蠱物便知之蜀人極貴重之採無時去皮研服苦寒

主殺蟲療蠱治天行溫疾傳一切虵蟲咬

黎蘆 採根陰乾去蘆頭微炒辛苦寒有毒主蠱毒欬逆洩痢腸癖頭瘍頭禿疥瘙惡瘡殺諸蟲毒去死肌療喉痺不通治馬刀爛瘡及馬疥癬吐上膈風痰暗風癇病取一兩濃煎防風湯浴過焙乾微炒作末溫水下半錢黃連為之使反細辛芍藥苦參惡大黃

射干 葉張竦如鳥翅一名烏翣根多鬚三月三日採根陰乾苦微溫有毒主欬逆上氣欬唾言語氣臭喉痺咽痛散結氣消腫毒行太陰厥陰積痰消結核腹中邪逆飲食大熱胸滿腹脹通女人月閉消瘀血治便毒足厥陰溼氣因勞發取三寸與生薑同煎食前服

山豆根 生劍南廣西苗蔓如豆而名採根用利三兩行治喉痛切一片噙甘寒主解諸藥毒消瘡腫殺寸白蟲含口中解咽喉痛腫解毒人馬急發黃咳嗽惡禿瘡水研傅之毒含有田父見一蛇被傷啣此草治瘡而愈因名採根陰乾苦微寒主驚癇寒熱邪氣除熱金瘡疽痔鼠瘻惡瘡頭瘍丹癮治蛇毒螫咂咬

白斂 蔓生根如雞鴨卵三五枚同窠皮黑肉白採根切片暴乾苦甘平微寒主癰腫諸瘡散結氣止痛除熱目中赤小兒驚癇溫瘧女子陰腫痛殺大毒治湯火瘡刀箭瘡治丁腫發背水調

末傳代赭爲之使反烏頭

白及、根有三角白色角端生芽，二七月採根苦辛平微寒陽中之陰主癰腫惡瘡敗疽死肌，胃中邪氣，賊風鬼擊，痱緩不收、除白癬疥蟲，紫石英爲之使，畏杏仁，惡理石、

羊蹄菜、滑苦寒主頭禿疥瘙除熱女子陰蝕浸淫疽痔，殺蟲、多食令人痒泄生採根用磨醋貼腫塗癬立效

鼠尾草、爾雅葝、四月採葉，七月採花，陰乾苦微寒，主鼠瘻寒熱下痢膿血不止，白花者主白下，赤花者主赤下，濃煮汁服或爲末粥飲下

劉寄奴 劉裕小名寄奴，以此草愈金瘡，因名六七月採苗子根通用，苦溫主破血產後餘血，止痛下脹多服令人痢、

雞冠子、炒用涼，止腸風瀉血赤白，婦人崩中帶下

馬兜鈴 實似鈴而名七八月採根，暴乾，子取向裏面者去革膜炒用，苦寒，主肺熱咳嗽氣上逆痰結喘促血痔瘻以藥於瓶中燒熏病處、

甘蕉、蕉少實，實甘美者根入藥苦大寒，主癰腫結熱小兒赤遊搗傳之，乾即易產後血悶天行在熱煩悶及消渴金石發動燥熱絞汁服蕉油用竹筒插皮中，如取漆法取之治暗風癇病涎作暈悶欲倒者，得吐差、

蘆根、似竹而節跡，二八月採極小者暴乾用甘主寒消渴，客熱止小便利治寒熱時

疾，治五噎膈氣煩悶，姙娠人心熱嘔噦不下食，用五兩剉，水三盞煮二盞服，解魚蟹毒，花名蓬茸，辛，霍亂危急取一把煮濃汁頓服二升差。

木賊

用之揩木，其木光平，有如刀削，故名。生山谷近水地，獨莖，苗如箭笴，無葉，長一二尺，寸寸有節，四月採，去節剉之，水潤浸焙乾用，甘苦，益肝膽，明目，主目疾，退瞖膜，又消積塊，療腸風，止痢，及婦人月水不斷，又發汗，得牛角䚡治休息痢，得禹餘糧、當歸、芎藭療崩中赤白，得槐鵝、桑耳療腸風下血，又與槐子、枳殼相宜，主痔疾血出。

羊躑躅

羊食之即死，故名，見花部。花黃，三月採花陰乾，辛溫，有大毒，主賊風在皮膚中淫淫痛，溫瘧惡毒，諸痺，鬼疰蠱毒，惡諸石及麪，不入湯服。

百草灰

五月五日和露採百草陰乾，燒灰，以井花水圓燒令白，以醋和為餅，主腋臭，於腋下挾之，傅金瘡止血生肌。

藺茹

四五月採根陰乾，漆頭者良，辛酸寒，有小毒，主蝕惡肉敗瘡死肌，殺疥蟲，排膿惡瘡，除大風熱氣，甘草為之使，惡麥門冬。

金星草

葉青，多生背陰處或竹箐中，葉長一二尺，至深冬背生黃星點子，兩兩相對而名，根盤屈如竹根而細，折之有筋如豬鬣，五月和根採風乾，苦寒，主癰疽瘡毒，解硫黃及用石毒，發背癰腫結核，用

葉和根酒煎服先所服食藥悉下、根碎之浸油塗頭生毛髮老年人不可服、

紫葛、根皮俱紫不入湯癰腫惡瘡取根皮搗末醋和封、

蒲公英、生平澤田園春初生苗葉如苦苣有細刺中心抽一莖莖端出二花色黃如菊、斷其莖有白汁出四五月採、一云麥熟有之質甚脆四時常花、花罷飛絮絮中有子、子落處即生、甘平入陽明太陰經、主婦人乳癰腫、淨洗細剉同忍冬藤煎濃湯入少酒佐之服罷隨手欲睡睡覺病已傳丁腫諸瘡及惡刺、化熱毒消結核、解石毒、散滯氣

穀精草、生穀田中、二三月採花用、辛溫主喉痺齒風痛諸瘡疥、又飼馬、主蟲顙毛焦等病、

牛扁、採暴乾今少用、苦微寒、主身皮瘡熱氣作浴湯、殺牛蝨、小蟲、又療牛病、

夏枯草、苦辛寒、稟純陽氣、得陰氣則枯、主寒熱瘰癧鼠瘻頭瘡破癥散癭結氣、腳腫溼痺、輕身、王瓜為之使

鴨跖草、葉如竹、花深碧有角如鳥嘴、北人呼雞舌草、苦大寒、主寒熱瘴瘧痰飲丁腫、小兒丹毒發狂、癇大腹痞滿、又治熱痢蛇咬癰疽等毒

山慈姑、根如慈菰、有小毒、主癰疽瘡瘻瘰癧結核等、醋磨傳之、又取莖葉搗為膏、入蜜貼瘡口上、候清血出效

苘實、蕒麻實、九十月採陰乾、苦平、主

赤白冷熱痢，炒爲末，蜜漿水調服，呑一枚，破癰腫、

其木部下藥

蜀椒、

採實焙乾辛溫大熱有毒，戶閉者殺人，溫中下氣，除六腑寒冷，壯陽療陰汗，縮小便，開腠理，通血脈，堅齒髮，明目，久服頭不白，輕身延年，主邪氣欬逆，逐骨節皮膚死肌，寒溼痺痛，傷寒溫瘧，大風汗不出，心腹冷氣痛，除齒痛，殺鬼疰蠱毒，蟲魚蛇毒。十月勿食

椒目

微炒，出汗，取紅，去黃殼用，苦辛有小毒，能行水，治水蠱，朱云椒有下達之能，子名椒目，行滲，不行穀道，服椒久，則火自水中起，無不被其毒者，治盜汗，將目微炒，搗爲極細末，用半錢七，以生豬上唇煎湯一合，臨睡時服，漆瘡，煎湯洗，齒痛，醋煎含，有人陰冷，冷氣入陰囊，腫滿，日夜疼悶，揀淨椒，以帛裹之，包囊，厚半寸，熱氣通，日再易，差，杏仁爲之使，畏款冬、雄黃、

胡椒、

辛、大溫，屬火而有金性燥，主下氣溫中，去寒痰，止霍亂，心腹冷痛，及冷痢，辛辣快膈，殺一切魚肉鼈蕈毒，喜食者傷脾胃肺氣，積久而大傷、

巴豆

木高一二丈，實作房，生青熟黃，去心皮，熬令黃色，別搗如膏，和丸散用，辛溫有大毒，蕩滌藏腑，開道閉塞，利水穀道，女子月閉，主傷寒溫瘧寒熱，破癥瘕結聚堅積留飲痰癖，大腸水脹，殺腹臟蟲，去惡肉，排膿消腫，除鬼毒

蠱疰邪物，殺蟲魚、斑貓虻𧔥毒。此斬關奪門之將，爲水穀道路之劑。若急用，去皮心膜油，生用。若緩治，微消堅磨積，炒煙去，令紫黑，研用。朱云：去胃中寒積，無寒積者勿用。箭鏃入骨不可拔，取微熬，蜣螂同研塗傷處，須臾痛定，微痒忍待，極癢不可忍，更撼動箭鏃，拔之立出。速以生肌膏傳之。兼治背瘡。人吞一粒即死，鼠食之三年重三十斤。芫花爲之使，惡藥草，畏大黃、黃連。

皂莢 木高大，形如猪牙良。陶云：長尺二寸者良，圓厚促直皮薄多肉者佳。採陰乾用。辛鹹溫，有毒，引厥陰經，利九竅，通關節，主風痺死肌，邪氣風頭淚出，殺精物，勞蟲療腹脹滿，破堅癥，墮胎，可作沐湯，治卒中風昏迷，鬼魘不悟卒死，卒頭痛爲末，吹鼻中，投藥酒中煎成膏，塗帛貼一切腫毒，止疼痛。皂角刺，癰疽已潰處，米醋煎濃刺，濃傳瘡癬奇效。一人患大風惡疾，用刺二斤，九蒸九晒，研爲末，食上濃煎大黃湯調一錢七，服一旬，鬚眉再生而愈。又鐵臼杵皂角，則即夕破碎。

烏桕根 皮苦，微溫，有毒，主暴水癥結積聚，大便不通，用此木方寸，劈破水煎取小半盞服之，立通。兼能取水，解蛇毒，子壓油可染髮令黑。

雷丸 生山谷，採根暴乾炮用，赤者殺人，苦鹹寒有小毒，主殺三蟲，逐毒氣，胃中熱，不利女子作

磨膏，除小兒百病，除皮中熱結積蠱毒，寸白自自
出。久服令人陰痿。荔枝、厚朴為之使，惡葛根。**黃藥** 十月

採根暴乾用。忠、萬州者勝。苦平，主諸惡瘻、喉痺、蛇
犬咬毒。取根研服，亦合亦塗。又治馬心肺熱奔疾。**椿葉**

採無時，蜜炙用。苦濇寒，有毒。主洗
瘡蠱風疽。水煮葉汁用。皮主瘡疥。**樗根** 又名樗雞，樗椿相類，有雞者為
樗，無雞者為椿。樗臭踈，椿香實。椿根涼能澁血，樗根主
赤白久痢，及小兒疳痢，殺口鼻中疳蟲、蛔蟲，腸滑痔疾，
瀉血不住，女子月信來多，赤白帶下。**龍腦香** **膏香** 出外國。此
取東引細根皮，煮水服。又縮小便。
木皮甲中膏，其根下清液也。唐天寶中，交趾貢龍腦香，
如蟬蠶香，闊十餘步後不復有。今海南龍腦，多火煸成
片，中雜偽藥。惟生者狀若梅花瓣佳。辛苦溫陽。主心腹
邪氣、風溼積聚、耳聾，明目，去目赤膚翳，通利關膈熱塞，
大人小兒風涎閉塞，及暴驚熱。朱云：屬火，輕揚。局方喜
其香而貴動，與麝同用，為桂附之助。然人身陽易動，陰
易虧，不可不察。王節齋云：龍腦大辛善走，能散熱，通利
結氣。古今方自痛喉痺、下疳多用之。人欲死者吞之，以
氣散盡也。世人誤以為寒，不知辛散甚似涼耳。治時疾
發斑豆瘡、赤瘡，心煩狂躁，氣喘妄語，取一錢細研，旋滴

豬心血、和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安息香、南海波斯國
紫草湯下、少時心神便定、瘡收。平辟邪樹楓
脂堅凝、似松脂、刻樹皮取之。辛苦平、主心腹惡
氣鬼疰、治邪氣魍魎鬼胎、蠱毒、燒之辟眾惡。楓香、脂
辛甘平、主癮疹風痒浮腫齒痛、性踈通。沒藥、木膏液流
外科家要藥。大楓子主風瘡疥癬殺蟲。地凝結成
苦辛平、主破血、止痛、療金瘡杖瘡、諸惡瘡痔漏、卒下血。
目中翳暈痛膚赤、婦人產後血氣痛、治打撲損折血滯
腫痛不可忍、以阿魏、出西蕃今廣州有木膏液釀結久
酒投飲之良。堅凝、研如粉、於熱酒器上裹過用。
辛熱、主殺諸小蟲、破癥積、下惡氣、治心腹痛、辟麒麟竭
瘟、治瘴、治傳尸、除邪鬼蠱毒、性極臭而能止臭。
南廣木脂、作血色、曰血竭、似梔子氣、嚼之不爛如蠟者
眞、甘鹹平、有小毒、主五藏邪氣帶下、止痛、破積血、金瘡
生肉、傳一切惡瘡疥癬久不合者、多使。盧會、出波斯國、
引膿、主打傷損折、內傷血聚、宜酒服。木滴淚而
成、似黑餳、以色黑故名盧、以兩枝燒之、共烟相合、故名
會、以味苦名象膽。寒、明目、鎮心、主熱風煩悶、胸膈間熱
氣、小兒諸熱、癲癇驚風、療五疳、殺三蟲及時病瘴癘、解
巴豆毒、瘡瘑癬𧏾齒、劉禹錫頭耳患癬、用此及甘草各半

雨為末傳之神效、桃竹筍（一名虎子桐、苦小毒、主六畜瘡中蛆、搗碎納之、蛆盡出、）梳篦（蝨入腹為病、如癥瘕者、煑汁服、又梳篦垢、主小兒惡氣霍亂、水和飲、）敗扇（新造屋於柱下四隅埋之、致永不入、燒為末、和粉粉身上、主汗癬、敗者佳、）其金石藥、亦各有養性養命之分。世常用時效者有之。抑藥得夫氣之偏。可用於暫。不可用於久。石藥慓悍。又偏之偏者。乃秦漢而下。方士怪僧欺世盜寵利者。猥云五金八石。烹煉之能仙。世主顯人惑而餌之。何獨無益。往往促生殞命無拯矣。班班具異教考中。則大觀中。更脩本草。云服之不老輕身延年者。皆林靈素王老志輩。欺迯君之言。纂脩諸臣。用著之以逢世取資者也。今不復錄云

丹砂、（生深山石崖上、採之穴八地數丈、始見其

苗其下白石謂之朱砂牀砂生石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子絕好者光明其次顆塊又次鹿蔌其下末砂不入藥採無時細研水飛用甘寒一云有毒主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通血脈止煩渴凉心熱殺鬼魅邪治瘡瘍疥瘻小兒初生細研蜜調塗口中令吮之良又豆瘡將出蜜調服令出少宜生用煉則有毒周禮以丹砂石膽雄黃礬石磁石爲五毒圖經曰周禮以丹砂爲五毒攻瘡瘍而本草以爲無毒故人多服之鮮不爲患者豈五毒之說勝乎服餌者當以爲戒五毒惟以攻創瘍惡磁石畏鹹水

玉屑出于闐國有白玉綠玉烏玉等河源雖一玉隨地變而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洪水暴漲則玉隨流出七八月水退取之周禮王府王齊則供食玉書傳載玉色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純漆又其質溫潤而澤其聲清越以長所以貴也甘平主除胃中熱喘息煩滿止渴陶弘景云服玉者多發熱未解節度勿輕用之性惡鹿角

玉泉生藍田山谷白者質色明澈可消爲水玉之泉液也餌之佳甘平主五臟百病柔筋強骨安魂魄長肌肉益氣耐寒暑不饑渴久服者延三年屍不變畏款冬花

石鐘乳名山崑穴陰處溜液成中空相通長者六七寸如鵝

翎管碎之光潤輕鬆如鍊消石者佳甘溫明目益精安五臟通百節利九竅久服益氣令人有子主欬逆上氣下乳汁療腳弱疼冷下焦傷竭不可輕服多發渴淋

殷孽石鐘乳根辛溫主爛傷瘀血洩痢寒熱鼠瘻癥瘕結氣惡防巳畏朮根名孔公孽辛溫利九竅主傷食不化邪結氣惡瘡疽瘻痔男女陰蝕瘡下乳木蘭為之使惡細辛忌羊血

雲母生石間作片成層光滑者上青黑者不入藥二月採向日看其色詳占之五色並具而多青名雲英春服多赤名雲珠夏服多白名雲液秋服多黑名雲母冬服黃色者名雲砂季夏服純白者名磷石四時服煆粉用千里水調服甘平安五臟益精明目久服耐寒暑主身皮死肌中風寒熱除邪氣治赤白痢及帶下傅金瘡并一切惡瘡風癩遍身澤瀉為之使畏鮀甲惡徐長卿忌羊血

陽起石即雲母根也所生山常有煖氣雖大雪無積白得之甚艱以肌理瑩明若狼牙者為上水飛研用鹹微溫主崩中漏下補不足破子藏中血癥瘕結氣寒熱腹痛無子陰痿不起莖頭寒陰下溼痒臭汗男子婦人下部虛冷腎虛氣乏絕子藏久寒桑螵蛸為之使惡澤瀉菌桂雷丸蛇蛻石葵畏菟絲忌羊血

膽礬生銅坑自然者

珍。深碧色，二月庚辛日採塊，如雞卵，擊之縱橫成疊文，酸苦辛寒有毒，主明目目痛，金瘡鼠瘻惡瘡，諸癇痔，女子陰蝕痛，石淋寒熱，崩中下血，諸邪毒氣。水英為之使，畏桂芫花辛夷白薇。

空青、亦生銅山，銅精也，腹中空，破之有漿，絕難得，採無時，甘酸寒，利九竅，通血脈，養精神，益肝氣，主青盲耳聾，明目，療赤痛，去膚瞖，止淚，腹中漿點眼，為最要藥，殼亦可摩瞖，畏菟絲子。

曾青、小者纍纍如連珠，酸小寒，利關節，通九竅，養肝膽，爽神氣，補不足，宜久服，主目痛，止淚出風痺，破癥堅積聚，療頭風，止煩渴，畏菟絲。

扁青、石綠，生朱提，朱音殊，提音匙，塊大如拳，色青，腹中亦時空，生武昌者塊小，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色淺，採無時，甘平，主目痛明目，折跌癰腫，金瘡不瘳，破積聚，解毒氣，及丈夫莖中百病，益精，令人有子。

禹餘糧、生東海池澤及山島中，白如鵝鴨卵，有殼無砂者佳，甘寒，主欬逆寒熱煩滿，下赤白血閉，癥瘕大熱，鎮固之劑，牡丹為之使。

礬　白礬，出晉慈州，綠礬出隰州，初生皆石，採得煎鍊成白礬，酸澁寒，主寒熱洩痢，白沃陰蝕惡瘡，療瘰癧疥癬，目腫痛，堅骨齒，齒痛，去鼻中息肉，除風消痰，止渴，治痰壅及心肺煩熱，生含嚥津，治急喉痺，性却水，故治涎藥多用，蛇咬

蠍螫燒刀頭令赤置礬其上成汁熱滴咬螫處立差酥
甘草爲之使惡牡蠣畏麻黃、 綠礬治喉痺蚛牙口齒
瘡、及惡瘡疥癬、鯽魚燒灰和服、療腸風瀉血、火煆赤釀
醋淬過、如此三度、研細棗肉丸如菉豆大、溫水下、治小
兒痺氣、

硝、朴硝生山谷、鹹水之陽、採得其苗、以水淋取汁
煎鍊硝、以硝石出其中、名朴也、又鍊朴硝、或地
霜堅白如石、曰硝石、又取朴硝、以煖水淋汁鍊之減半、
投盆中、經宿、有細芒、曰芒硝、一體異名、皆推陳致新、朴
硝力緊、芒硝次之、硝石更緩、朴硝苦辛鹹寒、有毒、主百
病寒熱邪氣、逐六腑積結、留癖、破留血、停痰痞滿、大
小便不通、治天行熱疾、消腫毒、排膿、軟堅、鍊餌服輕身
畏麥勾薑、朱云、硝屬陽金、而有水與火土、善消化、驅逐
經言無毒、化七十二種石、不毒而能之乎、以治病病退
則已、曰長服、多服、久服、輕身駐顏、豈理也哉、 硝石主
五臟積熱、胃脹閉、滌去畜結飲食、除邪氣、傷寒、腹中大
熱、煩滿、消渴、鍊之如膏、惡苦參苦菜、曾青、 芒硝主五
臟積聚、久熱胃閉、辛能潤燥、鹹能軟堅、破留血、除
痰、利大小便、通月水、破五淋、大黃芒硝爲之使 **玄明
粉**、以朴硝火煆成者、辛甘寒、治心熱煩燥、并五臟宿滯
癥結、腸胃宿垢、軟積開痰、明目、退膈上虛火、除胃熱

食鹽鹹寒主殺鬼蠱邪疰毒氣下部䘌瘡吐胸中痰癖止心腹卒痛霍亂吐瀉用刀頭燒用熱水調服堅齒止齒縫出血中蚯蚓毒化湯沃之用引藥入腎多食傷肺喜欬又令人失色膚黑走血損筋病嗽乃水者禁之戎鹽鹹寒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蠱心腹痛溺血吐血齒舌血出去煩熱痰滿傳疥癬癧腫瘰癧鹵鹽苦鹹寒主大熱消渴狂煩除邪及下蠱毒柔肌膚去溼熱消痰磨積塊洗滌垢膩過服損人太陰玄精生積鹽倉中色青白龜背者佳鹹溫主除風冷邪氣溼痺益精氣婦人痼冷漏下心腹積冷氣無名異生廣南山谷中石上黑褐色大者如彈丸小者如黑石子嚼之如餳甘平主金瘡折傷肉損止痛生肌肉滑石白滑如凝脂畫石上有白膩者佳黃滑石綠滑石冷滑石皆不入藥青黑色者殺人甘寒性沉重入足陽明經益精氣補脾胃宜久服主身熱洩澼女子乳難癃閉利小便通九竅泄上氣蕩胃中積聚寒熱燥產實大腑化食毒行積滯逐凝血解煩渴降妄火之要藥無甘草和勿用石韋爲之使畏曾青石膏生山石上色瑩白黃者不堪與方解石絕類方解石不附石生外皮有土及水苔色破皆作方稜石膏自然明瑩異

耳火煆爲末、醋調封丹爐、其固密如膏、故名生辛甘微寒、入手太陰經少陽經、足陽明經、主中風寒熱、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腹中堅痛、産乳金瘡、治中熱發熱燥熱、日晡潮熱、傷寒時氣、肌肉壯熱、頭痛如裂、大渴引飲、清金制火、潤肺、除三焦大熱、治胃熱不食、又治胃熱能食、善消軟、研爲末、醋研丸如菉豆大、瀉胃火、痰火、食積、以辛也、解肌出汗、能上行至頭、以甘也、又緩脾益氣、止渴生津、用揩齒益齒、胃虛寒人不可服、一種王火石、甘微辛溫、治傷寒發汗、止頭痛目昏眩、功與石膏等、

凝水石、色清明如雲母、投水中、與水同色、縱理者爲寒水石、橫理者爲凝水石、三月採、燒過用、辛甘寒、主身熱時氣、腹中積聚邪氣、皮中如火燒煩滿、五臟伏熱、胃中熱、止渴壓丹石毒、解巴豆毒、畏地榆、

理石、順理而細、辛甘寒、益精明目、主身熱、去來大熱、利胃解煩、止渴破積聚、去三蟲、滑石爲之使、惡麻黃、

長石、文如馬齒厚大縱理而長、苦寒、主身熱、胃中結氣、四肢寒厥、止消渴、利小便、通血脈、明目去瞖眇、下三蟲、殺蠱毒、

雄黃、生爗煌階州、形如丹砂、明徹不挾石者佳、氣臭者名臭黃、可療瘡疥、不可入服食、苦甘辛平寒、又云大溫有毒、主寒熱鼠瘻惡瘡疽痔死肌疥蟲䘌

瘻、鼻中息肉、絕筋、破骨、百節中大風、中惡蠱毒、腹痛、殺精物惡鬼邪氣百蟲毒、勝五兵、殺諸虺毒、佩之鬼神不能近、入山林、虎狼伏、涉川濟河、毒物不敢傷、姙娠佩之、轉女爲男、**雌黃**、與雄黃同山生、色如金、似雲母、甲錯可折者佳、辛甘平寒、有毒、主惡瘡頭禿痂疥、殺毒蟲蝨、身癢邪氣諸毒、下部䘌瘡、**硫黃**、出南海藩、色如鵝子初出殼者眞、赤色青色、半白色者不入藥、一種土硫黃、出廣南溪水中、治疥瘡、殺蟲毒、煎鍊作汁、摸瀉作器、如鵝子、酸甘溫、有毒、主婦人陰䘌疽痔惡血、及下部䘌瘡、止血、殺疥蟲蝨、堅筋骨、除頭禿、療心腹痃癖、冷氣欬逆、上氣、腳冷疼弱、至陽之精、能化金銀銅鐵、壯陽道、治下元虛冷、久患寒洩、脾胃虛弱、元氣垂絕、服之中病便已、不可過劑、**金屑**、金生處皆有、凡取金、掘地深丈餘、有紛子石、石黑焦、中有金麩、金出水沙中、或鵝鴨腹中得之、皆謂生金、生者殺人、鍊熟用、辛平有毒、主鎮精神、安魂魄、堅骨髓、通利五臟、小兒驚傷風癇失志、畏水銀、**銀**、生石礦中、與銅雜、用鉛再三煎鍊成、其得之土石中者、滲漏成條、若絲髮狀、土人曰老翁鬚、別有銀生銀鑛中、狀如硬錫、文理錯落、皆生銀也、鍊熟用、辛平有毒、主安五臟、定心神、鎮驚悸、除邪氣、小兒

癲疾狂走。**冰銀**、生西羌山中，人採得大塊如升斗，作爐置朱砂其中，下承水，上覆盆器，外加火煅養，則烟飛於上，水銀溜下。得鉛則凝，得硫黃則結，并棗肉研則散，得紫河車則伏。辛寒，性滑重，有毒。主瘻痂瘍白禿，殺皮膚中蝨，墮胎，除熱，傳男子陰消無氣，殺金銀銅錫毒，畏磁石。**輕粉**、飛煉水銀成者，辛，主瘰癧，殺瘡疥癬蟲，及鼻上酒齇風瘡燥癢，忌一切血。**靈砂**、水銀硫黃鍊成者，甘溫，主五臟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月，通血脈，止煩滿，殺精魅惡鬼，惡磁石，畏鹹水。**蜜陀僧**、銀銅冶處有之，採礦時先以鉛同煎鍊，銀隨鉛出。又採山木燒灰，開地作爐，填灰其中，置銀鉛灰上，更加火煅，鉛滲灰下，銀住灰上，罷火出之。其灰池感銀鉛氣，積久成佗僧，黃而堅重者佳。鹹辛甘平，有小毒，主久痢五痔，金瘡口瘡，治面瘢，作膏用。**珊瑚**、生南海，作枝柯狀，明潤如紅玉。取珊瑚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其中而生，歲高二三尺，絞網出之，多摧折在網中，故完好高大者難得。甘平，主宿血，鼻衄，末吹鼻中，鎮心明目，去目中瞖。**硇砂**、出西邊郡，顆塊光明大者，澄去土石，入甆器中煑用。鹹苦辛溫，有毒，主積聚痃癖，破結血，爛胎，止痛下氣，療宿冷，去惡肉，生肌，合他藥治目中

腎、多服腐人腸胃、畏漿水、忌羊血、**鵬砂**、出南海、苦辛溫、消痰止嗽、破癥結、喉痺、含化嚥、治咽喉要藥、**砒霜**、塊大如鵝子、黃色、醋煮用、信州官井、鑿取明澈者佳、苦酸、有大毒、主諸瘧風痰、在膈作吐藥、能消肉、不可輕服、畏菉豆、**磁石**、生山谷、有鐵處、能吸鐵、辛鹹寒、養腎臟、強骨益精、主周痺風溼、肢節中痛、不可持、酸痟、除大熱煩滿及耳聾目昏、通關節、消癰腫、鼠瘻頸核、小兒驚癇、鍊水飲、誤吞針、取棗核大、鑽竅繇穿吞之、針自出、柴胡為之使、惡牡丹莽草石脂、**鐵**、生鐵、微寒、主療下部脫肛、水煮汁洗之、耳聾、燒令赤、投酒中飲之、被打瘀血在骨節筋外不去、取一斤、用酒三升、煮一升服、　鐵銹、生鐵上衣、主惡瘡疥癬、和油塗蜘蛛蟲等咬、和蒜磨傅、　柔鐵、熟鐵也、辛平有毒、主堅肌耐痛、諸鐵無正入丸散者、惟煮汁用、　鐵落、燒鐵赤沸、砧上打落細皮屑、辛甘平、主風熱惡瘡瘍疽瘡痂、　鐵精、鍛竈中飛出如塵、紫色輕虛者佳、平微溫、主明目、療驚悸、定心氣、小兒風癇、陰潰脫肛、化銅、可磨瑩銅器、　鐵漿、取諸鐵於器中水浸之、經久、色青沫出、堪染皂、主解諸毒虵犬虎狼惡蟲等嚙、亦鎮心、主癲癇發熱、急黃狂走、六畜癲狂、　鐵華粉、取鋼鍛作葉、平面磨錯光淨、以鹽水

酒之、投醋甕中陰處、埋百日、鐵上衣生、括取細研如麪、和合諸藥、用棗膏為丸、鹹平、安心神、堅骨髓、強志力、除風邪、養血去百病、 秤錘、主賊風、婦人產後橫逆、及胞衣不下、止產後血瘕腹痛、治小兒枕、及喉痺熱塞、並燒令赤、投酒中、熱飲之、無錘用斧、 鐺墨 鐺下竈額上墨灰、名百草霜、主蠱毒、中惡血暈、吐血、以酒或水細研溫服之、亦塗金瘡、生肌止血、獨面瘡塗之、墨入肉、

銅

自然銅生出銅處、色青黃如銅、未鍊者、誤用方金牙殺人、辛平、療折傷、散血止痛、續筋骨、破積聚、酒磨服、打撲損研極細、水飛過、同當歸沒藥各半錢、酒服、仍磨傳痛處、朱云、骨折在補氣補血補胃、粗工用自然銅速效、而銅非煅不可用、若新煅者、其火毒與金毒相扇、挾香熱藥毒、雖接骨、而燥散之禍、必甚矣、戒之、 古文錢、治瞖障明目、療風赤眼、鹹滷浸用、婦人橫逆產、心腹痛、月隔五淋、燒以醋淬用、眼暴赤痛、取生薑一塊、淨洗、用去皮、刮取汁、就古青錢唇上點眼中、熱淚出、愈 赤銅屑、苦平微毒、治腋臭、先刺腋下脈去血、以醋和炒熟、如麥飯袋盛、熨之神效、又熬極熱、投酒中、服五合、日三、主賊風、又能銲人骨、細末和酒中溫服、 銅青、生熟銅器上、綠色者是銅精也、平、微毒、治婦人血氣心痛、合金瘡止血、明

目去膚鉛丹、黃丹，化鉛成，辛微寒，主吐逆反胃，歛神氣，
赤息肉，鎮驚癇癲疾，除熱下氣，除毒熱臍攣，金瘡
溢血，治瘧及久積，煎膏止痛生肌，鍊化還成鉛。朱云：鉛
丹出於鉛，而曰微寒，久服通神明，竊疑焉。嘗見一中年
婦人，因多子，於月內服鉛丹二兩，四肢冰冷強直，食不
入口，時正仲冬，急服理中湯加附子數帖而安，謂之凉
無毒分光粉，辛苷寒，主伏尸毒螫，殺三蟲，去鼈瘕，療
可乎。粉錫惡瘡，墮胎，止小便利，炒黑治小兒疳氣久痢。
伏龍肝、竈中對釜月下年深黃土，辛溫，主婦人崩中吐
血，止欬逆，止血，消癰腫毒氣，醋調傳，或蒜和作
泥，姙娠時疫熱病，服之令胎不墮，中風不語，心煩恍
惚，或中腹痛，蒲取五升擣末，和冷水八升，取汁服。石
灰、取置風中自解者有力，水化者力劣，辛溫有毒，主疽
瘍疥瘙，熱氣惡瘡，癲疾死肌，墮眉，殺痔蟲，去黑子息
肉，端陽日採百草葉，合石灰擣爲團，風乾末，治金瘡生
肌止血效，又臘月黃牛膽浸和，內膽中，當風掛百日研
之，更勝，產後脫肛，玉門不閉，取一斗石蟹、出嶺南，石也，
熬令黃，以水三斗投灰中，澄清燒洗。形與蟹相似，
或云海蟹入洞穴，年深水沫相著，化爲石，鹹寒，主青盲
目淫膚瞖及丁瞖，漆瘡，解一切金瘡藥毒，弁蠱毒，治天

行熱疾、並細研、水飛過、入諸藥相佐用、點眼良、醋磨傳癰腫

石燕、出永州江傍沙灘上、形似蚶而小、凉、主淋、以水煑汁服、產難兩手握一枚、立驗、

桃花石、出鍾山信州、石似桃花、光潤而體重、舐之不著舌者佳、甘溫、主大腸中冷膿血痢、久服令人肌悅能食、

代赭、生河東京東、色如雞冠、染爪甲不渝者良、苦甘寒、入手少陰經、足厥陰經、主鬼疰、賊風蠱毒、精鬼腹中毒、邪氣、女子赤沃漏下、帶下、產難、墮胎、血痺、血瘀、小兒驚癇疳疾、止瀉痢、脫精尿血、遺溺、傳金瘡長肉、畏天雄附子、

青礞石、焰硝煆為粉用、治食積留滯臟腑癥塊、及小兒食積羸瘦、婦人積年食癥攻刺心腹、得硇砂巴豆大黃京三稜良、作丸服、

薑石、狀如薑色白、鹹寒、主熱豌豆瘡毒、凡石類多主癰疽、

花乳石、以黃石中有淡白點得名、火煆用、極大者用琢器、主金瘡、止血、取血置器中、以花乳石末摻之、漸化為水、故散血最效、倉卒中金刀刺、末傳之、即合、又療產婦血暈惡血、

礪石、磨刀石、主破宿血、下石淋、除癥結、伏鬼物惡氣、燒赤熱、投酒中飲之、

不灰木、石也、色青白、如爛木、燒之不然、以得名、或云、滑石根也、出滑石處皆有、性大寒、主熱沸瘡、和棗葉石灰為粉傳、

地漿

掘地作坎，以水沃其中，攪令濁，俄頃取用。寒。主解諸毒煩悶，中山中毒菌，食之笑不止，飲此解。

半天河水 天澤也。用竹籬頭及空樹中者，微寒，主鬼疰狂邪氣惡毒。槐樹間者，主諸風及惡瘡風瘙疥痒，亦溫取洗瘡。

千里水 東流水盪滌邪穢，通關下。爲煎煮湯藥，禁呪鬼神。

臘雪 臘月取，留用。甘寒，解一切毒，治天行時氣溫疫，小兒熱癇狂啼，大人丹石發動，酒後暴熱黃疸，仍小溫服。

秋露水 朝露未晞時拂取用，甘平。在百草頭者，愈百疾，止消渴，澤肌肉。柏葉上明目，百花上者令人好顏色。

繰絲湯 繭殼繰絲綿湯也。屬火，有陰，主瀉膀胱中相火，引清氣上朝於口，治消渴。

麻沸湯 成無已云：瀉心湯以麻沸湯漬服，取氣薄泄虛熱。

潦水 成云：赤小豆湯用之，亦取水味薄不助溼氣。

其鱗羽毛介，下至蟲豸。又下至身之糞餘，則血同氣同性同用，其類以攻蠱毒，治固其理也。

鱗蟲屬。

龍骨齒角。 出晉州川谷，及名山嵓巖水岸上穴中，龍所蛻也。得脊腦白地錦文，舐之著舌者善，五色具者佳。甘平微寒，陽也。安心神，定魂魄，去固氣，澀腸止

夢洩、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欬逆洩痢、膿血、尿血、鼻衄、吐血、止盜汗、縮小便、夜卧自驚、多夢者加用、女子漏下癥瘕堅結、小兒熱氣驚癇、腸癖、內痔陰觸、小兒廦瘡不差、燒灰細研傅之、得人參牛黃良、畏乾漆蜀椒理石、齒主小兒大人驚癇、身熱、癲疾狂走、心下結氣不能喘息諸瘧、大人骨間寒熱、殺精物蠱毒、得人參牛黃良、畏石膏、角主驚癇瘈瘲、身熱如火、腹中堅及熱洩

鯉魚、燒灰、治欬逆氣喘、煮食療水腫脚滿下氣、又安胎、治懷姙身腫、天行病後不可食、膽苦寒、主目熱赤痛青盲、久服強志氣、耳聾滴之、塗小兒熱腫、

蠡魚膽甘寒、主溼痺面目浮腫、下大水、療五痔、取魚腸以五味炙令香、以綿裹納穀道中、一食頃、蟲出

鯽魚、甘溫、主胃弱不下食、調中下氣、補虛、作膾、主腸澼、水穀不調及赤白久痢、又釀白礬燒灰、治腸風血痢、主諸惡瘡、燒以醬汁和塗、或取猪脂煎用、又主腸癰、剖其腹納少鹽燒之、治齒痛、朱云諸魚皆屬火、多食能動火、惟鯽魚屬土、有調胃實腸之功

青魚膽主目暗、汁點目并塗惡瘡

鯶魚主補中益血氣婦人產前疾可食、

鰻鱺甘有毒、主五痔瘡瘻、殺諸蟲、壓諸草石藥、熏下部蟲、一切風瘙如蟲行者、療婦人產戶瘡蟲痒、腰背

間淫、風痺、脚氣、腸風、婦人帶下百病、燒熏壇中斷蛀蟲、置其骨箱中斷白魚、又熏諸竹木辟蛀蟲、取乾者燒之、蚊化爲水。**石首魚**、甘、和蓴菜作羹開胃益氣、乾之名鯗、炙食之、消爪成水、亦主卒腹脹食不消、頭中有石如碁子、磨服、下石淋、亦燒爲灰末服。**烏賊魚**、鹹、微溫、治心痛、主女子漏下赤白帶血閉、陰蝕腫痛、寒熱癥瘕無子、驚氣入腹、環臍痛、陰中寒、腫瘡多膿汁、殺蟲、目瞖、細研和蜜點、又療牛馬目障瞖、小兒痢、細研米飲下之、或丈夫陰頭癰、末粉傅、腹中有墨、主血刺心痛、醋磨服、惡白斂日及附子、**其羽蟲屬鷄**。丹雄鷄、甘、微溫、補虛、溫中止血、通神、主女子崩中漏下、赤白沃、殺毒、辟不祥、冠血主乳難、療白癜風諸瘡、又白縊死、心下溫者、刺血滴口中、男雄女雌、百蟲入耳中、滴之即出、頭、主殺鬼、肪、主耳聾、腸、主遺溺、小便數不禁、肝及左翅毛、起陰、肶胵裏黃皮、微寒、主洩痢、小便遺溺、除熱止煩、弁尿血、崩中帶下、屎、微寒、主消渴、傷寒、寒熱、破石淋、利小便、止遺溺、滅瘢痕、傅風痛、翮羽、主下血閉、黑雌鷄、主風寒溼痺、五緩六急、安胎、補產後虛、治癰疽排膿、補新血、血、主中惡腹痛、及踒折骨痛、乳產、黃雌雞、主傷中消渴、小便數不禁、腸澼洩痢、益五臟、續絕傷

止勞劣補精助陽雞子主除熱火瘡癇痓卵白微寒療目熱赤痛除心下伏熱止煩滿欬逆小兒下洩婦人產難胞衣不下醯漬之一宿療黃疸破大煩熱諸雞肉補虛羸食治方中多用之有風人患骨熱者不可食朱云助溼中之火又云屬巽助肝火患遺尿用肶胵一具并腸燒末服男雌女雄小兒鵝口不乳燒肶胵黃皮末乳和服小兒卒驚似有痛處而不知其狀取冠血滴口中

鵞肉平利五藏消渴煑汁飲白鵝膏主耳卒聾灌之毛主射工水毒主小兒驚癇又燒灰主噎

鴨白鴨肉補虛除熱和臟腑利水道病水浮腫取鴨和米幷五味煑極熟作粥食屎殺石藥毒解結熱散畜熱熱毒痢爲末水調服熱腫毒瘡癤雞子白和傅又傳蚓蟮咬瘡

鴈肪主風攣拘急偏枯氣不通久服益氣輕身

烏鴉臘月兎雞泥煨燒爲灰治咳嗽骨蒸勞

雄鵲燒作灰以石投中解散者雄淋汁飲主石淋消結熱巢多年者燒之療癲狂鬼魅及蠱毒傳瘻瘡良

燕屎主蠱毒鬼疰逐不祥邪氣破五癃利小便窠與屎同作湯浴小兒治驚邪

鴝鵒肉臘月者良甘平主五痔止血治老嗽及吃噫炙食或爲散飲服

雀肉大溫壯陽益氣煖膝腰冬月者良雄婦忌食卵酸溫主

下氣、男子陰痿、能令強熱、多精、腦主耳聾、塗凍瘡立差、頭血主雀盲、雄雀屎兩頭尖、名白丁香、五月取研如粉、煎甘草湯浸一宿、乾用、療目熱痛、生弩肉、赤白膜、和男首生乳如薄泥、點之即消、塗癰癤立潰、女子帶下、溺不利、蜜和丸服、除疝瘕爛痃癖、諸塊伏梁、　鷓鴣、甘溫、主野葛菌毒、金瘡溫瘴久欲死者、合毛熬酒飲、不可與笋同食、鸕鷀、及翡翠頭、魚骨鯁噎、燒服、及煮汁飲、鷹眼睛、和乳汁研、夜三注目中、三日見碧霄中物、啄木鳥。主痔瘻、燒灰酒服、牙齒𧏙蠹、燒灰內齒孔中、淮南子曰、啄木愈齲、　毛蟲屬。牛、

牛黃、牛有黃者、毛皮光澤、眼如血、時鳴吼、又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喝、迫之、墮水中、陰乾用、大者如雞子、輕虛而香者佳、摩手甲上、透甲黃者眞、苦平涼、有小毒、主驚癇寒熱、熱盛、狂癲、除邪逐鬼、療小兒百病諸癇熱、口噤不開、中風失音、久服定魂魄、令人不忘、小兒初生二三日、取一大豆大、細研和熟蜜、以綿蘸令吮之、二日盡、去驚邪、辟惡氣、人參爲之使、惡龍骨地黃、龍膽常山、畏牛膝乾漆、輕粉、肉主消渴、安中益氣、養脾胃、消水腫、齒主小兒牛癇、牛角腮、苦溫澁、下閉血瘀血疼痛、女人帶下血崩不止、尖燒灰存性、酒調服、膽苦大寒、除心

腹熱渴、利口焦燥、益目精、潤、主 **阿膠。** 以阿縣城北井水
水腫腹脹以銅器取新者服之 煎烏驢皮、取膠、火
煆用、甘辛平微溫味薄氣厚、陽也、入手太陰經足少陰
厥陰經、主心腹內崩勞極洒洒如瘧狀、腹腰痛四肢酸
疼、小腹痛、止痢養肝氣、益肺金、定喘、肺虛極損欬唾膿
血、又治女子下血、血虛胎不安、久服輕身益氣、薯蕷爲
之使、畏 **馬** 白馬莖。陰乾、百日用、鹹甘平、主傷中脈絕、陰
大黃、 痿不起、強志益氣長肌肉、肥健生子、眼主驚
癇、腹滿瘧疾、齒主小兒驚癇、水摩服、馬脛骨甘寒、煆過
作用、可代黃芩連中氣不足者、用懸蹄主驚邪瘈瘲乳
難衄血內漏崩癖惡氣鬼毒蠱疰不祥、溺、辛、微寒主消
渴破癥瘕堅積聚男子伏梁積疝婦人瘕疾、銅器盛飲之
治鼈瘕、洗 **豚卵。** 陰乾藏勿令敗、主驚癇癲疾、兒疰蠱毒、
頭瘡白禿 除寒熱賁豚五癃邪氣攣縮懸癰、主五
痔伏熱在腸腸癰內蝕、四足、主傷撓諸敗瘡下乳、膽苦
鹹主傷寒熱渴又大便不通小兒頭瘡取汁傅臍、主女子陰蟲苦痒
搔之痛悶灸熱 **狗、** 肉、安五臟補絕傷壯陽道輕身益氣
內陰中、蟲出 黃者上白黑次之、陰虛人勿食、又不
可炙食致消渴、不可與蒜同食、頓損人、狗乳汁、主青盲
取白犬生子目未開時汁注目中、療十年盲、白狗、主瘡

疾及鬼擊取熟血一升飲及塗身上狗陰莖六月上伏取陰乾百日用鹹平主傷中陰痿不起令強熱狗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膽明目酒調服及注目中又傳瘀傷惡瘡頭骨主金瘡血出燒灰存性傳附骨疽及魚眼瘡燒烟熏

鹿

肉溫補中強五臟益氣力生者療口偏薄割之左患右貼右患左貼正即除之茸四月角欲生時取陰乾酥炙用不可嗅能傷鼻甘酸苦辛溫益氣強志治寒熱驚癇虛勞洒洒如瘧羸瘦四肢酸疼腰脊痛腳膝無力小便利洩精女人崩中赤白帶下主漏下惡血溺血破留血散石淋癰腫骨中熱疽瘍按月令冬至一陽生麋角解夏至一陰生鹿角解麋茸補陽鹿茸補陰角鹹溫輕身益氣強筋骨補絕傷主惡瘡癰腫逐邪惡氣留血小腹血急痛腰脊痛折傷惡血尿血又婦人夢與鬼交為末和清酒服治鬼魅病煮作膠主傷中勞絕脈痛羸瘦補中益氣婦人血閉無子止痛安胎療吐血下血崩中漏下赤白淋露折跌傷損久服輕身畏大黃髓主丈夫女子傷中絕脈筋急痛欬逆酒和服地黃汁煎作膏填骨髓蜜煮壯陽

麋

角甘主痺止痺止血補虛勞益氣力填骨髓煖腰膝壯陽道茸尤良脂辛溫主癰腫惡瘡死肌寒風溼痺四肢拘緩不收風頭腫氣

通腠理不可近、令痿然、陶弘景云、牡鹿、春分取、能交十牝、故近陰則陰不痿、謂痿者誤也

麝香 辛溫主辟惡氣殺鬼精物、溫瘧蠱毒癇痓、去三蟲、療諸凶邪鬼氣中惡、心腹暴痛、脹急痞滿風毒、婦人產難墮胎、療蛇毒、

羚羊角 有節、如人手指節、握痕堅勁者良、鹹苦寒入厥陰、主明目益氣、强筋骨、起陰、宜久服、去惡血注下、辟蠱毒惡鬼不祥、安心氣不魘魅、療傷寒時氣寒熱在肌膚、溫風注毒在骨間、除邪氣狂越僻謬、小兒驚癇、治山瘴、散產後血衝心煩悶、燒灰屑末酒服、治食噎不通

羊 青羊肉補中益氣安心、主緩中、治腦風及大風汗出、虛勞寒冷、開胃肥健、時疾初愈人不可食、羶骨治牙齒踈豁、青羝羊角、勿中溼、中溼有毒、鹹苦微寒、安心益氣輕身、主青盲、殺疥蟲、止寒洩驚悸、及蟲毒吐血、婦人產後餘痛、小兒驚癇、燒之辟惡氣、去蛇毒、菟絲爲之使、青羊肝、主青盲、膽點眼中、主赤障白膜風淚、又解蠱、頭療、主骨蒸腦熱、齒主小兒羊癇寒熱、

野豬黃 野豬三歲者、膽中有黃、和水服、辛甘平、主金瘡止血生肌、療癲癇及鬼疰、脂主婦人乳、鍊精細、以一匙和酒一盞、日三服、

狐陰莖 主女子絕產、小兒陰㿗卵腫、狐糞燒之、辟惡、頭燒之辟邪、

雄兔頭骨

臘月者良、頭眩痛癲疾、皮毛及頭、燒灰、酒下、主產難催生、并產後胎衣及鉒血不下、腦髓塗凍瘡、肉補中益氣姙娠忌食、不可同白雞肉食、

貍骨 甘溫、主風疰尸疰鬼疰、毒在皮中淫躍如針刺、心腹痛、走無常處、頭骨尤良、炙骨和麝香雄黃爲丸、治痔及鼠瘻惡瘡、糞燒灰、主寒熱鬼瘧發無期度者

獺肝 甘鹹微熱有毒、主鬼疰尸勞傳染者、火炙爲末、方寸匕、日再服、又治蠱毒、却魚鯁、止久嗽、燒服、肉療瘵疾氣溫病及牛馬時行病、又治水氣脹滿、膽主明目、屎主魚臍瘡、研傳之

虎骨、頭及脛骨、色黃者佳、雄虎者勝、酒或酥炙、用、辛微溫、主邪惡氣、殺鬼疰毒、止驚悸、惡瘡鼠瘻、治筋骨臂脛風攣急、不得屈伸、走疰疼痛、酒浸服、脊脛骨良、風從虎、故宜治風、虎至有力、故可補腰膝、膏主狗嚙瘡、頭禿瘡、爪辟惡鬼、膽主小兒疳痢、驚癇、研水服、爪并脂骨毛存之繫小兒臂上、辟惡鬼

豹肉、安五臟、補絕傷、輕身益氣、宜久服耐寒暑、脂膏髮朝塗暮生、

熊脂、名熊白、十一月取、背上膏用、甘、微寒、主風痺不仁、筋急、五臟腹中積聚寒熱羸瘦頭瘍白禿面皯皰、宜久服、又云痏痼疾者不可食、膽苦寒、主時氣盛熱變爲黃疸、小兒驚癇五疳、殺蟲、治惡瘡、塗久痔瘻、

象牙、平、諸鐵及

襍物刺入肉，刮取屑細研，和水傅瘡上，立出。喉中刺，水
調飲。舊牙梳屑尤佳。小便不通，生煎服。膽主目疾，和對
滴目中，和水塗瘡腫。胸前小橫
磨服，骨作灰，酒服，令人能浮水。

犀角、用牯者置懷中良
久，取出搗則易碎。
令人尖苦酸鹹寒，安心神，止煩亂，鎮，用明目，久服輕身。
主百毒蠱疰，邪鬼瘴氣，殺鉤吻鴆羽蛇毒，解山瘴溪毒，
除邪惑魘魅，燎傷寒瘟疫，頭痛煩悶，大熱發狂，中風失
音，小兒風熱驚癇，又治發背癰疽瘡腫，破血化膿，豆瘡
後用此散餘毒，無餘毒而血虛煩熱者不用。又鹿取
茸，犀取尖。松脂為之使，惡雷丸。几治一切角忌鹽。

腽肭臍、[illegible]狗腎也，取置睡大傍，犬驚跳。臘月衝風處置盂
[illegible]浸之，不凍者真。酒浸一日，炙用。頗大熱，主鬼氣
尸疰，鬼魅狐魅，心腹痛，中惡邪氣，宿血破塊，痃癖，
羸瘦痿，腰膝助陽氣，治臍腹積冷，氣[illegible]脾胃勞極。

筆頭灰、年久使乏者良，主小便不通，小便[illegible]難，陰
睡中惡，脫肛，淋瀝，燒灰水服，莖萎[illegible]酒服。

敗鼓皮、主蠱
毒，燒作屑，
水和服。

諸血、甘寒，主補血不足，益[illegible]飲，又解甲蟲齧。
諸藥毒，止渴，除丹毒，去煩熱。

龜甲、收龜甲大者良，勿中溼，中溼有毒，酥炙用。鹹甘平，
輕身益氣資智，宜久服。主心腹痛，腰背酸疼，骨中

寒熱、傷寒勞復、或阢體寒熱欲死、去瘀血、續筋骨、治勞倦漏下赤白、破癥瘕痃癖、五痔陰蝕、溼痺癱緩、四肢重弱、小兒顖不合、頭瘡難燥、龜乃陰中至陰之物、禀北之氣、故補陰　以靈於物、故補心、惡沙參、畏狗膽、**鼈甲**、九肋者佳、醋浸炙黃色用、鹹平、療寒癰勞瘦骨熱、小兒脇下堅、婦人漏下五色、羸瘦、墮胎、主心腹癥瘕、堅積寒熱、去痞息肉、陰蝕痔惡肉、消瘡腫、丈夫陰頭癰、取甲一枚燒末、以雞子白和傅良、產難取甲燒灰服方寸匕、立出、惡礬石、鼈頭燒灰、主小兒諸疾、又塗脫肛、血肉甘溫、主傷中益氣、補不足、忌與莧同食　**蟹**、鹹寒、有毒、主胸中邪氣熱結痛、解結散血、愈漆瘡、其黃能化漆爲水、腳中髓、并殼中黃、熬爲末、內金瘡中、能續斷筋、爪主墮胎、破宿血、血閉、今多食、輒令人動風、甚者口噤僻、戒之、**田螺**、寒、目熱赤痛、取黃連末內甲中、良久汁出、取點之、生浸取汁飲、止消渴、碎其肉傅熱瘡、爛殼燒末服、王反胃、煑汁飲、療熱醒酒　**蚌**、主婦人虛勞下血、并痔瘻血崩帶下、又止消渴、除煩熱、壓丹石毒、以黃連末內之、取汁點赤眼、眼昏、燒爲粉、治反胃痰飲、治癰止痢、醋調服、癰腫、　**真珠**生於蚌新完未鑽綴者、所極細用、主鎮心、綿裹塞耳中、主聾、傅面令顏潤澤、粉點目

中、主膚翳障瘕、小兒驚熱。**蛤蜊**。蜆殼、止消渴、開胃解酒毒、主老癖爲寒熱、及婦人血塊、煮食之、療湯火傷、取殼炭火燒、研爲末、油調傅、不入煎劑。**馬刀**。內辛微寒、主漏下赤白寒熱、破石淋、殺鼠、多食發風痰、以淫中有火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文蛤**。鹹平、主惡瘡蝕五痔、欬逆胸痺、腰痛脇急、鼠瘻大孔出血、崩中漏下、疝氣墜痰、軟堅、止渴燥淫、治急疳蝕口鼻欲死、燒灰臘猪脂和塗、朱云治痰氣能降能消能軟能燥、同香附末薑汁調服。**海蛤**。海中文蛤爛殼、久在海泥沙、風波淘灑、圓淨者佳、苦鹹平寒、主欬逆上氣、喘息煩滿、胸痛寒熱、療陰痿、蜀漆爲之使、畏狗膽、甘遂、芫花。**貝子**。潔白如魚齒者名貝齒、燒用、鹹平、主目翳鬼疰、蠱毒腹痛、下血五癃、利水道、解肌、散結熱。**石決明**、取殼磨去麤皮、用鹽并東流水、磁器中煮一伏時、搗末用、七孔九孔者良、十孔已上者不用、鹹平寒、益精輕身、主目障翳痛、青盲、**牡蠣**、左顧者雄、入藥、右顧者牝、不堪、十一月採、鹹平微寒、入足少陰經、主傷寒寒熱、瘟瘧洒洒、驚恚怒氣、除拘緩、瘰癧癰腫、喉痺鼠瘻、女子帶下赤白、心脅氣結痛、除老血、軟積痞、爲軟堅收斂之劑、濇大小腸、止大小便、療鬼交洩精、久服強骨節、殺

邪鬼、延年、和杜仲服、止盜汗、和麻黃根蛇牀子乾薑爲粉、去陰汗、引以柴胡、去脇下硬、引以茶、消結核、引以大黃、除股間腫、地黃爲之使、益精收澁、止小便、微得甘草牛膝遠志良、惡麻黃呉茱萸辛夷、

鯪鯉甲 寒主五邪鬼魅驚悲啼傷、及痔漏惡瘡疥癬蟻瘻、燒灰傅以酒或水和服方寸匕、山嵐瘴瘧、煎湯或末、酒調服、吹乳疼痛、取甲炙黃、木通各一兩、自然銅半兩、搗羅爲末、每服二錢、溫酒調、氣痔下膿血、燒一兩存性、豆蔻仁三箇同爲末、米飲調二錢、甚者加蝟皮一兩燒人、

淡菜、又名東海夫人、甘溫、補五臟虛損、理腰脚氣、益陽事治産後血結、腹內冷痛、消痃癖癥瘕、婦人漏下帶下、丈夫久痢、並煑食、

蛇䖳、䖳石上白如銀者佳、鹹甘平、主小兒百二十種驚癇瘛瘲癲疾、寒熱腸痔蠱毒、辟惡、止嘔逆、明目、去瞖膜、火熬之良、療諸惡瘡、畏磁石、

白花蛇、九月十月捕、火乾用、去頭尾、酒浸三日、棄酒、火炙、去皮骨用、甘鹹溫、主中風溼痺不仁、筋脉拘急、口面喎斜、半身不遂、骨節疼痛、大風疥癩、暴風搔痒、[illegible]疥風甚速、然大毒、頭尾尤甚、去之取中段用、

烏蛇[illegible]尖長、眼不陷者眞、酒浸、去頭尾炙熱、去皮骨入凡[illegible]藥用、亦浸酒合膏、甘平、主諸風瘙癮疹疥癬、皮膚不

乍頭,并諸風、 **蚺蛇膽**、細如粟米,著水中浮走者眞,沉散者不堪,甘苦寒,有小毒,主心腹痛蟲,下部䘌瘡,目腫痛,小兒五疳,受杖者血瘀腫痛,將蚺蛇膽塗之,其血自毛孔中出,而皮肉平妥如故,科道官甚珍此物,以備廷杖之患。

其蟲豸類

蠶退 蠶欲老眠,所蛻皮微炒,用,主血風病,益婦人,治吐血、鼻洪、腸風下血,帶下赤白痢,傳丁腫瘡,牙宣牙癰,揩擦上。 **原蠶蛾** 口瘡傳患處,小兒走馬疳,入麝香少許,貼患處。蠶蛾生育,取雄者蛾用,鹹溫有小毒,主益精強陰,交接不倦,亦止洩精尿血,又治金瘡凍瘡湯火瘡,介滅瘡瘢。

蠶砂 蠶屎,溫,主腸鳴熱中,消渴,風痺,癮疹,癱緩。 **白殭蠶** 蠶自殭死,白色條直者,勿中溼,溼則有毒,去綿絲及子,炒過用,鹹辛平,治相火,散濁逆結痰,主小兒驚癇夜啼,去三蟲,滅黑點瘡瘢,男子陰瘍,女子崩中赤白,產後餘痛,治中風失音,并一切風疾,去皮膚風動如蟲,末之,封丁腫,根自出,中風急喉痺,生薑自然汁調灌,又傳金瘡。惡螵蛸、桔梗、茯苓、萆薢。

蜘蛛 七月七日取,網著衣領中,勿令人知,療善忘,又蠍螫蛇齧,研汁塗,蜂及蜈蚣咬,生置痛處,吸其毒,小兒大腹,燒熟噉,贅疣,取網絲纏之,自落,發背,去頭足,杵爛,醋和,先挑

畔

令血出根露傳之乾即易鼠瘻蠐螬鹹微溫有毒主惡瘡核痛瘡出膿水燒七枚傳之血血瘀痺氣破折血在脇下堅滿痛月閉目中淫膚青瞖白膜取汁滴傳癰疽痔漏惡瘡治喉痺取點喉中即開**白頸蚯蚓**三月採陰乾微炒用鹹寒解熱毒行溼主蛇瘕去三蟲伏尸鬼疰蠱毒殺長蟲入蔥葉管中化作水療傷寒伏熱狂謬大腹黃疸又治腎臟風下疰脚氣鹽湯送下被到咬以鹽水浸咬處被狂犬傷以鹽湯飲其屎又封傷處出犬毛神效瘟病狂熱研汁服小便不通研汁和冷水服中蠱毒取十四枚以苦酒三升浸之到死服其汁**鼠婦**五月五日取酸溫主氣癃不得便婦人月閉血瘕癇痓寒熱利水道**白鱉魚**鹹溫主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兒中風項強小兒淋取摩臍及小腹溺即通又傳瘡滅瘢**蛞蝓**鹹寒主賊風喎僻軼筋及脫肛驚癇攣縮**蝸牛**主治同生研水服止消渴取一兩燒灰豬脂和傳脫肛立縮又研和蛤粉傳發背**緣桑螺**患脫肛燒末和豬膏傳**蚱蟬**五月採蒸乾用主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婦人產難胞衣不出墮胎**蟬蛻**治頭風目眩風氣客皮膚瘙癢和薄荷為末酒調一錢日三服又水煎汁治小

兒出痘瘮不快、蟬花、蟬蛻、頭上有一角如花冠、主小兒天吊驚癇瘈瘲、夜啼心悸、

蜣蜋、五月五日蒸藏之、火炙用、鹹寒有毒、主小兒驚癇瘈瘲、腹脹寒熱、疳蟲、大人癲疾狂易、痔瘡搗為末、塞下部、引蟲出、治一切惡瘡、丁瘡、取蜣蜋腹丁稍白者、研貼半日許、再易、血盡根出、鼠瘻取十數、杵爛傅、出箭鏃、見巴豆條、塵沙入眼不可出、蜣蜋背於眼上影之、減塵自出、畏羊角、石膏、忌羊肉、

桑螵蛸、蟷螂子、蟷螂產一卵木上、出子百數、在桑上得桑葉津氣佳、採蒸火炙用、鹹甘平、益精、主傷中疝瘕、腎衰夢遺白濁、小便利、女子血閉腰痛、通五淋、利水道、得龍骨良、畏旋覆花、

蜻蜓、青色大眼者、去翅足、炒用、強陰止遺精、煖水臟、

石蜜、黑蜂蜜、於巖崖石竅中釀者、味酸、色綠、白如膏者良、甘平微溫、安五臟、益氣補中、養脾胃、久服強志輕身、主心腹邪氣、諸驚癇痓、止痛解毒、除眾病、和百藥、朱云、東南地下多濕、不必益也、

蜜蠟、甘微溫、補中益氣、耐老、主下痢膿血、續絕傷、金瘡、惡芫花、

露蜂房、大者如甕、山林中得風露氣者佳、火熬用、七月七日採、苦鹹平有毒、主驚癇瘈瘲、寒熱邪氣、癲疾、鬼精蠱毒、腸痔、蜂毒、腫毒、炙末、豬脂調塗之、亦煎湯洗、水煮服、下諸惡物、女子崩

中漏下赤白炙末調酒服乳癰汁不出燒灰二錢水一盞煎六分溫服惡乾薑丹參黃耆芍藥牡蠣

白蠟 冬青樹上蟲食樹液生者稟收斂堅凝之氣外科要藥生肌止血定痛接骨續筋補虛與交歡樹皮同作膏長肌肉神效

木蝱 綠色取噉牛馬時腹有血者採乾去翅足炒用苦平微寒有毒主目赤痛眥傷淚出瘀血血閉寒熱酸嘶無子

蜚蝱 蝱能飛者苦微寒有毒主逐瘀血下血積堅痞癥瘕寒熱通利血脈及九竅喉痺惡麻黃

蠍 取緊小者乾去腹中土用梢力尤勁甘辛有毒主諸風癮瘮及中風半身不遂口眼喎斜語澁手足抽掣小兒驚風不可闕又酒服治耳聾

蜈蚣 頭足赤者良去頭足用辛溫有毒主鬼疰蠱毒諸蛇蟲魚毒殺鬼物老精溫瘧去三蟲心腹寒熱積聚去惡血墮胎被咬中其毒以烏雞屎水蛞蝓蚰蜒大蒜塗之

水蛭 黃蜞五六月採去腹中子暴乾細剉微火炒令色黃用不則生子腹中鹹苦平微寒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瘕積聚利水道墮胎治折傷熱酒調末一錢服食須痛更服或和麝香研為末酒調服當下畜血蓋苦走血鹹勝血也癰腄腫毒取十餘枚次第噆腫處血滿自脫取及雞肉白為度畏鹽及石灰

䗪蟲

十月取日乾主心腹寒熱洗洗血班貓七八月生大豆
積癥瘕破堅下血閉畏菖蒲皂莢上甲有黃黑
斑黑腹尖喙大如巴豆陰乾用辛寒有毒主寒熱鬼疰
蠱毒鼠瘻疥癬瘰癧惡瘡疽觸死肌破石癃通水道血
積傷人肌墮胎馬刀爲之使畏巴豆丹參空青 五靈脂寒號蟲糞也色黑如鐵
酒研飛鍊去沙石用甘
溫主心腹冷氣小兒五甘辟疫治腸風通利氣脉女子
血閉心痛血氣刺痛產婦血暈能行血止血不能生血
螻蛄夏至後夜來食取暴乾炒用鹹寒有毒主產難下
鯁哽噎解毒除惡瘡十種水病喘促小便不利研末
溫酒或湯調一錢七服腰以前主止大小便腰
以後主下大小便出肉中刺癰腫用以腦傳之 蝦蟇五月
五日取陰乾燒灰用辛甘寒有毒主邪氣破癥堅癰腫
陰瘡鼠瘻惡瘡蠶食下部䘌犬傷狂犬咬發狂小兒脫
洩下痢燒灰調方寸七癬瘡燒末猪脂和傳跌折損傷
生搗爛罨之發斑困者取一枚生搗絞汁服朱云莫食
發溼不宜食眉間白脂名蟾酥治癰疽丁腫蚛牙齒縫
中血出以紙紐蘸乾末少許血出處按之立止以朱砂
麝香爲丸如麻子大小兒疳瘦者空心服 石龍子 蜥蜴 守宮
一丸殺疳蟲腦有疳以乳汁調滴鼻中

五月取著石上令乾鹹寒有小毒主五癃邪結蛉功
氣破石淋下血利小便水道惡疵黃斑貓燕薨蚧力
在尾去頭足去鱗存尾取頭垢及酥炙用鹹平有毒主
久肺勞嗽傳尸殺鬼物邪氣療嗽血下淋瀝通水道入
藥兩用又云男服雄女服雌

牡鼠 耳微温療踒折續筋骨搗傳之三日一易湯火瘡油煎消入蠟傳醫
針入針折在肉中及箭鏃刀刃入肉中不出杵鼠肝及
腦塗之齒落久不生者以脊骨爲末傳之即生屎主小
兒癇疾大腹時行勞復

蝙蝠 立夏後取山谷色白如雪者用鹹平立明目夜視有精光久服令人喜無
憂小兒生十餘月母又娠兒體萎瘦用伏翼燒灰細研
粥飲調下又炙香熱嚼之哺兒治五淋利水道取血滴
目令人夜見物糞名夜明砂炒服治瘰癧燒灰

鼴鼠 毛易
酒服方寸匕主子死腹中莧實雲實爲之使
產臨產帶之或燒末飲服

蝟皮 脚似豬蹄者勿中濕苦甘平治胃逆開胃氣主五痔陰蝕下血赤白陰腫
痛引腰背及腹痛

人身棄餘入藥者

髮髲 苦温小寒主五癃關格不通利
癃積燒爲灰酒服
小便水道療小兒癇大人痓合雞
子黃煎化爲水療小兒驚熱熱瘡

亂髮 微温補陰主咳嗽五淋大小便

不利小兒驚癇爛口瘡疵豆瘡臭衄甚燒爲末調方寸匕又吹入鼻中立已止血悶血暈金瘡傷風血痢燒灰勿絕過煎膏長肉消瘀血又治破傷風及沐髮中風聚日梳下髮於無油器中熬燋黑研爲末好酒沃之入何首烏末二錢和勻候溫灌之過一二刻又灌效無病日服生血養血誤吞髮繞喉取已髮燒作末水調服一錢

人乳 茸寒補五臟令人肥澤點眼止淚明目療赤痛

頭垢 溫主淋閉不通傷寒勞復丸服之或浸汁服治噎酸漿水煎膏服又治中蠱毒及蕈毒米飲或酒化下竹木刺在肉中塗之百邪鬼魅水服一小豆大

人屎 用乾陳者爲末於陰地淨黃土中作五六寸坑將末三兩匙於坑中以新汲水調勻用臘月截淡竹去皮浸滲取汁曰糞清主療天行大熱狂走解諸毒或用絕乾者搗末沸湯沃服丁腫以新屎封之一日根爛或燒末醋和如泥傅乾即易熱痰中毒并惡瘡取汁服

人溺 童男者佳氣寒療寒熱頭痛風氣熱勞咳嗽肺痿降火最速主卒血攻心撲損瘀血吐血鼻洪和少生薑汁煎二三沸乘熱服難產及胞衣不下薑葱煎熱服即下產後溫飲一杯壓敗血惡物免血暈朱云歸有惡病人教之服人尿四十年後壽逾八十貌似中

年氣血虛無熱不可用、打撲杖瘡、及蛇犬等熱淋患處、人中白。即滑桶之積垢能瀉肝火散陰火置風露中三年用、人中黃竹筒兩頭節鋸筒置糞坑中及三年條漿滿、是名人中黃治瘟病泩

褌汁月經衣。燒用、時行病起後有房室勞復者小便赤澁寒熱甚、於本經曰陰陽易男病於女褌襠當陰上割取燒末服童女褌益佳、女患陰易用男褌亦然、交州夷以焦銅毒藥鏃中之即死、月水汁解之、

紫河車、即胎衣、兒在胞中、臍系於胞、受胞養胞系母腰受母蔭、真精元氣之所鍾也、名渾沌皮、服之補血却病久服延年

草木之英。有芳色者於木曰華、在草曰榮。爾雅華榮而不實之謂英、華若榮莫盛於春夏之交。餘四時各以得其時之氣為性及其時而榮。

首蘭。蘭以闌不祥而名葉長而尖、首春苗葉長五六寸杪作一花、生深林之中、微風過之、其香藹然、不以無人而不芳、故命曰幽蘭、荊楚秋再芳、稱秋蘭、楚辭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林愈深、則莖愈紫、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楚辭紉秋蘭以為佩、則象德也、草木疏云

蘭爲王者香草、禮祭灌、大于鬯、諸侯薰、大夫蘭芝、士蕭庶人艾、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與己蘭、文公與之蘭而御之、內則婦或賜之茝蘭、則受而獻之舅姑、蘭、女事也、內經云、消諸痺、治之以蘭

蕙 从惠氣熏

則惠和、暴則酷烈、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六華、而香不足者蕙、古言蘭必及蕙、離騷滋蘭九畹、植蕙百畝、汜蘭轉蕙、蕙殽蒸而蘭藉、是也、蕙雖不及蘭勝衆芳遠矣、八月十月中花

先春有迎春花 名玉蘭、千幹萬蕊、不葉而花、稱玉樹、樹大則花漸小

瑞香 高三四大、花紫色、臘後春前盛開、有紫白粉白二種、葉有金線邊、白花者尤貴

山茶、 花深紅單瓣大者曰日丹、瓣重疊小者曰寶珠、種山地中、高可丈餘、花最久

海棠 品類甚多、曰垂絲、曰西府、曰棠梨、西府最佳、西府名紫錦者尤佳、以色重瓣多也、即單瓣亦朱紅爲正色、花譜以爲花中仙、不害其無香也

中春百花開。故二月望爲花朝。桃李梨杏林檎蘋婆、具果部、花各勝。

紫荊 紫花簇、枝插即活、齊諧記田氏兄弟欲分、即瘁者也

繡毬 一葉百蕊、一花四英、如簇紅毬者曰山丹、白者名粉繡毬、千葉

如碗大、

春晚牡丹

芍藥、牡丹、二月於梗上生苗葉、三月開花、五月結子、然名不見經傳、惟以藥載本草、而芍藥見詩鄭風、於延西及褒斜道中、與荊棘無異、土人取以爲薪、唐有樵人得其花、貴之、維陽、名始著、至宋特盛、異者、姚黃出姚氏、牛黃出牛氏、魏仁溥得於壽安山中、稱魏華、他若青州丹延以州著、壽安潛溪以地著、因遂爲花品第一、芍藥次之、故世謂牡丹爲花王、芍藥爲花相、迨于今、百種幻出、而芍藥亦有蓮香白墨紫朱砂紅之類、與天花國色並稱矣、芍藥一名可離、詩相謔爲贈、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當歸也、性味具藥部中、

蘭都梁香、莖似澤蘭、葉光潤、其陰小紫、莖方、高四五尺、種之可作粉、藏衣書中辟蠹、花春黃秋紫赤、辟除不祥、蘭以闌之、蕑以閒之、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蓋三月上巳、士與女相與秉蕑而祓除、與曾皙暮春浴沂事正同、但彼詠而歸、此曰觀乎、既且同行異情也、今沿習陸蹟、以蕑爲蘭、則蘭生深林、蕑生水湄、異地、蘭紫莖、蕑紫花、異質矣、

酴醿。藤身多刺、一穎三葉、若品字、有紅白二色、植者用高架引之、盤曲而上、二三月花爛熳可觀

薔薇、藤身多刺、初栽即花、明年抽青條甚長、而本已蒼、又明年三抽

條本枯矣須每年斷其新條別種花有紅有白有紫有黃有淡紅有淡[illegible]而黃爲最貴盡紅初開正黃已乃純白將謝復紅白花者予即營實具藥部、

紫葳 爾雅陵苕蔈母今陵霄有黃白二種黃花日藻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是也作藤蔓生依大木石壁歲久延引極所至而花彌絡如錦繡然不可仰望露滴目中令失明

杜鵑 花清明時開朱艷滿山蜀人號映山紅花黃者名躑蜀羊誤食則躑躅而死也圓臺所植有重臺千葉者、

渥丹、 有散丹、卷丹詩顏如渥丹

罌粟、 花最繁能變加意灌溉妍好千態

蜀葵 菺戎葵、郭云似葵華如木堇皮蜀所自出因以名立夏開有深紅淺紅、有紫有白光彩可觀黃者特異、五色千葉者佳、吳人呼繁露

荊葵 菝爾雅芘芣、華魏魏似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一名錦葵懷風日視彌如菝言小而可愛也、今呼錦蜀葵、

夾竹桃 竹葉桃花

素馨。

茉莉 皆從西國來、茉莉叢生夏開白色重辨香甚閩人畊蒔之、採熏茶、

安石榴 來自安石國、因名、又名海榴、附萼皆貞紅、間有黃者、盛夏開、鮮燦可愛單葉者亦黃白淺深紅四種實具果部、

木堇 椵、月令五月木堇榮、言應陰而華、一名舜、詩顏如舜

花又顏如舜英舜朝開暮殞言色之難保也南人以槿籬花有紫有粉紅有白有大紅千葉者槿作飲代茗可治風惟茗令人不睡木堇令人睡異爾

萱、具菜部

夜落金錢、花紅似錢無稜日開夜落

金鳳、一名鳳仙有紅白紫粉紅數種子作房生微觸之即鎼裂俗呼急性子治產難

玉蝴蝶花、

紫蝴蝶花、

六月菊、

旋覆花、

紫薇、有紅紫淡紅白數種正朱色者最佳葉對生一枝數十蘂一蘂六出得正夏之色中有黃鬚一花謝他蘂以次第開六月開至七八月號百日紅折其枝蘂者枝復生蘂雖秋冬交必花乃已

蓮、具水草部中

山礬、一名海桐樹花碎白而香

柑橘花、花清香香穠尤烈

梔子花、色白名玉樓春

玉簪、以花形得名白而香

剪秋羅、色正紅笑於剪春羅盛夏已開而點綴秋容

秋葵、

秋海棠

雞冠、高者似蓼矮者勝有紅有白有紫有掌片毬子纓絡形磊磈而舒絕類雞冠故以名子入藥

木犀、具木部

芙蓉、一名木蓮花似水芙蓉叢高丈餘枝幹交加花有紅白數種有單瓣重瓣八九月彌盛又名拒霜花大紅最貴

最先開有三醉者一日開凡三換色亦名醉芙蓉一歲刈之明年條輒長七八尺能花久不刈輒老死、芭蕉、大者二三尺圍高大重皮相裹葉如扇江以南皆有惟閩廣川蜀生花萼如倒垂菡萏有十數層層皆作瓣漸大則花出瓣中極繁盛紅者如火曰紅蕉白者如蠟曰大蕉類象牙曰牙蕉而福州美人蕉最佳歷冬春不凋常吐朱花如簇實有青有黃食之甘美入藥皮可績布、菊月令季秋寒露後五日菊有黃華季秋土王黃華土氣之所成也季秋草木皆成非榮華時言有明它無有也周書曰菊不黃華土不稼穡是應土之驗古以爲茹故離騷云餐秋菊之落英品最多前人譜之凡三十餘種有長丈許者有夾如碗者有作異色者其最貴有各色剪絨、各色西施猳牙、黃山茶、花白多韻冬初開蠟梅、寒花絕品、水仙以得水則不枯故名凡花貴重臺水仙獨單瓣爲貴花出葉上最佳花開罩膽瓶水中比土栽更花四季開者蘭桂外有月桂長春然花繁鮮實、悅春華悠秋實自古戒之矣、草以香著者茝馬蹄香古天子大路側載睪茝以養鼻宿莽草冬生不死者離騷經曰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言旦起升山采木蘭事太

陽承天慶也夕入洲澤采宿莽奉大陰順地數也言動
以神祗自敕誨宿莽遇冬不枯喻讒人雖欲困己己愈
天性終不可變易也射干。冬至日生春苗高二三尺葉似蠻薑而
可變易也射干。狹排劍如鳥翅名烏翣花以六月開如
萱草而小上有紅點九歎與荃蕙並爾苟子曰射干莖
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莖非能長也所
立者然也草以色著者。有鐵蕉有鳳尾蕉。能辟火以鐵爲糞
然也草以色著者。有鐵蕉有鳳尾蕉。將枯釘其根則能
生有翠雲草。極陰處種之色翠甚可鷊。小草五色似綬
有翠雲草。愛尤宜與秋海棠並栽鷊名綬草鷊綬鳥
故字从鷊其草屬可績爲衣者葛葛蔓生山谷間長可二十
从鷊其草屬可績爲衣者葛步治爲衣女事之煩辱者
禹貢卉服注曰葛詩咏葛覃序以爲王后親蠶女工之
正親葛女功餘事也蓋知稼穡之艱難可以爲主矣知
女工之勤勞可以爲王后矣詩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
兮誕長也又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河滸水所盪危地
然潤澤葛藟而生之亦以自固刺王棄九族曾是之不
如又曰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譬婦人外成榮悴隨焉又
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公族取譬葛藟能庇
其本根外屬取譬於瓜葛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

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注草貢蕡紵蕉卉屬

蕡麻苗高四五尺、或六七尺、壯人種以績布爲索綯。

紵枲苧麻、地高不可田者樝之、一科數十莖、冬蘊其根、春生葉、面青背白、有短毛、莖高六七尺、剝其皮以竹刮其表厚處得裏如筋縈、枲屬葉如苧者煑之緝以績布歲三四收、根入藥、而薄、可績布

吉貝、一名木綿、花可絮可布、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爲枲吉貝屬則虞時有之、島夷時以充貢、而中國未有也、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宋林勳政本書、匹婦之貢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初始傳其種入中國、種於陝右、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爲解、後閩廣首知其利多種之、至我

朝其種偏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咸賴焉其利視絲枲百倍、視繅蠶免殘蠶、於天元德通矣、

臺夫須、蓑也、可爲笠、又編若甲爲衣、毿毿垂、雨順注而下名夫須、匹夫所須也、詩曰臺笠緇撮、又南山有臺言得賢爲邦家之基、以臺禦雨、其雖至微宜先備、猶賢常預蓄也、小不遺臺萊、大不棄桑楊杞李、言其悉也、禮蜡祭野夫黃冠草笠而至、笠以禦暑雨者、齊語茅蒲襏襫、襏襫蓑薜衣、

草之屬可用染者藍

有木藍松藍有大葉者馬藍汁抨爲澱染青荀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蓼藍苗似蓼味不辛不堪澱作碧色實入藥夏小正五月啓灌藍蓼傳啓別也灌謂叢生者崔寔日榆莢落時種藍藍生三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新雨後即技別栽之月令仲夏民毋刈藍以染令方繼長增高刈藍損生氣故禁之文是月班馬政馬畏新出之灰駒遇者輒死刈藍燒灰豈爲蕃馬與秦法棄灰於道者誅同意藍於草中獨有禁故字从監漢楊震常種藍自業趙岐道陳留見藍田彌望黍稷不[illegible]慨其遺本作賦刺焉木藍圓徑二寸厚三四分出嶺南

梔子、木丹

越桃木高六七尺葉厚硬二三月開白花香大者至七出實黃赤七稜者入藥經霜取之作染字从木卮茜之流也漢千畝卮茜此其人與千戶侯等俗云即西域詹蔔或曰非也詹蔔金色花小而香

茈草、藐

上林賦有茈薑茈與紫古字通商致紫草賣與染家利勝藍按種藍一畝巳敵穀田一頃而復勝焉後世末作之盛也齊威公好服之一國盡服紫用管仲言謂左右吾惡紫惡臭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蘇代遺燕王書齊紫敗絮也而賈十倍故孔子惡其奪朱

茹藘

茅蒐、一名地血以能治血文染亦赤而名齊人謂之茜古土爵

弁服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裳亦纁色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士韞韐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名說文茅蒐染韋一入爲韎詩韎韐有奭左傳韎韋之跗注是也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又縞衣茹藘聊可與娛毛云茹藘茅蒐之染女服者縞衣茹藘婦人服也埤雅曰縞衣言物而非麻茹藘言色而非素明其爲吉服也根入藥、蘇

方木、染紅燕支、紅藍亦名紅花北人取其花作燕支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也匈奴失烟支山作歌曰失我閼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梁漢間冬布子熟地春生苗夏有花下作毬彙多刺花蘂出毬上毬中結實花生時日乘涼摘取黃色杵舂水淘絞去黃汁更擣以清酸粟醬淘之絞如初更擣而暴之以染紅極鮮明今謂之眞紅蘇方木若蒨紅顏色黯暗相去遠矣蒤、虎杖似荭草而麤大有細刺可染赤根入藥、草可

用以卜者。蓍蓍蒿屬叢高五六尺一本至三五十莖條直異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紅紫色生少室山上蔡六十日蓍封之別六十有四蓍數窮於此从耆以歷年多更事久能前知蓍似之也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生滿百莖上常有青雲覆之下神龜守焉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蓍亦有美惡周官

筮人，上春，相筮蓍久則不神，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藏蓍之器曰𧞣，𧞣有二，皮爲之，一從上而下，一從下而上，韜之，少牢禮曰，史西面于門西，抽下𧞣，左執筮，右兼執𧞣，以擊筮，將問吉凶，擊之以動神，實入藥

物薄而用可重者茅。春生苗布地如針，夏至白花，秋而枯，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以藉，用縮酒，又用以覆屋，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象曰，柔在下也，巽柔於色爲白，又在下，禮縮酌用茅，以茅縮而後酌，詩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用覆也，絲事方息，而麻事尋興，野功既訖，而宮功隨至，藏蔬於秋以助不給之冬，索綯於夜，以補不足之晝，勤之勤也，詩曰，手如柔荑，又曰，自牧歸荑，荑茅之始生者，入藥

菅 華白，名白華，已漚爲菅，未漚曰野菅，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詩白華菅兮，白茅束兮，白華不菅，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漚菅與漚麻，漚紵同義，束薪束芻同義，言夫婦以仁相和柔，以義相纏固也，又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言夫婦相覆露

芻 爾雅秆字象草苞束之形，薪析而束，芻不必析，然散亂亦必束，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可爲薄爲席爲管者蘆葦。大葭也，生下溼陂澤中，狀似竹葉抱莖無

枝根若竹而節疎葦即蘆之成者爾雅葦醜芀言其華皆有芀秀遇風則吹揚如雪如絮詩敦彼行葦注葦初生名葭稍大爲芦長成曰葦萑一名蒹荻也初生爲菼稍長爲萑既成名萑又名騅菼似葦而小蒹似萑而細蒹高數尺可爲簾从簾省芦黑也騅在青黑之間菼根旁行牽操而强謂之亂亂之所生常以無辨其雅强也乃能亂詩曰八月萑葦萑葦醜至秋霜收縮乃堅成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萑葦土鼓蕢桴葦籥葦管中籥蘆或析故萑音完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蒼蒼者未敗露始爲霜也蒹葭凄凄白露未晞凄凄色慘蒼蒼者变矣未晞則霜重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言堅可采言之序如此

蓬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春蓬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秋風起根直拔故君子務本也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从逢管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明主不聽騶虞一章曰彼茁者葭二章曰彼茁者蓬葭澤草蓬陸草故以言庶類蕃殖莊子譏蓬心蒿目又曰是其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藜之醜秋爲蒿藜本隹蔬而與蓬並稱者蒿九月枝幹益高荒壇柱徑蕪穢不治遂舍翳善荒穢又舍轉徙飛揚故惡之說文毫从蒿

蓍五十象艾、六十無蓍七十象蒿、**蒲**、水草似莞而編有脊生水厓柔滑而溫可爲席席以爲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詩日揚之水不流束蒲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禮蒲璧刻蒲其上蓬蓬如蒲花縠璧刻粟粒**萍**、無根浮水上與水平故名一名薸言漂流隨風也季春穀雨日萍始生一夕七子楚辭日若浮萍兮無根淮南云萍植根於水木植根於地蓋萍以水爲地垂根於中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謂欲其不泯湎於酒如萍**下之可茨墻者、蒺藜**蔓生細葉如綠裀綿布淡上子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詩牆有茨**可護垣者、薜荔**緣木生在屋日昔邪在牆日垣衣蔓生巖石上如織故云周薜荔兮爲帷根入石罅土中大二三寸九歌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言責其所無實上銳下平外貴中瓤經霜則瓤紅而甘童兒食之山鬼被薜荔兮帶女羅**竹**、說文冬生草字从倒艸象形下垂然實非艸非木自爲類竹物之有筋節者故筋節皆从竹禹貢日揚州篠簜既敷周官孤竹之管孫竹之管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次章青青末章如簀竹初生色綠長則綠轉青如簀盛容也記日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

之有筠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器禮器大備也雅
詠竹苞竹性叢生鞭深遠故曰苞爾雅曰東南之美者
有會稽之竹箭焉竹箭亦喜東南引而生故種法劚取
東南根於園角西北種之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
其滋引而生也震東方故爲蒼莨竹蒼莨幼竹也人蒔
竹必芟其繁亂使不芬乃茂擇曰洗竹竹六十年根輒
易即華實而枯死曰伏實落於土六年復生竹萌曰筍
筍从旬旬內爲筍旬外爲竹文筍生旬有六日而齊也
竹房委地者曰箨竹箭曰篠月令日短至則取竹箭可
爲箭箭篠蕩可爲幹筱可爲矢竹譜云節間三尺堅勁中爲
矢考工記曰妢胡之笴矢人相笴欲生而摶山海經曰
衛丘山南舜竹林在焉大可爲舟江寧慈母山積石臨
江生笙簫竹圓緻異他竹廣志云母竹犬竹也𥳽竹細
而多刺篾竹中笛篛竹宜屋椽篾竹皮青內白輕韌宜
索漢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升利竹實中堅輕可
竹出卭山張騫西至大夏所見也今江以南有貓竹笋
如貓頭故名長大堅壯人去其皮比之以爲筏中分破
剡去其節爲屋瓦者造紙笙竹可篠以制器可刺船班
竹有斑痕紫竹色純紫小者可制簫笙白竹可箪苦竹
一種膚厚肉實一種長勁充鎗戟江南竹龜大堅直可

制器、方竹、形方、可杖、慈竹、水黃竹、可籬、實竹、可筆、菰竹節踈而直、可箭、觀音竹、莖小、叢生庭中盆石間、種之可玩、篁竹、可笛、竹類甚多、唯箽竹、苦竹、淡竹、入藥、淡竹者葉竹也、有萹蓄、亦竹類、赤莖、節葉如竹、莖有節、細如釵股、生下溼地、

木高大而材實者松栢。

尚書青州厥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荊州厥貢杶幹栝栢、周禮冀州其利松栢、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禮記如松栢之有心、詩松栢斯兊、又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又蔦與女蘿施於松栢、故松栢為木長也、松大者數圍高數丈、砢磥多節、皮極麤厚、遥望之如龍鱗、四時不改柯易葉、三月開花如粉黃色、名松黃、可食、其節為松明、脂入藥、皮上綠蘚名艾納香、燒烟不散、松脂松肪也、服餌家用之、蕭蕭然神王一丘也、作橋作堤、舂其木下、水中作橧、千年不壞、栢高數丈、大數圍、四時不凋、葉香烈、子入藥、有扁栢、有椰栢、有血栢、檜今圓栢、又一種檜栢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栢、一枝間屢變豎其子如坐禪僧、俗呼羅漢松、禮記白以椈、陸佃云、椈栢也、性堅緻有脂而香、以爲臼、搗鬱、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其鋑守、鋨引自兒武帝、造栢梁殿、漢官儀正旦以栢葉酒上壽、

樅檜、

樅、松葉栢身、檜栢葉、松身、從者合異

爲同會者聚兩爲一、字說檜葉與身皆曲、樅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以曲而會之也皆大木于仍少枝性皆能寒、詩稱檜楫松舟**槐**大葉而黑古以爲虛星之精爾雅曰、櫰槐棘醜喬槐初生弱不能自立於槐下種麻脅槐令長既植移而蒔之淮南子、槐之生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亭亭若一守宮槐葉晝聶宵炕今江東槐晝開夜合謂之合昏槐象啓閉以時本身常潤滑有香花可染黄子上房可染皂實入藥周官外廷之位面三槐三公位焉取黄中懷其美時發陸佃以爲懷來又其華黄其成實玄也聽訟其下言歸見情實私家之朝皆植焉晉鉏麑觸趙宣子庭之槐董叔紡於范氏庭之槐是也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千區列樹槐其間諸生朔望雍雍揖讓其下自遠方至者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貿易謂之學市雍州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毁刺史韋孝寬勒部内當堠處植槐既免修復行者得蔭宋王祐有陰德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子旦果入相、**楓**爾雅楓聶聶注、天風則攝攝而鳴故善搖故字从風葉圓三岐霜後色丹、日丹楓漢宮殿中多植之豈楓取風之自槐言人所懷與樹老有瘿瘤夜遇暴雷雨瘿上聳出一枝立長三

五尺如入形口眼俱備、天旱以泥泥之即雨、又楓有瘦者、造車以為蓋、以蹇擊棗木藏之、脂入藥、**柟**、良材歲久者枝攙雲漢、聲挾風雨、陰之所庇車百兩、晝日不穿漏、夏月凜如九秋、杜甫歌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茆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是也、今宮殿材用之、**檆**、杉、類松而直、出紫淵、曰油杉、葉附枝生若針、江南上材、宮室棺槨咸用之、埋之不腐、豎之不蠹、勝他木遠甚、而書傳無稱焉、豈古今世異耶、節入藥、

楝音練、木高丈餘、葉密圓、作鋸齒狀、而尖、花紫色、芬香滿庭、實如小鈴、生青熟黃、呼金鈴子、皮理錯戾、叢生山中者、中車輞、文鳳凰非梧桐不棲、非楝實不食、風俗通云、獬豸食楝、出川中者實入藥、**檖**、羅檖文細密如羅、有白者、赤者、赤者上、詩隰有樹檖、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檖謂之羅、羅羅錦明、杉錦暗、**椿**、檞木、大榦端直、葉初生可食、曰椿牙、勸學文云、草有靈芝、木有椿、**柞**、櫟、堅忍、中車輞、詩曰集于苞栩、注柞也、太姒夢庭產棘子發、取梓櫨之、梓化為松柏柞棫、覺以告文王、曰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自來、殆宗周興王之兆乎、詩柞棫斯拔、柞薪民所燎、且聳拔、則餘可知、齊民要術、柞砍去尋生、料理還復、蓋良木易成者、種之十年中椽、二

十年中柱、薪樵不在焉、則爲利博矣、漢有五柞宮、**櫟**、條直、以爲車轂、不出火、應陰氣也、詩山有苞櫟、秦人謂柞爲櫟、莊子匠石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杻**、檍、詩北山有杻、**六駮**、皮青白駁犖、遥望之似六駮獸、因名、詩隰有六駮、**檀**、有黃檀有白檀、皮青滑澤、性堅實而香、可爲車、可制器、詩爰有樹檀、又無折我樹檀、**白榆**、即枌也、俗呼欖牛樹、先數葉後著莢、性扁地、故其陰五穀不植、人就息焉、材堅美、可爲器、皮人藥、詩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東門往來會於枌栩陰焉、值恒歌恒舞以爲刺、齊桓公時、民不樹桑麻、不治繭縷、衣敝履穿、管仲請沐塗旁之枝、使無尺寸蔭、而齊冠帶衣履天下、秦千里夾道種榆、高祖紀豐有枌榆社、龔遂爲渤海守、勸民種榆、一口一樹、秦漢塞地皆榆、曰榆塞、榆類十數種、刺榆、榆有刺者樞也、晉風山有樞隰有榆、淪爲蔬矣、滑、內則曰、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免讀若莬、新生草陳則薧、上四物、新舊皆滑也、榆莢耳、刺榆莢苦、榆莢成者、收乾爲旨蓄、廣志有姑榆、郎榆、郎榆無莢、**櫧**、大木、葉冬不落、性堅可材、可制器、有實苦、食之消食下氣、**白楊**、陽木名、高飛、一名獨搖、性勁直、堪材、寧折終不曲撓、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九五枯楊生

葉本已枯不生矣、詩京門之楊、其葉牂牂、牂牂盛也、其葉肺肺、肺肺衰也、莊人種墟墓間、古詩曰、白楊多悲風

水楊 蒲栁、詩楊栁依依、又隰有楊、水岸插其條、即生根、枝堆泊橫斜曲㡧垂生、不二三年即成林、條可為箭笴、埤雅、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葉赤、材亦赤

黃楊。堅緻、難長、能辟火、取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伐之、為枕不裂、

栁 夏小正、正月栁稊、稊者、發孚也、春初圍池間、垂絲縷縷、花如金、花乾絮出、絮下有小黑子、隨絮飛復生、春末叢綠菀然、詩曰、菀彼栁斯、又曰有菀者栁、不尚息焉、物發而暢茂、積而菀結、故桑栁醜菀也、古今每以楊栁並言、楊葉圓而上舉、栁葉長而下垂、楊發生亦後於栁、戰國策曰、栁柔脆易生、與楊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栁矣、況植之人寡而搖之人衆乎、況立賢也、

杞栁 亦生水傍、樹如栁、葉麤而白、木理微、亦中車轂、今淇汶水邊皆是、

欅 亦生水側、大者數圍、高數丈、可制器

檉 河栁、河旁赤莖小楊也、皮正赤如絲、葉細而絲、天將雨、檉先起氣應之、字从聖、說曰、知雨而應、與天道合、又負霜雪不凋、受命於天、白檉汁可煮銅、有脂曰檉脂、

桐 柔木、虛其心、若能同者、故名、一名榮桐、冬結蕋

似子、乃明年華房、三月陽氣乃花、以可紀時而名、月令桐始華、遲之、故曰始、桐名甚多、梧桐見果部、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堪作琴瑟、生泉石間、聲遠揚、書、嶧陽孤桐、實而皮青曰梧桐、子可取油、者曰岡桐、詩、其桐其椅、其實離離、益州有桐華、如絲績以為布、晉武帝時、得一石鼓擊之無聲、張華請用蜀桐材、刻魚形扣之、音聞數里、禮父器卷杖竹、母器卷杖桐、竹有節、父道也、桐能同、母道也、王逸曰、梧桐松栢、皆受氣淳矣、松栢冬茂、陰木、梧桐春榮陽木。

梓、楸也、葉早脱、名楸、以制器莫良焉、故為百木長也、梓古制器以梓人名工、周書以梓材名篇、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者母事以供蠶繅、梓者父憔、以伐琴瑟、故見之必下而趨、以廣孝爾雅翼曰、郭璞解椅梓楸檟為一物四名、然定之方中既言椅、又言梓、疏曰、楸之疏理色白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皆楚林尸子曰荊有長松文梓、聲子曰、杞梓皮革自楚往、屈原九章望長楸而太息、伯禽見周公、三見而三笞、見商子、問焉、商子不答、使觀于南山之陽、見橋焉、高而仰、又使觀北山之陰、見梓焉、晉然實而俯、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於是世子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以能子道焉耳、

欅鬼月、葉脱處痕似眼、故名

栲葉與樗似、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又采荼薪樗莊子曰、是不材之木也、其木擁腫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逵匠者不顧、以不材故壽、

栲山樗、似樗色小白、因名、江南栲不聲、實甘可食材易爛、一種黃連樗、堅良可材、

椆質浮易蟲

樸叢生、詩所謂棫樸也、獨析而爲薪、

其木資民用者。皆桑。

桑。蠶之命衣之原也。桑从叒、東方神木名扶叒、此加木別之、禮天子諸侯有公桑、孟子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禮命野虞無伐桑柘、詩、春日求柔蠶月條桑、取斧斨伐遠揚、遠揚桑遠枝揚起者、女桑小桑茂柔者、取其葉、存其條曰猗、又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隰桑有阿其葉有儺、皆重桑、後漢張堪爲漁陽、百姓歌、桑無附枝、桑實曰椹甘寒、可食、鴞食之而懷我好音、鳩食之而醉、

檿柘。檿、山桑、桑野生有黙文者、柘葉亦食蠶、古貢檿絲、食檿蠶絲中琴瑟絃、周檿弧箕服、箕似荻而細、織以爲檿弧服、柘材中車轅、弓人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桑檿次之、橘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實曰隹言、雛鳥所食也、

可杖者。椐。樻木似竹有枝、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不削治自然中杖、名靈壽杖

荊。一名楚、楚入春秋稱荊、後稱楚、以產

此木得名牡荊今金荊黄色堅甚勁子細如麻稱小荊又牡亦對蔓爲名也禮楚焞以灼龜荊爲之凡木心圓荊心方著之德圓卦之德方用之取方圓德合也收歲用㮶楚亦㮶形圓楚形方互備也蔓荊牡荊入藥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荊趙襄子以爲矢晉陽公宮垣以荻蒿楛楚廧之高至丈餘制可爲釵故古人有裙布荊釵之說

楛 詩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註榛如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貌況豈弟之德爲福祿所歸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諸仲尼仲尼曰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伐商封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以楛矢封陳求諸故府得焉按夏書荊州貢砥礪砮丹惟箘簵楛則楛矢石砮中州貢有之仲尼獨以遠方之貢爲驗豈長尺有咫者爲肅愼矢歟上黨織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或謂其女婦買楛否曰籠中自有土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謂其俗朴也

樺 平仲木似山桃隋起汾陽宮宮南外皆大樺高百餘尺行從宮刺其皮覆庵舍又堪爲燭取脂燒辟鬼實白如銀

櫨 黄櫨木

其木有汁可髹器者桼。木高二三丈葉如椿皮白心黄六七月以斧斫其皮以竹管入之承其汁爲桼字象木之水滴而下

職方氏、豫州、其利桼林、周家桼林之征、至二十有五、衛徙居楚丘、樹之榛栗、椅桐梓桼、後漢樊重欲作器、先種梓桼、貨殖傳、陳夏千畝桼、**可繩可覆屋者。栟閭。**椶木高數丈、傍無枝、葉大而圓、如車輪、聚於木抄、下有皮曰椶、重疊裹之、每皮一匝爲一節、六七月開黃白花、結實作房、如魚子狀、黑色、皮二旬一割、旋復生、作繩入土、號千歲不爛、孫權擊黃祖、祖橫兩蒙衝係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齊高帝時、編椶皮爲馬具、晉命夷民守椶皮者復其身、唐書、訶陵國、立木爲城、作大屋重閣、以椶皮覆之、周書王會云、白州有木、葉若羽、伐其木爲車、郭曰、胥邪也、似栟閭、皮亦可索、

冬青 女貞、一名萬年枝、歲晏不凋、實入藥、

蠟樹 似冬青、可放蟲生蠟、

烏桕 木高數仞、葉可染皂、花淡青色、秋結實、有黑房包之、霜後房綻子白、纍纍遠望如梅花、取其外白熬之、可爲燭、中細核榨油可燈、根入藥、

穀 葉有辦、曰楮、無曰構、實赤無核、鶴鳴之詩、園所有木不同、而其下皆穀、則易生故也、太戊之世、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長大暴、故以爲祥、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論衡曰、楓桐生而速長、故皮肌不能剛、檀穀以五月生葉、春榮之木、特厚、其材勁、車以爲軸、江南人

續穀皮爲布、又擣爲紙、潔白光澤、又以爲冠、廣記曰、蠻夷取穀皮熟搥爲褐、鋪以擬氈、則穀之爲用博矣、何謂爲惡木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狀如、穀而黑理、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其四方異

木豫章、生七歲乃可知、歲久而大、大者至數十圍、材甚美、賦然獨產南昌者良、故漢以名郡、江以右諸郡有之、多中空、空中可坐十餘人、其枝葉益遠、蒸其汁名樟腦、入藥、子可搾油、皮嚙爛塗瘡、刀傷立愈、漢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有豫章館、 **榕**、初生如葛藟、後乃成樹、生閩廣、產福州者特大、故州名榕城、出城即無有、

夫是草木之蔬也。蓏也。果也。藥劑也。 **若**其可材而用也。無血氣心知。不自愛自貴。不悅生恒化。抑均之有天地之性焉。乘時以生。得土以成。以長以榮。各有性。有臭有味有色。民以資生。其不害不悖而理也。曰理。其並育並行以生也。曰性。其敦化川流。舉理性焉。命之曰命。聖

人備物致用本理性命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曰教蓋植物本地地卑於下植物得陰氣之多而親地之謂地產乃木瘣曰苻婁謂如病底僂無枝條木自斃曰柛立死曰椔相蔽曰翳枝相磨曰檄句如羽曰句下句曰朻上句曰喬木無枝曰橔木族生曰灌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椒樧醜菉桃李醜核爾雅形相似乎雖山澤之人朝夕與從事不能別其倫名相亂者雖習於博依之君子不能同其物且也貉踰汶則死鸜鵒不踰濟而巢區宇之內土壤少殊物生隨異而況分之以華夷限之以山海其魁詭假怪之變胡可勝紀一氣坱圠孰測端倪古所無者何知今

非匆產。今狎見者烏知後之不變滅也。日新富有。又胡
可勝窮。莊生之言曰。生有所乎萌。成有所乎歸。始終相
反乎無端。而莫得其所涯。種有幾。得水則為㡭。（白具始生）得
水土之際。為鼃蠙之衣。（水蟲）生於陵屯。為陵舄。（車前草）陵舄
得鬱棲。則為烏足。（草名）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
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熱涯生）其狀若脫。（初出形潔）其名
為鴝掇。十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蟲名）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
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笋）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豹）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彼

其因衆人耳目之所見以極視聽之所不接用逞其說
唐詖論之見有之而物變化無端固不可測如此也子
思子不云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二則
其生物不測蓋一而神矣張明公言之曰天地包載萬
物於內其生其成陰陽二端而已生有先後之謂天序
生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之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
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又曰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各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也邵子曰太陽爲
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

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成則爲陰，故有一此有二，有二此有四，有三此有六，有四此有八。八者四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二者一而已矣。故語其始則天分而地，地分而萬

物而道不可分也語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有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各以其類推之草伏之獸虎豹毛如草之莖羽棲之鳥鷹鸇羽如木之葉飛之類喜風而斂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木者星之子故果實象星禽蟲之卵果穀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實鷹雕之類食生而雞鳧之

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貓犬之類食生又食穀
走之類睫上接下飛之類睫下接上類使然也木枝葉
陰也華實陽也枝葉軟而莖幹堅剛柔之等也陸中之
物水中必具各有陰陽寒熱之性焉大較陸爲陽中之
陰水爲陰中之陽水之族陰爲主陽次之陸之類陽爲
主陰次之陸多走水多飛者其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
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飛之走雞鳧是也走之飛
龍馬是也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走之類也水之
花鹽硝是也水之木珊瑚是也風類水類小大相反在
水者不瞑在風者瞑故水族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

然有出入之者龜蟹鷙鳧之類是也動物自資生植物
自根生自資生命在資自根生命在根有一日之物有
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至於
百千萬歲皆有之天地是已天地亦物也動者體橫植
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者也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兩
手翅也兩足趾也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
食飛走也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
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膀胱剛與柔交而生
脾胃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以氣為神人
兼萬物而為萬物之靈者神也禽獸之聲以其類各得

其一聲而不能通通之者人也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臭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謂至貴矣乎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悖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嗚呼上古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伍物與之爲敵而人也者保爪牙齒角巧毒騤不足以勝禽獸而禽獸偪人民生阽焉聖者作搆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羸蚳之血茹其毛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而麗木則明於

燧人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當是之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帝太昊既畫易而神明之德通取諸離作網罟以漁佃而鮮食有所養犧牲以充庖爰命之曰庖犧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土可墾發以耕而粒食以富也黃帝正名百物選百穀為常珍元妃西陵氏育蠶治絲繭供衣服衣裳始焉而文治此開也迨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穀土木登堯憂之以命舜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放之菹險阻遠而後禽獸之害人者消禹謨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

鮮食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書稽古曾唐虞以爲平地成天俾人民禽獸各得其所爲萬世極也其後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棄田以爲園囿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厚賦斂以實鹿臺畜廣沙丘臺苑收狗馬野獸蜚鳥奇物充其中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助惡之國散鹿臺之材發鉅橋之粟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禮秋官之屬有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沉者注張頒幾矢

冥氏掌設張弧爲阱擭其攻猛獸也以靈鼓敺之（注祭社鼓）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須頤下須備謂爪甲）庶氏掌除毒蠱穴氏掌攻蟄獸翨氏掌攻猛鳥以時獻其羽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赤友氏掌除牆屋之貍

蟈氏掌去鼃以牡蘜灰灑之以其煙被之則水蟲無聲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其除鳥獸之害備豫至於此夫天有生有殺時有燠㷫凜冽聖人天刑天殺栽非其類以養其類豈顧間哉而終主於全生自世之衰王制墮壞上干天地之和下竭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順目欲極色舉天下之物以窮之於色耳欲極聲舉天下之物以窮之於聲口欲極味舉天下之物

以窮吾之味，鼻欲極臭，舉天下之物以厭吾之鼻，心欲
極後肆紛華，舉以其天下之物可材可用者殉焉，于弩
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
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
矣。知憯於蠭蠆之尾而蠕行蚑動，飛羽伏鱗，舉無以奉
其生，非徒搏噬之也，又從而暴殄之，安以為當然，曰天
生物以養人也。孔季彥嘆之曰萬物之生，各稟天地之
性，人徒以其智得從食焉，非天為人而生物也，如物為
人而生，則蚊蚋食人，蚯蚓食土，豈天故為蚊蚋生人，蚯
蚓生地乎。奈何謂天之厚人而安之為當然也，隋遼東

之役，天下治船。文中子歎之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何辭以對。知隋之必亡。於是佛者陳五戒。以殺爲之首。陳十業。亦殺爲之首。其法曰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家自殺不食、爲其說者曰

凡厥有生、必愛戀其生。當被擒執、前見刀杖、乞生無路、傍見族類、欲戀不得、抱苦受屠、復入鼎鑊、何其痛也。仝人或爲湯火所傷、或爲鍼刀誤傷、必號叫求醫。至物則恣意而戕之、食鳩鴿鷂雀者、殺十餘僅得一飧。食蚌蛤蝦蜆者、殺百餘乃得一飽。或遠致異品、鞭魚造膾、聚炭燒蚌、環火逼炙、開腹取胎、刳喉瀝血、習成貫俗、恬不爲怪、良可懼也。化書曰、食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焉、有夫婦之配焉、有父子之性焉、有死生之情焉。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臣、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萬物之中、五常百行、何所不有、熟究其道、而恐於戕之、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饕虎之欲不止、其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

爪胡爲自安焉得不恥 吁噫疑自古無君子、雖其敎已徧充之且至養老者耕

病之禮廢。而禽獸逼人而固有激乎其言之也，宋儒黃勉齋幹

寓江北、見金狄入寇、民屠戮鋒鏑、於全家不與者戒殺

記言、吾儒雖不言戒殺、然殺必以時、用必以禮、其殺者

約矣、有五穀可以療饑、有草木之滋、可以輔病、而後世

自嬰孩至於壯老、咸競於肉食、誠逆天道、誠悖人理、不

可以其說類釋氏、而不之恩也、近儒胡憲伯貞著論言

雲之樵、遇設罿者於涂日、嗚呼、行矣、愼無獵人、設罿者

曰、吾所獵者、鼓而角、毳而翼者耳、何謂獵人、雲之樵曰

子弗聞昔者羽山之熊、貝丘之豕、牛哀之虎乎、彼其先

固人也、況乎都未之野彘、彭世之鹿、鄒南之猓然中牟

之騶雖茂先之鸛鵒、賈人之秦吉鳥之數者形則然矣

而心人、謂之人非耶、今之鼓而角、毳而翼者、安知不有

若人者在也、設罿者懼、遂裂罿折矢、終身不復獵矣

孟軻氏語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

肢之於安逸。豈不謂性哉、而以爲有命。君子不謂性。故

禮所以約性也。約性之盡。乃能盡性。能盡性。乃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之功成。嗚呼。天道也夫。亦君道也夫。史以是終焉。

